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六七冊目次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統說一卷（一）（宋）衛湜撰
宋嘉熙四年新定郡齋刻本（卷三十四至四十　九十三至九十五　一百至一百六配清鈔本）　〇〇一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統說一卷（一）

（宋）衛湜撰

宋嘉熙四年新定郡齋刻本（卷三十四至四十　九十三至九十五　一百至一百六配清鈔本）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祕閣。後終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爲鋟版於江東漕院。越九年，湜復加覈訂，定爲此本。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尾閱三十餘載，故採摭羣言最爲賅博，去取亦最爲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最爲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陳澔注立於學官，而湜注在若隱若顯間。今

聖朝

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湜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又湜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谿黃震讀禮記日鈔、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湜書刪節，附以己

見。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見黃氏日鈔。〕陳氏則不復標出。〔案櫟書今不傳，此見定字集中櫟所作自敘。〕即此一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非諸家所及矣。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宋刻書目第十二葉後半 張在通志堂內所載 宋衛湜

集說從兩鈔本付刻皆未盡善伊人分校成部大有乖誤後數年有項氏宋本為骨董家所得中缺十餘卷其版最精且多魏鶴山序一首愛勸東海借校并補刻魏序未之從也其書今在金陵應物色得之真至寶也伊人搜亂補遺卷數另疏別紙

衛正叔禮記集說內補遺在卷數後者七十三卷 七十六卷 七十七卷 九十三卷 九十四卷 九十六卷 九十七卷 九十九卷

衛湜礼記集説 一百六十卷

集說名氏

後漢鄭氏 玄 字康成北海郡盧植事扶風馬融以禮記乃融植所考定遂爲之註

唐孔氏 穎達 字仲達先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等取皇甫侃熊安生二家義疏刪定續與前修疏人及周玄達趙君贊王士雄等覆更詳審爲正義凡七十卷

按鄭氏註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可及孔氏正義以一時崇尚讖緯多所採錄然紀載詳實未易輕議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註已具斯旨又劉原父七經小傳載檀弓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以與爲語助辭世多稱之然正義已有是說姑摭此二端言之歷考諸家訓解發明經旨者固不爲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歐陽公曰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第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何止十數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爲本而以熊安補其所不備後世但知爲孔氏之書而已今仍以孔氏冠其首他說有可採而姓氏幸不爲孔氏所去者具載于下

魏田氏 瓊

晉淳于氏 纂

晉賀氏 循

晉曹氏 述初
皇甫氏 侃
崔氏 靈恩
熊氏 安
庾氏 蔚
唐賈氏 公彥
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註之後僅有
黃慶李孟悊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爲五十
卷
唐丘氏 光庭
兼明書四卷採摭經典訓釋之不同復以經
典證之
唐中山成氏 伯璵
禮記外傳四卷吳郡張幼倫註九一百一十
條雖舉禮記爲目實兼三禮言之
唐趙氏 匡 字伯循
唐陸氏 元朗 字德明
經典釋文
唐陸氏 贄 字敬輿
山陰陸氏 佃 字農師
解四十卷又新說四卷
象山陸氏 九淵 字子靜
晉范氏 宣
華陽范氏 祖禹 字淳甫
吳郡范氏 成大 字至能
金華范氏 鍾 字仲和

晉劉氏 世明
長樂劉氏 彝 字執中
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內禮記四十卷
清江劉氏 敞 字原父
七經小傳五卷
建安劉氏
劉氏 孟冶
元魏王氏 肅
臨川王氏 安石 字介甫
禮記發明一卷
新安王氏 炎
解曲禮上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禮運禮器
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位大傳中庸大學又
壹十五篇
王氏 昭禹
王氏 蘋
王氏
唐魏氏 徵 字玄成
臨邛魏氏 了翁 字華甫
唐張氏 守節
橫渠張氏 載 字子厚
記說三卷
廣漢張氏 栻 字敬夫
范陽張氏 九成 字子韶
吳郡張氏 幼倫
張氏 璪

東山何氏

何氏 鎬

何氏 洵直

何氏 平叔

濂溪周氏 敦頤 字茂叔

延平周氏 諝 字希聖

解王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學記樂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中庸表記大學共十七篇不見於

中興館閣書目

永嘉周氏 行己 字恭叔

柯山周氏 奐約

河南程氏 顥 字伯淳 弟 頤 字正叔

沙隨程氏 迥

建安游氏 酢 字定夫

廣安游氏 桂 字元發

經學十二卷

延平楊氏 時 字中立

秦溪楊氏 復

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二卷

慈湖楊氏 簡 字敬仲

藍田呂氏 大臨 字與叔

解十卷按

中興館閣書目止一卷有表記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八篇而已今書坊所刊十卷又有曲禮上下孔子閒居中庸緇衣深衣儒行大學八篇

東萊呂氏 本中 字居仁 祖謙 字伯恭

海陵胡氏 瑗 字翼之

廬陵胡氏 銓 字邦衡

禮記傳十八卷

武夷胡氏 安國 字康侯

五峯胡氏 宏 字仁仲

盱江李氏 覯 字泰伯

仁壽李氏 道傳

四明李氏 元白

李氏 格非 字文叔

精義十六卷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十一篇中隨所見爲之義

長樂陳氏 祥道 字用之

講義二十四卷禮書一百五十卷禮例詳解十卷 弟 暘 字晉之樂書二百卷

溫陵陳氏 知柔 字體仁

永康陳氏 亮 字同甫

天台陳氏 騤 字叔進

北溪陳氏 淳

陳氏

石林葉氏 夢得 字少蘊

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

仲子楧過庭錄時有論說
龍泉葉氏適　字正則
葉氏棣
葉氏
四明沈氏煥　字晦叔
沈氏括　字存中
吳興沈氏清臣　字正卿
演山黃氏敏求
九經餘義
延平黃氏裳　字冕仲
長樂黃氏幹　字直卿
涑水司馬氏光　字君實
南豐曾氏鞏　字子固
河東侯氏仲良　字師聖
嚴陵方氏慤　字性夫
解義二十卷
馬氏晞孟　字彥醇
解七十卷
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書坊鋟板傳於
世方氏最爲詳悉有補初學然雜以字說且
多牽合大爲一書之累間有與長樂陳氏講
義同者方自序亦謂諸家之說於王氏有合
者悉取而用之則其說不皆自己出也馬氏
陸氏皆略馬氏大學解又與藍田呂氏同朱
文公或問以爲呂氏今從之陸氏說多可取
間有穿鑿亦字學誤之也

上蔡謝氏良佐　字顯道
河南尹氏焞　字彥明
新安朱氏熹　字元晦
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之外其他講說散見於
語錄儀禮經傳解註
嵩山晁氏以道　字說之
兼山郭氏忠厚　字立之
毗陵慕容氏彥逢　字叔遇
金華唐氏仲友　字與政
慶源輔氏廣　字漢卿
取註疏方氏馬氏陸氏胡氏諸說倣呂氏讀
詩記編集間有己說
金華應氏鏞　字子和
纂義二十卷
永嘉徐氏自明　字誠甫
江陵項氏安世　字平甫
永嘉戴氏溪　字少望
永嘉薛氏季宣
高要譚氏惟寅
宣城奚氏士達
霅川倪氏思　字正甫
建安潘氏植
四明袁氏甫　字廣微
會稽高氏閌　子文虎
眉山家氏頤
臨邛宋氏遠孫

四明宣氏 繒 字子平
建安眞氏 德秀 字景元
錢塘于氏 有成 字君錫
新定顧氏 元常 字平甫
鄱陽洪氏 邁 字景盧
吳氏 革
錢塘吳氏 如愚 字子發
晉陵喻氏 樗 字良能
嚴陵喻氏 仲可 字可中
嚴陵錢氏 文子
新定錢氏 時 字子是
莆陽鄭氏 耕老 字穀叔
鄭氏
眉山孫氏 似
孫氏 景南
莆田林氏 光朝 字謙之
林氏 峒
金華邵氏 淵 字萬宗
解曲禮王制樂記中庸大學五篇
新定邵氏 甲 字仁仲
海陵查氏
西蜀董氏
晏氏 光
湛氏 偕
毛氏 信卿
蔡氏 淵
蔣氏 君實
莊氏 夏
施氏
處氏
費氏
盧氏
譙氏
許氏
俞氏
張氏

講義十卷不知作者又有傳録訓解不著姓名闕而存之

以上解義唯嚴陵方氏廬陵胡氏始末全備自餘多不過二十篇或三數篇或一二篇或因講說僅十數章其他如語録如文集凡有及於禮經可以開曉後學者裒輯編次粗已詳盡唐杜佑通典論議喪制者亦已編入獨紹興間進士夏休撰破禮記二十卷斷章析句妄加譏詆中庸大學猶且不免其不知量甚矣大抵解經非其他著書比前後諸儒類嘗講究後學偶得昔賢未竟之旨曾未一二動欲牽強鬭飣自爲一書以垂世不無差繆蹈襲之患至有立意毀訾加休者亦登載

中興館閣書目今不取

統說

孔氏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周禮儀禮亦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按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又云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此所傳皆儀禮也今禮行於世者二戴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又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及楊榮孫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以始錄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永平中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玄等各有傳授

河南程氏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橫渠張氏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又曰禮記大抵出於聖門二三子之傳誦解各異故辨命不能無害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加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又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又曰某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有可疑者姑置之

永嘉周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欲從先進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粗而能知其精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

延平周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乃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為之

節文則道德仁義又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為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卑尊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志者歸於性命而已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故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為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蓋又將為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歿禮經之殘闕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新安朱氏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

慶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為表裏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雖曰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雖得於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為末世瀆亂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至于漢末乃行於世惟儀禮之書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禮記儀禮之流也

江陵項氏曰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禮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必欲曲為之說使貫為一家則妄之甚者也今之解禮記者何以異此春秋五傳毛詩四家至今不能一也而況聚訟之書獨奈何欲一之乎所可惜者當時記載之初不題所作之人如春秋傳所載尸子魯子沈子女子之類則善矣今按禮記之言喪或以為大功或以為齊衰或以為嘗吏之喪或以為不使之喪或以為可反或以為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為疑而得以置議論取捨於其間未有合為一說而並用之者也自餘諸篇不載姓名則遂以為此皆古之成禮也而一切強解而曲通之如合眾醫之說汗下攻補通為一方而以為此秦越人之意也不已謬乎

禮記集說卷第一

曲禮上第一

唐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曲禮弓雜記故此

藍田呂氏曰曲禮禮之細也禮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然則曲禮者威儀之謂皆禮之細也布帛之有經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故經禮象之經禮三百蓋若祭祀朝聘燕饗冠昏鄉射喪紀之禮其節文之不可變者有三百也布帛之有緯其文曲折有變而不可常者也故曲禮象之曲禮三千蓋大小尊卑親踈長幼並行兼舉屈伸損益之不可常者有三千也今之所傳儀禮者經禮也其篇末稱記者記禮之變節則曲禮也漢與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今儀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禮記所載皆孔子門人所傳授之書雜收於遺編斷簡者皆經禮之變節也特以此篇名曲禮者蓋從篇首各以類相從此篇雜記諸禮曲折之文者也

石林葉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一而曲禮十經禮其常猶言制之凡也曲禮其變猶言文之目也故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於有司官掌之王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其曰大祭祀與群執事讀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或讀之以喻衆或執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亦謂之執禮今禮記皆載曲禮此非其書與法之正漢儒雜記其所聞而纂之爾故言曲禮曰以表之如毋放飯毋流歠孟子亦云則孟子猶及見其略歟所謂經禮者無復聞矣

新安朱氏曰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篇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若或者專以經禮為常禮曲禮為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東萊呂氏曰曲禮少儀皆是涵養德性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

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　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
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差則外有毫釐
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花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
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所謂徐行後
長洒埽應對皆是遜弟氣象
馬氏曰直則簡曲則詳直有所礙則曲以通之簡有所略則詳
以足之先王制禮小大曲直如棟梁榱桷相成而不可以相無
也其威儀法度纖悉完具尋之若甚繁及考其義而要其歸則
知其支離之所以爲簡易也故曰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
可述而多學也後世之不知禮者以爲繁禮縟節貌無所用之者
是未嘗推明先王之禮意耳
山陰陸氏曰小禮之不謹大禮之所自亡也
龍泉葉氏曰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
要切言語可併集爲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
身守而不畔蓋一言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覩像不得相離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鄭氏曰禮主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
也此三句可以安民
孔氏曰此明人君立治之本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
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無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也若
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
唐陸氏曰毋字從女內有一畫有禁止意古人云毋猶今人言
莫也
廬陵胡氏曰上三句聖賢皆當如此乃可安民不必人君也人
君尤當謹爾
河南程氏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以臨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
德也思無邪明道　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無適之
謂一　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伊川
建安眞氏曰曲禮一篇爲記禮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
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
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
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畧備其
必聖賢之遺言歟　又曰伊川云主一之謂敬主者念念守此
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旣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不雜則不
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
者用功之要誠則達乎天道矣此誠敬之分也伊川又曰無適
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它事是之謂無適也　又
曰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
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
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
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
此　又曰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
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慮之旣
發寂應以分幾微不容不察於中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
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以
敬尤在於靜深居燕處之時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
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
何慮然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照物能照之理無時不存
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
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其體之意象自見矣莊周曰形可使
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異端之謬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
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哉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無與動靜道
理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
將自熟
北溪陳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人心不可測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不散　又曰此心存則萬理便森然於
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　又曰誠與敬不相關恭與敬卻
相關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　又曰堯之欽
明舜之溫恭湯聖敬日躋文王緝熙敬止工夫都如此
橫渠張氏曰事主於敬則無過舉也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則
民可望而知也學者必自此推類
新安朱氏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
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
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含蓄矣
石林葉氏曰禮主於敬敬者所以直內也內既直則儼若思者
德威也安定辭者德言也德威惟畏德言惟信非安民哉
藍田呂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脩身爲本欲脩其身先
正其心者敬之謂也脩身者正言貌以禮者也故毋不敬者正
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
無所往而非正此脩己以安百姓也故天下至大取之脩身而
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記之首章言之
永嘉周氏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
子脩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
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
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
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
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然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

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顏
淵之坐忘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
之爲道者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
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顚之
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自脩身至於爲天下莫不一於是故敬則無敢
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
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匹夫而有
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
馬氏曰夫敬者出於心而無事於外也在於我者出入顯晦之
無常待乎物者貴賤賢否之不一至於敬而不慢則無處而不
然也語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夫小與寡者人之所易
者也而君子不敢慢者以其在己者主敬而已思者神之所運
而心之所潛也邪正賢愚之行積於所思而發於外者也儼者
矜莊於外也儼然而莊則心之所思者靜而正矣此君子之所
以發而無不中也安定則有主於中莫而後發
吳興沈氏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聖人之言也自
此而下雖至纖至悉然法度森密毫髮不可犯所以爲曲禮
永嘉戴氏曰學以禮爲先禮以敬爲本然而持敬爲難故去其
不敬者乃所以爲敬也寡欲則心可養閑邪則誠自存毋之爲
言禁止之詞也聖人於忿言懲於欲言窒於己言克於心言制
於意必固我言毋皆用力之辭也儼若思者非真思也有所思
則坐馳矣安定辭者非無辭也定其辭而後發也凡此皆主敬
之功也儼若思則動容貌而民莫不服安定辭則出辭氣而民
莫不信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其於安民也何有夫子曰脩己
以敬又曰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其本則一而已

眉山家氏曰儼若思乃毋不敬之象毋不敬乃儼若思之實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鄭氏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孔氏曰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矜己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爲甚傾國亡家必由於此故戒不可長心所貪愛爲欲飲食男女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縱在心未見爲志但不得自滿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廬陵胡氏曰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從如字春秋傳云魯君世從其失長久也盧植馬融王肅竝同

藍田呂氏曰敖者人之所自恃也長之則慢物一命而呂鉅再命而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長傲者也欲者人之所不能無也從之長則喪己而滅天理好惡無節於內從欲者也志者務存於遠大故不可滿也齊桓公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其滿可知矣致樂以治心則君子未嘗不欲樂也亦使樂而不流感動人之善心而已姦聲以濫溺而不止此極樂者也四者皆人情之所不免過則害也

永嘉周氏曰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恃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凡人之所以有敖者何也以其有己而已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彼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非世俗之鄙心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謂欲也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從乎彼有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是非世俗之鄙心也凡人之志所以有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心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其道者觀之不亦險乎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偽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

馬氏曰敖不可長者欲消而絕之也欲不可從者欲克而止之也志不可滿者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者欲約而歸於禮也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則驕敖之喪德也甚矣此所以不可長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蓋欲者出於人爲逐之而不克以義則無所不至矣此所以不可從也夫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有高世之行過人之功而儼然有自大之心則失其所以爲善此所以不可滿也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蕩而無節則悖天理而窮人欲矣聖人知其不可絕也故立中禮以防之蓋酒者所以合歡必使之賓主百拜而不敢辭樂者所以導和必使之正以雅止以敬而不敢流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禮以制之而不得放焉此所以不可極也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放之謂敖有所放而不能禁則慢矣有所慕之謂欲有所慕而不能制則淫矣有所之之謂志不能持則溢有所湛之謂樂不能反則荒此四者皆生於心而已禮節人心者也故於此言之

永嘉戴氏曰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始能復禮四害不除人欲方熾天理不存何禮之云雖然傲凶德也一毫不可萌矣而曰不可長欲若禁而絕之可也而曰不可縱意者聖人誘進學者其立訓猶若是其寬平或者猶曰禮者聖人所以強人

其亦不察諸此矣
王氏 子思曰有勝心則敖必長有侈心則欲必從有驕心則志必滿有淫心則樂必極不正其心而徒戒其已甚者何也是固欲正其心也吾何為而傲何自而有欲所志者安在所樂者何事四者從何而生而其漸至於不可過反觀吾心四者何有當知是心不可萌矣使從道其末流則隨止隨起終亦必甚而已矣
費氏曰此四戒者皆所以持其敬也傲長則忽易而無所畏欲從則流蕩而不知反志滿則驕惰而不加修樂極則荒惑而無所覺有一于斯敬不存矣此君子所以亟言其不可也
金華應氏曰君子之學莫累乎有己尤莫累乎有物凡累乎物皆私乎己者也矜己淩物為傲而其病根則生乎志滿志大則常虛而能容物志小則易滿而能拒物彼傲者自以己大而物小孰知乃所以為己之小哉逐物快己曰欲而其條暢則發於樂夫樂節而止則轉物而不流蕩而極則徇物而亦反彼役者自以物常順乎己而無逆孰知乃非所以為己之適哉四者蓋心之蟊賊溺身之酖毒所宜深戒
毛氏晧曰人皆曰禮所以強人吾獨謂禮所以適人蓋聖人不能使人之忘情而能使人之節情不能絕人之情而能制人之情傲不能盡無也不長之足矣欲不能盡無也不從之足矣蓋強人以其所難則人有所不堪且將蕩然無所限隔反自肆而莫之止故不若即其情而為之制使行焉而自若居焉而自安則物或牽而心不應身或作而心不隨尚何傲欲之有 又曰禮者何天理是也非禮者何人欲是也心無一物是謂天理心有一物是謂人欲然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有一分之人欲即滅一分之天理存一分之天理即勝一分之人欲聖人所以為聖人以其得天理而忘人欲眾人之所以為眾人以其滅天理而窮人欲學者所欲反其天理果何所事哉塵去而鑑明鑛盡而金見人欲去而天理全矣故聖人之教不急於反天理而先於節人欲傲也欲也皆人欲也不為血氣所使自然明於親賢公於好惡天理豈不自此得乎苟得苟免皆人欲也不為人欲所使則心肅而體莊貌誠而意敬天理豈不自此復乎記者先之以四不可與夫六毋皆戒人之節人欲也繼之以敬愛賢者以至於坐如尸立如齊皆誘人之反天理也學者苟欲至乎天理當自節人欲始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鄭氏曰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心服曰畏况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積謂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安安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謂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
孔氏曰自此至勿有為一節賢謂有德之稱朋類附近習其德藝易相褻慢戒令相敬賢者人心服畏不可疏之鄭引宋樂氏見左傳襄二十九年引舅犯見左傳僖二十三年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於賢者狎之非徒愛也以其道可尊故敬之畏之非徒敬也以其德可慕故愛之狎而敬之交可久也畏而愛之情可親也君子之於眾人則有私愛也不敢蔽其惡有私惡也不敢掩其善臧孫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疾疢也美疢不如惡石此知其善惡者也積者不能散懷於聚也安安者不能遷懷於居也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也孟子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此能散者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當可去也雖父母之國去之況於他乎此能遷者

嚴陵方氏曰狎有近習義狎之近而敬以心畏其威而愛其德
非特言人之於賢當如是也又以見賢於人者能使人如是焉
愛憎私情也善惡公義也情之所愛不必皆善故必知其爲惡
情之所憎不必皆惡故必知其爲善
山陰陸氏曰狎而敬之則尊畏而愛之則親
馬氏曰狎則生侮必將之以敬畏則不親必輔之以愛四者並
行則待賢之義具矣夫天下之是非善惡所以不明者蔽於人
之憎愛不能循理以察物也故曰公生明偏生暗好惡正則天
下之是非瞭然而不惑矣積而能散者以財發身也安安而能
遷者義之與比也
永嘉周氏曰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
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
而不知愛則其漸必疏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
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
莫大乎公君子之於人也無私好無私惡惟能公於好惡故能
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
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爲己私分者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度
則不累乎物在人者猶在己也奚積而不能散乎凡人之所以
居安者必以爲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宅則不累其居
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
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
此者
東萊呂氏曰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而
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 大凡人胸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
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世之所見却被人欲障蔽並不見了君子

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而不相奪
李氏曰君子之親賢也狎以致其愛而以禮存心其尊賢也畏
以致其敬而以仁存心無作好則知其惡無作惡則知其善是
以能好人能惡人也聖人順性命之理則安其所安而不安其
不安故所安者有不必遷也易曰介于石子曰知幾其神乎小
人暗于善惡之積則安其所不安而不安其所安故于所不安
有不知遷也易曰困于石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夫石物
之安者也惟聖人則能介于所安而至乎吉小人則困于所安
而至于凶安之則同而安之者則異也故察其所安則君子小
人見矣
新安朱氏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
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
情親也己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
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
爲文言皆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註非是
王氏曰人之學莫急於與賢人處然親之而不敬則其漸必易
畏之而不愛則其漸必疎易之疎之在賢者本無恤也而我何
所得哉若是者其於賢者本無所見也人以爲賢吾從而賢之
耳使有所見則必知所以可尊所以可親者矣從夫子者至於
久而不去何也彼於聖人有所見也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
然則欲與賢者遊要必有所見
廬陵胡氏曰魏徵云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知其善愛憎之間
所宜詳謹春秋傳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長樂劉氏曰積而能散者積其學而能散之於政上也積其財
而能散之於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安安而能遷者國雖安
必防其危而遷其德善以除其危不可以安其安而弗遷也湯

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
毛氏說見前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
勿有
鄭氏曰毋苟得為傷廉也毋苟免為傷義也很鬩也謂爭訟也
求多為傷平也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
直正也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
孔氏曰臨財苟得入己則傷廉隅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為人
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很謂小小鬩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
勝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故戒求多人多專固未知而
為己知故彼己俱疑無得成言之也勿有勿謂己有此義也
藍田呂氏曰趨利避害人之情也雖君子亦然特主於義而不
苟也義可得則受義不可得則不受則得不得有義矣義可免

則免義不可免則不免則免不免有義矣君子所趨惟義而已
何利害之擇哉很者與人爭者也君子無所爭犯而不校而已
故不求勝也分者與人共者也如勞佚憂樂方與人共而獨求
多焉是自私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故不
求多也多聞闕疑孔子之所許也疑而質之自欺也信以傳信
疑以傳疑則寡尤矣可疑而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又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然則直者直吾
道而已吾何與乎故終日與人辯而不自有也理義者人心之
所同然君子之於天下唯義理所在而已
永嘉周氏曰累於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
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
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
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

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
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很者不
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
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
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眾人之所
以疑也眾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
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
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
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
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
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眾人之所深戒者也
馬氏曰曾子避越寇而子思獨不去衞以義所不得免也孟子
受宋薛之餽而却齊之饋非義所不宜得也很毋求勝君子

所以懲忿也分毋求多君子所以安命也蓋剛而不輔以道則
至於鬩而危其身矣此很之所以不可求勝也自天子以達於
公侯以至于士上下有職而尊卑有制不能安其所受而以辭
卑疾貧為志則至於犯分而戕義矣於行有疑以之行己則不
智在理有疑以之授人則不忠此所以無敢質也王制曰司會
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周禮曰聽賣買以質劑蓋質者有決而正
之之意也孟子曰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然則君子之所以直
己而無枉者豈自以為善而矜於世哉循理而適然耳書曰有
其善喪厥善此所以直而不敢有也
山陰陸氏曰毋禁詞勿戒詞
李氏曰君子見得思義見危授命故臨財而不苟臨難而不避
君子不以為苟難然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
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廉者重取勇者重死而

君子不以爲苟易無難也無易也不苟而已矣故冉子爲子酒
請粟爲不可則原憲之辭粟君子亦未嘗可也以曾子寇至而
去爲是則子思之不去君子亦未嘗以爲非是也表記曰義者
天下之制也不忮故毋求勝不求故毋求多不忮近仁不求
近義
王氏 子墨曰君子財有所當得勢有所可免何其所當得天下不
以爲貪免其所可免天下不以爲怯至於不當得君子泊然無
欲必非所可免君子毅然無難色不當得苟往故其處利害如
此若懷苟得苟免之心則亦何所不至曰苟 下者存乎若可得
可免之間自衆人觀之亦不爲無辭也然君子所以豈直爲有
議己者慮哉君子所以過人者以其容物也樂天也待小人以
君子何所不容彼很也而求勝之則隘矣得寡競遜之非我何
往而不樂忘其分而過望之則感矣是二者其患生於有我有
我故與物爲敵必至於好勝有我則不知天必至於不安分貧
實也學以疑故進事以疑故立蓋疑則問問則明疑則思思則
得故君子以亡所疑爲能而以有所疑爲幸也苟無疑矣而自以
爲實其能無咎乎直者順理之謂也世本無直名有不直而後
直名立事上無曉宋與人無隱情理當然耳我何有哉不幸正
直之士天下不多有有一人焉則相與咨嗟嘆惜以爲難事而
斯人亦且有自得之色以爲能人所不能爲固已淺矣而又坐
悻悻以速禍者遂以直道爲不可行噫此豈直之罪哉罪在於
有之耳使天下皆知爲理之當然而我無與焉尚何有不直者
耶後世至有爲人臣者賣君以惡而已安受其名獨何心哉
永嘉戴氏曰積而能散臨財毋苟得分無求多皆爲財利言也
此人所甚病者故三言之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爲而止故苟
者自恕之辭也毋苟免則於死生之際嚴矣夫人心不可有所

求也有所求則怨懟必得而後止毋求勝求多則血氣有時而
定矣此皆私慾之難制者學者能其所當能毋爲其所不爲則
幾於禮矣
費氏曰欲富不欲貧欲得不欲喪人之常情也臨財不嫌於得
雖君子無異於衆人然苟得財者無所不爲而不思義之可不
可則君子不爲也好生惡死好安惡危人之常情也臨難冀其
或免雖君子無異於衆人然苟可免難者無所不爲而不顧義
之可不可則君子不爲也若曰吾於財必不欲得於難必不欲
免則是矯情行怪非中道也故毋苟得毋苟免中之見於臨利
害者然也爭而必求己勝分而必求己多是徒知有己而不知
有人皆偏也故毋求勝毋求多中之見於處物我者然也事可
疑而未決必待一說以成之不亦偏乎三代直道而行不直
則道不見君子固無意乎直然昭昭然自表其直振而矜之以
爲我所獨有而他人所無是亦私而已矣是亦偏而已矣有其
善喪厥善此言善之不可有也不直固不可直而有之又不可
故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此君子制行之適中者也
廬陵胡氏曰很毋求勝懲忿也分無求多平施也疑事毋質質
正也事有可疑勿以臆決正之所謂闕疑直而勿有不以己直
彰彼曲
新安朱氏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即
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
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毛氏說見前教不可長章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鄭氏曰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丈夫如尸視貌正
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禮從宜事不爲常也晉士匄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從俗謂若褻幘之類宜從俗所出
亦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
孔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為尸當如尸之坐立之
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士虞禮云無尸者
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主人有聽法故鄭云磬且
聽禮從宜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鄭引士
匄見公羊襄十九年使謂日為君出聘之法朝聘皆有皮馬幣
金竹箭璧帛等有則致之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
清江劉氏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
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曾子之文記禮者取之非誤
留若夫二字則全脫弗信以下一簡
河南程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大要養其志也豈徒從養形乎哉
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常也禮時為大時者禮

之變也坐如尸立如齊者其敬也禮從宜使從俗適其時也常
常盡變則禮達之天下周還而無窮也若夫者發語之端蓋舉
禮之大旨而言之也莊氏云尸居而龍見居即坐也推其意也
則坐容莊可知矣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必見其所祭者則立
容端可知矣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為
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之類使於他邦必從其俗故有入境而
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
永嘉周氏曰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
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必莊必敬然
後可以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齊故君
子之立如之當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有乎顯者而無它
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
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

顏子少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
此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學者入
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
永嘉戴氏曰此論起居動作之禮也古之君子其律己甚嚴而
酬酢萬物不為崖異怪僻之行故麻冕純儉夫子從衆魯人獵
較夫子亦獵較後之君子或異乎是視聽言動不為非禮而好
為是異世誠俗之舉取恩於人甚以納侮是亦不明夫禮之故
也儒行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雖聖人亦不敢為異以駭
俗也夫人心所甚畏者莫嚴於祭祀如尸如齊其嚴甚矣宜若
義也禮與義俱禮不合宜是為非禮之禮俗非流俗之謂風俗
各有所尚故曰入國而問俗苟非俗之所安君子不以為禮
王氏曰君子之所以然者凡以養其中也君子之學要在於存
養耳非特坐立之際為然若几杖之銘盤盂之戒出門如賓江

輿有見無所不用其敬雖高其閈閎厚其牆墉則虜守中
者固泰然自若也而昧者不知啓戶以延盜乃始操戈以逐之
禦其東而攻其西者復至惴惴然視外物如寇讎而以心累之
何其惑也安得如顏子者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際以傳聖學於
千載之後乎　又曰古禮者多失於拘攣故人病其難行王知
法家守紙上語不求人情所在則動輒有礙而法始弊矣夫禮
若天下萬世所通行非止為一槩設也使知時中之義務當其
可而已則委巷之人皆可以為禮故曰禮從宜禮不從宜夏裘
而冬葛也使不從俗山魚燬鹿而澤麋豕也而可乎
長樂陳氏曰記曰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又曰入國而問俗
從俗之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毋輕議禮又曰誦
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以誦詩之多不
足以議禮與為使則禮之寡使其可不知哉

廬陵胡氏曰禮從宜使從俗（宜使從俗役使人必從俗所便舊
讀爲色吏反恐非）
新安朱氏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爲禮而祭與喪
則相授受之類俗謂彼處風俗（俗若楚越之俗）以吉服乎齊衰聚昭
明以凶服乎禮爲得此義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孔氏曰自此至往教一節總明人之所行皆當由禮故以禮爲
目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粗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
者爲疏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
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
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引夫子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
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
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
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
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

藍田呂氏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
地爲祖父母齊衰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
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燕不以公卿
爲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己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
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其貴賤異矣而父母之
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衆
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
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
其文非也君子行也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
受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

馬氏曰喪期有遠近之殺宗廟有遷毀之制因之隆若服之三
年而不以爲重族之遠者殺於袒免而不以爲薄所以因人情
而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燕飲之禮宰夫爲獻主
而以大夫爲賓所以斷君臣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
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凡爲此者所以決嫌疑也夫
同異是非之所以不明者以無主於內也故曰規矩誠設不可
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又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
之得矣有禮則有主於內同異是非之際判然可辨矣故曰無
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石林葉氏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
別是非理也故言明禮至於明則禮之達也

永嘉戴氏曰夫禮者定天下之邪正凡天下之事其疑似而難
明參差而不齊可否而莫之定者皆取證於禮非但爲問禮言之
也其定於禮何也定於理而已矣

王氏（子韶）曰天下之事使其皆有定分即禮矣又奚取必於禮惟其
在疑似之間人所易惑而不能處者於是一舉而斷之以禮而
後天下定何也禮無心而人有情也方員曲直固不假規矩繩
墨者然毫釐之差其質之規矩繩墨則容有可欺者矣夫子作
春秋褒貶之際斷然不易蓋作春秋者夫子也所以爲褒貶者
非夫子也禮也後世之褒貶乃以意爲之宜其紛紛無定論

費氏曰樂統同禮辨異故禮主乎辨所以辨天下之理使之各
得其當也夫物理各有攸當物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亦因其
自然而辨之使不亂耳人不能無親疏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
以定之而人處親疏之間無一不得其當如五服之制有精麤重
輕之類是也事不能無嫌疑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決之而
人處嫌疑之際無一不得其當如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之類

是也同異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別之而同異判然得其當如車服器用之有等衰鼎俎籩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是非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明之而是非昭然得其當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之類是也夫親疏嫌疑同異是非聖人之所爲也特因其理之所在而定之決之別之明之而已爾故曰禮者理也

長樂陳氏曰易曰陰疑於陽又曰爲其嫌於無陽燕義曰不以公卿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蓋兩物相似爲疑以此兼彼爲嫌

禮記集說卷第一

[illegible]

禮記集說卷第二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鄭氏曰不妄說謂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辭費謂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好狎爲傷敬

孔氏曰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爲人當言行相副有言無行爲辭費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

藍田呂氏曰妄說人者說之不以道也辭費者情不直也踰節則長幼貴賤親疏亂矣侵之道也好狎則親暱慢易之心生矣啓侮之道也儉者自約而不侵人恭者自下而不侮人故君子之恭儉不侵侮於人無侵侮之者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也二者不除則行不脩

長樂劉氏曰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然後著而不可挾之以七情也挾之以情者則是以禮妄說於人也辭費而輕義也踰節而縱欲也侵侮以慢人也狎玩以喪德也情作於心斯賊其性五常之道由之以亡則禮失其本枝葉爲從而生

永嘉周氏曰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令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於人必欲宣已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於命不矜而過必改說以其道者正說也辭取其達者正辭也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己必敬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爲萬夫之

望者也

廬陵胡氏曰禮不妄說人恐容說也不辭費禮雖不可輕費且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為辭貴於合禮於文云辭不受也

新安朱氏曰禮有常度不為佞媚以求說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不好狎狎謂親褻

毛氏曰禮不能不說人特不妄說耳禮不能無辭但不費辭耳說之以道何惡於說辭達而已何惡於辭

石林葉氏曰說人不以其道則其言多而煩也故不妄說人則無辭費亂非其分則終必至於陵物也故不踰節則無狎侮於人無狎侮於人故能脩身無辭費故能踐言踐言而行之則行可久言可道此禮之本所以立也

金華應氏曰不妄說人不辭費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也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謹奢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

馬氏曰辭者達意而已非君子之所尚也貴則過辭而傷於信矣禮所以有節者以其不敢過也故哭非不能極隆而終於三年者為其不敢過哀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者為其不敢過樂也凡為此者皆所以不踰節

金華邵氏曰禮所以防人之情妄以說人則與情俱肆矣禮不可以非廢有費而辭則以非費禮矣東坡曰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袞冕之為貴哀欲其速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也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為此不辭費之謂舊說以為不費於言辭豈經意乎踰節不已則至於陷上逼下侵侮不已則至於紛爭鬪辨好狎不已則至於褻瀆慢忽禮皆在所禁焉

永嘉戴氏曰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禮者節文之謂也故禮亦謂之節猶規矩防閑不可越也書曰德盛不狎侮故狎侮人者皆德薄者也數侵侮人而好與人狎不特失人必且失己其為無禮也大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鄭氏曰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為之文飾耳

孔氏曰凡為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為本禮以為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則可與禮為本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善行以脩身踐言為之本其行禮也以行脩言道為之本以其為質則所見於外者皆文也

長樂劉氏曰敬用乎五事所以脩身也允蹈乎五常所以踐言也是禮有其本可謂善行矣行以此脩則言協于道禮之體質於是成矣

永嘉周氏曰人不可以不為善也雖小善而必為然後能為大善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能禦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為善矣曰脩身也踐言也脩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為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謂之善行篤敬則行脩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脩言道所以為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經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

金華應氏曰曲禮三千以敬為首以容貌辭氣雖持敬之所先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尤為禮之所本故自安民而下歷陳夫長敖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夫事親居衆持己接物之道凡皆所以脩身善行而不欲從事於空言要其所以為禮之質也不反之於質而徒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外焉而已

嚴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
者也故曰禮之質也樂記又以中正無邪為禮之質者惟行脩
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為質則一
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鄭氏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來學
不往教尊道藝
橫渠張氏曰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
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藍田呂氏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也禮聞來學不
聞往教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致於人者我為人所致而教之
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己在教者言之
則往教者也猶言勞心者治人乃我治其人勞力者治於人乃
我為人所治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致人以教
己非誠有志於學也學而非誠則教亦無益此其所以不可也
古者友不可以有挾也況於師乎雖天子不召師況於學者乎
永嘉周氏曰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天下之問其
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於道聖人在上
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於博施濟衆
而孔子乃於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
教所得周哉蓋取人則失己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
下之人皆得取於我而來學以求正焉則己立而給不匱道天
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與被其澤
長樂陳氏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所以勉其學者禮聞來學
不聞往教所以戒其教者
馬氏曰夫規矩準繩之所以為平者明夫物以為擬而不撓乎

物也君子正己為法於後世亦猶規矩準繩而已故曰天下有
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未聞以道徇乎人也取人而
不取於人則所謂不徇乎人者也孟子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君子所以不往教者非矜誇以自高也其
禮然也
廬陵胡氏曰取於人以身下人也舜取於人以為善是也取人
謂屈人從己齊王欲見孟子而使之朝是也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漢孫寶於張忠云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
往教道不可詘是也
新安朱氏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
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為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
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
永嘉戴氏曰夫取者非取諸人以為善之取蓋可以取可以無取
之意也夫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
使人取於我不當使我取於人禮雖自卑而尊人然師嚴然後
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學者當致敬盡禮潔己以求進毋
寧教者卑辭說色俯首以求售其說也禮不聞往教在己者若
過高不聞取人在己者無所利故禮之所以為可貴也
王氏子墨曰取於人不聞取人為有餘者言也聞來學不聞往教為
不足者言也道者天下之所共而欲為君子者人心所同有餘
者教人不足者求教於人此亦理之當然者也有餘者不以與
人是以道自私而不與天下同為君子也不足者不尊師是自
遠於道而不以君子待其身也二者之失宜若不足者之所急
而非有餘者之患然使己為君子而使衆人不與焉其用心果
安在哉亦有道所不取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鄭氏曰分辨皆別也

藍田呂氏曰道德仁義所以成己也教訓正俗所以成人也分爭辨訟所以決疑事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所以正大倫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兼天下而體之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謂義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有仁義於己之謂德節文乎仁義之謂禮仁義道德皆其性之所固有本於是而行之雖不中不遠矣然無節無文則過與不及害之以至于道之不明且不行此所以非禮不成也先王制禮教民之中而已教不本於禮則設之不當設之不當則所以教者不備矣教訓正俗其義皆教也立教之謂教訓說理義之謂訓皆所以正俗之不正故曰非禮不備也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惟禮爲能決之蓋分爭者合於禮則可不合於禮則不可辨訟者有禮則直無禮則不直故曰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人之大倫由禮而後定也故冠昏喪祭射鄉朝聘所以明者人倫而已故曰非禮不定

長樂劉氏曰古者聖王用其中以建天下之中者未始不由於道者也故仁也義也知也信也雖有其理而無定形附於行事而後著者也惟禮也同出於中同根於性而事爲之物物爲之名有數有度有文有質或吉或凶或軍或賓或嘉咸有等降上下之制以載乎五常之道通於民心致其中和者也然則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之行然後四者附之以爲著此禮之所以爲大而百行資之以成其德焉其能配天地動鬼神厚人倫成教化也不亦宜乎

石林葉氏曰道德有禮所以體之仁義有禮所以節之禮自其末推及於其本則始於道德自其顯推至於其幽則終於鬼神

四明沈氏曰道德仁義混然無偏倚之謂成揚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兼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禮同而用殊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馬氏曰周之盛時民之祭祀喪紀冠昏飲射皆董於鄉閭之吏動作起居無一日而不在於禮此教訓正俗所以待禮而備也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此分爭辨訟所以待禮而決也君臣上下主於義而不可以無分無分則爭而終於亂父子兄弟出於恩而不可以無敬無敬則瀆而至於離此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所以待禮而定也

永嘉戴氏曰學者始乎禮成乎禮何也五常之道惟禮有所據依不假事而見故學者當以執禮爲先執禮則存敬存敬則非僻之心不入由是而之焉可與爲善矣風俗不易正也將欲教訓而整齊之非刑政所能及也使天下各安其分則風俗正矣備之爲言無一不須之謂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禮者折獄之道也獄之所以不決者由其無以服人心也決爭訟而一於禮則人心服矣其功可至於無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雖有自然之分然輕重厚薄必定於禮此禮之功所以與天地並也

王氏子墨曰夫禮者所以節文乎仁義者也仁義之實始於人心惻隱羞惡之間赤子愛親敬兄之際本與生俱生之物率而行之固無非道存而有之固無非德然人之得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之小異苟無禮以節文之則或過或不及將有發而不中節者不足以爲仁義道德之至矣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授人以己之所知所能之謂教訓說義理使之昭明之謂訓君子之教訓凡以正俗也俗之不正自夫民情之無節喜怒哀樂之縱於視聽言動之無所防制者始惟有禮以節之則邪止於未形而百善自此生百不善自此息教訓之要具足於禮無有餘

事故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凡人意氣相凌而不相下則有爭
有訟爭訟者起於人之不能各以禮自持也今欲分其爭辨其
訟亦在乎斷之以禮而已禮一明而曲直之情判故曰分爭辨
訟非禮不決自天地定位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大倫已存
於其間而生民之初巢居穴處未有宮室棟宇之制衣鳥獸之
皮未有冠冕服章之文茹毛飲血未有簠簋籩豆之數林然羣
居未有拜起坐立之節聖人因其自然之分制爲尊卑貴賤長
幼之禮寓於宮室衣服飲食拜起坐立之間以正君臣以辨上
下以別父子以序兄弟於是人之大倫始昭然明白而不可亂
故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
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鄭氏曰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

孔氏曰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
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
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
掌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皆用禮威嚴乃行周禮都宗人禱
祠鄭註云祠謂報塞又小宗伯註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熊
氏曰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
不親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惟有禮乃能誠
敬
藍田呂氏曰宦與學事師與學者之事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仕者
之事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之事也皆有待於禮者也
宦家臣也雜記云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蓋仕爲家臣而未
升諸公蓋亦學爲仕者也故宦者學爲仕之稱也學者學道與藝
者也二者之學皆有師師弟子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

意不誠則師弟子之情不親而教不行故曰非禮不親班朝者
正朝位也治軍者齊軍政也涖官行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
三者皆仕者所以治衆也禮明乎貴賤尊卑上下之別則分無不守
令無不從此所以非禮威嚴不行也禱祠祭祀則郊社宗廟之
常祀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供給鬼神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誠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東萊呂氏曰此通前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
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李氏曰于宦學事師也有以治其內故曰非禮不親于班朝治
軍涖官行法也有以治其外故曰非禮威嚴不行于禱祠則禮
者所以成內而成外也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永嘉戴氏曰夫禮主於分分主於嚴疑非所以爲親也然粲然
有文以相接而情意交通乃其所以爲親也狎則不敬不敬則

乖戾隨之矣故曰非禮不親夫厲威嚴以服人者在法令法令
不從則在刑戮今而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何
也夫人之所畏者非死也惟有以回復其心使人知自畏而已
矣上下嚴整肅然皆有敬心故雖董之以文辭而人知懼上下
偷惰散然皆有慢心雖刀鋸鼎鑊人何畏焉漢儀略就禁止喧
譁習軍有禮戰勝可用其粗者猶且若是而況斯民瞻其顏色
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者乎禱祠祭祀謂行禮之時也供給鬼
神謂祭祀之物也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鄭氏曰撙猶趨也
孔氏曰君子有德有爵者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何胤
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應進而遷曰
退應受而推曰讓既道德仁義以下皆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

行恭敬趨法度及退讓之事以明禮也
橫渠張氏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撙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也
東萊呂氏曰恭敬撙節退遜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馬氏曰禮者即事之治也有其事必有其治君子知禮不可一日而廢也故恭敬撙節退遜以明禮之義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禮之意循而行之蓋禮之不明道之不行常由於在上者太高而不中雖善而無徵故東晉之士以爲禮不爲君子設遂放棄而不用指法度爲拘俗之士然則禮何由而明道何由而行哉
廬陵胡氏曰鄭氏云撙趨也有自抑之意柳公綽撙節用度諸無量云撙沓靡
王氏 子墨曰自道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故君子之道明禮爲先而禮之大本有三一曰敬一心之謂無不敬也二曰節品節之使之中節也三曰遜自卑而尊人也禮之所明則內之脩身外之治人幽之交神明者無不得其當而天下以治君民以安禮之不明則內之脩身外之治人幽之交於神明者無不失其當而天下以亂君民以危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鄭氏曰聚猶共也鹿牝曰麀
孔氏曰山海經云猩猩人面豕身能言語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本獸今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周禮以禽作六贄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長樂陳氏曰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知故能言無義故未嘗有禮人則有知有義有知而無義不亦禽獸之心乎樂記曰作爲鞉鼓控揭則作者爲之始爲者作之繼也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之行脩言道其大有以同天地之節其精有以合天地之化豈特使自別於禽獸哉然則自別於禽獸者衆人而已於明禮言君子於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
馬氏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人於禽獸其形象性識固有間矣而曰幾希者在去存之間矣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聖人所以作爲禮以教人使知獨貴於萬物而不失其良心也
永嘉戴氏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之際其可畏也夫人爲物最靈聖人待人至重也而聖賢之論至曰與禽獸奚擇焉甚者至以爲禽獸之不如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聖賢之論迫矣學者可不知自畏耶民生之初其與禽獸寧爾及其自知貴重自別異於禽獸者蓋聖人制禮之功也不然則與厖類同一嗜慾而已同一鬪爭而

已矣篤厚以至於禮其功至於參天地育萬物禮之不行其禍乃至於與
禽獸並著惡相絶如此學者就讀自省其猶惟不免而况肆然無忌憚乎
新安朱氏曰陸農師數聖人作是一句爲禮以教人是一句
大上貴其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
非禮也
鄭氏曰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其次三王之世禮始
興焉
孔氏曰自此至不廢一節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然雖殊者必
須有禮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鄭恐是一事不分故
升帝於皇上禮運亦謂大道行爲五帝時其時猶淳厚不尚往
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故云務施但施而不希其反也三王
之時施則望報務猶事也以爲常事故云禮尚往來
藍田呂氏曰大上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時也其治也文不
勝質務存其實乱情禮行無所事於禮故禮有不荅而人不非
也後聖有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由是交際之道興焉
長樂劉氏曰大上者致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
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爲損予之不以爲益愛之不自以爲仁
利之不自以爲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
益愛之爲仁利之爲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
不可無禮也自禮記左氏老子見所言大上者皆若此繫其人
不繫其時
馬氏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　又曰
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爲往來之禮所以使天
下之人亹亹而不倦也夫獻而必有酬酬而必有酢此往來之
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階則主人固辭此
往來之禮見於際接也服之三年者其報必期服之期者報亦

如之此往來之禮見於喪紀也蓋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
其報而爲禮者有時而怠矣
王氏子墨曰貴德之世人以德爲當然而不知其爲德故恩怨之心
不生相與釋於天地間者盡渾如也何其至哉迨夫後世人知
爲德而出於有心故以施報爲美事一往一來禮之所在宜不
能忘懷也及其衰則情文之繁而忠信之薄廉於責己而重於
責人一拜一言之不酬而怨有不可弭者甚者且施於君臣之
際而以國士衆人二其心又甚則父子之間一借耰鋤而慮有
德色其不可解於心者且若是况相望於等夷之人乎蓋嘗謂
禮之本意使人恩怨之心可銷而大上之風可還也魚以泉涸
而相與處於陸相濡以沫相呴以濕曾不若相忘於江湖夫處
緩急而知相呴濡亦可謂有情矣然有一不以濕沫相沾焉雖
不能言其中獨無憾乎與江湖而相忘處陸則相濡呴大豈不
甚要不若江湖之與事故與其有恩怨之心而爲世俗之紛紛
孰若姑務自盡而求如大上之相忘哉明乎此則知所謂施報
者禮也向之所謂貴德者亦禮也尚安有衰世之事
山陰陸氏曰施報者往來之情往來若施報之迹方其仁義之
施報則存乎情及禮之往來則見乎迹
永嘉戴氏曰昔人有厭世多事而爲之説曰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嗟夫使民不相往來相忘於無事豈不大善而人情決無不
相往來之理凡人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既悔且吝故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聖人有憂之以爲上
古之時其民施而不望報中古之時有施斯有報矣施而不報
禍之所由起也於是制禮以文之使民知有往來交伏天下好
爭之心於跪拜俯伏辭遜唯諾之間人不知其爲功也聖人制
禮之意固爲大多事者設也而曰禮所以爲多事是亦不察於

制禮之本矣以此坊民猶有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荅而兩國爲之暴骨者況絶滅禮學置天下於無事乎一日無禮天下之事始不勝其弊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鄭氏曰負販者尤輕恌視利宜若無禮然懾猶怯惑
孔氏曰貧者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知禮者則特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
橫渠張氏曰學禮學者之盡也未有不須禮以成者也學之大於此終身焉雖德性亦待此而長惟禮乃是實事捨此皆悠悠聖庸皆由此途成聖人不越乎禮進庸人莫切乎禮是貫上透下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藍田呂氏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其強足以陵弱其衆足以暴寡然其羣而不亂或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敢犯也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恃禮以爲治也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者富貴者人之所共敬者也貧賤者人之所共慢者也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之至賤猶不敢慢而必有所尊況人之所共敬者乎古之君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苟無禮以節於内則外物之輕重足以移其常心矣故富貴者知其所當敬則不驕不淫貧賤者知其所自敬則志不懾
永嘉戴氏曰安危之幾生死之本也有禮則安安則生矣無禮則危危不足言也死將至矣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生斯人也一日無禮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禮以卑爲主以恭爲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者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習爲退遜謙下之道故有禮之人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顔色而知其人之可親也其容狠其氣暴望其顔色而生慢易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諂驕者失於亢諂者失於卑其爲失禮一也
馬氏曰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常人之所先而聖人以爲後衆人之所緩而智者以爲急蓋知治亂之原而審乎安危之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無禮者所謂幸而免也先王之禮如此其急其可以不學乎禮之自卑而尊人者所以息其亂之禍止邪於未形者也負販者庶人之賤禮之所略者也王道之行猶知有尊尊長長之義況富貴禮之所自出其可以不知禮乎夫富貴之所以淫驕貧賤之所以懾怯者以内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内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而禮以地制故自卑而尊人也負者惟以力爲事販者惟以利爲事以力爲事者猶有所尊而況所當好德者乎以利爲事者猶有所尊而況所當貴義者乎富貴之人則所當貴義而好德也富貴則易亢而失於驕淫貧賤則易折而失於怯懾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者以禮能有所節故也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者以禮能有所立故也
廣安游氏曰禮有屈有伸不專主於自卑然禮之行所謂謙也讓也恭也和也如此之類皆出於自卑而後能成則夫禮者要本於自卑而爲主君子之爲善必役於善而後可故恭儉所以

求役於仁信謙曰卑者所以求役於禮古之君子其志於善剛
果自力蓋如此也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君子爲善有降爲
有躋焉方其始也自屈降以求役於善及其久也其見益明其
道益尊所謂躋也世之小人剛愎頑悍不肯自屈於人不肯自
役於善終歸於爲小人而已鄭說負販者輕佻志利宜若無禮此
說非也堯舜三代之世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夫負販者亦
皆孝悌之人非若後世負販者之鄙暴也所謂負販之人當勞
役之際宜若簡於禮而從其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
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若此者所謂必有尊也負販於道
塗猶爾況雍容於廟堂之上而不爲禮哉故夫富貴之人則可
以行禮之人也富貴之地則可以爲禮之地也若樂於傲樂於
縱樂於自尊則負販之不若矣
王氏子墨曰夫負販者宜未暇禮者知有所尊則禮非所著受
情之所安者乎在易之大壯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夫而有禮
其何壯如之故在貧賤則不懾在富貴則不驕不淫而於所不
能屈也貧賤富貴本非二事以爲貧賤則志必懾以爲富貴則
必驕必淫是役於人欲而不知天理之所在故也好禮則役我者
皆天理耳又孰爲貧賤富貴也哉古之聖賢所以處窮達得喪
之際優游閒暇一無足以動其心者蓋由其所好如此故曰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未有知味而不好者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
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
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鄭氏曰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稱室艾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
與服戎不親學老而傳謂傳家事任子孫是爲宗子之父耄昏
忘也春秋傳曰老將知而耄及之悼憐愛也愛幼而尊老故不加
刑期要也頤供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

孔氏曰自此至以其制爲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
之行皆遵禮制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二十成人
雖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九通名弱冠三十而立血氣
已定故曰壯也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不云妻而云室者含妾
媵事類爲廣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
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三十九以
前通曰壯壯久則强故四十曰强强有二義一則曰四十不惑是
智慮强二則氣力强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强年至五十血氣已
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事也大
夫得專事其官政六十至老之竟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七
十其老已全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即謂宗子之父者以其言傳
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及事已重若非
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猶親爲之其祖禮擬其子孫
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齊喪之事不及也庶子乃授家
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故鄭知非庶子也老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
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七年未有識慮可並言又老
已耄則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
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百歲則人子當用心求觀之意
而盡養道也

河南程氏曰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敎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
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
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
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
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也未十年非不學也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六年教數與方名七年教之男女之別八年教之長幼之序九年教之數日然未就外傅但因事而教之未足以名之學至十年可以從弟子之職出就外傅乃所謂學也二十始成人則可以勝衣冠故命之以冠既冠始學禮猶以其弱而未可用也故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曰壯血氣定矣故可以有室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故室家者夫婦之稱也其壯雖可以給政役其材猶未足以備任用故博學無方孫友視志而已四十曰強強則材成矣材成者志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始可爲士以事人也其謀事審矣故可以出謀發慮其任事果矣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退至五十養於其心者已熟閱於義理者已多可謂成德更事

之人矣故可以命爲大夫也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五十始命之服官政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者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者也材可用則使之任德成則命爲大夫非無夙成夙知之才也蓋養天下之才至於成就而後用則收功博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賊夫人之子以政學者也害莫大焉六十曰耆耆者稽久之稱詩云耆定爾功又曰上帝耆之稽久則將入於老故六十稱耆勞力既衰不足以任勞事可以使人而不可以使於人也故六十不與服戎不可以從司馬之政也不親學不可以執弟子之職也七十則筋力倦矣聰明衰矣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不可與事者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悖者幼而知未及二者雖有罪而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焉百年者飲食居處動作無所不待於養

嚴陵方氏曰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是則必更焉人也者交天地之形合陰陽之氣者也故能盡其數而浮其理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也若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若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幼者壯之對弱者強之對耆與耄皆老也而止以七十爲老蓋耆雖可乎老而未足以老名之也耄則過乎老而老不足以名之矣期頤者蓋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之所期矣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也故以百年以期名之人之所期者終於此而已而養生之道可以不盡之乎故爲頤之時頤者養也

馬氏曰自幼弱壯強至於艾者言血氣智慮之變也自耆老至於耄期者言盡之久也自學至於仕者言其事也蓋人血氣智慮十年而加益血氣智慮既加益矣則所學者宜

命乎所任者宜命矣故仲尼十五而志于學以至七十而從心亦十年而進蓋成德之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之君子所以求舊臣而貴老成者以其德備而多聞艾之爲物久而後可以療疾五十曰艾者以其德足可以爲大夫服官政而治人也自幼學而五十道固已具矣加之十年則可以爲大臣矣中庸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周之冢宰卿一人而下中大夫上中下士之屬可謂盛任使矣蓋惟大夫可以指事使人爾至於耆則可以爲大臣矣夫勞我以生佚我以老疾之道也君子之仕至於七十可以致仕而傳於人矣學至於此其遺言餘行可以爲法而傳於後世矣故曰老而傳自老至於期老之極無預於事矣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所以致養也然而三十而有室非必三十而後娶以昏姻之期不可過是過是則爲失時四十而仕非必四十而後仕

以學而至於四十足以仕矣不足以仕則爲不學傳曰貴老爲
其近於親慈幼爲其近於子悼耄之不加刑者此也
永嘉戴氏曰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
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
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爲一節而人心有定嚮矣二十血氣猶
未定然趨向善惡判於此矣故責以成人之禮焉三十有室不
至於過而失節亦不至於驕而失時此古人所以助力之盛壽
命之長也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
可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宣勞於國非若後世強者有時
不用少與老者並用至於衰憊廢弛而莫之能振也人至於五
十更歷世變諳知人情亦既熟矣艾之爲言有老練精徹之意
爲若此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不至於擾民生事矣
年至六十幾於老矣耆者之爲言有老成可敬之意於斯時也有

指書之勞而無奔走服事之勞七十謂之老於此而猶從事接
是不知止也故人方其血氣之盛猶有所營也及其既衰則宜
遜於不及矣雖家事亦然而况於國事乎此聖人所以戒之在得
也老者爲而安之悼者矜而懷之雖后有罪非其故也禮經養
老之禮鄉飲酒之禮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王制
曰期百年者說見之壽至百年此亦絕無而僅有也旬五之外
無他望焉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蓋人自五十而下非衣帛食
肉者亦罕矣天地之生物也有限少者不奪其養則老者有所
養矣三代之老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孝弟之
風安得不行於天下此天下所以易治也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皇極明於上治法立於下當此之時天下
之治有定體而血氣之所存有常數假以政事言之仕之事則
四十而強者之所能任也大夫之事則五十而艾者之所能任

也蓋當時之政有定體故可以凡人血氣之常數而參爲後世
皇極不明於上治法不立於下天下之治無定體則無所主治
之劇易視其人智力之所及而爲之而天下始從事於奇功矣
古之人老如呂望然後可以屬之鷹揚之舉少如顏回然後可
以屬之四代之禮樂苟人而不能皆呂望顏回也則當爲有常
之法以待天下可常之人書曰繼自今立政立事其惟克用常
人此之謂也夫必壯且強而使之從政而老必使之致事皆所
以因乎血氣之常數而爲之節也後世治無定體而血氣之常
數亦不得循乎其常天下爭爲奇功而政益亂人爭爲奇才而
才益衰此則後世不明乎先王之故而然也後之王者苟能明
皇極而立定體因定體而循常數則治道不患乎無序人才不
患乎無成雖然去古已遠孰能復其故哉
毛氏信翁曰人生一世閱其少壯蓋無幾也自事言之則至於

指使人矣從何所爲乎自其說之則自始至終未見之前皆行
道之日也自強學而仕於官政而已乎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人不可不急於
道如此使其知道猶乎不爲夭使不知道彭殤不爲壽吾夫子
自志學積而至於從心豈以至是而可以已也又豈以其間固
自有限節而不可逾也蓋一日生則有一日事道無窮盡而意
亦無窮盡不如是不足以爲夫子尚安知老之將至也哉故嘗
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爲善學孔子者而所貴乎人
生者亦必不苟焉可也不然則曰少壯云者特血氣耳耆艾者
特年齡耳朝歲渴日終與草木俱腐亦奚益哉宜君子之所不
論若夫訓詁則有鄭氏之說在
長樂劉氏曰三十曰壯有室者血氣始壯可以有室家也不夙
生以手左行三十至巳爲男右行二十至巳爲女陰陽之氣交

合於此大衍之數是也所以男女合皆焉
廬陵胡氏曰北史熊安引古說堯年耆艾仲父年艾皆註云七十
曰艾義與此違然魯頌云俾爾耆而艾則耆艾老之通稱
長樂陳氏曰六年敎之數與方名則非必十年然後學也顏回
未四十孔子使之仕則非必四十而後仕也冠禮曰棄爾幼志
是幼之稱非特施於十年也舜未百年而稱耄期是期之稱非
特施於百年也禮之所言特其致而已周官司刺赦幼弱赦老
耄蓋幼而非弱老而非耄皆所不赦此所以至於悼耄然後不
加刑也司屬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眞律令未及八歲與
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與此同意
新安朱氏曰期當音居宜反論語期可已矣與朞字同周匝之
義也期謂百年已周頤謂當養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老悖等字
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　又曰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
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亦有理

禮記集說卷第二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
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氏曰大夫七十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謝猶聽也君必
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几杖婦人安車所以
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春秋傳曰
老夫耄矣於其國雖君猶尊異之自稱猶若臣鄰國來問必問於
老者以答之制法度
孔氏曰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
君退還田里也致是與人明朝廷有賢代己白虎通云臣年七
十懸車致仕辭車示不用也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君若
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勤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
得聽是其有德尚壯則必賜之几杖若不得巡行役事婦人能
養人故許自隨適四方謂遠聘異國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
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
用之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互見也自稱爲老夫者明君貪賢
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於其國謂自與君言也越國猶他國
也若他國來問己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則
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熊氏曰既不聽致事則祭
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是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
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有
几杖安車之賜所以致留之也君雖留之臣曰不可貪人之榮
不可恩人之朝不可塞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強焉義
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

仕之義也是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謙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爲不惑也不五十不爵爲知命也不七十不致仕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

藍田呂氏曰致事者致其所爲臣之事於其君也有以道去其君而致事者孟子致爲臣而歸是也有以喪而致事者閔子要絰而服事已而曰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是也有以老而致事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是也致事者退而家居士相見禮所謂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是也君子雖進而易退故七十而致事賢君優老而尚賢則有不得謝者矣既不許其去則不責筋力以爲禮也賜之几杖則雖在君前亦授之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是也雖見君亦杖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是也老夫長老者之稱也猶石碏告陳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與他國士大夫言也晉荀罃謂荀偃士丐曰牽率老夫以至於此與己國士大夫言也大夫老不得謝與他國士大夫言則稱老夫所以優之也與己國士大夫言則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老自居也石碏荀罃雖皆列國之大夫未知其老而得謝與否也若皆不得謝者則碏可稱而罃不當稱也玉藻云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此時君之稱非此比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者多識乎國之故事而典刑之所由出也越國而問則舉國之故事以對之所謂謀於黃髮則罔所愆

馬氏曰七十而致事順天理也位至大夫入君之所賢也天下之達尊三大夫兼而有之者也爲君者得不致其愛敬乎於其致事而去必有以勞之於其留而自輔也必有以養之几杖婦人安車者所以養安其氣體不敢勞以事也所以見尚齒貴爵尊德之義不嫌其爲倨也故當其爲師則弗臣而不嫌其僭君於其冠則見兄拜之而不嫌其不弟蓋義有所伸雖自尊而不爲泰也然於其國猶曰自名者所以尊君也夫天子巡狩先見百年者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古之人咨於元老如此其敬以其賢而多聞也則宜有越國而問之矣必告之以其制若蓋制出於先王而非先王者無法故告之以其制也

永嘉戴氏曰據本文此專爲在官者言也凡養老仕謂之國老不仕謂之庶老先王待國老之禮尤厚七十致事大夫之常禮也賜之几杖人君之優恩也行役以婦人何也八十非人不煖七十之老而有行役則道途之不易何有以安其身也小車坐而乘之雖行步稍緩而四體安矣自稱老夫謂適四方言也故下文曰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謂我問鄰國非鄰國來問也問人於他邦必告之以其制惟使人之不明舊典禮經則國爲無人也夫古之時人君待老者之禮甚厚老人所以自待者亦不輕故人君有所尊敬國人有所矜式四方有所瞻仰天下安得而不治乎

廬陵胡氏曰賜几杖如漢元朔中賜淮南王菑川王是也乘安車如漢起魯申公是也安車則駕一馬而坐乘漢制然也然漢時非安車亦有坐乘者鄭何以知是也檀弓云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上大夫也而同下大夫稱名者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洛誥周公謂成王曰予旦老臣越亡國而問政必告之以制度不敢於彼國也古者越國而謀見左氏

嚴陵方氏曰几則設之以安其躰杖則持之以助其力也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為役則在外而猶在内也方勞事也而乘安車示從其雖服勞而不失其逸也言行役則主在公言之耳言適四方則主在遠言之耳在公猶行以婦人況在私之事乎在遠猶得乘安車況在國中乎[illegible]待之以非常之禮故也

長樂陳氏曰婦人言行役[illegible]則行役必以安車適四方不以婦人也

横渠張氏曰越國謂朝中人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臣也[illegible]政決與此理既賴其謀事須盡詢以國之事因本末[illegible]不知次序則如之何而取謀

臨川王氏曰越國而問謂老者自有[illegible]他國他國問之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從猶就也長者問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為

孔氏曰此一節明有事取謀議於長者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也

藍田呂氏曰二者皆敬長之義也坐有几所以憑之也行有杖所以策之也皆優老之具也操几杖以從之敬之至也問者皆以不能問能以寡問多則少當問長者也今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是皆辭讓之言

長樂陳氏曰几杖所以親之辭讓所以尊之不親之不足以盡人之心非善謀於長者也不尊之不足以盡己之敬非善對於長者也辭者無所受於己讓者有所推於人曾子之謝不敏所謂辭也子路之[illegible]對率爾非所謂讓也

東萊呂氏曰古之人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褻容之禮先存其謙弟之心所以操几杖者只是左右扶翼之[illegible]未見長者必與几杖所以揮而從之者先存養其謙弟之心今熟未見長者之問此心已有及其見之則有加無已大凡長者有問須對若率爾而對便非禮與長者[illegible]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自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

王氏 子思曰善不可有能不可矜有善矜能之心不可施於常人況長者乎問而不辭遜以對是有善矜能之心已萌於中矣況其以事長之禮乎謀則操几杖以從之問則辭遜而後對要非勉強行於一時者所能彼其存於心者必有素矣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鄭氏曰定安其牀衽省問其安否何如醜眾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illegible]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今說一日之法定安也晨早也應臥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 熊氏曰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在醜夷不爭者明朋儕禮也醜夷皆等類之名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誡之以不爭

藍田呂氏曰溫凊定省所以養體也醜夷不爭所以養志也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也內則父母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初鳴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男女未冠笄及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昧爽而朝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安否何如此晨省之事也醜夷同等之

稱也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經引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為少而醜夷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果安在哉

嚴陵方氏曰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凊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也冬溫而夏凊者欲親之體常適其和也昏定而晨省者欲親之體常適其利也推和親之心以及乎人則與人不爭陰陽之和矣推利親之心以及乎人則與人不爭險易之利矣此所以終言在醜夷不爭也

東萊呂氏曰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一日有昏晨晦明之變此見孝子頃刻不忘親處纔遇變時須加意於其間冬溫則當體其溫之之理如古人置密室之類是也夏凊則體其凊之之理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昏時則安其父母晨時則雞鳴而起問其安否在醜夷不爭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不在父母前便移易了故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存所以不爭

新安朱氏曰溫凊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正當隨時安處省察其或溫或凊之宜也

永嘉戴氏曰為人子者一食不忘親則無一息不在親側可也溫凊有時定省有節則制禮然也在醜夷不爭謂處於聚族群居之中不敢有爭以傷父母之心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好合兄弟和樂父母處於其間怡然而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之心固有所不樂也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

孔氏曰自此止孝子之行也為一節明人子謙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人子受三命之尊亦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目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案鄭氏三命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再命受服三命受位鄭言受車馬者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

藍田呂氏曰三賜有車馬君之所以寵臣也三賜不及車馬子之所以敬親也受位則有車馬之賜矣受位而不及車馬者位在朝廷而車馬入于私門也坊記云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蓋車馬家之重器也親之所無子不敢以受於人親之所有子不敢以子人辟親而不敢加奉親而不敢專其義一也事宗子者不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事宗子猶舍衆車徒於外則事親者車馬之盛宜在所不受也黨正以飲酒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庶子之正於公族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所以敬於族人之長者猶如是況於父母乎能知此則事親之意誠矣

廬陵胡氏曰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鄭謂三賜三命也三命受車馬案大宗伯三命受位不受車馬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則非三命公羊說九賜之次則四曰車馬亦不在三何由三命受車馬乎又車馬賜由君命君子辭位不辭祿車馬安可辭哉鄭誤矣

東萊呂氏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何故將與服便

受車馬便不受蓋外而爲卿大夫內而依前是人子爵雖貴在
朝廷之上服雖華在朝數之時用時卻不同惟車馬則偏近父
母人子之心所不安也豈可受之哉然大夫不可徒行既不可
徒行又不可以私廢公在朝不妨但至閭門不用孝子之心多
爲外物所移易有爲歲月而變者歲月既久其心亦變有爲爵
位而變者爵位既得其心亦變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爲歲
月而變者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爲爵位而變者元是養得
孰不爲外物移易見他孝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不及爲不受若然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
馬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爲之是已爲則可君賜之
則不可理無是也以吾觀之此蓋爲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
馬則不敢受大夫之位也何以知其然黨正飲酒正齒位一命
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此以齒爲重也三命不齒此以爵爲
重也再命齒於父族則父兄在其間矣三命不齒則雖父兄不
敢以齒加焉故別位於賓之南鄉黨莫如齒朝廷莫如爵鄉黨
父兄不敢以齒加己則朝廷已可以爵而踰父兄乎左氏記叔
孫婼以再命爲卿因季平子伐莒之功例更受三命婼叔孫豹
之子時豹已死而季平子其四從兄也尚未三命而婼先之叔
仲子欲間三家謂平子曰婼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於是使
婼辭位而弗從夫從兄猶以爲言則先王之時大夫不可踰其
父兄審矣婼之不從豈以平子爲其孫非其親父兄也歟

廣安游氏曰大率爲人子其事親則當盡禮而其所循行之道
如所謂溫良恭儉讓所以施於人交於物脩之於家行之於外
其道皆當如此也曰奢曰驕曰縱曰傲曰狠曰厲此類雖無與
於孝然皆足以害孝夫孝者必以謹敬必和言必順貌必恭如
此然後足以循行其孝也上文所明在醜夷不爭及此三賜不
及車馬下文所謂見父之執以至居坐行立不敢處中以下皆
溫良恭儉讓之道也

臨川王氏曰三賜不及車馬若以謂有辭遜之心而終必受之
則雖不爲人子不害辭遜若以爲人子則辭遜而不敢受則舜
亦人子而未嘗辭身自牛羊倉廩之奉也車服爵命所以序功
德天下之公我古今之達禮君當其功苟稱其德雖人子弟有
辭遜之心而終必不敢不受以申其遜弟之志者不以小廉小
遜害天下之大公也凡禮有辭遜之文者以難進易退爲道也
辭遜自是君子之常豈繫爲人子哉

新安朱氏曰左氏傳旨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
路而不敢乘歸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尊者之
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
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鄭氏曰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
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
執友志同者

孔氏曰鄭引周禮司徒文乃王城百里遠郊之內又遂人職主
六遂在遠郊之外不言遂者舉近耳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
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弟者事長次第之名交遊汎交也結
交遊往本負信合故稱信也

藍田呂氏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觀
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也順
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
孫弟之心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德莫盛於孝孝者仁之本
故稱其仁交遊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嚴陵方氏曰州閭鄉黨則同國者也兄弟親戚則同族者也僚友則同事者也執友則同志者也交遊則同門者也言國則兼四者在中矣兼而言之則大故本其孝而統稱之分而言之則小故各以其所望者而稱之爾

廬陵胡氏曰孟子道而五善具矣坊記云父母在言孝不言慈鄭云孝上施慈或嫌下流也此言慈者非自言也

東萊呂氏曰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州閭鄉黨之人見他孝如此所以稱孝兄弟親戚則尤切近於州閭鄉黨而尤見其愛故稱慈僚友在官是同王事在私則是同舍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弟執友是心友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仁之本是也交遊稱其信此是泛交偶與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句自做一句看不可得而移易稱者非我求人之稱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

新安王氏曰稱孝言能盡事親之道也稱慈言其奉親有深愛也稱弟言其行之恭順也稱仁言其心之愛敬也稱信言其用志篤實也鄭注不敢受重賜者心也而五者備有為此五者其善多矣反此則其失亦多是以孝子不敢輕受重賜臨川王氏乃曰若謂人子辭讓而不敢受則百官牛羊倉廩之奉舜未嘗辭其說不然禮者聖人之中制天下可以通行堯之待舜與舜所受於堯非可律於天下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鄭氏曰敬父同志如事父

孔氏曰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臨川王氏曰心存於父故見父之執猶父也則其進退對問之際安得不如此

藍田呂氏曰父之執友其見也進退問答不敢專焉敬之至也見父之執猶極其敬況於父乎

長樂陳氏曰坊記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又曰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廣孝也蓋父之同類謂之父黨父之同志謂之父執見父之黨無容孝也此見父之執廣孝也古者尊尊之禮行故為父黨者安其尊事父黨者盡其卑而民德於是乎厚矣

嚴陵方氏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乎是經有曰父執有曰父黨有曰父齒有曰父讎何也以同志之所守則曰執以同類之所與則曰黨以年之相若則曰齒以怨之所敵則曰讎

東萊呂氏曰此一章看孝子愛親之心推原使之廣涵養使之厚若雖知親愛不能推原涵養則在親前雖屏氣下色供掃灑應對勞而不怨離父母一步便驕很傲戾在親前時不多外面驕很多則連親前亦愈薄便入陵節犯上所以孝子必於親愛之心推廣之涵養之見父之執與平居交遊者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然躬子弟之職不問不敢對如此則此心廣大大抵天下之事廣便厚且如間容之水波濤不多只緣狹狹則力量薄滄海長江之水波浪如山如屋盡力廣則厚若推得愛親之心廣時則其所以愛親便厚不特如此至於黃髮兒齒亦下氣怡色此心愈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至犬馬僕妾父母愛之亦愛之

毛氏應龍曰人之為善必自夫不敢如自夫有所取而後無忌憚無
忌憚則無所不至矣不敢則有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則何往
而非善文王不敢侮鰥寡禹不敢荒寧所以為三代盛王也
孔門亦自不敢做去孔子之豈敢顏回子貢之何敢孟之反之
非敢皆此心推之也見父之執而進退答問之間皆有不敢之
心非孝子能若是乎經言見父之執必先言為人子之孝如所
謂三賜不及車馬此言人子之孝也必繼之以見父之執不謂
之進不敢進之言為人子者出必告此言人子之孝也必繼之
以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言與坊記言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
美必繼之以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之意同蓋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則不孝其親而敬其父之執可乎愛親者不敢慢於人敬
親者不敢惡於人則孝於其親而不敬父之執可乎故孝於親
則必敬父之執敬父之執必本孝於其親此經所以相次言之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
老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
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稱老廣敬

孔氏曰自此至異席為一節明人子事親遊方習業及況交之
禮老是尊稱稱老是己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子若自稱老
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藍田呂氏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遊必有
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遺其憂也恒言不稱老極子
之慕而不忘也父母在而不敢有其身如之何聞斯行諸出
入而無所受命是遺親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
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志也君子之事親
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之慕者愛親之至也孟子曰五十而慕者
於大舜見之矣故髮彼兩髦為孺子之飾親然後說之苟常言
而稱老則忘親而非慕也

嚴陵方氏曰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
知其所至之時也所遊必有常者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
者慮違親之志也孔子曰遊必有方此其遊之有常乎學記曰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此非習之有業乎

永嘉戴氏曰為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倚閭之望
為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
面沒則告行飲至事亡如事存也不敢慢遊以貽親憂不敢廢
業以為親辱不敢自老以傷親心此皆人子兢業恐懼之意也

王氏子墨曰出告反面遊有常者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
致親之疑也常言不稱老者慮動親之感也人子安親之心亦
何所不至哉

黄氏曰老之為義若天子養三老致仕之人及耆年有德云國
老乃老為尊稱可矣此蓋言為人子之行夫子曰父母之年不
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言懼者懼父母之年衰暮非父
者也既懼其老忍稱之哉此乃教人子對父母常言則須避諱
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
老也

李氏曰父母之年以之喜懼故孝子愛日而不以老自稱也如
曰天子之老寡君之老則稱之不稱于常言而已矣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
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鄭氏曰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
為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

弟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

孔氏曰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年長倍己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人年二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二十於六十乃是倍年鄭氏云二十於四十者但加冠責以爲人父爲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爲人父之端以二十未合有子有子道也年二十於三十者半倍故兄事之則止差退而鴈行也群居謂朋友居處法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異席若賓主禮席皆與同坐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橫渠張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又視其雅素如何若初在兄弟之列則止可兄事之而已

藍田呂氏曰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自二十而視四十則與吾父之年相若此所以父事也長吾十年則與吾兄之年相若此所以兄事也長吾五年則與吾年相若此所以肩隨之也皆敬長之道也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孔子知其欲速成疾行先長者孟子知其爲不弟皆不知敬長之義而已

嚴陵方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若經所謂父之齒隨行是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若經所謂兄之齒鴈行是也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若經所謂行肩而不併是也

馬氏曰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悌於步趨疾徐之間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若蓋達事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爲順也推其齒而以父兄事之若謂其愈長而愈加斂也長之五年則肩隨若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其出也不敢與之並行則其居也可以同席乎蓋五人之群當有所長推其長者必異席以敬之古人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亦鮮矣

永嘉戴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兼愛之弊至於無父彼直以爲天下皆吾父也此之謂二本以父事之非其父也以爲父也若保赤子非直以爲子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彼固有等差也

王氏子墨曰所以異長者如此以吾有事父從兄之心故也不然則曰彼人之長於我安能移所以事父兄者作之哉至於肩隨異席非謂以年之差而禮有隆殺也此心則一而已彼有謂由彼長而我長之而以長爲外者安知發於吾心者固有所自乎然則禮諸人者如此其於吾父兄又如何也

金華應氏曰此言貴老敬長之道凡年長以倍則執父禮以事之不必限以二十也若曰二十崇行孝弟能盡此禮始自是而始則可耳君子推敬親敬長之心則凡一日之長于我者皆吾所當敬而年有高下則敬有等差不可槩齊之以此反觀於一身之間則幼而名二十冠而字五十以伯仲而常自省焉以此施於九族之內則服有齊斬功緦之異制居有東西南北之異宮食有族食世降一等而常加厚焉近而推之鄉則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七十者四豆而鄉之所敬者各不同遠而推之國則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朝而國之所敬亦不一所以爲文理密察也故子夏四海兄弟之說慈非不廣而理則未錯彼墨氏兼愛不足言矣

金華邵氏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知愛敬其親而於人加忽焉則愛敬之道病矣故年倍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隨之至於群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也庸敢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廬陵胡氏曰此謂鄉里之中父兄之黨也
東萊呂氏曰此固止是弟子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
入異端蓋緣欠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盡精
微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
祭祀不為尸
鄭氏曰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閒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
宮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尸者尊者之處為其失子
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孔氏曰自此至苟笑為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
謹之事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主猶坐也室嚮南戶近東
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名為奧常推尊者于閒樂無事之
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為上
獨坐則席中為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席居中卑者不得
居中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
門中央有闑闑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行故人子不當之而
行四事皆與父同宮者異宮則不禁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
應敬己故也大夫士或相往來制設食饗饌具由尊者所裁人
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小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 熊氏曰食饗
廣安游氏曰正義熊氏說未安主無傳家正欲省事方為子孫裁
食饗之量是須尊者也以身為人子假如士庶人朋友相往來
苟欲為之設醴必先白於父母乃可而設禮之量又當聽於父母
也
藍田呂氏曰子之事親也亦惟親之命非敢專也居不主奧坐不
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敢專其位也食饗不為槩不敢專
其財也祭祀不為尸不敢專其身也
東萊呂氏曰古之人子不是從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
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奧中席中道中門
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
馬氏曰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蓋阼在堂與在室阼者主
人之所有事也蓋出則接人以仁則主於東北東北者溫厚之
氣始乎此也奧者主人之所宴息也入則退安於靜故位乎西
南西南者地道也尊者之所出入也為人子者其可以當之乎
故居則不敢主奧升降則不由阼階不敢貳尊也
新安朱氏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
漏西南隅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
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金華應氏曰父子異宮則各有西南隅之奧然親在而自主之
亦有不安焉者非特以同宮而避之也若同宮則父自主之矣
且道路之間並父之所統截而行不敢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
敬親之意也
金華邵氏曰事親之道當自卑以齊其親尤當自重以愛其身
主奧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為槩為尸皆尊
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既不嫌於逼其親矣聽於無聲常若有
命視於無形常若親在前又不至於遺其親其尊之者為如何
不登高而下皆愛其身也
廬陵胡氏曰食饗不為槩此未傳家事者鄭氏槩而不稱
橫渠張氏曰人子若食饗不為槩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
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不為槩量為子者不有其身不有私財
凡人子為養又須從其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

則亦不安矣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鄭氏曰視聽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登高臨深苟訾苟笑爲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毁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

孔氏曰無聲無形常於心想似見形聞聲苟且也朴設以某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己苟譏毁之是亦彼所欲必反見毁辱故孝子不爲也

藍田呂氏曰視聽於無聲形則誠於事親專心致意可知也身者親之枝也履不安以危之是危親也行不善以辱之是辱親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近於譏苟笑近於諂是辱道也

長樂陳氏曰聽於無聲一擧耳不敢忘父母也視於無形一擧目不敢忘父母也不登高不臨深一擧足不敢忘父母也不苟訾不苟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善於事親矣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則善於守身矣

嚴陵方氏曰聽於無聲則常若親之有所命也視於無形則常若親之在前也無聲猶且聽之况於聞親之聲乎則召之無諾從可知矣無形猶且視之况於視親之面乎則顔之無非從可知矣毁訾者人之公論也樂者人之常情可毁則毁是之可樂則笑焉所不能免也然苟訾則爲惡於人矣愛親者其可惡於人乎苟笑則爲慢人矣敬親者其可慢於人乎

李氏曰聽至于無聲而不敢忽視至于無形而不敢少忽夫縱耳目之欲以危父母則與夫君子之於親何嘗忘一嚬一笑之之間哉

建安真氏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芥之不順史之失故其潛觀默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永嘉戴氏曰此孝子之極至也念念不置與親爲一常若親之在吾前而聲欬於其旁也記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自其生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及其沒也色不忘目聲不絶耳念慮之積非一日矣不思愛其身而登高臨深以毁傷其肢體不自重其身而苟訾苟笑以取侮於人此皆所以貽其親之辱也

王氏子思曰夫以孝子之不苟若非人子所先而必以責之何也孟子曰悅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不苟笑之不戒則在我之以成安在哉况憂侮之所自來有不止爲吾身之累者觀曾子啓手足之際則人子之所懼可知矣奈何以父母之遺體行殆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鄭氏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死爲報仇讎爲忘親也

藍田呂氏曰服闇者爲穿窬之行欺人所不見也登高者行險以僥倖也孝子之心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服闇登危是忘親也非特惡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是辱親也不許友以死者不敢愛其死也如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有父母在則不可許矣先儒謂許報仇雖父母沒亦不可也果難相死兄弟之道也詩云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又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友以道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故曰無戎也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流俗高之此先王之所必誅君子謂之不義者也

廣安游氏曰大抵爲人子操心積慮專以親爲心登高臨深以親爲心則不登臨矣可訾可笑以親爲心則不苟訾笑矣有事

於危闇之親為心則不服闇登危矣友有伉儷義當為報以親為心則不許友死矣以至行居坐立食饗祭祀臨財之際苟其心及於親則皆知以人子之道處之矣人生天地間事親一事最為全安循此一事然後可以識其他所謂禮之本者由事親而起也能孝則天下之善皆將從此而起曰仁曰孝曰慈曰信曰謙曰良曰恭曰儉曰遜皆由是而備矣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所謂此者孝也

長樂陳氏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服闇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登危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苟呰不苟笑不服闇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以全其體

廬陵胡氏曰不服役於闇所以遠嫌也朋友以義若於其有當死者

朋友必以責善為分己不當許之不必友之難

永嘉戴氏曰行事不明白而晦昧以招禍者皆所謂服闇也為人子者髮膚以上皆親之體也豈敢私有其財為者輕死甲者重財皆非純孝之士也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鄭氏曰素為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孤子謂年未三十者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孔氏曰此一節明為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不言凡者若仕遇凶荒雖親存亦素服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鄭引玉藻者證吉凶有別縞冠者薄絹為之玄武者以黑繒為冠卷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父有服未除子雖已除猶未全吉故吉凶兼服玄武是吉縞冠為凶也當祥之日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胤云素紕謂緣冠兩邊證素為凶也孤子雖除服猶素然深衣衣純以素嫡庶皆然今當室謂嫡子以庶子不同者但嫡子內理烝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證凡孤子悉同也　崔氏曰不當室則純采

藍田呂氏曰人子之服必盡乎孺子之飾若所以悅其親也故髧彼兩髦飾其首也衣純以繢以青飾其身也純衣純以素孤子之服非所以事親也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此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若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可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略矣

馬氏曰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若所以為文也孤子當室若明嫡室也冠衣不純采者異於諸子也蓋父之於長子冠於阼所以著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嫡之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

禮記集說卷第二

禮記集說卷第四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鄭氏曰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

孔氏曰自此至而對一節明父母教子及衣裘裳之法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小兒恒習效長者長者不宜示以欺誑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又應給役著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二十則可衣裘裳故內則云二十可以衣裘帛或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是初生暫行此禮爾立必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

黃氏曰正義引喻疑未當曾子將死尚易牀第之簀敝衣而耕終辭魯邑乃守御知禮之賢人也禮云士無故不殺犬豕豈爲示幼子小信而干先王大禮哉必無斯事稍其以他事無誑則可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無誑所以養其直也

李氏曰常視所以養其目毋誑所以養其耳因其固有之善性而正其耳目之官則其爲善也孰禦哉

河南程氏曰自幼子常視毋誑而上皆是教以事大人之言動裘裳成人之服也不衣者不能衣也不帛襦袴不帛則是用布也襦今之襖不衣裘裳則常所衣者襦袴而已

東萊呂氏曰孟子少時見東鄰殺豬問母何爲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爲誑也毋當直以前言爲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却成兩誑大抵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甚實爲前言所誤是入小人之徑路

藍田呂氏曰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則不義非性矣然以不義成性則習有以移之故習不可不慎也古之教子者其始生也擇諸母之慈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教之之慎如此况可示之誑乎裘裳與冠皆成人之服未成人者服亦有所未備也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向西向或南向北向不使之偏有所向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正方疑君疑君者謂斜鄉之不正方也不傾聽者頭容直

長樂陳氏曰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幼子常視無誑之謂也幼而示之以無誑所以正其心成童教之以立必正方掩口而對所以正其容

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擇[illegible]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匠所模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情偽則情偽篤於其心矣被之初苟得其正則五事之用靡不出於誠而適于道也故曰童子常視無誑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比屋可封者謂匹夫匹婦皆有孝弟之行也所謂匹夫匹婦皆有孝悌之行非皆生而知之亦由父兄長者教之使有方也欲其長而毋誑欺也則自其幼而常示毋誑矣欲其長而知事長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也則自其幼而使之堪忍勞苦給役使易矣欲其長而視聽之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正方不傾聽矣欲其長而扶持供奉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提攜奉手之禮矣欲其長而解事鄉道者無乖也則自其幼而教之

對長者掩口之禮矣凡此不獨自其幼而教之也父兄長者又以己身而先之爲常示毋誑則先以己之毋誑示之也辟咡詔之則先以己之辟咡教之也古之教人者苟欲教人先正其身至於教子則尤其所當謹者也

嚴陵方氏曰忠信者禮之本也將使之學禮可不知其本乎示之以誑欺則所見者常誑欺而已始生而學氣猶未達謂之其陰乎方長而稱人猶未成嗣可備其禮乎故不衣裘裳必施於童子焉立必正則立不至於跛矣聽不傾則聽不至於淫矣後又言毋側聽何也凡物側然後傾則側未至於傾矣此教童子故言之略後教成人故言之詳蓋不傾則容或側毋側則不傾可知

永嘉戴氏曰常視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開其情僞之端以全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內外交相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也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存內無傾邪之慮矣

金華邵氏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當幼少之時不有以教之一旦欲責其爲善於成人之日不亦難哉是以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欲其異時不爲欺也不衣裘裳欲其異時知服勞也立必正方則既長當立如齊不傾聽則既長當不聽慝聲矣至於掩口對長者之詔教則異時知敬長而尚上矣幼之所教如此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何患其長而不爲賢人君子爲孝弟忠信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鄭氏曰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孔氏曰非惟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長大方當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辟傾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兒亦令見長者所爲而後言之也兒在懷中亦稱負謂置背之故內則云始負子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爲之以爲後法

黃氏曰上文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是教幼童能行之時此懷抱之幼也且孩兒可置於脇下如帶劍者豈能教之對尊者禮乎其負劍辟咡詔之疑非負挾幼童乃是長者之身或負劍者將詔告幼童不使於負倚臨而語之辟咡者偏就近耳而詔之也幼童必掩口而對避其口氣爲童子之禮則義或通焉

橫渠張氏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藍田呂氏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以長者之意不可以不承也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以氣之逆人人或惡之也古之佩劍者挾之於旁負劍即佩劍也童子之幼者長者或旁挾之如負劍然故謂之負劍也

馬氏曰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蓋自幼稚而已知禮讓之節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彌高而德彌劭者皆出於此也

廬陵胡氏曰歐陽子所表云劍挾之於旁然古者負弟子職云食已循咡

嚴陵方氏曰少儀言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者彼言幼者對之之時此言長者詔之之時詔對雖不同其所以爲辟咡之容則一也

唐陸氏曰何云口耳之間曰咡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
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鄭氏曰不越路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拱手爲有
教使趨退爲其不欲與己並行
孔氏曰自此至唯諾明事師長之禮并自恭謹之法先生師也
謂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己
自稱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論語云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
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幼
者凡言長者直以年爲稱也凡爲君子者皆爲有德尊之不據
年之長幼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
師教於州里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鄭云老人教學則
未必皆致仕者遭逢也趨疾也道路與師相逢疾趨而進就之
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聽先生之教若問己以事則
辭遜然後對
藍田呂氏曰先生則他人稱之長者則無嫌於自稱樂正子曰
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曰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是也弟
子之於師聽教聽從而已故正立拱手以待也與之言則對不
與之言則趨而退進退應答不敢專也
馬氏曰先生者齒長而有德之稱古之冠者見於鄉大夫鄉先
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尊齒貴德之義也孟子以
先生目宋牼而自謂長者蓋長者長於彼而未必有德先生德
齒俱高矣夫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進退必趨者卑以自牧也
廬陵胡氏曰不越路而與人言一其敬與之言則對前文云辭
遜而對此不者略道路
永嘉戴氏曰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分矣
趨進者懼先生之有教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道遇
長者而引避雖足以致敬而非所以承命也長者不與之言而
隨行不置亦非所謂承意也進退之際其難如此可不謹哉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鄭氏曰鄉長者所視爲遠視不察有所問不指不呼爲惑人
孔氏曰長者東視則東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先生君子亦然
永嘉戴氏曰從長者而升高非以遠覽見也所以承教也遠長者
所視則志在覽物敬長之意失矣况長者欲有所問乎登高而
望遠則衆所駭觀自上而聞下則人所疑忌居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之地而指畫疾呼其不驚人而惑衆者幾希此固君子之
所戒也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在車上猶不可而
况於登城乎
嚴陵方氏曰不指爲其惑人之見也不呼爲其惑人之聞也言
城者士民之所會而聞見者衆故也
廬陵胡氏曰不指不呼爲駭衆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
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鄭氏曰適舍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爲常
或時乏無聲必揚警內也言聞則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也
奉扃敬也戶開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遂示不拒人趨隅升席必
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擧見問乃應
孔氏曰自此以下雖從師長兼明爲賓客禮也舍主人家也戶
外二屨爲兩人體敵故鄉飲酒禮賓主皆降脫屨堂下以體敵故
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戶內故少儀云一人而已若
內人語聞於戶外則非私事外人乃可入也雖聞言而入不得

舉目恐覩人私禮有所闔所以闔非令闔户之木與關相似
亦得稱扃凡常奉扃必兩手向心而奉之視必下而竟不得回
轉廣有眄視若户本開則今入者不須闔若户本闔則今入者
不須開後猶有人應入雖已還應闔當作開勢以待後人不得
遂闔以拒後入踐躡也後進者不得躡先入者屨躐躐也席
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以就己位若發初從上
爲躐席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
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從前可近主
人爲上故以西爲下也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
不躐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己位也
唯唯也唯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　熊氏曰一人之屨在
户内其户外有二屨則三人也下文云離坐離立無往參焉則
知户外二人不得參之故知户外二屨當有三人

黄氏曰求毋固註義訓固爲舊常者義或迂也但昧者覩之謂
不可求舊常而可求新異哉蓋求毋固者謂凡求物於主人毋
固毋必隨其有無則取義似當

横渠張氏曰將適舍求毋固固求休息有似厭怠然

藍田呂氏曰卑先生長者之禮進退不敢必也將適舍將退也
將上堂將進也雖將退也先生長者未之許則退無固也雖將
進也揚聲而警之不欲掩人之私也户外有二屨則并户内一
屨爲二人矣以户内有三人故乃可入猶以言聞不聞爲入不
入之節若户内有一人則不可入所謂離坐離立無往參焉者
也毋踐屨踖席敬其物所以敬其人也摳衣趨隅必慎唯諾不
敢爲賓聽役於先生長者唯所以應也諾所以許也

永嘉戴氏曰嫌疑者禍之階也故禮者所以別嫌疑而免於人
道之患將上堂聲必揚不揚而然上則人得以疑乎我將入户言不
聞而遽入則我有以窺乎人此二者禍之階也禮者所以別嫌
疑而免於人道之患也凡視之道上視者傲將入户視必下者
懼其旁覩側聽竊覩人之私也君子之孝凡足之所履手之所持
身之所倚無非敬也入户而扃墜則慢心乘之是亦不敬也
入户之禮不惟下視而亦不敢反顧矣户之開闔若非急務君
子致寀於人情如此其周也凡升堂者脫屨於堂下惟祭則否
凡入户者脫屨於户外有尊長在則否就屨取屨納屨遷屨皆
有禮法卽席之禮由下以序而升賓客之席讀書之席飲食之
席徒坐之席亦有禮法不失尺寸過此則爲非禮矣

嚴陵方氏曰視以下爲敬撿言凡視上於面則敖豈非以下爲
敬乎視近而聽遠視詳而聽略雖或聽或視不可回旋惡其干
人之私也毋踐屨所以貴其人毋踖席所以正其位必慎唯諾
者唯之聲遠而質諾之聲緩而文與己有上下之辨者則應之
以唯與己有彼此之辨者則應之以諾雖或唯或諾不同皆欲
其無侮而已故易稱君子慎言語然此止謂應者之辭於言者
客禮而已

吳郡范氏曰將上堂則揚其聲致之聲户外有二屨則聲聞於
外而後敢入入户則不舉目以遠視拱手當心以向户扃不回
環而四顧皆是不欲掩人之私其事雖小最典禮之要推而廣
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潛聲以升堂
直前而入户遠瞻四顧爲睢盱覘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
矣大抵禮以制形爲用而以制心爲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
甚微而形於舉措者可以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
户日用之常而君子致敬如此以心術之邪正繫焉

山陰陸氏曰奉扃謂應小啓之以兩手奉户置扃處也

廬陵胡氏曰車上兵闌亦曰扃左氏宣十二年傳曰脫扃摳衣

趨隅兩手提摳衣之前向席一隅而升己之位
長樂陳氏曰閫之所以敬其主於內勿逾所以敬其人於外敬
其主於內禮也敬其人於外義也夫以一閫戶之間而禮義猶
所不廢況其大者乎
新安朱氏曰毋踐履毋踖席此是大人共坐一席既云當己位
上即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己位上蓋以前為上後為下也正與
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西為下而自席
下之中升而即席與此異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鄭氏曰臣統於君闑門橛閾門限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出入君門之法門以向堂為正右在
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
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踐履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一則
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
馬氏曰由闑右不敢為賓也不踐閾不敢履高也孔子之於事
君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長樂陳氏曰自外以鄉內則以入為左右而右常在東自內以鄉
外則以出為左右而右常在西門以鄉內為常由闑右則由闑
東也與客就主人之階同意不踐閾與不覆路馬同意天子適其臣
由阼階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蓋天子無適而不為主大夫
士無時而不統臣也故賓客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蓋公事
則以公禮入私事則以臣禮入
永嘉戴氏曰君門雖遠有君在焉臣子烏得而不敬出入君門
如見其君然鞠躬屏息不敢中立不敢履閾所以存其恭敬卑
下之意也推此意也其敢喧譁於殿陛之間乎見君之乘車與
君之路馬猶不敢慢也況入君門者乎以此教天下朝廷之儀

猶有不肅者況於君門乎雖然此大夫士自專其君之禮也若
適他國為聘享之禮則不然少儀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
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鄭氏曰每門讓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於大
門內為席猶敷也雖君亦然固辭又讓先入肅進也進客謂道
之右就其右左就其左
孔氏曰自此至左足明賓與主人送迎相讓及升堂行步之法
言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客敵
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遜不先入自謙下敬於賓也此云凡
與客入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
在廟寢門最內門也主人鄉已應正席今客至內門方請先入
敷席者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二則重慎更宜視之
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客已再辭故主人進
道客公食大夫禮公揖入賓從是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於賓主無不答也及門而遜入及階而遜登
乃主人答客也主遜而客辭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
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乃客之呈主人也客遜而主辭也一入門
一登階賓主更為辭遜而不以為煩此禮之所以養人之深也
每門遜於客者門不一也有大門有寢門若行禮於廟則有廟
門敵者則迎於大門之外士冠士昏聘禮賓射鄉皆行於廟主
人迎賓于外門外是也敵以下則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公皮弁
迎賓于大門內是也肅客謂俯手以揖之也周官大祝九拜所
謂肅拜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是也
嚴陵方氏曰寢門在人君則稱路門主人請為席將以行禮也
請起事也於主人之將有為則曰請時止事也於客之不敢當

則曰辭
永嘉戴氏曰盛哉先王之禮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觀大賓大客之禮周旋揖遜於其開使之起敬起慕何其盛哉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爲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辟不遑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長樂陳氏曰主人於賓迎之無不拜每門每曲無不揖此言迎而不言拜則拜可知言每門讓而不言每曲揖則揖可知
長樂劉氏曰此經以下雖曲碎之儀然皆賓主之所當蹈一失其義於禮則違三代聖賢莫不由是以成其德行也故委曲記之有足以見古昔禮義之行皆以恭敬撙節退讓以爲本孟子男以上相爲賓之禮則如諸公司儀之職皆以卑逆尊送無主人先入爲席之事此諸侯之大夫士相爲賓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然後出迎客不敢則不出客固辭不肯先入主人肅客而入成十六年左氏云三肅使者杜云肅手至地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鄭氏曰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輙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就西階復其正
孔氏曰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繼屬於主人鄭注大夫於君謂他國大夫也聘禮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註云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並奉己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
嚴陵方氏曰與主共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爲殺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於禮爲亢客若降等則爲殺矣故就主人之階與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同義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鄭氏曰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重蹀跌也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
孔氏曰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也謂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涉級聚足上階法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涉而升堂故云以上
橫渠張氏曰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此非著心安排而到
藍田呂氏曰拾更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與躡者拾躡皆更爲之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上階以相鄉爲敬

廬陵胡氏曰拾級聚足拾掇也拾物必俯言躡等級必俯視也若拾物然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鄭氏曰帷薄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行而張足曰趨堂上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亦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橫肱爲害旁人不跪不立爲煩尊者俛仰受之
孔氏曰此一節言趨步授受之儀帷幔也薄簾也疾趨而行敬也貴賤各有尊敬其敬處亦各有遠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堂上迫狹下階則趨故論語

云没堦趨進翼如也執玉須謹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若張
足疾趨則或蹉跌失玉鄭引聘禮證賔有執玉於堂下時也授
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
俛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藍田呂氏曰凡見尊者以疾行為敬然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
非尊者所見可以致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以容
步執玉之重或虞於失墜也
長樂陳氏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綏在
冠下亦曰武帷薄之外不趨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室中不翔不
可翔也或言趨或言武蓋接武者不趨不趨者不接武趨者或
布武布武者不趨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有之然
則受立授立而坐皆由道也公食大夫禮賛者坐取黍實以授

賔授立不坐也聘禮賔入坐取圭不起而授上介君子不以為
非禮者賤不足與為禮也
嚴陵方氏曰翔足容也翔手容也堂上不趨未必不翔室中不
翔則不趨可知矣授立不跪若為煩尊者之俯也授坐不立者
為煩尊者之仰也少儀言受立授立不坐則不特授尊者而然
雖受卑者亦然矣
永嘉戴氏曰進趨之禮君子所以為恭也有徐趨焉有疾趨焉
徐趨者大夫繼武士中武疾趨者發而手足毋移雖疾徐不
同而皆有翼如之勢為君子之動也有行有趨有走凡君召以三
節以走一節以趨父母呼走而不趨當事則行為禮則趨其不
敢輕也若此帷薄之外不趨徐者也在廷顏色之意也堂上不
趨懼其迫臨室中不翔之意堂下則授夫人執玉不趨懼其或墜
執圭鞠躬之意也執輕如不克則亦不趨之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
縮縮如也有接武有繼武有中武有布武繼武者足相及躡後
足以繼前足也中武者兩迹之間復容一跡接武者行速布武
者行緩堂上不趨故接武而行速堂下必趨故布武而行緩一
舉足之遲速君子不敢輕焉信乎禮之嚴也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
箕自鄉而扱之
鄭氏曰加帚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
曰執箕膺揭厥中有帚以袂拘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
郤行之扱讀曰吸此收糞時也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
孔氏曰自此至為上明為尊者埽除布席之儀鄭引弟子職管
子之書篇名也袂衣袂也退遷也當埽時郤遷以一手提帚又
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止是于常事父母宜有使人而事之故至於

糞除皆有禮使父母得以遠嗅僕工由承顏長上遂接物須有
文章
藍田呂氏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褻者也然古之童子未冠為長
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之教養之道必本諸孝悌入則事親出
則事長事親孝也事長悌也孝悌之心雖生於惻隱恭敬之端
孝悌之行常在於灑掃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人之有血氣者
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為僕御之役而不
辭則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矣加帚
箕上執之以從事也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雖糞除之際
不敢忘敬也以箕自鄉而扱之扱謂箕扱於糞中以箕也謂如
尸扱以柶祭羊鉶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柶扱於鉶也註以扱為
吸恐未然
嚴陵方氏曰除物之穢謂之糞糞別用之除而致飾者也以箕

自鄉而扱之蓋非特塵不及長者亦不欲以穢者及其所尊之
物故也
永嘉戴氏曰灑掃應對進退小子之事也君子於此親之爲推
此意也其敢自安其逸而遺長者以勞自處於安而置長者於
不安之地乎
王氏曰與長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便是道德性命之理
此皆聖賢所以養之禮之體皆是此心如何見理微與變遷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
過誡以此以踐履之體實之所知上達之理是聖人之道無本
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即是一理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
西鄉以南方爲上
鄭氏曰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挈槔衡上
低昂請席請衽者尊者所安也衽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因於
陰陽布席無常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孔氏曰所奉席頭如橋之衡衡橫也左頭故昂右尾故垂但席
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席之法當隨尊者所欲
眠坐也鄉面也趾足也坐爲陽面亦陽也臥是陰足亦陰也皆
從所安也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西頭也所以然者
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
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爲上若南北設席
皆以南方爲上者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在
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
則不然
藍田呂氏曰席坐席也布坐席必問何所向布臥席必問何所
趾惟長者命也南向東向皆坐在陰則上右南向者以西爲右
東向者以南爲右也北向西向者皆坐在陽則上左北向者以
西爲左西向者以南爲左也
廬陵胡氏曰此謂卷席奉之如橋橫取中平而兩頭下
嚴陵方氏曰南鄉則北坐者也北鄉則南坐者也坐南則西在
人之左坐北則西在人之右南陽也而陽上左北陰也而陰上
右以左右皆在西也故皆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其義亦若是而已
金華應氏曰橋揭起也衡即橫也或曰平也橋橫於水至平也
而橋之橫木尤平奉席者正平與執其狀亦然耳古人用席於
地禮畢則徹而收之四方異鄉者蓋其坐之面勢或不同則隨
時設張亦不一所以酌地之宜也陰陽殊上蓋其方位之旋轉既
不同則隨氣斟酌亦不定所以順天道也順其方之所重爲其
位之所尊君子之行禮何容心哉天理人事常相參而已矣
金華邵氏曰自此至足毋蹶大率有四始奉席次請席三布席
四就席奉席則欲順席之理次請席問其欲坐臥之地次布席
則平常之席講問之席各有其儀至就席又有就席之儀賓主
之間安得不敬乎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
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鄭氏曰非飲食之客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
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爲杖雖來講問主人跪
正席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徹去也
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答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
宜坐
孔氏曰自此至毋踐明客主之禮儀布席謂舒之令相對若飲
食燕饗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鄉布席不須相對相對者

惟講問之客須講說指畫使相見也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
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
主人宜敬故跪而正席撫謂以手按止之不聽主人之正席也
主人為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
又鄉飲酒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主人固辭者
再辭止客之徹也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既來講說本以德
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故雖尊猶自徹也客還復席將坐主人
待客坐乃坐也鄭註丈或為杖王肅以為古人講說用杖指畫
故使容杖也
藍田呂氏曰主人敬客故跪正席客敬主人故撫而辭席主敬客
則客辭客敬主則主辭賓主之禮所以答也一辭而許曰禮辭
禮云賓禮辭許是也再辭曰固辭此賓主辭讓之節也
長樂陳氏曰公食大夫之禮賓卷加席而公不辭大夫相食之
禮賓卷加席而主人辭或辭或否以其敵與不敵故也
金華應氏曰席間函丈其地寬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於迫
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使
於勸酬以為驩也學校之禮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
故鄭氏以為講問之客要亦況言賓主相見之儀而講問在其
中其下文終之以侍坐於先生之法者蓋古人相見必以講論
請問為事不徒為讌譚之燕文曲禮詳於教幼者嚴於事長者
故獨致其丁寧而詳言之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
毋蹶
鄭氏曰客不先舉者客自外來主人宜問其安否與志及所為
來故怍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
孔氏曰舉亦問也即就也弟子講問初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

變動顏色摳提挈也衣謂裳也將就席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
裳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
橫渠張氏曰怍慚怍也動中禮節即無怍也今前卻持疑不知
所措者不知禮者也席以四人為節必是並坐一行也
藍田呂氏曰怍者愧赧不安之貌愧赧不安失之野也齊深衣
齊也深衣下齊如權衡衣毋撥者收斂之不使旁有觸也足毋
蹶不忽遽使之蹶也三者謂行容也摳衣毋撥其旨裳而言衣者
蓋統而言雖裳亦衣也
長樂陳氏曰摳衣去齊尺則不如流矣固膝行不舉足齊如流
則不摳衣矣或以摳衣為敬或以如流為敬與無事則裼有事
則襲同意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
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
古昔稱先王
鄭氏曰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虛坐盡後謙也食坐
盡前則為汙席執猶守也儳猶暫也非類雜也聽必恭聽先生之
言既說又敬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雷之發聲物無
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孟子曰人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稱先王言有依據
孔氏曰自此至不唾明弟子事師子事父之禮策簡也坐亦
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
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勿得踰越也凡坐各有法虛空也
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
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
若坐近後則濺汙席玉藻云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尺坐好自
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執守也久坐好異故戒之長者猶先生

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長者正謂甲事少者不得以乙事暫
然雜之聽宜恭聽也語必稱師友而言無剿他人說以爲己語
則法也言雖不當雷同又不得更端必法於古昔之正所言之
事必稱先王
藍田呂氏曰書策琴瑟之爲物先生之所以御也物猶加敬人
可知也虛坐盡前則若欲食然恐其汚後人之坐必安執爾顏
侍食於先生不敢解也優之甚乎人之不及而已之也事長
者必思所以下之乘其不及而爲優以待人之故不爲也正爾容
聽必恭敬長者之教而不敢攸也攘人之財猶謂之盜勦取他
人之說以爲己有私也不以己之然不然志在隨人而雷同之
亦私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必則古昔稱
先王則求其有徵而使民信也民未信也吾雖自信亦不可行
也

長樂陳氏曰物固無情於人而人非有心於物其所以有心於
物而敬慢愛惡之者凡因其人而已故臣之於君至於路馬則
不敢齒路馬之芻則不敢蹙見凡杖則起遭乘輿則下子婦之
於父母舅姑至於衾簟枕几則不敢傳杖屨則不敢近弟子之
於師至於書策琴瑟則不敢越皆因其人而敬之故也於物猶
然則凡所愛之人可知矣　樂書曰道雖不在書策而學道
者必始於書策道雖不在琴瑟而樂道者必始於琴瑟古之所
謂先生者非爲其長於我也爲其聞道先乎吾而已聞道先乎
吾吾從而師之不特見其人而尊敬之也雖見其載道之書策
樂道之琴瑟亦必尊而敬之非敬書策琴瑟而已所以敬道也
李氏曰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
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儳說近躁雷同近瞽詩曰
古之人無斁今之人無聞知見老人之稱也先王典刑之

所自立也所見故曰則所聞故曰稱此先王之時所以無淫辭
詖行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古之人固以老成人急於
典刑故先曰則古昔
金華應氏曰虛坐則書策琴瑟或張於前且以待他人之周旋
往來故盡後而欲其寬廣食坐則俎豆烝羞前列於地且欲
便賓主之酬酢授受故盡前而欲其親近焉
永嘉戴氏曰門人稱夫子之德曰恭而安今曰坐必安必有用
力之辭焉夫子在朝廷在鄉黨踧踖侃侃怡怡而已逞顏色居
不容無非自然之德也今曰執爾顏執有持守之義焉此皆有初
學者所當盡心也
廬陵胡氏曰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
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又唐德宗謂陸贄曰雷同道聽加質
則勦

新安朱氏曰按說文云儳互不齊也儳言儳長者之先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既曰古又曰昔者以別於今而言爾言古則不止
於昔言昔則未至於古也若所謂大古上古則不止於昔可知
若所謂昔者昔之道昔則未至於古可知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
之古亦可謂之昔昔亦可謂之古言必則古昔以見前乎今者
皆在所則也既曰古昔又曰先王何也古昔者先王之時先王
者古昔之人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義正與此合
馬氏曰夫則古昔稱先王君子無所接而不然獨施於長者何
也蓋長者尤所當敬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齊人莫如我敬王蓋則古昔而稱先王所以敬長者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
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氏曰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起尊師重

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業益謂篇卷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請益是也唯並諾應辭唯恭於諾

孔氏曰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故鄭引證之唯亦也父與先生呼召稱諾則似寬緩驕慢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弟子敬師之道問未終而對不敬其所問也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也益謂所問未明或欲卒學或欲少進也有所請必起敬業也敬業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故請業益皆不可不起也弟子之事師猶子事父父召無諾則先生召亦無諾諾者許而未行也唯而起聞召卽往也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嚴陵方氏曰有所請必起者所以重道也孔子謂曾參言復坐吾語汝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

長樂陳氏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以道則唯諾無以殊以禮則緩速有所辨故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蓋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其畏敬之篤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其未召也常若有所召則於其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內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爲人臣者君命召在內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亦唯而起之意也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鄭氏曰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見同等不爲私敬燭至異晝夜食至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叱狗嫌若風去之唾嫌有穢惡

孔氏曰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已坐勿得使近尊者之端席有空餘欲得親近備擬先生顧問且擬後人之來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上客謂其尊者之上客尊者見之則起侍者宜從之而起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跋本謂把處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爲燭火炬易盡則籠所然殘本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有尊客而叱狗則似厭客欲去之卑客亦當然舉尊爲甚

藍田呂氏曰所尊敬謂天下達尊有爵有德有齒者也侍坐無餘席欲近尊者以聽教也燭者童子之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所殘之本以示人使客不敢安也狗於尊客之前不敢叱者嫌於客也二者皆弟子之職故於侍坐者及之讓食之際不敢唾者嫌若唾言主人食亦不敬也

橫渠張氏曰上客則主必起故坐客皆起非上客則主不起坐者亦不敢循私敬故無二尊也燭至起事之變也始虛坐至設食則起二者皆變於外也下文仲撰杖屨亦變也故起今有人熟於人事亦能中禮文而誠不足所謂文勝質則史史者祝史之史也君子則因文以致誠

長樂劉氏曰燭至起不敢妨其息也食至起不敢妨其食也上客起不敢專其席也燭不見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也

嚴陵方氏曰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欲其近而應對之審也尊者之坐宜不得近以欲對之審雖於所尊亦不嫌近乃所以敬也同等不起與已無上下之間故也燭至起以未卜夜故也食至起爲盛饌變故也經有曰侍先生侍所尊侍君子侍長者何也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所尊以道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長者以年稱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

禮記集說卷第五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鄭氏曰撰猶持也欠伸撰杖屨君子有倦意也起對謂離席而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

孔氏曰自此至褰裳明卑者事君子之禮志疲則欠體疲則伸君子執杖在坐脫屨在側倦則自撰持之或瞻視其庭影皆是尊者欲起之漸故得請出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由尊者故也更端別事也

廬陵胡氏曰撰猶數也如撰德曰撰之類皆謂數視也升堂則杖屨在側若欲起則撰數其在亡

藍田呂氏曰賢者謂之君子不肖者謂之小人天下之達稱也古之貴者皆賢賤者皆不肖故貴者亦稱君子賤者亦稱小人後世貴者未必賢而猶稱君子者蓋曰居是位者不可以非君子之行也如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子云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皆以貴賤稱之也此篇所稱多稱先生稱長者稱君子蓋天下達尊者三先生兼德齒而言之也長者止謂有齒者君子止謂有爵者也君子示之以倦則請出不敢勤君子也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其敬也人俟間而有復則屏以待不敢干其私也間謂間隙也俟事之間隙而言之聘禮所曰俟間亦此意也舊音曰閒間則閒然不若間之爲勝

嚴陵方氏曰間即無事之時與孟子言是時得閒矣之閒同義復者報于上之謂與周官[illegible]諸侯之復同義少間願有復則撰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屏而待之屏者退而已隱之謂既屏而又待者且防君子之有所召故也

永嘉戴氏曰夫禮少事長求進不求退故必長者有欲退之意而後少者敢求退焉大抵少者不當順適己意而要以求長者之便安故少者雖勞不憚而長者不可使少勞少者雖久立無害而長者亦不可使久坐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鄭氏曰側聽耳屬於垣嫌探人之私也噭號呼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也毋垂餘如髲也免去也褰袪也

孔氏曰此以下亦侍君子之法側聽謂壁聽旁人私言也噭謂聲高急應荅宜徐徐而和也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斜眄怠荒謂放縱不自拘斂跛謂挙擧一足一足蹋地立宜如齊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寢臥也臥當或側或仰而不可覆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常著在首不可脫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不得袒露身體雖炎熱不得褰袪取涼然上諸事條目戒侍者左右屏隱之人也既屏隱好生上事或私境清閑或隔別自然故宜兼誡亦可通誡爲人之法也

藍田呂氏曰侍於君子言動視聽無所不在於敬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噭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箕其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嚴陵方氏曰毋側聽見前解不傾聽下冠固有時而可免若居喪之類則冠可免矣勞固有時乎可袒若割牲之類則勞可袒矣

廣安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在乎倫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正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惰偷曰倨慢曰輕易此五者人之常患也曰側聽曰淫視此傾邪者也曰怠荒曰立而跛曰冠而免曰勞而袒曰暑而褰裳此惰偷者也曰噭應曰斂髮而髢此輕易者也曰游而倨曰坐而箕曰寢而伏此放縱倨傲者也此五者禮之所禁也君子治身未論其他獨於視聽游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而自克焉斯過半矣世之妄者其言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君子性道之知其他皆末節也不知此乃古先聖人之所甚急視聽游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有不防焉而五者之病乘之則有群居而相末者矣有爲下而傲其上者矣有習行如此因以成性而不屈折以趨於善道者矣有敢爲異衆而寢以爲亂者矣有以是區區之間相責望而成爭鬬之禍者矣故夫禮者內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遊行視聽坐立臥起衣冠之際此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求以弭亂之道也

永嘉戴氏曰甚矣人情之不美也安於四肢之怠墮不樂於衣冠之拘束起居坐立惟其便安而已矣然而人之常情終日袒裼箕踞而肢體頹隨若不勝其勞終日衣冠佩玉其始雖勞而終也身安體舒夫然後知禮者節之求所以安乎人情而便乎其身也惰其四肢則怠荒矣逸遊宴樂則偷矣立不正方則跛矣原壤夷俟聖人罪之而況於箕乎夫子寢猶不尸而況於伏乎斂髮毋髢冠毋免則以首被髮者無有也勞毋袒暑毋褰裳則袒裼裸裎者無有也以此教天下其有傲慢放逸之禍乎嗟夫不觀鄉黨之躬行無以知由禮之非虛不觀內習之致亂無以知先王之禮有益於人國也

長樂陳氏曰立毋跛而游毋倨之有司跛倚者禮之所棄坐毋箕而原壤夷俟孔子之所非古之喪者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迎牲喪禮以袒踊爲孝喪服以袒免爲制士虞則鉤袒取黍稷大射則袒決遂執弓然則袒豈先王之所不爲以爲無故而袒則非禮也蓋先王以人不知服飾之爲禮也爲之冠以莊其首爲之屨以重其足爲之衣以充其身束則有帶佩則有玉深衣毋見膚絺綌必有表凡惡其無文而已

山陰陸氏曰遊毋倨雖遊且如此其他可知也

廬陵胡氏曰毋淫視視流坐毋箕尉作箕倨而坐

馬氏曰此言燕遊之際猶不忘敬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鄭氏曰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就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遷或爲還

孔氏曰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故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屨上堂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解脫也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也解屨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於階下若侍者獨暫退則先往階側跪舉取之屏退也退不當階也若少者退爲長者所送則階側取屨稍移之向鄉長者而著之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俯身內足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

新安朱氏曰註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

長樂陳氏曰禮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算爵與夫尸既餕食之時皆不說屨而尸坐亦不說屨以其侍神不

敢燕惰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說屨以其盡歡
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於堂在室則屨不入戶排
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於
堂不出於室矣解屨必屏於側取屨後必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遷
之必跪納之必俯就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
坐右納左則屨之說納皆有儀矣屨之爲物有以不說爲敬有
以說爲敬鄉飲鄉射禮未畢不說屨祭祀尸未設不說屨此以
不說爲敬也及升堂燕私則說焉此以說爲敬也昔褚聲子韤
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此知說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說
屨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升坐不說屨也 禮書

藍田呂氏曰屨云解者屨有繫也士禮夏葛屨冬白屨組綦繫
于踵言有繫也就屨既退復著屨也

廬陵胡氏曰解屨不敢當階則就階邊自卑由左側而納屨揖
首鄉長者而納足於屨

嚴陵方氏曰出而就屨屏於側則又不特不當階而已若長者
送出則跪而遷屨不特屏之於側而已納之時又俯焉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

鄭氏曰爲干人私也離兩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與爲友爲一節明不干人私并遠嫌之法若
見彼二人併坐或併立恐密有所論己不得輒往參預二人
併立當己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閒出也

嚴陵方氏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彼坐立者兩人而
我一人往焉則成爲三矣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
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
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鄭氏曰皆爲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
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
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外言內言男女
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
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
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女子十年
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與爲友總明不干人私并遠嫌之法不親授
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外言內言
謂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紝各有限域不得濫預女子婦人通
稱也婦人質弱不敢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
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是也二是許嫁時繫
纓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註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
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曰婦事舅姑衿纓以
此而言知有二纓也大故謂喪病之屬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
列爲成人唯有喪病等乃可入其門女子子者謂已嫁女子男
則單稱子女則重言子者鄭註喪服云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
女雖已嫁及成人猶宜別席鄭引公羊傳見莊六年證女子有
別宮也　熊氏云鄭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若大宗收族宗子
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兄弟弗與同席同
器未嫁亦然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於男
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
男子居外婦人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
別於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
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內言不出外言

不入所以別於往來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女子出
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別
於出入者至矣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
同椸枷不同巾櫛不敢縣於夫之揮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所
以別於服御器用者至矣姑姊妹女子子夫黨也許嫁則非大
有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與諸
母同室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母婚姻之
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
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所以別於行媒婚姻者至矣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
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爲友所以厚別於交際者至
矣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禮不云禮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
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
子在西方坐亦當然

長樂劉氏曰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明以正之
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吝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
之志既爲情邪之所變則禁遏雖嚴不其無咎而咎何補哉故夫
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謹者以無嫌正有
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況於男女未有室家哉女
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羞義也既許嫁
則有姆教之嚴于閨內之別雖男子非有疾憂故不入其門
也

嚴陵方氏曰嫂叔不通問者所以明嫌之精蓋生不相通問死
不相爲服皆所以推而遠之而已坊記言婦人疾問之不問其
疾則男女非不通問也特不施于嫂叔姑姊妹女子子之名焉

據制禮於家者稱之爾非據循禮於家者稱之也謂之姑非爲
姪行稱之亦爲姑之兄弟言之而已若姪行則卑而無嫌矣謂
之女子子非爲父行稱之亦爲女子子兄弟言之而已若父行
則尊而無嫌矣故下文止言兄弟若爲是故也若父則特曰姊
妹足矣而又言姑與女子子何哉蓋姑則尊行也女子子則卑
行也姊妹則同行也制禮者以謂出嫁而反者其類雖多要之
不過是三等而已故必聚是以爲言焉

永嘉戴氏曰嫂叔不通問比於不授受則尤嚴矣死喪之戚嫂
叔不相爲服如路人然曾同室之不如其推而遠之若此甚嚴
哉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禮也外言入梱則謀及婦人死之招也
內言出梱則婦言是用亂之階也

長樂陳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故七年男女不同
席不共食則長可知矣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則閨門可知
矣然同藏唯七十可也親授惟喪祭可也通問惟援溺可也男
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內外之辨也然內言不出而有所謂
出外言不入而有所謂入周官內小臣達王后之好于四方則
內言出於梱矣內宰以陰禮職教六宮則外言入於梱矣蓋先
王制禮爲嫌疑無別而已嫌疑有以別雖內言之出外言之入
可也

廬陵胡氏曰緌纓約固束之義此及喪服皆云女子子重云子
者衍文也鄭云重言子者別於男子也只云女子已別於男子
矣安用更言子乎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
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
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
友

鄭氏曰父子不同席以異尊卑也男女有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
相知姓名有禮乃相緣固故必受幣聞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
氏書之以告君謂日月以告君也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
神席以告鬼神謂齊戒以告鬼神也為酒食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不取同姓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
繫故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友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
知

孔氏曰昏有六禮二曰問名乃相知名也幣謂聘之玄纁束帛
也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婦來則告取婦之年月日時以告國
君齊戒謂嫁女之家受六禮並在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
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亦自齊絜
但在已寢不在廟也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
鄭謂妾賤或非媵者諸侯取一國之女則二國同姓以姪娣媵
媵送也妾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亦各有妾媵或時非
此媵贖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但卜得吉者取之寡婦無夫
若其子凡庸與其來往則於寡婦有嫌也

藍田呂氏曰父子不同席者此文承上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反之也父子之間雖男子猶不同席況女子子已嫁而反者乎故
因而言之

馬氏曰坐則異席居不同官者著父子之位也禮者以為民坊
也非行媒不相知名所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致敬
也遠嫌致敬則安有桑中之奔溱洧之亂乎明而尊者莫如君
書日月以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
莫如鄉黨僚友為飲食以命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

金華邵氏曰上言兄弟不同席而坐所以遠嫌此言父子不同
席所以嚴分言雖同而意則異也夫婦之合在謹其始始之不
謹則其合易離有行媒而後知名受幣而後交親所以厚乎行之以
謹故必日月告君以示不失時齊戒告鬼神以示不敢專召
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愛如是而後男女之別厚取妻不取同姓
買妾必卜其姓又所以重其宗也人之同姓其始皆一宗耳其後
譜系派別支族分散遂以為非親苟自其宗而推之安知其不
與吾為姊妹也是昏為姪娣也豈不害教乎

嚴陵方氏曰內言不出而女正位乎內外言不入而男正位乎
外一家之內禮且然也則一家之外男女之名豈得相知乎先
王於是立媒氏焉以其通內外故謂之行媒行者往來有所通
之謂也非是而相知名則謂為亂矣非受幣不交不親者周官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於外則以之行禮於內則以
之將意行禮於外所以交之也將意於內所以親之也鄉黨在
私而同官者也僚友在公而同官者也為酒食以召之且以見
昏姻之道合乎公私之議也取公之取於異是失取妻之禮矣
買妾之有四媵是失買妾之禮矣陳司敗鄭子產所以譏之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君其所以慎謹而要故大百執事之事小事
則從其長而諸侯之士有不命於天君者則是天下之事人君
固有不與知者也今也一國之中匹夫匹婦婚娶之事必以告
君者此古人之所致謹而其義有異於後世者也關雎之化后
妃之本人君之所當謹閑也若夫召南之詩婁言男女之事行
露之詩則言男女之貞潔野有死麕則言惡無禮者不得為
非而其所謂極治者皆在於男女之不相陵犯讀詩至此然後
知三代盛時所以化天下者不惟道化之力亦其法制之委曲
詳備有以至此也古之人君其事若至微而君必與知之者不
一也生齒之登君與知之獄訟之數君與知之鄭氏之訴君與
知之鰥寡孤獨之養君與知之小民昏姻君與知之國子之率

教不率教是與知之若此之類止於匹夫匹婦之事而君必與
知之者以所由嫁違焉而嫁娶事亦其一也古之事有決之
人而不得者決之於鬼神古人尊敬鬼神而信卜筮後之人矯
誣鬼神而卜筮不可信卜筮之不可信起於人之矯誣起於不
信者之要盟傳曰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古未有誣神而背
盟者也背盟之說蓋起於此買妾不可以取同姓惟卜之吉則
取之此人事所不能決而決之於鬼神也且古人之事決於鬼
神而與後世有異焉者不一也周禮司盟之事有獄訟者則使
之盟詛古之所以求民情者至悉也然有所不能盡則不求之
於聰明智術之中而獨之於鬼神蓋有如此者也司盟之傳曰
使人盟詛所以省獄訟也古之決於鬼神者所以存天下畏忌
之心而又有省獄訟之利焉買妾而卜亦其類也
永嘉戴氏曰傳春秋以為昏禮有四曰納采問名納徵請期禮
記昏義又有納吉一禮在問名之後蓋男女未相知名因媒者
納采而後問名既問名而後女始受幣故曰納徵既納徵而後
請期而後親迎女年合婚始親之也禮以納幣迎女為重故得
書於春秋非有媒妁之言聘幣之交則終身以為辱不特此也
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質諸鄉黨親戚上下幽明
咸與聞之焉可誣也禮莫重於有別無別則禽獸是也知之者
衆則其別厚矣不觀周召之詩無以知周之所以治不觀氓與
桑中之詩無以知衛之所以亂故昏姻者治亂之本也可不謹
哉可不畏哉
長樂劉氏曰夏商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下取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土封之以為公侯而使姬姓子孫與
之為昏姻欲先代聖王子孫共饗天下之祿也乃立不取同姓
之禮無以妹娣之子非有奇才卓行見於鄉閭則不與之為友非

徒娛嬉亦以礪孤子之德焉待知禮者從然哉
長樂陳氏曰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
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
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
氏族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為無駭請族隱公命以
為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
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
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
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
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
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
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粲
然衆矣秦㓕學失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世昭穆失其本宗
及漢司馬遷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
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素有內譜
柳沖有姓系錄而路敬淳述之後傳述不一推叙昭穆使不相
亂昏姻得之而有別親疏得之而有歸則姓氏之廢其可忽哉
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
後世之勸戒也
盧氏曰古者有男女多不辨姓蓋古者有姓有氏有族以大槩而
言魯姬姓也威公之族為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仲孫之族為
孟氏南宮氏子服氏叔孫之族為叔仲氏季孫之族為公父氏
公儀氏公鉏氏宋子姓也戴公之族為華氏樂氏皇氏莊公之
族為司城氏威公之族為魚氏蕩氏向氏鱗氏蕭自五宗之法
行惟長子嫡孫族世世不遷若支子庶孫繼高祖之旁統者五
世無服不相宗承各為族氏故五世之後氏別於下則姓系於

上昏姻之交或知有氏而不知有姓矣足以簡無譜系六世而昏姻遂通昔司馬遷作史記以唐堯虞舜皆黃帝子孫說者尚譏史遷之謬以為堯舜二女是以姑配姪自今觀之豈足為史遷之謬蓋自商以前禮制質略繫不明至於周人然後與世繫辨昭穆故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故禮記之言不可據今時而論也雖然今之秦梁徐葛江黃同出於嬴姓今之莒鄒蘇顧董温同出於己姓若是之類不可縷舉故隋王通作中說以為任薛王劉程盧之昏非古也蓋亦氏變為姓故爾但其源流已遠不可改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江陵項氏曰古者姓與氏為二後世姓與氏為一姓者諸眷之所同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別同異氏以定親疏皆不可無也如媯姓之生衆矣凡居媯汭者不知其幾族皆同姓也而於諸媯之中有有虞氏焉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書載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言媯以著姓明自祁適媯所以正昏姻之禮也言虞以別氏明所歸之族所以嚴室家之辨也古人於此謹矣後世直以氏為姓一家百族同用一氏親疏遠近更無分別則與古之用姓同矣故史臣書之皆曰姓某氏見姓之與氏自是為一不可復知也昔者聖人之立姓尊以為昏姻之辨字皆從女惟女子稱姓以別之是則有姓之初便有昏姻不通之法大傳謂至周始繫之以姓而百世不通非也姓氏之法起於黃帝故凡天下之姓皆自以為黃帝吾祖也其實人之有姓自黃帝始爾至漢此法猶有存者夏侯嬰為滕令子孫遂為滕氏又有與孫公主為昏者遂為孫氏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為車氏史記諸臣侍稱滕公萬石君太倉公魏其武安皆不著姓此即古人以官為氏之意蓋用此以自別於同姓之諸族

然自是遂亡其本姓則史職不脩之過也古者大史氏掌奠世繫辨昭穆凡立氏者必生于大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於大史為輔氏此其驗也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而欲田里之氓自記其世繫難矣此其故皆起於封建世祿井田之法壞諸侯卿大夫之後降為皁隸士庶人之族散而之四方故宗法不可得而立史職不可得而紀以至於大壞而盡亡矣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賀猶加也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為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序主人昏禮不賀

孔氏曰謂親朋友有昏己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表厚意實實不在為賀故其辭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聞子呼娶妻者為子也不賀故云聞子有客也使某羞者某是使者名也使某將此酒食與子進賓客也

藍田呂氏曰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昏禮嗣禮也然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即不賀也雖曰不賀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世之不知禮者以其所以問遺者猶以慶賀名之君子雖不曰賀而問遺猶行故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也

長樂陳氏曰賀之者賀其有客也非賀昏也使人羞之而已非親往也

廣陵胡氏曰羞進也謂進物於娶妻者春秋傳可羞於王公是也鄭謂進於客誤矣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鄭氏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貧者不以貨財
爲禮是也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是也禮者
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禮之告也潢汙行潦可薦
於鬼神蘋蘩兎首不以微薄廢禮此不以貨財者也五十杖於
家至一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又有法之所不得爲者有疾
而不能行者臨難而不得已者土地之所不有者君子亦不責
也王子爲其母請數月之喪雖加一日愈乎已也季子儲子皆
以幣交他日孟子見季子而不見儲子以季子不得之鄒儲子
得之平陸故也如季子王子者法之所不得爲者也喪禮禿者
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此有疾而不能行者也男女不授受
嫂溺則援之以手君子正其衣冠同室有鬭則被髮纓冠而救
之此臨難而不得已也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居川者不以鹿
豕爲禮此土地之所不有也凡此皆禮之變也行禮而知變所
謂非禮之禮也
長樂陳氏曰禮非貨財不足以爲文非筋力不足以爲儀貧者
不足於貨財老者不足於筋力於其不足而責之以爲禮則不
恕矣古者凶荒則殺禮况貧者乎晝射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
行况老者乎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
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言猶可指擿
此則無時可辟
孔氏曰此一節明與子造名字之法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名
他國即得爲名衛侯晉邢侯周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

丙丁爲名殷家以爲名號質不諱故也然案春秋魯僖公名
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式以爲不以日月二
字爲名也不以隱疾者謂不以體上幽隱之處疾病爲名春秋
晉成公名黑臀又有楚公子黑肱鄭黑肱是矣桓六年九月丁
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
假有類以名生爲信杜注云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
爲假若伯魚生人饋魚因名鯉取於父爲類若魯莊公與桓公
同日生名曰同也案傳文云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
文略耳傳云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
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
山杜注云司徒改爲中軍司空改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
敖案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
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生子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名者識之以
是物苟別而已殷人之前質不諱名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
諱之故名子者必有所辟以其終將諱也國若晉宋之屬天子
之所封也日月若甲子之屬天下之達稱也隱疾者人之所難
言也山川者國之望也名之必可言也所難言者不可傳於人
故不以隱疾也名之必將諱之諱之必將改之改天子之所封
則不敬上故不以國改天下之達稱則不同乎俗故不以日月
改國之望則不敬鬼神故不以山川春秋之時名子之禮廢犯
此四禁而莫之恤也
長樂陳氏曰名子之禮世子適子則名之於君庶子衆子則名
之於有司大夫士庶之子皆名之於父其名之之禮雖殊而名
之之戒則一古人之於命物也猶曰名之必可言況名子乎二

名猶不可以偪諱況大物乎 魏王昶之名子也皆以玄默冲虛爲稱欲使顧名思義而已

李氏曰魯申繻言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器幣不以牲蓋諸侯有百官有祭祀有器幣有牲庶人名之則可也

王氏曰名子父之責也命之名所以示之敎也以國非所以敎謙也以日月非所以敎敬也以隱疾非所以敎之進乎德也以山川非所以敎之求諸己也命名而必示之敎申繻所謂以德命爲義者也雖古人之名其子或有所因不盡若是而曲禮之意蓋主乎以德命也又況以諱事神周道也名終而將諱之得不擇夫可諱者以名之乎子生三月而父名之既有以敎其終身而又慮其子若孫之難避也不亦太早計乎非早計也君子之所以示其子孫無非爲其遠之慮也於名而慮其遠如是則

將無所不慮乎遠也以爲鬼神而諱之多且百年少亦數十載之後矣而其諱之難易其於一日命名之初是以君子之於子孫無非於其始而謹之也於名而謹其始如是則將無所不謹其始也是曲禮之意也 王晏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鄭氏曰男女各曰爲伯季也冠是成人矣敬其名父前君前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女子以許嫁爲成人

孔氏曰此一節明男女冠笄名字之法案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各自爲叔季者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于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

賈氏曰名是受於父母爲質字者受於賓爲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是敬其名也 疏 儀禮

長樂陳氏曰家無二長故父前無伯仲之稱國無二上故君前無爵位之稱記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則稱謚若字則大夫於大夫没矣而名之可知也士於没者稱謚若字則於生者名之又可知也大夫没矣爲可諱而大夫猶名之大夫於士爲尊矣而士於生者猶名之則君前無適而不名也

王氏子異曰長者伯仲叔季之序也男子伯仲叔季之序達於四方女子之長少則不出閨閫而已其各爲長宜也冠成人之服也自成童至於成人矣其可不敬其名乎於是從而字之亦宜也夫成人則人以字稱我矣則人之名非我所當名也又況有長幼之序貴賤之别其可名之哉而有時乎名之者君父之前尊有所伸則私有所屈也一家之尊無以加於父也父之前無長

幼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天下之尊無以加於君也君之前無貴賤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所貴也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閨門之內亦當敬其名不言許嫁之年不可以預定也聖人之制禮未嘗不謹其微也男女之别居有堂室之分衣有椸枷之異所以爲内外之辨亦至矣而必異其長以明其無所不當别異也聖人之慮蓋微也冠禮初醮而三加猶惟其幼志之未棄名字之間若未容遽示以所敬也而必敬其名者以爲少長之禮於是乎分也字之以别少長聖人之慮蓋微也嚴昏之禮行於家朝覲之禮行於國登降拜揖俯仰進退應對之節截乎其嚴矣父子家庭之言君臣燕閒之際或不名其兄弟同列之名若未害也而聖人之意以爲君父之前而不名其兄弟同方則於人子之敬有所未足也聖人之慮蓋微也男女雖異而伯仲之序可以同者必吾同氣之兄弟也以吾同氣之兄弟而猶

一不與之同其長則男女之別可不致其嚴哉冠而見字所以貴
成人之禮備也夫人且將敬我矣我可不思所以自敬乎可不
懼不足以得人之敬乎侍父侍君語之及乎它人者猶必諱而
名之而畏乎語之誤也則兢兢慄慄之念豈容不加乎起敬起
孝之誠豈容不至乎然則聖人之謹其微所以愛天下後世者
深矣
藍田呂氏曰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不敢以抗之故無長幼皆
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敢以抗之
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所尊貴也
嚴陵方氏曰字緣名生固以敬其名經言廟中不諱與父前子
名同意又言君所無私諱與君前臣名同意
廬陵胡氏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宣十八年申犀謂楚王曰毋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書
皆名其父於君前也於他國君前亦然成三年荀罃對楚王曰
以賜君之外臣首
馬氏曰女子許嫁則十五而笄未嫁則二十而笄笄而字之猶
男子之冠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
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鄭氏曰左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
右明其近也外內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葱渫烝葱也
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殽在俎胾與膾炙葱渫皆在豆酒
漿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
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左朐右末亦
便食也屈中曰朐
孔氏曰自此至既之雜明飲食之法今自此至虛口明卿大夫

士與客燕食之禮殽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
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為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居右此
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故此膾炙醯醬知在
殽胾之外內也醯字亦作醢則醢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昏禮及
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醬處內亦當醬在右醢在左也案公食
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鄭註云以醯和醬又周禮醢人
共醯醢物則醯醬共為一物也今此經文若作醯字則是一
物醯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註葱渫云處醯醬之左
則醯醬一物為勝地近尊右葱渫既處末則末在左上文醯醢
醬之下故知在醯醬之左儀禮正饌唯有菹醢無葱渫故鄭知
葱渫為殊加也鄭知殽在俎者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殽烝
下云宴有折俎又昏禮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是殽在俎又
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有牛胾羊胾牛炙羊炙及醢醬與膾
故知胾膾炙皆在豆葱渫亦菹類故知在豆也卑客則或酒或
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案公食大夫禮云設酒於豆東是酒在
左也又云賓三飯設漿飲於稻西所謂左酒右漿也以脯脩置
者謂食竟所須也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
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今明置設
脯脩與客之法故云以脯脩置左朐以中屈處置左也右末以
末邊際置右也右手取末際擘食之便脯脩則處而左
藍田呂氏曰此言所陳饌與辭讓之節雖與公食大夫禮少
有不同其大略無甚異恐此即大夫士與賓客禮食之節也公
食大夫禮三牲之俎在左庶羞之豆在右俎實皆殽殽骨體也
庶羞有胾胾切肉也此則左殽右胾矣公食大夫禮庶羞之豆
有膾有炙設于稻南稻南則處外矣公設醯醬于席前則處內
矣此其所同也公食大夫禮設黍稷六簋于俎西設鉶四于豆

西俎豆南則鉶盛同列矣盛貫食也鉶貫羹也無左右之別也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設于豆東漿飲設于稻西稻東則左稻西則右是左酒右漿不但在右又與葱渫醯醢之品此其所異也燕飲酒之禮以飲爲主故先酌酒以行獻酢食禮以食爲主故卒食設酒以酳之不取也左右內外之設皆使于食因以寓陰陽之義也左氏傳客食不盥王藻云稷食菜羹祀飯也醯醬食之主也公食大夫禮賓將食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卒食賓取粱與稻酒與以降貴之主也膾炙胾羞也胾羞非正食加饌而已爲主者在內加者在外此所以分內外也葱渫亦加品與膾炙同物故處末末與外皆陽也酒漿與羹同物故處右右陰也若兩有酒漿則左酒右漿酒陽漿陰也脯脩皆有朐

嚴陵方氏曰食以六穀爲主穀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爲主牲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

馬氏曰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平其心然則君子之於飲食豈徒充口腹之欲哉醯醬葱渫之類所以和五味之不及養氣而平心也孔子不徹薑食不得其醬不食亦是意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

禮記集說卷第六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也殽徧祭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也延客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肴食則飽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歉以上其謂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

孔氏曰降下等也謂大夫爲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提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於食先執飯起以辭謝主人飯爲食主故特執之客既興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復坐食也延客祭者君子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敬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也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種種而次祭之序次序也次序徧匝祭之也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飱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胾案公食大夫禮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胾蓋以胾爲加客三飱前未食之然公食禮三飱竟不云延客食胾與此異也食胾竟後乃始辯殽辯匝也主人道客食至飽故食殽得匝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胾次食殽後食肩故鄭云辯於肴則飽也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令口以潔清得爲義用酒曰酳酳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客雖食殽已匝不得輒酳蓋主人當虛口客不自先飯故客待之也案公食禮賓卒食設酒漿賓不得用酳但以漿漱口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酳也

藍田呂氏曰降等謂大夫於卿士於大夫也但執食與辭而不
下堂若大夫於君其辭也必下堂君辭而後升公食大夫禮賓
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坐奠于階西東面對坐取之升反奠
于其所是也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敬
乎神明者未嘗斯須忘也神無方不在則未嘗有所間也故飮
食必祭所以祭者莫適祭也祭其神也莫適祭則吾之敬心無
時而不存也延客祭者客卑於主人客不敢先必延之而後祭
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以祭
是也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則後祭之亦所以敬主
人也殽謂骨體如特牲少牢尸飯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是謂
徧祭也既食胾則徧食之所謂辯殽也徧食如尸嚌之是也先
儒以此殽爲膾炙膾炙禮謂之庶羞非殽也所謂徧祭者謂徧
舉骨體而祭也胾加豆也客既三飯主人延客食加所以盡其
勸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亦謂降等之客必俟主人徧食殽胾
乃敢卒食而酳若有所待也
臨川王氏曰主人延客祭先王制禮無非敎也雖飮食之間從
仁者其祭之謂乎
長樂陳氏曰古者於燕則祭先飮於祭則祭先祖於射則祭侯
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
馬社於田則祭先嗇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
又況飮食之間哉
馬氏曰飮食唯魚腊醬湆不祭以其非物之盛則餘殽莫不徧
祭也飮禮三爵而退禮三飯而止者非不欲人之歡非尊爲飮食
之義也故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蓋主人之加禮則胾
不可辭也
廬陵胡氏曰祭食祭所先進食飯也殽謂牲體之屬所先進者

則祭之後者不祭若殽之序則徧祭徧皆也公食之禮雖設酒
爲優賓不得用酳故鄭註彼云但以漿漱口而已則此虛口安
知其酳耶愚謂若主人食殽未徧客不空口爾非酳也
王氏曰殽之序徧祭之則自殽之外蓋有不祭者如魚腊醬湆
非食之盛可以無祭也此據卑客故一聽命於主人食至則必
興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胾則不敢先食殽之徧不敢先飽若
敵客則不然矣雖然禮無踰乎過卑賓主既敵其勢必有所先
以敵者而辭是禮爲其讓曰不可而況賓主燕食之間固意相
接客之謙惟恐先乎主人而主人之序於客惟恐有所不足也
雍容揖遜受授有節此公食大夫之禮尊卑不至截然蓋得
禮之中者也孰得而少之哉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鄭氏曰勸長者食主人跽氏不待主人食與辭拜而已亦敬也不拜
以其禮於己不隆
孔氏曰向是自爲客法此明侍從尊者爲客之禮也饋謂進饌也
己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己己則拜謝之而後食也
橫渠張氏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己則拜而食若
不親饋則禮非爲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也與雖貳不辭同
義
藍田呂氏曰凡拜侍者少賤之於長者毋敢抗禮賓客也若執弟
子職而侍之侍飮侍食侍坐皆然以賓主之義不全故無執食
興辭之節也若長者加禮略申賓主之敬而親饋之則拜之而
已若不親饋則主人之禮亦殺不足亦不必拜也
王氏曰禮於施報之義貴適中而已主人親饋而客不拜以答
之固無是理主人不親饋而客或拜焉是爲佞者也是愧主人
而使之不自安也既以失己又以失人知禮者爲之乎故聖人

謹之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鄭氏曰不飽謙也謂共器盛飯之大也爲汗手不絜也澤謂挼莎也禮飯以手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流歠大歠嫌欲疾也咤叱食也嫌薄之齧骨嫌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也投與狗骨為其賤飲食之物也固獲為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嚃為不嚼菜絮羹為其詳於味絮猶調也刺為其弄口也口容止歠醢為其嫌詳於味也歠者為其淡故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嘬炙為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

孔氏曰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專厭飫為飽也與人共飯手宜絜靜不得臨時始挼莎手乃食恐為人所穢也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手就器中取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於篚無篚棄於會會謂簋蓋也流歠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齧骨一則有聲二則嫌食無肉三則以齧骨可憎也魚肉與人同器已齧殘不可反還器中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置於所俎固獲謂與人共食不得專固獨得及爭取也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為貪快傷廉飯黍當用匕故少牢廩人溉匕註云匕所以匕黍稷也羹有菜當梜嚼若含而歠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絮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主人食味惡也口容欲靜止不得刺弄之為不敬醢肉醬也醬宜鹹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謝之云以家不能亨煮故味不調適也窶無禮也客失禮而歠醢則主人亦謝之云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也兩辭皆優饒於賓也濡溼也軟則可以齒決乾肉腊屬也炙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齒嚼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嘬

橫渠張氏曰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毋固獲謂飲食在俎豆雖當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

藍田呂氏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也共飯者止飯而已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己厚人而薄己則不爭矣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澤人將惡之而難言也食言放羹言流皆貪肆欲食而無容也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決之失小而流放之過大也毋咤食當食叱咤惡無容也毋投與狗骨惡以人食而食畜也毋固獲惡必得也毋揚飯惡欲速也毋飯黍以箸惡用非其宜也毋刺齒取齒間之餘也毋絮羹惡羹如漂絮之絮玩之而不食必調飪失其節故主人辭不能亨也醢之味厚非可歠而歠之則味薄可知故主人辭以窶

廣安游氏曰聖人知夫人之大欲在夫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禮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也犯其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麗於大惡而後正之也待其大惡而正之則無及矣故夫起居飲食之間而為之禮焉聖人之用意微矣古之制禮者禮與食相縣而為重輕故曰禮與食孰重孟子曰禮重惟其有禮而食也則有肉乾人飢而不食者矣惟其無禮而食也則有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者矣惟其肉乾人飢而不食而後其人可使飢餓而不可使之犯非禮可使蹈患難

而不可使之犯非義若此者治與亡之所從生也紾兄之臂而
奪之食則凡可以得食者無不爲而凡可以取利者無不取也
亂與亡之所從生也去亂而即治去亡而即安則夫禮之施於
飲食之際者其可後乎
馬氏曰君子於觴酌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
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也興辭不聽親徹
孔氏曰卒食食已也食坐南向候客食竟起從坐前北面當己
坐而跪自徹己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主故也若主人
初所親饋者也齊醬屬通名耳此是卑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
藍田呂氏曰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與客降等執食興辭
之義同敵者則不親徹也凡此容止之節疑若繁縟而難行然
大人成德動容周旋中禮則於斯也不待學而自中若夫學者
將學於禮必先從事於節文之間安於是而不憚煩則其德爲
庶幾矣茲禮文之所以不可簡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
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少者不敢先尊者飲盡
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
孔氏曰明侍尊者飲酒法也食竟宜飲酒故次之長者賜酒進
至侍飲者前則起而拜受於尊所尊所謂陳尊之處貴賤不同
諸侯燕禮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
也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於房戶之間使賓主得夾
尊示不敢專君惠也此當是燕禮燕禮無此語文不具耳近尊
鄉長者故往於尊所鄉長者而拜長者辭止少者之起敬少者

復反還其席而飲賜也舉猶飲也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
飲也然士相見及玉藻皆云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一
文皆先君卒爵者謂私燕之禮此據燕飲正禮故不同也
臨川王氏曰拜受於尊所此是初進酒時一拜受爾不然則已
煩矣
藍田呂氏曰侍飲之義與侍食同因燕閒而飲食非賓主之正
禮也古之飲酒貴賤長少無不及也鄉飲酒之禮堂下之賓樂
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衆兄弟弟子公有司私臣無不
私獻其獻也皆主人親酌授之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故
所以有拜受于尊所之節也惟燕禮以宰夫爲獻主故君不親
酌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猶燕禮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
公卒爵然後飲也然士相見禮及玉藻與燕禮異者恐侍飲於
長者偶與燕禮同而與侍飲於君異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尊所以尊其惠之所自出故也賜爵者必面
於尊所所以尊惠於己受爵者必拜於尊所所以歸惠於上也
王氏曰禮莫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酒之際尤人情之所易縱
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一飲之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
至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瀆尊犯分之
念何自而有哉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之謂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孔氏曰此明凡受賜禮也少謂幼稚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
故不敢也
藍田呂氏曰辭遜之節行於賓主之際而已體不敵則毋敢視
賓客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辭之也有一辭有再辭
有三辭各稱其事也孟子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義一以是爲不恭故非御君大義義不當受雖尊者之賜亦辭如子思不受魯繆公之鼎肉孟子辭齊王之兼金百鎰是也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義之所可雖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之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鄭氏曰懷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有核者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恐汙君之器也勸侑曰御

孔氏曰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器可滌溉不畏汙則不須倒寫如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杅之屬此可滌溉仍於器中食之食竟則滌以還君若其餘不可洗之器如織笄之屬織竹爲筐筥不可滌溉不倒寫之則汙其器是懷尊者物也

藍田呂氏曰二者皆容敬也果核當棄而君賜故懷之而不棄也御食侍食也如內則父沒母存冢子御食是也

永嘉戴氏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山陰陸氏曰變侍言御御者以卑御尊侍侍之而已陳祥道曰臣上非其食不上其衣是御也非侍也

廬陵胡氏曰寫謂傾於別器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

孔氏曰祭謂祭先也因前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饌之餘皆云餕凡食餘悉祭唯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

鄭氏曰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藍田呂氏曰餕者食餘之名尸餕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食大夫之餘也父母在朝夕常食子婦佐餕食人之餘也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奠朝之餘也祭食者祭其所未嘗食者以示敬也餕者食之餘祭之則不敬故不祭也雖然所以不祭者唯父之於子夫之於妻而已若尊者則餕餘亦祭也如特牲饋食餕者舉奠祭鉶是也子與妻有餕致於父與夫者蓋無祭祀之餘也祭祀有子與妻尸之而已不與者故有餕以致之也齊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餕我也此妻之祭而夫食其餕也晉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子之祭而父食其餕也

嚴陵方氏曰餕則指其人餘則指其物

新安朱氏曰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因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永嘉戴氏曰夫食必祭示有先也使餕餘而悉祭是以其餘爲祭也毋乃不虔乎父餕子餘夫餕妻餘尊卑之序秩然當其餕餘不祭與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我不相備乎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亦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鄭氏曰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偶坐盛饌不爲已

孔氏曰御同侍也侍者雖殽饌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

然者此饌本爲長者設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嫌也或彼衆客
設饌而召己往嫌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爲己設故不辭之一
云偶二也若惟獨有己主人設饌己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
已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在己也
黃氏曰主人有尊客因召己爲偶雖有盛饌惟奉尊客己不敢
辭退待尊者辭之可也故云偶坐不辭若從疏義之說食人之
食而不爲己有傷仁義而違禮教知不爲己則寧如避席不食
哉俗義
藍田呂氏曰御同於長者侍於長者也偶坐者因彼有賓也辭
遜行之美者也辭其所當辭然後成其美也如不有其義不當
其物則其美者適所以爲病歟
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也不辭之非禮也主人
之禮不在我也辭之亦非禮也子貢主伯高之喪孔子語之曰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弗拜也與此同矣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鄭氏曰梜猶箸也
孔氏曰有菜謂鉶羹無菜謂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
者犬羹兎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藍田呂氏曰事之細者猶各求其所宜則先王之謹於禮可知
矣
山陰陸氏曰羹之如此可謂辛矣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
士疐之庶人齕之
鄭氏曰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
不四析也累倮也謂不巾覆也士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
不橫斷

孔氏曰絺細葛也華謂半破也爾雅曰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
治擇之名也綌麤葛也疐謂脫華處庶人府史之屬此削瓜等
級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
黃氏曰正義云此削瓜等級是公庭大會之時作疏之失大矣
經云飲食有由則四靈爲畜謂天下飲食由從於禮上自天子
鼎俎牲牢下及庶人無故不食珍之禮大化既至卵胎可俯而
視麟鳳游于郊藪禮化大行天下之人咸恥斯乎閨室者也詎
削瓜之禮而人不從哉
藍田呂氏曰削瓜有等亦以辨上下也自大夫以上皆削故曰
爲天子爲國君爲大夫自士以下不削故曰士疐之庶人齕之
累之如裸裎之裸也
長樂劉氏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女奚莫不用禮以竭其忠
孝之誠也如內饔之割亨外饔之刑膴辟雞宛脾熱毋珍搥曲
盡精微皆有制度而況瓜爲時新必薦寢廟也大夫以上皆曰
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士庶雖賤居在
草野食瓜之際執刀寬齕而不敢忘於其君而僭其華副之禮
忠厚之化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瓜必用巾者所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巾必以
絺綌者當暑以涼爲貴也
李氏曰先王之制禮于人情之所欲者養之無不備故醯醢皆
有宜于人情之所不能免者治之無不盡故削瓜猶有制然後
使後世無以加也
永嘉戴氏曰一瓜之微橫斷中裂何與於錙銖而聖人猶拳拳
若此爲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爲大之必謹也削瓜者
其微若此由是而推之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庶人不敢食侯
食臣下其有作福作威而玉食者乎此聖人制禮之微意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
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鄭氏曰不櫛不翔憂不爲容也不惰憂不在私好也不御憂不
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味也不矧不詈憂在心難變也齒
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親疾人子之禮惰者惡言謔戲劇華飾文辭故
鄭云不在私好謂華好也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少食則味不
變多食則口味變也
藍田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憂在乎心故言動不
得如其故也冠者不櫛不暇櫛也志不惰者其同也與此言言
不惰者蓋不在乎此而及於他言之惰也惰懈也懈則忘之矣
父母有疾心未嘗忘乎疾故雖言也不在乎他顔子學於仲尼
聽其言也唯恐失之亦不在乎他此所以皆言不惰也矧見齒
也詈惡聲也笑怒之變至于此亦忘乎其親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冠者別於童子冠則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則
無冠矣無時而不櫛焉此所以止言冠者不櫛也以憂親之疾
而忘其身之飾故也言不惰則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
者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樂必以琴瑟爲言者蓋常御之樂士
無故則不去故也御猶御馬之御遲速緩急唯御者之聽焉以
其聲有遲速絃有緩急故琴瑟得以謂之御也詩曰琴瑟在御
與此同意物有常味也食肉多品則爲變味人有常貌也飲酒
過量則或至變貌
長樂陳氏曰儀禮曰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
至詈皆齊之事也然此亦中人之制孝子疏節也文王行不能
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
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

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其憂此子職所當然也聖人猶必爲之
委曲以制禮者蓋以人情有過有不及者約之以禮歸乎節之
於中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鄭氏曰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降居處也專
猶單也
孔氏曰憂亦謂親有疾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
也明憂不在接人也古者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
無席卒哭後乃有芐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
降居處也
橫渠張氏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喪已然者坐無容故專席
非謂不與賓客接也
藍田呂氏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
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
不與人共處可知矣於侍膳共設事不可既練居堊室不與人
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側爲特以專爲單既無所據而以側
爲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
可以特訓側也
廬陵胡氏曰側不正也漢王琳傳注魏徐宣傳皆云有子王
則文公側席而坐專猶特也
王氏曰側席與儀禮所謂側殺側受醴之側同專席與郊特牲
所謂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
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
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鄭氏曰水潦魚鼈不饒多也佛自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

小竹籠以含目之者養也養則馭 凡操執者謂手所來以出者也
設其大者聚其小者便也甲鎧也冑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
其右袂制之使勞要也右為尊
孔氏曰自此至如使之容一節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天降
下水潦魚鼈難得故鄭云不饒多也或云水潦魚鼈常好不饒
益其多矣綏者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綏
易呈之則知有車馬也甲鎧為甲者二曰初鎧之有甲者鎧
大甚發小小者易聚執以呈之獻杖執末者末謂柱地頭也不
潔可嫌人故執以白獻民虜為征伐所獲右袂右邊袖也以
左手操其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執操互言耳粟梁稻之屬
執命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米六米之等量是知升斛之數故是
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以量米故
云量米故米可知食為器有熟故獻者執醬粟可知醬為調故獻者執
却故食黄湊者醬為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
必知獻魚膾之屬也書謂囹圄書於板文又要兩書之而致之
於命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等土故板圖書致
以致之故云書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
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為君王所賜可為己有故得有
獻
藍田呂氏曰獻遺授受之節又其別有獻有遺有進有致有執
有授有問獻車馬獻田獻粟獻米獻食獻田宅此六者不可手
執則執一物以表其獻之儀云車則說綏執以將命也右無以
前之則和粟奉胃粟者穀之總名黍稷稻粱之屬未為米者也
古者以契為信君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以予人取者執左契
以待之右契者無所事以待有所求也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
是也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粟者所以執右契以表之

也醬所以生人親啟客親徹食之主也執食之與醬齊各有所
宜所謂不得其醬不食民虜二者可執而獻之故不以物表之
也杖之末居地有垩汙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也
長樂陳氏曰水潦降不獻魚鼈則獻魚鼈必視其時也獻鳥者
佛其首畜鳥者勿佛曰獻鳥必視其性也獻車馬以至於田宅
皆有所執執則舉其要也
廬陵胡氏曰水潦魚鼈易得不必獻春引春秋水潦方降云雨
降非執胄胄在首先之民虜俘獲者馘取左而袂操右各制其
強力書亦契券之類然古者田宅官制其籍本不屬民今得獻
之者知記禮者或出漢儒
山陰陸氏曰佛首以異佛之若今佛雞雞矣
嚴陵方氏曰杖或以木或以竹有本有末趙簡子賦晉國一鼓
鍾鐘者謂鈞四謂明之石石四謂之鼓理或然也
新安朱氏曰右契執之是合同底物以右為上將獻於人必執其
右自取其左是自收其無用者所以老子云執左契以治天下
李氏曰先王之時所謂獻田宅者豈民獲有從者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
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
並然後受
鄭氏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隈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
體則張之未安體則弛之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帨
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若主人拜拜受也辟拜
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
却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謂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
孔氏曰此說遺故稱遺也弓之為體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為
外面張時曲來向內故遺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縮其下其

弛之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則角鄉其上弓形亦曲向下故鄭云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案某人云春獻素秋獻成註云矢箙春作秋成矢箙既獻素明知弓亦獻素素形朴也故士喪禮註云形法定爲素又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人故此註云未定體則弛之也簫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爲簫又謂爲弰弰簫之言相似執簫謂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弣謂弓把也授在地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高兩頭頹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知是執弓下頭者拄地不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不敬也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若主人拜受所遺還辟猶逡巡也客謙故逡巡還辟辟主人之拜不荅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主人既敵故自受之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主人既還在客左與客並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必知客主俱卻左手承弣右手覆弰者以主人用右手承弣則是倒執弓也鄉與客並謂前云由左恐人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既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向南而立乃後受弓故鄭云俱南面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上則俱面南嚮明也若不於堂上當隨便亦俱向明也

藍田呂氏曰凡以物相饋下之於上曰獻上之於下曰賜敵者曰遺遺人弓而不曰獻蓋敵者也張則弓之體來筋外而角內故尚筋弛則弓之體在角外而筋內故尚角或張或弛者弓體定則張之未定則弛之也右手執簫而左手承弣者受者便於執也少儀云弓則以左手屈韣執弣授受之儀尊卑皆相磬折故皆垂帨也由客之左吉事尚右以尊賓也接下承弣敬受之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敵相遇皆南鄉

橫渠張氏曰尊卑垂帨並帨至地高下之節也尊卑者高下也尊者謂賓主卑者謂賓主之侍者尊者磬折則卑者亦當然

新安朱氏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

馬氏曰禮曰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言尊卑垂帨而無上下之異者蓋賓主授受之禮非臣主之際也佩之有帨者以自清潔也詩曰無感我帨兮戒非禮之汚其清潔也

廬陵胡氏曰尊卑垂帨獻受皆敬還辟猶退卻也

廣安游氏曰凡此皆自處不安而處人以安也大抵古之爲禮者有勞焉有等焉有惡焉有賤焉有不安焉爲禮者親其勞而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惡而以貴者善者委之於人以不安者自與而以其安者與人惟其如此則可事上事長事君親事師友可以群居可以行世此制禮之意也

金華邵氏曰獻車馬獻甲冑獻民虜粟米熟食田宅其事若重於弓矣然數者皆不著其儀獨於一弓之授受必謹焉者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深慮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鄭氏曰左首尊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凡操執者所為依拂去塵敬也效猶呈見用右手便犬齧齧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左首亦尊也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素受珠玉以掬慎也掬手中受弓劍以袂敬也弗揮為其寶而脆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

孔氏曰此進劍謂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曰刀卻刃授頴頴鐶也左傳哀公十一年叔孫之圉人欲殺之若儀不劍柱而授劍者柱柱以劍鋒末授之以鋒為末則鐔是首也少儀又云刃授穎鄭注穎為劍刃不容弄正是劍鐶也容在右上人在左劍以首為尊以尊處與主人也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科故不持向人鐏在尾而鈍嚮人為敬矛如鋋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不戟柄尾以平嚮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各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或不進几若以纓外授人亦須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制之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此是充食之犬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狗犬通名分而言之則大者為犬小者為狗爾雅云未成豪曰狗禽鳥也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横捧之並授則主人在左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繢蓋謂彼是諸侯之卿大夫耳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珠玉若受之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之以為敬也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是矣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苞者以草苞裹詩云白茅苞之既夕禮葦苞長三尺是也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簞笥俱是竹器亦以葦為之問人者謂因問有物遺之或曰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為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

藍田呂氏曰進者以物進尊者之用非敵也效者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劍也戈也矛戟也三者皆兵也進兵者後其刃敬也少儀曰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是也拂之者去塵以進之敬也少牢饋食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拂几三右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此進几之儀羊馬豢畜之獸馴而易制故右牽之便也少儀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犬雖豢畜然吠非其主或有噬人之患故左牽而以右手制之如臣虜之比也少儀云犬則執緤執禽者左手謂摯也禽摯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飾羔鴈者以繢者以繢飾其布也弓劍藉之以袂文也弓劍比於珠玉不慮其失墜故得盡其文也玉器宜謹故弗揮聘禮曰小聘曰問問者久不相見使人問安否以講好也或如諸侯之相聘禮則殺也詩云之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如弓劍苞苴簞笥皆可以問人者也弓劍玩好也苞苴魚肉

策賓貉書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也簞論語一簞食是也笥以盛衣裳書曰惟衣裳在笥是也所以使問者操是物以受命於尊者如使臣受命于君之類所以敬命也

山陰陸氏曰馬羊火畜也禮之屬也故右牽之羊以義也犬金畜也義之屬也故左牽之以仁濟義也示以仁禮也示以義禽若鴈之類左首向仁焉按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則繢可知鄭氏謂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此說士相見禮之誤也

馬氏曰禮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相見以贄為此也卿執羔大夫執鴈而飾之以繢者君子寓義之禮以文為貴蓋位彌尊而禮彌文也苞苴簞笥物之微者也操而遺人必習其威儀進退如使者之容以禮將之也故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古之人相厲以禮如此

金華應氏曰自獻曲鬻至於效犬執禽皆細別其物之宜而一物必有一儀也自飾羔鴈至於飲玉爵又畧叙其飾物之文而重其物必重其禮也故則總之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概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蓋曰獻曰遺曰進曰效雖不同而皆所以為問也當其受命主人之時物雖未至於所遺之家而其操執有儀已若與之相為揖遜周旋而無愧乎使者之容矣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鄭氏曰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君言至以下謂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若使人以下此臣有所告問於其君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一節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受命謂受得君命為聘使君言謂君有言語在臣家不得停留宿於家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君之所言謂有事故或問其臣或問他人鄭注聘禮記有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知若秋告糴之師田之類是也有言必有物將之故鄭引聘禮束帛將之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序若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君之使去又出拜送門外去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若臣有故而遣使告君必朝服命使以命使上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可互見也使者從君所反則必下堂拜受君命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出於君使也不言拜從上可知也

藍田呂氏曰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受君命不宿於家不敢留也君言至則出拜使者反下堂而受命不敢不敬也二者皆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不宿於家以見於君之命而不遑寧處也周公言予不敢宿其禮於文王武王與此同也上曰命蓋主於所使之人下曰言蓋主於所問之事

長樂陳氏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己故將軍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而鼓則忘其身然則為君使者豈異是哉此聘禮所以言釋幣遂行此所以言不宿於家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況君言至乎孔子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況使人於君所乎言朝服而命之則知拜辱拜送亦朝服也言拜辱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亦拜之也拜送於門外則拜辱亦門外也

吳郡范氏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

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廢人臣敬君之命如畏風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曲禮敍尊敬君命之說爲尤詳朝受君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之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於君其往則朝服而送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人也嚴君之命也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動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發動如此是以聖主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焉無所疑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馬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必再拜而送之況於君所乎朝服而命下堂而受亦敬使也敬君之義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鄭氏曰敦厚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

孔氏曰此明君子所行之事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長樂劉氏曰多聞前言往行者聞之博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識之強也博聞矣強識矣而猶未敢以爲能也於是行卑而尊人抑己以崇德日新力行而無厭怠斯其所以爲君子歟是以人人仰其學行竭乎恭敬以親之所以致其歡也而益加恐懼不敢盡人之歡焉人人服其德義竭乎忱誠以奉之所以致其忠也而愈謙恭不敢竭人之忠焉此君子所以行日高而德日新使往來者日增敬愛終而始之弗敢懈也是故全交之道日新德行以爲之本

長樂陳氏曰博聞強識知之者也知而患於不遜敦善行則行之者也行而患於怠知矣而能遜行矣而不怠然後謂之君子蓋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昏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顏子好學而不伐善所謂博聞強識而遜者也三月不違仁所謂篤善行而不怠者也君子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故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夫愛人至於不親禮人至於不答猶且自反而不責人則於其交也庸可責其歡忠之盡乎詩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此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則學之然後行也故其序如此歡所以交於外忠所以交於內盡人之歡則人之所以施我之禮厚矣我或無以報之則人將有責於我而交之迹得無虧於外乎竭人之忠則人之所以感我之誠至矣我或無無以應之則人將有望於我而交之情得無虧於內乎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全則終始一焉若耳餘之先初管灌之交終則虧矣

廣安游氏曰多聞者常失於傲而自與爲善者常失於苟有得焉而止今也博聞強識而居之以讓敦善行而加之以不怠謂之君子宜矣盡歡竭忠注疏說亦通古之制禮者於衣服飲食辭受之際固有取於此然不止於此也其人於己所求歡以承命則其求宜有所止求而不止則歡有時而窮故其人之歡不可求之以盡也其人於己所望盡忠竭誠然所望當有所止苟望之而不止則忠有時而竭故其人之忠不可使至於竭也盡人之歡如虞公求玉於虞叔虞叔既獻之而又求其寶劍故虞叔遂伐虞公此盡人之歡也楚共王歸知罃而問何以報我知罃不應而楚子責以必報不穀是竭人之忠也如古注之說則不盡人之歡若管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忠若孔子出行不假而具於子夏是矣君子之與人交所以貴辭

是以君子節其欲不迫於人不干掩人之私皆所以不盡歡不竭
忠之意也詩曰永無曰益膴氏孔易言其求於民者當有所止
而不可益求而無已記曰不大望於民傳曰舜不窮其民言其
望於民者可小而不可大可使有餘而不可使至於窮古人之
道大槩如此不獨於禮爲然也
永嘉戴氏曰曲禮所載大率皆威儀文物也獨首章言敬中間
論君子之爲人蓋敬者行禮之本也非識理者不能以行禮故
博聞強識必繼之以遜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故篤善行必
繼之以不怠此其所以爲隆禮之君子也
臨川王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誠則求人已深能全交者
鮮矣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
此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藍田呂氏曰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
不深則不至于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爵油油而退是也盡
力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于不能勉而難繼也詩云毋有
良朋烝也無戎是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
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弔
鄭氏曰孫爲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下下車也所以尊尸
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群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
也乘以几尊者慎也齊者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凡稱禮曰者皆舊禮
語也祭祀必有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幼弱則必抱孫爲尸
不得抱子爲尸也作記者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
不可以爲父尸也曾子問云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

姓可也謂無服內之孫則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天
子必取孫列之爲卿大夫者謂諸侯入爲卿大夫者故云公尸
諸侯亦然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諸侯祭社
稷境內山川及大夫有采地者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
異姓同姓但卜吉則可爲尸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男女各立
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後止用男之一尸祭統
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異義公羊說祭
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
丹朱爲尸則祭天亦有尸也爲君尸謂臣爲君作尸者已被卜
告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祭日
之旦俱來入廟故群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若
於散齊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尸在廟門之外其尊未
伸不敢亢禮故不可下車而式爲敬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也
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
三尺三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床
五尺五寸於時立乘平常則馮較若得重較者是也若應爲敬
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式視馬尾是也尸至廟中禮伸則
亢故答拜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幂
君以羔皮以虎緣之
橫渠張氏曰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於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
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爲尸而抱也祭所以有尸者蓋以示教
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是孫行反以子道
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聖人與無故過事　又曰節服氏
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
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臨川王氏曰於祭之有尸見君子所以事鬼神之盡也鄭注國

君幼少有告者乃下之君必有告者不必幼也

新安朱氏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歆享 又曰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故也 又曰古者男女各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有改之未盡者只一也今蠻峒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爲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決末篇

藍田呂氏曰象神必以其類升其堂也入其室也其形不可見也其聲不可聞也肅肅雝雝而爲之莫知其來享也故孝子之心所以必立尸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然獻酢拜跪無不答猶有父之道也父母而有客之自齊乎西階始此事人事鬼之所以異也尸必敬之求於神而不敢卑也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筮尸也尸有尊者之所稱以資安之故尸之乘車用之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惟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以全其所以齊之志也

長樂劉氏曰孝子之祭於其親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精明之至必見其所以齊者是敬其親之至也則欲見其形容愛其親之至也則欲饗之飲食形容不可得而見也飲食不可知其饗也是以取其昭穆之倫者以爲尸焉然後想其形容之有似也知其飲食之必饗焉孝子得以致其誠而盡其心矣

嚴陵方氏曰君子則指所祭之主也凡爲尸者不必皆幼必曰祀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幼而廢也凡尸於所祭之主固爲孫行然於士祭之人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焉祭統言見父子之倫者意在乎此下謂待此則下之也必曰爲君尸者則知非爲君尸者有所不下之矣召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者學記所謂當其爲尸則弗臣是也曲禮謂之式猶執杖謂之杖也致齊將以致祭也故不以喪樂貳其心在於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祭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爲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爲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而已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爲尸者則有義矣

新安王氏曰特牲禮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己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己孫爲尸非也特牲禮有尸士禮也少牢禮有尸大夫禮也祭統言君執圭瓚諸侯禮也守祧言以其服授尸天子禮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鄭氏曰形謂骨見皆爲其廢喪事升降出入常若親存隧道也勝任也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人五十始衰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居喪之法毀瘠羸瘦也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則同於吉得升阼階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是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然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致極也五十居喪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

藍田呂氏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又曰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戚之至如不欲生斬疏之服饘粥之食居倚廬寢苫枕塊所以致毀者僅至於不死而已然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非特然也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

則罪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君子之居喪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若父在焉爾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執人子之
禮而未忍廢也士喪禮既啓殯遷于祖主人從升自西階既葬
反哭入升自西階此不由阼階之節也雖天子諸侯在喪稱子
亦此義也居喪之禮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然頭有創身有瘍必
爲之沐浴者有疾不可以致毁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
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
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然有疾則飲酒食肉者毁不可滅性也
二者皆以權制者也身者親之枝也體親之愛則不可以過毁
不勝喪而死雖志於慕親而至于滅性而絶後彌輕而忘重謂
之不孝可也況言居喪而不獨父母此所以兼言不孝也老者居喪與
有疾者同蓋亦以權制者也蓋養老之政自五十始無氣既衰養道所
不可闕居喪有不能任故爲之節也致毁之食饘粥也不毁之食疏食
水飲也衣服居處哭泣之節稱之不致毁則食食而不食粥矣不毁則
食不疏而有醯醬矣七十之制所服者衰麻之服餘無變也
嚴陵方氏曰毁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
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聵其聰焉視
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爾
言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
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七十則有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
食肉則不必有疾飢於肉則不必居門外之倚廬也
山陰陸氏曰五十不致毁四十雖不能毁猶當勉
廣安游氏曰聖人之意以爲天下學者不能以徑至於善又從
而教之使其喜怒哀樂皆中於節而過與不及者聖人亦責焉
今夫有憂者哭不可以至於狷怒不可以至於詈有喪者毁瘠
不可至於形視聽不可以至於衰麻者不可以樂不可以吊若

是者皆所以教人喜怒哀樂之節也先王盛時道學修於中禮
制行於外中和備於天地之間而無有過與不及之患嗚呼盛矣
慈湖楊氏曰小戴記首篇曲禮檀弓多言喪禮頗合孔子所重
民食喪祭之意喪祭感動人之善性也易喪祭者人天性之發
於文爲而先聖王因之而爲節制者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
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
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
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
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或爲予
孔氏曰此士禮謂生者成服杖數來日爲三日死者殯斂數死
日爲三日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然雖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
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大夫以上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
也鄭引士喪禮以其未審故云似異日又引喪大記二者相推
較是異日無所復疑也
藍田呂氏曰如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明
日數之故曰生與來日如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
死之日數之故曰死與往日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
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則生死皆以死之明日數之與士異矣
士位卑祿寡不若大夫死事畢而後治生事故成服杖後於殯
一日然以來日往日數之皆可以名三日也
山陰陸氏曰無貴賤一也鄭氏謂士禮貶於大夫非是然則喪
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左氏曰士踰月外姻至何也曰士卑
故主生者之月日言之不嫌也若大夫以上言來日嫌於已優
此言之法故君之喪曰五日既殯大夫之喪言三日之朝既殯

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君言五日而殯不言朝言朝嫌於已感
永嘉戴氏曰死者曰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
事也以往日數三日而食生者事也以來日數其情哀矣聖人
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此教民而猶有朝
祥莫敬者可不悲夫
金華應氏曰喪家之時日也在生者則爲來順數其未至之日
也在死者則爲往逆計其已過之日也生者三日成服而啜粥
三月卒哭而疏食朞祥而練冠則食菜果大祥而縞冠則食醬
醴是月禫徙月樂既免喪不死則出身以從仕而無適不可焉
蓋復生有節初不以毀滅性也死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而
虞祔朞而祥再朞而大祥又爲之忌以哀慕之蓋謹終追遠
愈久而愈不忘也生者未艾雖孝思罔極而毀瘠不形視聽不
衰無有一朝之患與之以來日者所以扶持保護而勉其稱無
窮之計也故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死者已往雖去
之日遠而想象儀刑感念疇昔常有終身之憂與之以往日者
所痛悼追惜而傷其不可復反也故曰往而亡焉又曰亡則弗
之忘矣一日與許也猶期也生之日方來而未已故生則祝其
來者爲未艾若曰萬有千歲眉壽毋有害是也死之日已往而
難追故死則計其往之期者爲不可及若曰日月不居奄終祥
練是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
而不弔

鄭氏曰人恩各施其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
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
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
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孔氏曰自此至其所欲一節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
遣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惟遣設弔辭而無
傷辭若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弔辭也此皆不自往而遣使致
己之命生弔死傷其文自可悉但記者丁寧言之故其文詳也
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
前也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畢乃臨若不致含襚則弔訖乃
臨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嚴陵方氏曰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僞不知生而弔之
則其弔也近於諂
馬氏曰子張死曾子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
我弔也與哉然則傷弔之禮所施固異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
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鄭氏曰皆謂傷恩也見人見行人也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
己物或時非其所欲并不與也
横渠張氏曰賜人者不曰來取亦是辭有枝葉也
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不問其所欲不問其所舍辭曰惠而
實不至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爲人養廉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所問不由於誠不如勿
問之矣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所欲人之
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廣安游氏曰君子忠信以爲本禮義以文之無忠信之實而徒
以辭色相與苟欺於人以買其一時之悅在小人則穿窬之盜
也夫不輕求於人不輕以許人此一介不以取人不以與人蓋
伊尹之徒苟以辭色與人者穿窬之盜一辭色之間君子小人
之判如此學者所不可忽

嚴陵方氏曰表記言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耳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舍客也館主人之事也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鄭氏曰壟冢也墓塋域登壟爲其不敬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臨喪宜有哀色故不笑禮以變爲敬故揖必違位望柩入臨哀傷之無容樂也食或以樂非歎所也相爲送杵聲不相不巷歌所以助哀也哭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所哀在此也臨喪執紼臨樂及介冑諸言其貌皆宜與事相配介甲也失色謂色厲肉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側一節雜記言凡舉動威儀之事繩屬棺曰紼繩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助葬本非爲客正助事耳故宜執紼也必違其位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見人則當辟己位而稍後遜揖也與禮君降階爾卿大夫爾近也揖而移近之明雖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爲容哭日謂弔人日也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介冑則戎容既嚴使形勢高峙有不可犯之色以稱其服也是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此句并結前義故者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接人凡所施用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

藍田呂氏曰壟非所登也助葬執紼必有事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諸侯之禮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助葬者雖諸侯亦執紼也臨喪非笑所也望柩不歌如臨喪不笑也無服之喪至誠惻怛與天下同之況鄰里乎相者舂人歌以助舂也適墓不歌如望柩不歌也送喪不由徑不欲速也不避塗潦不擇地也哀在乎此則忘乎彼也執紼不笑猶臨喪不笑也當食不歎猶臨樂不歎也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內外相顧所謂不失色於人也

講義曰臨喪不笑與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皆所以言哀樂喜愠之情不相雜也此言揖人必違其位孟子言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彼所言者朝廷之禮此所言者燕居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送喪不由徑者不敢苟且之便也送葬不辟塗潦者不憚徒涉之勞也送喪則知生者送葬則知死者故所以送之必不能無輕重難易之異焉　又曰君子之顏色無所苟而已矣惟無所苟故臨喪而哀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而不可犯其爲色不同而莫不中禮莫不中禮斯不失色於人矣宜君子於此戒慎而不敢忽也

嚴陵方氏曰除喪而後祥故未祥之前通謂之有喪啓殯而後葬故未葬之前通謂之有殯於鄰言有喪舂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必然矣舂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歌則容或相舂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鄰近而里遠鄰寡而里衆近而寡者其情昵遠而衆者其情疏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別焉戒者謹之事慎者戒之心然而色之得失在己乃曰不失色於人何也蓋色則己與人相通故必以人爲言焉

廬陵胡氏曰鄭云相送杵聲案孫卿書多言成相漢藝文志詩賦有成相雜詞十一篇豈亦送杵聲乎又樂記云治亂以相鄭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亦名相因以名焉則又非送杵聲矣蘇氏云謳謠名

山陰陸氏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至是惟孔子乃能如此故曰

禮儀二千待其人然後行送喪有服者也送葬不必有服
馬氏曰喪以執事爲禮故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傳曰所
樂而憂猶有憂而樂君子之樂憂各有所當故臨樂不歎兵車者
以威克愛也以威克愛則服必稱情容必稱服故戎容暨暨大小胥
有不可犯之色者以此也禮曰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
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德稱容容稱服則
民望其容貌瞻其顏色而喻其德矣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慈湖楊氏曰送喪爲生者送葬爲死者惟送喪不由徑則可辟塗潦送
葬不辟塗潦則不由徑可知已不由徑謂從喪而送不由捷道而會也
不辟塗潦謂挽車步從送死者哀情重不憚塗潦而從之無所避也
長樂陳氏曰情者色之實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乎內則色之得失
見於外故臨喪必有哀色則哀之情可知執紼不笑則哀之情可知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鄭氏曰撫猶據也據式小俛以崇敬也
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若士爲大夫之臣
亦如大夫於君也
藍田呂氏曰下之敬重於式所敬皆降一等也
講義曰周官輿人云爲式爲較說者謂高三尺三寸爲式高五
尺五寸爲較爲較則言其常撫式則致其敬國君大夫士其名
位不同則禮亦有等差矣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禮不下庶人者爲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者
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刑人爲怨恨
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孔氏曰庶人貧無物爲禮又分地是務不服燕飲故此禮不下
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五刑三千之

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以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
君不知賢也鄭謂不與賢者犯法與猶許也若許之則非遇賢
之道然周禮有犯罪致殺放者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
肆諸朝是大夫亦有刑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鄭註
是也被刑殘者不得令近君鄭引春秋公羊傳謂閽弑吳子餘
祭謂刑人在君側之失也　張氏曰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但
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
則假士禮行之
黃氏曰周禮小司徒之職民之喪服閭比共葬豈庶人之禮不
備哉王者制民之產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雖天窮廢
疾無告者自有州黨使之相救相賙豈足民窮而皆無禮哉今
詳之蓋上文云君臣同行各在車上展禮之節謂若國君下宗
廟式齊牛備問君遇齊牛而撫式則臣下下之其有人君式黃
髮之類若老者務致仕之人則大夫士下之可知若國君見黃
髮庶人而撫式則大夫士所乘皆天子命車不必下之皆式之
而已謂乘車之禮不爲庶人而下故曰禮不下庶人者也其文
連續上文爲乘車之節則既義明矣先儒誤認禮不下庶人與
刑不上大夫辭句相對而廣爲穀引義無所歸　曾義
藍田呂氏曰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行君子之事責之大夫
賢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古之制禮皆自士始
庶人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八議所不赦則刑于隱者
周官掌內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
殺是也古之刑者皆遠之異若使守門閽則者使守囿髡者使
守積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寇有議貴之辟宗伯不以象示民亦此意
也然周官以禮俗馭其民則禮非不下庶人也要之以治貴者

為之上有甸師氏則刑亦不上大夫也要之以治賤者為之主在大夫之下庶人之上者則士而已王制云禮樂造士則禮及乎士矣舜典言扑作教刑則刑加乎士矣

李氏曰庶人其財不足以備禮先王之政亦使之無廢而已故比使之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其所共出于一而弗其故民得相資而亦無廢禮夫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先王則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德教使然也故周官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不躬坐獄訟者恩也刑必及之者義也先王以致其恩故待之之常略是以邦國之獄訟則以邦法斷之卿大夫之獄訟則以邦成弊之而已以致其義故馭之常詳是以于罪之重者或服法之輕故廢以馭其罪于罪之輕者或服法之重故誅以馭其過雖然成德而後為大夫豈有至於此亦與中人為制而已故先王之制刑至於百官而後見刑之備制禮至于萬民而後見禮之成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于民言禮于百官言刑所以舉其法之備也

講義曰大夫之貴當厲其節不當待之以刑也然庶人豈不可行禮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豈不可加以刑哉不宜待刑而後治耳

廣安游氏曰禮不下庶人古注以矣如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無燕禮則酬酢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不為容進退走則朝拜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為其不下及也然非庶人舉無禮也特曰士以上之禮所不及爾刑不上大夫者言不上及於大夫非大夫舉無刑也特不以庶人之刑加之耳且古者之制貴賤異於後世古者貴賤有常卑故禮刑所及皆有常所後世貴賤無常為庶人者朝為匹夫而夕為卿相者有之為卿相者一終其身則其子孫降在皂隸者有之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可得而行矣假以宗廟之世為諸侯者當為五廟常居諸侯之宮世為大夫者當為三廟常居大夫之宮及至後世父為卿相而子孫為匹夫則其宗廟宮室不可以再傳三傳也朝為匹夫而暮為卿相則其禮前無所承而所謂宗廟宮室者其來無所自特以身參而身居之不可常也天下之理惟其常也則人知習之惟其知習之也則其為禮有序其施刑有漸故人安於其常而易與為治今貴賤驟易則犯法施刑其來無漸此後世貴人多不能為禮而子孫多至於犯刑者為此故也

金華邵氏曰世俗之說曰禮不下庶人則庶人不足以行禮刑不上大夫則大夫有罪不可以加刑如此則是弃衆人於禮法之外為大夫者可以率意妄行而無忌憚矣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豈夫成湯之官刑周官之八議果何用也夫不下庶人猶曰不以庶人為下而使之廢禮不上大夫猶曰大夫不以刑為上而當待以禮義廉恥云爾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賈誼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勵其臣蓋謂此也人君當與正人居則庶乎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刑人過惡暴白容可近乎

長樂陳氏曰刑人不在君側禮也公家不畜刑人非禮也周禮掌戮墨劓宮刖等非不畜也不近之而已畜之者仁也不近之者智也世衰禮廢而防患之道不謹此吳子餘祭所以見弒於閽而莊公所以見閹於賈舉也雍渠與載孔子適陳趙談參乘爰絲極諫者以此

禮記集說卷第七

禮記集說卷第八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鄭氏曰兵車尚威武不崇敬武車亦兵車綏旌垂飾也綏謂垂
舒之也德車乘車結旌不垂飾也結謂收斂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兵車武車皆革路也取
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旌謂車上旌旛也尚
威武故舒散旌旛垂綏然德車謂王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
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
嚴陵方氏曰少儀又言武車不式者對言之則如此獨言之則
如彼也夫兵車言武之器戎車言武之事革車言武之飾廣車
言武之備其所以為武車則一也路車言德之美齊車言德之
和道車言德之辨斿車言德之仁其所以為德車則一也周官
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則武車德車並言旌者猶司常通謂之
九旌也
藍田呂氏曰綏上車繩也御者升車正立執綏則垂曳于下也
綏旌者其旒垂曳如車之綏也結旌者斂旒于杠發揚者武之
事也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也故旌之收結象之
長樂陳氏曰武欲有為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為以藏用故結
旌孜之於詩車攻曰悠悠旆旌出車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六
月曰白旆央央長發曰武王載旆凡此言兵車之所建故皆曰
旆以其綏旌故也庭燎曰言觀其旂采菽曰其旂淠淠泮水曰
其旂茷茷載見曰龍旂陽陽閟宮曰龍旂承祀凡此言德車之
所建故不曰旆以其結旌故也春秋傳曰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壬申旆之是武車之旌以綏為主也周官王乘以朝謂之道車
而此謂之德車與朝祀賓封之事以然為主故也　又曰武不
可覿欲其隱也綏而旆之所以藏不測之用文不可匿欲其明

也揭而示之所以顯可見之仁建大白於革路則旌之以義建
大麾於木路則服之以智王之飾是車則為武於武車言綏旌
以蔽之非神武而何建大常於玉路則格之以道建大旂於金
路則接之以仁建大赤於象路則示之以禮王之飾是車則為
德於德車結旌以示人非顯德而何然則結旌綏旌取其隱顯
之理而已
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有屈伸之義當其伸也於人無所屈
當其屈也於已有所不伸夫有美而見之泰也隱之謙也乘車
而不式泰也式敬也君子於己德之美常隱常謙而於人也無
往而不敬焉今夫德車結旌所以為謙也盛服而襲所以為晦
也君子之道有所自足於內則無待乎汲汲以求見乎其外故
其教人也常謙常敬常儉常遜有若無實若虛此禮樂之至文
所從而生也此由於所當屈而以屈為禮焉若夫用兵捍侮之
車獨異於此衆車皆式獨不以式衆車皆結其旌兵車獨垂綏
其旌服它服則皆有溫然之容而介冑獨有不可犯之色常人
以拜為敬獨介冑以不拜為敬此由於所當伸而以伸為禮也
李氏曰古者王有戎田之事則乘兵車而無所式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而至於乘兵車非先王之所謂武也故于不式則曰
兵車王有宗廟祭祀之事則乘德車而兵車綏旌以從示有威
而不用有備而不行則軍人所謂神武也故于綏旌則曰武車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
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鄭氏曰史士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
謂會同盟要之辭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
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

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爲仕
孔氏曰自此至各司其局明君以徂行之禮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官事也王行宜警衛所以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達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偏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旍謂析羽爲青雀旍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鳶爲開口如鳴時於旍首而載之不言旍從可知也鴻鴈也鴈行列與車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旍首而載之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虎亦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皮欲使衆見以爲防也或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皮貔一名執夷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崔氏云士必載盟會之辭若或弃信則載用盟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
藍田呂氏曰史國史掌爲辭命者也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也有司載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也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師行號令非可以言傳也使衆易聞者莫如金鼓使衆易見莫如旗物師行之前必遠爲斥堠以備不虞故爲物色旌旗之上舉而示衆使爲之戒自青旌而下皆以物色之類表其事也木色青水之所生也故有水則以青旌象之
嚴陵方氏曰載謂建之於車而警衆於後也周官言析羽爲旌此言青旌則析青雀之羽以爲之也上言旌則下之鳴鳶飛鴻皆析羽爲之也車以人乘焉故曰乘馬以人騎焉故曰騎單者之行以馬馬在前車在後車騎之行最爲有序士貴而卒賤師衆而旅寡上言士則舉貴以該賤下言師則舉衆以兼寡也
山陰陸氏曰青雀水鳥無所取之取諸色也青主則水在前言鳴鳶載在鳴也言飛鴻載在飛也古稱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齊晉相遇以鞍爲几則軍之有騎尚矣
廬陵胡氏曰載猶載質之義士謂命士孔云司盟之士恐非水屬青者如青龍之類多矣不必水雀也載抗也如所謂載旆舊並音戴非也春秋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虎摯猛軍旅之象故舉其皮於旌首舊云畫其皮疑非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
孔氏曰前明軍行逢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鳥軍後須殿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沉能殺虎沉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威猛如龍虎也此雖陳法但不知如何爲之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朱鳥是禽而云獸者通言耳招搖北斗第七星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一天樞二旋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摇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標案此摇光即招搖也在下云端者魁以上爲首標以下爲端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

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爲主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怒如天帝之威怒也鄭氏畫招搖星於旌旗上則四物皆畫可知矣牧誓武王誓衆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鄭註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各有所司部分也

藍田呂氏曰青龍在左左東方也壽星大火析木之分主之白虎在右右西方也降婁大梁實沈之分主之朱鳥在前前南方也鶉首鶉火鶉尾之分主之玄武在後後北方也星紀玄枵娵訾之分主之以是四物畫之于旗立于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旋也周官司旗掌九旗之物名所謂交龍爲旂者象青龍也熊虎爲旗象白虎也鳥隼爲旟象朱鳥也龜蛇爲旐象玄武也四方之旗九旗之遺象也置招搖於旌首以象斗之回旋旗之所指則伐之如天之怒也急迫之也繕勁也言作而致其怒也各司其局離局有罪也

馬氏曰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罰之義也急繕其怒者王赫斯怒是也進退有度以一衆也書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荀子曰將死鼓御死轡士大夫死行列則可謂有局矣君子有不戰戰必勝凡以此也

李氏曰龍者陽之中而能變者故能潛而能飛虎者陰之中而能化者故能伏而能嘷鳥者陽之極故能飛而不能潛龜者陰之極故能伏而不能嘷此所以名四方之宿也招搖者冬夏寒暑以其所建而後成然非所以成寒暑冬夏者也有冬有夏其以日月之行乎軍旅者所以飾怒也故招搖在上以繕其怒而已王建日月之太常軍師所以爲疾徐進退之節而武功所由成也先王爲天吏致天討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以應乎天然其得天下也以民故又以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以順乎人聖人之兵應乎天順乎人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先儒以招搖爲北斗星以指四方使軍陳不差此緯書不經也經意蓋謂主兵者以四獸之旌招搖指麾爾繕字也春秋傳云征繕又鄢陵戰云繕甲兵急繕其怒謂誓師以出不畏其威也鄭以繕爲勁恐非

山陰陸氏曰行讀如字王行前朱雀旗是也後玄武旗是也左青龍旂是也右白虎旗是也招搖在上太常是也居中以[redacted]四方招搖在斗柄端急繕之繕之夫怒所以威衆急或易竭無以繕之後將不繼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讐常執殺之備交遊之讐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復讐之法天在上故曰戴言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檀弓云父母之仇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是矣而調人云父之讐辟諸海外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讐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也兄弟謂親兄弟也不

反兵者舉兵自隨也見即殺之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
之讎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蓋父母不反兵於普天
之下兄弟則不同中國而已而亦不反兵者則以同體重之也
而調人云辟諸千里之外者亦謂會過赦之法檀弓又云銜君
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而與父母之讎異矣朋友亦
報仇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
藍田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殺之者無
罪故令勿讎讎之則死調人之職是也殺之而不義則殺之者
當死宜告于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
也然復讎之文雜見于經傳之間考其所以得復者必其讎人
之勢甚盛緩之則不能執故遇之則殺之不暇告于有司也亦
有法之所已赦或罪不麗于法有司莫得而辟者仁人孝子不
得已而行王法亦不得不從而許之也然調人猶和之而使辟弗
辟然後執之不失法之信且申仁人孝子之義父之讎報之之
意甚言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寢苫不仕以喪禮處也
手不舍兵雖寢不忘故枕戈也雖市朝不辟故不反兵而鬬也
居兄弟之讎則殺於父矣仕而不共國則猶可以仕也銜君命
而使雖遇之弗鬬猶有所辟也所與居父讎同者不反兵而已
居從父兄弟之讎則又殺於兄弟矣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陪其後主人者其子也從主人而殺之不爲戎首也復讎輕重
之義不越是三等而已此皆天屬之讎若以義推則君之讎眡
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必主者大夫之臣
稱其君也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稱交遊之讎蓋友也言交遊
而不言從父兄弟亦互文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復讎之法特施於不辟者而已世亂吏汙而
先王之法不行凡有罪辜乃同常俊小民乃與相爲敵讎由是

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兵戈相尋
莫之或息則其所復豈特不辟者而已哉
嚴陵方氏曰周官調人之法則使之辟而不得讎經之所言則
使之讎而不容辟使之辟而不得讎者上之法使之讎而不容
辟者人之情周官所主者法經所主者情既不可廢法以徇情
又不可忘情而徇法處之者亦欲適中而已
馬氏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
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遊也其爲讎則一而所以報之者
不同或弗共戴天將死之而恥與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將執殺
之而爲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不能
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
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
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法失於太嚴而孝悌之情無所伸矣非
曲禮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
世許氏乃云魯莊與齊會是不復百世之讎也案春秋書莊公
事皆深責其同讎狩要讎女何不譏乎又夾谷之書書至以危
之豈許其不復讎也但百世之說太迂爾
講義曰所謂復讎者以其冤而已非冤則不當復也且復讎乃
人之情而非有司之法昔之議者曰子復父讎丁寧其義於經
而深著其文於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傷
有司之法專殺無以止其端矣此至論也若公羊言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則以臣而讎其君其可以訓乎
廣安游氏曰古之治天下也求以禁天下之暴亂而使人相安
於斯世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使天下而有暴亂之人上以
公法治之苟失於公法則制之以私義聖人之治天下常有自

視歉然不及之心而爲廣求所以濟其不及之道不以爲制之
在己而皆得之也以爲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
之夫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此堯舜三代治天下
之通道也夫所謂讎皆王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
因禮而爲之法曰其讎也是其子弟與共戴天者也其讎也是
其兄弟所必報而不反兵者也其讎也是其交遊之所不同國
者也反兵謂反家取兵不反兵者志在復讎須臾不忘常執兵
自隨以爲備也三讎者皆以殺人而亡人之子弟交遊皆得報
而殺之弗戴天者避諸海外若在海內則是讎不吾避爲同戴
天人子得殺之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讎不吾避而在千里
之內則得殺之交遊之讎不吾避而與吾同國則得殺之凡此
皆聖人所許也夫弗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
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
不敢害人之交游矣一說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此者主友爲
主宰師友則是從父兄弟師友交遊皆不同國也傳曰人倫明
於上小民親於下人倫者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言也聖人之
意以爲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報之不
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交游報之古者於五典之中而
爲是朋友非苟然也自秦以來謂生殺不可假諸他人而私讎
皆不許其報復此其弊起於秦漢之際游俠之士睚眦殺人推
刺成俗時君世主不堪其苦於是一切禁止而不爲區別公法
不明於上私義不伸於下凶悍陵弱衆暴寡孝子順弟賢人義士
熟視而無如之何蓋自宋代以來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
知其幾何人矣自漢以來子報仇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
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於是起焉子昂之議
報父仇者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固已闢之宗元雖闢之初無

一定之說韓愈之言曰子報父母仇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
集議聞奏自漢至唐惟愈此說粗爲得之然愈疎於經學亦
不能明先王之故然復讎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爲天下之
道亦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上焉者皇極立而公法行治
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此古所以能使人復讎者
此其一也次焉者以天下爲家自天子諸侯之國皆爲比閭族
黨之制以域其民吏與民相親如其家人則其比閭族黨之間
德怨美惡吏必知之而明於其讎民不轉而之他則無越國而
殺人者殺人而不知主名與雖知其主名而不知其積怨之所
自則雖有實怨而不知有初無怨而假怨以殺人亦不可得而
報今也民不轉而之他則其復讎之際其故怨可得而考若此
者古之可以復讎者亦其一也下焉者人倫之義不明而所謂
交游者比於途之人使後世如古焉復交游之讎則是途之人
妄相殺也而可乎夫交游不得報而兄弟之報因以輕兄弟之
報輕而子之報因以不行人之情勢稍稍後然此後世之所以
不如古而古之所以許人復讎者亦其一也此三者古可以許
人復讎而後世不可之故今欲依古之道許人復讎則爲有司
者道法交有所不備而不許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
心嗟夫後世所以不能復古其弊豈可縷數哉
新定顏氏曰三禮載復讎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
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天下事亦不可知四海至廣事變萬端
豈可以一律論成周所以存此一條亦是恐人之情如父母出
於道忽被強冤切齒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鬪與之俱
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
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與共
戴天也不共戴天者不使之偷生但與我共戴天也然又有輕

重如何雖亦非一端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爲人子者亦當平
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
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爲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爲
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權不鬬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
挾復讎之義以相攜害則是刑殺之民大亂之道也 答問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鄭氏曰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
孔氏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並有郊近
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
云四郊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尸祿素
餐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歸故爲卿大夫之恥
辱地采地也士邑宰也爲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地廣而
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
藍田呂氏曰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國矣
有常職以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矣謀人之國國危則
任其責任人之事事不治則任其責
馬氏曰先王之時賢者使之出長而國之謀議賢者能者使之
入治而民之功事賢者爲卿大夫之辱以其國之謀議賢者不能
折衝禦侮故也士之辱以其民之功事能者不能使之樂事勸
功故也昔魏戎在衛社稷不辱季梁在隨楚兵不加子罕在宋
晉覘知其不可伐莊子在齊人忌而不敢過蓋賢者之在國
也有知以先人而鄰國之兵不能至有仁以感人而鄰國之兵
不忍至有勇以服人而鄰國之兵不敢至如此則四郊其多壘
乎郎之戰公叔禺人曰君子不能爲謀也士不能死也則四郊
多壘亦士之辱也蔿掩爲政於楚則書土田井衍沃子產爲政
於鄭民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闢之則地荒而不治亦卿大夫
之辱也記之所言特其所主者而已言亦士之辱則卿大夫之
辱可知也
長樂陳氏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于大廟則四
郊多壘雖士亦辱也特言卿大夫之辱者以責重者爲言故也
不言國君之辱者蓋主危臣辱主辱臣死言國君之辱則臣之
罪不特辱而已
山陰陸氏曰國功曰功今如此愧於食功治功曰力今如此愧
於食力士食力者也
永嘉戴氏曰謀人之國而四隣謀動其國家則亦焉用是卿大
夫爲也受人民之寄而地荒民散自鄉遂之吏皆有責焉天下
之患莫大於任人責者偃然自大晏然自如國有禍敗而恬然
不以爲辱也主憂者臣辱主辱者臣死爲卿大夫者皆自知其
辱必求去之辱也不能一朝居矣
李氏曰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
之起也有淮夷之患故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至幽王之時西
戎東夷交侵師旅並起故其大夫閔時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然則四郊多壘士不可以爲乎曰師所以毒民也惟士不可爲
也然地廣大荒而不治者卿大夫不可以不憂故曰亦士之辱
推而言之則陰陽之不變天工之不亮其公孤之辱歟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云廩壘士謂凡在位親民者春秋傳曰有
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孔氏云士邑宰非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
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惰爲無神也祭服祭器龜筴幷牲皆不欲人褻之焚之
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祭於公助祭於君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臨祭須敬鬼神饗德若慮

惰則神不歆也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之所親之物故焚之牲器之
類並爲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若不焚埋
人或用之爲褻慢也祭於公謂士助君祭鄭因君以明臣言大
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曰攝主不歸俎明
正主則歸也
新安朱氏曰注云無神謂不神在也
馬氏曰事鬼神者以敬爲主故臨祭不惰敬之存於心也焚之
埋之敬之見於物也孔子於齊則慎周之諸侯在廟則肅肅則
臨祭不惰可知矣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則焚之
埋之可知矣特牲饋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鄭康成謂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惟賓俎有司徹歸之夫衆賓
巳祭於士猶自徹其俎則大夫士祭於公其自徹可知矣大夫
士祭於公自徹則大夫祭於大夫不必自徹也孔子之於魯燔

肉不至焉於其時自徹之禮廢矣
講義曰事神以敬爲主故臨祭欲無惰容語曰祭如在經曰有
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祭於公祭已則自徹其俎蓋不
以勤君之賤事而亡盡臣職也
横渠張氏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埋焚
之理至於喪經冠纓不見所以毁之文唯杖則言棄諸隱者不
免有時而褻何以不焚埋毁喪服者必於除日其毁也散諸貧
者或諸守墓者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於
家人所不悦故不如散之若焚埋之乃似惡喪服
藍田呂氏曰祭服者服以事鬼神人之所御也牲器者亦鬼神
之物非人之所用也人之所御則焚之焚之陽也鬼神之所用
則埋之埋之則陰也君祭而臣與執事毋敢相賓客故自徹其
俎以出

長樂劉氏曰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明者也不焚不埋則移於
他用無乃瀆於神明哉
山陰陸氏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巳蓋祖大夫亦自徹以歸則主
人使歸之據大饗義三牲之俎歸于賓館蓋曰賓館則主人之
詞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
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
名春秋不非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
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
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
恩不至於祖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
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孔氏曰自此至間諱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古人生不諱故卒
哭前猶以生事之至卒哭後服巳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旦
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其名也鄭云嫌名引禹與雨謂音同而
義異丘與區謂音異而義同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
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不諱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
孔子之母名徵在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是言徵也又云某
在斯是言在也王父母謂祖父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若
幼少孤不及識父母故不諱祖父母也　庾氏曰諱王父母之
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
諱數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可以諱王父母也
馬氏曰始死而諱是知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知
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
卒哭則有舍故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禮

不辟嫌名若曾子不以諱晳而不稱晳若稱裘之類是也
長樂陳氏曰死而不諱則毋忽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
難辟聖人知其然為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益愛敬
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藍田呂氏曰父之所諱子亦諱之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世父叔
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之言則子之所當從者也逮事父母則親聞
父母之言矣故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焉故
不諱王父母
檇李張氏曰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理雖今
之人情猶未有不諱祖者也又如以木鐸徇於廟曰舍故而諱
新如是則此說又不用也又如先君以獻武諱二山則是雖數
世祖猶諱也是難於信書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
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
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鄭氏曰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
則辟君諱也詩書臨文不諱為其失事正廟中謂有事於高祖
則不諱曾祖以下亦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臣於夫人之家恩
遠則不諱質猶對也婦親遠於宮中言則辟之問禁問俗問諱
皆為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
孔氏曰人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之諱所
以尊君諱也玉藻云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此承上君所無
私諱故略之廟中謂祝嘏辭說有事於禰諱祖已上夫人君之
妻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言語不為諱也婦諱謂婦家之
諱但於婦宮中不言耳所謂婦宮門若於宮外則不諱故臣對
君前不諱也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入國如今國門內也
門主人之門也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為辟之也　何氏
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
執禮是教學唯詩書有誦禮則不誦唯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
並失事正故不諱也　田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
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據不出門大略
言之耳　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
諱之故雜記云正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父
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為之小功父為諱故己為父為之
諱
藍田呂氏曰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猶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
大夫之所有公諱廟中下則諱上其義同也玉藻云於大夫所
有公諱無私諱此所謂私諱大夫之私諱時也不辟之嫌於君
所無私諱者謂己之私諱也有所諱也不得申私恩也教學之
以詩書有所諱則學者終將惑也文字所以示於衆有所諱則
失事之實必有害也夫人之諱與婦諱不出門同大功小功不
諱者恩輕也禁若孟子言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是也問俗謂
其國之禮俗有與他國不同者也問諱為賓為主人諱也私諱不
出門門之內雖有所不得諱之所以敬主人也
廬陵胡氏曰君所無私諱謂鐵於晉君之前名其父書是也詩
書不諱謂誦詩讀書時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舊白云禮文恐
非故玉藻教學臨文不諱大功小功不諱記禮叢脞其說不一
問俗風俗好尚問諱敬地主
嚴陵方氏曰公所無私諱則私之尊不伸於公故也私所有公
諱則公之尊無往而不伸故也范獻子聘於魯而不知先君之
諱則入門可以不問其諱乎

講義曰凡言於大夫之所則衆所當諱者皆諱也王氏亦曰士於
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
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然則大夫之名亦固有衆所當諱者是
所謂公諱也言公諱則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矣
馬氏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已爲祖者也雜記言王父母則於
父爲祖者也於父爲祖則於已爲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於父爲
世父叔父姑則於已爲從祖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爲姊姑
則於已爲姑而其服則與大功凡此以父爲之諱而諱之是
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
已

李氏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詩曰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
範曰而邦其昌是也

臨川王氏曰邑國皆有竟竟內各有禁俗聚於國國殊則有異
俗國非特城中而已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
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鄭氏曰順其出爲陽順其居內爲陰旬十日也喪事葬與練
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

孔氏曰自此至踐之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外事郊外之事
內事郊內之事十日有五奇五耦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
己辛癸五耦爲柔外郊天在國外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
用辛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者郊
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自郊社之外則皆用之社祭用甲而召
誥用戊者召誥是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惟夏正郊天及雩
大享明堂耳若郊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合用其初朔之日
不皆用辛凡先聖王所以立卜筮者所以使民信時日也必用
蓍龜者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
凶也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洪範五行傳云蓍生百年
一本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神靈故生遲史記曰滿百莖
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卜筮實問於
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耳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莫大
乎蓍龜據此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左傳筮短龜長乃大
史史蘇欲止獻公娶驪姬託言云耳鄭康成註占人云占人
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其鄭亦以龜筮爲有
長短也凡卜筮者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見周禮筮
人若次事則唯卜不筮小事則無卜唯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
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然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也
鄭註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而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
凡卜筮天子皆用三若三筮並凶則止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

猶得卜之洪範所云是也大夫士則大事卜小事筮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註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有旬內旬外之日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故宣八年左傳云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謂不思親也先遠日謂如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馬氏曰辰以日爲母日以甲爲子剛柔在日不在辰剛則陽而主外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故用剛日詩吉日戊午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也柔則陰而主內冠昏內祭之類內事也故用柔日儀禮少牢饋食用丁巳春秋己卯烝乙酉吉禘于莊公丁丑作僖公主丁卯大事于大廟辛巳有事於大廟辛巳立武宮癸酉有事于武宮丁丑夫人姜氏入是也士虞禮始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何也曰內事外事以事之內外爲陰陽者也始虞三虞以事之先後爲陰陽者也以事之先後爲陰陽則麗乎陰者亦可謂之外事也郊外事也日用辛社內事也日用甲何也皇天后土之於天下其近無內其遠無外故郊雖在外特尊而遠之非外事也社雖在內特親而近之非內事也甲者日之始而主生辛者斷終而主成萬物之生本乎社其成功則歸諸天此社所以用辛也吉事人情之所欲故先近日喪事人情之所不忍故先遠日

廬陵胡氏曰春秋郊皆用辛故郊特牲云郊用辛又春秋升陘之戰用丁未泓之戰用己巳而書甲午癸亥陳于南郊則非剛也

橫渠張氏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諏日而祭更不筮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但日之禮只是一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日用下旬遠日蓋一筮足以致聽命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藍田呂氏曰卜筮者先王所以求之鬼神之道也先儒云天子之用卜筮大事先筮而後卜筮人之說是也次事唯卜不筮表記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狩是天子出行皆用卜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九筮是也其說然矣唯天子無筮指爲次事而無所據恐此非周人之禮也凡事有二則疑人謀不能決必求之鬼神此所以問卜筮也然有疑而莫適從者如立君或曰某可立或曰某不可立其位均也其親均也其賢均也戰者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其義均也其利均也如此則一聽於神以定其吉凶也有疑而不敢專者如建都邑地利便矣人居便矣擇而居之可矣如時日者祭必用是時葬必用是月諏而用之可矣然即其中以求之神蓋有所尊也

廣安游氏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此謂順其陰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三才之道在天爲陰陽在地爲柔剛在人爲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也義者陰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三才之理然是二者不可以交相雜也柔者從陰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內者從柔此謂自然而至順者也惟其本之以至順行之以自然則凡所謂道者皆自是而起陰陽剛柔不可以相入猶仁義之不可以相入也當陽而柔當陰而剛當仁而義猶當暑而寒當寒而暑也禮曰天地位萬物育苟陰陽錯置寒暑相失仁義失位雖有天下之聖智亦末如之何矣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

類也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聖人之所以治人事
者用此道也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用此道也所以見天地萬
物之情者用此見之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用此知之也吉
事先近日近日不吉而後及遠日之爲冠昏者其辭曰以歲之
虞以歲之不易嘉吉人斬睦九族至于婚友皆爲之服而其服
之之際飲食起居容有變也惟其如此較之後世吉祥無故之
日蓋有時而難得也故憂其不易而多虞速欲其冠昏之事其
先近日或亦此意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
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
行事則必踐之
鄭氏曰曰爲日而下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
筮末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
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弗非與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孔氏曰卜擇吉
日故云爲日假因也爾汝也指蓍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
此龜筮故謂爲泰也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
則止筮亦然也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更筮筮亦然表
記亦云卜筮不相襲鄭註云大事則卜小事則筮與此註不同
者明襲有二義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
蓍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役卜卜不吉不可役筮兩註各
舉其一也龜爲卜筴爲筮此解卜筮所用也龜執筴後龜執於
筮筴爲筮者筴在龜前爲決也謂蓍爲筴者以謀筴爲義古用
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師說云卜□使審吉凶筴決也以決定其惑
劉氏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
也言泰龜泰筮尊而大之也有常言吉凶不僭也卜筮不過三
者當謂卜筮日與地之類如喪祭舉三旬之日或先遠或先近
卜之筮之如建都邑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是也如卜筮事則有從
有逆不可再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是也卜筮不相襲者凡常
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也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
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故有
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其龜筮並用也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
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則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故知不相
襲者非大事也龜爲卜筴爲筮周官龜人掌取龜攻龜入于龜
室與之以待用凡卜龜人奉龜以往大卜涖卜眡高命龜華氏
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卜師揚火作龜致其墨以
示卜人卜人占之其占視其兆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龜爲卜也筴蓍也古者以蓍
爲筴而揲卦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而揲之以四歸奇
於扐是爲一變再扐掛又爲一變三變成爻以四揲之數七八
九六以辨陰陽老少十有八變而成卦凡筮筮人布席左執筴
右抽上韇兼執之受命于主人主人投之筮人許諾擊筮述命
立筮卦者坐卦以木卒筮書卦于木示主人及占士所以異者
不述命坐筮而已其占視其卦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此筴爲筮也信時日若祭祀喪葬之日既卜
筮而用之不敢改也敬鬼神者人謀非不定而猶求於鬼神知
有所尊而不敢必也畏法令者人君法令有疑者決之卜筮則
人君且不敢專況下民乎嫌疑者物有二而相似也猶與者
事有二而不決也如建都邑某地可都其地亦可都此嫌疑也
故卜筮以決之如卜戰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此猶與也故卜

之察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說文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陰也故其數耦蓍陽也故其數奇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云者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在兼并也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類也聖王制此卜筮使民謹擇而信時日與吉凶也法典則也令教訓也猶與者說文云皆獸名猶玃屬與象屬二獸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故曰以下引舊語以結之言卜筮以定是非若有疑而無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從可知踐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 崔氏曰不過三者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

藍田呂氏曰命龜者周官大卜主之命筮人君未聞必筮人主之大夫則筮史命之少牢禮是也大夫之於卜三命之涖卜以主人所卜命卜史如士喪禮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蓋士禮略故不述命若大夫則涖卜以主人之命命宗人宗人述涖卜之命即席坐又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是所謂三命之士卜不述命則二命之士也大夫於筮則二命之少牢饋食禮史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云云史曰諾西面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是也士筮則一命之特牲禮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即席坐筮是筮以定之此先聖王所以神道設教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惟精誠可以致之既曰卜筮矣則惟卜筮之為聽不可二也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謂所日而卜既卜而弗踐是為不誠不誠之人不能得之人況可但何之鬼神乎踐踐覆而用是日恐不必改為吉

馬氏曰布席謂之為席擇日謂之為日以其有所為故也大羹謂之泰羹元尊謂之泰尊龜謂之泰龜筮謂之泰筮以其有所尊故也日有光而不能明必以日月而後明事有吉凶而不能知假蓍龜而後知故曰假爾泰龜假爾泰筮事之萬變不同理之是非不一卜筮而體吉則吉體咎則咎故曰有常卜筮吉而不可以褻卜筮不吉而不得以過三詩刺我龜既厭亦以其過三故也大事有時日而用卜小事無時日而用筮天子無筮而以卜為主諸侯有守筮而以筮為主以其不相襲故也

山陰陸氏曰為日以人事為之爾且曰假爾則以誠在我故也吉凶亦在我故也龜舊也蓍老也是故謂之泰書曰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據此龜襲龜可也若大事先筮而後卜筮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襲謂若卜筮不吉又卜筮之言龜則象見言筮則數見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踐讀如字言不敢輒廢是日

長樂陳氏曰蓍者陽中之陰故植而知數龜者陰中之陽故動而知象陽必成之以陰故龜之長也其數耦陰必成之以陽故蓍之長也其數奇卜筮使人違凶而之吉故曰泰龜泰筮卜筮不吉則不可過三卜筮吉則不可以襲過三則瀆鬼神者也襲則疑鬼神者也瀆則不敬疑則不信故禹欲襲於枚卜而舜所不從魯僖卜郊至於四而孔子所譏也夫物生先象而後數卜筮先筮而後卜則先象而後數者自幽而之乎明先筮而後卜

者自明而稽乎幽昔獻公先卜後筮是不知卜筮先後之理也
白虎通以大夫而下皆有龜是不知家不寶龜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龜則卜之體也筮則蓍之用也上言其體下言其用互相備也龜以動爲陽蓍以植爲陰陽爲大故大事用卜陰爲小故小事用筮大可以兼小故大事亦用筮小不可以兼大故小事則不及於卜焉金縢言卜三龜洪範言三人占故或以此爲三王之龜筴然所以爲不過三則一也卜筮不過三三卜之矣而又卜之是卜與卜相襲也三筮之矣而又筮之是筮與筮相襲也不相襲者慮其瀆神而已故卜不襲吉而蓍所以明是理也初筮告而易所以取是喻也且大禹謨言龜筮協從洪範言龜筮共違于人周官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與筮兩相襲也明矣襲因也與不相襲之襲同義先王之時無非卜筮之用止以民爲言者與民同其患而已
石林葉氏曰不過三則且瀆禮不相襲則無疑事先王是以稽諸天而信時日畏鬼神雖疑而筮之不敢以非考諸人而使民決嫌疑定猶豫踐日而行事則必踐其吉也
廬陵胡氏曰卜筮不過三經意大抵謂卜筮不可瀆如易再三瀆之義王鄭太拘此與表記皆云卜筮不相襲有侵衍義於卜不吉而筮吉筮不吉而卜吉則爲相奪也故卜不吉則止
長樂劉氏曰信時日謂先事而致敬也敬鬼神謂不吉則不敢祭也畏法令謂禮雖大賓取不行事雖緊急敢不敬也決嫌疑謂參三才之吉凶以袪其惑也定猶豫謂兩顧五行之逆順以毅其志也故從於數者人弗取非日而行者事罔不踐聖王之作豈徒然哉
講義曰是非不明故筮筮之而是非明矣由是以行斯無或非之者也凡人將有行而不於卜不能踐後則疑以敗之耳因日之吉而後行斯所以能踐也蓋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則其弗非可知矣決嫌疑定猶與則其必踐可知矣
廣安游氏曰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此聖人示人以天顯之道也書曰肆弟弗念天顯傳曰以象天明又曰則天之明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天之高遠鬼神之難知人以爲可得而誣也聖人以爲是至明且顯者存焉夫明且顯者人之所畏畏此者也人之所謂有鬼神者有此者也聖人之所法以爲政者法此者也故曰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姻以象天明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凡此者皆自夫有所謂天顯者而後得以行之者也惟其然也所以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者可得而行也苟惟不然而強以使之天下其孰能從之苟爲不從不信時日不敬鬼神不畏法令則豈復生生不窮至于今哉且三才之道相資而成者也後世以爲人者專乎治人而無恤乎鬼神治乎明而無恤乎其幽如柳子厚卜筮不足用盟誓不足信之說皆非也
金華邵氏曰卜筮之事忽之者則以爲不足信涅之者則以爲不可不信記禮者慮夫人涅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夫人忽之也則曰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是又戒其忽也然則君子於卜筮將如之何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以其爲無則在所當敬以其爲有則在所當遠惟處之於若有若無之間君子之於卜筮當如是而已
金華唐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實成之聖人之聰明固高於天下而不敢自用其聰明明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愚能擬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衍

稽疑其以此哉大五事脩於已八政施於民五紀協於天皇極建而三德乂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窮變有未易睹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斯有不可不行者聖人於此乃始決之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德於吉凶爲審也鬼神猶不可數矧可度乎而吾何以通之天地之生神物固將以通神明之德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而非聖人莫之能用也聖人用蓍龜以爲卜筮立之官守爲之法數然後吉凶可得而審矣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有如曹人之役貨晉筮史之阿崔子甚而若漢之丘子明者疑可得而稽乎然而象數之變無窮非一智之能盡聖人之法吾皆不可廢也傳之各有其人則立時人作卜筮可偏乎哉兆有三兆易有三易故卜以三龜而筮以三易則占者固三人矣三龜而習吉如周公之金縢不然而皆不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衆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牲之日昏冠之日賓生之宅死之葬居之[illegible]家之宰師之御右致師之嘗卜芟獮之卜戒社之卜豫若此之類皆筮之常也若故龜有八命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於左氏備矣其大者君或臨之要皆常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尋常者哉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詢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者之於大疑豈據於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士次之庶民然後及於卜筮焉謀之所謂官占可攷矣使立君而卽官如禹國遷而皆如作洛行危事而皆如伐商則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斷可必矣詢國遷如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無攫哉故

五占從其多而以龜筮爲主則雖如商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終亦可以獲吉而邾文公之遷繹雖不利於君尚不失爲知幾也然聖人之爲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崔杼棠姜雖不卜知其凶矣然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響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襲卜不可以非所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驗也然春秋之際卜筮之法數獨存而稽疑之意弃故違者瀆者卜非所宜者以卜爲市假卜爲詐者靡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廢矣然當時賢者尚多祿仕於卜史之中其占驗皆若符契自秦滅學而時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而術數泯沒後世莫能明古人之法遇艮之八坦然著明而學如杜預尚不能知遂使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而抑宋元非國語肆爲無忌憚之論夫以卜筮者象其占乃聖人之道而稽疑九疇之一也其庸可廢乎

賈氏曰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連山歸藏周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三占從二三者三吉爲大吉一凶爲小吉三凶爲大凶一吉爲小凶 儀禮疏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鄭氏曰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驅之五步調試之僕并轡授綏者車上僕所主也左右謂群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據古讓字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

君式則下步行

孔氏曰此亦下至卷末總明乘車顧式僕御謙敬之事君車君所乘之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僕即御車者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侯皆用大夫士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執而授監駕立馬前恐馬行也已駕駕竟也僕展視軨軨頭轄也車行由轄故具視之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駕車也由從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綏而升也跪乘者僕先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乘以爲敬鞭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者名騑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雁行然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二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分置兩手故詩云六轡在手也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分轡竟則試驅行之五步乃立初跪而驅令馬行五步則倚立以待君出蓋跪以見敬而立則調試之也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一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此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避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駕陪位諸臣皆遷卻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外門車行至外門君撫僕手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顧也車右勇力之士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車方驅時勇士亦從趨在後今至大門方出欲險阻將行非常故回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閭謂凡所過門閭溝渠深四尺

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此車右勇士之禮若至門閭溝渠則車右必下車所以然者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山陰陸氏曰執策僕之事也君按轡而已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僕御君車之法也僕御君車其節有五將駕執策立於馬前一也已駕展軨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綏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策者所以驅馬僕之所從事也君車將駕僕執策立於馬前臨而視之則駕者無敢不謹也轄車之所賴以行也既展軨乃敢白君故曰效駕僕在右君位在左升由右便也門閭溝渠必步防有驚敗之變傾覆之虞也

橫渠張氏曰展軨謂周視一車百物無廢而軨者轄頭轄也任重之要故爲視之所先今世將乘者常然僕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展省也與展牲之展同以效駕若獻器之謂曰今乘輿已駕矣是也綏有正有貳則正綏即王制所謂大綏少儀所謂良綏是矣貳綏即王制所謂小綏少儀所謂散綏是矣車右即周官司右是矣蓋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車右置勇力之士

廬陵胡氏曰軨車欄也欄可倚故楚詞九辯云倚結軨兮長太息又漢帝紀軨獵車注前有曲軨鄭氏云軨轄頭轄非車欄也車轄之至小不任車與索楚詞云倚軨若非欄何可倚乎推此則軨與并欄皆曰軨也案春秋傳左并轡則此亦當并於左而右授綏轉身向後引君登也

新安王氏曰車驅而騶至于外門君按僕手暫止其驅而騶至于外門命車右登車中石僕登則僕之驅車自當如故然過門閭臨溝渠爲必步而不驅驅則行疾步則行緩說曰步路馬必

中道左傳告步爲行皆當以綏行也門閭必步恐或有衝突也
溝渠必步恐或有傾仆也集説以步爲車右下車而行非是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
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鄭氏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同爵
則不受
孔氏曰凡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也車上既僕爲主
故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
御也僕既卑降則主人受取綏不然謂僕若敵體則主人宜謙
不受其綏也又僕者雖卑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僕手若不
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
當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示不用僕授也
長樂陳氏曰説文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則有貴
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曰良綏大綏或曰綏散綏此綏之
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撫
而式爲正立執綏所以備墜耳昔范鞅逆魏舒請登乘而持帶
亦備墜之意也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
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而周官
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馭非賤者之事
而已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
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
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
之此貴者爲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
子爲師之僕也 禮書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鄭氏曰不入大門嫌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非賓物也

孔氏曰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註云賓車不
入廣敬也與此同婦人質弱不倚乘立倚也男子倚乘而婦人
坐乘犬馬者賓主相見用充庭實而已非物聘之觀幣故不上
堂實謂幣與鄉玉之屬乃上堂也
藍田呂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人不立乘從安也犬
馬不上於堂賤畜也三者或敬或安或有所賤各從其宜也
嚴陵方氏曰大門謂墉外之正門坐乘則安婦人所乘謂之安
車者以此
馬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主人出大門而迎之所以敬
客故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公食大夫禮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
方是也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則上至於以賓禮見
王下至於以客禮相見者莫非以大門之外爲敬也少儀曰犬則
執緤馬則執靮周官小行人合六幣而圭以馬覲禮侯氏奉束
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侯氏降則以馬授人蓋以犬馬獻人則
執緤靮而已以馬合幣則逹幣而已奉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
不上堂之謂也
講義曰犬馬雖可獻之於人然與羔鴈玉帛之屬異矣故效馬
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惟恐其執之不力宜不可使上於
堂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氏曰式黃髮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下卿位尊
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
不馳愛人也馳善躪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十室也
孔氏曰此以下雜明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人初老則髮白太
老則髮黃故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夫士可知卿位路門
之內門東北面位也國中人多周官脩 閭氏禁馳騁於國中二

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入里則必式之而禮之
嚴陵方氏曰黃髮則老之尤者詩所謂黃髮兒齒是矣黃土色也形生於土而反於土髮至於黃則形將反本故也
藍田呂氏曰車之所過則門外之朝位也卿立于位以俟君君過之則下非虛位也人君而敬臣之虛位爲已過矣入國不馳馳則人不得而辟也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
馬氏曰孟子曰養老尊賢爲曰養取以及萬民是能敬老然後能敬賢能敬賢然後能敬人民若夫敬鄉黨則其秋思而已此言之序也傳曰丞相進見御座爲起乘輿爲下此下卿位之意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入里必式之意也周官脩閭氏禁馳騁於國中此國中不馳之謂也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而其父責之張湛望里門則步君子多之則入門必式者父母國之道也昔爲見耕者則式過十室之邑則下孔子見負版凶服者則式見狂接輿則下武王式商容之閭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然則君子凡在所敬者莫嘗不式且下哉記之所言特其大率而已
李氏曰國君而下卿位不已過乎曰君子之所以待天下之賢臣其禮有隆而無殺者篤于至誠而已矣其樂也始于樂之于衎至于綏之而終于又思可謂隆矣其恭也始于敬至于已湛亦可謂隆矣其篤于至誠如此下其位亦不爲過也入國不馳愛也入里必式恭也推愛則仁不可勝用也充恭則禮不可勝用也
臨川王氏曰入國不馳愛敵之道也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鄭氏曰御當爲訝訝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是訝也
孔氏曰鄭引春秋見成二年公羊傳
橫渠張氏曰御謂御車也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
嚴陵方氏曰自御謂自爲之僕也故僕人之禮前經有降等者以此
馬氏曰春秋洮之盟晉主人雞澤之盟晉單子亦在召陵之盟尊劉子鄭之盟尊單伯蓋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王人雖微必先諸侯必先諸侯者所以尊王命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其意亦若是而已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鄭氏曰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
孔氏曰蓌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蓌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介胄有不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焉不拜而周禮謂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入軍也鄢陵之戰郤至不拜楚使者之役姜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屯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禮書
新安朱氏曰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鄭氏曰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乘君之車君存惡空其位也
孔氏曰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鬼神尚吉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戎右職云會同充革

車註云會同王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兵之者謂居左也君曠左
則似祥車近於凶時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馮式
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右故成
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是也

藍田呂氏曰王者五輅君乘其一餘四輅皆臣下乘之故有乘
車也

長樂陳氏曰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乘車者必
愼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楗是也蓋物不敢措之於
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
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常制耳此特乘車爲然
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
軍解張御鄭緩爲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
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
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
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
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馬
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
門左右免冑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
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爲右
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爲簡子右禱曰蒯聵不敢自
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哀二年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
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
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
法也

馬氏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
安君位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鄭氏曰進左後右遠嫌也進右後左敬也

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
背若進右手則近相鄉故後右手以遠嫌也御國君則體以相
向爲敬故進右手旣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而爲敬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
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鄭氏曰國君出入必正奇車獵衣之屬廣欬爲若自矜廣猶弘
也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小俛也顧不過
轂爲掩在後彗竹帚卹勿搔摩也

孔氏曰國君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隱義云獵車之形今之鉤
盾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車已高若
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妄虛也車上無事虛以手
指麾四方並爲惑衆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
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
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
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地也知巂爲規者聲相近也馬
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視馬
尾若轉而顧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之私轂車轂也論語云
車中不內顧是也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爲杖
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
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
飛揚出轍外也

廬陵胡氏曰自五路之外皆奇異之車如漢宣乘軨獵車也子
巂爲名車上平視不過五巂猶云不過百雉也雉取其飛不過
三丈則五巂當亦取其飛之遠近爲喻孔氏以巂爲規案巂音

攜不近規也恐非舊作綵

馬氏曰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有刑作淫巧以蕩上心者有禁車不中度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則為國君者其可以乘奇車哉蓋造車之法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權衡者中水王路以象德之美金路以象義之和象路以象義之辨革路以象義之制木路以象仁之質凡欲人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而視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權衡言動不離於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之志不萌於心而中正之行可達于下此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者也然則非禮之奇車其可乘哉周官道右詔王之車儀則不廣欬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立欲平故視五巂式欲俯故視馬尾

嚴陵方氏曰立視五巂則不至於逾遠式視馬尾則不至於偪下顧不過轂則不至於掩後凡此皆欲容貌適其中而已論語言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不內顧則不特不過轂而已不疾言則不特不廣欬而已不親指則不特不妄指而已言之淺深不同者彼言聖人之儀此言中人之制而已

廣安游氏曰古之觀人皆於視聽言動之間所謂言與動者視常從焉蓋視者人之精神見於外者也孟子曰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故夫視者可以觀夫人之神志也傳曰視下言徐又曰目動言肆又曰視不登帶如此之類皆以視參其言而觀焉故君子於人之瞻視常為之法此則在車顧視之節也凡欲其矜且恭也妄指者輕且肆也古人於一指顧一瞻視一舉動之間其人之賢不肖是非禍福皆可得而知蓋古人以禮為常一失其節則為毀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為之節舉無以為節者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為異

新安朱氏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鄭氏曰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欲年也誅罰也

孔氏曰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註周官與此文異公門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故至門下車重君物故式路馬焉此門輕故有下式之異乘路馬謂臣行僕者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杖馬但載杖以行也君在則僕人授綏今君僕者身自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不敢授綏與已也既不曠左故居左但式以為敬步猶行也謂單牽君馬行時必在中道正路為敬也芻食馬草也蹙謂以足蹴蹋之及論量君馬歲數皆為不敬必被責罰也　熊氏曰下齊牛式宗廟文誤當以周禮齊右註為正云下宗廟式齊牛

藍田呂氏曰國君下齊牛式宗廟齊牛已下之牲所用於宗廟者見則下之過宗廟之門則式之以牲於神近而門於神遠故敬門殺於牲也路馬非齊牛之比故敬馬殺於門也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以對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事各有所當步路馬必中道步習也中道君所行也誅責也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傳曰反誅僕於後人非皆責也

長樂陳氏曰齊牛之於宗廟其輕重不倫國君於宗廟則式之於齊牛則下之者庸敬在宗廟斯須之敬在齊牛也

嚴陵方氏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謂之齊牛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則所以奉神者不敢不敬故也齊牛則奉神之物也宗廟則奉神之居也物與常用過之爲疏故在車則必下爲居有定所過之爲數故在車則式之而已

馬氏曰先王於牲視之則召擇之日卜於歲時則齊戒沐浴以朝之於朔望則皮弁素積以迎之牽則必親殺則必射割則必袒則其見而下之不爲過矣乘路馬則載鞭策不敢授綏行必中道凡此教其敬君物也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凡此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周官太宰八柄言誅內史八枋言殺此誅所以爲殺也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禁殺戮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以告而誅之所以爲貴也然則蹙芻齒馬之誅蓋亦責之而已少儀曰有貳車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不賈君子尚然況於君乎

山陰陸氏曰下齊牛式路馬式宗廟下公門相備也近則下之遠則式焉相備而言先儒謂宜云下宗廟式齊牛今經齊牛在上知非誤也　未有言鞭策者此言鞭策者以乘而言之故也不敢授綏僕者也左必式乘者也

李氏曰國君諸侯也齊右職曰有牲事則前馬蓋王式齊牛則車右前天子撫式國君下之歟

廬陵胡氏曰熊氏云此文誤宜云下宗廟式齊牛非也見齊戒之牲則下過宗廟則式此亦甚明何勞倒文乎

清江劉氏曰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齒路馬蹴路馬芻皆有誅是所以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無爲貴禮矣

禮記集說卷第九

禮記集說卷第十

曲禮下第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鄭氏曰高下之節

孔氏曰自此至則襲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俛仰揖讓之節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必仰手當心以奉之提之者必垂臂當帶而提之帶有二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脇此謂深衣之帶高下之常著深衣故也

藍田呂氏曰奉者承之以二手也提者挈之以一手也

廬陵胡氏曰按玉藻與深衣說則朝服之帶當心上而深衣之帶當脇下凡提挈物者高下皆以帶爲準不必專指深衣之帶

馬氏曰容止不有禮則不可觀進退不有禮則不可度古之人以一威儀之間而揖爲利害之所召一動止之俯仰爲禍福之所係則凡見於奉提操執行立俯仰之末者其可忽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以爲驕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君子以爲禮者執主器以高爲貴執己器以下爲敬故也詩曰奉璋峩峩此奉者必當高故曰當心禮曰長者與之提攜則提者必下故曰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鄭氏曰衡謂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彌敬也綏讀曰妥綏之謂下於心

孔氏曰前明[illegible]帶法此又明臣爲君上提奉之禮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天子至尊故臣爲擎奉皆高於心國君降於天子故臣爲擎奉與心齊平凡言衡有二處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衡謂與心平也大夫又降於諸侯故下於心士卑故提之又在綏之下上云提者當帶

嚴陵方氏曰大器無貴賤因人而爲貴賤自天子以至于士貴賤之等各有差故人愈貴而執器者愈恭焉

山陰陸氏曰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則所謂平衡與衡齊矣上衡又少高焉眉一名衡豈謂是歟眉爲衡則鼻爲權頰爲權之類可知上衡若今奉御食器上眉是也

廬陵胡氏曰衡權衡也執天子之器宜加敬如衡之昂也上猶高昂亦謂不昂綏安舒貌如所謂綏旌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鄭氏曰重謹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絶也佩倚則垂委其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

孔氏曰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時禮也禮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主則不然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謹重器雖輕小執之恒如重而有不勝之容故孔子執圭如不勝而聘禮上介執玉如重是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執持君器及幣帛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也曳捷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君若直立而佩垂附其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君若重謹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曲故佩委於地

馬氏曰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立容德又曰立容辨卑毋讇曲禮曰立如齊則自卑者當心以至尚左手者手容恭也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足容重也磬折垂佩者立容德而辨卑如齊也

嚴陵方氏曰少儀言執虛如執盈小者然而況壯者乎孔子執圭如不勝聖人且然而況常人乎執主器尚左手者左手不如右彊尚左手則下右手可知尚左手所以爲容下右手所以致力而已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士相見禮曰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與此同意

藍田呂氏曰尚左手者人手利於用右不利於用左以利用者在下防失隊也不舉足如車輪之曳地則行步之愼也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謂君臣授受之節也如前所謂尊卑垂帨也凡授受者尊卑皆磬折故垂佩也然臣當加恭於君故有佩倚佩垂佩委之差也必後主佩倚於後臣佩委猶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亦各從其所宜也

山陰陸氏曰朝則結佩今其言如此則所謂結佩結其璜而已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鄭氏曰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孔氏曰執玉謂朝聘諸侯所執圭璧朝於王及諸侯相朝所用也藉謂藉玉之藻鄭注聘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其上玄下黃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云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板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今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既有藻以承其下

君盡飾見美之時必垂繅於兩端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
裼若賓主質充美之時承玉之法不使下垂屈而在手則謂之無
藉當時所執之人則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
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起而授宜以賤故不
言裼明貴者垂繅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云上
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
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繅此所謂無藉者襲也聘禮又云賓
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
璧享是有藉者裼也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繅並襲至
于行享之時則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
時其玉皆無藉無繅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若有束帛則束
帛加璧既有束帛不必藉也又呂氏曰鄭註圭璋特而襲璧琮
加束帛而裼者以經云人之裼襲各明主於有所襲也上公享
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
璋是貨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襲覆之故云特而襲也侯伯子男
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唯用輕細之物
蒙覆以裼之故云加束帛而裼也又熊氏曰鄭注上明賓介二
人爲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聘時用圭璋
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也

藍田呂氏曰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公襲受圭
授宰玉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當上介授賓固已屈繅矣
而云上介不襲及賓以束帛加璧享則無繅藉矣乃云賓裼則
以垂繅屈繅爲有藉無藉固不可行矣繅藉之言雖以藻爲藉此
云有藉無藉者以所加爲之言如束帛之類所謂藉也始致君
命圭璋特達是無藉也故賓與公皆襲既享束帛加璧是有藉
也故賓裼如此則於理可也

長樂劉氏曰此賓朝聘時耳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就禮璧琮
琥璜則與帛錦繒繡同升所謂有藉則裼裼者禮之繁尚文也
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則襲襲者禮之簡尚質也裼襲繫
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繅無繅文繅非藉藉非繅繅者所以薦玉
若組也禮之質文以圭璋琥璜爲輕重而不在一尺之組垂
伸也

馬氏曰周官典瑞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
采再就以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
二采一就以覜聘然則玉之有繅藉所以著其用自剛之德而
藉之以采順也繅藉有采就所以著其德之有降殺也玉之用
雖殊而有藉則一禮言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何也玉有以繅爲
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以繅爲藉所以飾之束帛爲藉所以將
之也則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之説以施於束帛之藉而已考之
聘禮方聘之時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其襲而不裼者以未有束
帛之藉故也及享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其裼而不襲者以有
束帛之藉故也記曰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
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蓋禮存於內心則以充其爲敬禮存
於外心則以見其爲敬聘禮之於其始相見也執圭以誠致
其禮而已故襲之所以稱其內心也及其受享則發氣盈容以文
致其物而已故裼之所以稱其外心也後世學者以有藉爲垂繅
無藉爲屈繅而非其實又有圭璋特而襲之說然則聘禮賈人取
圭垂繅宰執圭屈繅使者受圭垂繅上介執圭屈繅及使者歸
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凡此謂垂繅可也謂之有藉無
藉非也周官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非升堂之物其爲
藉也亦束帛之類而已謂圭璋特而襲亦非也聘禮上介執圭

不襲則一於裼而已王燕言執玉無藉則一於襲而已又何也
上介不襲以聘之盛禮不在己故也執玉者襲以執玉故也
聘禮不言凡執玉無藉者襲

山陰陸氏曰藉若璧藉以帛琮藉以錦云爾非所謂繅藉也聘
禮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三采六等朱白蒼朱
白繅八寸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聘禮一篇也言繅又別言藉
則藉與繅異大行人曰公繅藉九寸侯伯繅藉七寸若此者繅
也小行人曰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若此者藉也

廬陵胡氏曰鄭氏謂裼襲指執玉之人非也經意蓋謂玉有繅
以藉者則袒裼而露見其美無繅以承者則以物襲覆之不累
露也注謂人自裼襲

新安朱氏曰鄭說兩義詞太簡略指不分明陸氏所引皇氏熊
氏說始以垂屈言之但所云全言無者據垂之也乃與經文及
所說上下文皆相反疑其於字之下脫一不字蓋於圭璋璧琮
之義則皇氏爲失又所引崔靈恩云璧琮有束帛則不須藏
似亦牴牾疑璧琮雖有繅而垂之當爲無藉特以加於束帛故
從有藉之例而執之者裼耳陸氏但取鄭氏後說似亦有理然
今未敢斷其是非故兼著其說以俟知者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鄭氏曰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
老臣

孔氏曰自此至同名一節總明稱謂之事世婦者兩媵也次
於夫人而貴於諸妾諸侯雖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名老世婦
之名姪是妻之兄女娣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
貴妾名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士不得呼此
二等人名也　熊氏曰士有一妻一妾言長妾者明爲娣也

藍田呂氏曰君之使臣臣之事君雖有尊卑之勢歸殊其所以相敬
之道一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古者幼名男子冠而
字女子笄而字所以別長幼也君之於臣妾雖冠笄亦名惟臣
妾之長者不名所以別貴賤也卿老家相皆其貴臣也世婦姪
娣長妾皆其貴妾也特異其貴者蓋以禮敬之不敢
慢也諸侯之臣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卿老
者即上大夫卿也自天子至于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曰天
子之吏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自稱
曰寡君之老又諸侯使卿弔于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紼此
天子諸侯之臣稱老者也魯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
老者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降授老鴈此士之臣稱老者也孟莊
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大夫有世臣也謂吾姑者謂之姪
姪者妻之昆弟之子也娣其妹也皆大夫之貴妾也

馬氏曰卿老世臣家相稱外之貴者也世婦姪娣長妾稱內之
貴者也貴臣貴妾死而緦之生而可名乎書之稱成王之於周
公曰公明保予沖子之於畢公曰惟公克勤小物言天子同姓
謂之叔父伯父異姓謂之叔舅伯舅故平王稱齊桓公以伯舅
稱晉文侯以父義和是天子之於臣亦有所不名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於君臣之際雖有自然之分而其相
與之際皆以禮爲節文非若秦漢以下尊君卑臣上下相絶也
故古之待諸侯者不專以臣禮也亦有賓禮焉不專以治外之
道治也亦以家人之道治焉如此不名卿老世婦世臣姪娣家
相長妾則其治外如治內所以爲卿老世臣家相之禮猶其所
以爲世婦姪娣長妾之禮也後世則一以天子之尊巍然於上
以臨群臣名呼而隸役之君臣之間邈然相絶其爲天下既
不以禮而專從事於法矣

嚴陵方氏曰婦必有所從非獨在下者然耳其於士也皆居己之下從
或有尊卑故君於卿之世婦大夫於世臣姪娣士於家相長妾
皆不稱其名不以其尊卑而略之也
金華應氏曰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在者
立國必有世家大族以培植其本根且有世臣大老以隆國其
棟幹人君當寵異而尊禮之所以存忠厚養恭敬也瓜麻不墜
乎先世典刑可廢乎後來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皆亦
不同而輔貳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夫外之有所統也若夫
內助之賢而在者如世婦如姪娣如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女君
其貴賤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夫內之有所統也內外
皆有所敬而不名則受其所敬者莫不竭其忠而盡心觀其可
敬者莫不知所畏而聽命然後國政家事有所統一而綏從有
所憑藉而尚重矣

山陰陸氏曰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鄭氏謂從者姪娣也則士
有姪娣明矣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
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敢稱余小子辟天子之
子未除喪之名大夫士之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與
世子同名辟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

孔氏曰此以下明孝子在喪稱者接對賓客之辭大夫有地者
則亦稱曰君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今大夫有地雖同曰
君而其子在喪不敢同天子稱也大夫士之子謂諸侯之大夫士
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某臣之子宜辟之世子謂諸侯之適
子也諸侯之臣爲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同則嫌其名
自此擬於君也世子貴不得同則於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
在其君之世子前已爲名而君來同己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
年傳云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
又雜記云君之諱同則稱字　張氏曰稱嗣子某成我禮也
實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無言嗣子某者大夫之子稱
未聞

臨川王氏曰君大夫之子國君及大夫之子也

藍田呂氏曰君大夫之稱未之聞也先儒云天子大夫有土地
者其說雖不經見然考之此章上文之意義似然也竊思君大
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嗣天子之稱也辟嗣天子者必
天子大夫也又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辟嗣諸侯
之稱也辟嗣諸侯必諸侯之士大夫也所謂之大夫者食采於畿
內爵則諸侯位則大夫也謂之君大夫之子者嗣爲天子之大
夫也大夫士之子者嗣爲諸侯之大夫士者也記云天子未除
喪曰予小子考之詩若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之詩也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洛誥之文在成王即政成周之時也今予小子祗勤
于德周官之文在成王滅淮夷之後也皆非未除喪之稱然後
章所云恐非自稱之文當止曰小子可也

馬氏曰詩曰嗟予小子昔高祖之末小子皆天子未除喪之
稱也蓋天子域中之大故必謙以小子若諸侯有繼世之禮故必
命以嗣此在下者所以必辟之也禮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春
秋傳曰在喪公侯曰子儀禮士喪服曰哀子某某國君與士之
所自稱者如此而已然則春秋之例踰年稱公何耶蓋以臣民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踰年稱公以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故
三年稱子衛宣公未葬而嗣子稱侯非禮也然有小子侯僭禮
也大夫士之子先國君而名同之者猶稱字而已蓋君雖不奪
其名而臣不可不稱字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鄭氏曰射者所以觀德惟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爲疾

孔氏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誓耦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是言士得備預爲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某有負薪之憂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擔也薪樵也大樵曰薪故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憂勞也言己擔樵之餘勞苦不堪射也庶人子負薪今士云者謙辭也

藍田呂氏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示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不能射者男子恥之士雖不能射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也孟敬子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采薪猶負薪也

長樂劉氏曰周之士以鄉三物選之未有不閑六藝而爲士者及其末世禮教衰微而士有不能射者猶未忘乎三物之教故託以負薪之勞焉

馬氏曰先王之時司徒以六藝教民州長以時會射于州序故鄉之所共有射器而鄉大夫之所詢有射禮其於射也有司徒以作其耦有司馬以正其儀有朴以戒其失有筭以課其功勝者則先升後降袒決遂張弓以飲不勝者不勝者後升先降說拾弛弓以飲於勝者而其辱有不可之稱方是時也其相尚以射如此厲詎有士不能乎所謂不能者非不能也不屑於此而已

詩曰無射亦保

吳郡范氏曰射者男子之事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其爲法也内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行拱遜之儀有反求諸己之道焉文武之外又足以制心檢形防非僻而蹈中正古人進德修業凡可以自助者皆習焉射若其一端也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爲恥君使之射而偶未習焉則不敢以不能對而以疾辭負薪之憂賤人之疾也真不能而不敢以不能對則當時之士皆習於射可知大抵古人進德修業之外又於日用之常有可以閑邪而存誠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可玩者佩玉也琴瑟也射也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士無故不徹琴瑟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不能則辭以疾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夫假於外物猶若此而况於收視反聽退藏於密以存其心而養其性者乎後世乃以弧矢爲武夫之事琴瑟爲樂工之職苟佩玉則僅存於祭服不得已而時用之耳 成大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孔氏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己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也

藍田呂氏曰不顧望而對則如怵人之先己若有所爭然

嚴陵方氏曰顧於後有所問而答於前有所咨必顧望而後對者以示其不敢專也

廬陵胡氏曰顧望若漢文問上林尉左右視

金華應氏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之意言不輕發必當其可非但謙遜而已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氏曰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

孔氏曰自此至之法以明臣去本國行禮之事俗者本國禮法所
行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祀之禮不變則立叐立尸殺牲用旅酬
六尸及先求陰陽徹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如殷雖尊貴
猶服旁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如殷不東面以殷尚與上
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謂如俗也若此三條
餘冠昏之屬從可知謹脩其法者君子孫在周各守舊俗先世
之禮法審愼以行之也 熊氏曰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
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
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蓋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
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
横渠張氏曰行禮不求變俗於新國舊俗之法雖未善亦不遽
矯變之也蓋懷舊君之恩義不變父母邦之舊法
藍田呂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子路
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古之君子
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所以訓從不可則去
君臣之義也故以道去其君者君所以待之者三有禮焉故臣
爲舊君反服而得之絶也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吾於
父母之國夫豈不懷況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則舍故從新仁
人君子有所不忍此行禮所以不求變俗也俗者吾父母之國
俗也雖去而之他國至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舊習謹脩其行而不輕改者不忍忘吾父母之國
馬氏曰從俗禮也變俗亦禮也求變俗非禮也君子之於俗可
則從否則變宜從而變則爲亂常宜變而從則爲汙俗周禮本
俗六以安萬民成王封康叔啓以商政封唐叔啓以夏政以其
宜從而從之也易在革則去故在鼎則取新五帝不同樂而治
三代不同禮而王以其宜變而變之也如此則豈同拂民之欲

以求變俗哉凡因彼而已君子之不求變俗多矣特言祭祀居
喪哭泣之位者以人情於此尤不忍變故也滕之諸臣曰喪祭
從先祖是也
李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于上而風俗齊于下家無異道人無異
德而祭祀居喪哭泣之禮有所不同無害其爲同也故修其敎
不易其俗其以俗安而不偸且周之降於都鄙曰禮俗以馭其
民以王畿之禮俗猶不必其同也故土均氏曰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其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蓋地之美惡不齊故禮俗之異以
其禮俗之異則治之之法不得不異也
廣安游氏曰祭祀之禮君子不求變之者因其俗之故常而行
禮則不煩而易爲力古之爲法者行乎其前而不行乎其煩行
乎其常而不行乎其變若變俗而行禮則煩而難行人且不聽
祭祀喪服哭泣三者則又加於鬼神鬼神所安而不可以輕易
者也所謂國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來皆有祖述不苟然也且
不變之說有三不變之非鬼神之所安一也煩而難行二也非天
子不議禮不制度三也故夫不變其俗以行禮特在乎謹脩其
法而審行之使不失其故耳
嚴陵方氏曰治其壞謂之脩措諸事謂之行脩之有詳略不可
不慎也故言謹行之有可否不可不察也故言審焉
廬陵胡氏曰鄭謂去父母之國而居他國者非也此但謂行禮
安知夫國乎俗謂本國之俗君子居本國不當變易風俗求
合於禮而已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
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
新國之法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

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
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也若兄弟宗族猶存謂無
列無告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興謂起爲卿大夫從
新國之法以故國與己無恩
孔氏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去國謂三諫不從及他
事被黜兄弟宗族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己於本國無
列無詔然未仕新國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己有吉凶豈反還告
宗適不忘本也若本國無列無詔而今始事新國者所行禮悉
改從新也推此而言則故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
若無列無詔而不仕新國者猶不得從新矣
臨川王氏曰有列則有詔先王脩其教不易其俗故國各有
法也
藍田呂氏曰以道去君君未之絕雖三世之久爵祿猶有列於
朝告謂君爲之立後以承先祀而食其田祿出入猶有詔於國
者如去魯之齊又之晉復歸于齊君猶未之絕則出入他國猶
反告于舊君也如是者若其兄弟宗族猶存則必有宗子冠取
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如去國三世收其田里掃其宗廟舊
君與己出入不相聞也則去吾父母之國其日遠在吾君臣之
際其恩絕可以變舊國之俗從新國之法矣然猶俟乎起爲卿
大夫然後從新者厚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以傳統而爲後故謂之宗後夫於朝猶有列於國
猶有詔於家猶有宗則彼所以待我者恩好猶未絕也如之何
其遽絕之哉則反告之禮固所宜矣至於爵祿無列於朝出入
無詔於國則宗族不存亦可知矣如之何其反告之哉
馬氏曰人臣有舊君之服不過齊衰三月而已去國三世出入
猶詔於國吉凶猶告於宗後何也舊國者人之所不能忘宗族
者人之所不可絕今夫鳥獸之過故鄉猶回翔躑躅而後去狐
之將死猶正丘首而後斃况於人乎故太公封於齊世葬於周
君子以爲不忘其本則去國三世而恩義不斷理固然也蓋爵
祿有列於朝則是不棄其後也出入有詔於國則是不絕其好
也如此則吾之所以反告者其可已乎夫爵祿有列於朝則有
宗族以合其族爵祿無列於朝則無宗後之法無宗後則不特
不反告而已故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蓋方其未仕也雖守舊
國之法可也及興而仕人則有所隸矣其可復爲未仕之所
爲乎
山陰陸氏曰言君子去國三世不失其位至於他邦而爵祿有
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舊國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
蓋去國三世兄弟宗族容有弗存者矣若去國三世其在新國
爵祿無列出入無詔是去國而失其位也舊國無恩可知故唯
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如是而爵祿無列於新國之朝或寡矣
廬陵胡氏曰孔子去宋既久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不
從新國之法者與此異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爲天下者以家道爲之天子有其宗族以保
天下諸侯有其宗族以保其國卿大夫士有其宗族以保其家
故其禮皆以宗族之存亡爲之輕重也若爵祿無列於朝則君
無恩於己矣出入無詔於國則宗族無恩於己矣若此者當變
然猶不遽變也於其興起而爲卿大夫之日然後從新國之法
焉皆所以重其本之道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鄭氏曰不更名亦重本暴貴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沒不可輙改爲名謚之事名是父所作父

死更作新名似進弃其父也亦不孝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爲士庶
今起爲諸侯者也然君列于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己
今景貴恐爲謚以似誹其父賤不宜爲貴人父也
藍田呂氏曰已孤不更名有所不忍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有所不敢也不忍變也不敢敬也變敬盡於事親而已古者子
生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斯名也父之所命也親存而有所
禀命猶可更也已孤更之輕廢父命孝子之所不忍也父爲士
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可以己之
祿養其親不敢以己之爵加其親也父之爵法不當謚而己之
爵當謚以己當謚而作其父謚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其親而
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當周之
興王亦基于大王王季文王世世脩德至武王而有天下武王
周公追述其功穀起斯禮非後世追王之比也
馬氏曰名雖不可更以字行可也今律有所避忌則行字者聽
是也謚雖不可作德隱者可也武王周公追謚大王王季是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
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鄭氏曰爲禮各於其時居喪言樂而下謂非其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事居喪居父母之喪也喪禮
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之禮也祭禮謂虞卒哭祔小
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樂書之篇章
謂詩也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讀之
橫渠張氏曰禮在平日豈不當學如祭禮樂章豈必喪終乃學
此言者蓋爲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居喪者他書不可觀
惟喪祭可讀若觀他書却似都忘
藍田呂氏曰學必於其時言必於其所居喪者自大功以上廢

業則哀不志於學矣然送死之大事莫詳於喪禮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則未葬不可不知也事死之經莫詳於祭禮所以追養
致孝則既葬不可不知也讀是書也非娛業也當是時不知是
事不以禮事其親也喪復常者既禫踰月即吉也居喪不言樂
至此始可以讀樂章也古者吉凶之事不相干也哀樂之情不
可以貳也貳則不誠不足以奉大事故喪凶事也不言樂祭吉
事也不言凶如臨喪不笑臨樂不歎之比皆非其所也肅敬者
公庭之事也燕褻者私庭之事也婦人私褻之事不可以言
於公庭
長樂劉氏曰讀喪禮者重其喪葬不敢自任必求範於先王
也讀祭禮者祭有等降不敢以非禮事其先也讀樂章者言
祭于先廟未始不用樂而歌其詩不忘乎祖先之德也
馬氏曰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
而不及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夫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又
況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古者易服而葬周官蜡氏凡大祭祀禁
凶服祭義郊之祭喪者不敢哭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凶也
又況祭祀可言凶乎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言不出外言
不入凡欲無相瀆而已又況公庭可言婦女乎居喪不言樂後
世猶有如衛孫文子者公庭不言婦女後世猶有如陳靈公者
此季札洩冶所以譏之
長樂陳氏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
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
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
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故曰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
復常讀樂章宰予欲短喪孔子以爲不仁閔子騫子夏援琴而
哀樂孔子皆以爲君子則喪復常讀樂章先王之中制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鄭氏曰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當豫事書謂簿領也不豫拂拭書龜筴於君之卜筮所須也不豫周正皆宜誅責也

嚴陵方氏曰端謂正其簡書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倒筴側龜與振書其過非大然皆有誅疑若已甚蓋以群臣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歟

禮記集說卷第十

禮記集說卷第十一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鄭氏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間傳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為菲此皆凶服也方板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

孔氏曰此以下明臣入公門當謹敬其物有不得入者席蓋喪車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為緩宜停外也絺綌者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為不敬故不著入也若尸乗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厭冠謂厭帖無梁者蓋五服喪所著也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衰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臣在公宮而死凶具宜告而入也

藍田呂氏曰几所以憑杖所以扶席所以坐蓋所以禦日與雨袗絺綌所以袖袢暑皆燕安之具入公門而用之近不恭也孔子表而出之表謂加上服以藏之單則褻也孔子雖不入公門亦表而出入則與衆加恭也古冠有纓有梁而喪冠無梁故厭然也君子不奪人之喪雖入公門無所辟也臣子之義嫌於不祥故舉其重而辟之士所以入公門說齊衰也言說齊衰則大功以下不說也大功以下雖不說衰而厭冠苞屨說也齊衰者冠衰屨皆說也斬衰固說矣其未成服者雖扱衽亦不入皆嫌於不祥也衰五服之衰也書方衰凶器二者皆為臣妾有死於

官者君亦許之殯而成喪然必告君乃得入也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館與公所爲也明死於公館者得成喪也

馬氏曰先王之時掌著龜有官賜几杖有等周官若有祭事則龜人奉龜凡國事筮人共筮龜著非君命而入公門則是蓍筮龜者可以擅卜筮也凡杖非尸與七十者而入公門則是人臣可以自長老也扱衽者孝子未成服之飾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嚮固曰士唯公門說齊衰與此同義然閽人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少儀曰太白兵車不入廟門玉藻曰非列采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則公門之禁多矣曲禮之所言特其大略而已

山陰陸氏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此謂齊衰服者故曰士唯公門說齊衰凡服皆先納屨屨而後服服已而冠厭冠在下以此厭冠齊衰喪冠厭於斬衰故也先儒謂扱衽於掛歸爲妨則扱衽蓋成服之服

廬陵胡氏曰爲兵嫌有異謀若南蒯將叛杖杖是也

公事不私議

鄭氏曰嫌若姦也

馬氏曰公事而私議則是彌違者可以後言也然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聖人之於人可與言未嘗不言不可與言未嘗失言季孫之用田賦固非孔子之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鄭氏曰宗廟爲先廄庫爲次重先祖及國之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祭器可假有田祿者祭服宜自有粥賣也丘壟也不粥不衣不斬廣敬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士總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并明祭器所須之事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宗敬相稱故祭器爲先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共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供養人之飲食之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然諸侯曰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廄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爲先其實在祭服之後也然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若有田祿雖得造器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耳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有可暫假也

廬陵胡氏曰家謂人家鄭云大夫稱家非也若止謂大夫造祭器則下云祭器不踰竟何以兼士乎犧牛也鄭云天子之大夫祭祀賦邑民共牲牢故曰犧賦然據禮及孟子惟諸侯得有犧牲大夫豈得有乎禮言諸侯大夫少牢亦不言天子大夫太牢也要之犧賦總言牲爾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行莫先於敬鬼神誠不欺於鬼神則於天下也何有故言禮者必以祭祀爲先營宮室者必以宗廟爲先造器者必以祭器爲先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示有尊也言營宮室雖大夫有宗廟皆然非獨諸侯也言家造者雖士有田祿者皆然非獨大夫也宗廟祭器事吾先也廄庫犧賦待吾衆也居室養器奉吾私也此先後之序也廄以養牛馬犧牲庫以藏兵也犧賦亦謂其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盆簝之屬也賦兵賦也

其器如弓矢旗物戈劒之屬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粥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則褻褻則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是亦不敬也

馬氏曰大王之遷豳也宗廟奕奕然後百堵皆興令王之考室也嗣續妣祖然後築室百堵則古人之營宮室者豈嘗不先宗廟哉檀弓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記以士之臣爲家相則士亦可以稱家也周官載師有士田則士之有田祿者亦可以設祭器也

嚴陵方氏曰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此其辨也

山陰陸氏曰不設祭器即用養器可知無田祿若謂若孟子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亦其一端此錄有祿非田祿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鄭氏曰祭器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復還

孔氏曰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踰越也既放出故祭器不得自隨越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既不將去故寄於同僚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長樂劉氏曰祭器出於田祿也棄田祿而去之亦不以祭器踰竟欲以廉潔事其祖先已既不義其祿祖先亦不義其器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踰竟者不敢以君祿所造之器而用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寓祭器者不欲使之爲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

馬氏曰君之於臣也在竟則有賜環之禮在他國則有幣召之禮故孔子在陳未嘗不思歸魯孟子去齊未嘗不思反予夫豈悻悻然若小丈夫示其必不復哉此祭器所以必寓也昔微子去殷抱祭器而之周者抱君之祭器也抱己之祭器不可也抱己之祭器猶不可況春秋之時有載祏而行者有載寶而歸者其甚有至於以邑自隨者此君子之所疾也傳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孔悝南宮敬叔孫林父之徒豈知此哉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簚覆苓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爲爪鬋鬋鬚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簚或爲幕

孔氏曰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子環則還子玦便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壇位除地不爲壇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緣也素服裏有中衣吉時用采緣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絇爲飾士冠禮云玄冠黑屨青絇博寸鄭云絇之言拘也古屨以物系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頭著屨頭以受穿貫今凶故無絇也素簚白狗皮爲之簚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幦虎犆大夫鹿幦豹犆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古則翦馬

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蚤而乘之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須髮
也古則治翦爲飾凶故不也不祭食者食盛饌則祭食之先盡
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菩則歸君過則稱已今雖放逐
猶不得向人說已無罪也非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
不也自貶三月然後事稍有改也如吉禮而已未也三月爲一時
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
臨川王氏曰孔氏云大夫三年待放竟上不待放恐無此禮
孔子屢仕屢去豈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以爲大夫有得罪被
放於竟上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斯以於當時以待察春
秋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則去亦不可必以
爲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如孔子去國乃未
嘗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君耳一諫不從以爲
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其君或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
晝可也何至三年

藍田呂氏曰大夫士去國喪其位也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
國家去其贄素歸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也爲壇而
哭衣冠裳以素與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之禮也禮庶民
爲國君齊衰三月寄公爲所寓士仕焉而已者大夫以道去而
猶未絕者皆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今去其君雖非喪也然
重絕君臣之義故以喪自處而期以三月故曰三月而復服
也褸屨革屨也周官鞮屨氏蓋鞮屨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爲
韋非吉屨也孔子去魯以微罪行樂毅云忠臣去國不絜其
名以己無罪而說於人則君有罪矣君子不忍爲君厚之至也
馬氏曰爲壇位鄉國而哭以至婦人不當御皆處之以凶禮也
既夕禮曰主人乘惡車白狗幦馬不齊髦周禮喪車大褀則素
簚者未練之禮也士虞禮曰既祔則沐浴櫛搔翦則不蚤翦者

未祔之禮也然要褸或以菅或以蒯或以繩或以麻而不以鞮
緌屨喪狄之屨也喪不飲酒食肉不特不祭食則不祭食者非
吉禮之食也凡此特自貶而已又不必純之以凶禮也古之去
國者其仁至於鄉國而哭其義至於不說人以無罪于鮮之去
衛不鄉衛國而坐非所謂仁元咺之奔晉則訟其君以求勝非
所謂義也
山陰陸氏曰素衣素裳素冠微緣此服蓋準練衣小變也
嚴陵方氏曰復服者服其常服之事也以上諸事皆非常服之
事故於此言復焉
廣安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戰勝以喪
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凶災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重用兵也凶災以喪禮處之重天災也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去
本也且非特以喪禮自處也人將以喪禮弔之焉去國則弔之

凶災則弔之故夫去國古人之所大患也棄其君棄其位棄其
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其去國之可悲也明矣趙宣子亡不越
竟反不討賊董狐以弒君書之蓋不踰竟則其復也易踰境則
其復也難不踰境則其禮未有變也踰竟則變禮而以喪處之
二者爲變之輕重蓋不同矣且假使宣子亡而越境是絜其身
而去國也反而討賊是爲國除亂也今也內不討賊外不絜身
則弒君之罪將誰任其責哉此董狐所以罪之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
不敢答拜
鄭氏曰謂大夫士見君既拜矣而復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
及介君皆答拜還辟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
迎而先拜之
孔氏曰自此至相答拜也一節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此謂

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勞慰也還辟逡巡也稽首頭至地也
初至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在道路之勤故逡
巡而退辟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君若迎拜謂聘君
初至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逡巡不敢
荅主君之拜故聘禮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是也
藍田呂氏曰還辟再拜稽首以君臣之禮見他國之君也迎拜
則還辟他國之君以賓主之禮接已而已不敢亢也
馬氏曰禮莫辱於再拜莫重於稽首儀禮周官凡賓主君臣之
接也皆以再拜為節特鄉飲則主人三拜眾賓一拜而已士相
見聘禮至於禮之殺者亦一拜而已再拜所以為禮盛也周官
九拜先稽首記曰稽首服之甚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
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此稽首所以為禮
之重也所謂大夫者聘禮之賓也所謂士者聘禮之介也然而
言之皆謂之客故周官司儀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是也然雖禮
賓之受几受幣私覿莫不稽首其於郊勞與歸饔餼者亦稽
首則大夫之稽首於國君者非特拜勞而已記之所言特一端
也聘禮卿勞賓於郊賓再拜勞者不荅拜及歸饔餼賓再拜
大夫不荅拜昏禮賓奠鴈再拜主人不荅拜則不敢荅拜者非
特辟君之迎拜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葉氏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故大夫士見於國君不敢荅拜用
上敬下謂之尊賢故下文貴賤雖不敵賓主相尊則先拜貴貴
者禮也尊賢者義也
江陵項氏曰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如衡
也下衡也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則
今之折腰揖即古之拜也今之低首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
伏其頭至地乃類古之稽顙耳然今之拜自是古之跪俛伏二

事殊與古拜不類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聲用今之喏亦是
兩事皆與古揖不類也古揖舉手而無聲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
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
孔氏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
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為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
異國則爾同國則否
藍田呂氏曰尊賢之義貴賤之勢有不得奪之也
馬氏曰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
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然則拜之禮蓋亦若
此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燕禮賓升
自西階主人先拜至聘禮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則先拜之禮
不特大夫士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
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荅拜
也非其臣則荅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男女相荅
拜也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荅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荅其
拜士賤也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非其臣則
荅拜不臣人之臣也大夫荅其臣之拜辟正君也男女嫌遠別
不相荅拜以明之
孔氏曰禮尚往來已雖賢德而必皆相荅拜凡拜而不荅拜者
唯弔喪與士見已君二條耳弔賓本來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
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荅拜是也君不荅士拜聘禮士介
四人君皆荅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大夫見於國君謂見他

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
拜其辱者謂平常相荅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
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
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若君於已士以其賤故不荅
拜他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荅之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
君旅荅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荅拜者以
其初爲士敬之故也大夫爲君臣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
荅拜也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荅故明辨男必宜荅也
橫渠張氏曰弔喪不荅拜主人拜伏以哭弔者雖荅故辟之君
於士不荅拜於大夫亦有時而荅尊賢也
講義曰衆弔喪又見國君二條以明拜之皆荅耳
藍田呂氏曰弔喪者主人拜賓賓不荅少儀曰適有喪者曰比
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諸侯使人相弔辭云
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則凡弔者非以賓客來獨主拜賓
之辱而已賓不可申其敬也
馬氏曰士喪禮弔者升自西階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賓出主
人拜送于外門外三日成服主人拜衆賓此弔喪者所以無荅
拜之禮也士之於君朝列不坐燕則不與大享則旅食而已此
君於士所以無荅拜之禮也君於他邦之人使介者還其幣則
非其臣荅拜之可知矣大夫之臣不稽首於大夫所以辟君也
則其臣雖賤必荅拜之可知矣昏禮主婦一拜壻荅再拜則男
女相荅拜可知矣
廬陵胡氏曰左氏哀十二年仲尼弔季孫放絰而拜則喪賓
亦拜矣
長樂劉氏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者古之仕進以道不
以祿也道可以固國康民者非禮不足以安之君而無禮雖萬

鍾之祿不顧也是故以祿致者不足以爲賢又況其君慢之而
不顧者乎孟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視臣如草
芥臣視君如寇讎然則拜其辱爲國以致其忠非掉其屈已
也矧其下者乎君於士不荅拜者始升於鄉去民未遠也大
夫之於其君猶國君之於大夫焉男女相荅拜人倫之義以敬爲本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鄭氏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孔氏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産孕不欲
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
聚也群聚則多不可掩取之亦是麛子之稱凡獸子亦得通稱
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王制言諸侯不掩羣者夏禮
也此明周制
藍田呂氏曰古之田獵獻禽以供祭祀之用且因農隙以講事
也豺祭獸然後田獵則田必在秋冬矣然周官有四時之田王
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此亦云春田則春雖亦有田而
非田獵之正因時講事而已故不尚多獲而暴夭物也言春田
而不言夏田夏不田也故言三田異於周官也
長樂劉氏曰蒐苗獮狩一則驅禽獸不害民之稼穡二則習戰
陣不失備於盜賊然而春夏蟄蟲始生雛稚未成雖保息之禮
必行而恤物之心猶在王制夏禮也此經周禮也小有不同同
出於仁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
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産止
之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圍澤掩羣固四
時之田所同禁特以春言之者方孕乳之時尤在所禁故也以

其從天子故稱諸侯而已以與其臣故稱國君焉
馬氏曰王制曰禽獸不中殺不粥於市穀梁曰不成禽不獻則士不取麛卵可知矣王制又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士與此不同何也蓋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全君道而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存臣道而與天子異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群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觀車攻言會諸侯於東都春秋傳言會王之東蒐則諸侯有會王田獵之禮可知矣然則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則其從諸侯田獵又可知矣

李氏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春田不圍澤不𪊨不卵是故物得其養故春蒐有一發五豝之多冬狩有辰牡孔碩之美而人得以盡其奉上之誠于悉率左右之際百姓聞之者樂其德之仁見之者喜其儀之騷先王之田蓋如此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鄭氏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爲歲凶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磬之屬也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

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水旱災害也鄭注大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今謂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也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凶儉不殺牲也年豐則馬食穀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治謂不除於草萊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樂有縣鍾磬因曰縣也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故凶年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舉小者言耳

藍田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爲一身者也疾痛苛癢所以感吾體怛怵惕之心非有知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爲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饑色國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王食大夫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馬不食穀則芻秣而已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夫人食而食馬與牲仁人所不爲也凡此皆與民同憂自貶之道也及乎有九年之蓄雖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憂者無不同其樂也

嚴陵方氏曰馬不食穀者雜記言凶年乘駑馬以駑馬之賤不必秣之也士之賤必飲酒然後用樂故以飲酒言之曰膳不祭肺則無食可知馬不食穀則牲牢可知馳道不除則常行之道可知祭事不縣則賓客之事可知凡此皆舉重以明輕也大夫不食粱則不祭可知士飲酒不樂則不縣可知凡此皆舉小以見大也然君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爲多臣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爲少豈非位有貴賤故責有輕重歟

馬氏曰大司徒於荒政言弛力言眚禮言蕃樂則馳道不除弛力也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眚禮也祭事不縣士飲酒不樂蕃樂也大司樂大凶令弛縣則不縣不特祭事而已於祭事言不縣則膳可知也雜記凶年祀以下牲則祭不特不縣而已言縣則牲可知也司服言大荒則素服玉藻言年不順成君衣布則君不特不祭肺而已言膳則衣可知也大夫以粱爲加食君膳不祭肺故大夫不敢食粱士無故不去琴瑟君弛縣故士

不敢飲食以樂凡此皆亟備也先王之於凶荒也有珍圭以恤
之有委積以待之於關市則無征於刑則有赦大至於移民
通財糾守小至於舍禁多昏殺禮猶以為未也故膳不祭肺
不食梁不樂而損於自養馬不食穀馳道不除而損於自奉凡
欲與民同患而已司徒荒政索鬼神大祝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祭法雩祭祭水旱詩之雲漢靡神不舉則歲凶莫不祭也司
巫大旱則舞雩女巫大烖歌哭而請則祭莫不有樂也然祭則
有禱而無祀樂則有歌舞而無縣有禱而無祀郊特牲所謂年
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禱而不祀是也有歌哭而無縣曲
禮所謂祭事不縣大司樂所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是也樂者
所以薦鬼神也凶年君膳不祭肺可也祭事不縣以薦祭可乎
蓋樂鍾所以薦鬼神也所以崇己之德也凶年不祭失德之效
也苟失其德安敢於樂乎記曰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長樂陳氏曰君子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故吉事則推先於
神凶事則責先於身方其為宮室則先宗廟後宮室為器則
先祭器後燕器推先於神也歲凶則先膳不祭肺而後祭事
不縣責先於身也大蜡之禮年之順成而通則曰報神而不以
為人功年不順成而不通則曰謹民財而不以為神者亦此
意也

盱江李氏曰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
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若
新建國及札喪禍烖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非無安得
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動心矣膳夫
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由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君子諸父毋其
子之不哺而日飫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如此經所云皆
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下為之感人心為之悅用度不足
海內不安未之前聞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氏曰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孔氏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者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
恒佩玉徹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此士謂命士若命士
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
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為重故以君
上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

藍田呂氏曰君子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養其血氣志慮無
所不在於和使放心邪氣不得接焉此樂所以無故而不得舍
也災患喪病方在所憂故不可參以樂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
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故不去身非特為飾亦有上聲
鏘鳴中於五音近於樂也

長樂陳氏曰君無故玉不去身禮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
不徹琴瑟樂也鍾尚羽而象地磬尚聲而象水皆特縣之以致
用也瑟亦琴類也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樂之大者在鍾
磬大夫以賢帥人之大者也故不徹縣其常御者在琴瑟士則
事人有常心者也故不徹琴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故亦事也必謂之故則以有所因焉有吉事而謂
之故者有凶事而謂之故者君子制言諸侯無故不殺牛蓋吉事
故也先儒謂祭饗之類是矣此言君無故玉不去身蓋凶事故
也先儒謂災喪之類是矣雖或言吉或言凶之不同然有所因則一而
已是以同謂之故也夫公侯山玄大夫水蒼士瓀玟則玉固上
下之所通佩也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則縣亦上下之所
通用也詩言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又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則琴瑟亦上下之所通御也經之所言特隨其輕重而緊之爾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氏曰再拜稽首起敬也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他日別日也安取彼猶云何處取彼物問何處得前所獻之物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後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自致於外而不敢見君恐若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對謂對得物所由也大夫私行謂非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大夫還必有獻告反而已行還而君若慰勞己之勞苦則已拜之若問其行拜竟而起對大夫士通如此先拜後荅急謝見之之恩也

藍田呂氏曰君之於臣雖名位有等而所以上下相交不間於貴賤故雖士亦有獻於君焉皆所以達臣子共養君親之誠心而不可卻也

嚴陵方氏曰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故臣之事君出必請反必告焉他日者以今日為正故明日之後為他

石林葉氏曰臣從君之朝聘有私覿則為外交以其貳於君之事也其在國則有私行而不為外交以其順己之事也然而大夫成德之爵君以賢而尊之不有獻則無以事君之荅己故及必獻士則職位為卑君所以不荅拜也故反必告然則士之出與大夫同其反與大夫異者尊卑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故士有獻於國君問曰安取彼古之獻於君也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士親而君必問之者蓋所謂親者非親進之親致於將命者而已古之為臣也無私行出疆之禮告於君而後可也臣之於君子之於親一也子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或有賜焉必獻以示不敢有己而無私蓄也臣於君亦然獻則必告告則不必獻於大夫言有獻於士言告以大夫德足以致人之儀物也聘禮使者歸若有獻則告曰某君之賜也則大夫有獻不特施於私行而已聘禮君使宰賜使之幣則君於大夫之獻不特受之而已聘禮君荅拜此不言者君於大夫無所不荅拜於士為介則荅於私行不荅

廬陵胡氏曰春秋之義臣無竟外交此云私行出疆非正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鄭氏曰柰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柰何猶言如何也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大夫士去國皆為三諫不從及以罪見黜者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士雖無臣民而為史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故言墳墓亦與大夫互言也孝經云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

之彼猶得以祀但墳墓不隨耳國君以社稷為主若有危難則
以死衛之大夫當國有危難必率衆禦之以死為度
藍田呂氏曰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
墳墓為言者皆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為之置社稷使其
君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言也大夫
之有宗廟士之保其丘墓義亦猶是大夫士則有以道去其君
諸侯有國受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也然此去者國滅君死正
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雖有不安其國致位而去特一身
去就而已是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寓公也人臣受命于君
有死無二而已君之有社稷受命於天子者也大夫之衆士之
制受命于其君者也故人臣敬君莫先於敬命弃命不死不敬
莫大焉
長樂劉氏曰社稷危而不可存則國君死之民衆危而不可保
則大夫死之禮制隳而不可固則士死之蓋國之治亂以禮制
為本而國君大臣隨之則士也必以死爭焉君以民衆為基仇
敵侵而伐之則大夫以死捍焉民人以社稷為主仇敵攻而取
之則國君以死守焉
長樂陳氏曰孟子謂滕文公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
勿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
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去宗廟此重去宗廟之義也去國則哭于
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去則以私其之仁也死則以公
責之義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則死於義而斃與夫
正於禮而斃一也國君死社稷而大王去邠大夫死衆士死制
而管仲不死子糾何也曰死社稷則為民而已大王以為民雖
不死可也死制死衆為君而已死而非為君雖不死可也彼紀
侯之大去其國蒙亢之詭只則異乎此矣然君子之謀國家也

其勇足以無敵其智足以折衝豈以死為善哉記之所言特其
所守者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國君既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何
也蓋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存乎公義宗廟墳墓則
身之所自出特存乎私情而已獨國君一以社稷為言者以有
國之尊無適而不以公故也國君所以重社稷如此而大王得
以去邠者蓋此之所言者禮之經彼之所行者義之權也以其
合於禮義故孟子告滕文公以擇於斯二者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
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鄭氏曰天子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
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孝
王某嗣王某天王某甫皆祝辭也惟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
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也畛致也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祝
告至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
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余予古今字畛或為祗
孔氏曰自此至予亦名之論天子稱謂之事擯者稱天子以四
海雖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為天所
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授政謂授所縣象魏之法於諸侯也任
功謂使人專掌某任之功若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予我也予
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自謙損也踐履也臣下謂之一人
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阼
主人之階也天子升阼階臨郊廟之祭祀也內事宗廟是事親
事親宜言孝故祝辭云孝王某某為天子名也外事郊社也天
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
鄭謂不敢外內者若宗廟內事祭辭稱孝山川嶽瀆祭之

在外而辭稱嗣今天地社稷既尊祭之在內而用外辭不敢同內外之常例也至若巡守徧於方嶽臨視諸侯凡所過山川悉不親往使祝致辭故不稱名而曰某甫云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猶尼父類也鄭註鬼神謂百辟卿士者蓋謂昔爲諸侯卿士者也

藍田呂氏曰名者人治之大不可以不正也君子之有是名必有是實非守空名以示人也一人之身而名有異者內外尊卑人神死生之際不可以無別也此章所記皆天子之名其所以別者以此也君天下曰天子言天下者外薄四海兼夷狄之稱也古者於中國稱天王於夷狄稱天子夷狄者聲教之所不及非王法所能治故不稱天王而稱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天子者繼天而王者也稱於夷狄則曰天子天子外辭也稱於諸侯及臣下則曰予一人內辭也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人也不敢以勢位驕人自比一人而已書所稱予一人大抵告諸侯之言分職授政任功則凡所以命諸侯命諸臣者莫不然也鬼神之在諸侯竟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畛於鬼神者接於鬼神也猶田畛之相接然與祭之際亦同義也

長樂劉氏曰王畿九服之外蠻夷之君朝於王而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也以其不知禮義其所尊而戴者獨天爾故稱天子以臨之不失其所畏也朝諸侯謂分土爲九州以封五等之國千有七百七十三國四時各以其職來朝于王六年而後徧也分職謂設六官以法天地四時各專其職以治天下之教而黜陟幽明之也授政謂頒禮樂之成法致于和於庶民也任功謂建邦之六典以任天下之才而與功業也凡此三者天子所以役中國之賢才措生民於皇極者也乃尊尚其德而謙抑自卑是以自稱曰予一人也

嚴陵方氏曰職欲各有所尊故曰分政欲一其所出故曰授功欲能有所勝故曰任分職然後可以授政授政然後可以任功故其序如此蓋所以朝諸侯之事不過是而已畛於鬼神者謂若巡守望秩于山川也望秩之禮必於野外故以畛言之畛蓋田間道也祭於畛則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天子之適諸侯非其常也蓋有時矣故於是特言有焉此皆祝者之辭也

石林葉氏曰嗣天王位以覆養其生類則曰天子故君天下則稱之所以親之也崇高富貴而天下無與敵其尊則曰予一人故分職授政任功則稱之所以尊之也上順天命下得人心曰天王故踐阼臨祭祀諸侯畛於鬼神則稱之

廬陵胡氏曰覲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于王所則稱天子賜之舍

講義曰天下謂四海九州之遠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者皆是也君臨天下則本於天命以爲天之子故稱天子也朝諸侯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分職謂禹作司空契作司徒皐陶作士之類授政謂汝平水土汝播五穀汝敷五教在寬之類任功謂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之類分職則辨其職位授政則命以政事任功則責以成功皆所以治百官也

四明沈氏曰曰天子則非自私之辭曰予一人則非求助之辭位不可以己有所以歸之於天權不可以人有所以執之於己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也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
孔氏曰自上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也精氣為魂身形為魄人命終畢精氣離形臣子罔極猶望更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止呼天子復也告喪謂天王崩遣使告天下萬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也　崔氏曰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廟主曰帝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
藍田呂氏曰告崩及告喪此曰天王告史策告民之詞也復曰天子告天之詞也假至也稱易所謂王假有廟詩所謂來假來饗莊子亦云登假於道是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詩云三后在天書云殷先哲王在天言其精神升至于天臣子不忍斥言故婉其詞也先儒以假為遐音恐未然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祔于廟之詞也周人卒哭而祔殷人練而祔蓋祔而作主始入于廟曰帝者同於天神生事畢而鬼事始也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足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之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
嚴陵方氏曰天王崩者史之所書而以尊大稱之也
廬陵胡氏曰登遐也竹書記年帝王沒皆曰陟陟亦登也
中山成氏曰主用木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人之生無不死者天子之主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漆書其謚

故曰神主葬後孝子心目無所依故以神主也主之狀古今異制不得以新禮求之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
孔氏曰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云予一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鄭引春秋文九年公羊傳文證天子三年之內稱子小子也嗣王既呼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為小子喪質[illegible]故不變稱也
藍田呂氏曰天子未除喪而沒則其祔也不曰帝而曰小子如晉有小子侯之類蓋在喪當稱子故也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詞異也此云予小子者予衍文也詩書所載予小子稱不必未除喪之稱此又承措廟立主曰帝之文言之也則非自稱之詞故知無予字也生死皆名之曰小子王不稱帝不立謚未成為君也
廬陵胡氏曰案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尸天子位豈俟踰年也一年之內王自稱不曰王爾臣下未嘗不稱曰王也王乃反喪服是也鄭又云謙未敢稱一人康王何以稱一人釗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一

禮記集說卷第十二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鄭氏曰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

孔氏曰自此至曰饗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天子立官先從后妃始以爲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刪詩以后妃爲首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貴敬也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鄭註內則言齊者則是判合齊體也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妻之文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或記者雜夏殷而言之鄭註御序於王之燕寢者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東西南北中央各一順四時居之六月居中央通名燕寢后妃以下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餘見周禮九嬪註

藍田呂氏曰后以配天子夫人視三公其名與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妻同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妻即昏義所謂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妻同妾則昏義所無蓋其賤者以視庶人

嚴陵方氏曰后以承繼爲義以其聽內治有君道故也

馬氏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蓋昏義言後宮之治故兼天子后言之而備六宮之數則妾不預焉曲禮言後宮之位故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尊亦曰有后而妾之賤亦預焉

廬陵胡氏曰隋唐以後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則夫人也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則九嬪也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是代御妻六尚分典乘輿服御則妾也大抵踵周官之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五官致貢曰享

鄭氏曰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與謂群臣也五官於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則皆屬司空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孔氏曰殷家六卿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大宰一卿法於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但大宰既尊故先列之并顯大宗以下所掌屬之官大宰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云六大也上典是守典之典下典是典法之典立此六官以守主六事之法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不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沒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典司五衆者言用此五官使守其所掌之羣衆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衆者互言也殷既法天地立官又爲萬物立府司土於周爲土均主均平地稅之政令司木於周爲山虞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

生之物司水於周爲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司草
於周爲稻人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於周爲角人掌以時
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爲器用司貨於周爲卝人掌金玉錫石
之地爲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玉曰貨故稱貨人立此
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爲器
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考工記陶人爲甗旊人爲簋即土
工也築氏掌爲削削謂書刀冶謂煎金石冶氏掌戈戟故因呼
煎金爲冶鳧氏世能爲鍾以供樂器㮚氏世能爲量器謂豆區
鬴鍾之屬段氏主作錢鎛田器桃氏爲刃刀劍之屬此即金工
也玉人作圭璧磬人作磬玉及磬出於石此即石工也輪謂車
輪輿謂車牀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弓能
作弓者廬能作戈戟柲者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車
及羊車梓謂杞勺爲爵虛之屬此七物並用木皆木工也函謂
能作甲鎧鞄謂能治皮作甲韗謂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鼓謂能
以皮冒鼓者韋執皮爲衣及韎韐者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者考
工記韋裘二職存此物並用獸皮即獸工也草工則以萑葦作
盛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財物也五
官致貢謂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大宰
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
藍田呂氏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
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大宰者佐王代天工以治
者也大宗掌事鬼神者也大史掌正歲年及頒朔則奉天時者
也大祝所以接神者也士者即周司巫巫所以降神者也大卜
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六者皆天事也人事也人事可變天事
不可變者也周官司士則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爲一官者司
士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庶子之數則所統有衆與司馬司徒

司空司寇略等矣所以並立爲五官也司徒之衆則六鄉六遂
是也司馬之衆六軍是也司空之衆百工是也司寇之衆士師
司隸之屬是也故曰典司五衆六府者主藏之官鐵藏六者之
入以待國用者也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
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樹
事貢薪芻疏財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
商以市事貢貨財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士則廩人倉人之職司
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
司器司貨則玉府内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
貢故曰典司六職六工者飭材爲器以待國用者也蓋以萑葦
莞蒲管蒯之類爲器用者六工所治之材各不同故曰典制六
材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于王故謂之享王得
以行其誅賞大宰不貢者周官大宰詔王廢置則殺制亦然也
長樂劉氏曰此殷之官制也雖與周官不同然自唐虞已來建
官之義莫不稽古而法天地四時以分其職雖則名稱有所變
更而法象未始有異矣故羲氏和氏天地之官也四岳四時之
官也夏因有虞之制甘誓言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是也殷之大
宰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乃周之六官也而記者參以其屬
義雖大小不貫而天地四時以成變化之職理自有倫矣而疏
謂立六大以法天之六氣亦置五官以法地之五行者非也陰陽
之本一氣也判而爲陽所以作天爲陰所以作地二氣互有升
降乘其分至以爲四時四時以言其氣也五行以言其形也六
典者象乾所以始萬物之法也故天官掌之五衆者象坤所以
成萬物之法也故地官掌之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
民者莫不備矣書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夏承虞官所致

如此捨天地四時其能爾乎
山陰陸氏曰司徒教官也司馬政官也故五官一曰司徒次二曰司馬有教有政而後事可立故次司空事立矣則以禮文之可也故次司宗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故次司寇以司士代宗伯者以司士所掌與禮相通也六典書也五衆則其人焉五衆謂若大司徒大司馬與司小司徒小司馬之類不言大宰大宰典司六卿五衆有位者六職則其職而已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土工蓋搏埴之工金工蓋攻金之工石工蓋刮摩之工木工蓋攻木之工獸工蓋攻皮之工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茜爲紫以蒨爲紅以菉爲黃之類是也或曰草讀如字今俗作皁非正也殷人尚質是故設色之工謂之草工
石林葉氏曰自夫人以下至草工其分列之先後與名号之異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爲殷禮也蓋治天下必自內始夫人嬪妾莫不有所司而不言司者以其主於內而已內治則家道正可以推而及國太宰王者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特先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有書故言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王之以天官而地道不可以無職故次之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道所掌者邦教也有教不可以無政故次之以司馬司馬所掌者邦政有政不可以無事故次之以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於從善而恥於犯法也故次之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祿終之以司寇詰邦國之禁以刑暴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故言五衆所以奉地道也天官先大宰以奉天道地官先司徒以奉地道人君於是可以輔相裁成之時也然而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先務故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亦先王之智所以成物以養天下也是以土也木也水也草也器也貨也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於所治則曰六職金也土也石也木也獸也草也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府以聚其物而後命官以分治故後言六職材必待人而有成非人則不能成其材故先言六工治天下至於萬物各得其成材此先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治也雖然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五官各致其貢以通於王六職所分者內事則獻事六大所職者邦治則致治五官所職者衆則獻功六府所職者物則獻業王於是攷其貢而加之黜陟此所以道揆於上法守於下爲治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言其造於下而有所進享言其通於上而有所會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治紀於遠後世之治紀於近紀於遠者其事本於天紀於近者純乎人事而以法天參焉堯典之書首以命羲和爲事舜典之書首以齊七政爲事洪範之書首以五行爲首凡此皆紀於遠而本於天者也及其弊也神人雜亂而詭怪妖異之患興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堯時已然矣後世懲失其故則爲治者皆紀於近純乎人事不復知天矣董仲舒對策專談天人猶此意也然得於漢儒災異之說失之詭僻不經君子無取焉由於不知上世之故是以若此紛紛也今此建天官先六大與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洪範首五行之意無異也

晁氏筆曰以鄭子所言官名攷之其五官少昊氏之官名則曰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事也鶻鳩氏司寇也五鳩鳩民者也五官之名實與曲禮鄭注殷制同

長樂陳氏曰大宰理天道者也太宗太史大士大卜大祝知天道者也司徒司馬司士司寇理人道者也司士司木司草司器

司貨賄地物者也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飭地財者也以
六大為天官則五官人官也以六大列先則天官不特六者而
已昔少皞氏天官也五鳩氏人官也五矩九扈地官也是官之
取義於天地人古有之矣以物致獻曰貢以儀飾貢曰享禹貢
貢金玉璣珠之類是貢其物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是享言其
儀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曲
禮以夫人至於妾亦五等自六大以至六工亦五等此皆謂之
五官也然五官致貢與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則諸侯而已蓋
以其有所供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
致貢曰享禹於九州之物言貢是貢其物也洛誥享多儀儀
不及物曰不享是享言其儀也攷之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獻
邦國所供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為諸侯之事明矣
王氏曰宰者治之宰也以治事神之事宗者理之會也以治事
神之禮史尚其文也以治事神之辭祝祈命也以致事神之言
士察也以察祲祥之變卜占也以觀龜筴之告此事鬼神之官
故曰六大祀國之大事故也司徒以治萬民司馬以掌邦政司
空以掌邦事司士以掌邦刑司寇以除盜賊此治萬民之官也
故曰五官官者有所主也司土至司貨主地事之官也故曰六
府府者物之所聚也土工至草工治其物而已故曰六工此商
制也周則以為天無所不統猶治之於國故掌治曰天官地能
作成萬物之材猶教之於人故掌教曰地官春則四時之氣為
和而萬物得之以交際猶禮之通神人和上下故掌禮曰春官
夏則使萬物莫不正猶政之於天下故掌政曰夏官秋則陰用
事以肅殺成萬物故掌刑曰秋官冬則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
猶事之終則有始故掌事曰冬官殷尚質故正其名周尚文故
象其意先王建官以代天工也其因其革亦以天而已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
國曰君
鄭氏曰五官之長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二伯分
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一相處乎內是或為氏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
委之三吏謂三公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孤總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稱謂畿外之大莫
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五官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三公
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公加一命出為分陝二伯是也伯
長也言此二伯為內外官之長云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
方之事也擯謂天子接賓之人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
伯為天子之吏亦當稱名記者略之擯呼在朝三公為天子之
吏然王肅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擯者受
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鄭引春秋三吏證呼三公並為吏
之意也若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為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
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為
伯舅若晉文公為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王曰叔父不稱伯者
以州牧之禮命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又云我在伯父猶衣
服之有冠冕以其為州牧又為二伯也周公分陝為二伯詩稱
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也晉文公仇為伯而尚書云父
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則
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威遠國也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
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鄉國外之人其自稱曰公
也其國采地內也若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既主分陝
又在王朝嫌不正為采地君故明之也

藍田呂氏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治天下有二道總治于內者有百官府分治於外者有諸侯故聽百官府之治者謂之百揆考諸侯之治者謂之四岳四岳雖主治諸侯而亦處乎內天子巡狩以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非巡狩之歲則四岳考事而已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即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二伯即唐虞之四岳也王制者雜夏殷周之禮故與唐虞及周小異也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乃殷人之制即四岳二伯之任也周以三公為二伯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所謂五官之長亦三公也五官即六卿也周官立三公三孤于六卿之上即五官之長也伯仲叔季伯為之長則凡稱伯者皆長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也職方者如周公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九州之長即八伯兼王畿而言故謂之九也玉藻伯其稱曰力臣自卑之稱也擯者傳命曰天子之吏吏治事之稱各有所治也父者同姓之尊稱故父之昆弟皆謂之父舅者異姓之尊稱故母之昆弟與男子謂妻之父女子謂夫之父皆謂之舅天子謂二伯之同姓者為伯父異姓者為伯舅天子之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異邦曰寡君之老大夫士家臣之貴者亦曰老老亦長也

嚴陵方氏曰五官之長曰伯者即王制言三公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是矣蓋其爵則公其號則伯故也是職方者以其分職於左右而主四方之諸侯故也然與周官所謂職方氏者名義雖同而大小異焉擯則於賓執事之人也以二伯之貴於天子有賓道故傳辭於天子而其人謂之擯也天子有同姓有異姓有庶姓同姓則伯叔之國是也異姓則昏姻之國是也庶姓則既非伯叔之國又非昏姻之國夫謂之異以於同姓為別故也謂之庶以於同姓為衆故也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此其辨天子之老者老為年長之稱言雖為五官之長非以其德也特以其年而已故謙辭如此

長樂劉氏曰昔三代聖人行己之法必稽于古首出庶物而不敢自尊也德配二儀而不敢自大也莫尊乎父而謂同姓三公為伯父莫親乎母而謂異姓三公為伯舅非徒自示寡昧卑己以尊賢也蓋以億兆之命舒慘繫于一人政教之源治亂根于一德非屈己以下賢崇道以率衆未易化也是以於九州之伯同姓者謂之叔父異姓者謂之叔舅焉

長樂陳氏曰公加命為伯伯之為任上則與王同體無為而論道下則與王異用有為而分職故在鄉則分鄉在天下則分方其分鄉也周禮所謂二鄉公一人是也其分方也禮記所謂二伯分天下為左右是也蓋二伯之於天下無所不總故無事而無非事無職而無非職此所以坐論作行皆所豫也古者之維邦國也不特二伯而已其下又有牧伯焉成王謂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詩曰郇伯勞之詩序曰衛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則周之牧亦謂之伯矣蓋長人謂之伯養人謂之牧則伯以其體仁而言也牧以其施仁而言也先王所以維邦國者無他本之仁而已矣

廣安游氏曰此以下具言諸侯牧伯以及於夷狄之長庶方小侯之名稱古者封建有官有職有同姓異姓之親曰牧曰伯官也曰公曰子爵也曰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親也天子之三公及二王之後稱公餘則以國大小列為侯伯子男在四夷有子男而無侯伯此其為爵之法九州各建其牧九牧之職各治其州

之諸侯二伯之職分治九州之牧書曰以倡九牧是也九州之牧各擇其賢侯爲之而二伯則三公爲之此其分職之法也方三代封建之始也其所封者非王之父兄子弟則其甥舅也非昏姻則謂之庶姓庶者卑之也其言庶方小侯猶言庶姓也國大而爵尊則以伯稱之而爲二伯者必國大而爵尊者也國差小而爵差卑則以叔稱之而爲九州之牧者必國差小而爵卑者也國大而爵尊於外曰公公固其本爵也國差小而爵差卑於外曰侯侯固其本爵也因其國與爵而爲伯叔之稱所以皆稱父者假以成王言之當時諸侯所謂父之昭者則其諸父也齊王舅也於周世爲婚姻稱父云者皆本其始封而言稱舅云者本其婚姻而言此其親親之等也古者君臣之際有親親之道焉有貴貴之道焉有君臣之道焉三者並行所謂至文也後世君臣之際尊卑相臨親親之道衰而君臣之恩乖賓主之道衰而君臣之禮廢燕禮交之所恃者薄而專從事於法矣

山陰陸氏曰老以德齒自稱吏猶言力臣也牧亦應如此而於此見之崇方伯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鄭氏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二王之後不爲牧

孔氏曰殷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若入天子之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禮八命作牧是也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此不云擯於天子者兆者略之也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若呼爲伯則亂於分陝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爲叔亦異常也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自稱承前可知若與國內臣民言猶自稱爲君也

藍田呂氏曰牧者九州諸侯之長也各有所封之國所謂其國者所封之國也於外者非所封之國而在其州之內也曰公曰侯者以爵稱臣民之辭也曰君者以所事稱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別也必謂之父與舅尊之親之之辭也覲禮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天子所以待天下諸侯大國之禮視三公小邦之禮視九牧

石林葉氏曰伯則其道足以長人雖五官莫尊於大宰而亦無以先之故內不以稱者以其長人之道足也牧則其道足以制人而已雖爲長於九州而入天子之國則止稱牧者以其長人之道未足也惟其未足故擯於天子自稱於諸侯則無異辭惟其足也故擯則屈而言吏言天子之所使也自稱則伸而曰老言天子所親也至於在外曰侯在國比曰君者以其受爵雖異而南面以臨臣民者非異也

嚴陵方氏曰五官之長與九州之長皆長也五官之長則曰伯九州之長則曰牧者長五官者統爲之長也長九州者各爲之長而已此大小之別歟五官之長曰伯則天下之通稱也九州之長曰牧獨施於天子之國而已施之天下則與諸侯同其稱可知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而九州之長不言自稱者亦與諸侯同其稱可知入天子之國曰牧亦擯者之辭矣而不曰擯者於天子有貴道唯伯之尊足以當之故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氏曰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稱王老咸遠國也外亦其夷狄之中

孔氏曰此不知幾國立一人畢不得名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擧其高者言之也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

藍田呂氏曰九州之外即四夷也選諸侯而統之如九牧之比謂之子所以別於中國也不穀猶言不肖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侯也於外者非其國而在所統四夷之中自稱曰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也嫌其遠於王化故以王明之猶曰四夷來王荒服者王也

嚴陵方氏曰其在夷狄戎蠻以其在九州之外旣卑且遠不得與中國同其名位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也則與曰伯曰牧者異矣九州之內爵號旣尊又辯爲二而詳九州之外爵號旣卑又合爲一而略蓋華夏夷蠻之辨也稱王老則與五官之長稱天子之老同義

長樂陳氏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故先王之於中國則疆以周索尊其官師以強其幹於夷狄則疆以戎索卑其官師以弱其枝此所以治六鄉以天子六卿治九州以諸侯九牧九州之外疆域雖大爵不過子也今者不過曰小侯入天子之國止曰某人者又所以略之也子若春秋書楚子吳子邾子杞子是也某人若春秋書邾人鄫人來朝是也杞邾之類非夷也以其用夷禮猶且大者稱子小者稱人則先王之所以卑夷狄可知也伯稱天子之老陝之長稱王老者先王德以柔中國威以制夷狄則稱天子老者以柔遠之也稱王老者以大臨之也老子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蓋孤其於寡寡其於不穀夷狄之大者稱不穀小者稱孤乃其稱也玉藻諸侯於敵以下曰寡人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故春秋之時宋公以大水曰孤實不敏鄭伯以楚兵之加曰孤不天是諸侯之稱寡人者禮之常也稱孤則特變而已若夫小國之君與夷狄之小侯則以稱孤爲常故玉藻言小國之君曰孤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外四夷之君其國雖大天子必選其賢者命之爲子春秋所書楚子吳子皆天子命之爲蠻夷衆國之牧伯者乃得自稱曰子也故其於封竟之內自稱不穀於外鄰國自稱王老榮於中國之命以鎭乎四夷也

石林葉氏曰四海之外先王所主者略故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使之自長其類而已夷蠻戎狄能自養其類則皆通曰子子言其道足以養人此吳楚雖大亦稱子也至其朝則在九門之外故不言入天子之國於內曰不穀示不足以養人也其反而歸國出於四夷之外則曰王老示有所歸往而親也內稱不穀屈四夷之德於中國外稱王老大中國之德於四夷也

山陰陸氏曰公羊傳曰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不言入天子之國亦卑遠之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鄭氏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擧尊言之

孔氏曰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內但擧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旣擧大國之子又擧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擧

其尊稱若男亦稱男也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
能也
嚴陵方氏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
其非大故曰小侯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盖五等之爵
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且賤而略
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以入内則屈出外則伸故也小
侯亦有男特舉子以該之耳於外曰子而不言自稱則人稱之
故也自稱曰孤而不曰内外則通内外可知
石林葉氏曰庶方小侯乃所謂附庸之君也其地處乎中國而
其朝異乎四夷故得入天子之國以其道止足以自爲故曰某
人能自爲矣亦可推而養人故於外亦得稱子不足以養民則
民將去而無輔矣故自稱曰孤孤則其於不穀也先王正名號
如此而後世稱謂猶失其真又況謙德以自遜也
長樂陳氏說見前
藍田呂氏曰自稱曰孤又下於王老也春秋楚子稱不穀從其
稱也齊桓公封楚屈完稱不穀以自卑之辭若是也魯弔宋災
宋閔公稱孤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亦自貶之稱也
金華邵氏曰五官致貢曰享以下至此皆因其人而定其所稱
之名盖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聖人所以汲汲於此者非較
輕重於一言一字之間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
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
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
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
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
禮今亡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依狀如屏風以絳
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
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注如今綈素屏風有繡斧文所
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設依於廟堂戶牖之
間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其禮諸侯來朝
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
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
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
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
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立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
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
不受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
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
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殺
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爲春
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
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内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
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
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屏謂之樹李
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注以
推驗禮文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矣王既立宁諸侯
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此是春朝之禮陽生之
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
也鄭謂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者此内朝即路門外朝也對臯
門内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内也若對路寢又爲外故文王世

子云朝於外朝則以官是也諸侯入廟門更服朝服執贄入應
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曰序進覲位於廟
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上擯進之乃於位次
第而入故云序入也當依當宁王皆南面夏宗依春冬遇依秋
者陰陽同各相依也鄭註周官宗伯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
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
若不期而俱至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曰盟言朝覲會同聘問盟誓之所以名也
古者謂相見曰朝相問曰聘臣見於君子見於親賤見於貴皆
謂之朝以朝暮別之則朝見曰朝暮見曰夕以春秋別之則春
見曰朝秋見曰覲然考之舜典二月東巡守肆覲東后則春亦
曰覲蓋朝覲互名至周始以春秋別之又有夏宗冬遇以備四
時之朝又曰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
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四者非獨時異事亦異矣
此章天子之立有當依當宁之別其朝位有諸侯北面及諸公
東面諸侯西面之別則朝覲之禮非獨事異儀亦異矣
長樂陳氏曰依即扆也宁即著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
設黼依依前南鄉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則天子於朝覲未嘗有當宁之禮司士正朝儀之位
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
位焉明堂位三公北面諸侯西面諸伯東面諸子東北面諸男
西北面特射人掌羣臣見王之位諸侯乃北面焉則諸侯之於
朝覲未嘗有北面之禮記之所言非周制也古者冠禮冠於廟
聘禮享於廟禘而發爵服嘗而出田邑發秋政出而治兵入而
策勳莫不一於廟凡以尊重事不敢輕之而已矣豈獨覲禮然

哉　又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器
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
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
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
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
屏疏通之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以其一於北面故通謂之諸侯以其分於東西故
有公侯之異稱也東面則位於右西面則位於左
虞氏曰禮之所言蓋夏殷之制也然夏殷之制覲禮當依而
立者秋主斂故入而當依春主發散故出而當宁順天氣也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諸公位尊故立於西以賓禮待之也諸
侯位卑故立於東臣統於君也凡此皆在治朝之儀而已鄭康
成以謂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且言
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覲則一受之於廟此乃泥於覲禮之
文事畢又肉袒於廟門之東故強立此說夫以記禮所言皆非
周制而強以儀禮釋之不亦曆乎
廣安游氏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
見大君之尊不有賓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
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
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恃其利勢
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
上下相睦同獎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
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為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
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甥舅昏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
見於其來朝志親親之恩專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
安於此此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

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
江陵項氏曰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差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於內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主於見而已或以明堂位天子當依而諸侯分班遂疑曲禮爲夏殷之制此漢儒遁辭也明堂位之辭不可盡信但亦當存之以備參考耳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鄭氏曰及至也卻閒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

孔氏曰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以遇禮簡易也會謂及期之禮卻閒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也遣大夫往相存問則曰聘聘問也約信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如此則用誓禮牲者盟所用也涖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皆諸侯事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見僖二十五年左傳又襄二十六年欲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云贊牛耳故用左耳故知用左也知珠盤玉敦者戎右以玉敦辟盟又玉府共珠盤玉敦是也知口歃血者哀九年左傳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盟牲所用按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而戎右云贊牛耳又左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人君盟當以牛也

藍田呂氏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古者諸侯無事則相朝不相朝則相會不相會則聘有大事則天子方伯誓之皆所以講信脩睦以交四鄰者也盟詛之事其起於衰世乎先王之治諸侯命方伯連帥以統制之同志協慮以勤王事有不帥者則奉王命以討之雖有盟詛且將安用及王政不行大不字小小不事大天下解弛不相維持伯者於是假仁義之事帥諸侯以事天子約不深則情不齊於是盟詛興焉政雖不自天子出猶有至公同好之情故葵丘之盟足以合天下諸侯猶無異心五伯既衰則結私黨報私仇心不同而要之於神雖盟不信此大亂之道也周官雖有司盟之官疑非治世之事也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非特去也附益者有焉此詩所以非屢盟春秋之書盟所以多譏也時有緩遽則儀有詳略故會禮詳而遇禮略也問有大小則文有隆殺故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小聘曰問也事有輕重則約有淺深故誓約之淺盟約之深也期而相見曰會曰有期地有所也卻地者見上之地也其時緩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如邂逅適相遇然曰無期地無所其時遽則禮宜略也公羊傳齊景公之唁魯昭公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遇禮非皆然也其略有如此者久無事曰聘聘大禮也小聘曰問禮有殺也約信曰誓古者舉大事以齊衆皆有誓舜征有苗禹誓于師啓伐有扈誓于師湯誓泰誓費誓秦誓是也有書周官則祭祀師役莫不誓也

長樂陳氏曰盟會或衆遇不必衆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衛侯遇于垂是遇不該於衆也周禮有盟邦國有明萬民春秋有諸侯會有大夫會有兵車會是盟會有小大而該於衆也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而會遇明盟之禮未嘗廢於天下將使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

信民然後天下爲一家而無異俗中國爲一人而無殊心則會
遇盟誓之輔於教也豈不懿哉若夫會而民畔誓而民疑則非
會誓之過也作會誓之罪也今夫聰明出於性好惡出於心作
聰明則亂舊章作好惡則不足以遵王之道路又況作誓會者
哉荀卿不知乎此以爲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誤矣
又曰周禮有盟有詛則盟詛固有大小矣司盟若合諸侯則共
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
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置之於坎加書其上盤
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有幣帛以
禮明神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
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
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
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周禮左傳天子諸
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蓋下人君
之禮也然盟詛皆執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
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
若子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
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
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懲皆
先王之罪人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遇者見而非約故未及期相見曰遇而與周官冬
見之遇異矣會者衆之所聚故相見於卻地曰會而與周官時
見之會異矣聘者言有所與故使大夫問曰聘而與王制比年
之聘異矣若冬見之遇時見之會比年之聘諸侯之所以事天
子也未及期之遇於卻地之會使大夫之聘諸侯之所以交鄰
國也此其所以爲異

廣安游氏曰古者諸侯朝聘會盟之禮交不可以闕一也傳曰
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
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有事而無業事則
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蓋朝聘會盟所
以經其事序其經共其序明其共者也故歲聘以志業聘禮苟
廢是謂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間朝以講禮朝禮苟廢是謂有
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再朝而會以示威會禮苟廢是謂有禮而
無威序則不共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盟禮苟廢是謂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不明則棄其共不共則棄其序不序則棄其經不
經則棄其事所謂百事不終所由傾覆者謂此言朝聘會盟之
不可闕一也三代之時天子之臨諸侯有朝焉有會焉有聘焉
朝者諸侯朝於天子也聘者諸侯使大夫聘於天子也會者天
子會諸侯於所期之地會有盟焉有誓焉此天子諸侯朝聘會
盟之禮也此經則諸侯會誓盟之法也此經於天子言朝覲而
不言聘會誓盟於諸侯言聘會誓盟而不言朝互相備也諸侯
之事天子以尊卑言之其禮主於朝有時不朝則有聘諸侯之
相與以其等言之其禮主於聘以聘爲未足則有朝此經以禮
之所主言也先王盛時朝聘會盟之禮上不絕於天子之所下
不絕於諸侯之國小大相維遠近相師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
天子此所以長久安寧而無後患也穀梁謂誥誓不及五帝盟
詛不及三王其實三王有盟矣惟其當時太平上下和睦諸侯
軌道故盟府之禮藏而不用會之以兵車禮有之也然不以兵
車齊威有焉盟府之書禮有之也然盟詛之所不及則三王有
焉穀梁所謂盟詛不及三王而此經有盟者其說蓋如此也相
見於卻地謂會於閑卻之地不以渦夫主國之人也齊威公之

伐楚也師出於陳鄭之間其人以爲甚病假如晉楚會諸侯于宋于虢以義推之則虢宋兩國受其供億之病故會於郤地爲此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二

禮記集說卷第十三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鄭氏曰臣某侯某者其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

孔氏曰自此至寡君之老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其侯者若言齊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鄭註承命告天子辭者並覲禮之文並曰天蓋司空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音義隱云曲禮天子主者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若爲州牧既尊擯者加天子之老四字奉圭請覲是鄭意以擯者之辭文無所出寡人言寡德之人

藍田呂氏曰前章君天下以下言天子之異稱也此章言諸侯之異稱也臣某侯某如言曰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也臣者君前之稱某侯某者所以自別也寡人猶天子稱予一人庶方小侯稱孤也古者兩君相見及與臣下言皆自稱曰寡人此止云與民言舉其略也

嚴陵方氏曰某侯所以別其國也繼某侯而又曰某所以別其人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曰臣某侯某主於謂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自稱曰寡人主於謂於敵以下曰寡人是也

廬陵胡氏曰自稱曰寡人於臣亦然獨侯謂舞氏曰祭則寡人是也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鄭氏曰凶服亦謂未除喪祭祀稱國者遠辟天子

孔氏曰適子孤者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

彼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
葬之前故雜記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
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内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謂能繼天
德而立也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謂是父祖重孫耳
藍田呂氏曰言適子明其嗣也言孤明其在喪也曾孫猶言嗣
也天子繼天而王故於郊祀百神稱嗣諸侯不敢言繼推而祖
之故稱曾孫晉平公伐齊禱河曰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曾孫蓋
曾臣猶陪臣也天子臣於天地百神諸侯復臣於天子故稱曾
臣與稱曾孫之義一也
嚴陵方氏曰曰適子孤者以幼而無父自稱之也然亦或稱嗣
子某故前經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也天子於内
事曰孝王則以國所尊者稱之也諸侯於内事曰孝子則以家
所尊者稱之也
山陰陸氏曰臨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不言成所避遠天子

曰曾孫某遠矣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氏曰死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且字既葬見天子曰類代父
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
所宜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其禮俱亡
孔氏曰薨死謂國史策辭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若告於諸
侯則辭當謙故雜記曰寡君不祿類見謂諸侯世子父死葬畢
見於天子禮也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
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
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謚謂將葬之前請謚也
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檀弓
云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

也曰類者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　王氏曰請謚必以其實
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　何氏曰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
曰文也
藍田呂氏曰赴於諸侯則曰寡君不祿謙詞某甫字也稱字與
卿大夫士異矣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矣有所降也類
之名未之聞也先儒謂類猶象也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以類
爲象其義未安而君薨世子聽於冢宰安有遽見天子之禮請
謚於君亦何象之有求之未得闕疑可也
嚴陵方氏曰常人曰卒其復則名之也諸侯曰某甫復則字
之也
清江劉氏曰言謚曰類當爲誄聲之誤請誄而謚之也
山陰陸氏曰稱死亦言之法據崩曰天王崩
廬陵胡氏曰周官典命諸侯之嫡子未誓言於天子攝其君則

以皮帛繼子男故既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也見天子
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或謂春秋書葬桓侯以能請
謚非也鄭云使大夫行亦非
長樂陳氏曰夏后氏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
致事凡以全父子至恩而已然有父子之至恩亦必有君臣之
至義以至義廢至恩君子之所不忍故不奪人之親亦不奪其
親以至恩廢至義君子之所不敢故有君臣相見之禮焉顧命
天子宅宗祝冕黼裳以見群臣則諸侯既葬而類見天子宜矣
春秋之時晉襄公既祥將伐秦請見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
王臣從師且居以在喪而不朝王爲尤則在喪而朝王其爲禮
可知也然朝王可也請見可也召主而往不可也葵丘之盟宋
子與焉踐土之盟陳子與焉非禮也朝王禮也如君既葬王政
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既葬弁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

帶金革之事無辟變禮也方其朝王也其禮蓋下先君之等或以皮帛繼子男之君其服蓋吉服特不免絰而已下先君之等或以皮帛繼子男以周禮典命推之可知也吉服以書之顧命天子麻冕推之可知也不免絰以記之服問推之可知也類者象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鄭氏曰聚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孔氏曰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若於己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藍田呂氏曰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諸侯曰寡君之老士大夫家宰亦曰老老長稱也自稱天子之老寡君之老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詞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鄭氏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鏘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穆穆威儀多貌也皇皇自莊盛也濟濟徐行有節降於諸侯不自莊盛也蹌蹌者容貌舒揚也僬僬卑盡之貌庶人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鄭注聘禮是臣非諸侯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進其容也　崔氏曰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盛以言非對例也

藍田呂氏曰廟中之位南鄉明故曰昭北鄉幽故曰穆則穆穆者有雍容深厚之貌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則濟濟者有脩飾齊一之貌書曰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則蹌蹌者有翔舉舒揚之貌庶人見乎君不爲容進退趨走僬僬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爲容止之貌也五者皆言其容止之狀也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之容遫其勢然也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莊盛皇皇之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濟濟之脩飾不爲蹌蹌之舒揚蹌蹌之舒揚不爲僬僬之促數則知卑者輕且遫也

長樂劉氏曰穆穆美也心正而容舒行與止莫不極其美而又美也皇皇莊重也敬於上而恤於下行與止莫不極其莊重也濟濟者進退中於禮樂之節也蹌蹌者積諸中而揚乎外也僬僬者直心而盡情卑賤不敢以爲容飾

廣安游氏曰穆穆在上穆穆者其體也亦其道也穆穆猶言深且靜也深且靜者道之所以淵默恭己正南面也記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人君之道本不當有所爲苟得其道則淵默恭己正南面斯足矣不然則秦之衡石量書隋之衛士傳餐豈其然猗天下之末務是不知人君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詩曰穆穆魯侯書曰四門穆穆則不特天子而已聘禮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則皇皇不特諸侯而已書曰濟濟有衆則濟濟不特大夫而已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則天子至士亦莫不然蓋其儀各有所當非一端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敬也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故爲天子之容焉皇皇正也美也故爲諸侯之容假樂言穆穆皇皇宜君宜王非以是乎楚茨言濟濟蹌蹌以見助祭者之容非以是乎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

孔氏曰自此至曰某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

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特牲少牢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内小君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孺言其爲親屬婦言服事其夫婦號亦上下通名故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服事舅姑故通名婦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貴賤悉曰妻詩曰刑于寡妻是天子曰妻也

藍田呂氏曰天子之妃所以稱后者有繼之辭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則有繼者也夫者帥人之稱也男子謂之丈夫士之貴者命爲大夫稱之曰夫子則夫人者亦帥其妾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君之夫人也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喪大記卿之妻曰内子春秋傳趙宿以叔隗爲内子是也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達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之考之於經傳未之有也庶人曰妻妻者貴賤同稱豈以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改也

嚴陵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妃獨天子曰后以有君道故也諸侯之夫人一國之小君亦有君道不得謂之后者妃之有君道惟天子足以當之故也曰夫人者以其爲一國之小君而人所事也故稱夫然非夫之也故稱人周南王者之風故關雎言后妃之德召南諸侯之風故鵲巢言夫人之德此非其辨歟大夫曰孺人者需人而有所屬助之稱大夫能帥人而人之所屬也故其妃曰孺人凡妃皆有所屬而止大夫曰孺人者以言乎上則夫人之尊不宜以君所屬名之以言乎下則士之卑不足以人所屬名之故也婦以事人士亦以事人爲事故其妃名以婦人庶人曰妻妻有一義與夫齊而莫之勝者妻之道也承夫而在下者妻之位也前言天子有妻則以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故也此言庶人曰妻則以庶人之卑而妻得與之齊故也位以大爲貴故天子之妻名之以其位道無乎不在故庶人之妻名之以其道亦各有所當而已

長樂劉氏曰后者後也德配於天子育其嗣息以爲之後也周南之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然則樂得淑女者其德也無斯不妬忌者其行也無思犯禮者其化也躬儉愛勤者其志也故能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廣安游氏曰天子之妃名配至尊爲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夫之言扶也孺屬也婦服也服事其夫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鄭氏曰公侯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也自稱於天子謂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也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也子名父母所爲也言子通男女

孔氏曰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其數二人妻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注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也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老婦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無見天子之禮時事謂若獻繭之屬也自稱於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坊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知前有夫人饗法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爲謙也其與

夫言自謙稱爲小童言無知也此婦以下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嫌若當夫人也

藍田呂氏曰諸侯自夫人以下如天子之制而無娣有所殺也自稱於天子曰老婦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猶子事父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者臣下稱者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爲寡君也小童之稱不見於經傳秦夫人告秦伯曰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雖夫人亦稱婢子自貶而就下也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長樂陳氏曰傳稱諸侯娶九女論語曰管氏有三歸而春秋譏衛晉齊三國來媵以此推之大夫娶一家而二家媵之諸侯娶一國而二國媵之天子娶一國而三國媵之則三國來媵天子之禮也諸侯僭之此春秋之所以譏也何則天子三夫人則三國之媵可知也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諸侯之大夫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　又曰夫人見於天子非助祭則時事而已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婦稱非所以能事人故稱老婦於諸侯非聘則聘使通問不稱寡非謙也不稱君不足以尚命也故稱寡小君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則婦人於夫要在幽聰明不與外事而已童者無所知有所承之稱夫人稱之宜矣

嚴陵方氏曰曰老婦者不敢以少艾自矜故曰老不敢以人所事自處故曰婦以其對尊故自稱如此

山陰陸氏曰小童言雖爲童猶不足婢子言雖爲婢猶不充

廬陵胡氏曰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記禮者本論語爲言也易曰其君之袂夫人稱君尚矣自稱於諸侯鄭謂饗諸侯之時此據春秋姜氏饗齊侯爲義案此乃聖人所譏言稱也哉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鄭氏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也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者謂使人於諸侯也其名也

孔氏曰某士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爲某國之士也陪臣者其君已爲王臣己今又爲己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於外曰子亦擯者辭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其國自國中也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知者玉藻上下大夫於他國擯者曰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註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故稱名與此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藍田呂氏曰此言諸侯大夫之見稱也曰某士某者國名也自稱曰陪臣如管仲平戎於王云陪臣敢辭是也言於外者以別天子之國與其家邑也古者大夫之家臣稱其君曰主則於外者非家邑也臣子於異邦稱其君曰寡君故大夫自稱於異邦曰寡君之老此云於其國者蒙於外之辭亦謂異邦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諸侯諸侯之臣大夫大夫之於天子則重臣而已故曰陪臣欒盈曰天子陪臣盈及管仲所云是也國君稱君所以命於下大夫稱子所以尊於上大夫於外曰子春秋書齊高子來盟是也上大夫使則自稱下臣下大夫使則自名

而其私人以爲之使則亦自名而已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使則稱名擯者稱名則其自名可知也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人之使者容有來自它邦而新仕者故也

廬陵胡氏曰老謂老成人也王朝則有國老王官之長曰天子之老是也諸侯則有卿老國君不名卿老及此是也卿大夫則有家老語云趙魏老是也

嚴陵方氏曰使者自稱曰某則特名之也以其爲陪臣之使故所稱如此若夫爲諸侯之使則亦曰寡君之老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絶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失地滅同姓名亦絶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天子以天下爲家不得言出諸侯南面之尊不可稱名君子謂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絶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絶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以罪之也失地名者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滅同姓名者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是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蓋曰居是位不可以無是德也故天子者必有君天下之德諸侯者必有君一國之德卿大夫必有輔世長民之德然後可以當君子之名然出而高之位無愧一國之外政不能加德不能加則雖天子與列國無辨矣列國之君去其國而出則非其國皆謂之出天子則不然天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爾居君子之位無君子之德而唯惡是親則與小人無辨矣天下之達尊者也敬之而不名故或稱爵或稱字貴之也非此族則名之賤之也故古之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名君子而位號存焉爾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二者春秋之書法也失國家而奔無以異於匹夫也兄弟之國而滅之其惡無以異於無知之小人也故失地名滅同姓名皆以小人待之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書天子居於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史之所書也諸侯言其所以名之惡天子不言所以出之惡者略至尊之過而不敢斥故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衛侯燬名是時天王居鄭衛侯不顧天王在難而滅邢故生名之諸侯出奔爲失地名者罪之然文公十二年郕伯奔不名別有旨春秋晉滅虢滅虞齊滅紀楚滅夔皆滅同姓皆不名則衛燬之名非因滅同姓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鄭氏曰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幾微也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孔氏曰凡諫諷諫爲上君臣有離合之義若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案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將侵曹曹羈諫君請勿自敵曹伯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是也父子天然理不可逃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大倫有三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其義一也雖然父子天合也天合者不可解於心身有隕而恩無絶也君臣義合也其合也與父子同其不合也則去之與父子異也事君

者無愛君之心則不忠仕而不事道則不恭微諫非愛君也三諫不聽而不去非事道也事親者愛親之心亦然三諫不聽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故號泣而從之至于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恩無可絕之道此事親事君之所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犯而無隱者臣之義也諫而不顯者臣之私也此主於人臣之禮故曰不顯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義有所不爲臣有所不忍臣之於君三諫不聽尚復留焉則附從矣固位者義所不爲則逃之子之於親三諫不聽苟遂絕之則傷恩矣傷恩者仁所不忍故隨之逃之全其身而立我義之盡也隨之將以感其心而立人則仁之至也臣子之道備矣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則幾諫而已於朋友則遜以出之而已推其事親以事君推其閒燕以從事於朝廷其可剛亢激拂以揚君之過乎故孔子之立五諫以諷爲上以戇爲下荀卿之三忠以是諫非而怒之爲下以德復君而化之爲大此皆不顯諫之禮也今夫訛言之入於人也始而不信中而疑終而聽忠言之諫人也蓋亦若是而已故諫而不至於三而去則爲負去過三而不逃則爲屑就然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馬氏曰事君不顯諫若人臣之禮也有犯而無隱者人臣之義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蓋爲臣而有欺不若有犯有犯而取辱不若不顯之爲愈然則人臣之義豈必有所犯有所犯者不得已也雖然亦非大臣之道焉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孔子之於魯也猶不諫而去君子不以爲不義亦曰有大臣之道焉不諫而去有大臣之道則三諫不逃者可以爲非禮矣

李氏曰爲人臣之禮無顯諫而洩冶以諫死故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有罪也洩冶之罪何顯諫也三諫不聽則逃之可也書曰曹羈出奔陳曹無大夫此書曹羈賢其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石林葉氏曰始不顯諫以爲禮終諫而不從則去所以爲義也

廬陵胡氏曰顯謂明言其惡周公諫成王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非顯諫乎然不顯諫非後世面諫廷諍者比也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微子諫紂不聽而欲逃于荒野是也舜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瞽叟亦允若是號泣隨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謹物齊也

孔氏曰凡人病必服藥父子相承至三世則能習物調齊矣又說云三世者一黃帝針灸二神農本草三素女脈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

藍田呂氏曰孔子所愼齊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況君親之疾乎藥非瞑眩厥疾弗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劑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甚甚則至于喪身爲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子止以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弒君之名也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君於[illegible]若無事之時其服也膳夫品嘗之太子親視之亦以致其謹而已則於有疾之時尤所不可忽也醫之爲術於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其可服其藥乎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良以此也雖然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

故周官醫師止以十全爲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
也故孔子文言無恒之人不可以作巫醫
山陰陸氏曰三世相傳享之所不能致然者衆矣世亦者賢者

擬人必於其倫

鄭氏曰擬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
以其類則有所褻
藍田呂氏曰擬人者必以其德相似也不相似則非倫矣孟子
稱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又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曾子
子思易地則皆然擬之得其倫也
嚴陵方氏曰禹稷顏回時固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者爲其道
之倫而擬之也堯舜伊尹迹固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者爲其
心之倫而擬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然不
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擬之以位而已
然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
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
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
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
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
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
孔氏曰此謂幼小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
小問朝廷之臣荅之必有法禮齒路馬有誅故年但云聞之謙
不敢言見也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如
也干求也言事未定常如此求之也國君幼少新立而他人問
其臣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荅之人君十五而生子是十五
以上爲長十四以下爲幼也問大夫之子者亦他國人問於大
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未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
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
業故有御事之固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大夫子卑長幼當
以二十爲限也問士之子問士之屬吏也四十強而仕故問其
子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庶人謂府史之屬少儀云問士
之子長幼長曰能耕幼曰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
與此不同者亦有田無田之異此所言是有田者故言典謁鄭
引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
而問其子之義也 熊氏曰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
大夫士而言之
藍田呂氏曰言衣之長短則知其年少長也若干者數未定之
辭也古有是語如射數射算曰若干純之類其義未之聞也宗
廟社稷言祭祀軍旅之政有可未可則長幼可知也對大夫士
庶人子之年則言之文也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
之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成人以上也幼則能御未能御能
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此章則以能御未能御爲
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
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蓋男
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謂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
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
之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若樂舞射御皆在所學以國君之子
言御故少儀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文互見也士有隸子弟
則士之子將命典謁其職也
嚴陵方氏曰若干者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干方約其數故
曰若則與投壺所言同義自國君而下皆有賤雖各不同莫不有

為以用事故於問國君之年則以從宗廟社稷之事為對言祭
廟社稷蓋事神之事也御則於事有所制御蓋治人之事也典
謁則典主請謁為奉事人之事也負薪則力役之事而已事神者
重於治人治人者尊於事人事人者逸於力役此重輕尊卑逸
勞之別也
長樂陳氏曰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德不
足則至於才才不足則至於事事不足則又至於力上下之勢
然也叔孫穆子問庚宗婦人之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
我矣然則於庶人之子對之以力亦若此也
石林葉氏曰國君之有土地人民其道主於忠孝故以宗廟社
稷為對大夫非有土地人民而其職則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
為對士則無往而不事人故言主典謁庶人則無時而不為人
役故言主負薪此禮意存於稱謂之間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亦是問國君
之年御御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
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鄭氏曰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
孔氏曰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封內土地所出也富者非問其多
金帛問最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也諸
侯止一國故問之數地謂數土地廣狹以對之山澤所出謂魚
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問大夫之富於其臣答曰
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為季氏宰是也食力謂食民下賦
稅之力也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
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以車
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富

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鄭註云始養曰畜
將用之曰牲
黃氏曰問國君之富數地及山澤所出而對之問大夫之富以
宰食祭器不假而對之問士之富以車數對之問庶人之富以
所畜雞豚以對之夫三代聖王制禮者蓋以節百官四民之欲
也上下有節是為王道奇貨異服不鬻于市宮室車旗衣服自
天子出雖諸侯之封有金銀珠玉羅紈錦綉之產盡歸天子必
自上賜之非百官四民所敢私有故殷有司貨之官周有卝人
之職皆是守禁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之謂也奇貨異
服雖棄諸道路非其分者誰敢取之以違禮犯禁哉故民間無
竊盜菽粟如水火而天下阜安及幽厲亂之上下相冒而奇貨
異服自秦漢而降天子不得主而禁之庶民僭侯王戎狄起貪
心皆由此三代禁物之所訪也且金銀珠玉自禹別九州漸產

于世非為衣食又無銷鑠歷數千祀耳山淘海日甚一日而益
貴何哉炎漢之禮雖不及古但以一人用純金器正三品用純
銀器奇貨聚于上故每有黃金千斤百斤之賜自晉魏隋唐又
將千載而國家未聞有黃金千斤百斤之賜者何哉以奇貨異
制而上下無分之所致也且漢列諸侯而所貢者寡路分升降
奇貨已多今天下郡縣所貢者倍而不及漢者無他庶人之器
得過侯王之所致也以古禮明之飾貨服有禁則封富之旨
明矣
藍田呂氏曰問尊者之年則以微辭對問尊者之富則以盡辭
對蓋無所嫌也國君之富不勝言也舉其要者以對之故數地
與山澤之所出也數地如百里至五十里言食貌之多寡也山
澤之所出言物產之所宜也國君有國者也故以數地山澤言
之大夫有家者也故以官事衣服器皿言之庶人受田止百畝

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繫人之勤惰故雞豚狗彘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之富也

山陰陸氏曰數地嫌數井牧之地以對故曰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山澤之所出所以釋上數地以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對之又以山澤所出爲魚鹽蜃蛤金石之屬非是

長樂陳氏曰周禮鄉師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刑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蓋無田祿者可共而不可設有田祿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天之造物謂之眞宰天子所以總百官謂之冢宰諸侯之卿亦謂之宰聘禮宰命司馬是也卿大夫之臣亦謂之宰此有宰食力是也庶人之守財者亦謂之宰晉爲爾宰是也有宰食力食民力也庶人食力食其力也

金華應氏曰天子富有四海固不必問其富其富無倫匹之可擬故於禮無問荅之可載國君受封於上有常土制賦於下有常奉亦不必言也惟山澤所產無常其寶藏與廢存乎天其封疆遠邇存乎人故數其所出以對旣見其寶藏不窮且示其不求多於常賦之外也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後於奉己而厚於奉先也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其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故財不妄取不驕於有富故財不濫用問對之間蓋有深意焉

石林葉氏曰言不及義古人恥之問富奚宜至哉此所以爲曲禮也祭器衣服不假大夫之過禮而言其富則及之豈其命有不同或假或備亦異矣歟

廣安游氏曰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書言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後世學者以爲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特以富爲福貴非福也後世不知古者類如此也先王之制天下貴者必富賤者必貧故言富則知其貴未有富貴貧賤離而爲四者也富貴貧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也古者制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地之富制大夫之爵則有大夫之地之富制士之爵則有士之車馬之數之富庶人無爵而有田則有雞豚狗彘之富所謂因爵以制其祿因祿以稱其富也後世不然自封君之富而無一級之爵有公侯之貴而或乘牛車者皆失所以制爵祿之說也此經或受國則以地對或受官則以官對或受器則以器對或有車則以車對有田則以畜對若此者各視其爵以知其祿視其祿以知其富視其富以知其禮祿不異於爵富不異於祿禮不異於富古人所以家天下正統者用此道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鄭氏曰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孔氏曰自此至告子宗子一節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并論神有廢置之事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

於南郊人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四時迎氣祭五天帝
於四方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大皥夏曰其帝炎
帝季夏曰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皥冬曰其帝顓頊明爲配天
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命祀百辟
卿士既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
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饗五帝以文王武王配
之此四祭天配以人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
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案地
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
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
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
孝經緯既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
則周人以嚳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鄭引來方禋祀乃小雅大

田之詩論成王年豐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祀祭祀並四方之
義也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
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
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
也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
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大
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五祀見月令大宗伯五祀
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
同祭故知是戶竈等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
疑殷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
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
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

祭三祀也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
餘神故也

河南程氏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
也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
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正與今人
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
者大惑也

秦溪楊氏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
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
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
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
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方分爲六天又皆以
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

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
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
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類尤爲不經且
鄭注周禮祀昊天上帝謂即皇天上帝已知其爲一矣及月令
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上
帝爲北辰曜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
以王肅群儒引經傳以排之然以五人帝爲五帝則非也夫有
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
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
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
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
禮知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　又曰四方注疏
此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一

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䄍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攷諸說惟舞師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爲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祀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爲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按以血祭祭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稍同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爾鼓人鼓兵舞帗舞說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天下而有之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及五祀此所謂歲徧也天子有天下故得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言無所不及也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其竟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祭山川祭五祀亦有及有不及也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士不得立家故五祀之祀亦不得行然自天子達于庶人皆得祭其先先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天子至於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唯於士言者舉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户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户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也考之於經皆不合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于五祀則自天子至于士皆祭五祀蓋一宮之中雖有大小之差而五者日無不具祭法加以司命厲與户竈門行中霤謂之七祀而言其沙怖妄不經至于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竊謂三代之未嘗以是法著之書而未行也士不祭五祀而喪禮特言禱于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長樂劉氏曰唯爲天之子者得以主天地之祀然而鄭氏謂天爲有六者非也考諸正經其所祭之時與事不同則其所以尊而稱之者不能無異爾以其能與能奪聖人大寶之位而祭之者謂曰敢以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望其氣之昊昊然而能資始乎萬物之性合而祈報之者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以其春而生其色青夏而生其色赤中央而生其色黄秋而成其色白冬而貫其色黑迎其氣以落其功而祭之者則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是也以其能雨澤應時遂成嘉穀則月令建巳之月用盛樂大雩五方上帝而以五人帝配之是也王者代天理物法天左旋東四時巡四方告至上帝于方岳則舜典歲二月至于岱宗柴是也非常事而祭天則無有定處故湯祭於鳴條武王祭於牧野唯誠所召易曰二簋可用享是也是以四圭有邸以祀天祀上帝者明四時之氣同出於天五方之帝本共一神也則天一而已矣豈有六耶亦猶地之爲祇一也其濟生於物隨人大小不可以一祀而報之也故天子必父天而母地夏至之日祭於澤中之方丘則曰皇地祇也祭之於庫門內之西則曰冢土社爲羣姓祈罪辜也祭之於籍田之壇則曰王社爲宗廟祈粢盛也諸侯爲民而祭者曰國社爲籍而祭者曰侯社大夫成羣而祭者曰置社司徒令其鄉黨而祭者曰里社凡皆地祇也而圜丘方丘之祀主之者獨天子焉此經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

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者禮之大制以等降爲本
祭之大法以貴賤爲限等降不立則財用不給而怠惰生非所
以致敬於鬼神也貴賤不分則僭偪不正而爭亂起非所以致
福於己也是以制度降殺立於祭祀焉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禮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具宜小者
別則曲禮天子祭天地至於士祭其先王制天子祭天地至於
大夫祭五祀皆所以適其尊卑小大之宜也四方者所謂來方
禋祀周禮所謂以羽舞舞四方之祭祀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是
也山川周禮所謂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王制所
謂名山大川是也諸侯方祀春秋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是也山川王制所謂名山大川在其竟內是也於天子言天地
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舉矣於天子諸侯言四
方方祀則社稷之類舉矣言山川則林澤丘陵墳衍之類舉矣
於士言祭先則天子之先王諸侯之先公大夫之先祖舉矣儀
禮言七禱五祀則士祭五祀矣此不言者以大夫主於五祀士
主於祭先故也祭法天子祭七祀而庶人猶立一祀與此不同
者非周制也周禮大宗伯有司命而無司厲有五祀而無七祀
而司命係天神五祀係地祇祭法則合司厲司命與五祀而七
其非周制明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祭天地則知諸侯之祭社稷天子言祭四
方則知諸侯之方祀爲一方天子言祭山川於四方之下則知
四方之山川也諸侯言祭山川於方祀之下則亦一方之山川
而已大夫言祭五祀則不及山川可知士言祭其先則又不及
於五祀可知祭天地則天子之事故於天子言之方祀則一國
之事故於諸侯言之五祀則一家之事故於大夫言之祭先則
一身之事故於士言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
隆殺故所祭之神有遠近也

金華應氏曰它書以五祀之禮但自天子至士大略皆同獨祭法
謂天子增至於七而大夫止於三故儒者疑焉然此篇亦謂士
祭其先而不及五祀夫豈誠有限制而不得立歟以理揆之中
霤竈以至門行不論尊卑莫不具有而其當報也亦無品節
之限蓋雖凡庶人之家皆所可祭而況於士乎特以士之祿薄
而力微家道既有所未成祀禮亦不能盡備姑侯夫門行之列
於外者爲之然門行既立則它易舉蓋至于今典禮蕩壞而家
人祀竈之禮委巷俚俗猶所不廢曾謂古之爲士者而不及此
乎要之當時之士有上中下亦未可槩言由中以及乎上其力
可爲則其禮必備士喪禮之所禱是也在下而未及乎中其力
未裕而其禮或闕祭法與曲禮之所言是也其曰士祭其先與
王制之所謂庶人祭於寢者等耳其亦自天子之至尊等而下
之以至於下士之至微者歟

諸家解祭天見郊特牲篇第一章

禮記集說卷第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十四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鄭氏曰爲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非其所祭而祭謂妄祭神不饗

孔氏曰此明祭有常典不可輒擅廢與舉農即柱也有農功故曰農也棄即后稷也爲稷官故曰稷也

藍田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廟已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脩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其所祭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舉其廢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非其所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故無福福者百順之名也

長樂陳氏曰祀典之所秩則不可以廢廢之爲不仁祀典之所不秩則不可以舉舉之爲不智周官大宰祭祀以馭其神大祝禁督逆祀命者禮記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夫逆祀命而有所舉則在所禁逆祀命而有所廢則在所督不敬者在所削不孝者在所絀此人臣所以謹常祀而毋瀆禮也春秋傳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蓋以此也然莫敢舉廢者禮之常可以舉廢而舉廢之者禮之變故湯於社則不遷於稷則易農以棄凡以崇功德以歸宿於義而已後世祭祀與常典舉廢無常時故夔子不祀而滅於楚鄫子不祀而滅於晉此宜舉而不舉也秦漢之祀其小有至於陳倉其大有至於五時此宜廢而不廢也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族而祀之則於禮爲諂於命爲逆於祀爲瀆其欲徼福也難矣昔楚昭王不祀河從武子不祀相皆能變易舊俗以趨於正可謂知此禮矣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其不信乎

嚴陵方氏曰可以廢而廢之可以舉而舉之者存乎義因所廢而莫敢舉因所舉而莫敢廢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故也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淫祀之謂歟在人則爲諂於禮則爲淫

石林葉氏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鄭註是矣然未盡也先王之制祭祀如柳下惠所言蓋其嚴矣故禮有祭法有祭義若舉廢皆當於法與義後固不可改使有不當其可姑仍其失而不之正乎棄之與農農之功必有不若棄者則農固不得不廢若柱之爲社世未有能過之者則雖欲遷而不可改湯特爲之作夏社以曉天下此禮所以言有其舉之有其廢之若謂各有名而非若作者也不然如魯人之祀爰居躋僖公何以書於春秋使後有作者能以禮正之孔子豈不許乎

東萊呂氏曰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非載於祀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若多故看得福爲可惡爾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

孔氏曰此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左傳云聖王致力於神奉牲曰博碩肥腯是天子得以肥也又公羊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牛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也此大夫士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

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田以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者蓋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耳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嚴陵方氏曰天子以犧牛則雖肥而或傷亦在所不用矣諸侯但取其肥而已不必犧也但取其具而已又不必肥也至於士雖索牛亦不得而用矣唯羊豕可也祭義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故得有犧肥之牛也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此經所言特於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而後得之故也所謂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若濫祭亦是淫祀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

河南程氏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橫渠張氏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繫世族與立宗子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又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藍田呂氏曰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上繼于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其所以主祭祀治宗事如有國有家之重冠娶妻必告死必赴況於祭乎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以

記說卷十四

用其祿而不敢專其事也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若不厭祭不旅不假之類是也其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所謂必告于宗子言告而後敢行事也　又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則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爲宗子而弟有子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宮而祭使其子自主之乎從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上謂殤與無後見曾子問及小記蓋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主其祭於義可乎蓋異宮者必祭于其宮使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于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曰終事而后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

申禮不得申則雖祔食于祖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爲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支則知宗之爲本言宗則知支之爲庶支子不祭公祭也祭必告于宗子私祭也謂祭其先也凡此所以明其宗重其本而已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鄭氏曰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謂貴賤悉然牛肥則脚跡痕大豕肥則毛鬣剛大羊肥則毛細而柔弱雞肥則其鳴聲長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食之肥可以獻祭鬼神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兎肥則目開而視明也自牛至兎八物唯牛云一頭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爲臛及腊則不數尹祭者截截方正而用之一云正謂自作之論語市脯不食言不正也商祭者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槀乾也脡祭者鮮魚煑孰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也清滌者古祭用水謂之玄酒言其甚清皎絜也清酌者酌斟酌也此酒其清可斟酌也薌合者黍秫皆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也薌萁者粢謂白粱黄粱其語助也明粢者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稷粟也此等諸號也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魚兎雉或唯魚兎又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士虞禮祝辭云尹祭也

藍田呂氏曰祭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謂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以爲之然後可以不慊於心鬼神其來享也故祝辭皆舉其美而言言於物不敢不盡也食獻之獻以肥腯爲美魚腊鮮槀以得宜爲美水與酒以潔清爲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爲美韭以苗之盛爲美鹽以味之厚爲美玉以不瑕爲美幣以可制爲美祭豕與羊視其鬣與毛豚未成豕雞祭其鳴故直謂之肥腯也犬下牲也可以爲羹而獻則犬之肥也凡羹肉皆謂之羹特牲禮云羹飪顯者扱食舍肉曰旨有毋未嘗君之羹是也八者皆以肥腯爲美也魚腊脯脩雖微而必祭庶羞雖美而不祭故脯與槀魚鮮魚三者皆謂之祭舉其盛也脯謂之尹亦謂之脩脩有所正也酒醴皆有清有糟糟未泲者也既泲爲清酒之精者也故謂之清酌黍稷食之正也稻粱雖美加食而已非其正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黍稷之有馨香也黍可以爲酒孰之則黏聚而不散可摶而食之故曰薌合既香既合則黍之美者也萁其也有所別也粱之薌與黍同其實與黍異又爲加食故曰薌萁粱五穀之長也祭祀之飯謂之粢盛明者精鑿之稱也故曰明粢草去則苗蹤地美則本豐苗蹤則實必美故稻曰嘉蔬本豐則萌必盛故韭曰豐本

長樂劉氏曰凡祭宗廟之禮鼎俎籩豆簠簋所薦必美其名者謂聖人體祖先之遺芳體天地之大德作爲政教以和陰陽用正萬物之性命各遂其生耳其豐厚不敢忘本是以祭祀之禮物美其名以昭盛德雞曰翰音者翰飛也其音飛而遠者雞必大也犬曰羹獻者犬腯則湆膏可以充鉶以爲獻也粱曰薌萁者白粱黄粱非獨米之香烈可以充君薦神至於其稷亦有芳薌也嘉蔬者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唯其善也量

幣者制言幣帛以將其誠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
山陰陸氏曰首𤖅非元牛曰一元迹𤖅非武牛曰大武雞鳴皆
振羽是之謂翰音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謂之雞以此兎曰明視
視月而生者也合言氣粢言實其言幹號言苗
嚴陵方氏曰犬豕水畜也水至陰而柔故其鬣以剛爲尚羊火
畜也火至陽而剛故其毛以柔爲尚鬣亦毛也豚非牲之正以
助祭養者也豕言用豚之腯肥則羊亦用羔之腯肥可知經曰
羔豚而祭翰則羽之健者也左氏傳曰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爲
犧則宗廟之用雞必以能鳴之雄者矣
江陵項氏曰牛豕豚羊雞雉兎皆以其形聲之美者爲號獨犬
曰羹獻者其形聲不足言也羹之而獻其味爾薌合以其實之
升於量者言薌萁以其稃之殼其於場者言嘉蔬以其苗之植於
地者言明粢以其飯之盛於器者言然古本無稷曰明粢一句
或與黍同號爾稷大者言其實顆細者言其穗各取其盛者言
之脯曰尹祭左朐右末擖陳之也稾魚曰商祭稾者不盡佳必
擇而用之也鮮魚曰脡祭濡魚進尾右鰭左腴乃陳之也
廬陵胡氏曰古者葱韭皆曰本漢使云百本韭五十本葱量
度量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
在棺曰柩
鄭氏曰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生但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
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
也尸陳也柩之言究也
孔氏曰自此至短折不祿一節論死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生
時尊卑著見可識死後爲野土嫌若可輕褻故爲制尊卑之名
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譬若天形墜壓四海必覩王者登

假率土咸知故曰崩薨者崩之餘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
知者亦狹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
平生故曰卒也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澌是消盡
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
死今俗猶有呼盡爲澌者也人初生在地病困氣未絕之時下
置於地冀脫死重生氣絕之後更還床上既未殯斂陳列在床
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
死事究竟於此故曰柩
藍田呂氏曰尊卑之死其名不可以無別敬之至也天子居崇
高之位如山如陵然故曰崩詩云山冢卒崩卒終也君子曰終
終者全而歸之之義也大夫君子也故曰卒不祿傷其不幸之
辭也至庶人則窮矣不可有異名曰死自諸侯至于士皆其臣
民之稱也若諸侯之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自卑之辭也
書於他國之史則曰某侯某卒内外異辭也大夫死赴於同國
他國之大夫士皆曰不祿訃於其君及他國之君同國之大夫
士皆曰死亦尊卑内外之辭也尸者未大斂柩者已大斂之稱
也故喪禮未殯奠于尸已殯奠于柩書銘亦曰某之柩所以
別也
長樂劉氏曰如天之崩則萬物失其所覆也薨隋也如地之陷
則一國失其所載也卒終也施德立義由此而終也祿所以崇
道而有德而身既亡是不祿也死者澌也如冰之消而復爲水
如雲之盡而復爲氣生而復死死而復生無窮已也人則亡矣
其爲德義猶存也故立等降以稱其實則事亡猶事存也
長樂陳氏曰書於堯舜禹湯曰殂曰落曰死曰沒而已至周乃曰
崩則崩薨卒之稱周制也大夫謂之卒而春秋外諸侯亦謂之
卒者略於外故也士謂之不祿而禮諸侯薨赴於諸侯亦謂之

不祿者謙於外故也夫有始則有終此性命自然之理也君子曰終與卒同義一草木之槁曰死一禽獸之斃亦曰死小人曰死則與物同類而已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天子諸侯大夫之死曰崩薨卒蓋降殺乃死天子亦曰死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鄭氏曰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異於人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死寇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

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今云降落是死也四足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故曰漬此鳥獸死異名也死寇曰兵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春饗孤子是也

藍田呂氏曰兵者死寇於難之稱也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欲勿殤男執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鄭氏曰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

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

藍田呂氏曰宗廟祭祀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君亦曰辟則臣之所取法也

長樂陳氏曰詩曰皇皇后帝又曰皇王惟辟天王祔而臣子加之以帝尊之與天同故也祖父死而子孫加之皇夫死而妻加之以辟尊之與君同故也周官大祝所謂鬼號此也喪禮未卒哭則以生事之既卒哭則以鬼事之則其稱皇祖考皇祖妣以至曰妣曰嬪皆卒哭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考成也成爲神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曰卒曰不祿謂有德行任爲士大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

孔氏曰父母妻生死所稱不言祖及夫者以生號無別稱也考妣嬪謂非祭時所稱也前是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父母並曰皇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詩大明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並非生死異稱矣

橫渠張氏曰妣者比也所以配先考之德自非生者之稱故可以無嫌生者自不言妣妻死曰嬪夫死曰辟然於古不見有此稱若考則武王稱文考若嬪者嬪于虞又九嬪是婦人之美稱然此等之稱亦不特施之於祭祀而已

長樂陳氏曰易曰有子考無咎書曰大傷厥考心倉頡篇曰考妣延年則生亦謂之考妣也書曰嬪于虞詩曰嬪于京則生亦謂之嬪也生曰父曰母曰妻親之也死曰考曰妣曰嬪敬之也生則主親死則主敬生而敬之以考妣嬪之稱亦不害其爲親之也

藍田呂氏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與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之文異者彼以論其爵此論其德也

嚴陵方氏曰壽言數之有所延考言德之有所成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鄭氏曰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綏讀爲妥妥視

謂視上於袷視國君彌高也衡視平也平視謂視面視大夫又
彌高也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
得旁也凡視傲則仰憂則低傾或爲側辟頭旁視心不正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袷謂朝
祭服之曲領臣視天子過袷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顔色又不
得下過於帶國君諸侯也臣視君不得平看於面當視面下袷
上也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
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凡視過高則敖定十五年邾
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視過下則似有憂定十五年魯公
受玉其容俯卑俯替也傾欹側也若視尊者而欹側旁視流目
東西則似爲姦惡之意也　庾氏曰國君綏視妥頽下之貌前
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妥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於面則上
於袷也
横渠張氏曰視有高下視高則氣亢視下則心柔故上於面則
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與者當先去其容氣其爲人剛行則終
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目者人之所示見且心常
存焉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柔其心也柔其心
則聽言敬且信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先貴乎別也不當別而別則文勝質文勝
質則史當別而不別則質勝文質勝文則野故尊卑無等親疏
長幼無差視聽言動不中於節雖心在於敬而直情徑行野人
戎狄之道君子不爲也此視人之法自天子至于士所以異也
執器有上衡平衡蓋奉者主於當心故以當心爲衡視若主於
視面故以視面爲衡執器以高爲敬故卑者彌下視以下爲敬
故尊者彌下義各有所當也士相見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
視抱卒視面無改此衡視也大人即大夫若父則遊目毋上於
面毋下於帶事親主愛察其色不純以敬故異於君也上於面
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
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以
謹也
長樂劉氏曰臣之事君敬盡於心則五事罔有弗正然於視瞻
猶無等降在禮爲衍矣故視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各不同焉
山陰陸氏曰不敢言視天子恭也上國君上大夫放此綏視以
所視綏之遠近爲節衡視以所視衡之遠近爲節綏視遊目遠
於袷矣衡視遊目又遠於綏矣直言士視五步爾與上相備也
然則天子國君大夫遊目亦不過此
廬陵胡氏曰或云袷當複縫或云當臂之處深衣云袷之高下
可以運肘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爲也
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
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以禮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君命
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爲也言猶議也
藍田呂氏曰先時豫慮思不出其位皆所以虔君命也肄謂討
論脩飾潤色之也居是位也不敢以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以
有他慮此所以志無所分政無不舉也
長樂劉氏曰凡君有命將興作於大事也則大夫與士豫習其
所宜爲以俟旨任期不辱命也故在官者豫治其官言緝版圖
文書以待興作也在府者豫治其府言考寶藏貨賄以待匪頒
也在庫者豫治其庫言治車馬甲兵以待御令也在朝者豫慮
于朝言極其謨謀政要也經曰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

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
長樂陳氏曰官者聽治之所在府庫者財器之所藏朝者政事之所出周禮天府泉府玉府之屬皆言府特大府曰萬民之貢以充府庫盖以其藏文書財物則謂之府以其藏車械則謂之庫故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奎爲武庫此府與庫之辨也
山陰陸氏曰言君使大夫詔習士也故其下文云在官言官在庫言庫即非君命大夫不與士習士亦不得從大夫習焉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是也君凡命大夫士肄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不相濱亂官公家府凡府庫武庫朝朝廷
講義曰君逸而臣勞故凡有事君則命之而已大夫與士則講習而爲之也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曰言犬馬非公議也輟猶止也輟朝而顧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達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謂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
孔氏曰朝是謀於政教之處不宜私褻議及犬馬異謂非常也臣於朝衿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回顧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若無異事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也
藍田呂氏曰在朝而言犬馬慢也敬不在君也輟朝而他顧亦敬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二者非姦則野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也君子不逆人以姦也
講義曰朝言不及犬馬之末謂無補於政者若夫脩車馬之類則無嫌於朝言也
山陰陸氏曰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退朝猶如此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是也若前言戲之爾施於朝廷則不可
嚴陵方氏曰朝者人臣早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朝廷所謂在朝則朝廷之朝也所謂輟朝特朝見之朝爾周官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之儀其嚴如此庸可以輟而顧乎
廬陵胡氏曰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若衞大子蒯聵朝夫人大子三顧之類又陳成子驟顧諸朝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於天下也遂成周禮以付成王用綏萬方以致刑錯者亦禮而已矣曰樂曰政曰刑焉者所以輔成六典莫非禮以爲歸是以周公之治於朝廷者止用六典也故曰在朝所言莫非禮也在朝所問莫非禮也在朝所對亦莫非以禮也
四明沈氏曰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祿之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者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學明於上風俗厚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氏曰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
孔氏曰此大饗謂歲功終畢總祭五帝配以文武其神非一若一一問卜牲日恐吉凶不同總一卜而已禮數有常不得豐饒使之過禮若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故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也然雩總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爲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商卜也

藍田呂氏曰大饗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也因天時陰陽之至日月奉之故不問卜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蒲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記云饗帝于郊又曰聖人為能饗帝則祀天亦可稱饗均祀天地冬夏之日至為大故曰大饗若他饗則問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之類及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是也鄭氏謂大饗者祀五帝於明堂以總饗五帝不知主何而卜故曰莫適卜也然季秋大饗既與素定之日如冬夏至之比又不問卜必以人謀而用之是以私褻事上帝不敬莫大焉其說固不可取矣郊血大饗腥或為季秋大饗可也然不可一例求之蓋禮記之文本非一書雜收而得之言各有所當也

長樂陳氏曰饗之禮有小大春秋之饗老孤諸侯之聘賓卿與大夫之相饗非大饗也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先王之於帝也親之與祖考同故均謂之饗其於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賓之禮其所乘則齊車所御則宗廟所用則祭器不[illegible]則除之凶服則禁之裸以鬱鬯尚以玄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之禮春秋傳曰鄉有禘樂賓祭用之則饗賓謂之大饗宜矣周官大宰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郊卜牛而記曰君召牛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然則不問卜者特饗賓之禮也考之大射燕觀之禮前期有戒而已則饗不問卜可知饗禮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則不饒富可知然則饗之為儀其他皆如祭祀之禮而不問卜者如祭祀饗日之事也不問卜前期之事也饗之備物至於昆蟲形體莫不具焉謂之不饒富者非不富也不饒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饗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徧祭五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饗腥所謂徧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腶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此所言大饗不問卜即天子饗諸侯之大饗而已蓋先王之於祭祀無所不用卜在天者則卜日在人者則卜尸在物者則卜牲且謂以人交神幽明異道非致一以通之則或吉或凶無自而知矣若夫以人交人何卜之有天子饗諸侯不問卜則兩君相見之大饗與凡饗賓客之大饗從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問卜謂若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石林葉氏曰季秋大饗於明堂牲也日也莫不卜之特言不問者以瀆神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唯用告神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說者以匹為鶩鶩野外軍中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榛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

孔氏曰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鬯也天子

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圭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故鄭
註圭人亦然也諸侯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則用璧以
朝王及相朝聘表於主也不言璧略也羔小羊取其群而不黨
鴈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摰之則死
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也士摯冬雉夏腒也野鴨
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童子見先生
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
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摯未用束脩故論語云自行束脩
以上謂童子也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前也軍在野無物
故用此為摯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宜依倚禮
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申時物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也舉一
隅耳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婦人唯初嫁有摯以見舅姑
椇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脯脩肉無骨而腊之脩取
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然所以用此六物者椇訓法也榛
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早
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為摯取其早起戰栗自正
也知者案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執榛栗棗脩以告虔是榛為
虔義又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其榛椇所用無文
藍田呂氏曰古者以禽為摯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
人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不可亂也賤當事貴少當事
長不肖當事賢事之必有養執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
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也孤執皮帛諸
侯執圭璧孤與諸侯臣之貴者摯亦以禽則偏於下矣皮帛可
制以為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為所以異於諸臣而為之
等也天子唯告於鬼神用鬯以為摯詩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是也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虞書輯五瑞此諸侯之摯尊獨

云用圭者亦其略也圭璧既受必反之貴德而賤貨也書云頒
瑞于群后是也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
生一死贄此孤卿士大夫庶人之摯也羔鴈雉鶩雞皆可膳之
物然先王因之以寓其義也羔羊羣而不黨故卿執之委蛇委
蛇退食自公羔羊之義也鴈飛翔有列往來有時故大夫執之
陳力就列道合則從不可則去鴈之義也羔鴈以生者卿大夫
以道去就不若士死以服事也士執雉者取介不回以死服事
者也

長樂陳氏曰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
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
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
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
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
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於嘗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
授受於堂大夫士於君皆於舅則奠其摯士嘗臣於大夫亦奠摯
童子於所尊則委贄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
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
德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
受也聘禮賓覿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
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又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子鬯
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天子
宗廟之祼以圭瓚巡狩之祼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贄鬯之器蓋
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
以朝君皆贄瑞也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士相見禮下大夫相
見以鴈飾之以布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先儒謂飾以繢

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諸侯之卿大夫也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爲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腒與夏行服膳同意周禮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爲鶩鶩然鶩之爲物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爲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趨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裳屨不約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並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左氏謂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周官學容在野在外從禮君子之爲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然不若備物之爲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盖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棖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盖其棖榛棗栗者雖禮也 禮書

山陰陸氏曰詩曰決拾既佽決以鉤弦拾以遂之

石林葉氏曰王有璧有圭圭則銳而象天用璧則圓而象天體子男亦人君者也有君之體而不足於用故執璧公侯則德位盛大非不足於用也故執圭獨言圭而不及璧者以謂諸侯不嫌於無體也羔鴈則物而已矣不可以無飾故飾之以繢布布言其道有以被人而繢言居位之有文章也雉則文明之物故無所用飾庶人質野則無所事於文也童子則始學者也束脩以見師長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則無所行也纓拾矢而相見不爲之簡褻之而退避與成人爲禮也不爲之簡禮以繩時爲大也若夫婦人則其道主於事人其職專於中饋故贄以棖榛腶脩棗栗棖榛取其循法度以至於禮也腶脩取其治己齊家以正治也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肅謹也

講義曰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唯以章物故男贄有等差唯以告虔故婦人之贄則一而已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鄭氏曰納女致女也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婦人之職

孔氏曰將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言致此女備王之后以下生廣子孫故云百姓也致女於諸侯爲辭轉卑詩云惟酒食是議是也埽灑不敢同諸侯彌賤也唯及大夫不及士士卑故也

藍田呂氏曰納女之辭女氏皆辭也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妾媵之數而已自卑之義也古者因生以賜姓如媯姜嬴姞之類似皆因其母之號以賜之姓亦以子謂之子姓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其族貴盛若典所謂平章百姓郊特牲云大夫之命戒百姓是也皆所以廣繼嗣此納女於天子所以謂之備百姓也周官酒人漿人之屬有女酒三十人女漿十有五人呂公納女於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古之遺語也

嚴陵方氏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不如是不足以配國君故曰備酒漿埽灑者有家之事不如是不足以配大夫故曰備埽灑凡此皆主人之謙辭爾故每言備焉備者所以備其[illegible]之也

馬氏曰納女若嫁女之家謙詞也備百姓者以嗣續爲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爲重備埽灑者以賓客爲重

山陰陸氏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大姒之事也曰備酒漿諸侯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埽灑下於夫人有事人之道而已若殷其雷能勸其夫以義汝墳能勉其君子以正被文王之化加於人一等矣

長樂陳氏曰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送女于楚而薳啓彊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於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於人而已此所以略而不言

廬陵胡氏曰鄭云壻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女故其辭云然稱意不然詩文王親迎春秋不親迎則譏之古未有壻不親迎之禮

禮記集說卷第十四

禮記集說卷第十五

檀弓上第三

孔氏曰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比於別錄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此篇載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故也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鄭氏曰公儀魯之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仲子所立非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檀弓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前猶故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魯大夫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也伯子爲親者隱耳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子廢適立庶爲檀弓所譏之事仲子喪亡檀弓與之爲友非與他邦爲之著免故爲重服譏其失禮也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故也何居猶言是何道理乎前聞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也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故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是也小斂之後尸出堂廉然後有即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賓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男女奉尸侇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是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蓋以仲子初

喪即正適庶之位也初於西階行護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於伯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乃爲隱諱言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也

唐陸氏曰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

長樂陳氏曰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禮也先王知其然於是立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者思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接以大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免之爲服特施於五世之親爾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弓既非五世之親而其喪又非死於他邦者檀弓爲之免焉蓋非所服而服之也服非所服之服所以譏立非所立之意爾

馬氏曰古者朋友之喪若兄弟而無服其乎哭則麻絰可也蓋死喪之威致哀戚者唯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爲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絰非皆在他邦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爲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所以親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親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

山陰陸氏曰古之人諫救人失其婉有如此者蓋在言語之際乎故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以問伯夷叔齊而知之此其所以在言語之科歟居讀如字亦辭也詩曰日居月諸伯子之言非隱也是其心所謂然也

廬陵胡氏曰武王之立以功非當立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勤勞辱之事致謂戚容稱其服此以恩爲制也有犯無隱謂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方喪資於事父此以義爲制也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此以恩義之間爲制

孔氏曰此一節論事親事君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凡言左右據僕從之臣立有左右此左右言扶持之謂但是子或左或右奉持之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鄭云無常人也服勤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致之言至也謂憂情至極而居喪禮

也方喪謂比方父喪也事師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

長樂陳氏曰於親則致喪以其恩厚而服重也於君則方喪以其資於事父而敬同也於師則心喪以其如喪父而無服也先王制禮稱事以爲情稱情以爲文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喪必三年而後可以爲之報然則君者所以尊我師者所以成我是亦恩與親等矣其可以不三年乎蓋親之所以育我仁也必報之以仁自有隱至於致喪皆所謂仁也君之所以覆我義也必報之以義自有犯至於方喪皆所謂義也師之所以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則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師之有喪不始於古蓋先王之殺禮歟古者主學校以教民一道德以同俗方是時也教出於君恩歸於上夫又孰爲喪師之禮哉季世而下家則有學人則有師此喪師之禮所以起也

嚴陵方氏曰就養者就而養之且不離也服勤者服其勤勞而不釋也於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致喪者言盡其所至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天下之通喪以謂報之不如是不足以盡其所至焉非親也孰爲之生非君也孰爲之治非師也孰爲之教君親之與師亦相須而後成吾之身者也所命之名雖異所致之功則同吾之所以報之者宜如何哉亦唯其稱而已故其喪之也或以致或以方或以心雖各不同至於所以盡三年之隆則一也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蓋謂是矣其序先親而後君者內外之分也先君而後師者貴賤之等也

馬氏曰孝子之事親以恩爲主父母有過不忍使之得鄉黨州閭之罪故有隱所以爲仁人臣事君則不然上無所阿下無所比君有失道蓋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則公卿大夫同心協議救其惡可也故不必有隱所以爲義然由怨懟以訕上者仁人不爲此孔子去魯欲以微罪行者亦依於仁而已矣惟諫爭則君臣之間許有犯焉而不必有隱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而欲使守忠勵節之人得以直其道而已父子之親以犯而離則不可去以犯而夷則不可死故怡聲下氣以幾諫至於不義則子爭於父猶臣爭於君也而豈無犯乎故有隱無犯者事親之仁及其變也以義終之則不能無犯有犯無隱者事君之義及其變也以仁終之則不能無隱若夫師者所受教而非發之者也故無犯則不全君臣之義親其賢愛其道有故而合非天性者也故無隱則不全父子之仁惟其三者不同道是故有事服勤雖皆至死然其致喪之禮顏色稱情戚容稱服者父母而已君之喪則資於父以制之者也其敬同其愛則異故衰麻飲食方於父而其哀不及焉致喪則盡其情方喪則備其禮古之人服父母之喪自上世以來未有改三年者蓋其情不可變也至於爲君之喪以義之故後世之爲君服以日易月以月易年而遂除之者止言其服不責以情則其禮亦可從時王之制也若夫爲師則心喪而已雖有哀戚之情而不爲齊斬之服何者學校有師皆出於先王命教之所使而學之者亦無常師教出於上則不可歸德於師師無常則不能皆爲三年之喪然則孔子之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者蓋上世以來未嘗有也則亦以心致其哀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隱謂隱諱情有不盡所謂幾諫是也雖號泣而隨之蓋亦如此左右就養其親豈特扶持之而已事君有犯而無隱君臣尚義雖盡情以諫可也若以謂無隱得稱揚其過

失豈事君之道哉豈事師之道哉蓋臣子揚美隱惡君親一例
也故或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事師無犯無隱蓋言雖盡
情猶微而婉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此季路之事爾
廬陵胡氏曰方猶所也不擇地而安之致喪三年致謂哀到無
隱隱謂隱情就養有方有常職
臨川王氏曰君之喪重於師者既致之又養之也
橫渠張氏曰有犯無隱勿欺也而犯之寧犯則可不可欺也古
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亦師也故有得
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
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
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
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也如言二三子皆絰
而出羣居則絰也或曰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河南程氏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
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
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
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
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鄭氏曰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自見夫人家墓以為
宅欲文過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孔氏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異論夫人冢墓為寢欲文過之
事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
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不須合葬故平之以為寢是文
飾其過也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
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盆成逆
後喪並得附葬景公殿中與此同也聽之葬是許其大哭是
細也
橫渠張氏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此必是殯欲
取其柩以歸合葬也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
嚴陵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
豈有奪人之墓以成寢者哉而季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
壞故也
馬氏曰聖人盡人道以送死者故夫婦合葬所以從生者之志
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蓋其生則雖有禮以限內外之別而
其死未嘗不同所歸是故葬則同穴祔則同壇祭則同几體魄
既降魂氣在上而先王設為喪祭之禮必有以聚其散附其離
而同之者所以合鬼神而主至教也
山陰陸氏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喪從外來就
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
廬陵胡氏曰鄭云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非也蓋譏其奪人之
墓頗為是瑣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
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
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
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
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為出母期
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自子思
始記禮所由廢非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出妻之子為父後則與
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子思既在則子上當為出母有服

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丁謂孔子也今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道猶禮也子思言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汙者汙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禮當減殺不爲出母服也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人故云伋則安能

橫渠張氏曰孔子之母雖不正然非遭出當其死也安得不以母服服之當時正是死不在孔氏之家遂疑以爲出子思於此又難以劇論故但言先君子無所失道爲無不中禮也此語最好子思不使白也喪出母必是子思止有一子故不使喪出母適長則不爲出母服也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非謂孔氏世世有出母特於子思見此事耳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亦就其出母以定汙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爲我不至於聖不敢不循理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自以爲不敢處權唯循理而已不敢學孔子也故曰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孔子所爲皆義也但子思未識聖人之意所以不敢學也道即義也隆高也汙下也義高則禮亦高義下則禮亦下

長樂陳氏曰夫之於婦有出之之禮子之於母無絕之之道故不爲父也妻不可謂之不爲子也母以其不可謂之不爲子也母故死而必喪以其不爲父也妻故止於期年而已喪之者恩也期年者義也義資恩以爲用恩資義以爲斷此喪出母之禮也儀禮曰出妻之子爲母期故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之爲甚是哭於期年之內則可於期之外則甚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思謂先君子之無失道者以情徇道而未嘗以道徇情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故止於期年而已若伋則以道徇情而不能以情徇道故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嗚呼君子之於禮不知而不能行者其過小知而不行者其過大子思知而不行而以不能自處此所以不爲君子取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道之隆也父沒而爲後則不爲之服此從道之汙也君子之於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而已子思乃有安能之語豈爲知禮之道哉

馬氏曰夫婦以義合亦可以義離子母之恩無絕也雖子之於出母猶必喪之而父亦不得禁焉蓋夫婦失義不可以奪子母之恩也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則既薄矣又從而爲之辭其可乎

石林葉氏曰汙隆猶言升降道可以恩而上之者謂之隆故父在無嫌則與之俱隆而服期道可以義而殺之者謂之汙故父沒而爲人後不可以有二本則與之俱汙而不爲服此人之所可勉也而子思自以爲不能而使白絕其母故記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異父禮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不同居則不服自其母推之也此亦服者其隆而不服者其汙也異父既服期則其昆弟死視異父以爲差而服大功子游之言是矣而子夏不及知乃自以未之前聞而從魯人齊衰以答狄儀之問所以記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出母之無服非所汙而汙異父昆弟之齊衰非所隆而隆君子是以謹之近世士大夫多疑於出母與異父之喪服不服乎自其意而莫能一殆未嘗學禮之過與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鄭氏曰顙頃也先拜後頃於事也此殷之喪拜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

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己前賓後己顙然而順序也頎惻隱之至也鄭知殷周喪拜之異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皆先殷而後周也

長樂陳氏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爲重而或以輕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而或以泰爲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 禮書

馬氏曰記曰三年之喪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衰世人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遂及之言雖拜起之末猶欲不失其序非知制作之情者孰能盡於此此動容周旋中禮所謂盛德之至也鄭氏以此爲殷周拜而於經無所見豈其然乎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鄭氏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古謂殷時也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脩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門人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也門人以孔子不聞云言之脩猶治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夫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父乃還歸不知葬之處所故不可不作封墳記識其處父叔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鄭註士制謂天子之士也泫然流涕自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重脩也

庾氏曰防守其墓備擬其崩

馬氏曰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而不必於命數則封之崇四尺者庸知非大夫之制歟

橫渠張氏曰防墓崩門人後至孔子是時十七歲安得已有門人或是時聖人固有門人矣

廬陵胡氏曰作墓時當爲堅久之計不可令崩壞而加治

廣安游氏曰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瘞其上古人達於死生之變非若後世滯於形魄故曰葬者藏也爲使人弗見而已苟爲弗見則夫之矣中古之世如此及夫後世不明死生之故而滯於體魄送死墳墓之事始加詳矣其加詳有二焉厚葬一也墓祭二也古人以爲死者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於人之始死而爲之重既葬而爲之主召致其魂氣而祭之於體魄則無所事焉故既葬則去之爲此也及夫後世始封爲墳夫既已爲之墳則孝子仁人之見之固亦有所不忍此雖後世之異於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孔子之葬其親自以爲不常居鄉恐去而還不知葬所因而識之以此觀之孔子之志本不以封之爲當然也及夫既葬還脩虞祭門人之從孔子者以其墓崩修之而後至孔子有所動心乎此孔子不應門人三言之孔子泫然出涕以爲古不脩治其墓言既葬則去去則不復修蓋夫子欲盡從今世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修則其心亦有所不安于此故泫然流涕而言之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孔子以爲知禮此則古者聖達之本懷然世變之異而人心不同則雖君子之心有不安於此故難言之耳古之聖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故非若後世之不學者闇然而不知
也宋人始厚葬其君君子非之漢明帝始墓祭其親祭器與之
夫厚葬無益於死有害於人宜爲君子之所非若夫祭器之見
則亦爲其心有所不忍雖君子有所不能已此則孔子封墓崇
四尺而又言古不修墓注然流涕之意後之學者可以考焉
廣漢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
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然攷之周禮冢人之官
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之時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
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其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
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
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於中庭
故鄭云與哭師同子路結纓而死見哀十五年左傳
臨川王氏曰孔子乃哭子路與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
猶服之有報乎
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正命也子路之死非正命也孔子哭顏
淵哭其正命之短哭子路哭其非正命之終蓋顏淵全於仁而
未全於聖子路全於義而未全於仁全於仁而未全於聖則其
死者天也全於義而未全於仁則其死者人也孔子哭之則同
其所以哭之則異蓋死之有非難處死者難死有甚於生君子死
而不生生有甚於死君子生而不死可死而死君子輕之於鴻
毛可生而死君子重之於泰山雖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之雖
傷勇而不失其爲義不死雖傷怯而亦可以爲仁是以召忽於
子糾則死之管仲則不死孔子不非召忽而多管仲者以召忽
不失爲義而管仲可以爲仁也子路於衛君之事可謂不失爲
義而已孔子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
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
廣安游氏曰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出奔靈公死無所立
立蒯聵子輒是爲出公出公既立蒯聵欲歸迫孔悝強盟之劫
以登臺而出公出奔子路聞變而死之孔子於蒯聵之事嘗曰
世子其言其不當廢而廢也於出公書輒者言其不當立而立
也於伯夷叔齊之事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亦所以惡輒也雖
然出公雖大惡而子路學於孔子之門有古義焉子路之失失
於執古義而不知變也子路委質於出公而死之此得君臣之
義耳然知君臣而不知父子以亂大倫仲尼之徒不至是也琴
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
焉夫宗魯死於宗孟與子路死於出公一也宗孟死孔子以爲
不足弔子路死孔子哭之如此其哀其去取之分可知也孔子
之與伯夷叔齊爲出公言也哭子路之死爲子路言也若此者
君子可以見矣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孔氏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
嚴陵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
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草一年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
弟之義處之也然必以墓草爲節者蓋生物既變而慕心可已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
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

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鄭氏曰言三日三月欲其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終身之憂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也忌日謂死日不用舉吉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又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也三日殯三月葬按大夫士禮也棺中物少三日可辦棺外物多三月可就悉用誠信各令合禮不使少多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親喪已經三年以爲極亡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滅性之患故唯忌日不爲樂事恐其常毀也

馬氏曰君子之事親無所不用誠信而至於明器則備物而不可用者亦可以爲誠信乎蓋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明器之用仁知之道誠信之至者也知此則可以無悔也

唐陸氏曰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

金華應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丘封壙樹之事不必明器之屬也

嚴陵方氏曰經曰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三年以爲隆故三年之喪所以爲喪之極也亡則弗之忘矣者死者之形雖亡而生者之心未嘗忘之也忌日不樂蓋終身之憂有見於此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山陰陸氏曰言喪三年以爲中爾若其亡則未之或忘

廬陵胡氏曰終身之憂求甚也內則云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忌日不樂有感容忌舉吉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氏曰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孔子既少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殯母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問已因得詢知父墓所在外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時飾棺以輤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輤故知非葬而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而問之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鄭註野合謂不備於禮也如論語所謂野人及野哉由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故不告也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郰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橫渠張氏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以在衢故其殯周密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實是殯之周慎故曰其慎也蓋殯也其慎也屬下讀之則意明據舊說孔子喪母時十七歲十七歲何故不知墓或是孔子養於母家母不告之也家語是其家所傳雖未直說據傳記直謂野合爲不備禮也合葬祔葬也叔梁紇自有正妻亦不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左氏傳所謂詛諸五父之衢是矣衢則四達之道也

馬氏曰叔梁紇宋人而喪葬之制蓋從於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

山陰陸氏曰愼讀如字愼誠也蓋曰其誠也蓋殯也詩曰予
愼無辜
廬陵胡氏曰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
徵在鄰蓋在五父衢也此一經疑在孔子既得合葬於防之前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鄭氏曰相謂以音聲相勸不相不歌皆所以助哀也不緌去飾
廬陵胡氏曰趙良謂商君曰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古諺謂之
名多云相詳見曲禮舂不相解緌冠纓所謂蕤有緌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
無服之殤
鄭氏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也火孰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
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殷人尚梓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
棺也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周人葬長殤以下不同略
未成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棺槨所起及用棺槨之差易繫辭云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不用也堲周謂堲土爲陶冶之形大
小得容棺也殷人尚梓考工記文鄭引之以證槨也案喪大記
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
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註
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有虞氏唯有瓦棺
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易以棺槨周人又於槨傍置柳
置翣扇凡此是後王之制漸加文也白虎通云夏以揖遜爲君
故稱后殷周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
馬氏曰自虞氏瓦棺而至夏后氏廼以堲周周之有槨之象商
人以瓦棺堲周皆陶冶之器而陶冶出於土及其久也必復於

土不能無使土侵膚遂以木易之木足以勝土而仁人孝子所
以深慮長思者未有易此聖人之法相待而後備故周人則緣
商人之棺槨飾之以牆置翣棺槨以比化牆置翣以爲觀美皆
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之惡於死而已當周衰禮義散士而人
不知棺槨之度故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而後以爲其夫子
之制孟子敦匠而充虞以爲美不知自周公以來蓋已有禮也
雖其葬殤有異於成人之禮故瓦棺堲周與夫棺槨皆以少長
制之而不爲貴賤之等何者天下無生而貴雖君卿大夫之子
猶士也尚何有貴賤之別乎長則其形強少則其形弱形強則
其化難形弱則其化易古之人葬殤其棺槨必視長少者蓋以
此而已
唐陸氏曰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
一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唐
嚴陵方氏曰槨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牆以帷荒而周圍如牆
翣以飾柩而翣蔽如羽蓋世愈久而禮愈備故也長殤而下死
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
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大事謂喪事昏時亦黑
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牡用玄黑類也殷以
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
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騮馬白腹
騂赤類
孔氏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夏尚黑殷尚白周尚
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
三又春秋緯元命包云夏以十三月爲正以寅爲朔殷以十二

月爲正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以夜半爲朔三正記云
子月爲正以陽始生物得陽氣稍變動故爲天統丑月物在地
中含養萌芽故爲地統寅月物出於地當須人功故謂人統統
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
月物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
始天地人所繼不同故正朔不相襲也萌是芽之細故鄭註建
子曰萌建丑曰芽
臨川王氏曰此似見詩有駰騵彭彭遂有乘騵乘翰之別焉以
共戎事若皆以一物則可以給戎者鮮矣或者止以此物供貴
者則理可以通也
長樂陳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所受與天爲一則
其好惡趣舍不與天違理人因民以觀天因天以立事故於民
心之所安者因之而不強去民心之所厭者革之而不強行此
三代所以改正朔也蓋正者政之所繫朔者月之所始夏正以
建寅殷正以建丑周正以建子以天言之則陽生於子而萬物
資始建子之月爲得正以地言之則陽成於丑而萬物資生建
丑之月爲得正以人言之則陽出於寅而人順以動建寅之月
爲得正三代之正朔雖不同至於頒政令授民事莫不以夏正
爲正故周官凡觀象讀法均食施事皆繫之正歲詩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禮稱季夏六月祀周公凡此皆
夏正也孔子於春秋用時王之正其論爲邦則欲行夏之時者
夏之時據人之所見而人之所見者質也孔子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皆以其質而已此所以救文弊也春秋書大事于太
廟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
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是以子路之與祭質明而始行事晏朝
而退孔子以爲知禮則大事用日出者祭以朝之質明也祭以

朝之質明斂亦如之故曰大事斂用日出
嚴陵方氏曰滕文公之居喪也曰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則喪爲
大事可知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戎祀之爲大事可
知喪事凶禮也戎事軍禮也祀事吉禮也五禮不及於賓嘉者
以非大事故也
金華應氏曰夏后治水而水德王故其色尚黑殷人征伐而以
金德王故其色尚白周木德也而色尚赤亦豈非取木之所生
而用火之色乎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
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問居喪之禮於曾子曾參之子名
申幕所以覆棺上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
之者僭已久也縿或爲綃
孔氏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異之事有聲曰哭無聲曰泣
齊是爲母斬是爲父厚曰饘希曰粥父母之喪哭泣以下自天
子至庶人如一故曰自天子達也覆殯棺之幕周公一人得用
天子禮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後代不宜異
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
馬氏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三年之喪則至矣故其哀
發於聲音則爲哭泣發於衣服則爲齊斬發於飲食則爲饘粥
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乃其所以自致者由庶人達於
天子無所加損焉則哀素之極喪禮之至者也至於幕布之飾
末而已矣而得以隆殺焉此魯衛所以有縿布之辨也鄭氏以
縿幕爲魯僭天子之禮亦安知非其得用而曾子言之
李氏曰先王之制小斂殯葬所以爲死者之禮故自天子至于
庶人皆有等哭泣齊斬饘粥所以盡生者之情故天子達于庶

人一也由前所以立禮由後所以立仁齊斬所以稱情而爲之
也故曰齊斬之情
盱江李氏曰夫布幕諸侯禮也縿幕天子禮也疾魯之僭故舉
諸侯以示之焉杞宋者各自爲一王之後且其祖天子禮樂異
於周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僭傚之則僭矣孔子曰唯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
嚴陵方氏曰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
用縿幕之文
山陰陸氏曰縿讀如字以縿訛帛蓋衛幕用布魯用帛爾雅縿
帛縿曾子言此著魯異於諸侯者若此類爾其情自天子達
廣安游氏曰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此所以自天子達也若幕則
天子以縿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禮所謂貴賤一者固當一也
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固當異也此二言喪禮盡矣且禮文之制
曾申獨舉幕而不舉其他則其他推是而可知晉文公請隧於
王隧天子葬禮文公於葬獨請隧則其他亦從是而可知也天
下之禮以類而爲之者也苟於其類而或開之則其他皆將以
類而失之此襄王所以不許文公也是故以隧而葬則葬禮視
隧而相從者皆可知也以幕而殯則殯禮視幕而相從者皆可
知也此曾申所以獨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
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
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
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
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
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
鄭氏曰獻公信驪姬之譖重耳欲使世子言譖之意蓋皆當爲

盍盍何不也志意也世子謂言其意則驪姬必誅重耳曰盍行
乎行猶去也世子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
弒君者使人辭於狐突辭猶告也前此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
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不念伯氏之言謂之也伯氏
狐突別氏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圖猶謀也不出謂狐突自辠
落氏反後懼而稱疾也賜猶惠也既告狐突乃雉經申生言行
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
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狐突申
生之傅舅犯之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
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歸胙于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
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
賊由大子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左傳又云或謂大子曰子辭
君必辯焉杜預註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輙敗若申生
初置藥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此重耳欲使言
見譖之意也左傳又云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
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君無復歡樂此
云是我傷公之心是也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或
爲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
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申生但能恭
順於父事而已諡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己有諫以明事諫則以幾
爲順以敬爲勤幾而不入則至於孰孰而不入則至於號號而
將至於見殺則亦有義以逃之是雖罪於親有所不從而於義無
所不順於親或不我愛而於鄉閭無所得罪此古之所謂孝子
也彼不善事親者以小愛賊恩姑息賊德於己可以言而不言

於事可以諫而不諫依違隱忍惟君是從以至陷身於其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是將以安親而反危之將以悅親而反辱之此君子之所不取也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而且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而且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閱而且卹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君恭而已非孝也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蓋書晉侯以明晉侯之無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弒其君子殺其父如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殺君而篡位則申生之行蓋可哀而恕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禮不以申生爲不孝而以之爲恭猶詩不以伋壽爲不孝而以之爲不瑕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爲孝矣

馬氏曰昔幽王惑於褒姒而逐太子宜咎宜咎奔於申太子之傅作小弁以刺之然君子不責宜咎以出奔之罪而謂小弁有孝子之道申生之事蓋與宜咎無以異也而申生失之特不知止於先王之禮義而已若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雖有殺身以成仁之志而其死之亦非義也然國人以其相爲於禍難之中亦自作詩以思之而申生受君父恤國難猶有善於彼雖非孝也而謂之恭則宜矣

廬陵胡氏曰案春秋自閔二年至僖二十三年狐突皆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

禮記集說卷第十五

禮記集說卷第十六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鄭氏曰子路笑其爲樂速夫子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又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夫子言女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語助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後月即善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嚴陵方氏曰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喪以祥爲吉之先見大祥宜吉而謂之祥則以有祥故也觀此則祥雖非凶亦未可以爲吉矣朝祥而莫歌豈不爲太速者乎子路之笑魯人固亦宜矣孔子乃以爲責人終無已者以其兼人故退之也

長樂陳氏曰喪凶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爲吉祭之禫未全乎吉也吉事兆見於此矣得不謂之祥乎祥歌同日失之太速子路笑之失之太嚴此孔子所以恕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無已也記曰祥之日鼓素琴不爲非而歌則爲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朝祥去踰月日時不多也

橫渠張氏曰又多乎哉所去無幾言不多也踰月則盡善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

有誅自此始也
鄭氏曰縣卜皆氏也右謂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奔失列佐車授綏乘公戎車之貳曰佐宋之猶微哉公言卜國無勇也縣賁父言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圉人浴馬養馬者白肉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士有誄自此始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爲爵
孔氏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爲謚失禮之事乘丘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敗宋師于乘丘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爲文故異散言則同稱佐車也知二人俱死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明俱死也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

鄭知周以士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凡介行人皆士也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註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鄭知猶無謚者以此言誄自此始故也知殷大夫以上爲爵者案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註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又記於士冠之下故知大夫以上爲爵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無義戰則莊公乘丘之戰非義也流矢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誄而加之未成德之士使與士喪同非禮也非義與智則貽害於一時非禮則亂法於萬世貽害於一時其罪小亂法於萬世其罪大記人即其罪大者記之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然則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而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云敗宋師于乘丘則敗在宋人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人者蓋乘丘之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之罪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誄之罪姑述其始而已
馬氏曰古者士則生無爵至周衰以士爲五等之爵而其死則無謚然忠信以事其上者可以爵爲士然非大夫則無成德之行未可以誄爲謚誄著言謚之文謚者定善惡之名魯莊公之誄縣賁父自知違先王之制猶不敢謚其意如廢輟授綏亂禮之不中者也然則烏知其不爲謚曰莊公之末其流至於哀公之世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者非善惡之名亦存之以著其美而已然記者又曰死而謚今也者是又末世相傳之失也
廬陵胡氏曰佐車授綏授公綏使來春秋經魯莊十年書公敗宋師于乘丘非自敗也此云敗績記禮者妄當以經爲正
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鄭氏曰病謂疾困也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也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虛憊之聲也未之能易已病故也革

急也變動也幸覬也不如彼謂童子也以德謂成已之德以姑息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舉扶而易之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華而睆者凡畫五色必有光華爾雅釋器簀謂之笫睆細而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也詩傳云睍睆好貌鄭云字或爲刮者謂一本睆字作刮字也吾何求哉曾子謂吾今更何求焉惟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愼終如始也

河南程氏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

橫渠張氏曰簀必華席之類以其可易華而睆必陳之在上顯露也

長樂陳氏曰傳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歿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夫重三秉之粟輕令尹卿相之祿則是未嘗爲大夫矣未嘗爲大夫而死於大夫之簀非曾子之所不爲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焉事師以義故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以恩故也是雖恩義之所施有所不同要之小恩不如大義之愈也孟子曰曾子可謂養志者也曾元可謂養口體者也不易簀其養口體之事歟曾子之死其言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而其行至於易簀子路之死不忘結纓成子高之死不忘擇葬是皆全一世之德正一世之事而天下後世之言君子者必稽之矣彼秦穆之死其亂命及於三良魏顆之死其亂命欲及於其妾魯僖公死於小寢文公薨於臺下其視君子之所處不亦遠乎

山陰陸氏曰言細不言小者與小人微異其所見不巨爾王文公曰姑息者且止之詞蓋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垂死之際

廬陵胡氏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士不聞道竊知其無以死也得正而斃雖死無餘事矣故曰斯已矣

廣安游氏曰曾子之於始終雖一簀之不正不以疾亟而不易此孔門學道治心養氣之功也以其治心養氣之功既至則臨死生之際而不亂自孔孟而下此學之失而近之者釋氏有焉故自唐以來聰明辨智之士無有不溺於學佛者蓋上失其道皇極不建儒者專以訓詁章句爲事至於治心養性之學茫然而不得其原其勢出於不得已君子苟欲正之必先立皇極之道則道出於上人知向方矣苟惟不然徒罪天下之溺於佛則是坐視妒人失其性而死耳

龍泉葉氏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且攻過甚勇以正爲終是後學壁照準程度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孔氏曰記人因曾子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容節也事盡理屈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也既殯心形稍緩矣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既葬又漸緩矣皇皇猶栖栖也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彼人來而人不至也練則轉緩也

至小祥但嘆慨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
而已
嚴陵方氏曰上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
既葬間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皆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
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略爲之節而已故其所言
不必同
馬氏曰親始死惻怛痛疾傷腎焦肺而其志懣氣盛袒踊無數
故曰充充如有窮在床爲尸在棺爲柩而人子之心猶望其反
及既殯也尸柩不可見魂氣不可復而欲冀其辟容之勢難又
不可得則忽焉失之矣故曰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殯則在宮非
則在野宮則猶近而雖不可復生然且有所據依求索之及葬
於野則遠矣而魂氣無所依焉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
又弗見也不可復見也已矣於是爲其有虞以迎之祔以安之
然猶不知鬼神之格歟故曰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
臺駘始也
鄭氏曰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
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
春秋傳作狐駘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
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孔氏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左傳云我師敗績故知邾勝
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
其復反也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
去之但露紒而已喪服傳何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
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士妻弔服無文故鄭云疑
衰與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喪服註云士之弔服疑衰則

知士妻亦疑衰也吉笄無首素總大戴禮文
嚴陵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復則各以其衣而
已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弔則各以其衰而已升陘之
野戰以無衣可用故復之以矢然邾婁因之而弗改則非矣臺
駘之敗以家各有喪故髽而弔然魯婦人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用禮者也且
禮者行乎其所可行者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此古道
也惟其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未有若後世極
兵力所至至於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後已者也故古者雖身
膏草野之人與夫死者之家所謂喪弔之禮猶得行乎其間升
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復以矢臺駘以前未嘗
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髽則是殺人之甚必自升
陘臺駘二者始自是而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嗚呼自先王之
禮廢而兵禍之烈至於六國秦漢之際殺人至以數十萬計天
下塗炭肝腦塗地失禮之禍至於如此是可嘆也大率先王之
世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凡所謂禮者行之廟堂至乎州
巷達乎蒐狩用乎軍旅造次顛沛無非禮者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上下小大相與習乎此而安乎此於兩軍之戰而殺有所止
禮使然也後世不然其從容無事之時固已廢禮任其智力及
夫軍旅死生之際苟可以自利而害人者豈復恤哉故古人殺
有所止與後世異蓋禮之存亡故也於復以矢弔以髽則知兵
禍之甚烈記禮者記其失禮之甚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
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鄭氏曰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
誨教爾汝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廣大爾語助總束髮垂爲飾

齊衰之總八寸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爲舅姑服惡笄與笄總之法妻之姑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毋得高廣如斬衰之髽也既授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以用榛木爲笄其長一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案喪服吉笄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笄皆長一尺降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稱蓋以疑之喪服傳云總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爲差也

嚴陵方氏曰總則束髮之布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加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猶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一等也

長樂陳氏曰蓋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故閒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授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姊妹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之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樂書

山陰陸氏曰孟獻子過而有子不及其爲失一也唯夫子爲能適中焉鄭氏謂琴以手笙歌以氣固自有次第也

李氏曰設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加於人者也縞屨組纓不及於人者也同於人可也加於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不及人非禮矣孔子篤於仁克之以禮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而成笙歌禮也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孟獻子有若而言孔子于其中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內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長樂陳氏曰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

嚴陵方氏曰祥之日鼓素琴故孔子五日而彈琴徙月樂故孔子十日而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曰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孔氏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既祥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乃禫後之服故譏之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謂屨以絲爲飾絇繶純之屬鄭註屨人曰絇屨頭飾也

嚴陵方氏曰以絲爲屨之絇以組爲冠之纓則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固已失之於早矣然則既祥之屨如之何亦曰

微約而已旣祥之縷如之何亦曰用素而已有子爲孔門高第
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抑記者或得於傳聞故曰蓋爲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鄭氏曰畏謂人或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厭謂行
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不弔以其輕身忘孝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非理横死不合弔哭之事
王氏曰孔子畏匡非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離不幸可得不痛
悼而弔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王昭禹
論語見
横渠張氏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可傷尤甚也故
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畏
畏懼而死者也三者皆不得其死故君子傷之之甚但知悯死
者而已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也
長樂陳氏曰傷主於死者弔主於生者傷則傷其所終弔則弔
其所失苟死者不足謂之終則生者不足謂之失此所以不足
弔也蓋怖畏而死則非勇厭溺而死則非智是以戰死而葬者
不以翣矣伍而死者不入兆域凡此非勇者也垂堂之坐巖墻
之立動而徼病行而招死凡此非智者也君子之所不弔者不
特此而已宗魯賊於孟縶及其死也琴張不敢弔季孫專政於
魯及其死也曾晳倚門而歌君子之行無他要在生不爲人之
所不敬死不爲人之所不弔而已
嚴陵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
墻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
者之死皆非正命也
廬陵胡氏曰畏謂畏避不能死難而終不免於死者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
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懲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冀其
衣冠坐諸塗炭若著之丹書此類是也死有所懲若桐棺三寸不入兆域
死而不弔倚門而歌此類是也蓋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
恥而不麗於過惡此其爲道尊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厭死於巖墻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
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
乎而先儒有謂孔畏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矣意人心之所不安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
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行道猶行仁義
庾氏曰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
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
過期也蓋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正義
廣安游氏曰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嘻其甚也與此同意
天下之禮苟徇乎情之所及而爲之則將不知其所止夫人有
賢者有不肖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苟徇其過而爲之禮
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而爲之禮則原壤冉有不
可以爲訓故禮者適乎賢不肖而爲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嚴陵方氏曰行道之人與孟子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同
義先王制禮於可除而必除之行道之人於可除而弗忍焉必
除之者公義也弗忍焉者私情也
吳氏澄曰聖人以中道抑人之情非惡其過厚懼其不可繼而已
廬陵胡氏曰行道謂道路之人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鄭氏曰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

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言其反葬似禮樂之義正
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死反葬於鎬京
陪文武之墓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故皆自
齊反歸周而葬之先王之制禮樂若舜能紹堯即名大韶禹治
水廣大中國則名大夏王業由質而興則禮尚質由文而興則
禮尚文禮之與樂皆是重本反葬於周亦是重本之意君子既
引禮樂又引古人遺言謂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
意猶嚮此丘是有仁心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者人也亦出於人心而已
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禮樂之道不過章德
報情而反始也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偽
爲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狐死猶正丘首況仁人孝
子乎
嚴陵方氏曰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諸侯左右
各以其族故大公雖封於營丘而五世之子孫皆得反葬於周
以從其祖焉若是則不背其所生之本而得禮樂之道矣雖然
豈特人有是心哉而物亦有是性焉既言禮樂而又言仁者禮
樂以仁爲本故也
廬陵胡氏曰禮樂皆以報本爲重舜琴思父母之長養是樂其
所自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不忘本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
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嘻悲恨之辭
孔氏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
月祥十五月禫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伯魚在外
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横渠張氏曰爲母期而猶哭孔子怪鯉何也鯉期至練必別有
服服練則不哭時伯魚不除且哭故夫子怪之伯魚既聞之遂
除其衣而不哭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鄭氏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陟方乃死蒼梧於周
爲南越之地今爲郡古者不合葬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
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
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
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
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
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
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
以定尊卑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
死蒼梧從猶就也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傳聞如
此未之審悉祔葬言將後喪合前喪也
廬陵胡氏曰書云舜陟方乃死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
天也案地之勢東南下如謂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
方也以此謂舜葬蒼梧皆不可信書經傳舜但二妃蓋堯二女也
事見於書甚明孟子亦云鼓琴二女果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
君者堯二女舜妃也劉向鄭氏亦以湘君爲二妃而離騷九歌
有湘君湘夫人王逸解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二妃也山海經洞
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
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韓子曰璞與逸俱失也夫娥
皇爲舜正妃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

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則知舜不無三妃也明矣況后
妃四星其一明者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亦舜典之正四妃也因
而不改則古亦無三妃之禮鄭氏乃謂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但三妃而已若然曷不見於書傳鄭解湘君又何以不云三妃
而云二妃耶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案上反席未安
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言或然反席之前足可有言記文不備耳
曾子達禮之人應浴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鄭
云矯之也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於階間爲垼于西
牆新盆槃瓶造於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

臨川王氏曰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鄭何以知其矯
之以謙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誦許其口習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業謂所學習業廢業則身有
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
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然亦恐有或人之
言也

橫渠張氏曰大功廢業謂廢所治業也讀喪禮讀祭禮祭禮喪
禮雖是讀書然且用之即是實事也大功喪禮簡故廢其業而
已業所誦書也如連山歸藏周易詩書皆古之所業也

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
業而誦可則大功而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
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康誥於父子則不戒之以弗念天顯於弟
則戒之以其天性之厚者如無事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以不
戒也禮不曰朞期廢業而曰大功廢業其意如此而已

新安朱氏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
謂簨簴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唯
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

廣安游氏曰古謂習樂者爲業春秋時魯宴寧武子賦湛露及
彤弓寧武子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
樂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也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
之詩是也舞者因歌而舞之也唯其以歌舞雅頌爲學少而習
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以爲哀也或曰徒可口
誦其詩而已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爲
終消盡爲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
者相近未聞孰是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庶幸也幾冀也言
吾平生以善自脩今日將死其幸冀爲君子乎汝但執喪禮以
助我志則功名尚在但身終而已

長樂黃氏曰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別蓋言人生斯世當盡人
道君子之人人道既盡則其死也爲能終其事故以終稱之若
小人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故稱之曰死終以道言死
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
將沒幸其得以盡道而終故以爲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
將死善幸之言足以見其生平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
今註家以爲欲使執喪成己志疏家又以爲但身終功名尚存
幾本訓近又訓爲冀皆不可曉學術不明其弊至此不可不辨

長樂陳氏曰君子盡人之道而異乎物故曰終小人非盡人道則物而已故曰死曲禮於大夫曰卒於士曰不祿於庶人曰死與此同意子張之病自以庶幾於君子之終而不爲小人之死者蓋使申祥觀其行以自勵而已孰謂欲使執喪成己志哉書於舜言死春秋於無道之大夫皆曰卒者蓋以君子對小人則小人爲死通而言之雖君子謂之死可也

馬氏曰君子曰終言以德業也小人曰死蓋形斃而化則無所傳矣子張病召申祥語以此者欲其脩身謹行以顯揚於己也

廬陵胡氏曰終謂以禮終始

廣安游氏曰古之學者貴乎行己而無愧怍其死也貴乎得其正得其正謂死於牖下且不死於婦人之手也觀人之法不觀於無事之時而觀於患難之際不信其平居之時而信其將死之日苟惟行己無愧怍將死而得其正是得其死者也苟得其

死在君子爲得其終在小人爲得其死雖有君子小人之辨然皆學者之道也庶幾者謂庶幾乎學者之道也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之道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之道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孔氏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始死未容改異故以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

嚴陵方氏曰閣與大夫七十而有閣同以閣食物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其奠也止以閣之餘物

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如先儒說以其閣之餘奠不唯於文不安且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則大夫死有無閣者矣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鄭氏曰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譏之也位謂以親疏叙列哭也稱子思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姒小功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

孔氏曰此一節論無服爲位哭之禮曾子以爲哭小功之喪當爲位時有不爲位者曾子非之以爲委巷之禮旣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以證之子思孔子之孫其哭嫂爲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爲娣姒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鄭註喪服小功章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不據夫年之大小左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

穆姜爲宣公之夫人聲伯之母乃宣公弟叔肸妻是弟妻爲姒也又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向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姒皆不繫夫年之長幼也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

橫渠張氏曰小功情疏踈則容爲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喪而哭不暇爲位哀甚也

嚴陵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重輕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爲之位焉逮乎周室之衰典籍多失而一時之禮或起於委巷則有小功不爲位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委巷猶言委曲之巷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則知小功不爲位尤爲非矣

馬氏曰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爲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

踊以婦人相爲娣姒之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
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者蓋非禮矣嫂爲內喪故可以正哭位
婦人有相爲娣姒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
服則不得爲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則哭妻之昆弟以子爲
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爲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山陰陸氏曰婦人倡之而後踊逑嫌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鄭氏曰縮從也衡讀爲橫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謂殷以上殷尚質吉
凶冠直縫辟積襵少故前後直縫之今周世文冠多辟積
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周之吉冠如此而喪猶疏
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時人謂古
制如此故釋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
黃氏曰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之制
乃損益斟酌古之禮也謂古之喪冠直縫吉冠橫縫爲周公之
古禮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而失禮無別故嘆之曰喪冠之反
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爲非古正文患喪冠無別註義
患喪冠與吉冠異製誤辨其旨 餘義
橫渠張氏曰吉冠之制竪搭過布布幅以二尺二寸爲率則前
後共有四尺四寸首圍所占之外餘廣尚多而爲縫以文多故
爲吉凶冠則橫繞布直縫無文至後世不然故曰喪冠之反吉
非古也
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
多而文順經爲縮縫順緯爲衡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
冠衡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右爲陰左

爲陽凶陰事也大功已上右辟而縫之所以明凶也吉陽禮也
小功已下左辟而縫之所以趨吉也 檀書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
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鄭氏曰曾子言己執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爲難繼
故以禮抑之
長樂陳氏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君子知夫智之過至於道之不行賢
之過至於道之不明故於其可行而不可言則不言可言而不
可行則不行庸豈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耶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
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
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及之而
已若夫以親之恩爲罔極吾之情爲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
節之以禮則在己者不可傳在人者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
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
日而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廬陵胡氏曰爲曾子過禮故舉禮之中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鄭氏曰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
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相離遠者聞之恒晚
孔氏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謂小
功不追服則遠處兄弟聞喪常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
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
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

追全服

清江劉氏曰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言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踈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尊爲情乎亦文乎如尊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馬氏曰曾子於喪有過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必稅而稅之者蓋亦禮之所不禁也昔齊王子請欲爲其母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推此則不稅而欲稅之者固可矣

石林葉氏曰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以下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者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古者三年之喪不弔大功未葬不弔而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謂弔也緦服之至輕者也然苟可及乎猶服之輕者必往則不及乎而稅豈先王之得已哉殯當謂大功以下所識雖兄弟之不同居者皆弔非兄弟雖鄰不往則同姓嫌涉於遠兄弟是以斷而不疑曾子蓋察於恩不察於義者乎禮之難知也其每事必請於夫子有以也

廬陵胡氏曰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兄弟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其不可不服明矣韓愈之意似不可不追服按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是據禮正服小功不稅世稅者謂日月已過始聞訃而服者大功以上如此小功不也鄭義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王義非也然鄭亦不言限外聞喪則如何是鄭亦不追服矣竊欲追服以附韓說

廣安游氏曰古者卿士大夫同國而仕庶人同鄉而耕無相離之遠者其間相離之遠者爲卿士大夫而出使爲庶人而爲商其所適亦不遠非若後世出使及爲商者遠至於萬里之外小功容有不稅之理春秋時諸侯聘會不以其方非復先王之制而商旅務致遠物非若古者自鄭而貿於周自楚而貿於鄭之近於是兄弟始有相去之久日月已過而後聞其喪者矣曾子見世變不同欲損益古禮以適當世之變然後世所不能行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十七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衞未聞何國人使者謂賻贈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非孔子本意也孔子聞之故云異哉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爲不可也

唐陸氏曰四馬曰乘

長樂陳氏曰禮以誠爲本誠以禮爲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冉求足於藝而不足於禮足於藝則知文不足於禮則不知本此所以攝束帛乘馬而擅行之也觀其益子華之粟請顓臾之伐則其所擅行者豈特此哉是皆不足於禮之過也孔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則可以爲成人矣

嚴陵方氏曰將之爲言進也夫物所以將誠而已誠苟不至物將安用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其可得乎此孔子所以言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也

江陵項氏曰攝代也孔氏之賻贈未至冉有爲之代出束帛乘馬也冉子蓋厚於人而不講於禮者如以其家粟五秉與子華之母亦此意也本其長於治財而又樂施故於師友如此而夫子皆以禮折之以爲此亂信而繼富也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鄭氏曰赴告也凡有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以其交會尚新也哭兄弟父友不同處別親疏也哭師友所知不同處別輕重也已猶太也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也命子貢爲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兄弟親父友疏兄弟是先祖子孫故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夫子旣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汝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者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

長樂陳氏曰禮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禮之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禮以循義則先王之禮所未有者皆可適於人情而制之也伯高之死孔子疑其所哭故謂兄弟者父祖之遺體則哭於廟父之同志則於廟門之外師成我者也故於寢朋友輔我者也故於寢門之外所知知我者也故於野伯高之於我以情則非所知以分則非師友其見我也由賜而已故哭諸賜氏蓋爲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爲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來者禮也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禮也故勿拜之哭於賜氏義也教子貢之拜不拜禮也

嚴陵方氏曰凡有赴者必疾趨之告喪不可緩也故亦謂之赴聞赴者必哭然有親疏輕重之別焉故哭之各有所也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故於野則已疏而太遠又非朋友之分焉故於寢則已重而太隆然由子貢而見孔子故哭諸子貢之家且使之爲主焉以明恩之有所由也所謂賜氏蓋言子貢之家也有國則有姓有家則有氏由之孟子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馬氏曰寢所以安身而所哭必有成己之德廷可以哭諸寢在寢則私之者也故不敢哭諸廟其死則心喪而已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志不必同方道不必同術故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凡此皆泛愛以交之者也故哭諸野君子行禮其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

山陰陸氏曰禮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於師少隆矣蓋君不知所以教而後師之報禮重故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則心喪三年記孔子以後之禮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鄭氏曰草木之滋謂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也薑桂之謂蓋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

嚴陵方氏曰薑若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

滋者亦廣其不勝喪而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鄭氏曰明目精也曾子哭痛之也子夏亦哭曰天乎怨天罰無罪也事夫子於洙泗言其有師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爾罪一言其不稱師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也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曾子為喪明往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辯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也

橫渠張氏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

馬氏曰昔孔子固嘗以子夏之才為不及矣然則執親喪而能引之致於禮夫子稱之曾子反責其未有聞者何耶

李氏曰子夏得聖人之一體而未得其全故行有不合于聖人之道則人將疑夫子之道于子夏人之疑聖人子夏之過也故曰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非謂疑子夏若夫子為子夏之過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內外交修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人寡過而德易以成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安受其責若曾子正己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諛以色辭相安以姑息非復古人之道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鄭氏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也內正寢之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鄭云喪兼云憂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云憂也外謂中門外也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居門外也故憂禍難夜則在外

圖謀亦不暇入內也非致齊非疾謂平常無事之時晝或入內夜或出外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內也

嚴陵方氏曰晝爲陽夜爲陰君子順陽而動故晝出而接物於外順陰而靜故夜入而安身於內此禮之常也晝雖居於外然有時而居內者則以疾而已蓋齊疾則致恆而於物不敢接故也夜雖居於內然有時而居於外者則以大故而已蓋大故則致憂而於身不敢安故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未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車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出處有常所苟變乎其常則必有故不然則不安乎流俗而爲異者也故古之人見其服飾而長少可知見其步武而尊卑可知察其人之居處則人之得失可知皆由乎常而觀之

李氏曰春秋傳曰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夜宿于外非所以入燕息也晝居于內非所以自強不息也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鄭氏曰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也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發哀始涕出樂至則大笑今高柴哀至泣血樂至微笑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爲難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於此固不以爲是然亦不可以爲非特以爲難而已經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爲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爲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鄭氏曰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邊坐服勤謂執喪服邊偏倚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爲褻之事衰不當物此語通於五服衰喪服也當猶應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大功雖輕然亦不可著衰服爲勤勞之事也言大功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黃氏曰謂人服齊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其云寧無衰者謂若人但誤服衰而心貌忻悅者寧如不服喪禮之謂也蓋言物者爲哀戚心貌之實也何以驗之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燕膳夫屠蒯入請罰其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之實以稱其服若介胄者有不可犯之色之類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也齊衰制度者外飾之容也若但有制度法則於身而亡哀戚豈得合禮而爲孝哉餘義

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以識之故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然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愛之豈衰之制不足愛歟蓋亂之則不若無無之則不若存如此而後世不敢廢先王之禮而其所傳者亦可舉也

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麤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麤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橫渠張氏曰齊衰不以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鄭氏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己也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子貢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也遇見也夫子謂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若是舊所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者說文云驂旁馬也在服馬之旁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子貢不欲說驂夫子謂既為出涕豈得虛然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也然顏回子哭之慟比出涕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贈賻顏回則師徒之恩乃是常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故夫子抑之

橫渠張氏曰夫子於舊館人之喪遇主人哀而出涕於司徒敬子之喪主人不哀而哭不盡聲哭死而視生者何也必是於死者情薄於生者情厚故為生者哭也哭故有勉強者喪事不敢不勉哀甚不賻則幾於吝此夫子稱情之事可以為後世法

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故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速疾也夫子自言未之能行蓋謂哀戚本也祭祀末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極反禮以哀戚為本之事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常啼呼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亦恐不及故如嬰兒之慕也凡人意有所疑則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故如不欲還然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夫子不許

山陰陸氏曰我未之能行也此與汝安則為之略相類而辭意差婉

廬陵胡氏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善其哀慕虞祭雖遲不害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鄭氏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

河南程氏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嚴陵方氏曰吉之先見謂之祥祥必有祭祭必有肉饋祥肉則所以獻其吉也受之必彈琴則所以散其哀也

長樂陳氏曰儀禮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又曰薦此常事祥祭而饋則鬼事畢而人事始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之道無它節文仁義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鄭氏曰二三子亦尚右傚孔子也嗜貪也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

橫渠張氏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叉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必如此者見俄頃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三子學之者恐此禮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爲之耳如喪出母亦夫子自制

山陰陸氏曰言二三子纖悉務學聖人如此蓋有不應學而學之者未有不學者也

李氏曰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則門人之於道固有未知者也蓋聖人之於人雖未知道而能從所好恐雖隨於禮而能嗜學斯受之而已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鄭氏曰作起也曳杖消搖欲人怪己也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三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當戶而坐急見人也子貢覺孔子歌意殆幾也言賜來何遲蓋坐則望之也又以三王之禮占己夢疇發辭也昔猶前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象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孰誰也宗尊也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七日而殁明聖人知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及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鄭註梁木衆木所放者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能存立放則依也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以爲主也周人殯於西階則猶以爲賓客也故皆曰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兩楹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有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賓主夾之而已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未葬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按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爲不有思慮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文王有九齡之夢武王有夢協之言

長樂黃氏曰孰能宗予但言無人尊己之道註言尊爲人君既失之曳杖消搖鄭註又以爲欲人怪己孔疏亦以爲寬縱自放皆非所以言聖人曳杖消搖蓋其既病之餘閒適之際德容如是猶所謂逞顏色申申夭夭之類初非寬縱之謂若謂將死而不以禮自持則是不以正而斃非所以示訓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天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地之委順故視肝膽爲楚越以死生爲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閒於內又孰以幻滅爲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至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逍遙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爲徒也然安得超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以與人爲徒也蓋泰山以譬德梁木以譬材若草木而將萎也故曰其萎乎

山陰陸氏曰逍遙能消釋搖曳泰山其頹乎天也梁木其壞乎人也或言仰或言放非有優劣也而及之辭親若夢得說言某不復夢見周公非無徵也蓋聖人之夢如此疇昔猶言誰昔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廬陵胡氏曰黄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而不傷其内傷時無明王而道不行以死也孰能宗予謂誰能宗師其道鄭云兩楹之間南面人君之位謂誰能尊我以爲君乎噫夫子嘗譏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又豈肯自謂誰能尊我爲君也鄭非

嚴陵方氏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者示不忍賓之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若將賓之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者則若賓之矣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迎遠而已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知其將死者以殷人則宜以殷禮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氏曰以無服喪師之禮故疑所服喪父而無服謂不爲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弟子爲師喪制之禮喪師無服然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特加喪禮故疑所服也按喪服朋友麻知師亦加麻也麻謂絰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

嚴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此報施之禮也學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則師之於人豈小補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恩尤所重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教不明乎天下其執親之喪不能三年者蓋有之矣而況於師乎

廬陵胡氏曰師友服皆弔服加麻謂服緦之絰帶以麻爲之既葬除之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之障柩猶垣墻障家牆柳衣也翣以布衣木如攝與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以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鄭註障柩之牆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總而言之皆謂之爲柳縫人註云柳聚也諸飾所聚也翣以木爲筐廣二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攝漢謂翣爲攝也知此旌乘車所建者按既夕禮陳車門内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按既夕士禮有二旌一是銘旌初死書名於上曰某氏某之柩葬則入壙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前至柩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言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司常云共銘旌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即明器之旌至壙從明器納之壙中又士禮既有乘車載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至壙亦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是天子三旌也　熊氏曰大夫以上有遣車即有廞旌亦有三旌也

長樂陳氏曰顔淵之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爲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之葬孔子則飾牆置翣

以至周披殷崇夏旐而三代之禮莫不兼用豈孔子之心乎蓋
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
雖禮兼於三代蓋亦稱情以爲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其墓孟
子不以爲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爲過
嚴陵方氏曰志記也書其禮而記之
山陰陸氏曰飾棺句蓋曰牆置翣設披周也披周人牆置翣役
王彌文
廬陵胡氏曰鄭云夫子兼用三王之禮非也生不肯爲臣主門
人豈肯用三王之禮哉或云用三代大夫之禮耳喪大記國君
纁披六崇牙也殷湯以武興旌旗之旁當刻繒爲崇牙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鄭氏曰志與前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
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地文畫
子張學於孔子做殷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事公
明儀子張弟子亦爲曾子弟子故祭義公明儀問於曾子褚謂
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
故特爲褚但以幕形而以丹質之布爲之也所以不牆不翣者
用殷禮也畫蟻者殷士葬之飾也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
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牆不翣
特加褚幕而已
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喪門人公明儀爲志不牆不翣畫褚以蟻
而葬之以殷士之禮何也蓋殷禮質周禮文質則厚文則薄子張
之時既甚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此易小過用過乎儉孔
子欲從先進之意也記曰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
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尚也公西華之

喪孔子則異於此者厚孔子之所以尊道儉子張所以趨時
山陰陸氏曰據此周之士素錦褚可知後王彌文若以翣爲席
以爲屋而已不應如是之陋也先儒謂以丹質之布爲之蓋謂
之丹質則盡布以丹質爲地
李氏曰有君臣上下相生相食者蟻也唯其所知所能不大而已
矣莊子曰于蟻棄知于羊棄意于魚得計言智周萬物而無所
逆也退藏于深渺而已君魚躍拂池士則去魚而畫蟻于褚蓋
葬者所以幽陰之也畫蟻以去其智魚躍拂池以象其計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
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
下不可以並生也不反兵謂雖適市朝不釋兵也昆弟之仇銜
君命則不鬭爲負而廢君命也不爲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
爲首杓爲末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執仇之法不反兵而鬭者身常帶兵雖
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而鬭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今
得持兵者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耳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
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者父母與兄弟之仇皆不反兵也此
兄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而不鬭二文相互乃足從父昆
弟既不爲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也鄭
註云負負猶不勝也爲其鬭而不勝
嚴陵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
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弗與共戴天同義
市朝非戰鬭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而鬭則無所往而不執

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報仇之義如此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
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鬬則不敢以私
讎妨公事由其恩殺於父母曲禮言交遊之讎而不及從父昆
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遊者蓋交遊之讎猶不同國
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爲魁則於交遊不爲魁
可知其言互相備也餘見曲禮
廬陵胡氏曰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言常以兵刃向前志在復
讎之切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
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横渠張氏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
孔子也
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
千不在七十子之列羣者也其服孔子如此
易墓非古也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墓内不合芟治之事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
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
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

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
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内大斂於阼殯於
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
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鄭氏曰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當爲奠
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也推柩而反於載處榮曾
子弔欲更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
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也從者
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此紿說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案既夕禮啓殯之後
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鄭註云是
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
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
降下遷祖之奠設于柩車西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
還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
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包牲
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
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
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
而返之嚮北按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蓋既祖柩車南出階間
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
至明日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之禮從曾子者意以爲
疑故問之曾子既見主人榮己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祖
是行之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住何爲不可以反
宿明日乃去此不顧理以捷給說於人也從者又疑遂問子游
曾子聞子游之荅是自知己說之非故善其服子游多猶勝也言

子游所說出祖之事賤於我所說出祖也
嚴陵方氏曰飯即含也以用米故謂之飯含亦兼用珠玉而此不言者止據士禮也斂以收斂其尸爲義其禮見喪大記以衣衾之數有多少故有小大之名也殯以攢於外祖以祭於行葬以藏於野自飯至葬其所愈遠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既祖而塡池矣以君子之弔遂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此從者所以疑其非禮也夫祖固有且意以祭於行始方來有繼故爾而曾子遂以爲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後行遣奠之禮固禮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故爲非爾自飯於牖下至葬於墓與坊記所言皆同
山陰陸氏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塡之故曰主人既祖塡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是也
廬陵胡氏曰池以竹爲之衣以靑布喪行之飾所謂池視重霤是也塡謂縣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塡池爲奠徹未詳
金華應氏曰柩將出而復反婦人已入而復降從者所以疑也曾子雖給說以釋主人之過從者之心終有未安故又問諸子游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矣出祖謂主人也子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言其委曲之過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惟其稱而已雖不可寡也亦豈可多乎夫子指魯人朝祥莫歌者曰又多乎哉亦未許之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鄭氏曰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故曾子疑之子游於主人變乃變曾子遂服且善子游

孔氏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卷也不改冠但加絰於武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橫渠張氏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子游非之曰知禮以仲尼觀之亦是五十步笑百步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仲尼則通變不守定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此一段義正可疑曾子子游皆聖門之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蓋時已禮壞樂崩故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嚴陵方氏曰掩而襲衣謂之襲裘露以裼衣謂之裼裘以裘在二衣之內故皆曰裘也夫夫上爲如語之辭下爲丈夫之夫
李氏曰忠告而善道之不亦可乎曰君子之相發豈一端而已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鄭氏曰見謂見於孔子作起也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疑彼爲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聞子騫至孝孔子善之也
嚴陵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而見所以孔子各予之琴也

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之之力也
李氏曰此亦有以見師也過商也不及也先王之制禮正之以中而使有餘者不敢盡不及者不敢不勉要之不出于聖人之大閑而已子夏過者也不敢不約之以禮故曰不敢過也子張不及者也不敢不引而至于禮故曰不敢不至焉情之過者俯而就于禮情之不及者勉而至于禮皆不害其爲誠也由此則子夏過者也子張不及者也而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蓋夫子之言其學道也唯其情之過故于學爲不及唯其情之不及故于學爲過
廬陵胡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善之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則除喪如子夏可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七

禮記集說卷第十八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鄭氏曰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文子辭曰辱與弟游謝其存時也敢辭止之服也文子以子游習禮見子游曰禮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就臣位深譏之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辱臨其喪止之在臣位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方覺所譏親扶適子虎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内北面明矣子游趨客位所譏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也按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爲重也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鄉故鄭注明在賓後也
長樂陳氏曰司寇惠子之喪其廢嫡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衍子游之於司寇惠子相友也無異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而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以免而麻衰牡麻絰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一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道而

正之故服止於兕趨止於吊伯而示之以言始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為之服以為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爲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重畀則禮異哉然子游之知禮未必不始於檀弓故仲子之事子游感而檀弓行之此檀弓所以爲賢歟

嚴陵方氏曰牡麻即雄麻所謂枲也

山陰陸氏曰交游而以朋友服之故文子辭家語曰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弟子皆弔服而加麻乎服錫衰緆可曰麻衣如雪說者以謂麻衣深衣也深衣朝服十五升布然則所謂麻衰可知也已麻衰以朝服十五升而爲之錫衰總衰抽其半然則錫衰加麻師之服也麻衰加麻朋友之服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中謂中禮之變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越人可遠國之人深衣是既祥之麻衣即間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若祥然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曽來弔祥後爲喪事更來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註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穪將軍文子之子爲之喪如死者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以其舉動也中皆合於禮之變節也

唐陸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爲善矣

山陰陸氏曰深衣練冠視長衣練冠稍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鄭氏曰經所以表哀戚掘中霤毀竈毀宗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凡此之事皆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若殷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又殷以上生號仍爲死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類是也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床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竈綴足者一則示死無復飲食二則恐死者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屨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墻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以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今柩行如生時之出故云躐行周人浴不掘中霤浴水用盆沐用瓦盤并喪大記周人綴足用燕几故不毀竈周人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故不毀宗

賈氏曰殷質以二十爲字之時非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
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
伯仲之時則猶以二十字爲且字若孔子生於周代從周禮呼尼父至
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若二十已後死雖未滿五
十即呼伯仲如慶父乃莊公之弟桓六年莊公生閔二年慶父死時
未五十號曰共仲是死後稱未五十得呼伯仲叔季也 儀禮疏
新安朱氏曰孔疏與賈疏不同然孔說是 又曰古者初冠而字便
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之稱到得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
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人於禮疏中却云及冠之時即是權以此
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以此稱此三字某初疑其然却取禮記看
見其疏中云如前說者當時疏是兩人做孔穎達賈公彥故不相照管 語錄
石林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人亦名之也至冠
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之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
尊名也五十爲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朝非特人不字父與君
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禮固自有次第或
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伯
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
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是也如伯牛仲弓叔肸
季友之類是已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
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
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
爾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
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
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爲重歟 又
曰幼名冠字此衆人言也五十以伯仲謂大夫言也又有稱甫
與子則不知其何施或者謂爵有尊於大夫者則稱甫如仲山

甫尹吉甫之類故孔子卒魯哀公誄不稱仲尼而稱尼父而
孟子稱孔子皆謂之仲尼而不曰尼父然既尊字以伯仲矣不
應復以字見又有稱家父孔父者則不斥其字矣然冠禮字
辭已稱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甫固不以爲尊見也至於子
則孔子諸弟子如子游子夏之類皆以通稱則不繫其爵與學
與甫皆是字與伯仲同爵非大夫而有德者則但稱子如孔子孟
子之類而爵高於大夫則但稱甫如家父孔父之類故孔子弟子惟曾參有
若不敢字但曰曾子有子以孔子死之後嘗以師尊之也
嚴陵方氏曰絰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腰皆因其所重非徒
爲虛名而已故曰絰也者實也古者復先而居閱其上以取明
而雨溜之爲故後世因以名其室毀竈取甓以綴於足而欲尸之
溫也夫中霤則生時於之以居處必掘中霤以示不復居處
於此故也竈則生時於之以烹飪綴足必毀竈以示不復烹飪
於此故也宗則生時於之以祭享躐行必毀宗以示不復祭享
於此故也凡此皆殷所常行殷尚質故禮之所由本周尚文故
禮之所由備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乎周道焉死
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乎殷道焉
山陰陸氏曰內則曰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五十以伯仲宜爲
大夫矣故此以大夫之法記之大夫死謚周道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
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
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鄭氏曰其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也何以哉言
無其財也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妾賤取之曰買子柳不從忠
恕也賻布古者以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言君子不家於喪惡
因死者以爲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爲利之事古謂錢爲布者
言其流通有如水泉
嚴陵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乎無
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祭器乎此子柳所以不從
子碩之請也不家於喪則恥因喪之利而起家故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鄭氏曰利己忘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長樂陳氏曰主危臣辱主辱臣死故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社稷
存則與存社稷亡則與亡故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思其敗之
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先王權夫爲人臣者
不知出此故爲禮以戒之凡使引慝執咎殫忠致命而已
嚴陵方氏曰軍師以勝爲功爾然或敗焉則是無決勝之策故
也爲之謀者與其身可以偷生乎邦邑以安爲本爾然或危焉
則是無計安之術故也爲之謀者居其位可以苟存乎軍師既
敗則難以復勝故死其身焉邦邑雖危猶可以復安故亡其位
而已
廬陵胡氏曰敗則死之春秋傳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危則亡
之微子念殷危亂欲遯亡於荒野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
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鄭氏曰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名刺其欲害
人良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
嚴陵方氏曰葬之爲禮得其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擇擇
之且不可又况徇己之樂而忘人之害乎苟惟樂己害人之事
可爲則夫人而爲之矣此公叔文子樂瑕丘之兆故蘧伯玉有
請前之譏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
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鄭氏曰孺子泣言無節哀則哀矣謂誠哀也難繼謂失禮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聖人制禮使後人可
傳可繼故制爲哭踊之節以中爲度爾豈可過甚使後人不可
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
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
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殯斂之後可以禮制也
嚴陵方氏曰傳言由己以傳於後繼言使人有繼於前孟子曰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此
傳繼之辨歟夫弁人之喪母泣若孺子雖爲盡哀然失哭踊之
節而難爲繼矣故孔子以是言之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
曰知禮
鄭氏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尸出戶乃變
服失哀節冠素委貌子游嗤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馮
尸踊無算括髮袒下云士舉男女奉尸夷于堂又喪大記亦云卒
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
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
奉尸夷于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鄭云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
案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註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
弁而加此絰焉子游習禮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蓋嗤之也
嚴陵方氏曰蓋小斂而後袒括髮則得其序今出戶而後袒括
髮則非其所也子游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鄭氏曰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
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薨死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
僕人遷尸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之人
廬陵胡氏曰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非也前儒如字卜
人及醫師也
嚴陵方氏曰扶君舉尸固非二人之所能勝而二官各以下大
夫二人爲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之
廣安游氏曰傳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書人君不薨
於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君之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
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疾則外廷之人共知
其疾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
一日之故蓋古者之制婦官序于內而人君家樂之事得其節
僕人射人舉職於外而人君起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
屬掌以時御叙于王所宮中之治總以大宰參以六卿人君出
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
王積習而當時禮教之隆有不能然者
金華應氏曰鄭氏改卜爲僕誠有據然王前巫後史而卜筮皆
在左右則卜人師扶右乃其切近之職所當然似不必攺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鄭氏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
甥居外家而非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鄭知甥非之者以從母及舅皆是
外甥稱謂之辭若他人不得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也
或人以爲旣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

橫渠張氏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曰同爨緦止是
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
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如何得此稱
旣言從母與舅故知是甥爲二夫人者爲之服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
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鄭氏曰縱讀如總領之總總總趨事貌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
提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
猶疾舒之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吉凶趨舍之事喪事欲疾吉事欲舒故因上
生下云喪事雖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
有止住之時然不當自惰寬慢故喪事騷騷過爲急疾則如
田野之人急切無禮吉事鼎鼎不自嚴敬則如小人形體寬慢
君子之人於喪事得疾之中於吉事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
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曉達之貌
山陰陸氏曰縱折二字且讀如字喪事有縱無折故雖遽不陵
節吉事有折無縱故雖止不怠
李氏曰喪事欲其縱縱爾故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吉事欲
其折折爾故詩人曰好人提提匍匐言遽而不陵節提提言止
而不怠質勝文故騷騷文勝質故鼎鼎猶猶則質不至于騷
騷而文不至于鼎鼎若荀子曰猶然而材劇志大
廬陵胡氏曰縱縱不脩飾貌有遽意也提提爾雅云安舒有止意
廣安游氏曰此指君子治心養氣閑於教訓之功也故喪事不
至於太亟而陵節吉事不至於太舒而怠惰君子處吉凶之際
以失禮爲懼故疾徐之節常得其中此其爲心也敬爲禮也和
而又閑於教訓故能如此鼎鼎將爲其太舒流入於倨慢而無敬

畏之心耳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恥具其辟不懷也 一日二日可為謂絞紟衾冒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上傳云不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謂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未即辦具是辟不思親之意也喪具棺則預造衣則漸制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發其一心於厚之者

孔氏曰喪服是儀禮正經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是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已子服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牽引進之同於己子也兄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乃無服是推使疏遠之也姑姊妹未嫁時為之厚出嫁後為之薄者蓋有夫婿受我之厚而重親之也

何氏平叔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淆之失推使無服也

唐魏氏徵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係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之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豈非先覺者歟蓋明小功五月報制可 詳見前典

河南程氏曰嫂叔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鄭氏曰助哀戚也

嚴陵方氏曰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慮其至於廢者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飽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廣安游氏曰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蓋能行古禮也孔子所謂異於人者無他古禮有是而夫子能行之耳所謂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及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皆古之禮者之常而非聖人創為之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故出哭於巷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己有之事禮喪主西面今曾子北面弔者按士喪禮主人西面其弔賓亦在門東北面此謂同國

之宥也今曾子既許其名哭於次舍之處故以同國禮往而
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
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琴瑟張而不平竽
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鄭氏曰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不可為者為猶行
也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不平
不和謂無宮商之調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神明之
者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孔氏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聖人為殺
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
制明器以神明求之器用並不精善竹不成用謂竹器邊無縢
緣也瓦不成味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斵謂木器不彫飾
也琴瑟張絃而不調平竽笙雖備而不可調和雖無簨虡縣鐘磬格
也亦有鐘磬而不用格縣挂之　何氏胤曰之往死者處而致此
死者如草木無知如此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
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
之間聖人之所難言故制明器以神明之
廬陵胡氏曰致死之謂死其親若無知者致生之事之如生成
猶完備
長樂陳氏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
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
齍明燭明竁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竽
笙鐘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是豈知此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

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
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
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
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
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
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
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
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
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鄭氏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聞此應有異聞也喪
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有子以貧朽非人
所欲故以曾子所答為非君子之言也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
魋靡侈也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
載其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先
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言汲汲於仕得祿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有子唯聞喪
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故連言之
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是不欲速貧也案世家
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又反於
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又適衛不見用將適趙至河又反於
衛後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自陳遷于蔡被圍
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封之子西諫而
止是歲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年六十三以此言之非是失
司寇之年即之荊有子但謂失司寇之後將往之荊爾

崔氏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為中都宰為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按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為司空乃小司空司寇乃小司寇盖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是以知之

横渠張氏曰曾子既言參也與子游聞之曾子却問於子游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既言參也與子游聞之則固甚子游知之曾子却不知當改與子游聞之作於子游聞之乃通

嚴陵方氏曰肆其後心而至於傷財曾不若速朽之為愈也肆其利心而至於生民義曾不若速貧之為愈也孔子之言特為二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之荊之事驗之可謂知言者矣先之則所以道之中之則所以重之

廣安游氏曰夫子群弟子中於孔子之言容有不知者曾子之知禮不如子游子路之知孔子不如子貢類而推之則群弟子容有不知而皆為篤道之君子然則君子患不在於多知也夫子教人蓋有以行與事示之而不專詔於命之者亦使群弟子即而觀焉而有所得而所得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宰我欲知上世之事而夫子以為難子路欲知死與鬼神之事而夫子拒之不答故群弟子之賢者容有所不知而其所以為賢則不專在於知也若夫忠信孝悌與夫治心養氣之大要則群弟子衆得之特有淺深之異而弒父與君則皆不為此則群弟子所同也後世楊子雲為之說曰聖人於天下耻一物不知斯言一出而天下之學者務求多知而不明大道之要去聖人益遠矣

廬陵胡氏曰按春秋傳定公十二年孔子為司寇至哀三年在陳十一年在衛是年自衛反魯則失司寇蓋在定十二年以後但有在陳在衛事迹論語亦即云適衛厄陳蔡皆無之荊事豈禮之妄也或曰哀六年楚昭大國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是時在荊也子適衛冉有僕故此申之以冉有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鄭氏曰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安得哭之以大夫無外交也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不得不哭言哭有二道以權微勸之也哭諸異姓明不當哭

孔氏曰此一節記哭鄰國臣之法

嚴陵方氏曰君弱臣強有至交政於中國者豈特束脩之問而已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為之哭矣若魯人之哭陳莊子所謂畏而哭之者也然縣子謂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異姓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郊特牲所謂為人臣者無外交是也所謂束脩之問者以一束之脩為通問之禮也猶莊子所謂苞苴竿牘歟

廣安游氏曰縣子所言亦權之經也所謂畏而哭之也春秋之時先王之禮顛倒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

此人臣而禮損於其君者也穆公之於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臣者也雖然是二事者皆其時情勢之當然也亦非當時君臣之所强而行也蓋古之行道者先以政正人之情因人之情以制所當行之禮苟惟不然政亂而時弊時弊而情佚情佚而禮變矣且禮之未變也其禮亦情勢之所當然禮之既變也亦其情勢之所當然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今夫春秋書諸侯會而略其大夫禮之正也至趙盾郤缺士會范鞅之徒列乎會盟侵伐之中而春秋亦列之矣在夷狄曰荆曰於越曰吳亦狄曰白狄禮之正也而春秋之時先荆而後楚吾楚秦越先無大夫而後有大夫其禮有加於禮之正春秋亦從而加焉諸侯非元侯不得有師禮之正也而春秋之時國無大小其相侵伐皆以師行春秋亦從而稱之此皆時勢之當然聖人變文以從之也然聖人非從之也亦以著天子之失道中國之失政使後世之觀者即是有考焉聖人因將迹其流而復其源後世則循其流而下也

馬氏曰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爲乎古之人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illegible]志於仁者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有知所謂致生之兼用則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連言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蓋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爲死爲鬼之事重稱不然蓋深鄙之又自與說其義謂夏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爲無知也殷言鬼雖與人異亦應尊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爲有知也周并用之非爲疑可知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古謂夏時也若示無知則是死之義

橫渠張氏曰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周禮唯言猷

嚴陵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故也

李氏曰明有象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于祭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于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見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生由不用以念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鄭氏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同母異父昆弟死者服得失之事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乎疑辭也同父同母既服期今但同母則宜降一等而服大功也不云自狄儀始者魯人先已行之

橫渠張氏曰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

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
父或以謂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問此而荅云未
之前聞當古之時又安有此事
嚴陵方氏曰禮異父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高服其父
以期則其子相爲服以大功乃其稱也而子夏遂以魯人之事
告狄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甚乎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之末不治禮之失
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今之禮家喪服齊衰杖
期以爲出母服此後世之爲也孔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惟孔
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也此所謂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
子游爲之大功魯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
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
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爲母服齊衰一年出母則
不爲服此禮之正後世不明乎父母之辨不別乎同姓異姓之
親既爲出母制爲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當爲之
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
也及至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而異姓之服若堂舅堂
姨之類亦相緣而升矣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據有所限
止不可偏給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
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天尊而
地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
此皆舉世俗之失而失之之原其來寖遠而不可復後世不由
其原考之禮節之失未見其能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
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
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鄭氏曰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衛人
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有禮無財
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禮有財無時謂財足以備禮而
時不得行者子思謂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
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出母之喪行禮之事嫁母之服喪服無
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
故鄭約云齊衰期也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己雖有財不
得過於主人故鄭謂贈襚不踰主人也　譙氏曰父卒母嫁
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
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
嚴陵方氏曰無其財則物不足以行禮無其時則勢不可以
行禮禮有常時有變財有限三者不備君子所不行也孟子
所言不得不可以爲悅者時與禮也無財不可以爲悅者即
此所謂財也
馬氏曰子思之於出妻則不使子上致其喪門人問之乃以爲
道污則從而污於嫁母要之失禮有若戒之乃以爲吾何慎
哉蓋子思之賢其父過猶若此也世無聖人而有賢者爲
聖人之後則禮義所自出故四方所以觀其禮無其財行
之則非義有其財無其時行之則非命苟知此矣而又能慎
之亦不失爲君子
廬陵胡氏曰古者嫁母齊衰期今律亦然子思習於禮未
嘗不慎曰吾何慎哉言其慎久矣
廣安游氏曰爲嫁母服此後世之禮非先王之正也子思之
意以爲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以備禮則行之必有
所不備非行者非能備行也若有其禮有其財可以行矣而

非道隆之時亦弗可以備行也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
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古之君子嚴於父母男女之別以為舍
犢母懷不父懷在子思之故父在為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
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為母絕於父其尊統於父所以致
謹於父之親也若厚於嫁母而於父不親此舍犢之者謹於禮
者之所畏也然後世之君子行不如子思道又不如子思未必
能親其父而先絕其母此又君子所難言也故曰與其過乎薄
寧過乎厚去古既遠行禮者當以是為心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
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
為伯名文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瑣縣子
名據所聞而言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
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
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
降之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孟虎乃
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云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
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庾氏曰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
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

馬氏曰唐虞及殷之時其禮猶質故天子諸侯以少長相及
不降上下至周則文致其辨矣立子以適不以長故無服養貴
貴之際一為之君則諸父昆弟皆不得以其戚戚之若大夫為
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猶降而為大功也
而況為天子諸侯之君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

子猶且不降則為諸父及昆弟可知矣

臨川王氏曰親親之殺君不尊則命不一而爭奪之禍繁矣故
繼之以尊尊尊尊周道也親親殷道也

新安朱氏曰晏殷而上大宗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
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
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
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
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
為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
易我死則亦然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此孝子之事非所託

孔氏曰此一節論劉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孝子居喪必深長思
慮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斷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述縣子之言
以語其子此是孝子所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囑託誡后
木也

嚴陵方氏曰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此長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亦其一端耳

廬陵胡氏曰不可不深長思慮喪之難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
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
人也

孔氏曰自此止未失也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春秋定五年曾

有仲梁懷

嚴陵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焉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之意遠矣

廬陵胡氏曰存二說以傳疑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末失謂末世失禮之爲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魯喪之末小斂之奠設於西方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謂將爲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又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乃有席今鄭云堂轉寫誤爾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東而死於此小斂之奠於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鄭氏曰非時尚輕涼慢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繐布疏者時有喪者不服𦆀衰但疏葛爲衰繐布爲裳故云非古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廬陵胡氏曰綌麤葛布細而疏曰繐

嚴陵方氏曰古之五服自斬至緦一以麻而各有升數焉若夫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非古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子皐孔子弟子高柴野哉非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名此卒哭呼名子皐非之乃改也

金華應氏曰滅滅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哭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鄭氏曰沽猶略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道之事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之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鄭氏曰不以吉服弔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之事羔裘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譏當時多失禮也

嚴陵方氏曰吉服可以養疾而不可以居喪故始死則易之不

特喪若易之弔者亦所不服也
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素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
者麻絰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旣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
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
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也形體也還葬還之言便也言
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不設碑綷不備禮也封當爲窆
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人豈有非之言不責於人所不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送終所須當辨具也稱猶隨也亡無也夫子
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爲齊也夫
子曰有毋過禮此各是稱當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
家富有正禮可依不得過之也苟亡矣以下各稱家也家既無
財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斂竟便葬但手縣
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也
臨川王氏曰凡禮言封者復土以閉壙之名爾何用改爲窆乎
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易以不封不樹爲古則周有封樹之制不
必下逮庶人
嚴陵方氏曰豐言其多少之齊也
馬氏曰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古之人所
以得用其禮者爲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斂首足形還葬
雖不足爲孝子之悅然以其所以葬而葬亦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
鄭氏曰禮唯始死廢牀時失之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
氏子游字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喪大記始死廢牀子游
尸及襲斂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
游知襲在牀不據禮苟之專輒許諾如禮出於己故縣子譏之
汰自矜大也
廬陵胡氏曰賁人名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則古昔所以本其
時稱先王所以本其人如此則有所受無所專也司士賁問襲
牀之禮而子游諾之以其不知有所受無所專也
馬氏曰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人之所以死也故始死廢牀
欲其近於地不復然後襲於牀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鄭氏曰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孔氏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以僖二
十三年卒文公十六年猶有襄夫人在今云宋襄公葬其夫
人者謂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前而後又娶夫人死在襄公後
爾旣曰神明之器則當虛也按旣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
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
人士旣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旣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
二醴酒也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
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亦實人而空鬼也
馬氏曰旣夕禮言陳明器亦有黍稷醯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
之葬夫人醯醢百甕蓋譏其多於禮可也以爲明器而不當
實之則非矣由是觀之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
實明器歟若曾子見學於聖人者也而猶失其傳如此是故
襲裘而弔則不知在小斂之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則不知
爲聖人有爲之言弔於負夏主人爲之反柩乃以爲可小斂

之奠在東方反以爲西則曾子亦可謂魯矣不然則記者之
謬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
賻布時人皆貪夫子善其能廉

孔氏曰此一節論因喪不貪利之事四方賻泉布本助喪用今
旣有餘故歸還之司徒謂家臣司徒也左傳云叔孫氏之司馬
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已
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絶天下
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
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已
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爲盡善

馬氏曰司徒歸四布蓋以爲愈夫家於喪者可也以爲善於禮
則未矣

山陰陸氏曰言可而已則非夫子所善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鄭氏曰柤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
之曾子言非禮

嚴陵方氏曰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旣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
爲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
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鄭氏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觀其意也
革急也遺慶封之族不食謂不耕墾

孔氏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國氏也齊有國子高

嚴陵方氏曰子高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
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飮食衎爾

鄭氏曰衎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居處以下是夫子答
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

嚴陵方氏曰夫喪之所哀固有或發於居處或發於言語或發
於飮食者然臣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飮食衎爾則
以君尊之所厭有所不敢盡其哀故也

山陰陸氏曰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
夏未問夫子是以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鄭氏曰仁者不厄人

橫渠張氏曰於我乎館恨無他舍以館客則於我之館不可謂
以無客館而不館舍賓客也於吾家館可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賓客論語言朋友互相備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
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鄭氏曰言皆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
謚也反壤樹之反復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
非周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
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
以標之哉言不可也

嚴陵方氏曰壤土曰封土以爲墳樹言種木以爲表

馬氏曰古之人尤略於死者衣之以薪葬諸中野而後世聖人特嚴慎終之禮故凡棺以周爲不足易之以棺椁棺椁爲不足被之以柳翣易之以棺椁者旨無使土侵膚被之以柳翣者旨無使人惡於死凡此皆藏之弗得見者也周官冢人用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任狹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道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者也封之崇不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鄭氏曰與及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斧乎哉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舍任也燕國人來任子夏家也子夏以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 王氏肅曰聖人葬人與人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也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有故下備述夫子所言四封之異以厭燕人遠觀之心使以爲法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喪禮尤衆人之所欲觀者也故子思之喪母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況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鄭氏曰若堂謂封土爲壟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也覆謂茨屋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俗間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時可一日三斬板以封尚庶幾也

孔氏曰此子夏歷述孔子之言封謂聚土也若如也坊堤也堤以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兩下而已故夏屋如漢之門廡斧者子夏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以語之馬鬣鬣之上其肉薄斧形似之也子夏既述夫子之語又引今曾古言今孔子墳上用一日之功儉約如此者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三斬板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直立而後納土於板之中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編如此其墳乃成已止也

馬氏曰馬鬣封則從於儉而後世可傳矣蓋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而高難爲功而易爲虧故變之爲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則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屋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則難虧矣然比之若斧者刃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此所貴於儉者也且丘封雖以爵等爲度而形稍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奢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殯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鄭氏曰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

孔氏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絰也雖於卒哭變麻易葛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

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
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爲之殷奠
孔氏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若當未
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
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
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
金華應氏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
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於望之大奠其禮視大斂
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
也是禮之同非其物之同注謂殷奠恐未然蓋經曰如朔奠非
爲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
孔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
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
之變也
橫渠張氏曰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以改葬之服除蓋古
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既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
緦久不葬者似難爲虞祭以其無几筵也三日而省墓可也
池視重霤
鄭氏曰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
霤云以銅爲之
孔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
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
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去後餘三大夫唯
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
亦象宮室而於車覆鼈甲之下墻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
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霤之方面之數各視生時
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鄭氏曰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天子椑內又有水兕
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者虛之不合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爲棺之事君謂諸侯也言諸侯
則下可知也椑者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
備物故即位而造棺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棺中不
欲空虛物注不合合善也言虛之則不善故藏物於其中
一本云虛之不合謂不以蓋合覆其上
廬陵胡氏曰椑親尸棺
嚴陵方氏曰椑即所謂櫬也君尊雖凶禮亦具亦豫備藏焉
則猶人之見也
山陰陸氏曰言歲一出而漆之於是又藏焉歲一出而漆之若
將有用也示使其君不敢有恃以惰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鄭氏曰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後用角
柶柱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用燕几綴亡人
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含也設飾謂襲斂遷尸
之時及加著新衣也帷堂謂小斂時也作起也自復以下諸
事並起也赴亦復後之事死者生時有恩識之人今死則
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

山陰陸氏曰復楔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時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禮備復處多也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而有室曰寢小寢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采復之故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事也諸侯復則小臣

嚴陵方氏曰復必於寢廟者以人死必反本故也庫門生時所由出入也四郊以鬼神無不之也門不一止以庫門為言者近廟門故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鄭氏曰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為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此是答辭言喪不倮露奠者為其祭肉也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既斂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牲肉則巾之也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

嚴陵方氏曰剝猶剝廬之剝覆之則隱剝之則露故先儒以謂猶倮也喪不剝奠者為其有祭肉之濡易受塵埃故巾之也

廬陵胡氏曰牲肉不巾則塵埃汙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材椁材也木工宜乾腊且豫成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禮須豫備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告下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

臨川王氏曰布陳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鄭氏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嚴陵方氏曰逮日者及日也於日未沒之時為及日矣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氏曰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

孔氏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謂君使之也反還也若為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是魯侯有為為之也卒哭而使非正禮也

嚴陵方氏曰哭者所以求其反也哭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而已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鄭氏曰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也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衡當為橫字之誤也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褎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

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縓緣者縓爲淺絳色也縓是赤色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卑賤於纁爾雅云一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鄭言纁類也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褎用黃而領緣用縓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者小祥男子去首絰唯餘要葛也繩屨者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小祥微飾以角爲之初喪無充耳也鹿裘者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衡長袪者小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後稍飾故更作裘橫廣之又長之且爲袪加此三法也裼謂裘上又加衣也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後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也

藍田呂氏曰斬疏繐大功小功緦錫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故加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以至于再期也首絰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屨易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絰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如宰予齊宣王皆欲短喪蓋疑於此斬衰之冠鍛而勿灰錫則緦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哀在內猶若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緣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比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比麻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也諸侯之妾慈母公子爲其母皆無服更不可純凶而占並除喪不當受弔昔之人皆變用練冠以從事則練冠者非正服明矣雖鄭氏功衰爲既練之服功衰自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可爲功不可指爲練服

長樂陳氏曰袪裼之可也其裼之也亦裼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鄭氏曰鹿裘之裼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說也練用鹿裘何也禮始喪則居廬自屏既練則可以接物鹿善接其類者也故裘用焉周禮既練乘藻車鹿淺複與此同義鹿裘袪裼之則裼其袪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鄭氏曰有袪而裼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不然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鹿裘以白鹿之皮爲裘也凡此所以爲易除之漸而已

馬氏曰衰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也而哀殺則能有聞矣故又爲角瑱以充之

廬陵胡氏曰如青紺衣則以蒼黃色爲衣以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裼所以表裘也表而出之詳見玉藻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鄭氏曰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就其家弔之成因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謂非兄弟文非疏外平生識知往來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　皇氏曰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此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

嚴陵方氏曰緦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

同姓之恩不得不爲之降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未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得不爲之殺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緦必往者非謂三年之殯者矣大功未葬不弔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鄭氏曰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謂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杝棺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椴杝也梓棺二謂屬與大棺也周匝也凡棺用能濕之物

孔氏曰自此至六尺一節論天子以下棺椁厚薄長短之事四重者水牛兕牛皮爲一重杝爲第二重屬爲第三重大棺爲四重凡五物也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三寸合一尺八寸列國上卿又除椑合一尺四寸大夫之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故庶人四寸矣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尸杝亦能濕故次皮也諸侯無革則杝親尸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梓棺二也四者皆周者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匝也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不數椁故曰四重據喪大記天子伯椁而禮器天子五重八翣 水兕革棺蓋曰被之則棺之最在外者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鄭氏曰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

孔氏曰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棺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束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小要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也柏椁謂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故云以端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註喪大記且不知其方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疊至上始爲題湊湊鄉也言木之頭相鄉而作四阿也

廬陵胡氏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謂之黃腸木頭皆內向故云題湊其方一尺詳見漢書霍光傳及漢儀註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鄭氏曰天子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云之爾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爲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今喪諸侯故食不復奏樂鄭注殯斂之間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

嚴陵方氏曰爵弁則其色如爵紺衣玄冠緇則以其色如之
山陰陸氏曰據此爵弁有不紺衣者玉藻曰君子狐青裘玄
綃衣以裼之禮記無韋弁周官無爵弁韋弁即爵弁也周官
無綦弁尚書無皮弁綦弁即皮弁也綦弁爵弁言色韋弁
皮弁言物
廬陵胡氏曰諸侯薨在國天子遥哭之不親見尸柩故不服
緦衰弔而服士之祭服有司哭之非也恐夫弟之無從沒使
人乎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
禮也
鄭氏曰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
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
乃屋其上盡塗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菆塗爲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叢
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殯時輴車載柩以椁者題湊叢木
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椁使
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
于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
塗之
廬陵胡氏曰菆塗龍輴以椁畫龍於輴車之轅以殯之文
菆聚椁材以周龍輴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如椁也恐非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
朝覲爵同同位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鄭註周禮云異姓謂王昏姻
甥舅庶姓謂與王無親者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

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廟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者覲禮先
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就同姓之中先爵
尊爾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鄭氏曰誄其行以爲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
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
四月己丑卒哀公欲爲作謚故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爲誄
天不遺耆老以下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嗚呼哀
哉傷痛之辭也尼謚也父字也丈夫之美稱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左傳所録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詞也今記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
君舉而哭於后土
鄭氏曰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無聞后土
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君爲國致憂之事國既失地諸臣皆著
喪冠而哭於君之大廟三日也失地爲先祖所哀故在廟臣既
於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
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　庾氏曰舉者謂舉饌引周禮
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註云殺牲盛饌曰舉
廬陵胡氏曰師敗喪地此末世之事知記禮者乃後代人
孔子惡野哭者
鄭氏曰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
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孔氏曰哭非其地謂之野

横渠張氏曰孔子惡野哭者爲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于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于野又若奔喪者須待不哭于道

嚴陵方氏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以其如此故家語之文則連言之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若此所謂野豈其惡之哉

廬陵胡氏曰謂哭不以禮爲野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鄭氏曰不專家財也稅謂遺與人

孔氏曰此論人子之法如稅人謂已仕者也

嚴陵方氏曰未仕者則無禄故不敢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而已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鄭氏曰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喪群臣朝夕哭踊之事嗣君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畢也孝子哀深故前人踊必相視以爲節故欲齊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鄭氏曰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孔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素紕大祥日著之故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

嚴陵方氏曰祥而縞即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皆以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以謂踰月則其善者以此

馬氏曰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盡而猶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於禮曰文喪道日始故是以既葬則虞成事則祔其有而小祥再朞而大祥祥則禫言哀祭有即吉之漸也喪則哀冠縞纓緣則以葛易麻大祥則素縞以除言喪有即遠之漸也祭不爲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故凡變除者皆以祭爲節大祥之祭可以從吉之時而爲人子者不忍一朝之間釋衰絰而被玄黃故又有禫以延之然後祥禫之祭皆重喪之禮也而先論其月則異焉以祥致禫蓋祥禫者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朞之喪則其月異士虞禮亦曰二十五月大祥中月而禫言中月者以其祥月之中此三年之喪者也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朞之喪者也康成之說則欲以三年祥禫而視於朞爲二十七月也且知父在爲母亦固有所屈乎爲父三年而得致哀戚之情故祥禫同月所以彌其日爲母而朞則哀戚不得致於三年之中故祥禫異月所以彌其月焉三年所以爲極而至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夫三年之喪既以禫在祥月之中而徙月可以作樂故魯人朝祥暮歌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至於孟獻子既禫而不樂則孔子以爲加於人一等矣在禫而樂者聽於人者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者也雜記曰親喪外除故笙歌之樂不作於未禫之前然則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言其自若宗徙月之間也三年之喪至於徙禫之月而得作樂則喪道終矣此謂二十五月而畢者也

君於士有賜帟

鄭氏曰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以於殯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

孔氏曰賜恩賜也士唯有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九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舊說云等諸侯也諸侯之適子在長殤而死則遣車三乘遣車之形甚小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所包牲體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使人以次舉之如墓置于槨中之四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又曰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謂降殺以兩則天子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以其父有之得與子也天子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七乘則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中殤從上下殤則一乘也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成人乃三乘長殤則一乘中亦從上若下殤則無也大夫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兩故一乘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皆無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以其身爲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鄭注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貶略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申其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鄭註庶子言公卑遠之者蓋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今庶子言公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鄭氏曰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爲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此對不達者故云長若曹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但服齊衰三月爾若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

嚴陵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雖爲在官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與此所言達同義夫杖所以輔病因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受命於君者其恩爲深故公之喪唯達官之長杖

山陰陸氏曰此言喪達官之長杖視長子與達官卿也長若大宰言之綏同之言諸亦綏可著公於達官之長雖杖少遼絕也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然則何以杖錫衰而杖恩也若蜡雖冕亦猶杖

新安朱氏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太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鄭氏曰以義奪孝子也宮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謂朝廟也次它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於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踊攀轅君遣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君又命引之引者三步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柩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也甚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來之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五十氣力始衰

孔氏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惡也

嚴陵方氏曰五十始衰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故無車不越疆弔人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晳曾參父倚門而歌明己不與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季武子強僭蟜固正之時人畏武子入其門者皆說衰蟜固不說齊衰入見且謂之曰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絕矣將亡者未絕之辭蓋其時猶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武子既寢疾乃佯言曰君子表之謂失禮顯著凡人皆知今說衰失禮之微唯汝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曾點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己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凡外貌為陽內心為陰謂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為陽陽或言佯字相假借鄭知公實不善而佯善之者若實知善則當常不令說衰也入公門說衰明不杖齊衰若杖衰入公門亦不說具曲禮

長樂陳氏曰季孫夙之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之未死國人歌曰子產之死誰其嗣之況欲其死乎季孫之死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況樂其死乎子產季孫之感人猶至於此況不為子產季孫者乎季孫夙則不然矣而不為人所畏愛死而不為人所哀悼其失人心可知矣周官閽人喪服不入宮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服問亦曰唯公門有稅齊衰則非公門不說齊衰矣蟜固曰斯道也今亡矣武子則曰君子表微蓋道之存則著道之將亡則微於其將亡而能明之故謂之表微季孫之善蟜固豈得已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

孔氏曰自此至不受弔一節論弔哭之禮此謂大夫弔士當事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出謂出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則唯君命出見士喪禮若正

當小斂而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則延之入絶踊而拜之若當斂後踊時來則亦絶踊而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旣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是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通於外弔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也

孔氏曰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弔人

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閾而不可以踰閾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欲歸唁於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

孔氏曰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執引用人會賤有數若其數足贏餘之人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

東山何氏曰執引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也贏數外也

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也道柩者唯在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曲禮曰助葬者必執紼蓋謂是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鄭氏曰拜者往謝之也

孔氏曰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往拜其君以謝恩疏親亦無則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可也若有主後則主人自當親拜是以旣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註云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此是君來弔謂擯者使傳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曰臨者主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某之喪稱寡君謙也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民人有父母之恩

孔氏曰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殯斂則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

廬陵胡氏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若齊侯哭敵無存之類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

孔氏曰不受弔不爲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己卑辟適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鄭氏曰子爲主親者主之也狎相習知者父在則不以私喪干尊故哭於妻之室

孔氏曰自此至往哭之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

之夫為之哭於適寢之中庭子己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己子
為主受弔拜賓也冠尊不居肉袒上故凡哭皆袒踊踊必先
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
妻兄弟者也據妻之為喪故言夫子既為主位東階之下西
鄉父入門右近南而北鄉哭也父不為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
入門右北面示辟為主之處也據中祥之哭含言思婦人倡踊
則夫入門右亦哭踊也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
使人立於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為主在子不關
己也若弔者與此二主者曾經相識狎習則入與共哭若其夫
之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非為父後哭諸
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是大名雖適室
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

嚴陵方氏曰哭諸異室者以其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
往哭之

鄭氏曰哭于側室嫌哭殯也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為之
變位

孔氏曰哭于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
室者言近南為之變位以其尋常為主當在阼階東西向
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為之變位也遠兄弟謂異國也若同
國則往哭之

嚴陵方氏曰哭于側室者欲其遠殯宮也哭于門內之
右者不居主位而示為之變也同國往哭之者以其不遠
故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
子曰我弔也與哉

鄭氏曰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或人以其無服
非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
往哭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嚴陵方氏曰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則齊衰而弔
固非禮也而曾子言我弔非若凡人之弔可疑固以與哉
結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右子游正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大宗伯
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
如詔辭而由右相少儀曰詔辭自右鄭云為君出命也立者
尊右若己傳君之詔辭詔辭為尊則宜處右若於喪事則
推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子游如此是知禮也

嚴陵方氏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子游為擯而由左則尚右
故也

山陰陸氏曰子游擯由左著雖朋友方伸君臣不得變也據
世柳死其徒由右相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
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鄭氏曰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
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
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
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為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齊王姬
卒穀梁傳云為之主者卒之也案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或人解之曰王姬之嫁命魯爲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宗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宜服大功也鄭註天子諸侯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

石林葉氏曰王姬之服檀弓所不能決審王王姬嫁者當爲之服姊妹之服則莊公爲之固然何疑於外祖母乎若以爲外祖母服則主王姬嫁者自不應有服然而喪服記外祖母服小功非大功則檀弓非特不能正主王姬嫁者之有服亦自不能知外祖母之服小功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必以諸侯之同姓者爲之主以君臣之義不可以昏姻而廢故也此王姬所以得由魯而嫁歟以其嘗爲之主故喪則必告告必爲之服亦宜矣而或以爲外祖母故爲之服則非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鄭氏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狄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也喪亦不可久喪謂亡失位稱稱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仁親行仁義親爲寶已道可守者又因以爲利謂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使者公子縶也顯當作韅

孔氏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使者弔重耳既畢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且者非特弔兼有餘事也得國失國其機恒在喪禍交代之際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得國之時亦不可失欲使重耳圖之舅犯言父死是何等事正是凶禍之事豈得又因以爲己利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無罪公子重耳出而對客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叙其弔意既謝其因喪又道不可之意言豈敢於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辱君之義也穆公意以重耳反國爲義也穆公本勸重耳反國重耳若欲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聞父死勸其反國哀慟而起若欲舉號然是其愛父也既起而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註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縶亦止國語文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夫不仁猶或有得國者而況於仁乎觀重耳拒秦穆公之言則其仁可知矣故終能得晉有全晉然重耳之所爲特受之於舅犯而已向使自得於天資非由於人授推是以爲國則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非仁也又安得孔子有譎而不正之譏哉

廬陵胡氏曰儼然矜莊然仁親以爲寶仁愛於親也勸之孝於親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

石梁王氏曰是利父喪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己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然聲己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己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
横渠張氏曰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性
孔氏曰自此至孔子善殷一節總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虞祔等事居父母喪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所以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使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所以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己恐其傷性也
嚴陵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爲道於親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故節哀順變者以君子念始之者也
李氏曰始者天也始之者親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鄭氏曰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
孔氏曰始死招魂復魄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故云有禱祠之心焉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則愛之之道於是爲盡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固所以有禱祠之禮也特有是心爾故曰有禱祠之心莊子曰鬼神守其幽則幽者鬼神之道也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南爲陽有明之義北爲陰有幽之義故曰北面求諸幽也
清江劉氏曰復者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禱祠猶顧望首
史記曰此禱祠而求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分禱五祀誤矣分禱五祀是直禱爾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隱痛也稽顙觸地無容
孔氏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也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尤爲痛甚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哀痛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身之決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爲甚爾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
孔氏曰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食道謂飯食之道飯食人所造作故爲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士喪禮飯用米貝水物古以爲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粱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粱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云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以璧卿大夫無

文戊十二年公孫與疾之愛贈琁瑰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
夫用珠也士用貝三
嚴陵方氏曰弗忍虛之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
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
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
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愛之敬之
謂重與奠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
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
其重以縣諸廟夫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哀素言
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
人心而已
孔氏曰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
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
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
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故於斯爲
重以存錄其神又設奠奠其孝子敬之道故鄭以愛之敬之爲
重與奠然亦得總爲明旌之義故鄭於士喪禮爲銘之下引此
愛敬二事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士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
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死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
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鄭註顯考謂高祖也死者世世
遞遷至爲顯考其重常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
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重鄭註既夕禮埋重於門外道左
是也若虞主亦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與埋重同始死至葬之祭
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所以表主人

有哀素之心也鄭註云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也
士虞禮不用素器
嚴陵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爲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
愛之則不忍亡故爲旌以録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
道所以爲盡也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
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而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
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
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
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
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
而必立主是爲主也
馬氏曰主一而已不可二也廟之有主猶齊桓公之未失也然則
所謂重者安所用哉始死之祭未有主以神明爲不可一日無
所依故作重見人子求神之至焉殷綴之於廟以存親者周徹
而除之蓋有所不忍然不若周之重徹焉作主則埋之神明之
依於一不可以有二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凡此皆慤而不文
也奠以素器若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爲是也哀
素者哀而不文
李氏曰始埋謂葬其形也祭祀謂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謂傳
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録之事死而至于傳其名故曰盡其道
鄭以爲重奠則誤矣
廬陵胡氏曰不可別溟溟難見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孔氏曰既因上文用素以表哀素遂廣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
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主人既見親終自盡敬孝養之道豈知
神之所饗須假此祭所以設之者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廬陵胡氏曰自盡加飾
慈湖楊氏曰此章及下文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見其有饗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哉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矣形有死生神無死生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而群弟子觀孔子祭時精神以為知在也今子游以為未見其饗饗之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鄭氏曰算數也
孔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志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准節准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也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志孝子之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最為甚也有所袒有所襲者表明哀之限節也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嚴陵方氏曰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有文無節則無文故謂之節文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捘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而已故曰袒括髮去飾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慍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哀之變歟故曰慍哀之變也經曰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蓋謂是矣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論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孔氏曰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若著素弁又加環絰用葛不以麻故鄭云接神不可純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曰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素弁亦謂素爵弁為弁故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與弁絰連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要絰仍用麻也喪服註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蓋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也引雜記者既服弁絰其衰亦改喪服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葬服之衰也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故鄭知俱象祭冠也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
嚴陵方氏曰與神交之道則必主乎敬夫喪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比至於葬則即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山陰陸氏曰弁絰葛在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弁絰葛而葬卿大夫已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冔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鄭氏曰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
孔氏曰此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
山陰陸氏曰謂葬後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之也故曰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鄭氏謂尊者奪人易此言大夫以上為於變鄰里或不能勉樸閒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

孔氏曰室謂饋食供養之處堂者親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皆謂在廟也故旣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註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鄭註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

嚴陵方氏曰言主婦入室則升堂者主人而已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

廬陵胡氏曰所作親動作之處

新安朱氏曰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之自要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鄭氏曰於是為甚哀痛甚也封當為窆窆下棺也

孔氏曰此亦謂在廟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於壙者非親存在之處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尤甚故云哀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哀其亡則哀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旣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已故弔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此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亦是蓋本諸此

山陰陸氏曰已慤猶言太慤是也禮器曰大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

孔氏曰之幽之故上之字訓往下之字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嚴陵方氏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一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有司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虞喪祭也

孔氏曰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士虞禮記曰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舍奠於墓左既窆後之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鄭註士虞禮云虞安也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註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蓋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

嚴陵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宿亦戒也以事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祭統言宮宰宿夫人與此言宿同義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事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故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氏曰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故云吉祭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也末無也孔子善殷善期而神之人情也

孔氏曰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祀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皆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與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既成故也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此虞及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耳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為變也之往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接者謂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使親一日之間無所歸依也此經亦據士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為接祭至當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成事虞禮他用剛日此經謂之變者虞禮謂之他其義一也鄭註虞禮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

嚴陵方氏曰明日祔于祖父者謂祔廟也以後死附先而神事之故謂之祔或祔于祖或祔于父各從其昭穆也

李氏曰以其對奠故曰吉祭以其對未葬故曰成事變也祭也以其非正祭故曰變以其非常祭故曰他以生者之情則不忍一日離也窮死者之理則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夫窮死者之理在乎盡生者之情盡生者之情在乎窮死者之理虞祭所以安神也故以一日離言之接祭所以致情也故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言之

廬陵胡氏曰既夕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蓋周禮也祔猶齒也爲昭穆之次

河南程氏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涑水司馬氏曰按士喪禮始虞祝辭云適爾皇祖某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故置祔於卒哭之來日 書儀

藍田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附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於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

會稽高氏曰案禮既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故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祔于廟亦大早矣然唐開元禮則既禫而祔夫孝子哀奉几筵至大祥而既徹之矣豈可復俟禫祭乃始祔乎唐禮祥祭與禫祭隔兩月此又失之於緩故今於大祥徹靈座之後則明日祔于廟緣孝子之心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新安朱氏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矣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爲有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往臨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之事故云異於生也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也喪大記雜

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此經所云謂王子禮諸侯臨臣之喪則
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亦謂未襲以前若已襲之後則
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諸侯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
三者並具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桃茢小臣執戈若
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
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
爲臣爲使之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
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執親故君有愛臣亦有愛君
有戚臣亦有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
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
生也而用死也而弃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
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爲背
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
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
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也昔者
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
蓋不弃爲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
弃之爲勞也夫不以死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弃也死雖狗
不欺也而况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
之末造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孔氏曰人之喪也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
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鄭氏曰朝謂遷柩於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謂將葬以柩

朝廟也夫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柩朝而朝
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
祖考之廟辭而后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
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殁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
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
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
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
人乎哉
鄭氏曰殺人以衛死者曰殉殆幾也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也
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
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錄孔子善古非殷周之事謂爲明器知
死喪之道者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
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事又言殷代之非
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於用生人而殉死人也既言殷
代又將言周用偶人非禮故先言塗車芻靈自古帝王制而有
之此不可爲用故也明器之道也記者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
藏否古今得失故重言孔子前言用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
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俑者形
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周初即用偶人故象人職言象車
象人象人謂以芻爲人鄭註引此謂爲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
人也
山陰陸氏曰言謂不言曰謂者孔子之意也君子見微於此
哀之
臨川王氏曰用生者之器必非殷盤時之禮或者生者之器非

祭器乎此言果孔子則周不當為俑矣古周作俑亦無據
嚴陵方氏曰喪之為道所以致之於死生之間明器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矣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其言蓋本於此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鄭氏曰為舊君反服為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子思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為舊君服之事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註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及長子為舊國君註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此則大夫身不為服唯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註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掃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云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鄭註此云仕焉而已者止取喪服第一條為正耳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諸侯得為舊君服者蓋謂不使其居或辟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如孟子對齊宣王為舊君反服正與雜記同也鄭註放逐之臣放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逐者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長樂陳氏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為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為舊君之服者有不為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唯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唯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異歟

廬陵胡氏曰楚鬬公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則臣無讎君之義服亦可也

金華應氏曰按子思對穆公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子思所謂戎首者即孟子所謂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義薄不屬故賢者發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之理君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而不容如是之薄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魯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氏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廬陵胡氏曰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孔氏曰此一節論朋友相弔必候主人改服乃絰之事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帶經故知有緦之面恐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此與前

子游衹襲弔朋友同也前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者
凡單云經則知有帶也如孫歸二三子皆經而出及羣居則經
皆是包帶之文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
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
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
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有若以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
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
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
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曾子言時齊方
奢矯之是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爲非禮以矯齊之事狐裘貴在輕新
而晏子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而晏
子止以一乘葬其父案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襲贈用制幣拜
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與苞筲加抗席抗木
實土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
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鄭云不留賓客有事也此皆是儉失
禮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譏之七个五个謂以牲體折爲
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也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
士一命而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
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得有遣車也又案大行人上公九
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五乘故鄭云喪數略也經云及
墓而反鄭知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
故云既窆也

長樂陳氏曰恭則不侮敬則不慢不侮也故與人交能盡歡事
君能責難不慢也故與人交能竭忠事君能陳善禮之大本不
過乎此晏子有之故於交則久而敬於君則致其顯此曾子所
以謂之知禮也有若以晏子爲不知禮則一狐裘三十年者儉
於身而不中禮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者儉於親而不中禮也
蓋君子起禮以義行義以時時之過則矯之以不及此所謂國
奢則示之以儉易小過用過乎儉是也時之不及則救之以中
此所謂國儉則示之以禮詩蟋蟀以禮自虞是也然君子用過
乎儉小有所過而已晏子之儉非特小有所過曾子以晏子恭
敬爲知禮則是以晏子之儉爲知禮則非禮器以晏子爲隘雜
記以晏子爲偪下則晏子之不知禮也信矣

嚴陵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爲恥以齊國之奢而欲示
之儉則儉於其身庶幾其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昔管仲有
反坫塞門之僭孔子亦以爲不知禮則二子之所爲雖不同其
爲不知禮一也然以禮與其奢也寧儉言之則晏子之失猶爲
愈矣

石林葉氏曰君子言行雖乎時猶權衡之應物也不能應時則
言行雖善君子猶以爲非齊之奢久矣晏子示以儉其奉已則
儆來而居其祀先則豚肩不揜豆蓋應時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
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
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西鄉東鄉夾羨道爲位也
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
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也時子張相
專猶同也同西鄉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墓男女面位之事噫毋者昭子不悟

禮意止子張也又自言我居喪人盡見視當更為別禮
嚴陵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
孔氏曰自此至矣夫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
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爾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於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鄭氏曰以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室也
孔氏曰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必疏薄於賓客朋友故未有感戀出涕者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婦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嚴陵方氏曰曠與無曠庶官之曠同言虛其道而不行行哭者行哭泣之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敬姜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鄭氏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也微情謂節哭踊以故興物謂衰絰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戎狄異陶鬱陶也咏歌也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搖動也秦人猶搖聲相近舞謂手舞之慍猶怒也戚憤恚歎吟息辟撫心踊躍也舞踊皆有節乃成禮
孔氏曰自此至此言也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欲去此踊節直似孺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於此即是何須爲哭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賢者喪親必至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以故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哀情故爲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己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則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喜者外竟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鬱陶之情轉暢則口歌咏之也咏歌不足漸至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竟違心之謂慍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慍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諸本亦有無此一句

者慍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恚起也憤恚轉深因發吟息嘆息
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夫喜而
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
夷狄無禮朝殞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
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品階格也爲制斷也
廬陵胡氏曰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言不可去陶
樂猶若所謂君子蓋猶猶之猶鄭讀猶爲搖動恐非舞斯慍人
鼓舞則氣散然慍斯戚依戚
李氏曰禮者節文之也有節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興物者直
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曰戎狄之道也唯有節故陶不至于
咏咏不至于舞舞不至于慍慍不至于踊此所以微情也唯有
文故制絞衾設蔞翣以使弗惡脯醢之奠遣而行之葬而食之
使人弗倍此所以興物也
長樂陳氏曰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發以散陽也其極必反
陰爲其慍心感者其聲粗以厲粗以厲陰也其極必反陽爲蓋
喜氣不泄則已泄則口不得不咏慍氣不震則已震則氣不得
不歎咏文事心志猶其優游歎武事心志猶其奮疾夫然則憂
患去而樂生矣樂生而舞樂至於手之舞之則樂極而哀從之
矣故舞斯慍慍斯嘆歎斯戚戚斯辟辟斯踊則不知足之撫之
足之踊之雖正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得而
聞也豈非陽極反陰樂極反哀之意耶左傳所謂樂有歌舞哀
有哭泣者此歟品於斯哀樂莫不有隆殺節於斯哀樂莫不中
節則知禮之爲道其去戎狄之道遠矣陶包陰陽之氣憂樂無
所泄如之喜斯陶樂之無所泄者也鬱陶乎予心憂之無所泄
者也爾雅以鬱陶爲喜其有見於一偏歟傳曰齊楚燕趙之歌
異傳而皆樂九夷八蠻之聲異而皆哀夫何故哀樂之情同

也然而君子不與之者爲其不能品節於斯以爲禮未免爲戎
狄之道也
清江劉氏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
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疑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遽至
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
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情不足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
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之理憂樂之情固常如此則禮爲經而爲三
百曲而爲三千不過品於斯節於斯而已品於斯故所施之上
下有常節於斯故所處之多少無失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謂使人勿
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
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
者亦非禮之訾也
鄭氏曰無能謂之無所復能也絞衾蔞翣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
禮蔞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也舍猶廢也訾病也
孔氏曰上明辟踊之節此以下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身既死
形體腐敗以其可惡之故制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欲使人勿
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又設遣
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未曾見死者饗食之然自
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爲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也故子之
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止譏踊節子
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勿倍皆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廬陵胡氏曰倍與背同古字多假借
嚴陵方氏曰刺若詩之有刺以適當於物故也訾猶疵也而與
不苟訾同學者以有疵而可訾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也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也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班白大宰嚭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也歸爾子謂所獲民臣吳楚僭號稱王大宰又微勸之終其意

孔氏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左傳初吳子光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至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而侵陳是夫謂大宰嚭曰其博聞強識多有所言不斬祀殺厲不獲二毛謂以至勝攻至弱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是也大宰嚭因吳王欲反地歸子復勸之以終其哀矜之意謂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周官有大宰又有大小行人此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殺厲者傳云虜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

鄱陽洪氏曰案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耳左氏作春秋時斯事亦當類正云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鄭氏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憊悶貌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

嚴陵方氏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有所設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哀為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氏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孔氏曰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無逸作言乃雍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大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爾故稱王以別之亦猶王制於諸侯亦稱大子必稱羣后以別之也周官大子之禮止曰世子者亦以每繼王言之故也其實稱大子則以天子為正稱世子則以諸侯為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飲酒與羣臣燕也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鍾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曰安在怪之也在寢

謂燕於寢杜蕢三酌皆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大臣喪重於疾日大師典奏樂詔告也近臣當規君疾憂爲一飲一食言調和酒食敎導也與知防防禁故益也平公問義則服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畢獻斯爵與君也此爵遂因杜蕢爲名杜蕢或作屠蒯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故摘奏也謂燕奏鐘樂此蕢初入門奏肆夏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平公呼蕢而進之曰曏者汝酌三而不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也尚書云甲子昧爽至于殷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死是紂甲子死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二者同誅昆吾既乙卯亡明桀亦乙卯被放也謂是寵嬖之臣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也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也案左傳昭公六年文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皇氏曰非刀匕是共非不也杜蕢言吾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至于今謂記錄之人至於今爲記之時

長樂陳氏曰先生制爲喪臣之禮然服則哀経於膝則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禭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鐘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群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矣蓋杜蕢之所存者忠也所敢爲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人者義也皆禮之所與也然平公賢孟子而終於不見師亥唐而終於不共治則所謂智而且義者蓋亦勉强之而已左傳謂屠蒯樂工以不聰責曠以不明責己以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實一也噫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於世故讓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斷輪守官見於虞人商歌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爲過矣

李氏曰先生之於事毋非敎也子卯不樂以桀紂之所以亡子卯不哭以湯武之所以興所以爲哀樂之戒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鄭氏曰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衛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孔子曰此一節論請君誄臣之謚法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死既葬故請所以誄行爲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文足以兼之

嚴陵方氏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如此故曰不亦文乎班制者班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寡之節脩其班制故可以與四鄰交故衛之社稷所以不辱班制古所有也文子特因其壞而脩之爾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振窮而私爲粥不可也以死衛君於經傳不見據史鰌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丘恐不能脩班制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鄭氏曰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爲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也石祁子心正且知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之事沐浴佩玉則兆其掌卜之人謂之也所以有卜者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居親之喪必衰絰擗踊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

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蓋溺於利而忘義敗於情而忘禮者人謀之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篤於義而不謀利專於禮而不徇情者人謀之所與而鬼謀之所從豈非所謂天地自然之道人事必然之理哉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在喪固不可以佩玉矣若夫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上忘孝於其親下忘禮於其身也其可乎唯石祁子不忍爲之宜乎龜之獨兆也龜之獨兆於祁子非龜爲有知也以人情觀其爲君故鬼神依人而行爾所謂兆言得吉兆也若周官大卜之三兆卜師之四兆是矣蓋謂灼龜鑿也然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爲主故經以兆言吉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莫養於下謂地下也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言拒之已猶止也果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

嚴陵方氏曰以生者而從之於死則傷乎不仁於死者而養之以生則傷乎不知非君子之所當爲也子亢以義拒之不亦宜乎宰即家大夫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鄭氏曰還葬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啜菽以菽爲粥而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也雖速葬無槨材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此之謂禮

唐陸氏曰菽大豆也王公熬豆而食曰啜菽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足以爲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醯醢百甕不足以爲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

嚴陵方氏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養者亦無非禮矣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矣孔子又變養言孝者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菽飲水以菽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粱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而已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二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言有私則生怨靮紖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故鄭言懼居者獻公出奔復歸並見左傳

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於屠羊說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紲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君之奔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

嚴陵方氏曰獻公之反國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則是私於從己之既而忘保國之大矣豈所以合天下之公義哉羈以絡馬靮以控馬以其從君而奔故以執羈靮言之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鄭氏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裘縣潘邑名所以厚賢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於尸也宗盍君入廟門全爲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尸作記者之言也案士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以祭服襚故鄭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者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以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又士喪禮君襚衣不用襲爲近尸事褻大斂得用君襚鄭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衛衎弑而後入罪其黨孫林父與弑也豈弑逆之人能親賢如此乎必不能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鄭氏曰婢子妾也尊己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尊己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辭重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利人小人將死不忘乎利己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爲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己此不忘乎利己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鄭氏曰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于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去其籥舞以吹籥有聲也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也廢置也鄭引宣八年公羊傳文

長樂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以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謂非禮也

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繹者若繹絲然以其續之而不絶故也祭禮爲吉卿卒爲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譏者可以已之辭

廬陵胡氏曰此一節全録春秋知記禮者駁雜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也時人服般之巧嘗有初初謂故事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三家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以與己字本同毋無也噫不寤之聲

孔氏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請爲轉動機關窆而下棺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畢有初始舊禮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王制視諸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案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又儀禮每云當碑揖今謂用大木爲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鄭知天子六繂又喪大記云君四綍二碑故知天子四碑也既云六綍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上下重著鹿盧也言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槨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槨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槨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謂之桓也古者以已二字本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二字之義始異嘗試也言般欲以人之母嘗試己巧事誰有強偪於女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曰其母以人母嘗試己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肩假乃更噫而傷嘆於是衆人遂止

嚴陵方氏曰斂其尸謂之斂斂其壙亦謂之斂此所言斂即斂其壙而已封其墳謂之封封其坎亦謂之封此所言封即封其坎而已

臨川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見下陵上僭成俗人不復以僭爲非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鄭氏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遇見也君子謂卿大夫鄰重汪踦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爲談春秋

傳曰童汪踦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之行欲以成人之禮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

孔氏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魯人公叔禺人遇國人走辟齊師以奔走之罷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以辟齊師困而止息禺人言徭役使人病困以賦稅責民煩重卿大夫不能爲謀士又不能致死吾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既言之矣乃與其鄰鄰之童子汪踦往赴齊師而死依禮童子爲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以成人之喪治之意以爲疑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也

臨川王氏曰以此知先王制禮大爲之防而事有變常不可以常禮治之者可變而從宜也小德出入可也

長樂陳氏曰遇入保者息則左傳見保者泣是也使之雖病則事充是也任之雖重則政重是也使之病任之重則無以安民君子不能爲謀士不能死則無以禦敵無以安民其害小無以禦敵其害大此公叔禺人所以息而言之也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德之以童可也鄭魋之被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稺而有成德之以成人可也汪踦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若有君事去國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

嚴陵方氏曰去則哭墓反則展墓所以存乎愛亦行者之禮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所以存乎敬蓋居者之禮也行者所適必遠而易有所忘故在存乎愛居者於時爲久而易有所怠故在存乎敬此二子之言所以異也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與充人所謂展親之展同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也商陽仁不忍傷人弃疾以王事勸之斃仆也韔韜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曰有禮焉善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爲官名弃疾楚恭王之子後立爲平王案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楚人善之因號陳弃疾也家語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是可爲句也朝與燕皆在于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又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鄭注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參乘之法案宣公十二年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此謂凡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

左戈右亦在右故成二年鞍之戰郤克爲中軍將流血及屨未
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矢貫其肘左輪朱殷是御
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
贊王鼓成二年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
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
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
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
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言殺人之中有禮則韔弓揜目等
是也案左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
之所云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
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爲有禮
臨川王氏曰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
間君命既不可廢爲之強戰則又爲愈於不仁如商陽者可也

是以孔子善之也
長樂陳氏曰從君之大義而忘己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爲行己
之不忍而廢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
之每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之命義也禮者
仁義而已此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與
故其責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於
三者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爲商陽者如之何曰彼必
陳善以閉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
殺之所以止殺蘄有不義之舉哉商陽以楚爲不義而不去何
也君子去就有道廢興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
以爲仁天下皆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爲非聖然則天
下皆楚也商陽不去楚君子豈必以爲非禮哉
嚴陵方氏曰手弓猶公羊傳所謂手劍蓋以手執之當手弓之

職則可以爲手弓之事故曰子手弓而可
廬陵胡氏曰韔弓不欲重傷殺敵爲果易之殺也商陽殺敵不
果而云朝燕不與又以私怨對其君安得爲有禮蓋春秋無義
戰彼善於此而已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宣言桓聲之誤也請
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
孔氏曰自此至悔之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
廬陵胡氏曰曹伯廬卒于師見春秋經此云會者誤矣
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
先拂柩荊人悔之
鄭氏曰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荊者州言之荊
請襲欲使襄公衣之荊人欲尊康王故強之巫祝桃茢君臨臣

喪之禮
孔氏曰荊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荊至僖元年始稱
楚故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
長樂陳氏曰荊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
荊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
耶秦王缶趙王以缶而有鼓琴之辱夫差屈句踐於會稽而有
姑蘇之恥亦其類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只書子此稱王記禮者誤也又曲禮云夷狄
雖大曰子此乃稱王首尾矛盾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
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鄭氏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肹之曾孫
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

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惠伯雖惠伯
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政君命所爲故惠伯强之乃入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子叔叔是其氏云子叔者子者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己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恒爲防備即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己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案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故敬叔呼惠伯爲叔父呼懿伯爲五從祖

嚴陵方氏曰昔孔子對子夏問居昆弟之仇則曰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夫叔父之親與昆弟等爾惠伯處之以此豈不宜哉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鄭氏曰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宮象曾子言行弔禮於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孔氏曰此一節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鄭註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嚴陵方氏曰與人交於其尤欲其至故弔又音的而訓至若夫弔人於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苟從使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曾子所以言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鄭氏曰䵣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況子也輴殯車也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榆沈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柩車滑也廢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顏柳止其學非禮也

孔氏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柩於龍輴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輴形卑下不似龍唯轅與龍相類故鄭知畫轅爲龍也諸侯以輴載柩不畫爲龍亦累木爲椁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爲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爲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也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又註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僭禮不同者此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紼唯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

嚴陵方氏曰三臣既知輤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哀公以少子之喪乃欲學之宜乎顏柳之諫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諸侯無𨍏設幬而已故曰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𨍏加斧于𨍏上畢塗屋孟曰天子之殯龍輴以𨍏則諸侯無𨍏可知先儒謂亦累木爲𨍏特不題湊非是揄性堅忍中車所謂不剥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輴可知鄭氏謂撥所謂紼非是撥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廢輴用軸而設撥故曰竊禮之不中者也

廬陵胡氏曰幬不以𨍏而覆以他物廢輴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鄭氏曰悼公母哀公之妾妾之貴者爲之緦耳有若譏而問之哀公言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公爲妾著服非禮之事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爲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哀公文過謂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不得不服也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鄭氏曰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皐恃寵虐民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高柴字子皐論語作子羔古字通用子皐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爲貪泰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弃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爲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後人難繼續也

嚴陵方氏曰恃己之貴而虐民之賤非所以爲仁殉己之利而忘民之害非所以爲恕不仁不恕且長民於邑焉則天下之公法不容而在所罪矣豈必孟氏罪之然後爲罪哉天下之公義不與而在所弃矣豈必朋友弃之然後爲弃哉子皐昧於此且慮後之難繼焉所謂順非而澤也孟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弃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鄭氏曰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也違去也以其恩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違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雖去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君故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

臨川王氏曰經言君有饋焉而解之曰有饋於君似非也且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焉則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

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故雖君饋之猶曰獻雖違之他邦弗爲

君服
李氏曰立于其朝矣命之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
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獻使焉則不以主君賓焉而
不臣之也賓之故有獻而無賜不臣故有聘而無召蓋不如是
不足以有爲也故王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
也書曰師錫帝又曰錫汝保極是下有錫上之辭也以下尊上
謂之貴貴自上尊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康誥亦曰
爾事服休服采諸侯之于賢猶不可以不事之況得而臣之乎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
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鄭氏曰諱辟其名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
而鬼神祭之已辭也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猶生事之以脯
醢奠於殯宮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
事處也器物几杖如平生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下室遂無
事虞用祭禮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未葬殯宮雖有脯醢之奠
不立几筵大斂之奠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至虞祭更立筵與
几相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
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
喪事素几鄭註謂殯奠時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
爲始也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
門庫門皆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魯三
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則至皐門也凡諸侯則皐應路
嚴陵方氏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上言生則知鬼之爲死下
言鬼則知生之爲人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鄭氏曰偏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
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若此則言在不
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鄭氏曰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
喪之辭言之櫜甲衣韔弓衣兵不戢示當報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案左氏傳禍福稱告崩喪稱
赴袒露其甲弓故曰不戢
臨川王氏曰禮者將以息止爭且務備己而不責人不載櫜韔
如鄭義則禮亦悖矣
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則周官大司馬若師
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己也禮記素服哭于庫門之外
君之取過在己也秦穆公之敗於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蓋其
遺禮歟車必曰赴車若告喪也赴車不載櫜韔不忘戰也雖然
合義則動非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嘗膽以干戈相尋而
示其必死者乎故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教之以省刑罰薄稅
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孝悌忠信然後及於制梃也
嚴陵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凱則其敗謂之憂亦宜矣素服哭
於庫門之外則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門故
也蓋師之出也受命于祖及其無功則於祖命不能無辱矣故
近廟門則哭之赴車蓋自軍告赴於國之車也凡告喪曰赴車
以告喪爲名則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所傷火人火也新宮
火在魯成三年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春秋書新宮災諱火爾災非人之所能爲也即書火其所以備火之道不盡也

李氏曰言新宮不言宣宮不忍言也春秋書新宮災謂天火也謂人火則不恭大矣故內火皆書災然實人火之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鄭氏曰夫子怪其哀甚故式而聽之而曰然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

孔氏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壹似重有憂者壹者決定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機檻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式而聽之則與式凶服同義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周豐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夫已止也重強變賢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故使人問焉周豐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也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涖臨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爲本之事哀公言虞夏施何政教而得如此敬信於民周豐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周作誓作會而民始疑畔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周豐此言欲哀公身行誠信而已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皆是毀滅無後者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鄭註會謂盟者以下云民疑而司盟有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爲盟也尚書夏啓作甘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而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而民始離畔者耳非謂殷周作誓會也若啓之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又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

長樂陳氏曰黃帝之於廣成湯之於伊尹請必下風聘必三幣豈以一辭而止哉此其樂善不倦者也魯哀公之於周豐執摯請見一辭之以不可則止焉使人問之而已其視樂善不倦者則有間矣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殷人作誓周人作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也蓋誓生於不信會生於不敬不信而欺之使信則民始畔不敬而會之使敬則民

始疑周豐之言凡欲哀公脩敬信以感民而已論語孔子對哀
公以孝慈則忠臨之以莊則敬與此同義禹之伐苗有誓塗山
有會此言作於殷周何也蓋有其事者未必作其法作其法者
非必始其事夏之前未嘗無貢至禹則作貢孔子之前未嘗無
春秋至孔子則作春秋則作誓作會蓋亦作其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夫虞夏之得天下也以禪殷周之得天下也以爭
禪則出於自然故信未施而民信之且無異乎墟墓之間民之
自哀也敬未施而民敬之且無異乎社稷宗廟之中民之自敬
也爭則出乎不得已故誓雖作而反以起民之畔會雖作而反
以致民之疑而已且畔固甚於疑也畔其言未足為甚疑者衆
於是爲甚焉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也固結之
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以涖之則結之者雖固民亦解而散
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唯其結之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
夫有以涖之則無所結也亦不可解矣
清江劉氏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誓會皆
當出於天子爾殷既衰諸侯專誓周既衰諸侯專盟
馬氏曰先王之制法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有不聽者可以弃矣
而猶有誓以致其戒故大司徒之職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其
教之如此之詳其治之如此之備有犯命者可以刑矣而猶有
命以聽其政故司盟曰盟萬民犯命詛不信者此有以見先王
仁之至也是以殷周之盛時以禮義導民故其始於無犯非禮
而終於無思犯禮誓可以已矣而猶不敢忘以忠信遇民故其
民始於不敢欺而終於不忍欺盟可以已矣而猶不敢廢此
有以見先王智之盡也方其俗之成如此則盟誓之助於教豈
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善政以使之遠刑罰而徒作誓故曰民始
畔無德教以使之畏鬼神而徒作會故曰民始疑蓋誓之於禮
義盟之於忠信末也不反循其本而一之於末故民其有不解乎
本末無不備然後可以為治
山陰陸氏曰誓會前此矣而殷周作意於此故民於是始疑畔
延平黄氏曰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輔德信者也後世
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
廬陵胡氏曰魯之失民久矣政在三家數世矣而哀公方且患
之晚矣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二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三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嚴陵方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故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往弔之坎不至泉以生怨死也斂以時行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不節也右還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行去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尼言季子葬子得禮之事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怨於死者斂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所是不定之辭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達死生之禮以自寬慰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遶墳三匝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乃自然之性人之骨肉乃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魂氣則無不之適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慇傷離訣之意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也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謂其葬於禮爲合爾稱其合於禮所以譏其哀不足也哀不足則不可謂仁矣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或曰而遂行者君命不可緩也君命亦不可若此其急也不若此其急則命廢乎不廢則少遲緩之何爲而不可得也

嚴陵方氏曰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爲陽故袒之以嚮吉右爲陰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爲陰則降而聚故言歸復于土魂氣爲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歸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於三則臨喪之哀爲不足矣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者習存乎學合存乎行始聞其學禮而已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焉故曰合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容居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渡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

孔氏曰此一節論徐國僭禮之事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辭也其使容居以含者

此是記人録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鄭知君行則親含
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含者雜記云諸
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
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以後至殯葬其有
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
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爲己之諸侯
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王邾人有司乃拒之易謂簡易爲臣
禮于謂廣大爲君禮容居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
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違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
侯無不稱王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則是骨鯁朴
實不解虛許唯知不敢忘其祖也
廬陵胡氏曰易猶治也如禾易長畝之易于訏大之義于者宇
于然而來之于漢史云單于大貌容居聞義不能從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
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
臨川王氏曰似嫁庶氏耳鄭云母姓氏非也
嚴陵方氏曰他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謂之他以義起之
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鄭氏曰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服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庶人
也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
祀也爲棺椁作棺槨也斬伐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棺槨之事祝謂大
祝商祝也服服杖也祝先病故先杖子亦三日而杖大夫士病

在祝後故五日亦服杖也庶人謂畿內民及庶人有官者服謂
齊衰三月必待七日者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諸侯之
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
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或衰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
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四制三日授子杖
五日授大夫杖則知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
唯服而已無杖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既殯旬而布
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也　賀氏曰
必取祀木者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
其哀傷也
嚴陵方氏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特指
杖爾夫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力勞而先病故也言祝先服
則子可知矣官長以對祝言之則力有勞役以對子言之則恩
有重輕故五日而后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言
各服其所服之服非皆杖矣蓋不特以恩有重輕故服有先後
亦以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故也刎亦剄也自吻下刑之
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致百年之祀之木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
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
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
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鄭氏曰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
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也微與微猶無
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孔氏曰此一節論饑者狂狷之事餓者聞黔敖嗟已無敬已之

心於是發怒揚聲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此因病曾子言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返廻而食微而言無得如此

黃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於斯乎蓋以衰亂之世君昏政暴災沴荐至而賢者不樂其生於世也故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之謂也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能幾何哉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何而載之孟子從何而舉之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亦有譏笑之聲聞其志則心實服果知所愧恥豈不盛哉故孟子曰萬鍾之祿實妻之奉宮室之美反不顧禮義而居之誠可哀矣悲夫作記之人若去曾子之評引孟子爲證則餓夫之志獲伸於名教之中久矣 餘義

嚴陵方氏曰饑則主歲言之也餓則主人言之也以交易爲利者謂之貿貿然來若有所利而交故也

廬陵胡氏曰輯斂也若韜杖然微與小之全之君子之急於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鄭氏曰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也弒君殺父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洿其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鄭云諸臣解在官者子孫解在宮者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此在宮字諸本或爲在官洿其宮謂掘洿其宮使水之積聚焉故云豬都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弒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弒父故此鄭氏謂弒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弒逆多矣唯邾無弒逆之事故邾定公以爲非常而驚也春秋書邾人殺陳佗明弒逆之賊人皆得討豬猪瀦曰洿其宮而豬水也鄭云豬都也恐非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言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欲防其後復爲此張老心譏其奢也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只祈求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頌禱之事張老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奐謂其室煥爛衆多煥文章貌歌謂祭祀奏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求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覺其譏故稱名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身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在堂禮也故鄉飲酒賓主皆北面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爲大夫故稱父祖爲先大夫也家墓大夫云令國民族

葬註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各有地同在一處爾雅云絕高
爲京廣平爲原京非葬處原是塋墓之所
嚴陵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
侯落之是矣其發與落皆有始意九京即九原也指其冢之高
則曰京指其地之廣則曰原
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恐非也恐趙武燕飲文爾當考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
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
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爲窆陷謂没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
狗馬不能以帷蓋
嚴陵方氏曰家語言仲尼將行雨而無蓋則貧而無蓋可知陷
謂没於土也衆體皆不欲没於土特以首爲言者以衆體之所
貴尤不欲没於土故也路馬死埋之以帷故晉昭公乘馬埋而
死乃以帷裹之
石林葉氏曰帷蓋之近於身以爲障蔽者也犬馬之畜於家以
爲代勞者也障蔽者敝所不敢弃而代勞者死用以埋之所謂
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内也曾
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
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
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鄭氏曰閽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閽人既不敢止
以言下之故曰鄉者已告矣入閽人見兩賢相隨彌益恭故辟之
也公降等揖禮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二子初時不具衣服

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閽人雖愚猶知敬畏二子涉至内
霤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
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
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所謂辟
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得私
爲二子辟位者或是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庭中北面
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
長樂陳氏曰德者容之實容者德之華非實無以重其内非華
無以莊其外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
容之不可不脩也曾子子貢弔於季孫氏當其容之未脩也閽
人拒之而不内及容之脩也閽人敬而辟之涉於内霤卿大夫
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閽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
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况乎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
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
孰能當之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
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闚視也孔子善覘國者之
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人介夫匹庶之善人子罕是國之
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
不可伐殆近也爲疑辭引詩斷晉于出邶國風之篇言雖非晉之
強天下更有强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是助句語也
長樂陳氏曰其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陵頰裹一人之瘡
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其可伺隙抵巇

而伐之哉覘者所以知微也兵法曰用間有五是之謂神紀又曰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古人之於兵未嘗不用間其知微如晉之
覘者蓋亦鮮矣孔子所以善之也所謂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
能當之仁不可爲衆故也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
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
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
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聖
如孔子以爲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况於士
民乎
山陰陸氏曰匍匐手行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
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群臣

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麻猶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莊公薨太子般
即位慶父賊子般于黨氏閔公年十八歲絰葛絰也諸侯弁絰
葛而葬魯之庫門周之皐門也魯有三門庫雉路路門最在外
以從外來故至庫門去絰絰既不入衰不入可知也閔公既葬
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群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
除之上是君身絰用葛士大夫是臣絰用麻也不入亦謂不入
庫門也
嚴陵方氏曰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
除故也然此皆不能終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廬陵胡氏曰既葬三月絰不入雉門經並譏魯君忘哀之速而故
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亦譏吉之早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

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
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
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鄭氏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斑然卷然說
人辭也爲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已猶止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謂吾遭母
喪以來日月久矣不得託寄此木以爲音聲於是叩木作音口
爲歌言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手卷然柔弱
以此歡悅仲尼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從者見其無禮止夫子
不須爲治椁夫子謂朋友無大故不相遺弃丘聞之與我骨肉
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
非禮無失其爲故之道尚得往來何以絕之
長樂陳氏曰原壤夷俟孔子叩其脛而責之其母死而託於音

孔子爲弗聞而過之何也夷俟非禮也託於音非孝也非禮爲
可責而非孝非不可責以其方從事於沐椁不以小事妨大也
周官八統一曰親親二曰敬故詩序曰親親以睦故舊不遺論
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所謂無失其爲親故也孔子之於
原壤無失其爲故而已無失其爲親者因其類而言之也春秋
之法於可貶者備於其非賢則略之而已其於原壤之託音者略
之也
嚴陵方氏曰原壤非親而兼言毋失其爲親者因輕以明重也
沐椁所以脩潔之也貍首之斑然言木之美女手之卷然言功
之巧
山陰陸氏曰此其貍首之詩歟其所謂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其
詩中間之詞歟執女手之卷然若曰上之所以接下御于君所蓋
下之所以事上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略於喪歌者夷俟禮之
賊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爲過親喪而歌豈止
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
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乃
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
歌自以爲禮如子反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
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歟

李氏曰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又曰在親賢仁者賢者固君子之
所宜親也故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不賢不仁者不可親者而有
故則無失其爲故而已故曰故者毋失其爲故無失其爲故所
以厚俗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
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幷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
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
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肹作起也陽處父襄
公之大傅剛而專己爲狐射姑所殺是知不足稱也幷猶專也
沒終也植或爲特舅犯文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
及河授璧請亡要君以利是仁不足稱也武子士會也食邑
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蓋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
舉也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柔和貌退或爲妥
吶吶舒小貌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
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絜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羊舌是邑名文子謂先世
大夫死者既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誰可以與歸也
鄭註幷猶專者謂幷他事以爲己有是專權之事狐射姑殺陽
處父其文六年此不能以理終沒其身是無知也舅犯事具僖
二十四年文子遂稱隨武子之德言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
不顧其身謀身者多遺棄故舊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
二十七年左傳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則利君也
家事治則不忘其身也然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
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亦不見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懼其同
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也文子退然柔和似不勝衣言形貌卑
退也其發言舒小吶吶如不出於口是言語卑下也生存之日
不與利交涉臨死時亦不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五十有餘家
鄭知爲大夫士者家是大夫士之總號案月令註鍵謂鑰之入
內者俗謂鑰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管鍵爲別物而鄭
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尚友以一鄉爲未足則友於一國以一國
爲未足則友之天下以天下爲未足則尚論古之人此文子叔
譽所以論死者之可作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爲可與歸文
子則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隨武子之愈蓋太
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幷爲之其
智不足稱矣懷利者有己懷仁者有君舅犯見利而不顧君其
仁不足稱矣隨武子則利其君仁也不忘其身與謀其身智也
不遺其友義也夫人於仁智爲不足武子於仁智義則兼而有
之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爲足以勝大事其言吶吶如不
出諸口而其所舉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
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缺豈非長於知
人哉然則文子成室不免張老之所戒樂奏肆夏自文子始其

奢僭如此而謂生不交利何也蓋奢僭在己交利在人

嚴陵方氏曰并則不知有與以分人植則不知致曲以盡物以致不終其身故曰其知不足稱也見利則唯知愛利不顧其君則不知愛君故曰其仁不足稱也武子既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知且畀夫𠇍父之知不足稱矣既有謀身之知又有不遺友之仁且畀夫舅犯之仁不足稱矣是固文子所宜欲與歸也退言其弱也進爲强退爲弱如不勝衣則其弱可知矣管庫之士蓋守藏之吏也

李氏曰文子之所慕止于隨會故所舉于晉國止于管庫之士而謂之知人者止于晉人而已矣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也衣衰而繆絰衣當爲齊壞字也繆讀爲不樛垂之繆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蓋皮之弟告子柳言此非也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總衰而環絰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答子柳言姑姊妹在室亦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也婦 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受父教而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猶知爲舅姑身著齊衰首服繆絰繆謂兩服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繆耳衍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亦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亦宜著總衰首服環絰衍答子柳云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此也謂如此總衰環絰無人於吾而相禁者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絰子柳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

嚴陵方氏曰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鄭氏曰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

孔氏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爲兄制服者聞子皐至將來爲成宰恐其罪己乃制衰服故成人譏之蠶則績絲作繭蟹背殼似匡蜂頭上有物似冠蟬喙似冠之緌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子皐方爲制服服是子皐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長樂陳氏曰事非出於自然而出於使然者君子不以爲善以其徒有其事而非其情徒有其名而非其實也子皐之衰不爲成人之兄則衰在子皐而不在成人豈非徒有其事而非其情徒有其名而非其實歟匡譬則服之在下者也緌譬則服之在上者也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悌故兄之死有昔不爲衰者而今爲之衰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如何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唐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乎耳蠶蟹績范冠之譏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未必

出於誠心實以喜子臯之孝行足以感不孝不悌之俗故周公之於康叔不以弟之大不克恭者爲惡而以兄敬與者爲愚分正東郊之責亦以孝友之君臨以感悟之其機固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勉強過禮惡乎猶於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強至五日言自我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黃氏曰樂正子當時之賢者也師必在慕其德行而師之者也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七日故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云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盡得吾哀痛之情以報其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歟乃悔不及七日之謂也子春之旨其在於斯記者載之以旌孝行　餘義

嚴陵方氏曰觀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而以辱父母之體爲憂則其存心蓋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不以爲悔非勉強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凡怪或作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奚若何如也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已疏猶甚疏也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旱災之事鄭引春秋傳見楚語觀射父對昭王絕地通天之問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此經云愚婦人據末世之巫也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今徙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

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所以然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市陰也雨陰中之陽也徙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與周官皇舞女巫同意

廬陵胡氏曰春秋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杜氏云尫瘠病之人面上向俗云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旱不經之說今所不取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鄭氏曰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槨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

孔氏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云也離之謂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言異生不須復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長樂陳氏曰衛之俗有存於殷魯之俗一之於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尚者親親故

凡昭穆之祔於廟者合之而不尊離之則義合之則仁孔子皆善之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四

王制第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在秦漢之際知者下文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承秦舊也有古者有周尺之言則是周亡之後也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 盧氏曰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石林葉氏曰有土此有民此有政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由王者之制祿爵而至千里之內以為御其分田制祿為井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祿平而封地所以為祿也所封有小大而守土之臣必以小大相屬故自千里之外設方伯以至下大夫一命其言建侯設官尤備所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既授以政而才不可以不辨其任當不可以不正其刑故自凡官民材以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所以次之設官也設官以守乎外天子以身治乎內其勢不相及也外不朝覲於天子則無以述職內不巡狩於諸侯則無以見所守故自比年一小聘而至一德以尊于天子皆巡狩朝聘之制所以次之擇人也巡狩所以考績考績所以黜陟黜陟明則有賜黜幽則有削有罰不足懲則加之以兵故自天子賜諸侯樂以至出征執有罪皆黜陟之法所以次之巡狩也有罪而致討既加之以兵兵不可無備習兵以田獵則有備矣因田獵而業天物則罻羅相裁成之道故曰無事則歲三田以至不妖夭不覆巢皆交物之道所以次之出征也物交之以道而財所以聚人尤不可以無節故自冢宰制國用以至天子食日舉以樂皆用財之節所以次之交物也財用足可以興禮而禮之大者莫加於喪祭故自天子七日而殯以至喪不諭朔皆喪祭之禮所以財用足也征稅則取

財末及於生財𦦨四民時地利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執度度地以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所以次之征稅也冢宰所職者邦治而治所以平邦國司空所職者邦事而事所以富邦國既富矣斯教之故自司徒脩六禮以及樂正立四教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教之大成所以次之生財也司徒樂正能教以成其材未及辨其材司馬論所長而受之以政材者辨矣然而君子取人不一道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故司馬論官材以至出鄉不與士齒皆論辨之道所以次之教也司馬所援者邦政而刑者所以輔政之不及也君子恕己以慎刑則審刑而後用治定而正刑則必誅而無赦故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至四誅不以聽皆審克必誅之意所以次之政也有刑則有憲禁以示之則止其未然刑以㑷之則懲其已然故自圭璧金璋不粥於市以至禁異服識異言皆於未然而止之所以次之刑也為治至於政刑而治道已備而事功成矣百官於是成終以程功緒而考其殿置故自天子受諫百官受質皆在於殿置所以次之刑禁也天子受諫於上則有道揆百官受質於下則有法守而道德一於天下治之所終也然而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王道之始經界正穀祿平則仁政之始故自休老勞農以至諸侯大夫不世爵其亡養老恤孤分田制祿亦所以成始也王制所論其序如此然而九州之地近於誣誕朝聘之言疑於晉文所制又可疵也

高氏閌曰王制一篇皆先王法天下之規模而本末先後未嘗無定序也夫王者之制莫大於設官分職班爵制祿分地建國以為斯民之極故必使內外相維上下相制井然有不可踰越之法是誠立國之本也故王制以此為首然次之以朝聘又次之以巡守者蓋慮夫天下平治而人情易忽此所以達夫上下之壅蔽者也又次之以田獵又次之以國用者蓋慮夫君心縱逸而暴於苛斂此所以寓夫仁民愛物之意者也因國用言喪祭又申之以君臣上下喪祭之等此皆紀綱制度所在有國者之所恃藉扶持不可不先正明者也夫然後始及養民而有不征不稅等事又及於居民而皆從宜從俗之道斯民由是安居樂事而廉恥禮義之心生故繼之以興學其教之而成才者則用之其不率教者則去之教化既行然其間頑民終不可以德化故次之以刑罰民之所以干冒刑禁其根本乃在於市廛之間見利而必爭邪侈之盛多先王禁之故次之以市治之大體既舉於是乎一歲之終天子冢宰而下至六官齊戒受諫或受質或從而受質君臣之間參稽互考必欲見其咸成之如何大經大法定矣此所以休老勞農成歲事因繼之以養老恤孤寡孤獨也夫後世之所以多凶年饑歲皆上之人有以奪其田疇故人至於流莩於是定經界之法辨古今之尺使天下之地盡可井庶幾斯民悉歸於安生樂業而人君亦得以分田制祿矣雖然欲使人君盡行古制天下盡從王者之制其本又在於人倫天理之不失此所以終之以六禮七教八政歟嗚呼王制一篇本末先後不差如此嘗攷孟子以為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以此知天下莫先於此王制所以冠之於首又曰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又知天下莫急於此王制所以奠之於終讀王制者深攷之

龍泉葉氏曰王制一篇當時蓋欲施用而博士諸生考論之所成異於各以見聞記錄者故比諸篇頗為詳的亦有參差舛亂子時周衰而未亡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殷之統故其所述皆三代之舊至孟子時六國並雄則周已亡但未滅耳其所欲行於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

得同矣秦藏漢與鄉食其請立六國後而張良以爲非及文帝初賈誼所言正朔官名色上黃數用五而已中年誼已死新垣平得用始有作王制封禪巡狩之說夫堯舜三代以禮樂守天下而類𦼳禪巡狩皆爲實治漢以兵取以力守而儒生學士欲以虛文追還帝王之道耶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於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孫氏韶曰按前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則知記禮之書雜出於漢儒明矣特其時去古未遠老師宿儒得於載籍之記傳聞之舊網羅三代之令典尚足垂當年而詔後世也若王制之所採自分田之法建國之制設官爵命之數朝聘巡守之禮喪祭之儀征役之限以至冢宰制國用司馬論官材司空度地居民司徒修明禮教司寇正刑明辟與夫海內地域之廣狹中外諸侯之多寡大略無缺苟以爲非古制豈漢儒以意言之歟大抵秦焚以下諸國若類爲一切簡便無復古人之意有如統諸侯之權自五國則有屬長卒國則有連帥三十國則有卒正二伯一十國則有州伯此豈後世維持郡國者所暇及也舉賢能之法論於鄉則爲秀士論於司徒則爲選士升於學則爲俊士論於大司樂而後爲造士論於司馬而後爲進士蓋官之爵之祿之猶有所待則豈後世選用人才所暇及也聽獄一事也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而告於司寇司寇又聽之而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以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刑行焉何其謹之至也受質一事也司會以其成質於天子而冢宰齊之以退司徒司馬司空又以質於天子而百官受之以退又何審之詳也非三代之法其孰能與於此然苟以爲先秦古書豈非漢儒綴緝則其間蓋不免有所抵牾也觀其論執役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百工皆不得與士齒周禮以是數者並列於六官之屬其非耶古之所謂史者非止是曆而已執簡記載筆其職若其權猶重於宰相左氏亦言日官居卿非卑職也太史公自嘆文史星曆近於卜祝之間主上以俳優畜之此漢人失古之意謂不與士齒不可也古者取士莫重於射諸侯貢士天子親試於射宮至於大射賓射燕射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又安得不與士齒至論古今周尺古之畝非今之畝古之里非今之里則非先秦古書明矣而吾之所以爲漢儒恨者博士諸生能攷古制而不能說時君以復古之萬一遂使漢家一代制度苟簡闊略後之有志於古者無復可考要必有任其責者矣知古之建國八州至於千八百國何爲諸侯王之地連城數十不能稍損其權遂使奸雄者相挻而起也知古之朝聘以三年五年爲期何爲春朝秋請一聽諸侯之便遂使有詐病不朝之國也知古之授田皆以百畝爲限何爲使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若是其不等也知古之巡狩初無封禪之禮何爲受獻使之說立中和之制以啓後世之侈心也知喪制之不可踰何爲而以日易月也知祭禮之不可瀆何爲祀五帝於雍也知征稅之有限何爲筭賦口賦之不一其斂也知用民之有限何爲更卒戍卒之不一其役也知辨論官材如此其審何爲貲倍之累者猶不得也知司空居民量地置邑何爲徙豪傑於諸陵不邮上狹民多之患也知司寇之正刑審諭輕重何爲既除收孥相坐之律而復有三族之吏也知司徒之教如此其詳何爲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執法之吏也知司市之禁如此其嚴何爲弛商賈之律使得擅奇贏以乘上之急也論者皆以爲遭秦絕學而古制不可復識究觀諸生之所攷亦既詳矣文帝能使人論次其書而不能用與棄公好龍何異吾甞論漢人不能復古豈見王制之書且毋爲之太

息也
江陵項氏曰王制之言爵祿取於孟子其言巡狩取於虞書其
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
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援蓋文帝令漢
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其爲一書將以興王制致太平者
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强爲之說曰
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遁辭也哉
永嘉徐氏曰王制一書叙次三王四代之制度蓋聖王所以經
綸天下之大經而爲萬世法程者也其書推明班爵制祿之法
祭祀養老之義其立國之紀綱制度講若畫一而不相踰越三
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蓋爲得其道矣自秦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諸侯壞亂法紀以隳棄先王之制多矣秦君
汙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之制孟子謂聞其略者嘗矣況其舍己皆
去其典籍而班爵祿之制孟子不聞其詳況凡先王之舊典禮經
蓋僅有存者自秦變井地爲阡陌壞封建爲郡縣而分田制祿
之法一切掃地此漢儒思古而王制所爲作也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氏曰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
曰卿
孔氏曰此一經論爲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
法大都總記三王制度凡王者之制祿爵爲重祿者穀也故鄭
註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制祿爵者盡也故白虎通云爵
盡也所以盡人才也案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以
賢制爵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蓋此經下文先
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
祿又君十卿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且
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法五行剛日甲丙
戊庚壬凡五等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
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法五行柔日乙丁己辛癸凡五等也元
命包云公之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之爲
言白也明白於德子者孳也孳恩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虞夏
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稱者舉中
而言又爾雅以侯爲君故也上大夫卿者下文云下大夫倍上
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
上大夫卿下唯有下大夫而下文卿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
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白虎通云卿者嚮也爲人所
歸嚮也大夫者達人謂扶進於人士者事也
長樂劉氏曰王制者言爲天下之王作民父母者當立法度節
制財用以安天下之民使不陷於凍餒故曰王制也易曰地上
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先王有親比萬民之道者必
先建萬國親諸侯使之各養其民而教之禮義也是以此經以
建侯出祿爲首設官分職爲次皆所以皇建其有極也公侯伯
子男凡五等者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于萬民之上俾之行道
以爲其國表則也又設上大夫卿凡五等以佐佑其君之德奉
天子之禮用中于其民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有天下也其制
祿爵莫不如是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爲之六典乃曰惟
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自天子至於
五等之國莫不執是以爲大經然後緯之以禮樂政刑焉不曰
崇其德行爲民表則哉
長樂陳氏曰公侯伯子男至中士下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
卿祿祿也爵以貴之非王爵之則無貴祿以富之非王祿之則

無富故周官大宰内史司士之於爵禄皆詔王而已此所以言王者之制禄爵也制爵以德制禄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故禄有豐殺周官凡言爵禄皆先爵而後禄記亦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此先禄而後爵者蓋由不分不可以制禄禄不制不可以定爵先王量財以制用視禄以制爵然後無有餘不足之患矣然則爵禄者班爵禄之次也禄爵者制爵禄之序也由公至男凡五等皆君也由諸侯之上大夫卿至下士凡五等皆臣也君之德純故公侯伯子男無上中下之辨臣之德不必純故大夫士有上中下之差然皆止五等者五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天則制爵之等亦本其自然而已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爵禄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禄則以農田爲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禄則以諸侯爲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有爵者必有禄有禄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有非爵也而其禄有差則禄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已故於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禄也

嚴陵方氏曰先爵而後禄者貴賤之序也先禄而後爵者衆寡之序也以貴賤爲之序故孟子言班爵禄蓋班其貴賤之分故也以衆寡爲之序故王制言制禄爵蓋定其衆寡之數故也此文雖以禄爵爲序其實又以爵禄爲序者蓋制之之實未始不班故也諸侯以上大夫爲卿周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爲卿非特諸侯爲然矣此不言中大夫指諸侯故也天子諸侯之設官必如是者何也蓋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也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費也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合者雖大不必特置若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專者雖小不可兼掌若蜩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拘哉亦唯其稱而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主掌者言也桓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取之者主置者言也卿大夫士有上下之別公侯伯子男則無之者君道尊而一臣道卑而辨故也孟子五等以子男合爲一此則離爲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也此所言者名之等也位雖子男之所同名則子男之所異故也且王制兼三王之所制孟子則指周家而已故其間不能無小異焉

延平周氏曰王制禄爵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何也王朝之臣入則爲公卿大夫出則爲公侯伯子男而其禄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五等不同何也諸侯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與天子同爲五等有臣道故與其臣又同爲六等子男之禄同五十里故可以言同一位中士之禄倍下士下士之禄與庶人在官者同故不可言同一位此所以有六等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無中大夫可知周官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大夫再命蓋下大夫也然則王制下卿再命不言不過容有過此者矣凡大國之卿則以三命爲平小國之卿以再命爲正於天子言五等君爵於諸侯言五等臣爵亦言之法周官司服言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蓋亦如此

石林葉氏曰四代之禮預有於其中而特稱王者以王制之也

祿以詔功爵以詔德皆王者之事故制其等則自公至於下士爵之名也自天子之田方千里至庶人之在官者祿之差也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公以無私為德故稱公遠天子而障扞於外欲其有所捍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道足以長人子字也養也言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言其道足以安人五等者臣乎天子也諸侯之有一國亦人君也有君莫不有臣故近諸侯欲其承上羣而不黨而知進退則曰卿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尚仕有所事則曰士王以聲則天也其臣之數則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諸侯以離名則地也其臣之數止於卿大夫士而不可以稱公侯伯子男雖附庸不合於天子朝貢不能以自通附於其國亦非所以臣之者以地統於天也地統於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能純臣於諸侯天則統地故雖諸侯為君亦必純臣於天子

永嘉徐氏曰先王視爵以制爵視庸以制祿祿爵一柄聖王所以辨儀等定名分正國維綱與天下共守而不相踰越者也夫自寰外諸侯五等之差而下及於五等諸侯之臣皆爵以命有德者也自天子田千里之外而下及於三等侯國之地皆祿以命有功者也祿爵之經制一定使上下有紀內外相維而立國之大意見矣叔孫以來王綱不舉而諸侯卿大夫守先王之訓者無幾子産相鄭一知守周班列之爵而晉楚不敢加兵晏子叔向之徒獨不肯輕授祿地以守先王之舊蓋猶爲東周禮者自是之外天子建國而甸侯乃欲建國天子一圻而列國乃至數圻晉三家至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諸侯卿大夫迭相越等踰制而爵位亂矣伯氏之微駢邑三百施氏之宰有自室之邑祿地妄以予人而不復古制矣故周室班爵祿之制諸侯知為己不利而皆去其典籍蓋先王班爵授祿之法已亡於孟氏之時矣天子自邦畿千里之外皆分土以為諸侯守而畿外有五等諸侯交錯而以尊天子蓋自堯協和萬邦之諸侯至舜輯五等諸侯之瑞而班之修五禮五玉而執圭璧者不相亂則是五等之爵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而謂殷爵為三等非也鄭氏謂殷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五十里武王爵列以五土分以三蓋襲殷之舊制至周公從而增損其制上公五百里至男百里蓋指開方言之其實去王制不大相遠矣且王制五等之爵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輕重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會盟征伐又以先後易其序如曹伯杞伯也而或居子男之下僖公時杞成公時楚子夷也而或居侯伯之上僖二十一年二十七年諸侯不勝其察有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忽敢怒穀楚以先歃晉而晉不敢辭滕薛爭長則曰我先封蔡衛爭先則曰非尚年也逞其私意而不顧王爵而使小大相維上下相統之意蕩然矣春秋嚴名分之書以見亂之所由也則儀位以為階防微杜漸且詔王制之失也秦壞封建為郡縣而五等之爵亡矣至漢剖列爵十二等之爵同姓則王有功則封侯然侯王踰制連城數十俗強而不可制削地之書一下七國合縱以逆京師至於漢初封侯之約自景帝以後始不以有功封而壞漢制矣東京爵亦一等皇子封王自郡而國然列侯雖衆鄧元勳不過四縣無功臣甄臨之族而同姓之王亦未聞有七國之變蓋矯漢之過制而得其道矣 又曰諸侯有君道於天子之國則北面於其國則南面為禮不純臣而得以自臣其境內也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此周命于王朝而侯國之大官也諸侯自天子命卿之外凡卿大夫各自舉任而皆得專之則是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而甸外之官更乃諸侯牧伯之事也其諸侯之臣唯中大夫元士別異於天子

周禮天子六官之正皆卿而其貳則中大夫大宰中大夫二人公侯伯
之上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餘自上大夫至下士諸侯之臣其
名號與天子均爾蓋王朝之臣則畿內之諸侯皆事主者也而
得以食畿內之采地諸侯之臣臣事諸侯而食其國之祿王制
論五等諸侯所以不言王朝之臣而自言其國之臣也春秋列
國官制蓋無復王制之舊宋制官之制置左右二師以擬三公
而又有六卿無等甚矣晉三軍之制將佐皆卿至於司馬司空
實位大夫之列天子之卿僅存其號而廢命卿之制而徧置私
人先王制度盡蕩然矣秦之世懲諸侯之世襲而得以私自用
其人故收天下之版圖凡四海之內皆制於天子而郡守縣令
皆擇於朝廷郡縣之權既輕而不得有所為矣漢興因秦之弊
而反之藩國百官制同京師吏四百石得自調除唯丞相命於
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其不得輒置之者傅相中位秩
二千石者耳蓋諸侯官吏上同漢朝徒知所以矯秦之弊而為
之而不知其制同京師則過甚矣方其盛也淮南悍恣私自置
二千石而漢法不敢加天子之法令且不行於諸侯矣其後景
帝懲吳楚之亂抑損其權罷諸侯御史大夫官而改丞相曰相
蓋所以別異之而不使與漢朝同制也至其盛也天子自為衡
山置吏六百石以上蓋無復四百石得自調除之意而諸侯之
權益輕終漢之世猶有所謂州郡佐吏自別稱為長吏縣令刺史
太守得自辟除為少近古若諸侯之官制則終始皆失之矣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不
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曰天子之田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
卿大夫元士也公侯以下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
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

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
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
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
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
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
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
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
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
羣臣不主為治民
孔氏曰自此至附庸一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
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
千里故鄭註云象日月之大鄭註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
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
不同此云寸者大略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
註云亦也下云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祿公
卿大夫士也下註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公卿大夫元士者舉
正者言之爾又元命包云王者封建上應列宿之位註云若角
亢為鄭房心為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附庸
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象星辰大小也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
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又象雷震百里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
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
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以別優劣不合者謂不得與諸侯集
合朝會天子也庸城也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
國故曰附庸也鄭註殷所受夏爵三等之制者以夏會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為萬國
也故知夏爵三等鄭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指夏時則

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
等之制註引鬼侯梅伯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
亦有公是三等也註云春秋之時合伯子男以爲一者公羊傳
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是矣云殷
爵三等者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畿外既有公侯伯掾
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
則受七十里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微子箕子皆是畿內采地
之爵故云異畿內謂之子也先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大九州
之界方七千里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
以功黜陟之者謂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
百里或三百里也若黨紂爲惡則皆黜退之不得爲諸侯或黜
減至七十里五十里或附庸也其不合者皆益之爲百里謂殷不
以功過黜陟皆使滿百里也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公
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
大於虞虢也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者本以祿其臣不須
增益其地以其不主於治民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法若煩而約若離而合諸侯之國公有附
庸可謂煩矣然天子班治於諸侯諸侯班治於附庸則上之所
班者不勞此所以爲約也附庸不合於天子可謂離矣然附庸
通於諸侯諸侯通於天子則下之所通者不雍此所以爲合也
周官之地至於五等書曰分土惟三左傳曰天子之地一圻列
國一同皆止於三等者不兼附庸言之也天子諸侯而下不曰
地而曰田者蓋政以農爲本祿以田爲主以其制祿也故雖地
謂之田猶之縣內之所封者共有君道故雖邑謂之國也又
曰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禮復五器言武王之政曰
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舜以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

制謂殷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
從殷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
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
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
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
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
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
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
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
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
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
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
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
特達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
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爲兼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
言者爲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
五同男附庸三同然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
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皆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
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
里此所謂錫之也 禮書
延平周氏曰政以農爲本故王畿以田爲主莫非王土而田止
於千里者示其[illegible]諸侯共財也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即此所謂方千里者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賞
封之地而不及附庸之國者也
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則兼有之故天子之田方
千里所以祿畿內之臣也千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

夫天子之田必以千里者所以示其本大而末小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千里不足以服天下之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而已故公侯田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千里也不千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於伯則又有殺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七七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

石林葉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鄭氏以為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為五等以其異同考之而斥大封界則有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亦謂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其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其實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然而百里七十里之國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於實封五十里無附庸可知也雖然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於二十五里而不應於所封之數何也蓋封疆者有五等而其可食之地實不過三猶之授田其法亦有上中下公侯方百里則賜之上地伯七十里則賜之中地子男五十里則賜之下地上地則山林川澤居其半中地則三之一下地則四之一至於諸男止於二十五里則疑為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別於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然則諸男之地下止於二十五里則為附庸上至於五十里則為諸侯周官離而言之故舉其下王制合而言之故舉其上唯其離也不言諸男為附庸而以其封疆推之其意可見唯其合也不言附庸則疑於諸侯男足於五十里疑此王制所以再言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曰附庸也

廬陵胡氏曰鄭云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此說非也春秋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乃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故鄭據以為說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說者因此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又禮緯含文嘉亦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是以諸儒多從鄭說皆不經也案春秋尊周何嘗變周亦何嘗合伯子男以為一且如杞入春秋書侯莊二十七年黜為伯僖二十三年貶稱子若以伯子男為一何必書侯書伯書子以貶杞公羊妄爾據明堂位云脯鬼侯大問云梅伯受醢箕子佯狂則殷有侯有伯有子也則亦有男可知矣是殷亦備五等也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內采地之爵不得為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稱公侯之公乎推此則鄭云殷爵三等者非也夏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若只三等諸侯則不得為萬國又孝經夏制也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五等也則鄭云殷所因夏爵三等者又非矣元命包與含文嘉之文妄可知也且如孟子答北宮錡之問周室班爵祿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似合於文家爵五等之說然又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

文家又有六等矣又云天子地方千里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文家又有四等矣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書武成云分土惟三孔氏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則文家亦有三等而以爲周尚文何乎豈變文以從質乎然則殷有三等周亦有三等周有四等五等六等殷亦有四等五等六等矣故自虞氏五瑞五玉以來制爲五等夏殷周因之未之有改不可謂虞夏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制殷獨三等也借曰殷改虞夏之制合爲三等於書不見也於詩不見也而信禮緯之說可哉

臨川王氏曰王制封國三等古者九州之地以及四海之內莫不各有君長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則所絀廢削滅非一國也此於人情似不合也或者以爲商末諸侯各相侵幷各爲大國至周始裁損就五百里至百里之制則不當云分土爲

三世武王分土惟三則至周公又何增國至五百里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廢也孟子之言乃與魯人之言不同此時魯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產一同之言與孟子合則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凡言王制亦豈皆是商制也鄭氏以國之大小故云耳

永嘉徐氏曰天子邦畿千里之外肇域四海王畿之內定受田三百萬夫之地畿內諸侯之祿取焉財賦自給不取辦於諸侯蓋不千里無以統一天下而固其國本大末小之勢也諸侯大者百里蓋其納天子之貢賦而又朝聘會遇之煩不百里則有所不能給者也齊魯之始封地儉於百里彼非不知闢國以爲廣誠不敢縱欲以壞王制也至孟子時諸國兼國愈廣而受祿逾制齊方百里者十是九於太公所封之地魯方百里者五是四於周公所封之地廢棄先王之制甚矣是宜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司祿之職也當春秋之時先王不作諸侯放恣晉人會貢獻之侵小襄二十七年子產對以今大國之地多數圻是一國方數千里矣晉女叔侯言晉之大蓋以兼幷姬姓皆滅而兼之虞虢焦滑霍楊韓魏至於魯濟西汶陽之田其見侵於鄰國屢矣諸侯幷吞國益以大而周王之田日以削小地未能遠過於曹滕而求金求車夫子至使其臣下從於列國之貿及其亡也河洛之外合七城而已河南洛陽偃師鞏穀城平陰緱氏見通典豈非本小末大外勝其內以至於亡歟

至秦削去五等制爲郡縣外權既輕而亦隨以亡漢封諸侯列城數十地方千里置吏賦斂任其自爲而天子自三河僅十五郡而列侯公主頗邑其中末可謂大本可謂微矣而枝葉論吳之富實過於天子漢幷二十四郡十七諸侯錯出貢賦曾不如吳山之府水陸轉粟曾不如海陵之倉夫以漢之大而賦入不加諸侯其非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意也七國之亂吳實首禍漢之君分受其責眾建諸侯之策所以痛懲於文帝

之世歟　又曰附庸壤地褊小迫於大國之間德不足合瑞於天子地不足敵大於諸侯雖有命以自居於其國而其勢亦難以專達於上朝不與會不及必待附大國賦而後通焉蓋諸侯有功天子錫之以邦域之內以爲社稷之臣八州之中二百一十國之外取諸閒田以祿附庸故諸侯得以兼統之而食其賦然亦得以專臣也周制凡諸侯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皆有也侯伯子男之國自附庸九同至於二同其序不可亂矣唯上公有附庸以其位尊而勢極也周公有大勳勞受上公之地爲方五百里矣明堂位言封於曲阜者合七百里加之四等之附庸爲方百里者二十四蓋異恩也周以伯禽爲東藩錫之以土田附庸蓋法所不當有而賜之而後受也春秋附庸之國獨魯爲可攷以傳攷之凡蔣邢茅胙祭襄十二年六國多居高平康郡之閒皆國近爲宗會之國則周公之子別封也邾郳須句顓臾僖二十一年則異姓在

魯國之中同附於魯以達于周也則魯之所屬亦廣矣中季以
來如二邾者皆有功於王室賜命爲列國與魯盟會征伐而魯
地亦已削弱矣方其盛也邾人滅須句僖二十二年魯以附魯之故
伐邾而取之君子善其能保小寡至其衰也季氏專魯動兵於
邦域之中而伐顓臾社稷之臣失先王以大字小之義矣然而
附庸之始封也皆出於天子之命諸侯不得以擅封也至春秋
時此制遂泯許叔居許東偏隱十一年則出於鄭伯之命紀季入居
于酅則迫於齊侯之命而不請於天子矣又甚其甚也肆其強暴
而私役屬之宋盟齊人請邾襄二十年宋人請滕利其貢賦以自
封植由是觀之列爲十二併爲七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久矣　大司徒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一同百
里註云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同得
進爲五百里也言同者謂積聚衆附庸而滿同也公無附庸魯
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七百里侯九同伯七同
子五同男二同共二十四
五峯胡氏曰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
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
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狩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
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
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軍數焉於是有
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
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世襲之制亡數易之數生而民無
定志矣述職之禮廢上下之情不通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
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
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則乘車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
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　又曰制井田所以

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
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偏天下四
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
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
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以降
郡縣天下中原世有戎狄之禍矣
新安朱氏曰孟子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
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矣春秋邾儀
父之類是也
劉氏彝曰君臣有尊卑之分制度有隆殺之殊故孟子亦曰天
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然天
子之田必曰方千里公侯之田必曰方百里者蓋不千里不足
以待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也以此推之則伯子
男既殺於公侯故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不惟此也王執鎮圭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玉有隆
殺也自上而下各有等差之辨也雖然王者之制如此若夫行
賞罰則又莫非天子之命也故自公侯而下有功德於民者
加地進律有慶者則益以地有貶者則削以地又不可拘於一
定之法也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
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是也才之小不能治
五十里之地故不合朝會以國事附於大國以其不通也曰附
庸者亦有功於民者謂之庸周禮亦曰民功曰庸故有取於附
庸之義
李氏曰諸侯之于附庸得以屬之而不得以有之故孔子以顓

史在邦域之中
江陵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
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
爲屬城也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四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
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氏曰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
孔氏曰案周禮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則上中
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
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也
長樂陳氏曰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內之臣其列爵與諸
侯異其受地與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
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
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而士不言命蓋上士三
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
七命之公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
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
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尊其命而祿不異乎內則名有所伸
而實有所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
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
受田寡矣而近地爲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
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畺此周采地之別也鄭氏釋大司徒
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采地周則未聞釋小司徒又曰采地
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孔頴達謂
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二百里內小都各五十里在四百里內大都各受百里在五百里內既曰周之采地
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
自殊也　又曰此經與孟子異者何也蓋周官有卿而無三孤
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爲卿六卿故上大夫之
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孤

之爲州則受地有至於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者此經

延平周氏曰侯伯同七命則無以別其爲孤也侯之受地所以與公同百里也夫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是侯之封疆不若公之廣而其附庸不若公之多則其實封雖與公同固不嫌有抗於諸公者也此言元士視附庸孟子言元士視子男何也附庸之與子男皆五十里但人之才智不能治其五十里者則不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曰附庸此所以言元士者或曰視附庸或曰視子男也

石林葉氏曰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爲之者司徒冢宰之屬其職則六卿也入而與王論道爲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爲大夫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通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祿亦不過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而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唯其王制之說詳此孟子所以自謂嘗聞其略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即受地視侯從做此

李氏曰卿大夫其受田與諸侯同此爲人臣者所以無專土出封而一心下王室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祿褒外諸侯自公侯至於附庸王朝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內外齊壹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分田之法所以內必視夫外者蓋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所以一內外也內爲三公稱公外而諸侯亦稱公故畢公以父師爲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于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武以三公居外侯入爲內諸侯所以出入均勞而內外之輕重不分也春秋以來鄭武公入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卜正蓋畿外諸侯入備王官先王所以一內外此所以內諸侯之祿視外諸侯而爲之制也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地二十七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而元士三等亦視附庸而受田夫田者祿之所自出而居官之祿即田也古者內諸侯自公卿大夫皆有采邑之地其田自官給之其耕之者固自有人也大夫之食采地蓋任官之有功者始食之其子孫之繼世者得世其祿不出其官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也其大夫之無功者則無采地亦與士皆食祿於上以圭田爲祭祀耳夫自三公至於元士大者受邑小者受田所謂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於此略可攷矣自天子三公之田至天子之元士此畿內諸侯公卿大夫士制祿之法自諸侯之下士至君十卿祿此畿外諸侯以下卿大夫士制祿之法然畿內卿大夫則有采地至諸侯之卿大夫皆量祿分田與之畿外公卿大夫元士皆世祿至諸侯之卿大夫則量祿分田而不世祿矣

嚴陵方氏曰元士天子之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義猶天子之上士得稱之者以其才不特能事人又可以長人故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視附庸唯上士爲得其稱故也然王畿千里公卿而下所食之邑苟一如外諸侯之數則地有所不足經之所言不必一如其數也特視之以爲差爾

劉氏彝曰此言天子畿內之田公卿而下所食之邑祿之多少視外諸侯之數而為之等差耳非直謂視其田數而食其田祿也儻一如外諸侯之制則方千里之畿與公侯伯子男之衆則地有所不足矣曰元士者以天子之士異於諸侯之士也孟子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鄭氏曰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

孔氏曰自此至卿祿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也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經地唯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經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食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為上地也其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也鄭註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官長所除者案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官長謂冢宰為天官之長所除者謂所名之官除其此舊名稱周禮註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

長樂陳氏曰班祿之法自下上以其自上下故天子之田而後至於公侯伯子男由公侯伯子男而後至於附庸以其自下上故制農田而後至於庶人在官者由庶人在官者然後至於士大夫君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農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蕃以及中上者而後止此富而庶之之術也三等之田由士以至於大夫其祿之差不以國之大小由卿至於君其祿之差則以國之大小者君卿之祿厚故豐殺所以不同士大夫之祿薄故無豐殺之別此次國之卿所以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而次國小國士大夫之祿則一而已 又禮書曰禹貢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爲擇則是地自上田以至衍沃亦九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蓋總其大致然也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如此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之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賦其言上中下地與司徒三等之地同

嚴陵方氏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農田之制以百畝爲之率焉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墝之異計其一歲食人之數或多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以食九人者爲上食五人者爲下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爲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謂官田是也而又有王有貴有爵有奚位之高下不可得而詳

故祿之多寡不可得而定此言其祿以農爲差則多者不過得食九人之祿寡者不下得食五人之祿可知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百畝之糞上地畝一鍾而一鍾者六斛四斗也百畝之田上熟其收則有六百四十斛也故上農夫可以食九人然而田有肥墝則其所出亦有多寡矣故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祿亦以是爲差也庶人在官者非天子諸侯之所食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則以九爲節而庶人在官者知其食八人而已夫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而下地之下可以食二人而於此則止言食九人而其下止言食五人者祿與周官蓋無以異也周官有不易一易再易之

差而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上地之中可以食九人上地之下可以食八人中地之上可以食七人中地之中可以食六人中地之下可以食五人推而下之至於下地之下可以食二人然而於此言上地之中而其下止言中地之下者蓋周官者制於田之法而此則因其制祿而言之也上止言食九人者因其言諸侯之下士所視者言之也下止言食五人者因其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食五人而已

李氏曰孟子曰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于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于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禮之所謂官田也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書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之制祿庶人之在官者皆以口計食其多寡之數則視農夫以爲率蓋府史胥徒不命於天子國君官長所自辟除皆出於民者也番上更休除其課役而執事於官長則皆有田以祿蓋其家所受田則載師之官田庶人在官之田也先王之時庶人在官者授以田祿以養其廉節而已未嘗使之任也至秦任文法而責吏始有爲小吏而入任計功次而進官者矣其小吏之有材略者御史監郡得薦諸朝蕭何嘗不受御史之薦可致也至漢有百石小吏自計食佐吏而不及當夫歲入始不過百石月才十六斛耳較之先王制在官之祿雖厚薄之相去不遠而古之在官者皆民爲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爲民漢爲吏而入仕則不得受田爲民矣其奉入不既薄乎蕭望之奏祿不足當有憂父母妻子之心況其職近於民侵漁百姓無足怪也自宣帝神爵之詔以益勤事小吏百石以下其奉十五而小吏始增祿矣趙廣漢奏長安游徼獄吏其秩百石故吏

始有秩而差自重則小吏奉祿誠不可不厚也況漢吏百石者皆人之有才行者始爲之而刺史太守得自選擇其賢者自佐吏而下皆得察廉遷秩大者或至公卿自王尊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徒皆出於郡縣小吏雖其祿奉之不薄而入仕則此塗出其待之固優也其後朱博不喜儒吏而務抑摧折而吏道始衰矣光武初立凡六百石以下皆增於西京舊秩蓋優小吏也卓茂爲令自言亭長受米肉餽者置而不問其皆見小吏之常態而不之責也

新安朱氏曰孟子言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劉氏彝曰此授田之法也大王制言制爵祿之法而及於農田之制者蓋三代異典籍不存孟子已不能詳班爵之制況後世乎明乎授田之法則自諸侯之下士逆而推之以至於大國之卿次國之卿小國之卿皆可推矣謂一家有男女九人授以上田最下一家男女五人授以下田其田有肥磽不同故所養有多寡之異是食九人之下至食五人是有中下之田也今以周官大司徒授田之法攷之田有三等一易者地休一歲乃可復種再易者地又薄休二歲乃可種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是制田止有三等而家皆百畝也小司徒亦言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授田止有三等也而王制有五等之制何也蓋三等之制自三等又別為上中下三等今司徒止舉七人六人五人舉中制而言之也故周禮謂上地家七人中地之上等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以此故知此言上農夫食九人者是自上地之中者言之耳不言上地之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故止言上地之中而不及上地之上以此知王制因言制祿而及授田之法耳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多者不過得食九人之祿小者不過得食五人之祿以是為差也

延平周氏曰此言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孟子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蓋夫之職府先之史次之胥次之徒又次之蓋為府者則與下士同祿也與胥徒則用此農夫之二等以為之差也

延平黃氏曰先王使人不愛其力於事不蔽其才於物物至而應事起而辦而人雖勞其力未始有歎焉者依秩以制其常賜之多寡作叙以次其事治之先後而已使人之貴有稍有食稍所謂月稟也中庸曰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王制曰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是秩所謂常賜也孟子曰抱關擊柝皆有常賜王制曰九十日有秩酒正之秩酒內則之秩膳是也

金華應氏曰上農九人士視上農夫互相積而倍者三之則為中士為上士為大夫自是積而四之則為卿又自是積而十之則為君皆自農而計之也故莫賤於庶人而在官以農為差莫尊於君而祿亦視其農之所積非特使執役冗賤者不敢遽忘本業而祿秩之厚備物之奉者亦知其根本未有不基於農者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鄭氏曰此班祿尊卑之差

孔氏曰大夫以下位卑祿小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

嚴陵方氏曰下言次國小國則上言諸侯者正謂大國可知大國即公侯方百里之國也次國即伯方七十里之國也小國即子男方五十里之國也下士視上農夫蓋得食九人之祿足以代其耕者以一夫所耕之田而祿下士之家其祿未為優厚也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為其從事於公不暇從事於私故也次國之與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則祿之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亦不能自給此祿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也然孟子所言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貴賤為之序此以眾寡為之序故也

馬氏曰說者以謂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其說蓋非也上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則其田蓋不同而謂祿亦同則非也又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祿據無采地言之則其說又非也蓋王制之言大夫士者因言爵祿之多少而非以有采地無采地言之也所謂君十卿祿者與夫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同

長樂陳氏曰周官載師有官田則庶人之在官者有田矣春秋傳曰惟卿備百邑國語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則諸侯之卿大夫蓋無田者祿出於廩有田者祿出於田下士視上農夫則食九人中士倍下士則食十有八人由是積之上士則食三十有六人下大夫則食七十二人三等之國士大夫之祿不以國之大小爲差而惟卿君不同者士大夫則分治其職之事則必以祿稱職卿君則兼治一國之事則必以祿視國故也周官子男之卿再命國語曰諸侯有卿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者以其無天子之命卿也王制亦曰小國之卿皆命於其君

李氏曰天子之卿大夫士則以制其田諸侯之卿大夫士則以莫其祿制其田所以凶年得以薄從莫其祿則豐年不得以多取之也

延平周氏曰言祿秩之多寡制祿之法必本於上農夫者示其祿出於農也祿足以代己之耕而已若已爲士則其家復有士田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焉不至於過制下焉不至於不足諸侯下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有餘而亦不至於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一則無多寡之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且先王分土以封諸侯固宜盡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間田之所有則歸之公侯國之祿餘又待用於天子而不敢私諸侯所得自十卿祿之外而無有覬心防閑若過嚴矣然君十卿祿乃君之所自得者爾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入以給之其山澤間田雖歸之公上領於王官而實藏富於天下又封建之美意也春秋以來諸侯土地各有財賦皆足以用其民而戰其力其山澤之賦列國亦自擅而有之無復君十卿祿之制而於卿大夫祿地多踰古制一時諸侯皆任己意以行私賞故多強宗大族爲國生患晉惠公一入國遂許里克以汾陽之田（僖十年）百萬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此豈常典也哉在齊威時伯氏亦有駢邑三百在魯成公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其他國可見矣後如鄭賞入陳之功子產以上卿受八邑三十二井爲邑井九百畝推而計之視古時卿四大夫祿之制亦大相遼絶矣宋之盟公與左師邑六十子罕削而投之齊慶封之變公與晏子邑六十晏子辭而復之此唯懼其足以召患故卻而不受有如先王之制不暇論矣衛免餘言於衛曰唯卿備百邑晉叔向賦秦楚公子之祿皆百人之餼（祿足百人卒百人）其此皆徇春秋之亂法非王法也漢諸侯官吏之祿諸侯相秩眞二千石傅與中尉秩二千石二千石祿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爾又漢天子爲置諸侯不得私自加其祿也官吏之祿固有定制乃若諸侯王徹侯得自賦斂則凡國之所入悉與之矣非過制乎是時漢之賦入不若吳海陵之倉而梁國之富或多於京師故諸侯易以叛逆其後自武帝殺侯國之勢行酎金之法而諸侯益衰列侯封君稅入不給至低首仰給於富商大賈又其甚也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貧王乘牛車此漢中

外所以殫徵而王氏因以奪漢也又曰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
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
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
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
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
下爵異固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
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
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
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
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覜聘班序行列之法鄭註
爵同謂同作卿則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異謂大國是大
夫小國是卿則小國之卿固當在大國大夫之上其有中士下
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其有中國
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
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
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
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
上之三分此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小國來當也
嚴陵方氏曰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其卿大夫位之
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即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
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後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
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此以其有言之其有
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寸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

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則合而爲八十一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
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爲三分也大夫則言其位士止言其數者
蓋位以上下言數以多少言三等之國卿大夫之位或上當其
中或中當其下位之上中下各隨其命也故以位言之至於士
則殺以前皆不命焉故止言其數之多少而已
長樂陳氏曰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諸侯
之卿大夫亦如之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大國
次國卿大夫士之命同矣而其相當之不齊如此者蓋視其國
不視其命也卿執羔大夫執鴈則所執固殊矣而小國之下卿
猶不可以當大國之上大夫者蓋亦視其國不視其所執也上
大夫則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
也夫卿大夫則賓也賓以位序故以位言之士則介也介則待
之以數而已故以數言之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則中士之禮居上士之三分而已下士之禮居中士之三分而
已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有位必有數矣而記於卿大夫
別位數而言之者以其所主者殊亦互備也
山陰陸氏曰自君十卿祿已上言祿自下當其下大夫已上言
位自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數後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
下士之數故此言之如此三分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
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
延平周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
百四十三人
廬陵胡氏曰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也
見左氏成公三年中士下士謂諸侯國內自有上中下三等之
士也士之數國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太半中士下
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爾先儒謂若居上三分之二據經只云居

其上之三分即不云三分之二又無明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豈亦是大國士爲上次國士爲中小國士爲下鄭誤矣

永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有三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自三卿至於二十七士其在國祿則倍差之不同其出國之聘則倍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爲異哉蓋俾役之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於亂次其辨上下定民志者固如此且王制記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大國之上卿則略而不言春秋時士大夫嘗言之矣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傲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尊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尊之未幾而棐林之師四國之君帥師以會晉大夫而不以爲歉也肆其無所忌憚於是數大夫爲鞍之戰以敵齊侯衆大夫爲溴梁之盟以敵其上皆始事之驗也然後知先王不以明言者正名定分防微之意深矣成公之時晉荀庚衛孫良夫來盟是時荀庚位下卿而孫子位上卿臧宣叔舉周制以答公其言合於周制矣乃曰衛在晉不得爲次國衛晉俱侯爵也而以盟主先晉是又以強弱爲小大也春秋士大夫雖能言周禮而移於晉俗唯知巧利而不能由禮而左氏以爲禮得矣晉叔向曰以國不以當如之何其以強弱也斯言得之矣

馬氏曰若均大夫也則以國之小大爲之序而大國在上也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則以爵之尊卑爲之序而小國固在上也由此言之則說者爲得之矣

長樂劉氏曰春秋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公羊傳稱執及之內之微者也則中士下士亦有特行出與鄰國盟者不獨爲其君之介也

劉氏彝曰此言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立班行列之法國有三等故尊卑上下之序亦有三等春秋滕薛之爭長挾好勝之私以紊先後之次是豈知朝廷之序進退之節哉故王者之制必辨夫小大之序次國之上卿位止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視次國爲之差等耳夫王者之制於一聘會之間詳爲之辨嚴爲之禮諸侯之卿大夫視儀聽唱則雖有僭晉之心亦無所施雖有覬覦之志亦無自而發誰謂一聘會之禮先王之所敢後哉

金華邵氏曰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大夫士制祿之相當者如此鄭氏見有位當之文遂以此爲諸侯使其卿大夫聘會之序非也祿以位爲差言位之當則足以知其祿之當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蓋古者諸侯雖有上中下士惟上士常置中下士有時而缺或有之則其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正如孟子所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也故下文言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皆不言中下士以此知有時而缺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鄭氏曰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

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則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州別方千里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鄭云十三公者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每十箇國則準一公三十國準於三公也十六卿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里故準擬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等有職事者言之爲六卿也十二小卿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十二小卿上重有十字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其外餘地爲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則下文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名山大澤若封諸侯則諸侯爲主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但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是也知爲殷制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知殷制也鄭註云周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服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不過四者謂假設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註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每州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唯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也又封方三百里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　猶餘百里之方一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爲一州二百一十國此爲盈上四等之數也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三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此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內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爲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外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案鄭註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

唯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
註司徒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
有且此六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
事也
臨川王氏曰王制千七百國乃周事也若執玉帛者萬國以為
禹會塗山之時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東方不過見東方
諸侯爾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則
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邦者挹四海之內大畧而言也鄭
以畿內五百里國為設法而言也為設法言之則萬國又未可
以為實數也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為國則山川沮澤
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為之民乎此蓋去古又遠書籍散亡
自孟子時已不得周家班爵祿之詳況於焚詩書之後漢文之
世乎

長樂劉氏曰鄭氏謂此經為殷制是也謂殷之天下大界方三
千里非也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是也
蓋不知此經州方千里封三等之國二百一十者殷之法耳不
必其地止於千里也夏書禹貢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
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夏后氏有天下設五服為方五千里矣
是其大界以四海為鄰也殷頌曰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
命厥后奄有九有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
來格來格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又曰上帝是祗帝命式
于九圍則湯之有天下亦以四海為鄰與夏后氏無以異矣紂
之無道也諸侯舍之而亡而歸於文王天下九州也其弃去紂者
三爾周公攝政始作辟雍表以起天下之尺度又作土圭以度天
下之疆封用二物以見一天下封界之實數乃畫五服為九而大

啓諸侯五等之封雖然其大界亦不過用四海以為鄰與夫夏
殷不別也但殷雖未亡而土田已削者諸侯盡朝于周也故文
王之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矣而此經曰凡四海之內九州
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
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
田者今以法推之二百一十國凡三等共為地方百里者八十
有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
庸閒田然則千里之內又當三分去一以為名山大澤五溝五
涂大川之所占不在此數則知此經乃殷人立九州之大法也
不必其地止於是爾鄭氏泥其法以定其封域之大界不已疏
乎而況文王之為西伯以事紂也小心翼翼有君民之大德有
事君之小心豈容夷狄侵虐中國以有其民哉故詩稱文王之
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

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戍役也出車以勞還率也杕杜以
勤歸士也武王嗣之統一海內而周公承之以攝四海百蠻靡
不面内而朝于京師此其所以為斥大者歟故增上公之封為
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
方百里而名山大川五溝五涂在其外始見天下廣輪之
實數而法在其中矣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者九州封國等差之
大法也而地之實數不在其中焉然則三代皆以其德作民父
母為天下王莫不以四海為其大界也故此經曰自恒山至於
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
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
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
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
萬億一萬億畝則四海之內為殷境土與夏周同矣是知此經

乃其封國之法也明矣
長樂陳氏曰夏之五服三甸侯綏要荒而甸即王畿之地也國語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自甸至綏凡三服服五百里面千五百里則爲方三千里矣周之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而侯即王畿外之地也自侯至衛凡五服服五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矣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則爲三千五百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凡三千里而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則爲方三千里可知矣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蓋兼要荒言之也周公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蓋自三千里而開方之三三而九爲方千里者九自二千五百里而開方之五五二十五又有方百里者二十五州之大界不過如此而鄭康成以爲周之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然則職方氏之法蓋兼附庸言之也豈有百四十六國之外復有方百里者四十一爲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此言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　又曰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幹山海晉私郇瑕宋有孟諸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鹿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之守地也夫先王之不敢之也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又曰王制言凡四海之內九州八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然後總之以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爲殷禮以下文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爲夏禮惑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於殷周而縣獨施於夏乎

嚴陵方氏曰名山若魯之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朌焉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朌之使食祿而已故曰朌

馬氏曰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而其土地之廣狹斷長補短其大界皆方三千里而未之或易也三三爲九則是爲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天子之縣內餘八各立一州而州方千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百里之國三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封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封七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四十有奇封五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三十則猶餘方百里者十有奇合二百一十國而討之則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千六十里者以爲附庸間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利入於天子而諸侯有所不與焉間田者諸侯之有功則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則歸之間田鄭氏以謂州方千里州二百一十國謂之殷制則其說非是也又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外七七四十九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畿內而餘四十八各立一州州方千里者則其說不經而君子亦勿稽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畿外方百里之國三十十三公也七十里之國六十六卿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倍上六十國也畿內方百里之國九一大國之命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三次國之命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三上二十一國也

李氏曰千里則得方百里者百里則得方十里者百七十里則得方十里者四十九五十里則得方十里者二十五伯之田倍子男公侯之田倍伯天子之田倍諸侯非如是不足以為維持之固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而以開方計之則方千里者九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合內外而總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意以夏末既衰中國之地為四夷所侵而至周方能復之今考於禹貢其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為別則是要服之內通於四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里康成既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矣則合於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於禹貢者纔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則方千里為王畿而自侯甸男至于采衛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而計之則方三千五百里由二千五百里而分之合四面相距則方七千里延康成所謂要服之內也蓋禹貢之所謂要荒即周官所謂蠻夷鎮蕃通要荒而合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鎮蕃而合於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斥大封疆纔五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唯見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說而謂唐虞之時亦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誥嘗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者矣所謂大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於虞夏周之制果無以合豈蓋所謂萬國者皆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湯既能以三千里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唐虞夏周之時中國亦方三千里焉知其必不能建也今周官職方氏邦國千里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二十有五男百康成以開方約之為千里者九其一為畿內餘八州各方千里自公之封而下至於諸男添盈四等之數亦為一州二百一十國是周之制一與王制合是焉知周公之時九州亦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王制所述大率多周制若五等諸侯受田視地與夫制祿皆合於孟子班爵之序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總相參而互之則疑於周制矣然自康成之說而求之湯以三千里而建國如此周以三千五百里又建國如此是亦未足信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其存之既疑而未足信闕而勿質可也

新安朱氏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唯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闊河東河北皆屬冀州雍州亦闊陝西五路皆屬雍青兖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若無世守其地不肯遷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若成王不得蒲姑之地大公亦未有頓放處

永嘉徐氏曰一州百箇方百里是方萬里七萬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三十是方三千里為三萬里地剩了方七千里更將方二千九百四十里封七十里之國六十給了前方五千九百四十里剩方四千六十七里又封五十里之國二百有二十總前方八千

九百四十里是八萬九千四百里剩方一千六十里是餘萬六
百里作附庸
講義曰王者奄有四海故以四海為界於四海之内别為九州鄭氏謂此為殷制豈非以周大司徒之建國自諸公五百里至諸男百里與此不同故耶然孟子言周室班爵禄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知周官所載蓋并山川附庸言之耳大抵自禹治水之後别為九州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分冀為幽并合徐梁為雍豈而其實則禹之制也是此經大槩言九州之制非必殷制矣州方千里建二百一十國百里者三十國七十里者六十國五十里者百有二十國鄭氏取其國之數以足其州之封域則宜其不合矣蓋此特言其大要爾建州之法必以千里大於千里者不可以為州而封疆之廣不止於千里但建國之法州必二百一十國國必三等而其地之或加或削

或與或奪或合或分州未必盡有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數三等之制也
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國也特計其地之所能容者所謂凡九十三國同意
慈湖楊氏曰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言其大數爾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亦猶言萬物物奚止於萬耶萬民民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畧而言耳先儒頑必欲整整釋其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内則整整恰恰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説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説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説而不獲遂為之説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又遂謂三分有二則紂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殫舉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心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則鬭則傷則殺其天性之美稱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九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國之君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非先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其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豈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為是等等差差不可小有增損之制亦不思甚矣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五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六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鄭氏曰縣內夏時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王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朌讀爲班

孔氏曰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周禮職方氏千里曰王畿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特云縣故鄭以爲夏制也案鄭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唯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後制爲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也待封王之子弟如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案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佐王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故無致仕之副名山大澤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封公卿大夫故此特云以祿士以祿士者謂無地之士給之地以當其祿不得爲采邑也其貴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凡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之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畿外諸侯有大功德故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朌賜故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也又註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蓋亦疑而未定耳

長樂陳氏曰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畿謂之縣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御下則隸於君道自臣道而言之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自君道而言之雖邑亦謂之國此采邑稱國是也　又禮書曰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

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
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
不然
馬氏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天子之畿內不千里則不足
以待諸侯其本大而末小然後可是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
此強幹弱枝之意也天子之縣內千里而爲方百里者百封方
百里之國九此公之國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此卿之國
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大夫之國也方百里之國九爲
方百里者九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爲方百里者十有奇
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有奇也封百里
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則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
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八十有奇也又
封方五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五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六
十四有奇也合九十三國而計之則封地方百里者四十五有
奇則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奇方十里者九十六有奇則以爲
祿士閒田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所受地在焉以小都
之田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所受地
在焉王制所謂縣內與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
士於此受地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有通法
存焉雖卿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廬陵胡氏曰案詩玄鳥篇云王畿千里周官職方云千里曰王
畿殷周皆稱畿不言縣故鄭以爲夏制案月令云百縣豈亦夏
制乎要之畿縣皆通稱王制大槩通論三代地制爾先儒乃云
夏禹之初有四百國末世地減湯承夏末制爲九十三國故與
四百國不同此蓋附會鄭說也究經意大約包先代之制不必

指言其代也縣內大國九三公之田三餘六以待朌賜三公之
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餘十
五以待朌賜卿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小國六十
三大夫之田二十七餘三十七以待朌賜大夫之有功者亦或
待王之別有所封爾故下云名山大澤不以朌則知此九十三
國不盡爲公卿大夫之田蓋待上別有所朌也鄭乃云爲有致
仕者副之又其餘以待封王之子弟於經何以見之且公卿大
夫在位則有定員若致仕則或多或少豈有定數今云公之致
仕者三卿之致仕者六大夫之致仕者二十七限以員數恐非
通論今所不取也
永嘉徐氏曰天子縣內亦百箇百里是方萬里千萬里地除了
封百里之國九是方九百里爲九千里地剩了方九千一百里
是九萬一千里更將方千二十九里封二十一箇七十里之國
總前方千九百二十九里是一萬九千二百九十里剩方八萬
七百一十里又將方千五百七十五里封六十三箇五十里之
國總前方三千五百有四里是三萬五千四十里剩方六千四
百九十六里是餘六萬四千九百六十里作祿士閒田　又曰
古者金玉之所掌皆出於王官而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關譏之
所禁皆歸之公上而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
不以封列士之諸侯畿內不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
之而納其貢稅故也雖領於王官而富實藏於郡國財雖同於
王民而利實歸之公上諸侯自食田稅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
蓋先王不以封之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後心也考之
周官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
待邦國九州之川澤山藪職方氏實取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
隸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

恩而非可以例觀也又謂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
禁若專利於上則無遺利在民矣攷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
期日則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徒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
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則實爲民守之而王官時以
其職入於王而已推本先王領於王臣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
障管云爾非不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之所恃若諸侯
皆得專利之齊斡山海之藏晏子告齊侯以山澤各有所守不
可爲也是猶知守王法者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而晉實守
之郇瑕之地古解池也而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領於
王官而唯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係虎牢於衛不係楚丘
其類非一蓋所以別異天子之重地而侯國不得擅而兼之也
自秦兼天下之財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爲天子之私
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然初制疏闊山海之在吳者得以
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於武帝之世凡五嶽所在天
子之郡而不隸侯國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隷司徒凡郡有川
澤之處皆置吏掌之諸侯唯食租稅而已是雖抑制諸侯之強
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蓋蕩然無復存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於外則曰其餘以附庸於
內則曰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益諸侯以地則取之於此削
諸侯以地則歸之於此益削不常有也其視封盼之田爲閒而
無事故謂之閒田左氏傳所謂宋鄭之間有隙地者是也閒田
內外之所同有也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鄭氏謂賞地賞田也
蓋有賞亦宜有罰則益削之法亦若外諸侯可知畿內之采邑
亦謂之國者以其廣狹視諸侯[illegible]又使家臣以治之是以謂之
國也故公卿大夫又謂之內諸侯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封以土言盼以田言祿士元士之采邑也故繼之

以天子之元士二不與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鄭氏曰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
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
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
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
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
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
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
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
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云天子縣內明殷之畿內國數此
經總明畿內外也鄭引春秋傳哀七年左傳文知中國執玉帛
者謂中國諸侯子男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
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貴寶爲摯鄭
注貴寶若犬狼白鹿是夷狄不執玉帛也云萬國有方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案
萬國之數鄭注皐陶謨云初制五服禹所弼成服五百里故始
有百里之封焉猶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
蓋百里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
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蓋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
更廣而有萬國也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者案尚書咎繇注
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
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
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

自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必知王制之文以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言周公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曰甸服又其外曰男服又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又其外曰蠻服又其外曰夷服又其外曰鎮服又其外曰藩服皆方五百里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爲九而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也云周因殷諸侯之數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服來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與此數同云廣其土者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不同也云增其爵者殷爵三等周爵則五等引孝經說謂孝經緯文千八百國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云此文即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也

李氏曰禹自平水土之後天下方五千里自王城之外五百里甸服即所謂王畿千里也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此禹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外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此天下方五千里也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殷之有天下亦曰猶禹舊服而已及周公斥大九州以夏之要服爲蠻服而九州之地始方三千五百里矣而九服之地亦不過于五千里蓋禹貢言其面周官言其方于面爲五百里則于方爲千里故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即周千里之王畿也此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世見于經者才千餘國而吳楚預焉疑其無如是之多也以說與前經葉氏互相發明故并錄之

廬陵胡氏曰此經總明畿內畿外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七十里者九十六則天子之元士也下又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七十里者六十則諸侯之附庸也不在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故云不與鄭謂禹承堯舜有萬國是則然矣謂湯承夏末之後亦分九州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似未然也且鄭必以此爲殷制然下云天子七廟及雜論虞夏殷周四代之制豈專據殷哉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也且孝經緯及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今案書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諸侯千二百耳與此國數亦自不合鄭又援孝經緯不經之書以爲據今所不取

馬氏曰不與者在數之外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二百一十國兼天子之縣內合而計之則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以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說非是也夫號物之數謂之萬萬盈數也書曰表正萬邦此言殷也詩曰綏萬邦此言周也則是殷周之時皆萬國何獨於夏而已夫自堯舜之後其土地之廣必至於七千里然後能容之而又以謂中國方三千里者爲殷之衰時方五千里者爲武王滅殷之初其意疑於關盛衰之中而以三七之間以爲說蓋非是也

長樂劉氏曰天下雖廣賢才不多求其六德六行六藝具備而能飭己用中于民固亦難其人矣則千有七百國皆得其賢斯爲至治焉是以文武積世累功建鄉三物以教士民施之于政

所以模範其俗也是以立屬連卒州之法互相紀綱上至于天
子則分天下以屬二伯者欲一其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蓋千有
七百之國未必皆得其人所以然也
延平周氏曰於縣内既言五十里之國而反謂元士不與者蓋
五十里之國皆斥王子弟而言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爲御
鄭氏曰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畿内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百里之内
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千里之内謂四面相距爲
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田稅所給恐是周禮口
率出泉然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則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官是
官府所須故爲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爲衣食但官是卑
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殺法也
長樂劉氏曰王城之外各以百里是爲方百里者四而六鄉六
遂在其内矣官謂王國所祿之士大夫也御謂王之卿掌其政
教以御天下之諸侯者也言百里之内不取以爲己利也尊以
養鄉遂之民而教以三物拔其賢能以共王官用起政教以倡
天下者也千里之内不取以爲己利也尊以養天下之大賢大
能用爲王之公卿上大夫以典其六鄉之治所以御八州諸侯
以爲治者也
嚴陵方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
者所稱不爲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
尊者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
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内非不以爲御也要
之以共官爲主爾千里之内非不以共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
耳御者以卑御尊之稱尊莫尊於天子也故凡天子所用之物
皆謂之御焉亦見由禮琴瑟不御解
馬氏曰官者官聯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近地之所出
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故取千里以遠地之所出
者給之百里之内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千里
之内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者也顯達以謂百里
去王城百里相距爲二百千里之内去王城五百里相距爲千
里其說自相戾也
山陰陸氏曰官官府所用御御府所用御府天子所御者也百
里之内以共官若禹貢百里賦納總千里之内以爲御若禹貢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氏謂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石林葉氏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
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人故
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内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内猶之家造以
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亦以奉己爲小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
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
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
待喪紀或以其地之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
然皆未嘗以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遠也以近者供官遠者
爲御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乃可言官
府之所共止於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乎
劉氏彝曰天子之官有六大五官六府之衆又有府史胥徒之屬
百里之内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不可多得也若不足以供百官
之求天子之奉有大府以掌九賦九功之貳凡被材以式法授
之司會以八灋八則均節邦之財用司書以八法八則周知入
出百物又有宰夫職内之所稽職歲職幣之所考皆有常限也

百里之內何其薄千里之內何其厚耶蓋君尊如天不厚其奉
何以見天子之尊臣卑如地不薄其利何以表臣下之卑一尊
一卑一厚一薄無過有不可得而易者矣
臨川王氏曰此一說亦不知是何時於他經亦不見其有此恐
於事亦難如此蓋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度乃可也已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
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
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
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鄭氏曰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
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
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
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鄭總云聚也伯帥
正俱是長但異其名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因其州內賢侯為
之州外別取州牧也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
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禮大宰建其牧故
鄭云虞夏及周皆曰牧也鄭答張逸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
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
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故有八伯也註引周禮大宗
伯職文春秋傳隱五年公羊傳文
臨川王氏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連帥故宜有之五國十國
二十國亦宜或然也但州必二百一十國恐不必然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
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
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
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
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
以其地之廣有以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
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
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
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
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
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
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
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
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
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官府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
而無內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
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
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
曰衛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
伯連帥之職周道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屬
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
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
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
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為殷制是也然周牧
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
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請屬鄫亦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
自陜以東周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大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殷所謂天子之

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內蓋亦設牧而大宰言施典于邦
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為邦國故也 禮書
延平周氏曰方州以地言屬連以人言卒以兵言方伯長於
方者也屬長長其所屬者也連者結其衆帥者率以身其兵足
當卒然必變而為其所取正者故曰卒正其地逹乎遠外而為
之長者故曰州伯老者有成德而人之所承事者也二伯者有
成德而又天子之所承事者也故曰天子之老
嚴陵方氏曰方伯即州伯也王畿居中八州居外各設一方伯
焉長言其足以長人也所謂比長之長亦若是爾帥言所帥者
衆非特長之而已所謂師帥之帥亦若是爾正言正於一而止
非特帥之而已所謂黨正之正亦若是爾伯亦長也必謂之伯
則以成德稱之以其為一州之長非成德不足以當之故也所
謂宗伯之伯亦若是爾夫能長人然後能帥衆能帥衆然後能
正於一能正於一然後其德成焉故其序如此正也帥也長也
蓋八伯之屬也八伯又二伯之屬也故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
天子之老二人然二伯又謂之老者以其居人臣之極位不特
貴乎有其德又貴乎有其年故也國有國老鄉有鄉老皆以是
而已曲禮言其自稱亦曰天子之老者蓋自稱則其義如彼人
稱之則其義如此二伯以八伯為之屬亦止稱伯者猶之天子
諸侯通謂之君而天子則又為諸侯之君也亦見曲禮五官之
長九州之長解天下九州止於八州有伯者以畿內王所自治
故不設伯也管仲又言五侯九伯者以於九州之諸侯為長故
曰九耳不必九人亦猶百揆稱百四岳稱四而已明堂位謂之
九采左氏傳謂九牧皆以是也
馬氏曰天子之畿外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畿內則有公卿大
夫之別其內外已備而千里之外則又設方伯屬長連帥卒正

州伯至於伯則已極矣而屬於天子之老蓋先王之盛時上下
有以相維然後可以至於長久連與屬有相維之意也卒與州
有相聚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五國以為屬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則專達也十國以為連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
國事如聯也三十國以為卒卒以卒制名言以比追胥以令貢
賦如卒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以知故連有帥正之以義
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為長其仁可知也其知與義亦可知
也彼正以下吾驅之而已是故或謂之牧若二伯又有大於此
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聖矣乎周公是也召公猶有慚德八州
八伯蓋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鄭氏荅張逸問云畿內之州不
置伯審矣書曰咨十有二牧然王制九州而八伯者以方稱二
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天子之縣內不可以入此數也天子
之縣內凡九十三國
廬陵胡氏曰屬聯連比卒伍州聚也據左氏州牧得征五侯九
伯則知周制牧下有二伯侯得為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
侯爵而為州伯若伯之賢者亦進為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為牧也鄭乃云殷之州長曰
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今案書覲四岳羣牧是虞稱牧也左氏宣
三年云夏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
是周稱牧也然虞雖稱牧而書傳云唯元祀巡四岳八伯則亦
稱伯周雖稱牧而鄭荅張逸云周官畿內之州不置伯牧即伯
也則亦稱伯今謂殷獨稱伯虞夏周皆稱牧不稱伯者非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
庸之屬不能專達於天子故其貢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於牧
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王舉天下以封建諸侯而關然無所紀

綱於其間則強弱有以相吞而小大無以相維甚非經文長治之策也蓋方伯連率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關諸盛世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其所係亦大矣自周公召公左右大臣監于大國而二伯之職肇端于此堯時羲和掌天地之官三公爲之實爲二伯羲伯司東方南方事和伯司西方北方事之殷制大而二伯小而八伯綱牽係聯相維而不亂文王拜爲殷內伯之在周之盛時天下諸侯無慮千八百國周召爲宰而伯分陝而主之太公封於齊亦受五侯九伯專征之命春秋左傳命畢公太保率東西諸侯以入至於蔡仲管叔監牧荊殷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則大爲二伯小爲八伯咸出於天子之命以統天下之諸侯方伯連率設於下而禮樂征伐出於上此先王封建之大權也宣王中興此制未泯韓侯在北召虎在淮申伯在荊方叔任將布在諸侯以統萬國復古之業於是乎在延及平王遂無意於紀綱而王制隳壞牧伯弛職東遷之變唯晉鄭二國爲侯而方伯連率未聞有定王者也向使平王因是二國以振牧伯之任則諸侯尚可爲也奈何以文侯之賢而歸之于國以鄭伯之功而乃奪之政則周之事權於是去矣自是轉相吞滅莫能統紀春秋之際可得而考者百有七十餘國而已由是觀之方伯之設所係豈不重歟嘗論春秋之初齊僖衛宣雖大公康叔之後當時未嘗見其受命而以牧伯之事考之經傳齊僖公自以爲東州之小伯齊東州之伯出國語而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蒲之役二國又自相推許而春秋亦記曰胥命桓三年然則諸侯莫適所主而望大國之安靖周室既不以爲意齊侯自見爲牧伯之後而取方伯連率之權而因以爲利其當是時中國無多故矣此蓋其始變也未幾齊桓晉文踵其餘迹而牧伯之事始大放肆不出於天子而強大得以專行於弱小矣雖然王使召伯賜齊侯以侯伯之命莊二十七年是猶有待於王之命也晉文致天王於踐土而策命諸侯爲侯伯君子以爲何異於要而取之也況於二公之身其視所屠滅者甚衆方之古牧伯比小事大之義果如何哉又其甚也郤缺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成十八年將以帥諸侯而使其大夫主之安在其爲宗諸侯也至秦人廢侯置守此勢之所激有自來矣漢初相國下諸侯王御史執法下郡守相國主國御史主郡三公分置郡國于時未置刺史也自武帝置十三刺史古牧伯之任也西京之制御史所上案章先下三公參決然後有所黜退此猶有八伯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之意中興以來矯枉過直刺史劾奏不關三府自行退免是時朱浮深以爲不然夫唯考於先王設方伯之意與夫春秋霸主擅權之故以及於漢人刺史輕重之由可以論世變矣

召山孫氏曰或問周召相成王爲左右豈嘗畢召左右以爲近輔如何衡之左右商王傳說之輔相爲宗耶抑爲左右丞相之官如秦之斯與去疾漢之勃與平也曰是皆不然王制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召相成王爲左右則爲二伯者也何以明之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舉其分陝之治也二公當分陝之日實爲二伯以相成王及武王崩周公攝政行天子事則七年之中二伯之任宜乎其缺及成王即政周公復辟仍與召公同爲二伯是以孔子書之曰相成王爲左右蓋周公爲東伯而召公爲西伯也所以知其然者畢命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可推以見也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而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夫天子南面嚮明而治太保入應門左則在天子之右西方諸侯之伯也畢公入應門右則在天子之左東方諸侯之伯也東西二伯相天子爲左右經

傳甚明特學者考究未之詳也公羊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公羊氏此言亦所以論中分天下之二伯也而三代之際固有天子之相而不爲三公者焉公羊但見三公之官不必備而中分天下之二伯多有兼三公者故取三公二伯而并言之所謂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意謂上公雖有三而天子之相則何必以三也特有二伯而已因以周召分陝而實其說夫三公自三公也二伯自二伯也而公羊并之以其一此其說既已不通又謂二伯爲相而一相處乎內彼徒見周召分陝之時周公處乎內而召公處乎外所謂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是也周召相成王爲左右之時召公處乎內而周公處乎外所謂周公處于新邑洛用告商王是也遂立一定之論而曰一相處乎內殊不知召公畢公爲二伯以相康王之時召公爲冢宰畢公爲司馬曷嘗不並立於王朝乎至康王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東郊以代君陳於是畢公處乎外而於周公之薨已代爲東伯則爲二伯亦久矣安可謂二伯止有一相處乎內此予所以論公羊之說稽考不明不足爲信者此也　又曰或問舜命九官以伯禹宅百揆伯益作朕虞伯夷典三禮孔安國傳謂禹爲崇伯於益不言臣名而於伯夷以爲臣名是三者之義果何如耶答曰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司空故曰伯禹蓋以謚配爵追書于虞朝之稱也益者大臨之別名也兼字而稱謂之伯益又謂之伯翳音相近而混亂也若夫伯夷之稱伯則又非爵非字蓋官也按書大傳載堯之事曰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而伯夷居第一爲陽伯是舜未命官之前伯夷已爲八伯之官矣及命官之際四岳舉伯夷以典禮而帝舜爲之不名獨曰咨伯汝作秩宗史述其辭避亦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與衆臣異皆舉其官也

周禮六卿春官謂之宗伯御名之義蓋取諸秩宗與陽伯焉且伯之爲義其事有四惟公侯伯子男伯所不必論而至於東西二伯之伯方伯連帥之伯以字配謚之伯則雖明智之士猶有所誤而況於後生晚學稽考之不詳者耶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則東西二伯之伯也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方伯連帥之伯也臧僖伯臧哀伯士文伯士景伯之類則以字配諡之伯也

劉氏曰註古者內外相維小大相屬天下雖遠猶一身焉上有所爲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有偏而不舉之患者屬長連帥卒正處之有條而不紊也故內之公卿則盡贊襄之力濟濟而相遜外之諸侯則盡藩捍之力皇皇而不怠皆上下相維之法井井有序如此方伯即州伯也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者即千里之方伯是也屬取其有統屬之義連取其相聯比之義卒取其能率衆之義此計八州伯正帥長之數言之屬於天子之

老二人即天子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是也既取其德又取其年故以老稱之雖然屬長連帥卒正屬之八伯八伯又屬之二伯要之二伯以歲之成質于天子雖所以總天下之大權亦非二伯所敢專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鄭氏曰甸謂服治田出穀稅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也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否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文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千里之外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入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唯千里

曰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二千里采取美物
則大行人六服所貢物是也流謂九州之外殺則面別千五百
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流周二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
之內爲流也
延平周氏曰千里之內曰甸即五百里甸服也千里言其方五
百里言其面於侯服言采則見荒服之有蠻也於荒服言流則
見侯服之有諸侯也
長樂陳氏曰甸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
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王之所自治
也采者於此有采地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有事也流者流罪
人於此也侯服近故擧其內者則凡服之在內者可知荒服遠
故擧其外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周官大司馬千里曰國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以至男采衛蠻夷鎭蕃爲九服其大槩
與禹貢同唯蕃畿則在禹貢之外矣尚書之於六服或言侯甸
而不及采男衛或言侯甸男衛而不及采與此言甸采流同
淸江劉氏曰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
采亦當作蔡聲誤也
馬氏曰流者言其或貢或否流移之無常也天子治近者詳治
遠者略近則長之故服治田以出穀稅取美物以當穀稅皆責
其賦之入也遠則來之故其或貢或否流移之無常而無所責
焉然均是畿也然而禹貢則有納銍納秸粟米之異者亦有遠
近之節也均是采也而周官之於貢有祀甸嬪器之異者亦有
遠近之差也均是流也而禹貢之荒服則有二百里蠻二百里
流之辨者亦有輕重之意也
李氏曰采于侯服爲尤近流于荒服爲極遠九州擧內以見外
四海擧外以包內

盧氏曰此正夏法也夏之五服而甸服則在王畿之內周之九
服而甸服則在王畿之外此言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
知其非周也然王制言甸采流而不言其餘者亦從簡之辭也
無義理
劉氏彝曰規方千里之外謂之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故曰千里
之內甸服五百里之外有侯服侯服內之百里謂之采侯服五
百里外有綏服綏服五百里外有要服要服五百里外有荒服
荒服之內有流王制曰千里之甸直言其於二千里之流蓋言其自
近及遠皆天子化域之內無有不被其聲敎者爾
眉山孫氏曰禹制天下爲五服王畿與焉所謂侯綏要荒是也
周公分天下爲九畿而王畿不與九畿即九服也所謂侯甸男
采衛蠻夷鎭藩是也其夷鎭藩三服在九州之外世一見各以
其所貴寶爲摯雖立是法而未嘗責之蓋來不拒去不追者也
其蠻服在五服之外亦謂之要服以要束爲義即後世之羈縻
也禹之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周之九服合王畿相距爲方萬
里若周之地倍於禹也豈周公變古之制而務廣地耶非也四海
九州山川地里萬古不易特政敎所加有遠近而制有不同爾
禹在堯時弼成五服其要荒二服亦在九州內而謂之要荒者
是其君長未能自同於華夏之國故聖人亦不能以待中國之
道待之也自虞夏以至商周天下之俗日趨於文昔之要服荒
服既革其蠻夷之習而自同於華夏之風禮樂制度合同於王
則覲會同不大異則聖人可不更爲之制而進之於見服采
衛之列邪周侯衛之間邪曰采服曰衛服義蓋如此其有未忘
夷蠻之習者則亦以政敎縻之而已此九州之地所以外迫四
海之地所以在禹則爲要荒二服在周則爲采衛蠻三服也泝
而上之禹之侯綏二服在周則爲侯甸男三服也禹之甸服在

周則爲王畿也泓而下之周有六服之外又有夷鎮藩之三服則以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海外之國甸服王化故也或問曰五服之制凡五百里而有一服禹制與周制同也子謂禹之侯綏二服在周爲侯甸男三服禹之要荒二服在周爲采衛蠻三服豈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而相距千五百里耶何不相侔若是也應之曰里以步計而步有不等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云按禮周以十寸爲尺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以王制及鄭氏之言推之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當相距千二百五十里然則禹之甸服規方千里王城在其中是四方各五百里也禹之五百里較周之五百里則差百七十五里此甸服一方之所差百七十有五合侯綏二服之所徑千二百有五十是爲千五百二十五里是以在周得爲侯甸男之三服也又要荒二服之所徑在後世亦爲千三百五十里而後出九州之界益廣則所增奚止百五十里是爲千五百里有奇是以在周得爲采衛蠻之三服也至於夷鎮藩之三服在九州之外非禹迹所及無庸論也由是言之禹之五服王畿與爲相距以爲五千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合以王畿相距爲方七千里而地不加多其制雖殊其地實一孰謂周公變古之制而廣闊地耶問者又曰夏周之制然矣有殷之時亦有五服之制乎應之曰以傳考之殷亦有五服特以五百里爲一服祭公謀父諫穆王之語豈非殷制乎其言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所謂甸服侯服因於夏禮也所謂賓服則周五服在其中也所謂要荒以四夷去中國近遠爲序也非殷五服謀父何以得是五者之名乎邦內甸服而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荒服者王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信矣其爲殷制也王制所載曰甸曰采曰流是記殷制而不及五服也武成所稱邦甸侯衛駿奔走亦謂殷畿內諸侯及賓服之君助祭於周也且祭公謀父周公之裔也舉先王之制以諫其君宜若用周禮乃以王畿爲甸服何也韋昭曰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制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韋氏之說善矣而甸服實始於禹其由禹功萬世永賴故歟商頌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殷人責諸侯朝貢惟以禹績爲準周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是周人責四方之會同惟以禹績爲先也然則殷五服周六服皆大禹底績之地而弼成五服之功故不可不取法於禹也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七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周官又三百六十

長樂陳氏曰大極元氣函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凡此天數也故曰天之數始於一終天之數得八十一先王之建官外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内則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天數故也大玄以一玄象一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家象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蓋大玄取諸大極而已故其數如此老子之書終於八十一難經亦止於八十一皆此意歟

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則取陽數之成也九卿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八十一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天子理陽道於建官之數每準於陽焉后治陰德亦以是爲數者特從夫而已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倍焉以周官言之大宰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旅三十有二人則中下之士互相倍可知而此不言者以陽數窮於九九故止八十一元士終焉若黄鍾律終於八十一數

馬氏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成數言之蓋百也此唐虞之制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夏殷之官則倍於唐虞之制而鄭氏則以此爲夏制其說蓋誤也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天子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故天子有九卿

山陰陸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則夏殷宜二百四十唐虞宜百二十而書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舉成數也所謂天子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有二十唐虞三代所不變者餘雖多稱事爲之非其正也故經所言其數止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三方三公皆天道者也九州九卿皆地道者也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之與大夫元士皆人道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鄭以爲夏制以周官三百六十此百二十而明堂位殷官二百故云夏制然以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則此此官數爲少以書夏商官倍是爲二百則此此官數爲多是夏之官數與此亦不合鄭何據也且王制鄭皆以爲殷此獨云夏首末已自外戾況又數不合乎可疑也

劉氏彝曰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衆故三公所以論道經邦佐天子理萬機調萬化國有大事而有大典作大利害則有卿焉等而下之或典禮祭或任簿書此九卿則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大夫也然與明堂位不同者蓋上古之時事簡則官亦簡後世事日益多官日益衆王制雜舉三代之制亦有不同明堂位特舉成數而言之耳

講義曰官之因革不既不易於世也孔子聞郯子之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答北宫錡之問謂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然則此經所載及書之周官與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其不同者亦各舉其大略不必切切然求合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内之三卿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耳夏之大國謂公與侯殷周大國並公也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周則侯伯也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鄭注或者是又爲一說謂畿内之國唯置三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内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崔氏曰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二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是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注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小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又冢宰云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

石林葉氏曰説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是謂三卿以理考之諸侯南面之君莫不有天道也嫌於上逼天子則不可以立天官制節則令自己出謹度則禮皆上制故不可以立禮官君有道變法而臣以死守法不可以立刑官雖然富而後教教而後刑先王不易之法也司徒所主者地道既有以教之則禮在其中矣司馬所主者國政既有以正之則刑在其中矣司空所主者國事既有以富之則教在其中矣三卿足以具六官如此而魯作三軍者三卿也季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季氏盡征之此三軍所作非歸於公室而歸於陪臣則春秋之所譏也至於小國則所治者寡而其臣屬不備故止立二卿豈有司徒司馬而無司空者歟

長樂陳氏曰方伯之國必立之三監諸侯之卿必命於天子者以其專征於一方制節於一國不可不防之也周官邦國設其參皆三卿也此小國則二卿蓋非周制歟下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官則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皆非周制故也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下卿之禮而還則國高命於天子者也籍談曰華伯非命卿也則華伯非命於天子者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也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以其強弱之勢異故也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則合治大夫士則分職故卿數與禄以國之大小爲差大夫士之數與禄則同焉而已於大夫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爲上大夫也於士言上士則知其中下也

嚴陵方氏曰受命於天子者爲尊受命於其君者爲殺此降殺之別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各居其上之三分見之

廬陵胡氏曰鄭謂此皆夏制今案周禮凡三等國卿大夫士之數悉與此同又春秋周法也魯季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三卿也曾子問亦明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又冢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也則此通周制鄭必以爲夏官何哉

李氏曰周官大宰職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施則于都鄙立其兩參即三卿也伍大夫也殷上士也輔庶人之官者也兩二卿也司馬職曰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爲之則知雖畿外之小國猶一卿命于天子也三卿皆命於其君者畿內之國也蓋六命賜官則得以自命卿矣畿外專大國次國以見小國畿內專公卿以見大夫理或然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蓋魯是大國也故得三軍然則春秋何以書作三軍蓋譏其益一大夫也

山陰陸氏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非脫誤者畿內之國二卿爾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挾蓋言是之法多如此按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則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可知一命不言不過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一國之官皆受於諸侯而其卿必命於天子者有微意存焉國有大小而下大夫上士之數皆同何也國雖有大小其公職之屬各有條目而不可闕此大夫與士之數所以同也皋陶謨於有家言三德於有邦言六德於天下言九德是有邦雖殊而用六德之人則一也周官小國之士不命此於小國亦言上士者雖不命而其等亦有三也

東萊呂氏曰國家封國八百固是小大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亦便未能兼并得其中自有控攝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王甚多如此非一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永嘉徐氏曰古者建萬國親諸侯聖人觀地上有水之象爲之非其不得已也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賢建德與之共理其維之有法其御之有道聖人所以與天下爲公而非私其力以爲已也試觀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外非有輕重而又更出迭入爲之諸侯不得以久其權也列國之卿命于天子王臣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歲貢士實在王都諸侯又不得私其人也聖人封建之大權其內外相維可見於此矣且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君命之者也大國之大者宜專其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制大邦假小國之意深矣自周之東上失其柄而權綱不收諸侯擅自廢置無復王制之舊既僭用三卿矣而復制左右以擬三公是實備王官之制也其後齊魯鄭三國皆有三卿致之周禮大國之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是雖天子所命之卿而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不請於王者多也唯魯之單伯鄭之祭仲說者以爲命大夫也齊高國管仲所謂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爲天子所命之卿外是私自立者相環也至於晉其僭王制甚矣晉爲伯主多置羣官而天子之命卿其名僅存耳卿以軍將爲名而三軍之制一軍有二卿其將若佐皆卿也此之戰實備六卿至於司馬司空反位大夫之列不復卿官矣故魯侯賜服而三帥以三命而司空健與軍尉侯奄均受一命爾是六卿皆三命也則晉僭王制而廢命卿豈不大可誅乎命卿不出於王而戰國之世周王乃命韓趙魏三卿爲諸侯然則非晉之壞王制乃天子自壞也漢初藩國大者其官制至同漢朝亦甚無別然二千石以上漢自爲置而國事皆隷於傅相侯王不得私自置也文帝之世賈誼方憂之曰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多徧置私人誼可謂善識封建者矣當文帝時淮南厲王逐漢所置二千石而請自置帝實許之毋乃壞其法乎其後七國之叛衡山淮南之亂大抵皆私自置官也自武帝後得仕京師而諸侯自私其人矣大非古昔天子命諸侯貢士之意也唐藩鎮之亂亦以節度留後皆得以辟置如烏重胤之羅致石

温二生畫眥之碎辭退之蹶弍之碎杜少陵其賢其名既歸之而
怙强負固者又得以私蓄黨而終成藩鎮之亂若唐亦不識內
外之勢矣　國初收上英雄鎮之權而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
錢穀雖所以制其財而實發杀之也其可謂善審天下之勢矣
劉氏彝曰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國之諸侯其
富足以抒天子其制度足以擬天子驕奢易萌僭侈易生儻使
權柄一出其手則馴致於陵其上者未必皆諸侯之罪亦上之
人無有維持之也故京城不度所以啓叔段之不義下堂而見
所以見周室之不競故知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上之理
三子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王者之制於大國則必致其君於
小國則必致其畧盖以此也大國三卿若可命矣而必出於天
子小國之卿宜出於天子之命矣而聽於君何者盖小國之勢
其權其方可以潛削而默制之而大國之君則當杜其兆而塞
其原也是以五等雖同而大國則一受命於天子也
金華邵氏曰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
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次國則處乎大國小國之
間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夫
者以上大夫即卿如前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言上士而
不及下士者以中下之士有時而闕如前所謂其有中士下士
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
之事每一州三人三八二十四人　崔氏曰此謂殷之方伯皆
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
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為三監故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
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亦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
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
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
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者為武
庚也與此別也
嚴陵方氏曰方伯専征於一方其權無以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為
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為率者則與三公同義
不使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
制於方伯故也若書所謂三監名義雖同而人則異焉
馬氏曰周官曰天子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牧之下
又立監所謂三監者是也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八州八國總
而為二十四人所以佐方伯統領諸侯之治也三監之祿則視
諸侯之卿其爵則視次國之君其祿則取之於方伯之地為方
伯之佐也
山陰陸氏曰武王立武庚於邶以管叔蔡叔監之謂三監所謂
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也管蔡二人而已則三監蓋不必備然
管叔受鄘蔡叔受衛所謂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者此之類也
周官曰建其牧立其監然則武庚二王後其上公歟蓋九命作
伯者也知然者以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知之
也鄭氏謂二王之後不為牧不知何所據而云爾
延平周氏曰方伯專征伐者也監以大夫有微意存焉
劉氏彝曰天子之於大國諸侯何其拳拳不釋焉三卿之命諸侯
不得而專皆出於天子矣又使其大夫為三監監其國蓋天下
之患當制其始始之不制終將若何故隄防益密法度愈詳不
如是則不足分其權也不惟此也諸侯之征伐固所以捍外患
而御外陵必天子賜之弓矢然後敢征伐諸侯之生殺固所以助

天子之賞書訓曰必天子賜之鈇鉞然後殺今也諸侯之賞而
大夫有以制之有以見天子之尊矣
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
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
之微意也黃帝設左右大監則總察天下不過二監耳其所謂
二監即唐虞四岳商周二伯之任也周太宰之職曰建其牧立
其監大槩可見者如此而條畫之詳無所考先儒以三公之孤
四命者當之要亦一人耳大國三卿而其二命於天子故管仲
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孤者王朝之所遣二卿則大國之所
置而必出於王命謂之二守亦曰助天子之耳目耳是所以為
三人歟若管蔡霍為三監雖以監殷意其亦仍舊而置耳武庚
既誅殷民又遷則無復可監矣然康叔猶以司寇受封而嗣為
是職曰王啓監厥亂為民又曰自古王若茲監其所從來也蓋
古而非今矣司寇王朝之臣也而被命以監衞則為諸侯之長
故黎侯寓於衞而責其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時周衰衞弱
黎人猶以是望之則此制常存人自不能舉耳推此則為監者
不必專遣大夫諸侯之賢為王臣者亦可就兼之諸侯為監則
他國亦必聽命而方伯連率又不必特置歟然則邦國之建牧
立監殆謂在邦國之中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鄭氏曰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外諸侯有功
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及外
諸侯父死嗣位之事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國
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故直云祿也有罪乃奪之公
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
是也此父死子祿者不言九十三國之數言縣內夏法也殷周
亦然畿內諸侯父死稅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
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襲父位故下文云視天子之元
士以君其國畿內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
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
勞效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
嚴陵方氏曰內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伯子
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內諸侯臣道也止養
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焉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
大夫不世爵蓋謂是矣
馬氏曰天子之縣內所以待有德也有德者必有以食之而食
之則不可以不繼世而必有世祿之法也外諸侯嗣也所以報
有功可以繼而有世守之法也天子縣內有待德之臣不可繼
故尹氏世卿而春秋譏之也外諸侯所以報有功可以繼唯寓
公則不繼世然而天子之縣內所謂之諸侯祿者蓋天子三公
之田則視公侯卿則視伯大夫則視子男元士則視附庸而有
德可以使之出而為諸侯若韓侯之類是也外諸侯嗣也而
有功者可以使之入而為公卿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長樂陳氏曰卿大夫之於采邑猶諸侯之於國故采邑亦可謂
之國上言縣內九十三國是也采邑可以謂之國則卿大夫亦
可謂之諸侯此言縣內諸侯是也禮卿大夫出封加一等諸侯
入臣或降一等鄭武公以伯爵入為司徒則是七命而降之以
六命也命之升降不同以其勢之伸屈異故也世之祿嗣不同
以其功之厚薄異故也蓋外則有功之所封不世嗣不足以崇
其德內則佐王而已不世祿非所以稱其功故外者必嗣不絕
功臣之世也內者必祿不棄賢者之後也禮曰諸侯有國以興

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言國則嗣可知言采則祿而已然卿大夫固有常數而采地固有常地使其身死而繼之不絕何采地之可食耶

李氏曰古者生財有道用財有禮故仕者世祿而有餘也雖然未嘗不教之使盡其材致其美以見於事業唯其有祿也所以異于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唯其有放黜也所以異于官人以世者也

石林葉氏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爲諸侯也內以世祿爲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爲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然則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爲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與寰外諸侯異者何哉先王爲官擇人不以私愛公功不可忘報故其祿以報功官不可以非賢故不世其位爲官擇人公卿大夫選命賢者爲之不以父兄故而私授之也以父兄故而世其官則非公選矣有虞之時賞延于世所以報功至於殛鯀興禹亦不以父之惡而廢其賢唯其公而已矣三代之際皆以世祿寰之內諸侯不世爵而外諸侯則世爵內諸侯何以不世非賢不任也外諸侯何以世蓋繼世以象賢傳國以報功也殷人貴富而尚齒者謂臣能世祿曰富以見殷之大夫亦世祿也自紂官人以世不問賢否皆嗣其位而不易先王之官始壞矣周之興也文王治岐仕者世祿而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忠厚之化雖周士皆世祿也裳裳者華之詩作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世祿亡矣

然周之制畿內之地有功者與之不令世有至於畿外之地則容或世嗣矣溫畿內之邑也成王嘗以封蘇忿生矣襄王又以賜晉文矣晉復以與狐氏陽氏而後及郤氏蓋王官之大邑畿內之采地亦不使無功者得以世守也至於諸侯之大夫其有功者得世其祿官有世官則有世族是也無功則奪之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是也苟有功則不奪之矣春秋之時卿以世襲不復計功矣然其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其名不書其世以其未賜族也自後盡不擇人世執其柄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蓋譏世卿也卿既世襲權移於下馴至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則內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漢之封國有山河之誓諸王列侯襲父故爵外諸侯得以嗣守也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子一人爲郎然不以德選至哀帝時始除其令亦謂其官以世不以賢而不以私愛害公選也唐太宗嘗欲功臣並世襲刺史使後嗣長爲藩翰而長孫無忌固辭而遂止時于志寧亦奏古今異時非久安計馬周論亦不宜功臣悉藩國世守其政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蓋時世異變雖外諸侯亦不可使世其官也天寶以後地分於將領而藩鎮得以世襲遂使自辟其人自擅其兵唐卒以此召亡 太祖皇帝懲五季之變遂與趙普議削藩鎮之權而制其錢穀收其精兵自李彝興馮暉折御卿之外餘皆不使之世襲蓋深識時變者矣

劉氏曰封土有定法故先王嚴內外之辨本強則國安故先王有祿嗣之別畿內而封諸侯以嗣則天子之公卿大夫何以祿養畿外而不封諸侯則藩屛翰焉得其人故內之諸侯則惟食其采地外之諸侯則得以世其爵也

武夷胡氏曰隱三年書尹氏卒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
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以氏書者志世卿
非禮爲後世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
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
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
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
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氏曰自畿以內皆天子所有也豈人臣之所專凡內之受國
者止於食土之毛而已而不得世有其地自畿之外固諸侯所
共也豈天子之所私故凡外之受國者非特食其地之所出而
又得以世嗣焉豈固先王輕其內而重其外哉以謂內之諸侯
使之有其地則無以統於一而強天子之勢矣外之諸侯不使
之專其國則孰能勸於王而相與以安天下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
國之君不過五命
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
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
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孔氏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以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
謂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而著袞
冕故云一命卷九命龍卷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
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則雜記謂之襚衣也此則禮緯九賜
之衣服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皆王者之制於此特言制
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故記者特云制也卷字周
禮及覲禮皆作袞鄭注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皐陶
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此六者
皆畫於衣宗彝七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此六者皆繡於
裳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
彝取其明尊神明也而冕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
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
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
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
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衣法天故章數
奇裳法地故章數耦引周禮司服文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引
此者證三公一命袞也然則此經三公一命卷謂周制也周以
前則山在袞上不得云一命袞也
長樂陳氏曰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蜼彝
也粉米米聚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
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
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
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
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
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
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
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
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觀周禮稱袞冕禮
記稱天子龍袞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袞而不言山則升龍
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毛物虎蜼也五章
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

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王之三公在朝則八命而服七章之毳冕及其出封加一等乃賜之以九章之袞冕袞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也凡以有制存焉爾故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詩言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謂是矣以八命而加一命則九命矣故曰不過九命不過九命與命所謂以九為節者也不過七命則與命所謂以七為節者也不過五命則與命所謂以五為節者也
馬氏曰加之以卷者言人臣之極也賜可以加而命不可以加周官所謂唯賜無常是也然則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三公亦得以服袞者蓋其服袞則同而其旒數則異也故三公有降龍而無升龍
山陰陸氏曰侯伯七命若加一命則為州牧又加一命是為州伯牧亦伯也皆九州之長知然者以周官乃施典於邦國曰建其牧立其監而王制云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知之也牧八命也九命則謂之伯伯正名其為長蓋上公一命卷者也然入天子之國亦曰牧避二伯也牧八命而冕服七章建常七旒猶三公八命服毳冕卿六命服毳冕牧雖八命即為方伯猶賜秬鬯秬鬯九命之賜也故王季為州伯詩曰釐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以謂九命然後錫以圭瓚文侯之命平王錫之秬鬯圭瓚孔安國謂平王命為侯伯
李氏曰陽中則動以變故易于震為龍陰極則靜以止故于艮為山龍取其變也山取其止也臣職常者也三公入于王朝則全于臣故服袞冕八章而其章以山為首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是也君制變者也上公出封于外則全乎君故服袞冕九章而其章以龍為首周官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三公袞以山執以璧上公袞以龍執以圭其義一也
卷龍袞也以其能見能躍能飛其神也其屈也皆不可知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制也於袞而特言之者以衣服制之顯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者以日月為之運星辰為之紀其施於人則仁而已無為而仁者道也仁而不可知者龍也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凡此皆以象天德也天德者陽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者虎蜼之象也何以知其然以禮謂之彝而鄭氏謂之虎蜼鄭氏必有所受之是以知其然也虎者義也蜼者智也蜼能以尾塞鼻而禦雨而患其能達於禮用獨時能變此所以為智也為虎又象之於宗彝者以其養宗廟為大事也其清足以自潔而可薦者藻也其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飪者火也米養人者也粉之則其利散而均於養人而已不足以為道必有以裁制之斧者所以為裁斷也施裁斷不可以無辨黻者辨物之謂也其位在東北陰陽於是辨焉凡此所以象人德也人德陰也故絺繡而在下五帝之德同乎帝則其乎天德故三辰為上而龍以仁次於山火以明次於藻三七之序應乎人則其乎人德日月星辰既登於旗則冕服不可不法乎天道故龍以變化不可知而登於山火以明而有功則登於宗彝然則舜之冕服盡於十二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此言三公一命卷者其人在內八命而出封加一等則從九章而袞冕也蓋三公近於天子而爵位盛大其德無私其仁足以長人而藏於不可知故袞冕自龍而下九章如王之服卿在內則六命其出為侯伯之君則從七命而鷩冕卿雖爵位次於公而為諸侯伯則其仁亦足以長人以其顯於可知故鷩冕自蜼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大夫在內則四命其出為

子男之君則從五命而毳冕大夫雖帥人以智而進退以我故毳冕自藻火而下五章加侯伯之服凡此諸侯之冕不純乎臣道則以衣之在上者爲主若大國之卿三命而巳其道苟足以養人則可以輔國故絺冕自粉米以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小國之卿一命而巳其德苟足以辨善惡則無枉巳而仕故玄冕自黻而下如卿之服凡此諸臣之冕皆純乎臣道則以裳之在下者爲主衣在上所以象乎陽其色用玄玄則赤而兼黑陽以陰雜之也裳在下所以象乎陰其色用纁纁則黃而兼赤陰以陽雜之也玄者北方之屬天道在北則寂然不動而纁者南方之屬天道在南則有爲以與萬物相見形而上者寂然不動而出於無爲故衣用玄所以尊道形而下者有爲以與萬物相見而代有終者地道故裳用纁所以下功諸侯有時而在人上則主乎道而體天雖其在內嫌於外逼天子故其命以八以六以四則從陰之數至於在外者有君人之道故其命以九以七以五則從陽之數諸臣無時而不在人下則主乎功而法地唯其法地雖在內而言陽數則無嫌於天子在外而言陰數則亦無嫌於其君無嫌疑者以其位卑也故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然周官言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與此異何也蓋古者孤卿大夫雖有常名而其職固有相通者矣以其相通有孤而兼卿而大夫爲之者周官詳於其職故舉上以及於下王制略其兼官故舉下而見於上猶之孟子之言卿大夫元士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其制爲略王制則兼三公附庸而言之其制爲詳不害其意同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設官以制其爵以五其命以三自上公九命至於子男五命品級甚嚴寸而不可亂自上公衮冕侯伯驚冕至於子男毳冕侯伯其數亦而不可越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司服自公之服至子男之服所衣之服必從其命其命不差則其服不僭先王所以正名分而章服采也故嘗論衣服之制自黃帝堯舜取諸乾坤以爲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爲上下之服非私自創立之也夏殷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以下十有二章蓋會天地萬物於一身以照臨百官文采物色靡一不備而皋陶謨所載五服五章以命有德謂之天命自天子十二章至卿大夫之三章其別爲五如天造地設不可紊也公之衮冕其章數同於王而其旒數則異故上公之衮無升龍而旒則以九固自有等殺也豈曰公之服與王同而得純用之無所等倫於其間哉自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禘祀用衮冕爲魯僭之端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東遷之始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周而無衣之詩作始曰無衣七兮次曰無衣六兮蓋晉侯國臣無七章之衣而固不敢上擬侯伯驚冕於六命之服而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否也其猶知存王制也其後晉文之伯周之策命爲侯伯而賜之大輅鷩冕之服則是猶出於王命而不輕以禮假人也當魯僖公之時尚存諸侯命有三等之制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一等於是有以衮斂蓋子男加一等則服上公衮冕之服是出於上之特恩而諸侯不敢私僭也豈非西周之澤未遠而制度猶未泯乎

三山林氏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絺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是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爲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纓之數耳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元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旂冕服惟九

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
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
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
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
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
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
別與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
足云豈有周制以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
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
七章衮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
衮冕衮冕者繪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者繪華
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
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
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歟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
則以衮鷩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
名之與牲用犢席用藁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
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在其中可見矣
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惟
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
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
則號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遂用其
說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
黼黻之制疑於至尊以逆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
無忌以帝祭日月服一元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

鷩冕服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它冕並廢者矣先王制禮必
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于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
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
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
山登於郊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
陽說乘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
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
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
哉
講義曰周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
其出封皆加一等鄭氏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然則三公九
命次國七命小國五命可知矣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鄭氏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
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
大夫一命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大國
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
次國之卿一命故鄭云互明之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
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
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
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是大夫皆同也此夏
殷制案周禮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
過三命亦謂孤也其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
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
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

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爲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

嚴陵方氏曰大國對下卿上卿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則不及上中者以其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則上中下之所當而與此不同者位雖隨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故也典命上異者臣之命又與此不同者此非周制故也故此命不及於士焉蓋爵出於命至周始列士於爵故也夫命者禮儀之等數受制於天子之名也以貴賤有常數厚薄有定分猶天命焉是以謂之命也

山陰陸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皆次國之卿者以命數與大國同稱與命所謂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是也然則周官子男之卿再命今此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者蓋畿内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同義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内之國二卿歟是也

李氏曰周官典命職曰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士不命其大國所謂諸侯之國而其小國則所謂庶方小侯之國歟

講義曰以卿考之大國次國小國之卿皆有上中下三等之別其大夫皆有上下二等之別至於命數之多寡則三命再命一命是已故記者略其略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由是推之則大國之上卿三命中卿下卿皆再命次國之上卿再命中卿下卿皆一命小國之卿與上國次國小國之大夫皆一命可不言而喻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爵謂正其秩次祿與之以常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官其人必先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雖考問知其實未明其幹能故任以事事文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嚴陵方氏曰民之有材猶木之材也欲授之以官可不隨其人才而用之乎然一人之知識固不足以盡其大小之論也可不與衆而公言之乎故必先論之後又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皆蓋辨之然後定使之者不必官之任官者不止於任事皆重輕之別也此特言民材而已後則進士之賢者焉其官所以不同

馬氏曰凡民之材有小大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觀其材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事也才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爲公卿才足以充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爲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下則祿亦有厚薄任者視其爵祿之高下而祿者稱其爵之等差也故曰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凡此皆所以官民之材也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至位定然後祿之亦與此同意也周官曰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所謂德者即賢之謂以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蓋國

中之士與養萬民之士蓋有以異也論國中之士其法則致詳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法則致略故三年然後論之雖其考校之法有異而其論辨之意則同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官民材論之出於衆使之出於獨任事然後爵之則以爵稱材位定然後祿之則以祿稱爵論使當其賢則在下者無妄進之濫爵祿適其宜則在上者無妄施之失下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與此不同者任事然後爵之能者也任官然後爵之賢者也此言官民材下言論進士之賢者則賢能之辨可知

石林葉氏曰人之材或成其為賢或成其為能必論其所長而使之論所長而既別矣入而使之長民而民化出而使之治民而民安則可以任事矣既任事而後爵之以公侯伯子男之位大夫士之位位既定而後祿之以百里七十里之田雖然不可不與士共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古之君子審克如此而必與士共之者以士上足以兼大夫而下至國人者也

延平周氏曰使之故任以事爵之故其位定使之則固有稍食而所謂祿之者言采邑也

廬陵胡氏曰論謂物論自古用人必采公論以辨別當否任事然後爵之所謂試可位定謂材稱其位公論翕然安矣然後祿之末世位不定而尸祿者滔滔皆是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七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八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鄭氏曰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孔氏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既與衆棄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於塗不與言放逐棄去不得及以政教之事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爲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鄭引虞書謂經屏之四方量其罪之輕重合所之遠近而居之也引周墨者守門以下明周家畜刑人與夏殷異也

延平周氏曰衆不足以知人可以知人者士而已故爵人則與士共之刑人則與衆棄之孟子言國人殺之而不言國人用之以此

長樂陳氏曰爵人於朝周官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授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也刑人於市周官鄉士遂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書之洛誥與祭統言爵人於廟不於朝周官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而不於市者命之於廟未嘗不論之於朝親者在所隱不可慮之於國人凡此皆

罰也
嚴陵方氏曰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也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衆之所會故言與衆棄之以有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棄士者共下以棄乃相備也凡此以見人君之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故爵自小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衆矣於公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別也至於士則又不嫌於不能養特過之而弗與之言而已弗故生者使然爲故弗故生則不使之生之謂也
馬氏曰爵者天之所以命有德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人心從則天意亦從故聖人之制爵刑不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與衆共之也此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同意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士者其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弗與言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屏之四方亦弗戮也自暴者先王亦從而暴之故不及以政亦弗生也然則好生者聖人之大德而自棄自暴者不足與有爲也不足與有言也
李氏曰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蓋撻之將以達之使遷于善是所以戒之使遠于罪故曰欲並生哉至于流則不欲其生矣故曰亦不故生也流止于不故生至于放則棄之而不得以生矣
石林葉氏曰公家不畜者亦不以國藏惡也大夫弗養者亦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亦不以身親惡也
廬陵胡氏曰必共之者合公議也岳牧咸薦舜是也必與衆棄不私殺人也亦弗故生先儒云不欲其生也夫舜時五流即此屏之四方也舜亦不欲其生乎如使舜不欲其生意在殺之安得爲好生之德哉以經意求之所以困苦之者亦若弗故生欲其改過乃若聖人之心則未嘗不欲其生也
劉氏論曰君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天之雨露雷霆也福善禍淫天之賞罰也與善去凶人君之賞罰也天豈能日求天下之善惡者非福之人君亦豈能一一賞罰天下之善惡哉亦取其尤以示於衆而已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君子聚於朝故爵人於朝衆人會於市故刑人於市以此見人君之喜怒非一人之私爲刑人者人君所以懲惡衆人所棄故公家及大夫士皆遠之惟其所之言流放寬逐任其所往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鄭氏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案聘禮記曰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鄭知小聘使大夫也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云晉文霸時所制也又案尚書云五載一巡守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虞夏歲朝也其聘問無文可知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是各以服數來朝也
長樂陳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朝其聘於鄰國之禮蓋亦如此故聘義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

相問殷相聘是也書與周官先言朝而後言巡守朝于京師者
也舜典先言巡守而後言朝朝于方岳是也此言一朝而繼之
以五年一巡守者則朝于京師明矣五年一巡守者虞夏之制
則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亦明矣　又禮書曰輕財重禮交人
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爲
義可知矣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既成
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言殷聘禮
也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
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小聘之問雖不饗有獻不及夫人主人
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然則小聘蓋亦
卿爾以其與君爲禮也鄭氏曰小聘使大夫其說無據聘雖有
國者之禮而其下亦有焉故凡聘女曰聘問人曰聘是也春秋
書王臣來聘八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或稱名或稱字或稱
弟或稱公子或稱公孫或稱人或不稱氏或不言使其褒貶輕
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
嚴陵方氏曰朝必以五年爲節五爲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
有天地之義焉故其朝聘巡守皆取數以五爲節焉言諸侯五
年一朝而繼之言天子五年一巡守與周官先言五服一朝而後
言乃時巡同義疏數雖異先後之序一也聘義言天子制諸侯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於天子言一於諸侯則不言者蓋天子則
一而已諸侯之衆其相聘不止於一故也巡守四方亦止言一
者自天子言之也
馬氏曰唐虞之制則五服以一服侯王而以四服遞年而朝書
曰五載一巡守而羣后四朝至於周則六服歲朝各以其服而
來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守以此推之則五年
一朝者疑其殷之制也說者以爲晉文公之制蓋非是也王制

者記王者之制而以爲霸者之制可乎
山陰陸氏曰五年一朝謂諸侯既更五年一同至京師所謂大
朝會是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春秋傳曰明
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
會而盟以顯昭明歲聘即此所謂小聘間朝即此所謂大聘或
言朝或言聘其實一也再朝而會即五年一朝再會而盟即五
年一巡守
石林葉氏曰康成以大聘與朝爲晉文伯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
歲朝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攷之固如其說豈當時
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爲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歟至於五年
一巡守而又與周異者以虞氏之世法始成而未備則脩五禮
而巡守歲數周之世法已備而[illegible]綴既悉則脩法則而巡守歲
疏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爲限而王之巡守以十二歲爲期
臨川王氏曰孔氏謂虞夏歲朝以尚書考之恐無此禮巡守則
朝于方岳之下此謂五年一朝疑即是方岳之朝也
廬陵胡氏曰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云虞夏之制諸侯
歲朝也然鄭說孝經及熊氏說則皆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
子亦五年一巡守今考鄭意蓋謂舜時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
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歲一朝也鄭說
合矣孝經註及熊氏說非也然鄭謂此大聘朝晉文霸之時所制
則非矣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
五歲而朝故鄭據以爲解不知子大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
法非朝天子也況文襄身不肯朝京師豈能令諸侯朝天子乎夫
襄王狩于河陽晉文帥諸侯朝于王所而已不朝于周也然則
鄭說誤矣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

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
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鄭氏曰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
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嶽也柴祭天告至也覲見也就見老
人也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
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同陰律也
孔氏曰自此至用特一節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絀陟之事
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正謂虞也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
守也案白虎通云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
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周十二
歲者象歲星周也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云周十
二年也歲二月者皆以夏之仲月律曆當其中也二月八月又
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岱者言萬物相代
於東方宗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也燔柴以祭上天而後
望祀山川覲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覲禮云諸侯覲於天
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註云王巡守至
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到方岳見諸侯之
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岳於道路有百年者則亦
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
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
就見之也大師是掌樂之官令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
善惡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
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
以觀民之好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僻之物是欲知君上善
惡也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
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

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
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小異而
意同也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鄭恐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
之
中山成氏曰天下廣大四方隱僻南面之君多行威福恐其不
奉天子之制度故有巡守亦憂民之至也
長樂陳氏曰巡守之禮凡大山川於其所至則望之故時邁言
巡守告祭柴望也於其所過則祀之故般言巡守而祀四岳河
海也柴望先於覲諸侯尊神也見百年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
尊神而後貴老貴老而後觀民事之序也陳詩以觀民風則觀
其所習納賈以觀好惡則觀其所趣然民風有厚薄好惡有邪
正特言志淫好辟者以所觀者爲淫辟故也陳詩納賈所以觀
在下者之所尚考時月至於制度衣服所以觀在上者之所行
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所以齊人
道也蓋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時於月則考之於日則定之是
考之於旣往定之於將來也言禮與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衣
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間尤在致詳
故也　又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
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
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方與山
川異王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望郊
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
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
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
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

幣其玉兩圭有邸其服希冕其位蕝以纤之而植表於其中周
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
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同姓
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嚴陵方氏曰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未必人人稱職也
故五年一巡而省之巡守者巡所守而已蓋諸侯亦猶守天子
之土亦所以守天子之法天子巡之將以脩其法而已天下之
法至周詳矣方虞夏之際其爲法尚未能詳故其脩之宜數也
春曰東方而東巡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仲月者以見巡守
之禮無過而不用中焉五月八月十有一月巡守其義亦若是
而已岱宗者以其易姓則升此而告代故謂之岱以爲五嶽之
長而衆山之所宗也故稱宗於東言岱則知南之爲衡西之爲
華北之爲恒矣巡守必居方岳之下者依名山而居使諸侯知
所禮故也柴而望祀山川即時時適四方巡守告祭柴望是也以
天之高故燔柴以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所以告至
而已問百年者就見之所以乞老者之言也詩所以言志風所
以從上詩言是采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
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志淫言所志之淫好辟言所好
之辟民之所志所好不必皆淫辟然止以是爲言者蓋觀之所
以防其淫辟故也賈即價也王者必班曆以一天下正朔故巡
守則考時月焉作曆者不能無朓朒及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
巡守則必定日焉蓋考之慮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律有陰陽
禮有隆殺樂有倡和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
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於天子而已同出於天子則止於一故
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故也

馬氏曰蓋先王巡守之所至必以其所至而告天也故柴而境
內之山川又不可以不祭故望祀柴者因其達之以煙以其高
故也望者非即而祭之以其遠故也陳詩以觀民風觀其詩則
足以知其風之美惡也若觀唐之風則好儉可知矣若觀陳之
風則好淫可知矣賈者物之貴賤厚薄之齊也物之貴賤厚薄
無常民之所好則物之賤者貴民之所惡則物之貴者賤民之
所惡失其實則所志者淫所好者辟由其上之人無其道以禁
之也故命市納賈不唯俯有以知民之所好惡而仰有以察諸
侯之政也考時月定日者所以示其東作西成之事而恐差其
候也雖然曆象日月星辰者職者之事也然而先王巡守必考
時月定日者蓋先王頒朔於諸侯使諸侯受而行之巡守
而考定之者又慮其得之不詳而候之差也度量權衡者律之
本也而律者蓋度量權衡之所自出也於律則同之欲其有同
而無異也禮樂者先王之所以爲教而以一民心制度衣服者
先王之所以爲政而以一民行政教者在上者之所出而諸侯
則其法守而已故正之欲其有異而不敢同也

山陰陸氏曰東巡守至于岱句宗讀如宗祀文王於明堂之宗
異於郊丘尊而祀之之名也故曰於郊也故謂之郊天一而尊
故曰宗柴宗在柴上山川則卑而衆也故曰望秩秩在望下書
於言宗柴故言望秩於言類言禋故言望而已亦以此

延平周氏曰先言至然後覲諸侯神人之序也覲諸侯然後就見
百年之有道者貴賤之序也就見百年者所以訪時政之得失
既訪時政矣然後觀民風故命陳詩既觀民風矣然後觀民情
故命市納賈以觀其美惡好非其所好惡非其所惡則志淫好
辟可知矣而復言之者示其尤在所致詳也命典禮以考正之
者乃其所終始者也定於考爲詳正於定爲略

石林葉氏曰春從東而始至于岱宗柴告于天也望祀于山川

告于地也或曰望祀或曰望秩者秩其無文而祀其在祀典者也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與此不同何也蓋洪水之後民方出於昏墊而舜之攝政亦以其時為未平也日月有不合則協之有不齊則正之度量權衡有未一則同之禮有未備則脩之王制所言治世已平矣故時月無不合慮其不合則考以成之日無不正慮其不正則定以齊之禮樂衣服無不備慮其有變革則同而一之唯其洪水之後而其教詳故言度量衡在其中雖然舜不言衣服而王制特言正之何也蓋衣裳之備自虞氏始流及於三代則其文盛矣其衣裳備矣未見其弊舜亦不可得而正之及其文盛而弊也衣服有貳而民德不歸於一此所以特正之也

新安朱氏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不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守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永嘉徐氏曰時巡五載一舉其諸有虞之制乎有虞之時一歲之間周徧四嶽蓋舉后四年一見五年而徧矣故天子一巡其守也夏暑祈寒南巡北守而不厭其勞矣夫豈不能處尊高拱而坐撫萬國至於終歲勤動者所以省方觀民忘勢盡下廣民隱之未究也虞氏巡守之禮亦簡易而不煩其考制度有經其行黜陟有方因巡守之歲同其度量協其時月正其日脩其五禮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其考制度有經如此削其不敬者黜其不孝者不從者流之畔上者討之有功德於民者從而加地進律其行黜陟有方如此然而一歲而徧四嶽王通以為兵衛寡而征求少斯言得之矣不然不幾於病民力乎至成周之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十二年而一巡守者六年之間六服畢朝之後而後王始時巡一年巡一方也然周時禮制繁重若非有虞之簡易矣文物益備兵衛益多諸行師從雖欲盡一歲而徧之有不可得至其考制度行黜陟亦視虞禮有因革損益矣考之周官行人自一歲徧存三歲徧頫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脩法則十有二歲而後巡守之禮行焉則所以考制度者與虞異矣考之孟子論三王之地闢者則有慶田野之荒蕪則有責一不朝則黜其爵再則削其地三則六師移之則所以行黜陟與虞異矣自武王定殷之後蓋嘗巡守而告祭柴望矣祀四嶽河海矣至成王非無行人掌人之官以巡邦國而周官所載撫萬邦巡侯甸以綏兆民則知聖王勤民切至如此非因曰遊豫而已穆王周行天下轍跡徧于四海而周道衰齊景公欲觀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以求比於先王之觀而晏子為言天子適諸侯無非勤民之事豈徒為是逸豫以亂民哉秦皇登之罘上泰山以刻石頌德舟車所至覆危殆者數矣漢武三月之間周行萬八千里十二年之中徧于五嶽四瀆其荒唐益甚焉

長樂劉氏曰就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慢於其親采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瀆於其化觀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所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敢違於其時同其律度之程則民不敢輕於其信肅其宗廟之祀則下不敢忘於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悖于其中執其度之常則臣不敢肆於其僭賞其功德之懋則下不敢怠於其脩凡是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既躬迪之以為教化又就考之于四方以行絀陟此成湯所以建中于民而歷年六百也

李氏曰陳詩以觀民之志而曰風者蓋政出于法度者日月時歲之所能齊律度量衡之所能一風出于德性德性有厚薄覺

急先王不能一也要之不失其法度皆在善矣而其善不同故諸侯之詩無雅而有風詩以觀其志賈以觀其好有德教則民之志不得以淫故天子有正雅諸侯有正風有善政則民之好不得以辟故物之靡者必微害者必亡天子之於諸侯考其政教而已

鄭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徧歷四岳覲諸侯考禮樂制度正朔之外又就見百年者命陳詩以觀民風命納賈以觀好惡凡物之情僞俗之美惡政之善否民之休戚無不知也天子之尊其勤勞如此後世既不能如古之巡守而以州郡之守鄉邑之長爲親民之官漢世猶詔二千石出入阡陌勸農桑致勞來尚有古人之意

劉氏彝曰古者宣民情以詩自公卿大夫士以至小夫賤隷皆得以陳君臣之失故民有怨乎其上敢言矣而不敢怨敢怨而不敢叛何者其中之所以蓄怨含怨於詩皆得以備陳矣命掌詩之官陳詩以觀民風則下之情得以上通而上之有過亦可以自知矣納賈如周官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知民情之好惡民心之向背係焉天子觀此二者既有以自省諸己又有以察乎風俗於此則防民之淫禁民之辟皆可以次第舉矣後世禁民以言而民情壅焉而不通虐焉而無告奪民以利而耕者之不得食寒者之不得衣於是萬衆俟間一旦決裂疾視其上而賊其長吏者豈獨其民之罪哉下有言而不得上通上有德音壅慮而不能下達良由太師司市之官廢而民風好惡天子不得而知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亦悼詩亡之不可復見也王者之有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使家國異觀遠近異政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者凡欲其有所統一也況夫律曆之贏縮失其序則時月日律之失其度法度之不正則禮樂制度之失其當故堯之命羲和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皆此意也若月令之合諸侯制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乃飭司服具飭衣裳必循其故皆先王之不敢忘況當巡狩之時其可不揆而正之乎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鄭氏曰舉猶祭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

孔氏曰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鄭注逆昭穆如魯逆祀躋僖公也釋詁文云法謂法度諸侯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樊纓九就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

長樂陳氏曰不敬則無禮矣不孝則不仁矣不從與畔則不道矣無禮未至於不仁不孝未至於不道此所以削地而後絀爵絀爵而後流討也削絀流討而繼之以加地進律者退不肖然後可以進賢故也易大有先遏惡而後揚善詩巧言先如怒而後如祉鄉簡不帥教者然後論秀士樂正告不帥教者然後論造士皆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爲不敬不順其昭穆之序者爲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身孟子言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者豈非夏殷之制異乎神祇衆矣止以山川爲言者蓋諸侯之所守以山川爲大故魯頌言錫之山川經文言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天曰神地

曰祇此以山川爲之神祇者自其無所屈言之皆可謂之神自其有所別言之皆可謂明之祇也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特可易而已此淺深之別從可知隨而有所順畔則畝而有所逆言不從則未至於畔也特爲不從而已所以爲輕重之別也流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以法誅其誅焉夫巡守固所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出其孫謂哉有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此非加地於有功者乎樂記曰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此非進律於有德者乎

馬氏曰加地者益以地也進律者進以爵也夫有德者則進以爵而以律言之何也蓋律之猶言法也益以地進以爵皆以法而進之也若子男以五爲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此其所以以律言之也

李氏曰周官以八則馭都鄙而始言祭祀以馭其神經言五刑之罪而莫大於無親無法次之無上爲後此山川神祇有不舉不足以事神者也宗廟有不順無親者也變禮易樂無法者也革制度衣服無上者也其罪自重而至輕削以地未至于絀以爵絀以爵未至于君流君流未至于君討其法自輕而至重何也蓋罪之重者先王治之於其輕則不使至于重罪之輕者先王待之以重則使不敢犯其輕先王之流不從討不服非忽其無法辟其無上也以無法爲傷民故不得已而流之以無上爲亂民故不得已而討之周官司馬九伐之法則言其詳而其所謂削之者蓋削以地也所謂貴之者蓋絀以爵也杜之者所謂君流也正之者所謂君討也夫不孝不恭不順不服者固不可一日容于盛世而其正之必俟于巡守者蓋見聖人仁于用刑之意故巡守也始于論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聲音至於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而後王乃巡守其有犯王命者是亦不可赦矣先王之政已亡其餘澤已熄鄭人來歸祊而泰山之祀不舉魯躋僖公而宗廟不順杞用夷禮作淫樂而禮樂變易作丘賦聚鷸冠而制度革祭祀不舉而不能削其地宗廟不順而不能絀其爵變禮易樂而不能流革制度而不能討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石林葉氏曰王制所述多三代之制以三代方堯舜雖治天下無異道而教亦有不同者矣是以衣服制度上所以造治本也敢以其故而專革之是畔其君畔其君則伐之有辭矣是故其罪討禮樂自天子出所以飾治具也敢以禮爲常而變之以樂爲文而易之是不從其君不從其君則無以別於要荒之遠故其罪流至於宗廟之在其國以封爵而得立不能祀則不順乎

親也故因其爵而黜之山川之在其地而得爲之主不能舉則不恭其祀也故因地而削之黜也削也皆與功德於民其罪雖不均合而言之皆爲黜幽言也及夫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則所謂陟明也加地所以爲祿而祿則報功進律所以爲樂而樂則彰德昔常有功而報之以祿矣今以功愈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常有德而賜之律矣今以德愈脩而進之故曰進律先王一出自方而風俗厚薄周於人諸侯黜陟詳於上此三代盛時天子視聽不出於旒纊而四海見於一堂之上者得其操術也

金華應氏曰王制所記四巡之禮與舜典所載無甚相遠也然帝舜之所行者脩五禮輯五瑞復五器上下交際之儀溫乎其可挹也王制之所至則以削絀流討之罰嚴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凛乎其甚嚴也夫舜豈其全無黜陟

哉特其德勝而不深情夫法焉耳世之淳漓治之汙隆德之盛
衰於此可觀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
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
祖禰用特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孔氏曰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注云在奉高縣西北霍
山爲南嶽郭注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
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
其土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
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
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弘農華陰
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恒山上曲陽縣西北每五年一巡
守而歸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各用一牛故堯典云歸格于祖
禰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又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各用一牛也然則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殷用六周
用七也
馬氏曰自五月南巡守至如西巡守之禮其禮則同而終之以
歸格于祖禰用特者蓋言其巡守成徧而歸之必告于祖也
李氏曰田僕職曰以田以鄙則王之于都鄙未嘗無巡守而止
言四嶽之諸侯者蓋先王之於畿內諸侯也有祭祀以服其神
則山川無不舉祭祀無不順有禮俗以馭其民則禮不得變樂
不得易制度衣服不得革矣蓋聖人治之略則考之詳治之詳
則考之略所以致四海于一堂之上也
延平周氏曰歸必告于祖禰者事死如事生也牲特者約於事
神則自奉者可知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出必造乎禰及其歸也必假于祖禰出而
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
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
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下文言造乎禰而
已則不必用特也於用特而及乎祖則造禰之時不嫌於不及
祖矣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鄭氏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
守者以下別云出征也類乎上帝祭告天也鄭注五德之帝應
祭四郊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猶周人
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一總云五德耳宜乎社者巡行方
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云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乎地也造
至也謂至父祖廟也然必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
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
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災類社
稷宗廟是類爲祭名爾雅釋文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
社而後出謂之宜是宜爲祭名大祝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
名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
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　皇氏云行
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
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
尊者之命爲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
橫渠張氏曰類者與旅相似言既祭東方帝則東方山川百神
皆從而望祭所謂類者以一類祭也若非時有事於一方則止
以其方之百神從祭於一方之上亦可故亦言類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祝大師則先社而後造祖大會同則先造廟而後宜社此先宜社後造禰蓋言宜師之事歟然天子諸侯豈特將出而有是哉於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岱宗類于上帝是也於其所有事未嘗不告社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帝非不可以言造以類為主社禰非不可以言類以造宜為主 又禮書曰類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且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禰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烖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禬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為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烖則無類祭上帝非巡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柴詩言巡守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守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言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肆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嚴陵方氏曰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歸者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為天且以為降殺之別故也經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言正與此合

馬氏曰類者以其事類告于上帝其禮則略於祭天宜者以事之宜而告於社而其禮則略於祭地

山陰陸氏曰類見曰類旅見曰旅言上帝以為類而後可出宜言社以為宜而後可出

李氏曰類其禮有類乎正祭也宜其義有稱乎事也造造而告之也天神遠人而尊故言禮以致其敬地祇近人而親故言義以致其意乎祖禰則以生道事之而已故告以道其事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尊卑之序也泰誓曰受命于文考類于上帝宜乎冢土告之先後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大祝之六祈其一曰類二曰造雖有事而祈亦類於常禮宜者求其無所不宜故孫炎以宜為求見福祐也造亦六祈之數蓋求其有所至也帝者遠人而尊故以禮言之社者近人而卑故以福祐言之禰則親之而已故以所至言之

石林葉氏曰天子君也君則天道故類乎上帝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其出必告故皆造乎禰其反必面故皆假乎禰造者皆其行也格者告其至也舜所以攝政此以巡守而告于天皆言類者蓋舜之受禪天命也此巡守而黜陟亦天命也順天命以受禪行天命以黜陟皆以類相求也地理有宜而巡守所出皆理所宜行故於社皆言宜也周官大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禰不及宜者禰類也書亦曰類乎上帝宜乎冢土則是其祭同於類禮而宜則言其地也矣漢書古者君出於外必載遷廟

之主與社之主于車有功而賞則告之祖有罪而誅則告之社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先受命於文考而後行類之祭王制則先類宜而後造于禰何也以其致親言之則先受命者所以尊祖考以其致尊言之則先類宜而後禰者所以親天地此武王之伐紂所以異乎王制之巡守也雖然祖考爲親推其親親之仁而於內則主愛故出而造歸而格在武王之載於書則略天地爲尊推其尊尊之義而於外則主恭故出而類宜至于燔柴望祀在王制之言於禮爲詳

講義曰類謂合於禮而不僭也書曰肆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然則以類爲名者取其合禮也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九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鄭氏曰事謂征伐柷鼗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爲其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諸侯相與朝正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凡與人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案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之節樂御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宗伯註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尚書大傳所謂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也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千於周禮則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賜鈇鉞則謂上公九命者賜鈇鉞然後得專討臣若侯雖受賜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

臨川王氏曰疏言晉文不受鈇鉞不得專殺然鄭國有此大惡雖不受鈇鉞宜亦得討殺之

長樂劉氏曰天子無征伐之事而與諸侯相見曰朝者五載一朝內時更至也因其朝而較其治不敢考禮以觀其用中無過

不及也正刑以觀其用法有義不義也一德以觀其所執有中不中也二者皆協于中則不失乎爲邦之道足以尊天子庶幾民矣於是天子賜之樂所以崇其德也諸侯之樂則將之以柷者軒縣之器備則其作也以柷先之伯子男則將之以鼗者軒縣之器不備則其作也以鼗先之必待所先以致天子之命而衆器從焉古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以世而已考禮所以往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恭一德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書曰睦乃四隣以蕃王室此之謂也春秋之時諸侯來朝穀梁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攷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其言獻本諸此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皆以其所先者將之也下之獻上如此則上之賜下亦如之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是下管合樂則鼗主柷也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柷敔視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柷者必播鼗播鼗者不必擊柷也傳曰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有道備者賜之以秬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天下無異法賜圭瓚然後爲鬯則天下無異禮命之教然後爲學則天下無異教

山陰陸氏曰相見主言天子見與不見在天子也考禮正刑一德主言諸侯固諸侯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諸侯四時見於天子而禮雖不同合而言之皆朝也諸侯自相見亦曰朝者猶之公侯伯子男皆謂之君不害其同名也古者四時之朝皆有常期唯王有巡守征伐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則遣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覲會同則所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爲憂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爲亂故曰考禮刑所以詰姦慝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爲虐故使之正刑德所以先身而化民不齊則類衆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王之所以能守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故曰上出道自上揆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守德也己所自修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堂上之樂以柷將之故賜諸侯堂下之樂以鼗將之故賜伯子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何也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舜所以治神人作於堂上者也鼗鼓柷敔笙鏞以間所以治鳥獸作於堂下者也堂下之樂爲卑以鼗將之未必有柷堂上之樂爲尊以柷將之亦必有鼗鼓至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鈇鉞使之得征殺也賜圭瓚使之得爲鬯也蓋征者上伐下之辭敵國不相征

馬氏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所以爲朝也禮與刑天子之所出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所謂一德者使之同謀協慮而不敢有二心也凡此皆所以尊于天子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皆先王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征伐者蓋臣無有作威而所用則唯君之所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爲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爲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鈇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記曰獻莫重於祼傳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鬯爲禮之至也孔子亦曰鬯者敬之至也以鬯爲敬之至則天子未賜圭瓚則諸侯有所不敢也雖然宗廟之禮不可廢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而所用者璋瓚而已

延平周氏曰考禮正刑言其在外者一德言其在內者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德故其序如此禮非諸侯之所可制者衆矣獨以刑爲言者僭竊侵奪者尤獻之首而恭考下達於淵泉爲諸侯者其道足以首出於一國而其德足以下達然後賜以圭瓚使自爲鬯不爾則資鬯於天子示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於己而有待於上也

嚴陵方氏曰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也正刑者正天子之刑而用之也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出自天子則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于天子也夫朝所以明君臣之禮正尊卑之位而已故言朝則以尊天子繼之祝嘏皆所以合樂而爲之始也以樂之始者將之則樂之終者從之矣凡欲尊而不欲煩故其所將如此是禮也言侯伯子男而不言公者於侯言諸則公在其中矣弓矢利以用於遠鈇鉞利以用於近征者以行於遠爲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於近爲主故賜鈇鉞然後得專殺鬯即秬鬯也秬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以爲酒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至焉故也資者取彼以利此

李氏曰先王之制器無非陰陽之理也凡聲陽也陰陽有時而通因用陰以招陽方者陰之象也柷方而四尺二寸以爲廣三八之數也尺八寸以爲深三六之數也陽成於三而八六少陰老陰之數以陽之成必陰所以合樂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鄭氏曰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此是殷制故鄭引書傳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天子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聘禮註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知者以書序君陳分正東郊註云東郊周之近郊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亦然鄭知大學小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鄭註云明和天下者謂明使天下之人皆學於此悉皆明達諧和也頖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案詩註云辟廱水之外圓如璧詩註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註不同者此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也

横渠張氏曰此小學是教國子貴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公宮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有在郊之理此大學即郊學也對小學而言大爾非國子貴子俊選所居但四郊之設學校必欲均故於四郊爲之立學學者亦就學無甚遠之差也遠郊近郊必各有學但以井邑多少地里近遠而設必處其均郊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郊與難亦俊造國冑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行禮於其間使不帥教者觀之辟廱周天子之學也頖宮周諸侯之學也辟廱之制必是水中心爲辟廱環水之外四面者四學也故言東序西序辟廱最尊處中必禮先聖先師於其間故言臨辟廱拜老漢禮猶然周以前四學之內無水亦必無辟廱歷代或尚左或尚右置瞽宗於其間則謂之瞽宗說禮者見頖宮周學也遂以爲天子之學此又錯亂也

長樂劉氏曰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則其所有之民未始不教之

以五品之道故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唐虞尚之矣侯於天子之命哉此經謂立小學大學於國以教其鄉之賢能養而成之薦之于王以為士大夫也此所謂天子命之教者乎

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頖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廱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泮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於上帝則於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於頖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餘見後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說

嚴陵方氏曰命之教然後為學所以一道德也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若灑掃應對之類則小學之道也若致知格物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生而進大學之道已成而定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故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是制也非特諸侯為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即文明之方故也然以虞殷之制言之則如此或謂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蓋選士由內以及外理或然也以夏周之制言之則如此謂之大學小學則天子諸侯之所同謂之辟廱頖宮則天子諸侯之所異同焉者道也異焉者制也以義言之辟主法言其在於禮廱主和言其成於樂天子之為學所以教天下者如斯而已諸侯之為學亦莫不以禮樂教之然其為教也視天子為未全故以頖言之曰宮則以有學宮更作處學者故也言諸侯之處學者如此則天子可知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大學蓋在郊矣先儒謂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則學非一處也以余考之虎門之側正在王宮南之左其小學歟然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廱然則明堂在國之南大學又在明堂外近靈臺高處蓋相望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則小學在國中為宜故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在東郊西郊又非此學也經曰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按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合而養之又在東序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　又新說曰五帝大學謂之成均三王大學謂之辟廱經天子曰辟廱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是也蓋以天道設教者五帝也故大學曰成均以人道設教者三王也故大學曰辟廱天任道故於學言成人任法故於學言辟天任理故於學言均人任情故於學言廱也然五帝三代又各以所尚為大學之別名虞氏尚孝故云米廩夏后氏尚功故謂之序殷人尚聲故謂之瞽宗至周人則其文備矣故兼四代之學而立之天子謂之辟廱諸侯謂之泮宮不別名者以示與三代共之也故詩曰鎬京辟廱而明堂位曰泮宮周學也天子之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故下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也詩謂之泮宮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邁則泮宮在郊明矣天子之大學在國者以宣流化欲自內出以及於

諸侯諸侯之大學在郊者言泮宮欲自外入以接於天子也
天子大學與前抵牾與陳氏方氏合
臨川王氏曰古之教法德行則當崇之以智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
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尊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語言政行詭怪
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
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
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
不道也士之奔走揖遜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
爲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
鼓舞群衆俱有以異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
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得者也武夫之所
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者也蓋自三代
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遺俗咏嘆之不息凡以
此也 又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王制
所謂命之教然後為學者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
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命之教然後
為學禮乎曰立諸侯矣未有不命之教而不得立學也蓋古之立
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以明命之教矣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
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鄭氏曰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
學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
訊獲醜又曰在泮獻馘馘或為國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釋文云是類是禡師祭
也爾雅多為釋禡然類不皆為師祭但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
事類告天謂之類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

祭天謂之類肆師注云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百倍其神
蓋黃帝或曰蚩尤也受命於祖謂其時不敢自專有所禀承祖
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即前又造乎禰也但前據告行此
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然前受命于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
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却本初時受
命受成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
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於學也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
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於學以訊馘告先聖先師也訊言也是
生而可言問者馘是死而截耳者釋菜奠幣案大胥職云春入
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曰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
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
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
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
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器幣無用菜之
文也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獻俘馘之禮也是牲牢器幣皆
有之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也又禮先師不
云祭則似但有菜幣未必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釋奠
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執訊獲醜小雅出車篇
在泮獻馘魯頌泮水篇
長樂陳氏曰造乎禰則造乎祖可知受命於祖則用命於社可
知受成於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禡先後之次受命受成
尊卑之次訊者以言馘者以首釋奠於學而告之者以學
者文德之地征者武之事於其文德之地告以成武之功以
明用武以文任成以德而已此僖公所以在泮獻馘而國人頌
其允文允武也訊馘之所不言祭非不及廟社以其因言辟廱類宮
之事故特稱告學而已 マ入曰周官言貉詩言禡與禮記爾雅一言禡

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而
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貉於陳是也
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先爟將用馬則
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獮宜造解見
前

嚴陵方氏曰自造乎禰而上則凡出之時所同也故前於天子
將出亦以出言之自禡於所征之地而下則唯征之時所獨也
故此於天子出征然後言之夫天子出其禮如此則萬乘之尊
一人之貴不可輕舉妄動故也禡必於所征之地者以見其臨
事而懼也生致之而可以問其罪曰訊死致之而效其左耳曰
馘所以告成功也禮先聖先師而以成功告之則以功成乎材
而材成乎學故也

延平周氏曰受命非不於禰也以宜於社造乎禰者爲主受成非不於
朝也以謀於衆者爲主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也以受成者
爲主

馬氏曰既曰造乎禰又曰受命于祖何也蓋天子之出征必先
造乎禰而后受命於祖者示其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受成於學
者受成謀於學也資之於學然後行則所謀必當所出必有功
有功則不可以不報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此所以報
之也

山陰陸氏曰於上帝爲類則於禰雖宜亦可也不言祖以此該
之有所告而之焉謂之造於其所征禡焉謂之禡禡若武成所
謂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殷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之類

臨川王氏曰受命于祖此即載主而受命用命賞于祖是也上
已造乎禰疏云即是造禰非也

李氏曰師出則受命於祖遂奉之命以出曰用命賞于祖是也師
還則受成於學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雖然先王之所
謂成者非特克敵而後謂之成也六月之詩言北伐亦曰既成
我服此所謂成者武之成而已訊馘之未從者也蓋小人之智
不足以知君子截斷其耳以其無聞也先王之執有罪以其無
聞無知而已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
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
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不敬者簡祭
祀略賓客

孔氏曰自此至罷役第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無事謂無征
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
稱田也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
田鄭此註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周禮春曰蒐以下大司馬職
文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下乾豆三事之田也然當以此經
註爲正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
是上殺者也二爲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故穀梁
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骼死
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毛傳
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
於右髃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之
義田不以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所生物以禮曰則下文是也

長樂陳氏曰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皆謂之田田有三禮故皆
謂之三田則猶祭八神謂之八蜡也田必於無事之時則異夫
好田獵畢弋不恤民事與喪蒐者也乾豆所以祭祀祭祀而後

賓客賓客而後充庖此頤卦先頤養而後所自養之意也祭祀
賓客以上殺次殺充庖以下殺亨所養而推以所自養也周官大
宰之九式先祭祀賓客之式而後羞服內饔凡祭祀燕飲之割
亨而後羞庖籩人醢人先祭祀賓客之薦羞而後內羞亦先
祭祀賓客之鹽而後王之飴鹽是亦先所奉而後自養之意也
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亦庖所養
而薄所自養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事爲農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則
其田也可謂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田所行之時也乾
豆賓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爲之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爲之事
有三故曰歲三田也與易言田獲三品同意所謂三田如是而
已公羊氏以夏不田誤矣夫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
庖所以奉己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己故其序如此周官祭祀
賓客羞服之式共序其義與此合所謂乾豆者何也上言乾則
知豆之實爲醢不言豆則知乾之用爲籩矣周官籩人掌四籩
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上言籩人以見醢人所掌者爲豆下言
醢人以見籩人所實者爲乾王制言豆而不言籩周官言籩而
不言豆亦互相備也且籩之爲器編竹爲之所宜者乾物故四
籩之實皆脯脩乾䕩之類豆之爲器刻木爲之所宜者濡物故
四豆之實皆菹醢醓醢之類祭祀之物不止於籩豆之實而此
止以是爲言者蓋田之所共者止於是故也若鼎俎之實則牧
人共之而已
馬氏曰謂祭無益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謂暴無傷故田不以
禮曰暴天物無事而田非以從獸無厭蓋田者所以供祖廟可
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也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爲上而殺之由
又有禮焉故曰不以禮雖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諸侯無一時田春蒐則不苗苗則不獮
獮則不狩狩則不蒐春秋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
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講義曰田不可廢亦不可過唯不可廢故無事則必田無事而
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爲不敬也唯不可過故其田必
以禮田而不以禮是荒于田獵斯爲殘暴夫所生之物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
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氏曰合圍掩羣爲盡物也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
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
孔氏曰綏是登車之索緌是旌旗名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
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緌是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
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
弊謂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
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
獲也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
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不同案大司馬春
火弊謂春時田獵校獲禽獸射畢故火燒萊而後止夏車弊注
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致禽既畢布列車乘經驅禽獸
而後止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冬
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是四時不同也大夫殺則
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
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
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謂
冬獵時然則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
熊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不合耳其諸侯唯春田不圍

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
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者故曲禮注云大夫不掩羣
嚴陵方氏曰合圍謂合眾以圍之也掩羣則掩其獸之羣而
巳此大小多少之別也亦見曲禮與國君春田不圍澤解天子殺
則下大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者田車之有綏田者執之以升降
也田車之有佐田者用之以驅逆者下綏則不其不復有升降
之節也止佐車則不其不復驅逆之備也以殺而獲禽獸則
不復有升降之節與驅從之備而田之有節則可見矣於大夫
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
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又所以為重輕之別歟佐車止則百
姓田獵者若齊車先後之序也大司馬之事亦若是已言百
姓而不及士者以士之卑與百姓不必為先後之序故也既曰
田又曰獵其實一也
馬氏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天子勢
足以合圍故曰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羣故曰不掩羣此非特
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意也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
夫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曲禮者周制也王制則殷禮也言國
君春田不圍澤則知天子得圍澤也言大夫不掩羣則知諸侯
得掩羣也殷之制則致寬故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
山陰陸氏曰此正田獵之時也即春田國君不圍澤大夫不掩
羣且天子言合圍不言圍澤大天子也車所乘也及於下綏鄭
氏謂佐車驅逆之車佐車有非驅逆之車故曰掌佐車之政設
驅逆之車謂之驅逆驅而逆我然後殺之故曰王用三驅失前
禽也
廬陵胡氏曰綏在車索也已殺獵止之時不復驅車故下之下
謂執綏不抗而弛綏也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
抗而不下也此云綏故下云止佐車皆一類也鄭云綏作緌有
虞氏之旌也案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故鄭引之彼論旌旗以綏
為緌可也此論獵止宛綏及止佐車皆是車一類不必易為緌
也鄭多改經文非也鄭又謂下為弊之弊仆於地也案山虞植
虞旗澤虞植虞旌謂田罷致禽於旌旗也植立也田罷當立旗
豈有弊仆於地之理又可見綏非緌也先儒云此冬獵之時也
則大綏小綏其夏殷之法故秋冬田皆用綏異於周夏春田用
緌也且鄭既以緌為有虞氏之旗則夏殷周安得用之今云夏
殷秋冬用綏周春夏用緌又明此小綏大綏非緌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
不殀夭不覆巢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
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麛卵胎夭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斷殺
少長曰夭覆敗也
孔氏曰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曰獸豕化獺祭魚則十月中
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與草木零落文相接連則
謂十月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也月令九月豺祭
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也豺祭獸後百姓
可以田獵鳩化有漸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其鳩
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
也故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註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罻捕鳥
網也又爾雅曰鳥罟謂之羅草木零落謂十月時月令季秋草
木黃落則十月時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
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
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時

也十月則得火田矣故羅氏蜡則作羅襦註云今俗放火張羅
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不麛
不卵據夏時特甚不殀夭孕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麑䴠鳥翼鷇
卵是春尤甚此註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
長麑䴠夭夭與麛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夭

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
人贊之以禮德正於內則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順和
順鐘於萬物則生成不失其宜和順浹於人心則動用不違於
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性於天下也堯舜
禹湯文武之爲道莫不以是先焉乃能嗣天以仁而使萬物各
正其性命也故取之各有其時則物得以蕃遂其生而材無不
成矣用之各有其制則民得以禮節其欲而德罔不礪矣

延平周氏曰獺祭魚而下主言秋冬不麛不卵而下主言春夏
若獺祭魚者莫非感陰氣之肅殺若麛與卵者莫非感陽氣之
發生先王輔相天地而交萬物有道也

嚴陵方氏曰獺祭魚蓋孟春之月也豺祭獸蓋季秋之月也魚
陰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爲陽中魚於是時則易取焉故獺祭
魚而入澤梁者因以爲取魚之候也獸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
秋爲陰中獸於是時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爲取
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月令於季秋之月言
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則凡此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考之周官
則有不合特殺之制異爾麛卵已見曲禮士不取麛卵解然經
言秋宜犢麛又言非以卵則麛卵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而
已不覆巢者不特恐傷其孚乳而又恐其盡物之利焉且巢以
仰承爲順故以不覆言之

山陰陸氏曰不直言入澤梁著雖入猶有紀極獺祭魚十月豺
祭獸九月鳩化爲鷹八月也與其重言於其巢也覆言殺胎君
子之詞也退草木在下賤之也其直言入山林亦以此爾雅曰
火蟲爲狩卽此所謂火田然則季春出火爲焚也爲耕而焚非
爲獵而焚也卽耕應焚顔閒昆蟲未蟄不是之謂不知務麛卵還
卵尚暗先王於物無不致意焉不言殀蟲言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不嫌也不言飛鳥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不嫌也孳孟覆
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言胎在夭上言卵在麛下閔
胎卵也一則在上一則在下亦互相挾著一視同仁不麛不卵
矣又不欲殺胎也雖不殺胎殀夭亦不可雖不殀夭覆巢亦
不可

長樂陳氏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異故然
孟春啓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敝者焚圍草以田可也焚山
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非
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巫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

鄭氏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大視豐耗謂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也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祭則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孔氏曰自此至以樂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用地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少年耗則制用少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鄭註出謂給爲者給謂給百官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知祭用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爲十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考工記云以其圍之仂捎其藪彼註仂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十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　崔氏曰通三十年當有十年之蓄下云有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唯有九年之蓄也

長樂劉氏曰三代以前天下無兵也寓兵於卒伍其民以爲軍師以守邦土是以欲固其國者先保其民什一之法行則其民有以自養也水溢凶旱頻年荐至以闕其食則國有九年之蓄所以保民而固國也用地小大者欲知萬民多寡之實也視年之豐耗者以裁國家費用之宜也通以三十年所入之數則豐耗在其中矣即其通數以爲禮制則三十年之內雖有凶荒國用不匱矣又有九年之蓄在外所以防大凶必保育其民者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則制國用存乎冢宰明矣制國用制其多少之數也然國之用資於財財之成繫乎歲歲之功見乎末故制國用多少之數必於歲功之杪也以歲之功見乎末猶木實成乎杪五穀即黍稷菽麥稻也先後固不齊矣故必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也歲之杪則五穀皆入矣申言之者以見百貨之用制之者以五穀爲之主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地小而所出之物多則由乎年之豐地大而所出之物少則由乎年之耗故用地小大以視年之豐耗也必視年之豐耗將以制國用故也耗凶也上曰歲下曰年者歲之杪主時言之年之豐耗主物言之故也且言歲則必期焉言年則不必期也亦見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解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通融三十年之豐耗以爲國用多少之制也必以三十年爲期者舉一世言之而天時人事大略可知矣上言制國用於歲之杪此以三十年之通者蓋爲此年之常法則以三十年之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杪而已量入以爲出者量三十年所入之多少爲此年國用之節也

馬氏曰冢宰者以位言之則兼於六卿之上故謂之冢冢者以言其高之極也以職言之則主天下之事故謂之宰宰者以言其主也蓋歲之杪者萬物以成方此之時而九賦皆入焉故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必在於九賦之後也國之用則在於財而財之所出則在於地地之所生則本於天時地之所

出有多寡而天時之所成亦有多寡故曰用地小大視年之豐
耗蓋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而以爲常也禮之厚薄以年之上
下而以爲變也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喪祭居其二焉故
王制止言喪祭者舉其重者而言之也喪則用三年之仂
祭則用數之仂何也蓋祭則有常典而喪者出於非常之
變也出於非常之變故喪三年則不祭非特哀有所降而
祭有所不暇也抑亦見財費之不可無節國之用非止於喪
祭而以喪祭爲重
山陰陸氏曰喪則閒容之有不必也冢宰制歲之用以其餘
歸於此謂之仂仂若卦之仂
四明沈氏曰古之理財若順天而不論人圖遠而不圖近今
之理財者立爲一定之法而不計天時之如何以無常之天
時而應有常之公賦民何得不窮哉圖於目前不暇給之

計而不計後日水旱之如何以不可測之水旱而處以苟簡含
卒之調度國何得不困哉此冢宰所以待歲之杪而始制國
用而不敢立爲一定之法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而不敢止
爲目前之計也
講義曰用地大小按之則所入之多寡可見故曰以觀年之豐耗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之制國用不爲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
文守常而不知變者故爲法也必於歲之杪蓋歲杪則五穀
皆入可以視其所入而爲所出也又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
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之蓄然後計可見在之數以爲用
度之法豈不使之有餘耗不使之不足易當有定法哉如
此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而凶荒水旱此民不至
於流離饑餓者此也祭用經用之什一者不欲略於神也喪
用三年之仂抑亦送死之禮尤所不當略乎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
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鄭氏曰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
喪大事故用三歲之什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
用數之仂也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
樂以食
孔氏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
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鄭云不敢以卑廢尊
也越是踰躐之義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
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若五宗山川之神

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
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
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
祭不爲越紼也社稷注春秋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
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與三年不祭違者禮記後儒所作不
與春秋同也物被殘暴則虛耗故鄭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
大之義故云猶饒也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泛溢
若財積滿九年之後則府內堆當隨時給用也
河南程氏曰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致齋又安能
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可使冢
宰攝爾昔者 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正叔正叔謂古人
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
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 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爲母

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橫渠張氏曰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是未葬未葬則如何祭是時雖欲祭之不可得也若居喪未祭則因禮有緦不祭之文方喪之初如功緦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罷反喪服

藍田呂氏曰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戚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

新安朱氏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板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其禮甚簡以墨衰行事

山陰陸氏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是之謂越紼者五祀者亦不廢不足則取之或暴用之不竭浩也國非其國言如此國非人之國矣

長樂劉氏曰以三年之仂共于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爲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

嚴陵方氏曰易言大衍之數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蓋扐者指間也揲蓍而四分之奇則歸之於指間故也此所謂仂亦四分之一爾數之仂則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三年之仂則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仂喪之用疏而多故用三年之仂亦各稱其宜而已喪三年不祭則不以吉事干凶禮也唯祭天地社稷則不以所親廢所尊也

馬氏曰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仂凶年則用凶年之仂豐年而加於仂之外則謂之奢凶年而略於仂之內則謂之儉乃所以與年之上下也預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然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其國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言之皆舉成數也說者以爲三十年爲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雖有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食日舉樂蓋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李氏曰穀莊公冬大無麥禾臧孫告糴于齊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

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明王制民之產兼上地食九人而準之以七人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食夫欲九年之蓄而必三十年之耕常以其有餘計之此補不足之道也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亦謂是歟故孟子曰聖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先王之治田蕩之以溝坊之以遂足以禦凶早舍之以列寫之以澮足以禦水溢而猶恃九年之蓄者備天災之盡也先王備水旱者具矣而猶有水旱之患蓋天時不可知雖先王之備法有所不免也民有菜色可謂民可以食鮮可以飽之時也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蓋積之多也

延平周氏曰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國非其國言其上

長樂陳氏曰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宜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災害變故然後可以饗備味聽備樂故饋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甕齊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其舉備味如此備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享以天下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大司樂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關天下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間歟 樂書

金華應氏曰此言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摹雖遇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蓋雖一飯之頃而不忘乎民也若夫偶值凶年則隨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不降期

孔氏曰自此至不祭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鄭引春秋傳隱元年左傳文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者皆來至同盟者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也左傳云大夫三月士踰月而此云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其殯日之義已具上曲禮疏

長樂劉氏曰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德施於四海諸侯功德洽于一國大夫士恩德興于一家庶人恩德著于其族固有大小之差矣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猶冀其復生也故其殯者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俟三日然豈得已哉若夫葬者當其朝歲諸侯雖在其服內有弗至或奔喪也或會葬也或會於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歲之諸侯則為位服於其國而遣卿以會葬同軌之內畢至者謂此也七月而葬所以極四海之哀誠焉諸侯之葬必五月者相為賓也同盟之國諸侯也雖非同盟而為其甥舅姑姊妹之邦也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其事且其哀殺矣

山陰陸氏曰雖同是三日三月大夫數來日士庶人數往日也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
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鄭氏曰縣封當爲縣窆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
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不樹罪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
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
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
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
奠祭之牲器
孔氏曰鄭知封當爲窆者若封是封土爲墳縣繫之理窆謂下
棺士雖無碑猶有二綍庶人賤唯縣繩下棺故云縣窆也庶人既
少日又促遠將葬之時不爲雨止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
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許慎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
是不行禮又穀梁疾云雖庶人葬爲雨止此穀梁說則在廟未發
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
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不積土爲封不樹墓
以樹卑不須顯異也鄭引周禮是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
乃有丘封周以士爲爵也彼註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
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檀弓云孔子合
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白虎通云天
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鄭註貳之言二上貳是副貳之貳下
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謂不爲兩事故註云從二三之二也庶
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
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也庾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
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
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
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

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
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也而鄭
云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
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之故喪
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
尚兩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
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
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
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亦與葬相對皆祭與葬連文是一時
之事故祭中兼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
生者祿耳鄭云奠者自吉祭之奠耳
嚴陵方氏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
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禮器言丘封之大即
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已
山陰陸氏曰按禮家多借卷字有卷龍飾故也徧多借辨字徧
而後能辨故也釋多借舍字變多借封字釋之則舍變之則封
故也然則凡字雖借蓋亦有義焉言達於庶人不言自天子達
異於三年之喪也三年之喪不言庶人不嫌
長樂陳氏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壅之不爲雨止以其有進無
退也喪不貳事以其不可奪親也魯葬定公與敬嬴以雨不克
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爲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天子崩王世子
聽於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爲言
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祭雖
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而其尸服
則以士服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
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臨川王氏曰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爲句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壹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謂棺椁衣衾之不同與此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似異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鄭氏曰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大祖謂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大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是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適寢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鄭註知七廟唯周者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爲說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諸侯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鄭註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唯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待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大夫之大祖則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鄭引大傳證此大祖是別子也鄭註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遠世子孫始得爵命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此三事皆始爵者又鄭荅趙商云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卿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卿即大夫總號也案祭法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鄭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鄭又知諸侯中士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庶人之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河南程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則猶知祖而不知父禽獸道也尊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橫渠張氏曰七廟之祖聚於大祖者此蓋有深意以禮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檐故盡出之因是而祫用意宛轉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大祖若大夫安得大祖廟數以規數又況祖祭自有宗子此言蓋是謂世祿之家發文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廟七即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以無二祧故也大夫三則以顯考祖考又無廟故也士一廟則以王考又無廟故也庶人則祭於寢祭法上言庶人無廟正謂此也然祭法又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也天子之廟止於七何也大祖之廟創業之所始萬世所不遷也而昭穆則合而爲六者蓋四世其服已窮矣然猶緦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竭絕故止於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

馬氏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故天子七廟至士一廟合其降殺以兩之意也祖以功建故無可毀之理而有百世不遷者也昭穆以親崇故有可毀之理親盡則有祧說者以爲周則七廟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非是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七廟見於祭法者明甚鄭氏獨以爲周制而爲夏五廟殷六廟之說今無所據蓋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總數也自考差而上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即高祖止矣高祖而上不可名曰祖考廟者大祖廟也故謂之祧稱二祧爲合而言之爲七廟分而言之則廟有五而祧有二皆在三昭三穆之數餘見祭法

長樂陳氏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所禋于六宗與藝祖而七商書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之制其來尚矣先王之於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士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爲之立廟庶人則生不異宮死則祭於寢而已又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曰禋于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殷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殺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此又臆說也孔氏疏諸侯五廟謂若異姓始封如大祖之廟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者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五廟無是理也又鄭答趙商謂大夫五廟爲殷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大祖若非諸侯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亦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大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爲周大夫之制誤也 又曰父以明察下故曰昭昭如之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卒

哭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壯制孟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毁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毁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山陰陸氏曰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其序如此所謂聚親等而上之者也即言士二廟亦可嫌於降殺以兩不宁　又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張璪何洵直謂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者不可遷于右右者不可遷于左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爲昭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嘗事父爲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父則以爲是亂父子之名可乎　又曰大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毁如周以后稷爲大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此七世也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康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爲昭昭王仍爲穆即廟觀之是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謂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無遷法故自不窋爲昭鞠陶爲穆推遷而下至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大伯虞仲管蔡郕霍於周爲昭號仲號叔邘晉應韓於周爲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事七世禮有迭毁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成王今弗與武王對而對昭王則父道在成王昭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分定昭穆而欲效先儒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爲穆武王廟常爲昭乎蓋王者廟事七世以事生之禮事之至其去祧爲壇爲墠則與事生異矣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且禮緣人情而作父昭子穆其亦何區別之有對父則身爲之穆對子則身爲之昭故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左左者今右矣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時之昭考烈考去廟或者又以檀弓云明日祔於祖父則孫從王父之位亦卑壓尊何以無嫌竊以爲不然蓋祔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謂遷廟之法且穆王初祔未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祔于康王之廟所謂祔於祖父也祔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饗其祭然自無嫌矣又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祔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爲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爲 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者也周官

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繫世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遷廟之主陳於大祖未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自大祖以下祧主咸在其昭穆即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也說者以爲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祀尚用不窋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敘之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敘之也說者又謂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敘也先儒以爲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爲孫居王父之處則非矣故記曰殤者從祖祔食蓋王父在廟其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又其廟而襲其處是不然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言祖孫可以並坐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至於迭遷則王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自於此不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無此理亦已惑矣王藻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以子代父理固然矣孰曰廟次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特豆而祔此祔廟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禮記曰祔葬者不筮宅祔必以其昭穆此祔葬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殤者從祖祔食此祔祭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然則孫從王父皆以祔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大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敘豈所謂不失其倫者耶

何氏洵直曰按古者宮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而不以子代父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孫爲昭曾孫爲穆玄孫晜孫復爲昭來孫仍孫復爲穆謂之昭穆通於存亡居昭位者不可遷于穆行居穆行者不可入於昭位本之於經質之於傳驗之以先儒之說根據盤互枝葉聯貫論議符合如出一人詎得條別而陳之大禮常以孫從王父何嘗以世次一定則昭穆倒亂相值故學者以爲祖孫同班又自親義一體以禮趣求之蓋數始於一立於二成於三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人之族屬至於三則備矣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氏以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者先王於此別以義等親疏而服制亦起於是焉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以氏族言之則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是以禮有三本而先祖爲類之本此孫從王父之義也何謂宮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曰春秋書公薨于高寢路寢小寢何休曰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踐義謂孫死亦從王父母是殯于其宮是之西序矣殷則殯于祖廟之兩楹間殷朝而殯於祖是也及象人辨其兆域則以昭穆爲左右至卒哭明日又各從其昭穆祔于祖父女子則祔皇祖妣婦則祔皇祖姑故曰以其班祔以士大夫爲之言若祖爵尊則祔於諸祖父爲士大夫者若無可以祔或王父母在則越曾祖一世當爲壇而祔高祖若又無可以祔則越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記所謂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者也以諸侯五廟爲昭祔祭既畢則主復于殯宮之寢如既祫主還其廟然也練而后遷廟於是以始祔之孫入王父廟以王父入高祖廟以高祖之主藏于大祖廟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祔納新神故示有所加孔穎達曰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以其高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轉入高祖廟其新神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遷廟以孫代王父取其昭穆相當所以

壞祖與高祖尊而不毀曾祖廟耳前漢劉歆之論得而爲之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今之說者曰祔廟與遷廟異是不然也至祥禫既終而合食于祖則室中之位大祖西方東向大祖之子爲昭北方南向大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等差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下達於禰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王肅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曰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是也雖殤與無後亦以孫從王父記曰從祖祔食蓋曰自祭于殤在於父廟祭無後兄弟當祔祖廟祭無後諸父當於曾祖廟各從其班也祭成人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皆衣其祖之遺衣服而坐于祖主之左然於祭者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故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子不可以爲父尸以其異昭穆而祖孫則同耳祭統曰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同不以皆來助祭也又曰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其大序曰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因陳假令父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中各以年長者在上幼者居下故云齒也夫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爲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義據明白若如吳氏者謂父昭子穆何爲之有對父此身爲之穆對子則身爲之昭其意以爲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遞徙無常位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殊不知廟次與世次一也廟次雖遞遷唯昭穆之班一定不移祖以傳孫孫以傳子縱歷千百世其當爲昭當爲穆者未之有改也如武王之時廟次以文王爲穆至襄王之世凡歷十八君文猶謂之穆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文王之子今至於廟次世次皆當爲穆故曰其子云文之昭也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爲昭至敬王之世猶謂之昭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於廟次世次皆當爲昭則謂其子曰武之穆也至於宮之奇謂大伯虞仲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爲王季之穆與此同意夫文王大王其子對父皆稱昭曰文王之昭大王之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曰武王之穆王季之穆其爲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爲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書曰七世之廟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書言七世而禮言昭穆則世與昭穆無不同之理說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爲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繫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凡筵表著之位自其世序則謂之世據其班秩則謂之昭穆此雖兩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經傳之言既然矣觀先儒之論則韋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杜預曰穆生昭昭生穆漢帝詔曰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顏師古曰一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鄭氏曰周以文王武王爲二祧藏遷主文王爲穆祧武王爲昭祧爲穆主此先儒論昭穆一定不易皆與經合使祭法遠廟爲祧而鄭氏以文武爲之蓋非是也或者曰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次如此則世次廟次常以子代父古無此理又曰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成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成爲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臣謂以非禮意何者葬與祔祫皆以孫從王父其無祖可祔者必中一以上祔於高祖論其爲尸則抱孫不抱子是昭自昭班穆自穆班故曰孫與祖同者謂祖遷于上則孫與之孫皆以次之昔以爲穆今復爲昭昔以爲昭今更爲穆以葬位祔位祫位尸位觀之皆顛倒失序是徒知有昭穆

之名不知有昭穆之班何所謂孫與祖同故曰此先儒未發之旨
以為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據次毀為
言也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大祧為壇去壇為墠此據
定體為言也次毀者言乎其動也言乎其動則云三昭三穆
而孫代王父之意寓于其中矣定體者言乎其常也言乎其
常則云考與王考至于遠廟去壇而墠遷祖遞位之義亦不外
是矣祔與遷廟雖非一時然均名昭穆皆有一位祔則孫從王
父合食遷則孫常與祖相代者又其廟而襲其處如劉歆王廟
之論是也既生居王父之寢沒則殯於其宮之與存者與祔祫
俱從祖列至其為尸亦襲祖之遺衣服而坐于其主之左助祭
賜爵各以昭穆序齒受氏命族又以王父之序是無所不用其
班何獨遷廟則以子代父而亂其班乎說者又引適子冠於阼
為祭主亦不類記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明其代父傳重其
當祖統與穆相代也　又曰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
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
大祖之廟而三謂之祖則一而大以昭穆媲焉則二而小一而
大者無對故其位居中而不以昭穆計之月世世不毀二而小
者有對故斷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至親盡則迭遷后稷
為周祖其子不窋曰昭其孫鞠陶曰穆周公為魯祖其子伯禽
曰昭其孫考公曰穆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者天也昭居左
為陽穆居右為陰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一為昭二為穆三為昭
四為穆五為昭六為穆一三五者陽奇之數也二四六者陰耦
之數也自一世推而至百世皆然昭者有昭班與陽奇同類穆
者有穆班與陰耦同類故葬與祔祫必以孫從王父並神得
同班同類則為安也昭之王父以昭孫為尸穆之王父以穆孫

為尸並神得同類則必依之也大奇耦為定數左右為定位昭
穆為定班若曰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猶陽奇有時為
耦陰耦有時為奇班類顛錯尊卑失序矣周禮冢人掌公墓之
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又葬位有昭穆儀禮曰卒哭
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
祔位有昭穆大祫室中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面父子不並坐
而孫從王父是祫位有昭穆孫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是尸
位有昭穆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是廟位有昭穆葬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祔可知
也祔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祫可知也祫位之昭穆一定不移
則尸可知也尸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廟可知也葬位祔位祫
位尸位廟位五者均謂之昭穆豈其有二義哉在葬位為昭則於
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俱為昭在葬位為穆則於祔位祫位尸位
廟位俱為穆今之說者只以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為穆對
子則為昭故有在廟位為昭而於祔位祫位為穆在廟位為穆
而於祔位祫位為昭失禮意矣當王季之時以大王為穆至惠王
時歷十八君而謂之穆文王之時以王季為昭至惠王時歷十
八君而謂之昭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於廟
次世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王季於廟次世次為昭故謂其子
為穆武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為昭至襄
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言之
矣曹伯之臣侯獳又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
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有八世且景王之子敬王距襄王又
七世而遠魯定公四年衛大夫祝鮀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
之穆孫此論之昭常為昭穆常為穆雖百世無易也始祖之

位定則昭穆從而正始祖之位不定則昭穆從而不正漢以大上廟主瘞于陵園而悼皇考序於昭穆是高皇帝以有功加其父史皇孫以旁支于大統有以知漢之昭穆不正也唐以景皇帝為大祖而上有獻懿二祖貞元中用陳京議遷獻懿于別廟而景皇帝正東向之位有以知唐之昭穆不正也漢唐猶然又況晉隋五代之末造乎祖位定而昭穆正者殷周與本朝是也

張氏璪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為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為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大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蓋禮有二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父所以不從父者非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武王常從王季而為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為穆故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昭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際而文王復為穆武王更為昭則是一身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既為穆矣復有時而為昭不唯亂昭穆之序亦於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廟沒而殯廟以至祔及大廟為尸賜爵則其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矣至於廟次獨不然乎

新安朱氏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謂為昭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或問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大廟之室中則唯大廟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

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
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
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
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
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
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 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
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
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
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
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
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
時后稷為大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
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
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
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
而祧者藏于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
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
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
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
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
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
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
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
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

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
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
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棁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
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
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
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
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
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
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
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
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
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
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
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
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
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
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大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
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
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
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 我朝而後都宮
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唯窮
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 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
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
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
則徒知孝惠之飾非責叔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
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或

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先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
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
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矣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
未及舉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
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
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
嗇其傳耶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
張璪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謂
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又云大夫自無太祖答曰
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
姓號則必有大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大
祖或云此春秋時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答曰非獨春秋時
如詩中說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
大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
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亦宰周公這般所在自
曉未得 語錄 又曰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
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
以來如此 又曰孫毓云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
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未見此書只以意料乃知學不可
不博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一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
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孔氏曰自此至畢者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
及祭天地山川之事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禘者次
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
之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又烝進也進品物也祭名與周
不同故以為夏殷其制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
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
註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已見郊特牲注故略之也鄭知周
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知
以禘為殷祭者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八年秋七
月禘于大廟是禘為殷祭殷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
是文王天保之詩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
改名曰礿而詩先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
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
長樂陳氏曰礿禘以飲為主所以順乎陽烝嘗以食為主所以
順乎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此殷祭也殷以長發為大禘言
大以見小則夏禘小禘也郊特牲祭義言春禘蓋夏禮也
馬氏曰此宗廟四時之常祭也礿以飲為主而養死者之陽氣
故春則謂之礿而禘必於仲夏以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所以審
禘昭穆也故夏則謂之禘嘗以食為主而養死者之陰氣故秋
則謂之嘗烝衆也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謂之烝此虞夏之制
也而周則變礿而為祠變禘而為禴而禘則謂之大祭故周
官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而詩亦曰雝禘大祖也

山陰陸氏曰春祠夏礿秋嘗冬烝正也祭以飮爲主故謂之時也春可以謂之礿亦可以謂之祠夏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礿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王制曰春礿夏禘是也祠品物少文詞多春之事而已故夏未有以祠名者凡此三代共之先儒謂周曰祠誤矣且方言祭又不備然祠不足言也故禮言春礿夏禘祠品當品物故備以春禘秋嘗則以禴祠烝嘗禘祠者四時之祭備舉不嫌也大司馬言其礿不言祠蓋言饗烝不言嘗亦以其盛者言之

嚴陵方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亦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曰春曰礿夏曰禘祭統亦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又與周禮所言春夏之名相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與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矣鄭康成之說以春礿夏禘爲夏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明文可據其爲康成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春禘鄭氏釋之曰禘當爲礿字之誤也意謂王制祭統既言春礿則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爲字之誤然則祭義又言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誤哉此不通之論也然礿皆以意求之周官所言春祠夏礿此周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礿夏禘此殷之禮也郊特牲祭義所言春禘此夏之禮也何以知之記曰殷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又曰樂陽氣也又曰殷人先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矣郊特牲所言春禘秋嘗而先之以饗食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則爲夏禮非殷禮也春禘既爲夏禮則春礿自得爲殷禮矣

江陵項氏曰一歲四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所以待未毀廟之主凡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謂之薦三歲一祭曰祫所以待既毀廟之主自天子至於大夫用之以其有大祖之廟可以藏毀廟之主也五歲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唯天子獨得用之蓋自其祖而上之至於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禮至於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若其孰得而行之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鄭氏曰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孔氏曰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異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鄭知無地祭三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霤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也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註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也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其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其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其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皆十有二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王制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則伯與侯別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

同不可強解此王制所陳多是夏殷之制夏傳所說亦非周代之禮則鄭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以夏傳言之則侯是侯爵者非五等諸侯也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曰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有事泰山又云晉人有事於河是晉人祭河

秦溪楊氏曰舜望秩于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注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於不可強解不必然也

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為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蓋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古之為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名山大川者有功於民而民之取材用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延平周氏曰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得祭社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天子百神之主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境內之主唯名山大川之在境內者則祭之

講義曰天子祭天地謂祭天神於南郊祭地祇於北郊也諸侯祭社稷謂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也大夫祭五祀謂祭司命中霤門行厲也經言五祀多矣月令則戶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則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也曲禮兼言天子諸侯大夫之祭五祀故釋者與月令同此言大夫祭五祀以別於天子諸侯故釋者與祭法同

山陰陸氏曰三公坐而論道諸侯朝宗者也

廣漢張氏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山川山川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群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其禱祀之實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為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亦偶然而已

新安朱氏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个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此子辛苦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語錄 又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氏曰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能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之然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禮運杞之郊也禹也殷夏必不郊鯀以應封夏後但不知名杞與否至周封夏後於杞不廢殷時夏後以郊禹也晉侯夢黃熊者見昭七年左氏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問子產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或若未之祀也據傳言晉為盟主當代天子撫羣

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鄭引之者以證昔居是之
舊地餘無主後故皆祀之
石林葉氏曰亡國絕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瀆然先王
興滅繼絕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廬陵胡氏曰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內因古先聖哲所居之地若
晏子云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
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之因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鄭氏曰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
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
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
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也虞夏
之制諸侯歲朝故四時礿禘嘗烝皆殷一祭礿犆互明犆礿文
也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天子之
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祫祭唯犆爲特祭之礿故云
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爲祫祭後爲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
烝鄭注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曰祫禘祫嘗祫烝天子
位尊故先爲大禮也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云嘗祫烝
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以前但不
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
夏殷周皆同三年一祫也皇氏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
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今鄭注
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

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
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注謂魯禮三年
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
大事者何大祫也通僖公死之年爲三年也注謂明年春禘于
羣廟者案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有事禘
也皆八年禘者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
三年合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
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
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注謂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
羊傳文自爾謂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
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
喪畢二年爲祫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其禘祫大小鄭以公
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據逸禮以禘
爲大祫爲小鄭不用逸禮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
者唯天子崩與祫祭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
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若左氏及杜氏則皆以禘
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
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注謂虞夏之制者雜
明諸代不專殷也又春礿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
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皆闕一時之祭此從南方始南方諸侯春
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西方諸侯行夏祭
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北方諸侯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
東方諸侯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
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見春礿得祭者爲始
故也礿犆者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礿

在禘上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唯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此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祫也

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此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爲礿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諸侯約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皆妄說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又以諸經書之文證之並無說禘爲殷祭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犆礿諸侯礿犆而春祭皆無祫何也礿以飲爲主祫以食爲主故天子諸侯春祭皆無祫天子祫禘是有祫有禘也諸侯禘一犆則不祫一祫則不禘何也方夏之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各正其位故諸侯夏祭則殺於天子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先大祭諸侯嘗祫烝祫則是先時祭何也先大祭而後時祭者序之常先時祭而後大祭者乃其別也雖然或疏或數或前或後皆得與時變易要在斟酌當時之宜而爲之節而已此言諸侯隨時而朝或有所闕也

橫渠張氏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礿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時則夏殷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又曰夏嘗禘者王者之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殷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殷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犆舉）（嘗祫烝祫）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止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又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如天子禘祫犆礿於大祖夏禘秋嘗冬烝並祫祭於大祖之廟至來歲犆礿於羣廟禘嘗烝亦祫於大祖之廟又來歲犆礿於羣廟禘嘗烝亦祫於大祖之廟一年每廟一犆三祫也廟雖多推是而徧如是則凡祭者皆歲犆四祭餘皆三祫祭也故言有三時之說若此天子乃可以親祭推說一日遍祭七廟勢不可及雖於祫有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似一日而祭二廟然恐二王在一廟而祭之牲則各異也祫者合羣廟之主禘者推及遠亦合羣主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循斷然立義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當禘祫則天子必親行祭事何故羣主廟之主皆在大祖之廟故禮可得而周徧也若時祭則逐廟行禮勢必十數日仍不得各爲齊戒以是容有司行事乃可以同日而畢也諸侯亦如天子礿犆但於禘歲一犆歲一祫是於禘二年中一年特一年祫也如嘗烝禘並如天子唯禘有數以是爲殺也假使諸侯有五廟當礿犆於大祖禘犆於昭則是二廟各獨饗一祭并嘗祫烝祫歲各一祭而已至來歲礿犆於昭禘祫於祖并嘗烝皆祫則

昭廟咸得四祭其餘雖大祖亦皆三也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禘本
祖之義也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此或是頃親廟
一時祭或傳者因見諸侯不禘遂推類言之大夫士雖廟數不
同理必皆祫亦至於高祖以人事觀之安得不祭唯祫謂於君
有大事省於君是也　又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
禮有一犆一祫之說犆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羣
廟秋祭曾祖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河南程氏曰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
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
春溪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之
義其曰祫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
祭之中三祭祫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
意最為明白張子謂禮有一犆一祫之說正解釋諸侯礿犆禘
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章但本文言礿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
特一祫禮文殘闕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別為之說曰
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祖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
禰冬又祫雖一犆一祫之說若可通但言犆只祭一廟而遺其
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兩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是也此云礿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　又曰祫祭有二曾子
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
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
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并言之
何其紛紛多端耶　本朝禘祫用鄭康成之說則三年一祫以
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後嘗中用徐邈之說則每三十月而一

禘後又以三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
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於祫而皆以為合食於大祖也是
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牽合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
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
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
之主則自大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矣又何
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如馬融之論乎又何大王王季合食於
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如鄭玄之論乎
祫祭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于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
不與乎如何休之論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
非矣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
論乎
長樂陳氏曰祭祀之禮有大有小有備有闕天子備而不闕然
有所謂闕者大故之時而已諸侯闕而不備然有所謂備者有
不朝之歲而已周秋冬之祭與異代同而春夏之祭與異代不
同禘祫與異代同而祫之時與異代不同蓋周之春夏謂之祠
禴而異代之春夏謂之礿禘周之祫常在十月而異代之祫未
必十月天子犆礿諸侯礿犆以其不合於物薄之時尊卑同也
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以其合於時之前後而
尊卑異也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者蓋禘則辨昭穆辨
昭穆禮也嘗烝則祫進品物而已嘗進品物仁也禮所以辨
異故天子於祫之歲祫而後禘諸侯於祫之歲則祫而已仁
所以統同故天子祫而皆嘗烝諸侯嘗烝而祫又禮書曰君
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
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
時之饗也殷禮春曰礿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

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焉詩頌雝
禘大祖是也然四時之饗皆前期十日而齊戒前祭一日而省
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祼以至九獻其禮卅
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
足而強有力者亦莫皆其事矣若曰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
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克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
則犆祭夏秋冬則合饗犆祭各於其廟合饗同於大廟王制
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
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
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
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
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孔氏之說皆無
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
廟祭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則合羣神於烝嘗而其辭者祫也合三廟於一
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
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
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
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
則明春祀為小禮矣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則及於毀
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夫
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
嚴陵方氏曰犆礿礿犆者以其無祫以配故謂之犆也祫者
三年之間祀礿禘嘗烝者四時之常祀間祀之禮為大常祀
之禮為小天子與諸侯當祫之歲而特礿不祫者以品物之少不
足以備大禮故也天子先間祀而後常祀故曰犆礿不言祫禘

祫嘗祫烝諸侯先常祀而後間祀故曰礿犆下言嘗祫烝祫蓋
尊者先大卑者先小故也諸侯殺禘但不特祫一犆一祫而已至
於四方各朝於一時而四時常祀又不能無闕焉東方之諸侯
也明堂位獨不言春祭者以此
馬氏曰祫者合也以人生前有會遇之歡而死則不可無會遇
之禮故合羣廟之主祭於大廟天子三時祭皆有祫此虞殷之
制也至於周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禘一祫則在於五年之
間禘祫之制說者辨其大小先後之不同有以為禘大於祫有
以為祫大於禘蓋古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祫則先禘則知
祫者大於禘也故周官以肆獻祼享先王此祫也以饋食享
先公此禘也以肆祼獻享先王則以飲為主以饋食享先
公則以食為主
山陰陸氏曰據此時祭唯礿為犆各於其廟祠之若夏禘秋
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食於祖廟所謂三年一祫與此異彼
祫之大者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言大以有小故也穀梁傳曰大
事者何也大是事也著祫嘗著猶別也以若此經祫嘗之嫌故
也左傳曰特祭於主烝嘗禘於廟特所謂犆礿也諸侯闕一時
祭下天子也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
兼之據此諸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去時祭天子言犆礿言
祫嘗祫烝諸侯言礿犆言嘗祫烝祫相互也相互而天子言
祫犆在上亦言之法諸侯於禘一年犆一年祫下天子也凡有
所合皆祫也士虞禮曰哀薦祫事何以三年然後為祫
李氏曰禘者禘定昭穆尊卑也祫合聚飲食也蓋祫之道
在親親禘之道在尊尊尊尊故分而祀之親親故合而祀之
夏道忠故大祭有祫而無禘殷人質故大祭有禘而無祫周

則五年而兼用之
石林葉氏曰古者祔主於廟則合羣主而祫祭所謂饋食之
禮有祫之歲推而至於三年率以爲常所謂三年之祫天子得
天下之歡心以事先王其物爲備故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得一
國之歡心以事先君其物不備於天子故先時祭而後祫唯其
物備而先祫故三時得以徧行止禴祠而已唯其物不備而後
祫故雖時祭禘亦必廢祭而止祫蒸嘗而已此諸侯之制所以
異天子也
新安朱氏曰正義所解亦難曉禴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
著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却合爲一處則禴反詳而祫反略矣
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嚳配以后稷是
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又不知禘于大廟其禮如何大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
立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
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又諸侯禴則不禘一段是
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
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三山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
其非者良可歎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
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
祭之小大則鄭康成謂祫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祫賈逵劉
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
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莫如爲私
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有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
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絶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
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
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大事者祫也推此是喪畢祫於大祖也明
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
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既有祫則明年是
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
爲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
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
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
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
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
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奈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
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
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
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
祫於大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
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
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
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
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
從也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大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爲禘何
耶誠爲禘祭經有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
公是魯嘗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
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始書三
望宣定公皆可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定公皆不郊乎威
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惟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

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而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繆至其于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既不由禮經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爲也雖然由禮經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氏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欲往究耶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荅以不知譏魯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躋僖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以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意故推尊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若此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並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有此爾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之奇

新安王氏曰大禘大祭也祫三年一祭其禮次於大禘礿禘嘗烝時祭也王制所記蓋五年遇二年當祫之時春則爲礿一祭而巳不行祫祭故曰祫礿夏祭則先祫而後禘秋祭則先祫而後嘗冬祭則先祫而後烝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言祫與禘並行於夏祫與嘗並行於秋祫與烝並行於冬非若春之禴礿也鄭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魯禮之失禮春秋所譏不可爲後世法五年再殷祭之說自漢至今學者從之未有與鄭氏辨者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亦未一但言其非常嘗試論之周之禘大祭也記曰禮不王不禘嗣君即位新主入廟方有禘禮故大傳明之不王不禘周禮謂之終禘於是合群廟之主與毀廟之主與新主共爲一祭以審禘昭穆祖之所自出者正東鄉之坐太祖配之自大祖而下昭皆南鄉穆皆北鄉既祭七世之祖其主藏於夾室新主入于禰宮昭穆以次而遷故謂之禘無五年再禘之禮也故祭行於三年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比年行之則爲數數則煩數年不行則爲疏疏則怠故以三年一祫爲節周人喪祭之後有卒哭之祭以其祖祔於祖父而曰祫薦祫事言初合食於祖廟也與三年之祫名同禮異三年喪畢而行吉祭後有大禘之禮在大禘之後四時有祭而三年一祫不復再禘此不王不禘之說也然則先禘後祫其理曉然故禘以審昭穆爲名祫以合食爲名既禘則昭穆以定雖不遷何再禘之行升祔之祫即非三年合食之祫乃曰先祫後禘又失之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然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時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孔氏曰自此至踰閾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鄭注云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案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六月是夏四

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不用六月也是以七
禮也則天子亦然矣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此所以仲月而見大夫
士也既以首月時祭故薦以仲月若夫諸侯禮尊物成則為
之不限仲月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
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
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
大夫以上則包天子蓋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
牲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鄭又引禮器及毛詩證薦用
羔之義注云庶人取與物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殺兩物
俱有故云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非謂氣味相宜也
賈氏曰羊豕曰少牢三牲具為大牢但非一牲即得牢稱若
牲則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士特牲皆不言牢也 儀禮疏
長樂劉氏曰聖人於天下凡蟲草木之微亦必有道以保其
生成而遂其性命也故莫大於祭祀莫重於食饗莫之忘於
口腹也而聖人為之制禮為之防制所以節其嗜欲之縱防所以
立上下之中欲節於上則及其下者莫敢縱情以踰節中建
于下則居其上者得以全其性而與仁此三王所以獨步於後
世也是故夏殷周之道天子宗廟社稷皆大牢諸侯宗廟社
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隨時所
有其牲生不過非豕黍稻其薦羞不過卵魚豚鴈此之謂
王者之制所以節生民之欲而立中和之防也違之者有刑有
恥風俗之所不容也故上不敢并其分節以偪下下不敢踰其
矩以僭上取之者有其時用之者有其度而昆蟲草木得
以遂其性矣
長樂陳氏曰天子社稷福被於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
止於一國故用少牢諸侯社稷少牢宗廟則大牢者宗廟以
仁社稷以義仁則親親其隆故與天子同義則有所辨故止於天
子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之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
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
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豚之於夏秋鴈之於
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月令
季秋薦稻而稻常穫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為貴其時故與庶
人異 又禮書曰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
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
新之大略也鄭氏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
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暇皆在仲
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
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嚴陵方氏曰牢者閑也以牲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
大牢具牛羊豕焉以其大故曰大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
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大牢以祭之諸侯之社
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薦以時物
而已祭則備牲物薦則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
共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明諸侯之大夫士而已大夫無田
且不祭而庶人得祭於寢者祭於寢其禮略而易備故也
且韭也韭之薦之於神亦可謂之祭也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
以配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
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為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
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
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延平周氏曰諸侯宗廟用大牢社稷用少牢何也諸侯有君
道有臣道有君道故宗廟之祭與天子同用大牢有臣道

故社稷之祭少牢而已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也
馬氏曰天子諸侯社稷之祀則一而士禮有大牢少牢之異所
以辨上下之等也揚子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以庸節節莫
差於僭此天子與諸侯別以制度亦所以防僭亂之階祭禮
詳薦新禮略唯士無田則亦不祭與此同也
山陰陸氏曰楚語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
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與此不同舉重者也六牲
爲會曰三舉也大子舉以大牢亦以會諸侯舉以特牛亦以
大牢卿祀以特牛亦以少牢今其言如此非故爲參也詞有差
次古之人立言多此類如曰不然士食魚炙不饜不食肉庶人
食菜不饜不食魚炙天子嘗黍在夏故庶人秋始薦黍天子
嘗稻在秋故庶人冬始薦稻由是言之天子孟夏嘗麥庶人
薦麥在仲夏矣天子仲春薦韭庶人薦韭在季春矣
李氏曰康成謂祭以首時則周官司馬中夏享礿中冬享烝
固非首時也謂薦以仲月則月令孟夏薦麥季秋薦稻固非
仲月也爲康成之說者謂宗廟與天地之祀不同則周官祭社
祀礿與享礿享烝皆仲月也噫亦視時之有無歟故左氏曰
始殺而嘗則仲月也既蟄而烝則孟月也月令於孟秋薦黍
季秋薦稻也凡食天産以作陽德地産以作陰德古者事
死如事生故有卵魚豚薦之天産非黍麥稻之地産食味
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其周禮
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士既以首時祭故仲
月薦然服虔昭元年傳穿君祭孟月臣仲月故司馬公祭儀亦
用仲月從服氏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
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
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故謂祭饗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
不以牛肉爲羞也
孔氏曰鄭註無故謂祭饗者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
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
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
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
食註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
不得踰越故知非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
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
食賓客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
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祭以羊則不以
牛爲羞者案有司徹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註云
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
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故天
地之牛角繭栗繁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
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於繭栗則非禮角握
非必握也以其過於握則非禮至於角尺亦若是也國語曰
禘郊之牛角繭栗禘之牛與郊同者彼以禘爲五帝之祭故
也周官小司徒有飲食之禁示令則諸侯無故不殺牛以至庶
人無故不食珍者之禁令也聖人之道非極高極明者之
處己而不以處人其易守易行者以之處人而不以處己爲是

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其儉己者也庶羞可以及牲而不踰牲燕衣可以及祭服而不踰祭服寢可以及廟而不踰廟此其儉人者也蓋人之所以修心養性者常在於服食居處之間禮之所防存心養性之術也

延平周氏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爲上

山陰陸氏曰言繭又言栗者互言雖如栗亦可以若角握角尺容有過之者矣其後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

橫渠張氏曰不踰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庶豆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褻親故禮皆不踰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一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麓山足也夫猶治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並非周法故言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言之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者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私田也引孟子者證一代稅法不同也案鄭註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註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知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註云廛里邑居里也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

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一而近郊十一遠郊二十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官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爲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爲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貢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稅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林麓川澤民無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案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麓沙山足也鄭註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此林麓川澤之異也以時入如獺祭魚然後入澤梁是也夫圭田者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厚重賢人故不稅周則兼通士稅之鄭引周禮士田載師文也

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市廛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寬萬民周官載師士田之征十一則夫圭田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爲言也治田之夫無征與司勳加田無國正諸子司馬弗正同意周官關市之法凡非凶荒皆有征此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者商賈惡其盛又惡其衰盛則去本者衆衰則貨不阜通故於其盛則抑之以征於其衰則寬之以無征凡因時以權之而已周官皆言征於掌交則曰九稅蓋征者稅斂之總名也　又禮書曰鄭氏以周禮士田爲圭田以圭田無征爲殷制而註載師士田改士爲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士達於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公田猶公桑也以有別於私故謂之公市廛則賦其市地之廛不稅其交易之貨也關則察其姦僞之情不征其出入之貨譏謂以言微切之經所謂關執禁以譏是也大司徒荒政有云譏亦謂是也林麓川澤之名見篇末解凡此皆百貨之所出也故特禁其非時而入者然文王之治岐澤梁則無禁者方紂在上害虐烝民姑以紓一時之急權一時之宜而已夫圭田無征者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田謂之夫圭田即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圭以潔爲義所以養其廉潔之行公亦有田不謂之圭者公不嫌於不廉潔故也曰夫圭田無征

則非特圭田之五十畝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夫言之又有見乎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也餘夫之田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亦與公田藉而不稅同義然周官士田亦有私則知此所言特主卿大夫爾抑又殷周之法異也或曰不征或曰無征何也圭田者則直無征也故言無關雖不征猶有譏焉故言不而已

山陰陸氏曰凡有所藉如借可也故藉之言借也孟子曰助者藉也蓋亦以此以助爲藉則正在我矣家語曰在貧如客使臣如借是毋有之事也市廛而不稅取之雖悅猶不取也且謂之稅則以其正不在是也其謂之廛則亦有義焉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皆可以縛人而利爲甚謂之譏言於其微時可也古者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後世爲之厲禁然後能如此圭者潔也著卿以下潔白無玷如此而後可以祭祀

石林葉氏曰稅者說取於民征者正取於民合而言之一也對而言之則稅止於布帛粟米而征則兼於力役者矣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公田既借其力而市廛既征其貨故於粟米則不稅關既譏其異圭田既取其稅故於力役布帛則不征此孟子之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然周公之時門關猶征而文王則不征者蓋紂方虐政而文王實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趨時天下已治而周公制禮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然則門關有可征之時非所謂無征卿以下有圭田者所以厲其節在於力役布帛也非有可征之時故特曰無征圭田無征則士願立於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於路廛而不稅則賈願藏於市埜而不稅則農願耕於野

新安朱氏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十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以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又曰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又曰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則授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授百畝之田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孟子說

廬陵胡氏曰周畿內用貢法然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爲井田與畿外同亦助法矣周邦國用助法制公田然畿外邦國雖立公田其實貢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也是周畿內畿外通用貢助不皆如鄭說夫發語辭圭潔也言卿大夫德行潔與之田也此不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清江劉氏曰關譏而不征謂關譏旅士民也至於商猶征之

馬氏曰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亦至於周則門關有征所以抑末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欲誘天下之游手者歸於農故閑民之治圭田者則無夫家之征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鄭氏曰用民之力謂治宮室城郭道渠田里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孔氏曰此一經前明以叙法此則兼通周禮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過三日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輙請求餘處

長樂陳氏曰起一人之繇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寬之也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田里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

嚴陵方氏曰不過三日所以寬其力而民無繇役之苦矣周官豐年旬用三日則經之所言蓋謂雖豐不得歲過三日之制也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地周官墓大夫掌凡墓地域令國民族葬則固不在所請矣請謂求之也

山陰陸氏曰郊特牲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據此用民之力唯冬一月而已周官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據此用民之力唯一旬而已故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石林葉氏曰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田里不粥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寧其覩此三代盛時仁行於天下如此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濕也沮謂萊沛量地謂制井邑之處興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寬其力饒其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鄭註寒煖謂四時燥謂山濕謂川與沮澤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鄭言沮謂萊沛有水草之處也量地遠近以制邑井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沃衍之所堪造邑井左傳所謂井衍沃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興事謂築邑即築城也又築廬宿及市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稟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

長樂陳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均人力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如此而已司空事官也而度地居民者蓋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後造事則居民者立事之始也夫力出於下食出於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有餘故壯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此所謂事舉其中也老者食以壯者之稍所以豐其食此所謂施從其厚也周官之法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其家準以七人與食壯者之食同意家雖七人而以三人為可任與任老者之事同意

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四者變則四時所至之氣不能無差故必候天時以異地利苟時則候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故也制邑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繼言興事任力焉

山陰陸氏曰居民句斷山川沮澤言治沮澤以山川之政若田一牧而當一井矣春秋傳曰度山川鳩藪澤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若納總納銍納秸服亦是也

李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而興事任力則舜所謂贍下土也然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則山澤莫不同也餘見下章

廬陵胡氏曰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代任其事功雖代老者之役為輕而給壯者之糧則厚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鄭氏曰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異和謂香臭與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禮衣與絺綌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孔氏曰自此至曰譯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王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也剛柔輕重遲速有六鄭註唯云緩急者剛輕速總是急柔重遲總是緩大總唯二也人性不同亦有柔而速剛而遲者器械異制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鎛胡之用弓車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何休註公羊傳云攻守之器曰械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言脩此禮義教化當隨其風俗齊其政令施為當逐物之所宜也

長樂陳氏曰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於地有宜有不宜民材之於居有安有不安善殖木者順其所宜而不強其所不宜善居民者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此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之寒煖地之燥濕也剛柔遲速異齊亦言其才也五味異和言其嗜也器械異制若粵鎛燕函秦廬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冠冕而裳是也人之所欲為俗俗之所安為宜先王觀民設教故脩其教不易其俗因民為政故齊其政不易其宜蓋教出於德性故脩之政繫於法度故齊之脩其教齊其政人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天也

嚴陵方氏曰日南多暑曰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也若高平曰陸下濕曰隰是地之燥濕不同也官民材者隨其小大而用之爾居民材者隨其強弱而處之焉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間者異俗若生於陵者安於陵長於水者安於水齊讀如五齊之齊以剛柔輕重遲速雖則不齊然各有分焉故謂之齊也剛柔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凡此文不特言廣谷大川之間而已若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東南之方不火食西北之方不粒食則以五味異和故也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若封於商虛者則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封於夏虛者則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之類是矣因俗然後有宜故於教言俗於政言宜此淺深之別也上兼言異齊異制異和此則止言俗與宜者別而言之雖有三者之異合而言之無非俗與宜故也

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此雖出於天抑亦地氣之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濕之殊俗則有廣谷大川之異材則有剛柔

輕重遲速之不一至於口之於甘器之於用體之於安亦不可得而一五味者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甘苦變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其曰異制者因其性有剛柔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有所禁其曰異宜者因天地有寒煖燥濕而制之也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其俗不易其俗者不咈其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夫唯脩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齊其政不易其宜故周官司徒有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也

李氏曰居民材以下此穿之所以別生分類也然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遠近未嘗異以其齊下土故曰居民以其別生分類故曰居民材周禮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此其所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者也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此其所謂脩其教不易其俗也又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也蓋司徒辨其物司空任其事所以交相治也

石林葉氏曰寒煖燥濕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形有氣於形則生有豐晳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脩其教不易其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便於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謂教者其倫有七具於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其教成於人而使然也天雖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脩其教所謂政者其目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食有節事爲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凡所以治中國而政教爲詳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氏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也寄象鞮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孔氏曰此以下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五方謂中國四夷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題者雕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東方南方皆近海故俱文身也趾足也言蠻臥時頭向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鄭註浴則同川臥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註云僢而同邸不云被髮斷髮故也言有不火食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東方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中國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

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也五方之民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寄者傳寄外內言語象者放象外內之言狄鞮者鞮知也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者陳也陳說內外之言此通傳四方語官也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濊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於中國疆以周索則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齊其行於夷狄疆以戎索則立之寄象鞮譯而已是雖所治之詳略不同至於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則一也夷言其易蠻言其慢戎則好兵狄則善守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俗之所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聚焉故俗之所尚者衣皮羽毛凡此不特其所尚而已亦寒煖之勢異也寄象鞮譯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欲在象胥所謂協其言辭傳之是也寄言其寓於此象言其使於彼鞮言其種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周隸師旄人鞮鞻氏教四夷之樂其名官或以其所服或以其所執或以其所履與此同意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

相之人武則四方之人未嘗不善而聖人命之以夷蠻戎狄者仁智信武其性也夷蠻戎狄其辭也荀卿曰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

嚴陵方氏曰推言往來之相推移言彼此之相接以其皆有性故不可推移性即上文云是矣夷以其易而無文蠻以其小而有蠻戎以其剛狄以其穷於題曰雕於身曰文互言之爾安居若所嗜異俗是矣和味若五味異和是矣宜服若衣服異宜是矣備器若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所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是矣

馬氏曰性受於天則同而中國戎夷有若天地之降者抑亦地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發而南者陽氣之所積蓋陽之氣熱有可不火食者矣西者陰氣之發而北者陰之所積蓋陰主乎殺而五穀不生有可不粒食者矣雕題交趾蓋蔽其所害而不以爲恥則飾亦若是而已志與欲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於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謂之寄象狄鞮譯說者以東南之地近可以致其詳西北之地遠可以致其略此說是也

山陰陸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物固有之人亦宜然寄以顯而寓之爲義譯以來而譯之爲義故禮也所謂象胥是已狄鞮樂也所謂鞮鞻氏是已

李氏曰凡人之魂氣生于天故天得以養其性南方之強寬柔以教北方之強衽金革而不厭是也體魄成于地故地得以化其形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肉豐而痺是也以其性之不同故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以其形之不同故器械異制衣服

異宜以其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故先王脩其教不易
其俗以其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故先王齊其政不易其宜蓋聖
人之所以同人者在乎類族辨物使下觀而化者在乎省方觀
民設教而已天下之法自堯舜至周而後大備故治夷狄之道略
于堯而詳于周堯與宅嵎夷安之以道也舜則非唯安之也必
有德以服之故曰蠻夷猾夏則非唯服之也必有教以及之
故曰朔南暨聲教殺則非唯及也必有法以制之故曰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周則非唯制之也必有政以治之故曰合方
氏之職掌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
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鄭氏曰興學立小學大學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
之事食得其節事得其時民樂於事務勉勸立功尊君親上如
此然後可得興學民富而可教也
長樂劉氏曰公侯等爵邑之大小而畫地以制其封域有地廣
而民稀者其土瘠也有地狹而民稠者其土膏也封域雖等而
賦入不侔夫井雖均而田萊不一必使萬民安宅而凶旱有以
自周諸侯無封而禮樂有以自備者司空度地必參相得而後
能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居之地
制邑以至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養之也
然後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養其良
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以至於尊
君則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栽成天地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量猶龠合升斗斛以五量之所量以量其多少度猶
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長短故多少足以知其所
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於制邑之地曰量於居民之地曰度
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可言度居亦
可言量矣兩之爲并三之爲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
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曠言虛而無墾闢
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
不及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
也樂事則不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強尊君則爲臣者有
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於君凡在己上者皆是
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
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且禮樂之教豈一日之所
可無哉然制作必在於治定功成之後者亦此之意
馬氏曰邑所以容民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以制邑蓋邑
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而有游
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若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故也
李氏曰于制邑必量地之多寡者蓋又將以制其地域也于居
民亦度其長短者蓋又將以室數制之也不量地以制邑則田
或多而民力有不足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田大治之不
勝而莠生之也不度邑以居民則宅或狹而民力爲有餘詩云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言桑者多而民有興桑
以采者也故必在乎地邑民居之參相得也地邑民居之參相
得則田雖大農有以致其力而多穫詩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是也桑雖無餘而婦得以治于時詩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
伐遠揚猗彼女桑是也
講義曰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小大多寡之數或方六七十
里與六百里之邑當量其小大而制之也地有山林川澤原隰

之異或居於山或居於澤或居原隰當量其地之宜而使居之
也地邑民居相參而得所然後爲相得無曠土者欲盡地利而
田野墾闢也無游民者欲民各安業而無游惰也食必有節不
求珍異事必以時無後時之失如是則民安其居樂其事赴其
功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可以無憾豈不知尊其君親其上哉唯
知尊君親上乃能知禮義教廉耻在上者可與學校以教之也孟
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亦此意
黃氏曰民恥於無功之食而俎豆牲牢各知其分殺害有時則
食節之義也庶人既知貴農皆趨三時之務則事時之義也上
下有節然後謹庠序之教化之以孝悌鄉遂推賢讓能則大平
之道興焉
橫渠張氏曰樂事樂稼穡力役之事勸功功利也此以國俗而
言果能知是則自是學矣何必云然後興學大抵有民即有學

家有庠遂有序豈可無之
臨川王氏曰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禮乎曰學者先王
之所以教有教然後使人能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敬成然後立
學以非先王之法也孔子謂富而後教之者民窘於衣食固不
可驅而之善也故富之者王道之始也雖然所以教者未嘗待
民已大富足之後乃始興之也隨其力之厚薄勢之緩急而爲
之禮皆所以教之也教不可一日廢則學不可一日亡於天
下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
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
絀惡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進士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

升進之事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所稟之性
有剛柔輕重遲速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七教即父子一兄
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
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與六禮七
教並是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
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
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過之失貴賤同者故不云民道發
踰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敬
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意逮及之不足則孤
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
長樂陳氏曰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思無窮也
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保之
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

也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名
出於行實繫於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
而後崇簡之而後絀
嚴陵方氏曰禮惡乎壞則六禮其可以不脩教惡乎隱則七教
其可以不明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故脩六禮以節民性德
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教以興民德政以正之其可以
差忒乎則八政在乎齊矣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其可
以二乎則道德在乎一矣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
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於
是爲至恤孤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且六十曰耆七十曰
老耆老在所養則羣則固可知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
所恤則鰥寡固可知矣賢者難於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難故
簡之六禮七教八政解見前篇末

李氏曰善教得民心故教民謂之司徒六禮冠鄉嘉禮也喪凶
禮也祭吉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
禮而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止言禮之在民者則冠昏鄉其事
異而與軍禮故有六禮七教即命司徒則曰五品不遜五教在
寬播王命司徒則曰敷五典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莫不有常故曰五典五者莫不有等故曰五品以父子教之有親
君臣教之有義夫婦教之有別長幼教之有序朋友教之有信
故曰五教分而言之則父子兄弟其道同而兄弟主于親朋友
賓客其事同而賓客主于禮故有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周
官司徒所掌十二教是也八政周官司徒辨其貴賤老幼而有
飲食之禁令則政之在飲食也以本俗六安萬民而終於同衣
服則政之在衣服者也頒職事以登萬民曰學藝曰世事則所
謂事爲也以土宜之法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則所謂異別也以
度教節則所謂度也以儀辨等則所謂制也節必有節等必有
數夫禮始于冠本于昏成于喪祭和于射鄉故六禮以冠昏喪
祭鄉相見爲序教于內而至于外父子兄弟夫婦教之在內者
也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教之在外者也故七教以父子兄弟夫
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爲序政本于民而制于上飲食衣服事
爲異別因民而立制者也度量數制自上以節下者也故八政
以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爲序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故曰節民性教所以告之天人之道故曰興民德政所
以正之故曰防淫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修修言有所因
也人之德無非自得也故七教曰明明者言有所本也淫者出
于民之欲也故八政曰齊齊者有以制其過差也周官宗伯掌
禮司馬掌政蓋所謂國禮國政也故司馬之職未嘗有治萬民
之政而宗伯之禮不設于象魏也鄉師一歲參辭簡大行人六歲

協辭命司寇者有禁造言者有刑所以一道德也五十者養于
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所以養耆老也矜寡孤獨者
皆有常餼所以恤孤獨也以賢制爵所以尚賢也有不孝不睦
不婣之刑以糾不仁有不弟不任不恤之刑以懲不義所以簡
不肖也先王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所以安民也一道德以同
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所以擾萬民也有賢可以
上則教之成也先王之法至于簡不肖則備矣
石林葉氏曰禮者人所體以示於外天所作以具於內故以節
民性教者上所以勉於下下所以得於己故以興民德政者率
人以身而格其不正故以防淫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所備有
故以同俗雖然莫非道也而道有邪正莫非德也而德有吉凶
一之而後異言者不作異行者不容而風俗同於天下道德一
風俗同亦未始不先以政衣服器械不法則會度量數制不同
則僞辭之而後奇器異服者息淫聲邪色者權而禁令行於天
下淫邪止禁令行未始不先以教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
禮之於賓主信之於朋友命也有性焉明之而後閨門肅朝廷
正鄉黨和庠序勸而後教化被乎天下教化行而民德興亦未
始不先之以禮故始於冠而人道立本於昏而人倫正重於喪
祭而親親之恩著達於鄉相見而齒位定恩意合此道德之源
所自出而本末先後之理也雖然司徒所掌者邦教而宗伯所
掌者邦禮此先禮而後教則疑於侵官揚子言道以道之而終
至於禮以體之此先禮而後道則疑於無序何也蓋宗伯所掌
者禮之文而司徒所掌者禮之本故周官內民之常而施十有
二教焉率皆言禮而宗伯所掌者或五或十二皆所以趨時之
緩急以爲詳略不同也
廬陵胡氏曰從司徒脩六禮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教

事自命鄉論進士至于下造士皆崇德也自命鄉簡不帥教至終
身不齒皆紬惡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二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三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
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
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帥循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弟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耆
鄉耆司徒耆老皆朝于庠者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
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
考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存觀其見新人有所化也
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
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遂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不
變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
之外齒猶錄也

孔氏曰此論紬惡之事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
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鄭註耆老謂致仕
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
老賢則年老有德行而不仕者朝有朝王之嫌故鄭云會也耆
老既會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
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習射當
在州學習鄉當在黨與今並於鄉學者州黨屬於鄉雖在州序亦
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吏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
故鄉學得爲射也又鄉飲酒解以鄉飲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
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當惡之正齒
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故鄭註庠謂鄉學也習射習鄉欲
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勸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孝弟敬長老
大司徒帥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

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選之俊士則非唯鄉内之人也
此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其不帥教狠很之人爲之習射習鄉鄭註云
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
者移之左鄉者移右亦復習鄉射之禮故經云如初不變移之郊者
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註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
一年也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内六鄉居之此習禮亦鄉大夫臨
之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註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
一年也案司馬法云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故知遠郊
之外爲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下從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
選於遂學而行禮又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註云間
年者案學記一年至九年知類通達以九年限極不云間年也
九州之外於周則夷狄但居夷狄之内故下註云不屏於南北
爲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　齒猶錄者文王世子云古者
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猶錄也
長樂陳氏曰道德一風俗同則鄉之所好者無非善其所惡者
無非不善然後可以因其聰明使之簡不帥升秀士也古者凡
以敬而見者皆謂之朝則春秋之朝朝祭祀之朝此朝于庠
是也習射上功則示之以行能習鄉尚齒則道之以孝悌因之
俊士以與執事則激之以賢才使之如此而猶不變然後右鄉
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以觀爾之不變然後移之郊移之遂以至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先王之於不帥教者至四變然後弃之豈
其所得已哉　又禮書曰鄉簡不帥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
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
庶之家爲易治而貴胄之族爲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
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
後二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

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觵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
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延平周氏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
六鄉簡其不帥者以告于上於庠言朝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
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
不率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
右移之郊移之遂真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如是若
又曰夫鄉即郊也而鄉之外即遂也言鄉言遂而間之以郊何
也夫在於境上而爲鄉遂之郊是以謂之郊也何以言之出車
之詩先言于彼牧矣然言于彼郊矣者自其出而言之也尚書
先於癸亥之陳言商郊次於甲子之拜見商郊牧野者自其入
而言之也此所以知郊在鄉遂之間也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云則教之之道亦已至矣而猶有不帥者
焉則不可不聞于上也鄉則六鄉之老也周官言三鄉則公一
人者是矣故經言耆老皆朝于庠庠鄉學也鄉飲酒言拜迎賓
于庠門之外是矣然學記又言黨有庠者蓋別言之雖有黨
庠術序之異名自其養人於此言之則皆可謂之庠也士有曰
秀士曰選士曰造士曰進士而此則止帥俊士者以升之學曰
俊士方其朝于庠故據在學者帥之也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
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羣衆非大司徒躬
率之有所不可故本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有司寇
大司寇有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不變者以既別之
以行能道之以孝悌激之以賢才而猶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
居者亦使變其行也左鄉右鄉特彼此之別而已至移之郊又
有内外之別焉遂又有遠近之別焉先王之待人至於此然猶
不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於是屏之遠方終身不

齒焉所謂遠方則九州之外地之尤遠者又非特若遂之有別
於近而已或曰移或曰屛何也移則遷之使知改屛則棄之而
不復齒見祭義三命不齒解
石林葉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害重絶人以惡一鄉以爲不帥教
則無往而不爲惡也然而耆老朝于庠習鄉射以教之以欲其
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鄉遂終至於不帥
教則屛之遠方所以重絶其爲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
曰功鄉飲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爲勝以
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爲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
聽役則是有齒者爲上上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爲德上
其有齒則人知長幼尊卑之爲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爲善而不
肖懲於爲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
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鄭氏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
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禮者與學大學也不征不給其繇
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
孔氏曰此論崇德之事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
學之人有孝友多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唯在鄉今移
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案內則云二十而
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年已二十故鄭註謂可使習禮
者又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
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
鄉人當與餘人同故鄭知二十習學之學是大學也征謂力役
謂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

俊士身雖升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已能習禮皆免
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也
長樂陳氏曰夫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俊
德謂之俊士其成德謂之造士進士則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
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蓋司徒
大軍旅大田役治其衆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
能者皆舍則征於司徒者唯大軍旅大田役而已升於司徒者
鄉師之所舍也升於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周官考校之法書
於族師然後校於黨正校於黨正然後考於州長考於州長然
後考於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之於王然後內史詔王
以制爵而不言鄉升士於司徒司徒升士於大學蓋司徒官以
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則其敎而賓興之以鄉三物而已是
大學亦司徒之所敎也司徒言以德制爵則民興德以庸制祿
則民興功是爵祿亦司徒之所制也由是觀之鄉升之司徒司
徒升之學蓋亦周制然矣
延平周氏曰天之所以爲聰明者以民而君之所以爲聰明者
亦以民故簡不肖者必命於鄉而論其賢者亦命於鄉也秀士
者謂其秀出於一鄉者也選士者謂其足以中有司之選者也
俊士者謂其有知於理人也造士者謂其有所作成也鄉論其
秀士而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而已於司徒則有征也司徒論
選士而升於學則雖司徒亦不征也所謂不征者特有激於不
肖而已蓋古之有道之士安於義命之理以爲有命則雖匹夫
召之役亦且往也以爲有義則雖天子亦莫得而臣之是征之
與否同無加損也哉然毁譽無常而好惡不一者天下之情同
也今以簡不肖論賢者皆命之於鄉可乎先王躬正信以唱天
下則毁譽當一道德以善風俗則好惡同毁譽當好惡同然後

命之於鄉不亦可乎
嚴陵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造而有所成選言異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升之司徒者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故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也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焉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李氏曰司徒與能則以三物物者承民之所自有者也論而升之則以其秀秀者士之所自存者也選言其選乎衆也先王之時養之雖不異而其才有大小故雖文王之時小大皆成才而其詩則始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又曰言刈其蔞蓋大者如薪小者如楚又小者如蔞雖皆可刈而其選之莫不有先後故曰選士俊士如楊子言知哲聖人也洪範曰俊民用章君奭曰明我俊民詩曰烝我髦士是也民言其在下士言其將以官之也進士言其無數也德之未成則貴乎有造德之旣成則貴乎進而無數也
廬陵胡氏曰升之學爲其有德行道藝不但可使學禮而已
山陰陸氏曰造士造而成之正在是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敎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敎冑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敎也幼者敎之於小學長者敎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於小學十八入大學而此云書禮樂四術以敎成是士故云以造士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

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以至俊選皆以四術成之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
孔氏曰此明習業之事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敎謂敷暢義理敎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者依順此古者先王之道以詩書禮樂敎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春秋敎以禮樂則秋敎禮春敎樂冬夏敎以詩書則冬敎書夏敎詩鄭注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舞舞爲陽聲爲陰故大司樂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干戚動故爲陽羽籥靜故爲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陰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鄭注互言之者謂不互言當云春夏敎以樂詩秋冬敎以禮書則是春夏合敎樂詩不敎禮書秋冬但敎禮書不敎樂詩今交互言之言其四術不可暫闕春敎樂兼有禮秋敎禮兼有樂冬敎書兼有詩夏敎詩兼有書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爲偏主耳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也
長樂陳氏曰詩書禮樂以之爲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敎人則謂之四敎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敎行春敎以樂秋敎以禮則文王世子春誦秋學禮是也夏敎以詩冬敎以書則文王世子夏弦冬讀書是也陽動而主聲陰靜而主事春夏陽也詩樂則聲也秋冬陰也書禮則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造士之法在順之而已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不同者春敎之時而舞則貌也秋言之時而聲則言也先王於陰陽之理或取以動靜或取以五事各有所當也造士必以樂正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之成人未嘗不終始於此舜命夔典樂敎冑子周立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皆此意歟　又曰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
教書以夫春夏陽也而禮書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
樂冬教詩以夫秋冬陰而詩樂皆陽也　宗伯曰以天産作陰
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然春誦
於東序主乎詩夏弦於成均主乎樂秋之瞽宗者禮也冬之上
庠者書也則陸氏謂因時順氣於功易成理或然也蓋防之者
成人之事順之者小子之事孰謂未升大學則弦誦乎文樂書
曰樂正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
昔舜命夔爲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
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乎詩書者政事之紀
也說事者莫辨乎書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乎禮樂之中和也說
樂者莫辨焉崇之爲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爲四教使士有所從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有在於是非人君
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以教國子蓋本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
與春秋者爲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
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詞莫贊其意蓋可見矣
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詩書禮樂所載者道也體之在己則述於此而已
故曰四術用之以化人則敎於此而已故曰四教禮者體也故
於秋教之蓋秋主斂所以成體故也樂者樂也故於春教之
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言爲華
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故於冬教之蓋事爲言
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則順之之道又有見於此凡言春
秋必以春爲前者先後之序也然誦亦詩也弦亦樂也而文王
世子乃言春誦夏弦又何也蓋弦誦者詩樂之用詩樂者弦誦
之體方言其體故以樂爲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爲先其實四者
以其陽類故教之詔之皆於春夏而已春之教樂未始無詩要
之以樂爲主爾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爲主爾弦之與
誦其義亦猶是也故文王世子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
或詔之以典書者或詔之以執禮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
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義故也此則一教之以樂正者以
夏殷之制略未若周之制詳故也大子適子也大則以大言之
也適子大而庶子小故謂之大子諸侯有君道故謂之后然非
一人也故以羣加之天子之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天下
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一國之子而已名
之以大雖同所以名之以大則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
全乎臣矣其子不足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自王大子以至
於國之俊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
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士方升
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故也則與師之而
執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彼特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
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
齒矣然以大子而與俊選相爲齒所以明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是也
山陰陸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事也凡造士興於詩書次
之禮次之樂又次之是之謂順莊子曰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
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言教不
言學非成德也有教而已據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凡學必時

矣故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延平周氏曰四術仁義禮智也四教詩書禮樂也崇四術所以尊德性立四教所以道問學尊德性天也道問學人也天與人先王之教未嘗偏廢也舜命夔典樂而教胄子周立大司樂而掌成均之法此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者蓋以樂為學教之始終而能入人之深也大子王子言其適王子言其庶四時之教其大子與俊選者同則道德所以一也

廬陵胡氏曰鄭蓋以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故必謂詩樂為陽又以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故必謂書禮為陰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日而闕卻教閱禮樂而專詩書豈分四時孔子言學詩學禮何必夏學詩秋教禮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何必詩於夏書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聲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秋亦可教樂矣不必春也若云冬必書夏必詩則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鄭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則春亦可教詩書禮矣不必夏秋冬也鄭註云互言之其義未明故詳別其旨

講義曰四術四教皆不過乎詩書禮樂而已以此而為術崇故謂之術以此而成教養故謂之教亦異名同實而已

金華邵氏曰入學當有漸磨之益而勢之所隔則難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勢之尊者使其以驕貴自恃而居乎貴賤而齒尊者之上則有善何以相告有過何以相糾惟褰勢位而一皆以齒則漸磨之術可施如此而不入於善而不帥教也故於將出學之時簡之至屏鵠棄之尊動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之衆甚而天子食不用樂古之人君其不忍輕棄人才如此

盱江李氏曰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為化民也為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孫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罪罪則戮其親譽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明王推恩羣臣必先教學與其罷於今孰若無辜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辜大矣知者慮之則為禍亦大彼不善之資而假之位鮮不及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弃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為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狄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

孔氏曰此論王子等屏退之事案周禮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註云樂官屬也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是虞氏之庠其習書則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

故此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鄭註南北爲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三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云大遠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學教爲朝廷之大政使大子齒於後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共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歸於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

延平周氏曰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勸道諭教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學而又不變是眞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寄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觵撻以督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于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樂正也以之告于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于庠大樂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重棄之也重棄之則與周官鄉士遂士王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舉則與文王世子不舉爲之變同意棘則欲其悔過之速寄則示其有可復之理可悔而不知悔可復而不能復然後終身不齒矣屏之止於東西而不及南北者南於中國爲尤遠北於四方爲尤寒自非惡之欲其死則不投之於此詩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國子之屏宜不至此矣蓋教之者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視學與三日不舉仁也終於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

嚴陵方氏曰視學之禮則文王世子所言者是矣不變王三日不舉者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耳

山陰陸氏曰寄言今雖寄後將復爲棘言今雖棘後將寄焉雖曰終身不齒其幸望猶如此聖人之仁也

李氏曰王親視學于此有以見勞於索之也勞于索之則佚于使矣

講義曰三日不舉閔其教養之久而猶不變所以深惜其齒於學而無所成也古者大喪則不舉大札則不舉邦有大災則不舉又司寇行戮則君爲之不舉王閔士之無成而至於三日不舉樂則所以教養以待天下之士爲如何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主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孔氏曰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

等其賢鄉之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
國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升諸司馬蓋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
詔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
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
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
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于王升諸司馬也
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
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併
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
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
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以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
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
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教事而已司馬進賢興功其論有可者稽
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子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政事
而已蓋古者之設官也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未嘗不
聯而聯事則合治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馬然後無
倖進教士主於司徒及其發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又經將
曰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所以勸之也
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
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
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之耶
嚴陵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
以屬于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諸
司馬焉造士之秀則於成才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
將使之臨政故歸于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臨政則可

以進于王所故以進士名之○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
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
矣前曰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何也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
德之稱此重輕之別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
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
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賢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官
有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祿之其序如此
金華邵氏曰論造士之秀必告于王而始升諸司馬蓋用人之
權當歸之君故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取士其擇之非一人而進之非一日故在
位者莫非成德之士
廬陵胡氏曰論賢者告於王則不肖者固不告矣後世策士於
王庭不論人材賢否皆授以官非古論賢之義也定其論謂公
論皆定于一無異議物論既定乃試以官古者爲官擇人必合公論
盱江李氏曰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
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
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
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
下共貴之也廩祿給焉粟米禀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
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
則君命不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
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謀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
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天官敗公事可勝道哉王制所謂官
之者使試守也堯舜猶且不聖而或臣以職惰之至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鄭氏曰以不任大夫也

孔氏曰以經云發其事故鄭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喻命士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長樂劉氏曰加祿而升爲大夫矣廢其所職之事則黜之終身不復許之仕進死則葬之以士禮必入之竭其忠也

嚴陵方氏曰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與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之於其死也夫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以其曾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者舉中以該之也

延平周氏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葬之者恩也

廬陵胡氏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匡衡楊僕免爲庶人李德裕貶爲參軍皆不書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旅發卒

孔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況司馬掌政典則其所辨論官材者皆特文而已司馬掌教典則其所教習者皆特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爲一涂也

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仕之爲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贏股肱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亦爲不德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

孔氏曰執技之士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藝之事言此既無道藝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已言此重云者見其色目也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一事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橫渠張氏曰贏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也有此二等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贏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爲力與技不止於射御而此止以是爲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曰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鑾逐禽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與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蓋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

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長樂陳氏曰有其能者必有其名有其名者必有其分則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言其能也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其名也出鄉不與士齒言其分也因能以正名正名以明分先王所以勉執技者如斯而已蓋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分守如此欲人遠恥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周公以多藝為能孔子不以射御為賤何也古之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也若乃不知道德與仁惟藝是從此君子所以賤之也文王世子謂之郊人賤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於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此禮所以不同

延平周氏曰先王不責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為始終而未嘗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此則以射御為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之德不能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以賤之也不貳事移官非執技之所能也執技為百工仕於鄉大夫為家臣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為士也古之為士其貴於鄉如此此人人所以遠恥而有常心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異言一節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此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宜謹不可專制必須三刺以求民情鄭引三訊見周禮司刺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謂府史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詢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旨無簡不聽者旨意也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者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故為而入重罪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尚書眚災肆赦是也

長樂陳氏曰訊而謂之刺者訊之然後刺故也春秋凡殺大夫曰殺於內公子則曰刺蓋衰周之時先王訊之之法猶施於公子而已

嚴陵方氏曰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怨辟明而不隱則所制者無疑辟者法也唯辟能立法故也刑出於法而已此先刑而後辟者以刑得其正然後辟得其明故也刑辟所以待獄訟獄訟皆有言者也故曰聽聽訟而後有獄此先獄而後訟者上下之序也有旨謂其法有意無簡謂其情無實於法雖有意於情即無實若是之人則不聽其訟而施刑焉蓋慎其殺不辜故也簡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同所以書獄辭而已

山陰陸氏曰若今聽訟無簡書可按與無可書之實獄皆不聽也

李氏曰必正刑而後可以明辟不正刑而明辟則衆辭於差而

非從矣書曰惟明克允明者有以察其真僞之情允者外有以審其輕重之罪審其輕重之罪所以正刑察其真僞之情所以明辟也訟不已則至于獄至獄則訟故曰獄訟

延平周氏曰言司徒司馬而後及於司寇其序蓋與周官同然獨以司空先之者蓋司空掌事與民當民者也當民者治之所終始故先之不亦宜乎周官三訊皆訊之以言而謂之刺者蓋訊其罪之當刺與否故得謂之刺也附從輕赦從重先王以君子待天下其爲忠厚如此

石林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獄爲主刑有與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於圄圄則爲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爲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爲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至于五刑蓋人誠則辭簡僞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達敎其威而不可犯也故亦曰有旨無簡不聽爲其僞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古者刑辟書於簡所謂簡書是也書於簡則有實迹呂刑云無簡不聽又云五辭簡孚皆實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鄭氏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郵或爲尤論或爲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

孔氏曰凡制五刑非言初制五刑制其裁制故鄭云斷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須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議刑時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生殺得中之理郵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

長樂陳氏曰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先王之所制刑嚴天敍而已郵呂刑所謂五過也罰呂刑所謂五罰也制五刑而曰郵罰麗於事者先王無責於刑人而刑常貴於從輕故易噬嗑之用獄以明罰爲先禮言制刑以郵罰爲主

嚴陵方氏曰五刑即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也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爲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爲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爲序者亦先輕以明之也周官所謂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也

山陰陸氏曰即天因性循理若即人心之謂也若有司論郵罰則當麗於事而已蓋上以道揆制行下以法守論罪

石林葉氏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其罪也人以爲當誅而天亦誅之故刑即天論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其過也已所自取而人不與焉故罰麗於事

廬陵胡氏曰郵尤也成帝紀云上天見異以顯朕郵此言尤人罰人皆當麗著本罪呂刑云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講義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謂五刑五用皆本於天也呂刑曰非爾惟作天牧謂設刑禁之官者非爾也爲天牧民而已制刑而必即天論則不可私以輕重就天理以論之則任理而不任情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孔氏曰原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君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宥放之盡意思念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謹慎測度罪人之意善惡淺深之量以分別之使不相亂也聽獄之人又當盡悉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之人情不有抑屈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氾廣也已若疑從罪而不能斷決當與衆庶共論決之若衆人疑惑則當放

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比例也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也

長樂陳氏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原父子之親則以恩揜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揜恩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疑獄與衆共之呂刑所謂胥占是也衆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

嚴陵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恩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勢而已一於勢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序也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以無倫乎亦在乎論之而已情之淺深各有量也而不可過焉原其情者其可以無測乎亦在乎測之而已事非有或無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惑故也情非用誠不可以測故慎測以慎由乎用誠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別之也悉其聰則所聽者無遺矣悉其明則所見者無遺矣致其忠則不欺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道乎故曰以盡之也汎與汎愛之汎同可信則斷之以已可疑則資之於衆也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以成其獄比之爲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首言權之者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爲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李氏曰五家爲比有罪則奇表相及而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則不相及也比必相及所以使之止其惡父子兄弟不

相及所以使之全其恩故曰必原父子之親爲王之親而有罪則適輕犯王之親有罪則適重凡賢者能者有功者勤者爲王之賓者皆有以寬而宥之犯之者及此故曰立君臣之義原在乎情故曰原立在乎義故曰立權者至於平而止之物也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聽以五辭正以五刑刑之正也正以五罰正以五過刑之變也司寇正刑明辟師聽五辭之謂也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正于五刑之謂也郵罰麗於事正于五罰之謂也衆疑赦之正于五過之謂也古之聽獄也察下之妄偽無所逃其罪而罪之所疑猶赦之此亦務省刑之道而有以見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父爲子隱親之也臣爲君隱尊之也親之則爲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爲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爲

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者乃所以爲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序則有理故適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慎以測此四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別之也聽明則聽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訟者也聽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己忠愛近仁推而及之在人故聽獄言聽明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則得之已甚至於罪有可疑而與其故亦必從之極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雖然罪有輕重且事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講義曰父子之親若周官議親之辟是也君臣之義若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金華邵氏曰用刑以平允爲主不可偏於一也原父子之親則近於愛故必權之以君臣之義且不行其意以詳輕重之序則近於私故必謹淺深之量取不流於私然其聽明則近於察故又致其忠愛而不陷於察如此而或偏於一未之有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獄成告於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又當作三宥宥寛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孔氏曰成獄辭者獄吏初責數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吏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之也鄭註云鄉師之屬鄉謂鄉士師謂士師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非周禮地官之鄉師也漢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鄭見當有正連言平耳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也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棘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鄭註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是鄉士遂士縣士職文彼註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要之者爲其罪法之要辭即是囚之狀辭錄爲要狀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平罷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鄭註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知聽於外朝也棘取赤心而外刺見周禮註王命三公參聽之者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吏共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也註云周禮欲免之公會其期是士職文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王三又者三三事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寛之鄭註云一宥以下周禮司刺文不識者不審也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成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則非謂無簡矣故史得以獄成告於正也獄辭始於史者以掌官書故也正之聽也特於獄而已至於大司寇之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欲之辭又成矣故可以告之於王然而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刑官之長而已專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又告於王若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然以三

又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又然後制刑也可以制刑矣而
又宥之故謂之又也君子之盡心尤見於此
長樂陳氏曰正周官鄉士之類是也史鄉士史十有二人之類
是也王必三宥然後有司制刑者王以道揆而貴乎寬有司以
法守而貴乎嚴寬則天下之所樂嚴則天下之所畏
山陰陸氏曰正無常位顧所言何如耳若建其正立其貳則正
大司徒大司寇是也正掌官法以治要師掌官成以治凡則正
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鄉師士師是也此言大司寇又
言正則正謂小司寇矣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
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
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
方曰寄終身不齒又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
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

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
刑是二者上之所發徒也若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小刑憲罰
中刑徇罰大刑扑罰雖曰未麗於刑亦刑之事也然則大樂正
所屏大司寇所刑司市所罰一歲終何皆君相之所當先知者
故王齋戒受諫冢宰齋戒受質不敢以為後故曰天子齋戒受
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司
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
心焉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
孔氏曰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
輕者輒赦則犯者眾也故書云刑故無小刑者侀也此説刑之
不可變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侀是侀體之侀言刑罰之刑加人
侀體又曰侀者成也言侀體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
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
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刑罰者所以防其故
者也故雖輕亦在所不赦
長樂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
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
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馬氏曰刑之所以為刑者猶人之有侀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
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故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辭之所
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曰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無所不盡
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
山陰陸氏曰凡作刑罰輕無赦言如上所謂可謂恕矣即欲作

而與之雖輕又不可赦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是也刑者侀也者刑者人之刑也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
之所謂刑異乎人之所謂刑侀者成也者人之刑論成而已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雖王猶
不得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
子曰執之而已矣
李氏曰司寇職曰聽萬民之獄訟以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用
情訊之所以盡其心及十日斷之以其一成而不可變也故舜
獨命士曰欽哉欽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
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
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其官與物

之更造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行僞至而澤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四誅者不以聽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

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巫蠱若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蠱者損壞之名巫行邪術損害人者俗禁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鄭衛多淫風故謂淫聲鄭云之屬者桑間濮上之音亦是也鄭子臧好聚鷸冠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楚子玉爲瓊弁玉纓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瓊弁謂馬飾皆異服也公輸般請以機窆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窆謂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談僞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鄭注虛華謂習僞習非捷給謂辯博而澤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如今時之人執持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埠牆蓋謂舍宇

嚴陵方氏曰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執左道以亂政也故殺奇技足以蕩人之心奇器足以喪人之志所學者非則道失其正矣況至於澤而及人乎假於鬼神則以禍福而惑人者也假於時日則以災祥而惑人者也假於卜筮則以吉凶而惑人者也雖不足以亂政亦足以疑衆矣故亦在所殺也左道者以於道逆而不便也

國語士蔿曰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是則左以言其逆也春秋南遺曰家卿無尚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是則左以言其不便也

馬氏曰淫聲所以惑民聽異服所以惑民視奇技奇器所以惑民心僞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行僞而不由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猶足以惑動人之善心甚者至於堅辯博澤有以惑衆故殺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謂之假假於鬼神之幽而信其卜筮之明則有以惑於衆故殺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其教之也則鄉師攷教察辭稽器展事合方氏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行人屬象胥諭語協辭命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其禁之也大司徒有造言之刑亂民之刑大司樂禁淫聲司稽禁不物者大祝禁逆祀命者然則析言以亂理破律以亂法亂名而失實改作以畔常執左道以畔順以至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亂政疑衆者其所在殺宜矣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者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爲故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淫聲以至時日卜筮多出於在下者之所爲故疑衆所謂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也亂政者其害大疑衆者其害小此亂政之誅所以先於疑衆也時日卜筮必有禁何也古者天子有守龜諸侯有守筮大夫有所占則請卜於君而已是在下者無卜筮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破律破後王所述改作改先王所作若瞽史諭書名亦是名也

李氏曰舜典曰怙終賊刑怙自恃以爲姦者也終遂而不反者也賊害人者也三者先王之所刑而刑之莫先於怙此四誅之

所以不聽也末之周官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所謂暴力亂政者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所謂矯誣犯禁者也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與夫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所謂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故禁戴氏曰以告而誅之所以誅其不聽也先王之世道德一而習俗成其行有若是者乎蓋亦備法所不免也後世道德既微而奇行者於刑無誅義理既晦而異言者於法無禁行僞者其行之有故言僞者其言之成理淫辭不能放詖行不能距此君子所以思反經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可述離析其言則爲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爲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爲逆凡此非特疑於衆而於國政亦亂之也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則爲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爲僞學不順其是則爲非鬼神時日卜筮不以實告則爲假凡此雖非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入造言之刑疑衆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僞學順而非皆所自爲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蓋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辯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惑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

延平周氏曰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

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蠹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鄭氏曰不赦過亦爲人將易犯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果實未成不利人木伐之非時禽獸魚鱉殺之非時皆不中用故皆不粥於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鱉蜃月令季冬始漁關竟上門譏呵察

孔氏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畜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車器防民之賊亂也飲食器者既夕禮敦杅之屬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案鄭註周禮則帛廣二尺四寸若不中度數並不粥於市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也但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虣云禁屬游飲食於市是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販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也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禁身著異服者又識口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違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司市所執之禁令也天下之民以有易無莫不萃於市也司其市者執禁令以通其有無而犯於國之禁令者不得粥於其市則人人篤於信義而詐僞不生矣物物遂

其性命而暴天不作矣禮制由之以立恵愛由之以成故中和可致於市民也

嚴陵方氏曰禁之所在不可違也故以執言也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于朝書而縣于門閭近則徇之使聞遠則縣之使觀在上恃之爲已盡在下習之爲已久如是而猶犯之宜其不赦矣金璋蓋以金飾之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以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謂君所命之服若再受命衣服者是矣命車謂君所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則得粥之者以正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故也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黃之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也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珠玉夫戎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以爲器然後見其爲

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所日用者不可不粥此亦禁其侈靡者而已觀周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亦不過市也飭禁以譏即前關譏而不征禁異服則慮其足以惑衆視識異言則慮其足以惑衆聽特曰譏之所以借上之所禾而達之故也譏與小子譏之之譏同

馬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者先王日中之市也先王之爲政在於明分而貴賤異勢其用不可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之所寶也命服命車上之所用也宗廟之器犧牲上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上之所用非下之所宜有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爲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皆不粥於市先王於爲政害者使之亡靡者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靡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異服之在四誅則不以聽而止於禁之譏之何也蓋禁之者守關之事也至於誅則在上者之所爲也

山陰陸氏曰圭璧金璋言有以下諸物不常有也穀梁曰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金在璋上著金亦器若金敦之類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中度粥於市也周官質人掌成市之兵器然則戎器不粥於市爲有戎器者也非戎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謂初非粥者也即他飲食不應有禁下言大史大史王左右也遠則舉闗近則舉王左右以爲其餘莫敢不慎也

李氏曰執禁者持成法以有待也持之以法故曰執待其未然故曰禁雖遇不赦欲民莫敢不慎也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戎器粥於市則侵禮用器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姦色粥於市則亂正錦文珠玉成器飲食粥於市則靡俗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而粥於市則傷物周官司市凡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錦文成器飲食民得以有而不禁圭璧金璋犧牲商得以賫賈得以粥而無禁命服命車戎器工得以作而無禁故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二而此言其禁則十有四也

盱江李氏曰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行沽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時之禁俱有十二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賫民不得畜此經所言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偽爲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姦偽惡物

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其邪使
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
不實矣下去本而上矣貴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
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
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此之
謂也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
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於
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
貳而民德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德不合於一則識
異言異服見於目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先
王一道德同俗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
異言異服者識所以禁其未然凡此皆治民之具諱惡者亦人

情所不免故下大史執簡以記其言動奉諱惡以示禁者所以
為治天下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治市之法如此之致詳蓋所以杜其僭踰欺
詐而又以順時令者也關之有征先王之通法孟子謂今之為
關將以為暴豈有征即是暴邪蓋言征之有過於先王之法者
也
吳氏萃曰司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皆十有二而在
民尤先於商賈與工者民不敢用則商賈不敢販工亦不敢造
也王制其禁凡十有四先王之世大率言於市如此此民之所
以安分務本而無奢淫姦偽之習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孔氏曰此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

簡記策書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之事奉進也鄭註諱謂先王
之名惡謂子卯忌日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
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註云
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
子卯已具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
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大史之職王典國之禮法凡有大禮
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會遠祖於大廟則
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齋戒恐懼以俟天譴則奉其惡日
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脩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
其常度咎徵作於四時札瘥刑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
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
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敘事于官府頒告朔于邦國

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
略皆同也
長樂陳氏曰諱則非可言惡則非可為執簡記則王知所
從奉諱惡則王知所辟凡此施於喪祭軍賓會同之類而已
若夫四方之政事與其志則有誦訓傳道及詔辟忌
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即周官大史所謂執書抱法是也奉諱
惡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大史者以小史
為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冊所記之言也執言
執之於此奉言奉之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耳故以典
禮言之
山陰陸氏曰此言執簡書王言動善則記之惡雖記之猶諱變
善言奉著善臣所奉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
克欽承

廬陵胡氏曰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
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
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
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
制國用
鄭氏曰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司會冢宰之屬掌
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
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於
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
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猶事斷計要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

制國用之事也以其歲收天子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
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齋戒而後受於
諫也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
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齋戒贊
王受羣臣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
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
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之掌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
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
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
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
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
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質
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百官齋戒受天子所平之要

然後休老勞農即十月蜡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歲事成
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案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
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鄭總而言之故成計要也司徒司馬司
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
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
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
也
嚴陵方氏曰齊以齊其內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古之人
將有思也將有爲也未嘗不齋戒者凡以致其謹而已故君之
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諫於下也臣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
質於上也然而一歲之內所諫所質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齋戒
受之何哉蓋今歲於是乎幾終來歲於是乎更始改易之事將
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宜既驗者可因爲之監未然者

可豫爲之防君臣上下其可以不慎乎則齋戒以受之不爲過
矣成即周官司會之職以歲會考歲成者是矣謂之成以其計
要所成之績故也計要正司會之所掌故其質於天子獨先於
衆焉冢宰齋戒受質者蓋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必降於
冢宰者以冢宰爲天官之長司會則天官之屬故也大樂正大
司寇市三官雖非冢宰之屬然以其計要正司馬之所掌故以
其成質於天子特從司會而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
質者是蓋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教五典者也而樂
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
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偽飾之禁在民在
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
以其類乎百官蓋三官之屬以其職卑而不敢專達故必質於

三官然後其成得達於天子也獨不及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禮故也然後休老勞農者蓋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爲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爲可勞之人於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蓋先王所以奉天時而爲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事則所以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出也前經言量入以爲出故成歲事然後可以制國用焉且歲事繫乎天則成其終者存乎人國用出乎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歲事曰成國用曰制也

長樂陳氏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百官積日而合詳天子一日列之而已此司會所以質歲之成於天子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以詔王及冢宰則詔王者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冢宰齊戒受質則列其已然者受諫則列其已然而脩其未然者其受之必至於齋戒無敢褻慢故也受質然後休老勞農以其萬物歸根之時而老者不可不休百穀既入之後而農者不可不勞休老黨正所謂正齒位籥章所謂息老物是也勞農特牲所謂息田夫月令所謂勞農而休息之是也

馬氏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當是之時上之是非不可以不諫故天子則齋戒以受之下之善否亦不可不校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質者質其是非而聽其誅賞也故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冢宰則齋戒受之說者以贊王受之其說蓋非是矣蓋掌一歲之事者冢宰也而司會者冢宰之屬周官曰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天子則降於冢宰故其理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統於冢宰而非冢宰之屬以其職無專達故以其所成從司會以質其誅賞焉天子則以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之成降於三官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齋戒以受之百官者三官之屬而其職亦無專達故以其成質於三官然後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則百官齋戒以受之至於百官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考之周官大樂正者宗伯之所屬大司寇者六卿之所屬與此不同者蓋周官之言周之禮也

延平周氏曰受諫必齋戒者神明之也司會總一歲之文書故質於天子必司會先之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可謂重矣故從之言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及宗伯者禮出於教故也休老勞農者萬物歸根於冬然後復生於春帝勞乎坎然後復出乎震故蜡所以息老物與勞農者庶其有以繼之也成歲事者成於終而成始也

山陰陸氏曰以諫換質言王於此求諫非直受質而已亦王之隆嫌下或不敢諫六官不言宗伯以大樂正見之也

廬陵胡氏曰大樂正等由司會以王於王大司徒以下三官不由司會者以其總王萬民得自質於王司會但進其治要耳先儒云天子平斷畢報於下故百官受天子所質之要非也此謂百官自受在下所質正之要也

新安王氏曰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齋戒受質惟宗伯不與蓋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四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五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鄭氏曰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孔氏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曰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有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取數畢而已夏貴禮敬故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而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則謂之飫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謂以

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左傳觀之則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戎狄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燕禮者凡王饗食在廟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鄭箋甚露詩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鄭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夏周法也或鄭因春言夏因秋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若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則通季春三養老也此義實可疑皇氏曰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

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單義或然也

長樂陳氏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取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又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方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則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開不助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死政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而正饔人所謂耆老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實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

嚴陵方氏曰燕以示慈惠慈惠者上之所以接下也接下者天之道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饗以訓恭儉恭儉者下之所以事上也事上者人之道故夏后氏以饗禮殷尚質故以食禮食禮則簡而質周尚文故脩而兼用之兼用三代禮也豈嘗增損於其間哉亦治其壞而已故以脩言之

清江劉氏曰以養老莫善於燕其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其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核除於是乎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又爲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恐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爲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以侵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爲而晏然是故周人通其旨達其意脩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若所以處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延平周氏曰以燕饗對食則燕饗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以燕對饗則燕以恩爲主饗以禮爲主虞氏以燕則其恩已致詳矣故夏后氏易以饗饗則其禮已致隆矣然燕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以養陰也周則文極矣故兼用之亦各趨時而已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氏曰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在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孔氏曰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鄭知國是學者以國與學文相對也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鄭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為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也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燕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亦當如此

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殺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此禮之所以彌殺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積外饔掌割亨以至羅氏共羽物酒正共酒槀人共食其禮之備具如此又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孔子於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之禮均於老者不為過矣內則曰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嚴陵方氏曰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已養於國者則尊於一國之人焉養於國者不離於臣道而已養於學者則有師道焉以其年彌高而德彌卲故也然養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始衰故也達於諸侯則以有君道者皆所當然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再至於地也凡拜必再故以首至於地而備其數蓋所以佚老者而不責之以筋力之禮也瞽以無目而不便於禮故亦如之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之矣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清江劉氏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賜饋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山陰陸氏曰養於鄉五十與養於國六十與養於學七十後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養於鄉之謂也春饗孤子秋養耆老六十養於國之謂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鄭氏曰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

孔氏曰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恒令膳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奇美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美善之膳水醬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蓋肉為天產所以養陰食為地產所以養陽養陰者常不使勝於養陽者唯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故曰五十異粻蓋言異於強壯者也六十則不特異粻而又至於有宿肉七十則不特有宿肉而又至於有貳膳貳與大祭再貳之貳同意八十則不特有貳膳而又至於

有常珍九十則養之愈備故曰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先王之法嘗寓於甚微使天下後世必於五十然後異粻則養
隆者之害已自節矣而至於九十養之愈備則爲子者所以致
其孝也
嚴陵方氏曰粻則地産以養其陰肉則天産以養其陽膳用六
牲以爲善而已珍用八物則爲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
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
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度於閨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
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飲食
從於遊也雖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亦可而已
山陰陸氏曰八十常珍若豹胎象鼓猩唇熊膰是亦珍也不得
謂之常珍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

制
鄭氏曰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
孔氏曰年既衰老豫爲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
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衣則死
後爲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時制謂一時可
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
辦衣物易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
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
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爲送死之具也或以歲或以時或以月
或以日者蓋年愈高而備之愈宜數故也八十而下皆曰制獨
九十曰脩者蓋創其始之謂制治其壞之謂脩
延平周氏曰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七十者則

當以時制於七十又或不足而有至於八十者則當以月制九
十則日脩治之而已歲然後時時然後月者言其緩急之異絞
紟衾冒死而後制以其易具且又明人子有所不忍也
馬氏曰自五十異粻而下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歲制而下此
送死之禮也人之至於五十其氣始衰食不可以不異故異粻
自五十而上事親之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
至膳飲必從於遊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必然之理也
人之至六十以上則送死之禮不可以不具
新安朱氏曰歲制者歲以展而脩之下時月日放此
山陰陸氏曰九十日脩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也七十時
制不保歲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
得人不煖矣

鄭氏曰煖溫也
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則盛極矣盛之極亦趨於
衰故五十爲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
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故也
馬氏曰人之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始衰雖
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也先王之時下無凍餒之民者
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七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而六十則可以食肉矣
山陰陸氏曰非肉不飽始於五十非帛不煖始於六十皆極於
七十
延平周氏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王
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爲先以衣爲次故曰五十始衰
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

然後足食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鄭氏曰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也

長樂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蓋杖於家邦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九十就其室所以尊之以珍從所以養之也

嚴陵方氏曰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杖於家者則不得杖於鄉杖於鄉者則不得杖於國杖於國者則不得杖於朝杖於朝者則無適而不以杖矣此隆殺之別也伊耆氏共王之齒杖者以此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矣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而杖有所不足道也前言巡守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爲備而又以珍從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亦見祭義解

延平周氏曰貴貴老老不可偏廢也八十與之杖老老也而不見於朝者貴貴也九十則天子必就其室而問之者豈特老老而已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枉面可也就其室而問之何歉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鄭氏曰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故不俟朝月告存每月致膳也秩常也有常膳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告謂問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極老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新安朱氏曰註揖君當作君揖

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欲其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子孫而至於九十則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於貪汚者也

山陰陸氏曰告存告而後存之即日有秩不必告也故孟子曰庶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廬陵胡氏曰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者告云存也秩常也君日使人膳則八十月告存之時亦致膳矣

嚴陵方氏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若酒正之秩膳是矣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鄭氏曰五十力始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孔氏曰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則唯據庶人之事力政謂築城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服戎謂從軍爲士卒案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愼云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如鄭此說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如

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征四郊之內以其多役故二十受役六十乃免若於野則力役又少故十五征之六十五乃免若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如孟氏韓氏說是也鄭註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

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文武不爲張而不弛文武不能晝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歲之理也少壯作而老息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爲之禮以息之此經是已周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雖五十猶從力政矣祭義五十不爲甸徒則未六十不與服戎矣豈非時異則禮異歟

延平周氏曰周官鄉大夫及祭義所載與此經異同者蓋舍征之法始於五十而征之之法極於六十有五其間有征有不征者惟上之人度其筋力之何如耳果筋力可任則不爲五十而舍之果筋可舍則不待六十有五謂不及乎此與過乎此則非法也

嚴陵方氏曰從力政從力役之政也與服戎與兵戎之事也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焉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者蓋事生之與事死事人之與事神不能無輕重之別故也或曰從或曰與或曰及何也從謂行其事焉與則預之而已六十之與服戎七十之與賓客非特不從其事也亦且不與之矣及則傍有所加之謂以其衰老已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也而事固不當及於我也然則從與者我從與於事故言於事之上及則事有及於我故言於事之下此其辨也

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賓客齊喪此免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山陰陸氏曰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即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爲徒猶以爲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鄭氏曰爵謂賢者命爲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也

孔氏曰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故知此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故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

長樂陳氏曰顏子年未二十而孔子以爲王佐之才則非必五

十可以爵也孔子六十有九猶以未聞大道爲恥則非必六十不親學也伯夷太公老而後歸周則非必七十而致政也記之所言特以中人爲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爲喪則於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金華應氏曰自五十養於國至七十致政非公私暇豫而財力豐饒禮制脩舉而品節分明道德尊隆而教化浹洽豈易及此

山陰陸氏曰六十而猶學晚矣蓋當是時雖離文字可也唯衰麻爲喪言雖重服唯服衰麻而已據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麻先衰以輕服服重也荀子曰七十唯衰

存據此雖謂之衰麻無牡麻經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

孔氏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於膠之事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周人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登歌清廟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

學名也養老以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鄭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

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

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謂之校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

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禮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上庠居於西郊西北者天所位也有虞氏體天道而帝故以上庠為尊焉東序居於寅地而寅卯者人所見也夏后氏立人道而王故以東序為尊焉殷尚質故以右學為尊右為陰之正而天地之質成於陰之正故也周尚文故以東膠為

首盖東爲陽之中而天地之文作於陽之中故也虞以上庠居右然不謂之右而謂之上者盖天位在上不可謂之右故也殷以右學爲上然不謂之上而謂之右者盖陰之道貴右不可謂之上故也東序居下庠之位然不謂之下者盖夏后氏以東序爲尊而下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東膠居左學之位然不謂之左者盖周人以東膠爲尊而左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國老猶國子謂之國以對家言之則爲貴故也庶老猶庶子謂之庶以對適言之則爲衆故也以庶老爲衆則知國老之爲寡以國老爲貴則知庶老之爲賤矣然四代之義養老必以學何也盖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乎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於此以養老不亦宜乎皆學也寔曰庠夏曰序殷曰學周曰膠又何也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爲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序者射也射以正己爲事人道也故夏曰序學者覺也覺民者所以反其質故殷曰學膠者飾也飾物者所以制其文故周曰膠然雖虞曰米廩則不特謂之庠矣夏曰校則不得謂之序矣殷曰瞽宗則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則不特謂之膠矣經言耆老皆朝于庠則庠又非獨虞有之黨正屬於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盖合而言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校謂之米廩謂之瞽宗謂之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之學也

馬氏曰以方言之則東爲上以内言之則國爲内故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皆在於國之内也以四方言之則西者成德之地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皆在西也凡此皆其所向之不同也

延平周氏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方言之也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也上庠右學皆西也東序東膠皆左也虞與殷尚右貴有爲也夏與周尚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今於夏則謂之東序於周則謂之東膠何也盖以其教人於此則皆得謂之校以其射於此則得謂之序以其養士於此則皆得謂之庠以其糾不帥者於此則皆得謂之膠孟子之言特其應時改造之名耳

山陰陸氏曰東膠虞庠郊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此學也自諸侯言之膠其所謂校者邪左傳曰鄭人遊於鄉校又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據此校雖在鄉距國不遠矣

又新說曰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以舜上庠夏東序殷右學周東膠爲四代之大學舜下庠夏西序殷左學周虞庠爲四代之小學非是也盖曰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學各不同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

新安朱氏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記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説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

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孔氏曰案言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舜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鄭註云畫羽飾之上註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註云夏殷未聞者皐陶謨謂以虞夏其故因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鄭註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祭之服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以用玄不故知燕羣臣之服也深衣謂白布衣其冠衣同皇氏云服皇冠皇氏以爲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案詩注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夏后異於衣黑衣也縞衣白布深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書則衣裳之註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玄端皆以布衣身裳以緇不玄故玄衣素裳也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者案儀禮記以首著者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皆著章甫之冠夏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云服是服者證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也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者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康子僭效之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廣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註云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横渠張氏曰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止嘗納于大麓元不嘗有封大麓者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殷人與周人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與禹崇伯之子也殷周以衆興言以其衆興起於彼方也

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之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馬氏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爲先皇與收冔與冔皆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縞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在祭祀則言冠而不言衣者言冠則知其有衣故虞則十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矣

延平周氏曰有虞言氏而不言后夏后言后而言氏至殷周而皆言人者氏者言其旁出而有所別后者言其繼世以爲君蓋堯以天道治人而舜以人道奉天則舜於天道乃旁出而別之者也夏則繼於舜而爲旁出者也至於殷周人道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燕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玄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則知有所謂素言縞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之卑者也記曰朝玄端夕深衣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事極其嚴故冕而玄衣纁裳則上下各異其制養老之情貴其親故皮弁而緇衣則上下相連而不殊取其便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

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鄭氏曰巳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廢廢於人事自諸侯來從諸侯來也

孔氏曰將徙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貧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也

長樂陳氏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也有其德而非其年則未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養老以年爲主故也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從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曰養老有曰寬疾以至小司徒鄉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廢疾者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巳新甿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自家而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則自國而將徙於大夫者可知自諸侯徙其家期不從政則自大夫來徙國者可知先王之於從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授所以制之以義寬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綏之以仁　又禮書曰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

嚴陵方氏曰引如引罪引慝之引蓋引其年高下以爲養禮之隆殺故也

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五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六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鄭氏曰餼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擾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

黄氏曰斯蓋欽帝王仁政均田勸農禮樂既與民心不貪而趨業矣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國儲民食咸畜十年則是國家以振窮民爲必行之政矣況閭比有序則五黨爲州使之相賙而四窮之民處其鄉里州長自率二千五百家而賙救之則所謂無告者皆獲其養也

嚴陵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歟皆有常餼固所宜矣

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序也此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餼多寡有二等故此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曰孤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

山陰陸氏曰爲其無告也故書以無告爲言所謂天之窮民於天爲窮於人宜達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鄭氏曰斷謂支節絶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能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絶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植鎛注曰使擊鍾蘧篨蒙璆注云璆是王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戟柄也矇瞍脩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篨戚施說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刖即跛躃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有三塗遠別也
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阽危故從中
央孔子爲中都宰其民至於男女別塗蓋以此也設弧帨男左
女右門拜男尚左女尚右髻鬌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人
在房此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詩葛
屨曰宛然左辟
嚴陵方氏曰道路所以通四方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
深宮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爲故其所由如此道路見月令
季春解既曰中又曰央何也蓋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
左或右皆非適當焉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延平周氏曰男女尊卑之節雖在道路亦不廢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
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曰爲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皆謂以與少者雜色
曰班猶空也
孔氏曰父黨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
少者擔之也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
少者輕與老者
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爲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於五品爾
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
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
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
矣班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
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爲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
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孝弟發於朝廷行乎道路疾行先長則

以不弟名之其趨一舉足而敢忘禮哉文王之化至於行者讓
路蓋本諸此君子耆老不徒行故五十無車不越疆而弔人庶
人耆老不徒食故七十可以食肉不徒行者必不徒食不徒食
者不必不徒行
嚴陵方氏曰父之齒謂與父爲長幼之齒者兄之齒謂與兄爲
長幼之齒者隨行則從其後也鴈行則差其次也朋友不相踰
謂各以其齒而爲先後之序也輕任并重任分二者皆以優老
者而已然孟子言班白不負戴者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
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備內則曰士不貳羹胾蓋君子未嘗
徒食故也前言班白者不提挈蓋庶人未嘗不徒行故也大夫
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也士謂之君子則以德稱之也此以君
子對庶人而言則主於士也明矣
山陰陸氏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長是也詩

謂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視此爲無車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
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鄭氏曰造爲也
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
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
也 正義
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
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也君子之行禮
也無事則先諸神有患則先諸已無事則先諸神故田則先乾
豆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有患則先諸已故凶年君
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至於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邑足

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假言當自具也不造燕器與養器為後同義以食言則曰養以居言則曰燕其實一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方一里為田九百畝案論語註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鄭註億今十萬者方十里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為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非鄭義也更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為萬億鄭因此錯本但云萬億即今之萬萬

皇氏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

嚴陵方氏曰古者步百為畝畝三為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則一里方三百步為田適九百畝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為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而已

延平周氏曰方里為井故為田九百畝井十為成故為田九萬畝成十為通故為田九十億畝十通則百億井矣故為田九萬億畝

李氏曰愚考之自此後漢儒註王制之文也盧植以王制為漢文帝博士所撰蓋疑是歟此即註天子之田千里之文也億千萬也

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域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衡山荊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備是詳也以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皇氏曰千里而近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遙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也

長樂陳氏曰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謂之千里
而遥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
北不盡恒山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王制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者王制言其地之所訖禹貢
言聲教之所訖故也
嚴陵方氏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耳
李氏曰此經乃註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
中國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
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越猶未盡闢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
者河流縈帶而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
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
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
不盡之地蓋襲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
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
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
也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五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
詳者也觀於曰内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
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鄭氏曰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嚴陵方氏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木所積曰林林所附
曰麓川澤見名山大川解溝瀆見月令季春解城郭見禮運
解宫室見曲禮宫室解夫方百里者百故爲田九十億畝三
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一分以容宫室塗巷之類則餘
六十億畝爲可耕之田矣四海之内不必皆如此特其大略然
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
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
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
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
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
二十五里
孔氏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
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
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
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
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
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
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
可用也鄭註周猶以十寸爲尺案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
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
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
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
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
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别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
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
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
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
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
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

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十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
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
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
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
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
一里爲五里取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
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
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
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長樂陳氏曰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
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
寸扶即膚耳然取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
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寸尺之度又取諸物也先王制
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
矣且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長短先儒以黍之巨
者積而爲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
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
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
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考工
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
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
度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
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禮
書
嚴陵方氏曰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則一止一止之
所至宜亦如之故古者以八尺爲步後世以六尺四寸爲步者

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是古尺當今邊八寸爾司馬法以六尺
爲步者即六尺四寸之率也案禮圖有黍尺有指尺蓋累一黍
爲一分按一指爲一寸黍尺則其長百黍指尺則其長十指矣
然而地有肥瘠人有長短則黍之與指豈能無差此古今之尺
所以異歟所謂東田則詩所謂南東其畝是也言南則以廬在
其北而鄉南言東則以廬在其西而鄉東畝有南東而詩又言
南畝者人以鄉南爲王故也此止謂之東田者耕事始於東方
故也
延平周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而周亦十有一歲同度量此步
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地
之生黍有小大蠶之吐絲有巨細人之手有長短而上之人又
失其同度量之法此步尺所以異同也
李氏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者則
校八尺爲差短也案史記秦始以六尺爲步此言古者即秦也
又案晉張華所得律管即京房漢尺謂漢張蒼之尺也以阮咸
所得周玉尺校華之管爲長則漢尺校周尺爲短是以知漢儒
註王制之文也此註制農田百畝文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
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
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
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
者歸之間田
孔氏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
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
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

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卽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卽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李氏曰此乃註名山大澤附庸閒田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鄭方通算畿內外萬里展計十萬里之法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乃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乃七千里共通計萬里之地乃公侯之國又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乃伯之國通計三分中除一分只得二千九百四十里總前三十箇百里共五千九百四十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九者此指實數算之計二千九百里方十里者四十者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總前二十九箇方百里之國却湊得前段二千九百四十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此指實數言之計四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六十里通餘方數共四千六十里統前方百里及七十里之數五千九百四十里却好共成萬里方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者此子男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得三千里方百里者三十此申言上二句實數計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算之得一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正得六十里通五十里之國至此四節亦共得四千六十里統前共算亦是成萬里之成數開方共十萬里之地此論九州州二百一十國之數

延平周氏曰所謂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山大澤不以封亦非不以封也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內也附庸所以畜小國閒田所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皆閒田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氏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旣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

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
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
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
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
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
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
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
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
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
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爲天子之有亦閒鄉遂并
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延平周氏曰此亦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
也

李氏曰此乃誣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縣里之地封方百里
者九乃公之國計九百里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指實數言
之計九千一百里通前共萬里之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
此指卿之國三分中止算二分合得一千二十九里通前百里
者九計一千九百二十九里爲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言之計
一千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此指實數言之計八千里其餘方百
里者八十此十分中算其一計二十九里此申言前之餘數亦
是一千二十九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
七十一里通前封方百里及七十里統計萬里之地又封方五
十里者六十三此大夫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合得千五百
七十五里通前共計三千五百單四里爲方百里者十五此指

實數言之計一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此指十分中算其
一計七十五里此乃申言前千五百七十五里其餘方百里者
六十四此指實數言之計六千四百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就
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九千六百統計百里七十里之國共成萬
里之數開方則成十萬之地此指天子之縣內方千里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
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
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
小國之卿
孔氏曰自此至再祿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
臣之世與不世之事前已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
依此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之士可知故此文

發畿內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
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
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謂
大國之君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也次國謂夏伯
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唯得三
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
也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
卿則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
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
其君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增如此其命天
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

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士倍下士
至於君十卿祿者是也此特重釋之耳
李氏曰此乃註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所食愈衆豈非
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君者也則
既各給之田以爲祿矣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
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
所食兼於衆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
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爲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塗
私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
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

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
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孔氏曰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
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
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
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齊戒
以見君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天子巡守有湯沐之
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爲朝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
禮書曰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
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
侯湯沐之邑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

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衛晉國之
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
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
王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嚴陵方氏曰三監即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彼
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於諸侯三
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已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
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焉其祿視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
不必太厚故也其爵視次國之君者以三監之職其權不可不
重故也湯沐之邑者以其邑之所出而共湯沐之貲也春秋傳
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蓋爲是矣然此止言方伯
者豈非以視元士之邑者獨方伯乎

延平周氏曰侯分以州州統以牧牧統以伯又監以大夫此上
下足以相制而莫敢爲亂又況有仁義而爲之維持者哉所謂
祿取於方伯之地者豈非取方伯附庸之地乎
李氏曰此乃註三監之文也方伯爲朝止元士註天子之縣內
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昔者管叔蔡叔霍叔皆爲三監於殷成王既殺武
庚以其地付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爲諸侯之長成王使之
勑其民且曰別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
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爲康叔之
疇然則祿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亦可見矣既監其國當
食祿於其地無由復受爵於王朝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
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鄭氏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

孔氏曰鄭知大夫不世爵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故知此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總號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各君其本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𩌏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河南程氏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是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是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爲卿故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則使以德爵以功者別而言之爵主德功主祿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

嚴陵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視謂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男故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則以其德又有繹於天子之大夫故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則天子之大夫世祿也明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祿即大夫也

李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此註外諸侯世子之文也大夫不世爵止世祿此註內諸侯文也

新安王氏曰繼世而爲諸侯象賢也諸侯入於天子之國則爲卿其次爲大夫文王末年芮伯爲司徒衛侯爲司寇是以諸侯爲天子之卿也齊侯呂伋爲虎賁是以諸侯爲大夫也在其國爲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爲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

又曰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諸侯而臨臣臣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苟異君命而爲諸侯春秋於桓公所以歲首不書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鄭氏曰鄉飲鄉射也八政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長樂陳氏曰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及朝聘車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政人君之所授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教於下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禮之始昏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爲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爲之序喪禮主於內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內以及外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特施於一鄉儀禮相見特主於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焉夫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政在養民故以飲食爲首飲養陽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異別焉有異別矣則必有度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數以計之其多少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李氏曰此註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之文也

江陵項氏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異別註不能通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領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七

月令第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然其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之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則不韋正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好兵殺害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故也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但秦自不能行之耳又秦自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焉知未并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

又曰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既釋其文不得不略言其趣凡說天地形狀之時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

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喜所論鄭註考靈曜用渾天法今亦當以渾天爲說案鄭註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璇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處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圍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千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註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冬至後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有九十一度餘此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

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註考靈曜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註考靈曜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註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註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曆乖違於

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秦漢書律歷志云冬至之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註考靈曜之意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註考靈曜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

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見考靈曜註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曆家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强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爲一月故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爲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律歷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爲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爲娵訾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

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爲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六度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鎭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歷志不須煩說是以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遂以人事爲義或據理是寔或構虛不經既無正文可憑今皆略而不錄

橫渠張氏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其衣服器皿官名皆秦禮也月令言迎氣則

就祭其五帝名號既不取則五帝者何也五行之帝也五行不相離而分之者何也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匝所至則於時亦有偏王者今於春溫和萬物發生是木之德也夏則炎熱是火之德也秋則清肅是金之德也冬則嚴凝是水之德也有此體象月令儘有美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此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可謂聖人各止有一事可稱也姑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又曰禮運言聲色味不及臭臭之用非所急也故月令五臭不爲世用

長樂陳氏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歲年以序事之意

馬氏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有之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始終相循者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亦因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大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其爲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師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法則使徇焉而受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頁承之也月令之爲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傳會增益以成之者也

高氏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矣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作爲於周公鄭康成高誘唐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太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異故疑爲秦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謂始皇既爲天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增加爲之殊不知始皇併天下既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吏民爲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餉國典孟春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謂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漢淮南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增加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耳凡爲此數說者要之皆非深知月令者也蓋月令一書所以著入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涖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舉措云爲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一毫不可以私意自爲今考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次舍者蓋將考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辨人事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蟲草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氣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於是人君居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乘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微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當然也迎氣於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木火金水之運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劾

爲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見之歲終此又人君一歲之間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藏何者非盛時之治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何者非順時之法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行微而法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而月令所以著入六經者其深旨猶未聞也嘗讀洪範之書而後得其說蓋月令一篇大體與洪範相通爲一特先儒未之講明爾何則洪範之論初一曰五行即月令金木水火土之運見於每事有所屬者也次曰二農用八政即月令之勸課農桑聚蓄財貨祭祀神祇安養民居習合禮樂逐捕姦慝敬禮賓客簡練師徒之意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即月令歲月日星辰曆數之事也次六曰乂用三德即月令布[illegible]行[illegible]慶惠不可稱兵殺有罪嚴斷刑等以順天時者也次七曰明用稽疑即月令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也次八曰念用庶徵即月令之氣運行不忒風雨寒燠各以時若草木昆蟲各以時遂凡此皆以休徵也每月之終其言時令或至錯行而有疾風暴雨寒熱不節大旱凶荒之類凡此皆咎徵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即月令養衰老禮賢者行爵出祿以稱所尊禮者也至於威用六極即時令失宜民多疾疫遷徙流亡之類是也雖然月令與洪範固相與爲一體矣然洪範所以能使五行八政五紀三德以及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之咸得其宜者以其有敬用五事建用皇極以爲之本原也而月令何所取焉嗚呼月令之本原學者殆未之考耳大抵一陰生於午一陽生於子當此之時正陰陽爭死生分之際也故人君合於二至之時盡齋戒之誠躬掩身之德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毋以遺人主之聽以定晏陰之所成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古人養氣必於子午二時而推廣之故於子午二月人君苟能涵養此心一毫無累則視聽言貌思之間有肅乂哲謀聖之德然後可以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建皇極以無私執大中於天下而所謂五皇極者即月令每月之發政施令毋有不當毋有枉撓毋有差貸毋有阿黨舉歸於大公至正者皆是也如是則寒暑不差疾病不作雖昆蟲草木尚得遂其生宜乎斯民悉歸於仁壽而備用五福又安有短凶夭折之所謂六極者若夫中央土上有帝神之號音律氣數之所屬臭味祭祀之所寓與夫天子居處衣服車馬飲食之所取耳至於土德之運則分旺四季者是也非禮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者歟然則合而論之則謂之洪範歟而舉之則謂之月令故月令所以著六經垂萬世者其在茲乎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鄭氏曰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心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孔氏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韋在秦世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鄭註曰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匝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辰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

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是一歲有十二會也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畧之數焉所以爲大畧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反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有彊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

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爲大數也營室號娵訾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畧不細與曆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案三統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曆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依三統曆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蓋月

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則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畧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鄭註觀斗所建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義見律歷志鄭謂記昏明中星爲人君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

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事也

長樂陳氏曰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日躔於天故星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仲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秋宵中星虛則婁奎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仲冬日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月令正月昏

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中旦牛中
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六月昏火中旦
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牛中旦觜中九月昏
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
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氐中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星
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
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
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
月五月十二月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
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
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
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
其次皆互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

凡以授民時以秩民事而已不特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
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
而畢凡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
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胃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
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歲而十二會焉日與月會而此獨稱
日者蓋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爲主與書言
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
而歲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回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內或見
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
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
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
言星虛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

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故詳畧不同
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自角至箕則東方之七星也其形
象龍故謂之蒼龍角者有左右二星居蒼龍之首以象
兩角故謂之龍角亢候也以總攝奏事聽訟有出納之
象故也氐邸也人所托宿焉以爲王者之後宮也房爲東方
之中星於時爲闢戶之卯故謂之房心火星也心藏屬火故
季夏亦止謂之火尾後宮之場箕有簸揚之形自井至軫則
南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朱鳥井主水衡又其
星有八若八家也鬼爲積尸主死喪又謂之輿鬼柳主
草木草木不止於柳以其性柔得木之正故以名之星以
其數有七故謂之七星二十八星皆星也謂南方之中星
爲星者以星爲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亦猶十
二辰皆辰也正謂卯巳之間爲辰者以進則有亢唯辰爲

時故也張主施張翼爲羽翼主遠客軫主任載自奎至參
則西方之七星也其形象虎故謂之白虎奎主溝瀆污穢
可遠而潔於此婁爲聚衆胃爲五穀之府猶人六府之胃
昴爲西方之中星而月乘焉畢主弋獵其形又象掩兎之
畢觜主收斂參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亦謂之參伐自斗
至壁則北方之七星也其形像龜蛇故謂之玄武斗有挹
注之形牛主犧牲又謂之牽牛女主嫁娶故謂之女又謂
之婺女虛主邑居故謂之虛危爲蓋屋其形高而危室爲
營宮室者之候故謂之營室壁主圖書之府不及東方之
箕西方之昴南方之鬼與張者以既非日之所在又非昏
旦之所中故也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之數而仲春昏旦舉
之者由弧近井建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
廣寛難以明其星之中故也至於孟秋昏舉建星者亦

以是耳考之曆法其鬧固不能無差經之所言亦要其大
畧姑以記時而已弧有張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故其
名如此

其日甲乙

鄭氏曰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
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爲月
名者君統臣功也

孔氏曰鄭註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
春時星辰西遊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
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爲之佐者以日月皆
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也知月亦從青道者以
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
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爲九道
也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故以甲乙爲日功之名
甲是孚甲乙軋也見律歷志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猶
君統臣之功也

長樂陳氏曰日以辰爲子辰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幹
爲陽支爲陰陽故二五而爲十陰故二六而爲十二雖陽也
有陰存焉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於爲木爲仁而甲
之數九乙之數八丙丁同於爲火爲禮而丙之數七丁之
數六戊己同於爲土爲信而戊之數五己之數九庚辛同
於爲金爲義庚之數八辛之數七壬癸同於水爲智而壬
之水數六癸之數五甲己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
己之陰而己爲之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
勝辛之陰而辛爲之配故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剛柔
皆可知矣故以之施於一日則爲暮夜旦晝之期以之施
於一歲則爲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
以相治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之人事在仁義則以甲
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甲庚則以其
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則以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
之類是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興作者
有象所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辰統於日故
也

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一陽
每相爲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
於春爲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爲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
央爲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爲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爲
水王也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其帝大皡其神句芒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
皡宓戲氏句芒少皡氏之子曰重爲木官

孔氏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畧竟從
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
云法象莫大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
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聲音可聞故陳音有
音然後清濁可聽故音鍾律音聲可以章故陳酸羶之屬
羶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
上皆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効初氣之序也以
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
衣服之制布政之節焉大皡即伏犧氏是自古以來木德之
君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皡天伏犧德能同天

故稱皡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故謂之大皡西方收斂元氣小故謂之少皡伏字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也律歷志云大皡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帝王世紀云風姓也有聖德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皡句芒謂自古以來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然案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所以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犂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註云火當爲北是也言大皡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

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句芒言其神則大皡亦神也大皡言帝則句芒當爲臣也大皡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皡木王句芒有生本之功故取以相配也

石林葉氏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兼祀之以爲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皡以下各以其子爲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爲稷周以棄爲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脩唯后土祭於社而句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祭祀必有配故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棄四時迎氣於郊不可以無配故迎青帝則配之以大皡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皡則從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馬氏曰大皡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犂也故祝以主夏黃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中央少皡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

鄭氏曰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

嚴陵方氏曰春則鱗蟲屬焉鱗蟲蓋龍蛇之類以其體柔

故也夏則羽蟲屬焉羽蟲蓋鳳凰之類以其色文故也秋則毛蟲屬焉毛蟲蓋虎狼之類以其力强故也冬則介蟲屬焉介蟲蓋龜鼈之類以其性辯故也中央倮蟲屬焉倮蟲蓋鼃螾之類以其質順故也

馬氏曰萬物皆氣以生形故因其時而以類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書稱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者言四時之化也此稱其蟲鱗羽倮毛介者言五行之屬也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

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孔氏曰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鄭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註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律之九寸爲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歷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

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甚大而蕃祉也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爲濁卑者爲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歷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温積土中黃鍾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爲義不相須也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爲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爲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爲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出國語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七

律中大蔟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

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蔟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其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陰管爲呂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也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太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

更半鑄之爲鍾名曰大蔟之鍾是大蔟之鍾元生於大蔟之律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鍾其義非也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管知者案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黃鍾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鄭知用銅也鄭注云應謂吹灰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

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故云內庳外高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

熊氏曰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縠爲君嚴猛之應也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

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之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事是初位故爲夫妻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大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

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之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蔟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引周語者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註云大蔟正聲商故爲金奏所以助陽出滯物也其六律六呂取義見律歷志

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爲用豈不大哉夫黃鍾者建子之律也黃之爲色則陰之盛鍾之爲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終於亥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黃鍾大蔟者建寅之律也入乎坎者必出乎震否乎否者必泰乎泰寅之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曰大蔟姑洗者建辰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已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爲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夷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無射者

建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爲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爲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爲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止焉故曰夾鍾中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爲伯夏爲仲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中呂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繁茂止於此矣故曰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唱之陰成而應之陰陽之道蓋而止矣故曰應鍾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黃鍾則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之以大呂則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爲小故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爲事故也別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體故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爲傳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之中有所謂二變大司樂所序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凡此合樂以祭天地人之神而已若非分樂則大司樂所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

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先祖凡以其上者祭尊以其下者祭卑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云上古聖人本陰陽則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鑄金作鍾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效升降之氣而鍾不可獨用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聲清濁之率法聲之清濁以率之短長爲制正月之律清濁與大蔟鍾聲相應故曰律中大蔟言律出於鍾也置之深室以葭莩灰實其端月氣生則灰飛而管通古之明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爲度度數正則音亦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升斗之數以爲法律亦以分寸大小爲法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餘皆稍短此所以文載口傳不如耳之明也如蔡說則鑄金爲鍾

名曰大蔟十二月皆有鍾先鑄鍾然後截竹爲管名之曰律律之聲其清濁與鍾相應故曰律中大蔟鍾以爲樂欲其聲之和管兼以候氣古其氣之和聲氣之和亦相合也自不韋有十二律上下相生之說而劉歆始言其詳班固作漢制鄭玄釋二禮韋昭注周語皆言律名大蔟不復以爲鍾與蔡說異後世祖歆說無有言蔡說者然蔡說有稽故詳著之也

其數八

鄭氏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孔氏曰五行謂金木水火土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氣也又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鄭引易上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爲氣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歷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爲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地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

次之金次之土爲後者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月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辰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方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

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王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註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也唯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註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云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為功也

皇氏曰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此先儒之義

其味酸其臭羶

鄭氏曰木之味臭凡酸羶者皆屬焉

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味苦臭焦者焦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也中央味甘臭香者甘味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也秋味辛臭腥者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冬味鹹臭朽者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並孔傳

嚴陵方氏曰凡味皆陰也羶陽臭也春陽中故其臭羶腥陰臭也秋為陰中故其臭腥

馬氏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為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為焦故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為朽故其臭朽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為香故其臭香土王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為主五臭也而皆以香為王則中氣之為用如此而已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孔氏曰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註七祀云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故鄭云祀之於戶內陽也又秋其祀門註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其所以春位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

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許慎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與月令四時之祭同鄭駁之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若反其術不死爲劇鄭註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奥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奥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此殷禮也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祀則總在宮内故宮正註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註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鄭云有主有尸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祀之禮先設席於奥乃更設席於廟戸西夾北向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戸西位上使主北面設主之後割制脾之與腎爲俎實於主前稍東設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鄭註盛謂黍稷也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爵之醴皆三度祭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奥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戸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於奥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奥者就尊之處也中閒設主祭黍祭肉尸西者就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長樂陳氏曰門戸人之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之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之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報其所資而已以爲事於是乎本制度於是乎與起居周旋於其間者莫不有所法語默行爲於其間者莫不知所懼則五者之祀於人豈苟然哉中霤土之所用事也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也故祀之於夏井水之所用事也故祀之於冬戸祀於春以物象之生於陽而由中出故也門祀於秋以物象之成於陰而自外入故也先王之禮因天祀天因地祭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則戸竈中霤必因之以祀於内門井必因之以祀於外明矣周官以司命從天神而祀之以槱燎以五祀從地祇而祭之以血祭則司命非門竈之列矣然則五祀之禮其略蓋頗於饗廟神之司有尸尊之則有配有侑有餘有獻有酢詳見祭法七祀解

嚴陵方氏曰戸奇而在内陽自内出之象也春生爲陽出之時故其祀戸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爲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楊雄大華淮南鴻烈皆以爲夏火德而祀竈冬水德而祀井理或然也中霤蓋中室也見檀弓掘中霤而浴解以居中而奠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霤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以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於戸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蓋戸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

各以其藏爲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
馬氏曰春祀戶秋祀門夏祀竈冬祀行中央祀中霤五祀無事而歲祀之者以是爲期若有故而祀焉則亦何嘗期之有木在臟爲肝在志爲怒故怒傷肝火在臟爲心在志爲喜故喜傷心土在臟爲脾在志爲思故思傷脾金在臟爲肺在志爲憂故憂傷肺水在臟爲腎在志爲恐故恐傷腎皆甚則自傷也木尅土故怒勝思金尅木故憂勝怒火尅金故喜勝憂土尅水故思勝恐此皆五行自然之理也五行勝者王則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時養其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爲其木勝而養土也夏祭先肺爲其火勝而養金也秋祭先肝爲其金勝而養木也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彼勝矣而此養焉至其靜而辨於物於道爲復於時爲藏各反其本矣冬祭先腎爲是故也土於氣爲中也而主五行心於形爲中也而主五官中央之祭先心爲是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祀戶之與門類也而木所以爲戶金所以爲門何也蓋以五行之數言之木奇金耦也以五行之性言之木散金斂也奇爲戶耦爲門戶主出門主入而內出者自戶始外入者自門始此木所以不得爲門金所以不得爲戶也祭中霤設主於牖下者居處之明處也祭行設主於軷上者行之發處也祭竈設主於竈陘者飲食之受處也祭戶設主於戶內之西者闔之正處也祭門設主於門左樞者闢之動處也古周禮說云犂爲祝融祀以爲竈馬融王肅宗之以爲戶竈中霤門行之祭以句芒五官等配焉此言是也蓋左氏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謂之五祀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事案之則然也又五天者五行之大神在天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大皞五人帝配之五人帝天道也五祀者五行之小神在地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句芒等五人官配之五人官地德也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理考之則然也或曰句龍后土祀以爲社矣更於中霤祭之何也曰古者句龍於國則配社於家則配中霤不以相廢猶后稷於郊則配天於社則配稷也或曰鄭氏謂竈祀於竈陘祝融者火官之長祭於竈陘一何褻也曰此又不然矣凡祭五祀於廟設主各以其所此降神之始也祭肉祭醴祭黍稷等物而已五官實不在焉既降矣自外入者中無主則不至故又設席各於其室之奧設饌然後迎尸則於是時始以祝融等配之鄭云設主於竈陘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是也由是觀之竈陘戶內門左牖下軷上五處自設五祀之主祭以降神五官實未祭隨於何有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
孔氏曰此記正月之時候也其二至二分之月則再記之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者蟄將生記其蟄候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候鄭引夏小正大戴禮篇名也蟄蟲得陽氣初始震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此對二月故云始振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及

正月陽氣既上故魚遊水上而近於冰也魚陟負冰者陟升也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也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曆時改之也案三統曆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曆唯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而爲雨水也驚蟄者言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清明言物生清淨明潔小滿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則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月半爲大處暑言暑將退伏而潛處白露者言陰氣漸重露濃色白寒露者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猶小暑大暑也凡二十四氣每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爲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是以五日爲一候也又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但節氣早或月初即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却在季冬或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也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鴈來云今月令呂氏春秋是也入禮記爲古不入禮記爲今

長樂陳氏曰劉歆三統曆二十四氣有與月令不同者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曆之詳也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則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分爲三十二則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爲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嚴陵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於深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

馬氏曰曆有數璣衡有象所以正時也月之氣二十有四歲之候七十有二所以記時物也先王因其時物以授民時此民之聽所以不惑而易知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

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
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孔氏曰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
所乘車馬所建旌旂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用之屬龍
與玉言倉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
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青陽
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鄭注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
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
然鄭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鸞路因
其有鸞故不言青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
則春青秋白可知云馬八尺以上爲龍出廋人職文云所
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弁也
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葱衡
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葱爲衡橫
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衡懸
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
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故云納其間謂納於衡璜
之間也麥實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
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
方也云羊火畜者案尚書五行傳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言
之不從則有犬禍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聽之不聰則有豕
禍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是雞爲木畜
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春時尚寒故食
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尅火木能抑
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亦以安性也
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
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者
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者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
通達也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則
皮冠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
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
事不以四時爲異今此上與虞夏有異下與周禮不同故
鄭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鸞路故鄭云而有變焉殷
而乘虞路也
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之堂
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大廟左右个處其兩傍故孟月居左
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大廟則以其大饗
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也謂之右个則以介
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而已然章者陰成之
稱也亦白爲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然矣故所居之
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夏爲明堂則知冬
之爲幽冬爲玄堂則知夏之爲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
也故夏則居明堂冬則居玄堂焉至若大廟爲左右个之
中大室又爲大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古者非特明堂中
有大廟也而大廟亦謂之明堂焉左氏傳所謂不登於明
堂是也以其或饗神於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於此故
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則聽朔於明堂
諸侯則聽朔於大廟而魯之大廟則比天子明堂之制焉
个即左氏傳所謂置饋於个是也釋者謂東西廂鸞路則
有聲聲者陽也春爲陽之純故乘鸞路戎路則有兵矣
兵者陰也秋爲陰之純故乘戎路夏爲朱明故乘朱路謂
飾之以朱也冬爲玄英故乘玄路謂飾之以玄也中央土

則居中以爲大者也故乘大路必於青曰龍者以少陽之
時龍方用事故也四時所建其色有五通謂之五旂者人
君以是辛衆皆有辨故也君子於王比德非徒爲飾而已
故特言服焉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冬從水色而有黑有
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者蓋蒼與玄天之色也青與黑
人之色也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其一流焉則爲赤其一
藏焉則爲朱故也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
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純以黃者以其無餘色故
也四時所食不同唯其時物而已春木王之時而食麥與
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故也夏火王之時
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故也秋金王之時而
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而黍火
穀故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故也中央土則

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
犬金畜彘水畜故也夫以所生者所以相繼以所勝者所
以相治以其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藏
之疾不生焉雞司晨而有東方之仁故爲木畜羊跪乳而
有南方之禮故爲火畜犬守禦而有西方之義故爲金畜
豕發隱而有北方之智故爲水畜牛致順於牽傍以示信
故爲土畜馬服節於馳騁以合禮故亦爲火畜小宗伯毛
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者以此膳夫固言凡王之饋膳用六
牲然馬非至尊之所宜食則宜以魚牲代之故大司馬饗
食羞牲魚獻人以魚共膳羞食醫會膳食之宜言魚宜苽
而不及馬以此至尊不食而又以備六牲者以或用以祭
故也校人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凡將有事于四海
山川則飾黃駒是矣用之以沈貍則　食之矣於內饔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則曰馬黑脊而般臂螻則非若
是者容或食之特至尊不食之耳食醫又言鴈宜麥不及
雞內饔又言鳥皫色而沙鳴貍者蓋鴈亦雞類言鳥固可
以兼二物則至尊之膳亦不常用雞矣故雞人雖用雞牲
而不正言膳羞膳膏止以爲秋膳而掌畜則共膳獻之鳥
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蓋言是矣若夫六穀之所配則
取其色而已故其五色止以爲水穀者以黑菽特大故也
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
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制故其
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
奄蓋閎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閎者圜若物
由是以周旋閎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
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江陵項氏曰黍稷雖同類然稷宜在山黍宜澤傍之高地
其受氣固不同也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
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彘皆水類也麥
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
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
稻獨食犬與麻者秋三月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
也獨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
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案易巽爲雞離爲雉則雞主夏
氣爲宜大壯二月卦夬三月卦皆取羊爲象意者羊本春
類而成於兌耶當考

馬氏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王者向明而治故周人謂其堂
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
又異爲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大室以配中央則

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車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卽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有十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朝祭毛之軍於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騮中央駕黃駵秋駕白駱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旞其斿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昊天五帝以大裘享先王以衮享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希祭羣小祀以玄六服是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圭執鎭圭則佩之衡璜琚瑀皆白玉也冕旒弁之璪皆五色也而此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圓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旣有多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閎秋廉以深冬閎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變衍而爲此說乎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敝敝焉於車旂器服之間爲哉

廬陵胡氏曰車馬衣服鄭謂皆取於殷時非周制也案殷乘木路此鸞路則明堂位云有虞氏之車也則車非殷矣檀弓殷人乘翰白馬也無言殷蒼龍者則馬非殷矣以周言之詩有鸞聲噦噦則周有鸞車也廋人云馬八尺以上曰龍則周馬曰龍也推此則鄭說非矣服玉謂冕旒及笄幷佩玉也器謂若簠簋籩豆之屬象氣發散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九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 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節氣有早晚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放此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法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案賈馬蔡邕皆以為迎春祭大皞及句芒鄭獨以為祭蒼帝靈威仰者以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大皞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為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亦謂靈威仰之盛德也鄭引明堂禮蓋逸禮之篇名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也鄭註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大夫諸侯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嚴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唯其自外至故迎之者每於郊焉古者於寒曰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曰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陰陽客主之辨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

馬氏曰陰陽合而為道離而得一焉為德五行播于四時陳于五行而各得道之一者也故謂之德夫更盛更衰物之復也五行四時還相為本而各得以其時王焉王則相我者生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其盛在我矣故謂盛德所謂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立此而竭彼也故於四立之日告盛德所在焉五行之序不同曰水火木金

主者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曰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
序也曰火水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
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古者以中春逆暑以
中秋迎寒逆暑主陽也迎寒客陰也四時之所以變化者
陰陽而已寒暑陰陽之盛也方二分之際而逆之迎之則
前其氣之未至以待其至也此以四立之日而迎氣於郊
非古也先王之時有舍爵策勳者天下車而封先代之後
者視人之功而致其賞視人之罪而致其誅夫亦何常期
之有
山陰陸氏曰木仁德之盛金義德之盛君子體之方其以
仁爲恩則盛德在木方其以義爲理則盛德在金也故此
唯春秋言諸侯朝覲之時也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曰
朝當扆而立曰覲如此

廬陵胡氏曰案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初不
指言何帝穎以爲蒼帝與大皞皆當祭不必分也鄭取
春秋緯固不經而賈馬等亦大泥矣鄭又以此爲殷禮然王
居明堂禮亦何嘗指以爲殷又逸禮亦豈盡足據則此謂
之周禮可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
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遂猶達也
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孔氏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
事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
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主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
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稱穰侯范雎蔡澤皆

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爲達言
慶賜通達周徧皆是有功可慶者非其人謂無功無德之徒
嚴陵方氏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也
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也德貴宣和故曰布令
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
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而
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
毋有不當則又互言夫妄予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
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爲主故也於春則繼之
以毋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悅者蓋慶賜所以飾
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悅焉亦互相備而已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
紀以初爲常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
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
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孔氏曰迎春既還行賞已畢乃命大史之官守其六典奉
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
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
逆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
屬官馮相氏保章氏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
候不得貸變過差馮相氏則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
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曆主其筭術也保章氏則
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常次妖孽所在吉凶
所生若今之天文家唯主變異也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
則是候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

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筭曆失所遵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

丘氏曰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會也宿留止離經曆言天子命大史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嚴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王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言乃焉若後言乃擇元日乃修祭典之類周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即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即此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

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大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備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即堯典所言曆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廬陵胡氏曰典法若大宰六典八法宿謂日月星辰所居之次天文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是也若司天推步不職至於宿離其次而不能察則罪不原貸書曰先時者殺

山陰陸氏曰宿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所歷歷非一度處之詞也歷象以初爲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于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

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鄭引春秋傳見襄七年左傳彼祈農事此即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一也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前迎春祭蒼帝是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故上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

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王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爾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置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王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耜于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明王之身但是勸農非實農人故不以耒耜近王也耕藉而曰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爲藉千畝以共粢盛又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上帝也案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

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也案上迎春行賞于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勞羣臣于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王於歡心故在路寢

嚴陵方氏曰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蓋建寅之月也故於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正謂是矣必以元日者求其信善之殖以斷凶荒之害而已皆元日也於祈穀曰以於命民社曰擇何也蓋擇日者有司之事以日者天子之事凡日皆擇而後以之然前言以後言擇者以尊卑之序且互相備也故擇元辰之文其下乃言天子親載耒耜則擇日非天子之事明矣日爲陽辰爲陰祈穀于天所以成物故日用辛耕籍于地所以終功故辰用亥也保介言保民而介其君也方其參君之乘故謂之參保介保介之參乘必有

御君之所爲故謂之御閒帝籍蓋藉田也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藉夫以千畝之藉自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等也且耕陽事也故毋用數之奇焉此言天子三推而春秋外傳言王耕一發者蓋一發土而三推之其實一也帥之時及於大夫而推之數則不及者以其卑故不必預拘其數也祭統曰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然則躬耕之意以是而已大寢路寢也以路寢爲大則燕寢爲小矣夫耕藉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酒命曰勞酒也御與御食于君之御同義

山陰陸氏曰言以以前月所卜之日也御侍也言以耒耜

置之于參與保介侍御之閒參參乘保介車右也保君而甲者也詩曰嗟嗟臣工又曰嗟嗟保介臣工其臣也保介其侯也

黃氏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季秋云藏帝藉之收于神倉蓋所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古者凡祭祀之粢盛自天子達庶人必待親耕之穀宣王不行斯禮虢文公諫蓋宣王承厲王之亂禮法寖壞宣王中興幾失其禮賴虢公諫之而得祭祀之正噫厲王之亂其禮已亡衰周戰爭暴秦焚殄宜乎未究斯禮也春秋書御廩災蓋是魯侯躬耕藉田以供祭祀粢盛之倉也下續書乙亥嘗者謂災雖焚廩不害嘉穀是故秋祭不闕明祭祀之禮唯躬耕之穀以爲粢盛不以他穀爲祀明矣故穀梁傳曰天子親耕王侯親蠶非無良農女工也

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己自親者也或曰庶人豈拘斯禮禮云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斯豈非庶人之禮蓋天子百官皆行斯禮以明孝道而墮庶人游手惰業棄本逐末之敎也况古者近郊則五家爲比遠郊則五戸爲鄰蓋禮法自閭比鄰里之長行之則風行草偃天下雖廣而教一也况周禮載師職云凡一宅不樹蓺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一田不耕罰三頃之屋粟一民無職罰一夫之税一家之役嗟乎斯禮苟行則天下之爲人子者恥不獲祭其先也天下之爲人父者懼不享于祀也咸知農爲邦本食乃民天曠土游民不敺而復上行下効註曰不從歷代雖亦行之或曰農壇或稱帝社羣儒詳議疑未及此

馬氏曰古者行有事于籍田則齊于廟宮事至則裸鬯饗禮而後卒事則饗食膳而班嘗之庶人終食此則反鼓爵于

大寢者三公諸侯九卿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則非古也

廬陵胡氏曰[illegible]謂此即郊也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也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郊特牲又云郊之大報天此云上帝不可以包天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故郊則可以兼祈穀春秋傳郊后稷以祈農事是也祈穀不可以兼郊詩云春夏祈穀詩豈謂郊乎參乘者謂保介車右甲士也御御車者凡三等先儒以保介及御皆謂參乘非也於時天子左御者中保介右參乘前置耒于參保介御之間而不近之者明己意在勸農非若神農氏之道與民並耕者之爲也籍之爲義應劭則云天子耕籍田千畝爲

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鄭氏亦云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臣瓚云籍蹈籍也本以躬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數說不同案躬耕帝王盛典則謂籍爲典籍可也籍者耕借也春秋傳云穀出不過籍言借民力所治之田則謂籍爲借可也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國語宣王不籍千畝漢景詔朕親耕爲天下先而此云躬耕帝籍則籍是躬親履踐之義則謂爲蹈籍可也推其至當瓚說爲優

金華應氏曰保介謂神之保右介助乎農事者也尸代神位故楚茨之詩謂尸爲神保楚詞謂巫爲靈保御者則參陪而立措之于此間依神以求福也親自車上載而措之示將親耕也觀臣工之詩曰嗟嗟保介亦又何求則可見非車右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孔氏曰自此至不愆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天地之氣即陰陽也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爲六爻以象之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

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似若
陽歸於天故也其實十月天氣反歸於地下鄭註陽氣蒸
達亦似陽氣上升者蓋陽氣從下而升據乾體言之其實
於時陽從地中升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一百一十四
篇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降則天道下濟故也地氣上騰則地
道上行故也和言相濟而無乖同言相合而無異唯其在
上者下降在下者上騰故天地之氣和同草木所以萌動
也莊周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正謂是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
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鄭氏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
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
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相
視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
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
孔氏曰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
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
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術遂聲相近學記術有
序義同於此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人職文也案匠人云
廣二尺深二尺遂人云徑容牛馬田畯舍于郊上令農夫
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
徑術也飭正也田事既正又先定準直準謂輕重平均直

謂繩墨得中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
農乃不有疑惑故鄭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引夏小正大
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畯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廬陵胡氏曰鄭以田爲田畯非也但謂凡趨田者爾
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
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
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封疆
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脩每歲孟春必脩
封疆審端徑術者所以防民歲文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
爲之丘平而可陵則爲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阪水之使行
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
流之從非時而脩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
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

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皁川澤之宜膏之類是矣
五穀所殖者所殖 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
類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
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
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教道
之者焉蓋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教道之
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既飭
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既飭者良由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
何也蓋農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
於前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以
其序也
馬氏曰脩封疆審端徑術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

均地域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則五地之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使農官成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先王之於民也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則民志一矣此農之所以不惑也

山陰陸氏曰封疆相續人各修之而後備言皆嫌有不修言審者於此致詳正與言善有不善者矣若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此善相者也準直一歲五穀平準之直收穫在後而先定之著人事苟脩天時不能害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

廬陵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爲仲春將釋菜案文王世子云釋不舞則釋菜不爲舞也鄭見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謂二者是一事不知釋菜習舞不同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舍菜大戴禮云萬用入學萬謂干舞足明習舞在學何休云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夏小正夏書也樂亦稱萬禹亦以萬人治水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典樂有常職教學有常時周官大胥以春貌之時合舞以秋言之時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其事皆有以循天之理其聲皆有以合人之情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孟夏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夏之脩鞀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功故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爲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爲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爲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爲主爾於仲丁季春正言者則以樂爲陽氣於此習合所以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容固無所偏主也且孟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合矣止亦謂之習者以釋菜之禮爲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丁則上旬之丁也仲丁則中旬之丁也舞吹與樂皆之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日以合樂之大一旬之內非一日可爲故也孟春不言日則以方興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日而非文明故也雖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與禮不止於聲容而又脩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而已然而必入學者以學爲教人之所故也故於習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者以兼於合故也或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者蓋謂之正則於樂之事能正之而已謂之師則於樂之道又爲之師焉則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師以其事之輕者則命之於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不言者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於樂師可知矣

馬氏曰徒合舞吹合聲者大合舞也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者大合樂也季冬之大合吹命其習於季秋者也季冬之大合樂合其習於仲春者也大胥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而此謂之吹者蓋聲藏於器而吹則以氣召聲其實一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也歲始有事也毋用牝爲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麛卵爲傷萌幼之類聚衆置城郭爲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爲死氣逆生也

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爲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隱之處十月許人林取正月則禁止之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毋覆巢至毋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若夭鳥之巢則覆之則硩蔟氏然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簡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非以卵麛人秋行犢麛是也蜡氏云掌除骴司農云骴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掩埋互言耳

嚴陵方氏曰以祭去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爲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亦見明堂位周騂

兩解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相備也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夭麛卵已見王制解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

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山陰陸氏曰命祀山林川澤言命不言命某無所不命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欲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

孔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與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嚴陵方氏曰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已老子曰用兵不敢爲主而爲客蓋不可從我始之謂也故湯之伐桀言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非兵之義未嘗不然又况方春之始乎故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絕紀欲定也故曰毋亂蓋聖人所以交三靈而通之者用是道而已然是道也古今之所同然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歲之首故言之爾

馬氏曰一陰一陽道也天以道造始故謂之道萬物得之

而居焉者理也理以是作成故謂之理人位天地之間因天
道因地理而各立己焉者紀也故謂之紀道可由而不可
變理可循而不可絶紀可敘而不可亂
廬陵胡氏曰天道若上云司天日月星辰之類地理若上
云土地所宜之類人紀若上云布農事之類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
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
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鄭氏曰行夏令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蚤
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
也七月始殺回爲猋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藜
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之氣乘之也
舊說首種謂稷
孔氏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施之順時則氣序調
釋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與故自此以下論政失致災之事
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令若施之
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
三才俱應則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
人也十二月之内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或先
言天者或先言民者或先言地者各舉重者先言之大略
於文可以意得無義例也亦唯有二才應者二才之中或
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耳行令失之
於前氣則應之於後春夏秋施令有失氣應唯在當年冬
則應在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瓜瓠不成行春令則蝗蟲
爲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
年又錄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
冬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
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
仲夏則舉冬爲始季夏則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
能備說也雨水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以孟春建寅
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
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註云四月於消
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
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
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
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
則迭相乘入鄭之所註何亦不同如某之氣乘之或在一
句之下或在兩句之下或在三句之下氣當則言無義例
也國時有恐者巳來乘寅巳爲火故火來寅爲天漢之津
火畏水必不來但訛言以火相恐動耳申之氣乘之者七
月建申金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猋風暴雨總至
案鄭註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
木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
陰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今
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逆故爲猋
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也案爾雅扶搖
謂之猋謂風之回轉也惡物所以害生氣今正氣既亂惡
物乘之故藜莠蓬蒿並興也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
稷則百穀之内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蔡邕云首種
宿麥也
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
以成位乎其中也苟唯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

則是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矣故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乖之所召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而水不時故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巳之氣來之

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總至同時也並興皆生也藜莠蓬蒿莠秋草也說者曰此漢儒泥災異之緒言餘論雖行秋令何以爾邪曰天地一人之身是也今小不攝五行相犯而疾病生焉蓋有乘之者矣不入非不耕也熟而不入

新安朱氏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馬氏曰洪範咎徵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蓋君之五事象天之五行一極無皆凶也狂失之蕩故若常雨僭失之亢故若常暘豫失之緩故若常燠急失之躁故若常寒蒙失之敘故若常風咎作於上而其驗見於下者如此故云徵焉儒者請此災而曰人事失則天必以其類應故指物辨類曰方春而行夏秋冬令則必以此爲害三時亦然嗚呼其果可必乎以未可必而必之此人君所以玩而不信也後人藉此而爲五行災異之說曰眚祥禍也五事亦欲以警戒人君而卒之不可必也於是人君始有厭說者之怪迂矣亦何補於警戒之實乎夫洪範以五事爲敬用以庶徵爲念用則所以警戒之亦至矣蓋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驗者哉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鄭氏曰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孔氏曰案三統歷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曆日在壁二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名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物降落而收斂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由弧星守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又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爲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爲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彊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日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而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孔安國註云書所舉星皆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

孔氏曰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訖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爲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爲五千七百二十七爲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

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并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爲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爲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鄭引周語者周語注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鄭氏曰始雨水以下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

孔氏曰雨水以下四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鄭以倉庚爲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鶬鶊也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鳩搏穀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布搏聲相近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漢初雨水爲二月節後改驚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鷙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鴽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物

理如此爵孔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幽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也

山陰陸氏曰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水桃始華至虎始交鶡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或前此據獺祭魚鴻鴈來倉庚鳴鷹化爲鳩之類桃始華言始稱之

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杝桃則華鳩能抱取陽氣炎煖合
血使鷙者能仁候之者者也使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
復化爲鷹不記夏小正曰變而之不仁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
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山陰陸氏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
章玄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大室無左右廂
故曰大廟大室且曰大廟大室者青陽等皆大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
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
神其農業也　祀社日用甲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

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
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皆順陽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后土者謂五官之
后土即社神也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也郊特
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即元日也召誥戊午乃社于
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囹牢也圄止
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
曰均臺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案囚掌云上罪梏
拲而桎拲爲在手梏與拲連文故知梏亦在手則桎在足
也易童牛之梏牛四足稱梏者牛無手前足施梏也肆陳
也謂陳尸而暴之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
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
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
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
氣爲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
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
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
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
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
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爾囹圄桎梏見
文王世子解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獄訟見王制解夫
囹圄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
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
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准陰事而
已

馬氏曰凡植物始生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未壯
爲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殄滅故
曰養幼少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夭絶故曰存諸孤凡日
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
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
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
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
道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省
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則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
而爲解之事也
丘氏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
前後戊日與今註不同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
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召誥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

特牲用甲當是異代之禮
金華應氏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爲立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爲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爲社而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爲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爲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肆縱也肆掠謂肆音容筆也蓋雖輕不敢縱意也肆固爲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親祭高禖妃嬪從行之事大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禖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禖神也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非謂高辛爲禖又毛傳云姜嫄從帝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祈於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秦鄭志焦喬答王權言之則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後王既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此祭高禖是祭天高禖爲配祭之神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謂配祭之人也周禮媒氏註云禖之爲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爲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羲也
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后宮內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以不御[illegible]之以而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因子生而設弧者以此韣所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君子之以所長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容止猶動靜主戒婦人有娠者也
孔氏曰先記時候以雁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漏刻焉馬融云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尚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大略亦同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

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蟲發所墊之穴墊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啟蟄而郊是也墊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王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褻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

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秋為陰中而仲月之節為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然春分以陽為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為主故繼言雷始收聲於發聲言乃於收聲言始蓋乃為繼事之辭始為肇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陽中之月則終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以感雷而動故也節有驚蟄其義出此孟春言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出也至此然後動而出焉亦見彼解唯其以雷發之月而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後繼言蟄蟲坏戶者以此夫雷之發聲也陰陽家可以數推焉故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必先三日則有先甲之意奮鐸則所以警眾也鐸必以木則令民以文事故也奮則奮其力而振之也雷之發聲所以振天之威也聞之者其可以不戒乎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怪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以其戒怠慢之氣而孕故如此凶者言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凡此皆奮木鐸所令之言也所奮之人亦遒人小宰之類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氏曰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也鄭註丈尺曰度以下皆漢書律歷志文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陰陽之氣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陰陽之理寓焉道則體乎天器則用於人體乎天者既[illegible]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所以度量之數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秋之日夜分不曰均衡石而曰平權衡不曰正權概而曰正鈞石者亦相備而已

馬氏曰象者天之所為也器者人之所為也王者制象於天然後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衡斗甬出於量權者衡之用也概者量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鈞讀如四鍭既鈞之鈞衡石斗甬待權概而後正今鈞衡石角斗甬以正權概變也變者陽事若陰有傾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權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

長樂陳氏曰㮚氏以鬴為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鬴是也律歷志以斛為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

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鬴故鬴六
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為升升
十為斗斗十為斛故斛十斗然㮚氏之鬴深尺內方尺而
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歷志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
鈞其方尺圜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
也周禮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為度尺鬴如之則外
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
八之則為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
也故言方寸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為方百寸
此其實所以不同也㮚氏之制旁為升臀為豆腹為鬴律
曆志之制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臀為斗腹為斛蓋內方
所以慶數外圓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臀卑而博故其小
者為升合而其博者為斗豆則古之制器而象意次歟
律歷志五量止於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斗曰藪十
藪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斗甬管
子曰角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角皆量器也
鄭康成以甬為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鬴或
作釜或作鬴或作鍾升或作勝蓋古字通用也書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
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
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
兵役之屬
孔氏曰左傳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家城門闔用木也此
扇與闔相對文也此耕者謂庶人庶人蓽門故知竹葦曰
扇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對廟
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寢制唯室而已故釋
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
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為言焉寢廟畢
備則事死如事生故也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者非若闔
扇之小事則於農之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焉
馬氏曰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四之
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少舍乃修
闔扇則亦啓其向之塞闔其戶之墐者而已寢廟畢備則
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
山陰陸氏曰細言闔扇大言寢廟以著其餘莫或不修也
此之謂畢備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
澤曰竭陂池之物流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
曰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則主漁者言之
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之理
而已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鄭氏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
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孔氏曰鄭恐獻羔是祭於寢廟故云祭司寒下引左傳祭寒而藏之既藏而祭司寒明啓亦祭之也薦於宗廟謂仲春乃後賦之謂孟夏故文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鄭註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北陸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西陸朝覿謂四月日在昴畢之時固陰沍寒者沍閉也謂堅固之深山窮谷不通陽之處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桃去不祥則東得冥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唯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

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必嘗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

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奏禮奏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隸僕祭祀脩寢則薦新蓋亦脩焉觀詩序之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寅之月則以少陽尚柔而閉陰氣也開冰於建卯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頒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爲大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有則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之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鮮讀如字鮮雉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

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據此小祀用牲唯開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爲季春將合樂也

孔氏曰孟春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即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合舞之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凡大合樂註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

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幷季春合樂
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
也孟夏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以仲春習舞習樂命樂正
此則稍輕故唯命樂師此習禮樂亦在學但天子不親往
孟夏又云飲酎用禮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天子親往
不云樂正文不備也仲夏樂師脩鞀鞞鼓爲大雩帝用盛
樂預脩習也雩帝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以上
王孟秋仲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
者爲將大饗帝也其習吹亦在學樂師習之天子不親往
但文不備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
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案大胥秋頌學合聲周禮
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殺法也或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
冬大飲烝亦用禮樂在大學天子亦親往季冬命樂師大
合吹者歲終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也鄭
以經習舞釋菜連文恐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
菜必知然者案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爲舞
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也引夏
小正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上習舞釋菜鄭不
云爲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爲之不爲季春合樂而
習也仲春習舞雖不爲季春而習但孟春仲春習舞已久
不須更習故知仲丁唯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
樂器響也
廬陵方氏曰先儒謂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舍菜也
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習舞爲主
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敎人必禮先師則以舍菜
爲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
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
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
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餘見孟春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親往視之爲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
耕藉用亥亥爲天倉
山陰陸氏曰凡春習舞皆月習之於此乃釋菜爾據季秋
入學習吹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言用者舞於是用焉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
玉帛而已
孔氏曰以季春將選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
圭璧更易以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
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
常法大牢祀高禖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去犧牲爾其它猶在鄭氏謂當祀者以
玉帛而已非是卽大祀猶用犧牲徒皮幣耳猶以圭璧代
之其仁意遠矣
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祀於高禖而獻羔開冰此祀不用犧
牲非古也古之制器者尚其象故圭銳而璧圜其備物也
致其義故皮以致其文而幣以致其實其用不同不可偏
也此月用圭璧更皮幣則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
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
蟲螟爲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

寇戎來征金氣動也又爲兵也陽氣不勝乃不熟乎
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相掠奪暴衆也國旱緩氣
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旱暑氣所生害以災言也
孔氏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大水地人也寒氣天災也
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人也故不熟地災也民相掠人
災也大旱燒氣天災也蟲螟[illegible]人災也行令失所人災
之應故互其災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illegible]六氣故寒氣總
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之象也凡此皆冬之氣乘之變以
秋陵至夏乃時仲春亦可感矣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
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行秋之氣乘之行
夏令而陽亢致大旱大旱致旱致災民多[illegible]則疫氣所生
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陽在人[illegible]之行則其爲害亦以
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螣
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曆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
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
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　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婁
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
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案
律歷志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律歷志
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
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
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酉北去七星之
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
星之初至牽牛之初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
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
考神納賓
孔氏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
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
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寸分以九分
爲一寸二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
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
始見萍始生

鄭氏曰桐始華以下皆記時候也鴽鴾母蝃蝀謂之虹萍
萍也其大者曰蘋
孔氏曰鴽鴾母爾雅釋鳥文母當作牟謂鴾也凡云化者
易曰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
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
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蝃蝀謂之虹爾雅釋天文郭氏
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
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
則虹生
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辝之故曰始
餘已見桃始華解夏小正曰鴽鵪也
馬氏曰田鼠化爲鴽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

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訌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蝀焉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爲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爲祈蠶求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也

孔氏曰依禮祭五帝白服大裘今薦鞠衣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鄭云黃桑之服蓋薦於神坐爲蠶求福也知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蠶功既大總祭五方之帝於明堂故鄭云之屬案爾雅釋魚云鮥鮛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

廬陵胡氏曰案禮記五帝白服大裘不薦鞠衣又於帝言先明非五帝也案此經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麥乎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

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率內外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薦鞠衣于先帝則是薦之於神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獻尸后亞獻賓客則王祼獻后亞之王耤則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后蠶則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凡此皆內外相資以成禮者也然則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

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祭祀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爲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爲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如此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一
乃爲麥祈實
鄭氏曰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嚴陵方氏曰乃爲麥祈實者以孟夏麥將登麥故也祈其實則
慮稼穡之卒痒故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也生者芒而直曰萌
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
嚴陵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特出之未爲畢爾萌者
非不達也特達之爲未盡爾至於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
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斂則入
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
皆其事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
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鄭氏曰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
者
孔氏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
續曰絕　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王者勸勉諸
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
不在位者也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
長樂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
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
慶而此言德惠者蓋在於臣要在於主故也
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而已乏絕未至於貧
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絕曰振之則貧之而
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所以聘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言
聘名士禮賢者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古者諸侯
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之固所宜矣名士則有實之稱賢則
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不止於
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發散極於是月矣天子布德行惠
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
馬氏曰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則亦春省耕而補不足之意也
然方周之時以鄉師賙萬民之艱阨以司門養死政之老孤其
天患民病則又以司救施惠之邦之委積遺人掌之野之鄙粟
屋粟旅師聚之則所以待貧窮之絕者當其時矣開府庫出幣
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則所以出滯淹而助陽宣物
也然養士以學馭臣以柄者古之道也及夫後世不能一于學
然後以私恩聘名士不能用其柄然後以私敬禮賢者是其秦
風乎
講義曰古者適有賢士則聘之如舜起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
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亦各因其所遇而舉
之豈拘於季春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
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
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孔氏曰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可決之物故
鄭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修溝上道路按周禮遂人
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與彼
別也
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

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
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
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
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閼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
毋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頭以爲隄塞言窒礙而爲實凡此皆豫
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鄭氏曰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
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
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
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
令無罘翳爲弋

孔氏曰畢所以掩兎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此等之物四

時常有於季春之時不得用耳九門自路門皋門巳內皆宮室
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者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
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之矣

嚴陵方氏曰慮其傷孚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毋用餧則
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宋雀門
三經經各一門是巳考工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
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
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

鄭氏曰無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鳴鳩飛
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蠶將生之
候也言降于桑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曲薄也植槌也皆養
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
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謂世婦及諸臣
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
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
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孔氏曰按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景純云鶌音九物反鵃音嘲似
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一名鳴鳩戴勝一名鵀鵖按釋鳥
云鵖鴔戴鵀郭景純云鵀即頭上勝今呼爲戴勝曲植籧筐按
方言云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
方言註植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
謂之槌養蠶南北東西無所不在今后唯東面採桑故鄭知不
常留養蠶也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是常留養蠶者

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
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外內子女者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
女內子女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
者是也分繭稱絲是課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謂之虞
巳見於虞人入澤梁解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東鄉則所以迓
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則席之粗
者筐則筐之方者凡此皆蠶具者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凡此
欲一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巳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
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
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祭統
曰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蓋謂是矣此言共服孟夏言給蠶
以后妃之繭繅絲而爲祭服則所以致其恭而巳故曰共以貴賤

之斷稅而爲祭服則可以給足者故曰給祭服不止於郊廟共給止以郊廟爲言者以外祭莫重於郊内祭莫重於廟故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輮幹有當用脂良善也

孔氏曰周禮考工記無工師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鄭知司空之屬五庫者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但器之材楔總謂之幹故鄭云幹器之木周禮弓人凡析幹止謂弓幹與此異也

嚴陵方氏曰工師百工之師也與孟子言得大木之工師同義故命之令百工焉五庫之量則百工所治之材也故令之使審焉五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故也先儒遂別而爲五拘矣不謂之材而謂之量者以其材各有所受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庫五兵之庫此言兵器後言祭器尚禁淫巧如此況用器乎量所容也度其所容爲之

廬陵胡氏曰脂以柔皮革春秋傳脂所以柔物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鄭氏曰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

孔氏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　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咸理則使之各治其事也監工日號則慮其情於事也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也

講義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苟作爲淫巧其何以諫於上乎此所以使百工咸理治其事而監工日以號令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嚴陵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則以其大故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以不若合樂之備故也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故也餘見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山陰陸氏曰季冬所謂大合吹即此所謂大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單舉則言吹雜舉則言樂吹非無舞也舞非無吹也合舞合吹非無樂也因其所主言之異爾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録内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産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廄牝馬須擬乘

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犢牲及小馬
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産入時知其損數多
少與否及生息多少
嚴陵方氏曰累牛者累擊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
累言之馬善走故以騰言之合牛馬而遊牝于牧則所以順陰
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師之掌
牧通淫乃在中春者鄭氏謂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者欲不制則雖
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亘性也即若牡連之以羈縶編
之以阜棧亦豈可以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
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
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敺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
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
以攘春氣
孔氏曰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比天爲陰
故曰陰氣右行此月初日在胃月中從胃歷昴案命包云大陵
主尸石氏星經大陵主死喪
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慝而敺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
難以狂夫爲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
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則欲陰慝之出故也凡此
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慝
之作於春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
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
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

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曰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
送言之亦行之於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
氣言曰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
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蓋所難而敺之
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曰畢曰達曰送言雖不同皆不
過逐其正氣而已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以大難故旁又磔焉
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
命有司又何也蓋天子之難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有司
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矣
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
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大
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爲
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者暵於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
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兵革陰氣勝也
孔氏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
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
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沈
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
乘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鬱於人故民
多疾疫陽亢而爲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
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爲暘
而陰爲雨故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山陰陸氏曰春氣尚淺而行冬令爲害猶可深則甚矣益深則

又其矣振吉種不入麥乃不就草木皆盡他放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孟夏者日月會于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孔氏曰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曆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畢者按律曆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二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二月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丙丁

鄭氏曰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爲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孔氏曰鄭引易者證丙丁是著明之義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

孔氏曰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又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杜註云祝融明貌

諸家說見孟春

其蟲羽

鄭氏曰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徵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

孔氏曰宮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也數少爲清羽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微清徵於清濁爲第四事於尊卑亦爲第四詳見孟春

律中中呂

鄭氏曰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

孔氏曰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之總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總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孔氏曰按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鄭註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制謂裁割心肝皆南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奠於主西設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戶云祭肉三脾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醴實之於爵祭三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筵前謂初設廟室奧之筵前準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面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在醯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
諸家說見孟春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
孔氏曰按周禮蟈氏鄭司農註云蟈蝦蟇也玄謂今御所食蛙也王瓜萆挈者本草文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火相配餘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焉王瓜南方之果也而其色赤苦菜南方之菜也故其味苦一則感火之色而生一則化火之味而秀
馬氏曰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丘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邪者也故其爲色赤苦菜秀則炎上故其爲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
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騮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騮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故云赤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
鄭氏儀禮註云朱則四入是朱深於赤也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

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
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
失之
孔氏曰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
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
身雖不在遥封之
山陰陸氏曰於天子言無不欣說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足之汰
金華應氏曰按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夏始制樂以賞
諸侯而東卻亦順景風以行賞則疏封於盛夏者古之遺禮也蓋
封爵以是時而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其可以待時而
賞特其功之常者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
是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爲將飲酎
孔氏曰不云是月者承上是月立夏之文自此下至必當其位
皆立夏之日處分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樂正不嫌也即習樂習舞言樂師嫌樂正
不與
講義曰習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爲習熟也合之者欲禮樂之器
用爲諧和也此特禮樂之文而已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鄭氏曰助長氣也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
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
於古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
孔氏曰贊是贊佐之義桀俊或未仕沉滯者故鄭云出賢良或
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桀俊謂多才藝蔡氏辨名記
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桀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
爲桀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
嚴陵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必命之取人者蓋取
人將以爲政故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之遂之
舉之不可以虛拘也則必有爵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焉故
繼之以行爵出祿也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且
天子春始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而已至此然後行爵出祿
焉固其序也
馬氏曰桀者其才特者也俊者斂於德者也佐上利下宜爲人
臣者賢也苟志於善者良也體仁而能元者長也充實而有
光輝者大也爵祿者所以詔王馭群臣者也此曰大尉非古也
廬陵胡氏曰習禮樂亦在學仲春習樂命樂正此命樂師輕也
遂達也贊顯出之遂良之大謂學長德大者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鄭氏曰繼長增高助草木長也毋起土功發大衆爲妨農
蠶之事毋有壞墮伐大樹皆爲逆時氣也
孔氏曰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而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
物謂勸其種植
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也繼長
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
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可也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起土功
發大衆伐大樹則所以墮壞之也
山陰陸氏曰毋伐大樹雖伐小樹可矣據此賞以春夏刑以秋
冬謂其大者也
講義曰南方火之盛德在焉四土之所恃以生者亦四季最旺之
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撫土之辰發大衆則妨農

桑之事而違其時伐大木則逆其生理害其成材故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鄭氏曰初服暑服

嚴陵方氏曰絺以凉而可以禦暑裘以温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絺孟冬者寒之始也故孟冬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鄭氏曰命野虞重敕之命農勉作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

孔氏曰遂人職云五鄰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鄭云鄉遂之屬經直云遂屬兼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故巡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內也故曰巡而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當其事之勞也故勞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毋休于都則於農不能無所彊矣故曰勉作也

馬氏曰勸民則勸其為耕事者也命農勉作則勉其無所說於都者也彼欲為而我道之者勸也非其志而我彊之者勉也

廬陵胡氏曰勞其勞者勸其惰者

講義曰因其時事而教救之以為有秋之望若失其時而休逸于都市亦何望歲成之有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為傷蕃廡之氣也

嚴陵方氏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為苗除害故也故此言驅獸毋害五穀焉既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為之故也若秋獮冬狩則為大矣

講義曰猛獸多害五穀故驅逐之使歸山林也禮蜡祭迎虎而祭之為其食田豕而去害稼之獸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夏之時田狩之事有所不免而其為供乾豆賓客充君庖之用也若大田獵恐傷蕃盛之物故禁止之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也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嚴陵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廬陵胡氏曰麥性蘊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宜其毒也嘗必先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鄭氏曰聚蓄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illegible]宗實也

孔氏曰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

嚴陵方氏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則五毒之藥皆蕃廡之時其可以不聚蓄百藥乎然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蕃廡之時所可採者為多故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於是月言麥秋至孟於行為火於麥為秋故也猶季春之月[illegible]之時也而蔡義

言嚴既畢矣者以蠶蔟之大功畢於此故也刑主國言非主人
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
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故也
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穀以養民得藥
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夏穀所以亭之故收斂在孟
秋所謂亭毒亭之以温㴑毒之以寒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
至是而死麥邑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薄刑謂若不
應五刑其刑薄雖千五罰之類鄭氏引草艾則墨若非是然則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
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
廬陵胡氏曰按書明審用刑無若舜但云毋殺不辜不云刑必
秋冬亦不云夏不當刑也有大姦惡於此義在必戮過今日便
不可而曰必俟立秋可乎若非大姦大惡可以議獄緩死則盛
夏勿論可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
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内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
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
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孔氏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内命婦之獻繭知非后妃獻繭
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
人不獻繭也内命婦既已獻繭乃收外命婦之賦稅外命婦雖
受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
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
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也以
桑爲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
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
無問貴賤長少出之時齊同如一皆十而稅一也鄭註國服同
者按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
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
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皆計
繭爲十一之稅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　皇氏曰外
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唯貴稅其
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
供造也
馬氏曰以桑爲均則上之所征者地守也其以有多寡厚薄則
人功存焉以桑爲均則視其地守而已其爲人功之至不至我
不爲之增損焉則亦勸其勤而督其怠之術也
廬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内命婦獻繭非也按經云后妃獻繭
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
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按天子尊於后非若諸侯與夫人體
敵也不可以爲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
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鄭又謂收外命
婦繭稅按内宰職后妃帥外内命婦蠶則繭稅亦内外均何必
外命婦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
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孔氏曰酎音近稠稠醲厚故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
始成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
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
嚴陵方氏曰孟夏之飲酎則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以進衆物

故也唯其進衆物故謂之大飲蒸焉凡蒸衆則必用禮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也飲酎如此則飲蒸從可知

馬氏曰鄭人謂晉侯曰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在廟者也豳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在朝者也漢酎祭獻金宜亦在廟矣此天子飲酎用禮樂宜亦在朝矣

廬陵胡氏曰按漢嘗酎及春秋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皆在廟祭而獻酎食貨志云酎飲酒亦於廟然此不云獻酎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月時祭用酎常禮也祭畢則飲故不云獻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爲一事蝗蟲爲災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爲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莊子言小國入保同義鄙則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而爲害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若是而已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徵之所在故也蝗之爲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爲災者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一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鄭氏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中昏氐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

孔氏曰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為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為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為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為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為一百八十八分是為積分之數除之為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為二寸益前四寸為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

何脩曰周語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者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為復陰生陽中為姤各應其時所以安靜是安靜神人也陰生為主陽謝為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詳見孟春

長樂陳氏曰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於是以律昭之而有七音之律故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音所以有七也應鍾陰之終蕤賓陰之始則應鍾變陰而將之陽蕤賓變陽而至於陰此應鍾蕤賓所以為變也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鄭氏曰螳蜋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皆記時候也

孔氏曰按釋蟲云不蝸螳蠰其子蜱蛸孫炎云螳蠰螳蜋一名不蝸李巡云其子名蜱蛸故云螵蛸母詩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爲物之候從其氣焉反舌鳥春乃鳴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

嚴陵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進未極之時尚為小矣故於此言小暑螳蜋鵙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慝作螳蜋生則慝之有見乎形者也鵙始鳴則慝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散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山陰陸氏曰無聲非不鳴也雖鳴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鄭氏曰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也養壯佼助長氣也

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於形色如此先王財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已

山陰陸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蓋大化有四春生夏壯
佼秋老冬死亡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
飭鐘磬柷敔
鄭氏曰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
之言
孔氏曰鞀或爲鞉周禮註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
自擊鞞者周禮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鞞導也所
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琴
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者
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氏云瑟者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者
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氏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鄭
註周禮云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
郭氏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
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三十六簧笙者
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氏云篪以竹爲之
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
鄭云簧笙中金葉者笙簧之名也氣鼓之而爲聲鐘者釋樂云大
鐘謂之鏞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囂以玉石爲之柷者釋
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氏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
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
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氏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
木長尺擽之籈者脩理其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管爲調
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嚴陵方氏曰脩之所以使治飭之所以使正均之所以使平調
之所以使和執之所以待用鞀鞞鼓之與鐘磬柷敔其聲質而

一故脩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篪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
之焉干戚戈羽以無聲特執之待用可也故言之別如此
馬氏曰鞀鞞鼓革也兆奏鼓者鞀也應聲者鞞也鐘金也磬石
也琴瑟者絲也柷敔木也管簫竽笙篪此皆竹也簧在中故
謂之簧簫管植於竹竽笙植於匏於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
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
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
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
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
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
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孔氏曰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爲雩縱時不旱亦雩將爲
雩祭故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雩
音近吁又女巫云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
又是大災故須吁嗟求雨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五天總祭不
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
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
皥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皥配白招拒顓
頊配叶光紀此配以先帝也按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
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也百辟則古之上公國語云鯀爲
崇伯而祭法有祀之又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
官故左氏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按左
傳有社稷五官今鄭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

有益於民功之顯者□□也雩之所禱所以異者有異鄭說云
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内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
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
祈祀山川百源如大雩帝是也禱不必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
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以非雩月故不雩
長樂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
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尊卑之序也祫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
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之義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
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也二者
之禮雖殊其所以爲尊則一而已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
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之義也大雩帝然後命百縣雩祀
此異尊卑之意也□□稱春夏祈穀于上帝春秋稱龍見而雩則
四月也而月令則以仲夏周禮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舞與歌哭非盛祭也
而月令則以盛樂盛祭則與古異也此龍見而雩者常也周禮
言旱暵之事而不言時所以待變也祈穀于上帝大雩也月令
言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小雩也考之春秋之法書大事書大
雩者蓋亦言大以見小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蓋雩所以祈也
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
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
以報歲之功而已雩不必皆於帝也唯雩於帝然後爲大雩饗
不必皆於帝也唯饗於帝然後爲大饗百縣謂鄉□内之邑天子
之縣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千里之畿適百縣矣王制謂之
天子之縣内者以此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
生有益於民者則死亦能有益於民矣故命之雩祀以祈穀實

也季春之祈實爲來年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
實言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
別也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
馬氏曰山川百源則氣之鍾也百辟卿士則有功烈於民而在
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爲民祈穀實者靡神不舉也
山陰陸氏曰雩在四月今在仲夏水涸在九月今在仲秋記事
之法也取中則上下見者由以殺仲春
廬陵胡氏曰春秋雩二十一無書四月雩者以其正也此五月
非矣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
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爲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
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
未熟也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
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嚴陵方氏曰雛羞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者雞以雛
爲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爲美爾於配羞之食則又曰雞者
日之所食爲常時之所嘗爲暫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亦見孟
夏以彘嘗麥解含桃朱櫻也以其受含陽之色故以含言之羞
者以美物進之可羞於王公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馬氏曰黍火穀也膳食之節或順所養而勿逆焉或制所勝而
勿過焉乃所以爲利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擬重囚益
其食
鄭氏曰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毋燒灰爲傷火氣

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
之事門閭闞市順陽敷縱不難物挺猶寬也
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故鄭云
可別也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闞市停物之所商旅或
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其食挺
重囚逮文謂增益囚之飲食也
嚴陵方氏曰藍可以涤青仲夏方啓灌之時未宜芟故也燒灰
者燒物以爲灰也布雖名以陽之道然陰功之所成謂暴謂暴
之於日也暴布則以陰功干大陽之事矣挺重囚益其食以暑
氣將盛故寬貸之前言出輕繫此言挺重囚何也挺亦出也言
繫則不必囚言囚則繫可知挺其囚則猶在所繫也故言益其
食焉
馬氏曰門閭毋閉利宜也闞市毋索不特察以窮民隱也挺重
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山陰陸氏曰帛陰也布陽也凍陰也暴陽也凡養陽氣取適於
中而已雖不燒灰亦不暴布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縶騰駒爲其壯氣有餘相蹄
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
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
孔氏曰按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
馬有二百一十六疋
嚴陵方氏曰游牝別羣者以陰生故不欲耗陽也則縶騰駒者
所以防其相蹄齧也季春游牝于牧至仲夏別其羣季春合累
牛騰馬至仲夏縶騰駒故所宜矣前言馬而此言駒者縶至於
駒則馬可知前言牛而此不言犢者以牛性順無事乎縶之故

也班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
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
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且馬火畜也班其政夏固
宜矣周官馬職皆列於夏官者亦此之意然於季秋又言之何
也蓋夏之政則以養爲主秋之政則以御爲主養於夏然後成
於秋成於秋然後可以御故也
山陰陸氏曰游非牝之正言游牝則牡可知則縶騰駒爲將棄
匹故禁之蓋當是時壯者倦游而少者作矣此自然之理也然
則暮年婚宦猶欲與少年競是不知止者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
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
之所成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
也聲謂樂也進猶御見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群臣從
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薄滋味毋致和爲其氣
異此時傷人也節耆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
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陰稱安
孔氏曰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
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
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與夏至日相與分也君子
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猶居也陰
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歟樂華麗之事
爲助陰靜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嬪妃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
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按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
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
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註謂明於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

而使之必知絺文作樂爲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
夏至祭地方澤皆作樂不云此樂故知月令非也滋味和調氣
味殊異從時可食此時傷人故薄滋味毋致和也從君子齊戒
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静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
成就
嚴陵方氏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
而其氣促故晝刻少而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
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
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
夏至日極北而在東井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
其景丈有三尺以爲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
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陰陽爭者以陰方來
而與陽始遇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
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
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齊戒居内退聽以待其定也仲
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爲躁寒爲静故於暑之時特戒之
也止聲色者欲其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進卽詩所謂進御也
方解縵之時慮擇其精故戒之也薄滋味者主物言則曰滋主
人言則曰味和謂致五味而和之蓋方齊戒之時苟厚滋味而
致和則或昏憒其志意故也嗜發乎外欲動乎内皆主於心而
已故節嗜欲所以定心氣静事毋刑者不欲動而有爲也刑雖
陰之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爲矣故君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
成也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始以生之終以
成之故曰成也列子所謂晏陰之間時雖異而義亦同
金華應氏曰晏安也安静之除也陽生固貴乎安静而陰生本
静尤不可有所擾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菫王蒸也
孔氏曰釋草云椴木槿櫬木槿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
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
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此所以不同
也蟬始鳴已見君虞鳴解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
是時故因以爲名木菫有別於菫草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
榮故其華朝榮暮隕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也
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以別於
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
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闍者謂
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
孔氏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嚴陵方氏曰夏爲火王之時南方火旺之方於王之時而又用
於王之方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
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則自然高明
之所也臺榭則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古者
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亦以是而已臺榭之高亦必升也特
以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
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
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鄭氏曰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劫亦
雹之類五穀晚熟生日長卯之氣乘之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

東類並爲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
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疾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孔氏曰雹凍天災暴兵人災也五穀晚熟天災百螣地災國饑
人災也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疾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不通
則冬爲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
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穀之時晚螣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未故蟲
之爲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饑
也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故也當盛暑之月而感
秋氣則相滯而衆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孔氏曰按三統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
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曆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
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
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
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
孔氏曰按律曆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
六寸鄭引周語證林鍾之義按註云坤初六也林衆鍾聚肅速
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詐僞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
功而大敬其職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辟鷹乃

學習腐草爲螢
鄭氏曰溫風始至以下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
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
孔氏曰蟋蟀生於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
七月則能遠飛在野爾雅云蟋蟀蛬也郭氏云今促織於時二
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擊搏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
翼擊物仲春言鷹化爲鳩仲秋鳩化爲鷹此云學習者亦自有
真鷹可習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云化者鳩化爲鷹鷹
還化爲鳩故稱化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李巡云
螢火夜飛腹下如火故曰即照
嚴陵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季夏故溫
風始至也然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經止於孟春言東
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
或止言其時而又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也溫風
即景風也盲風即閶闔風也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仲夏言
溫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餘見樂記解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
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者以順時而蟄故也鷹乃學
習者以陰浸長故鷙鳥學習攫搏也效彼之爲之謂學因性所
有之謂習腐草爲螢見鷹化爲鳩解
馬氏曰溫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極矣而薰然其和也蟋蟀居壁
則陰陽飾萬物以出入悉與時化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
則陽浸長而始鷙也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爲螢則木
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
殺氣之微也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

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鼈人職云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者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

孔氏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正月所爲故不言是月也

嚴陵方氏曰四者皆水族也故以之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爍其皮甲利其所久故也葦則萩之小者可緯以爲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命澤人納之則以生於澤故也

馬氏曰周官攻龜用秋時則懼傷其字乳而又待以堅成之時也此用季夏非古也

山陰陸氏曰言於此抑殺氣爲君子退陰而進陽鄭氏謂書於此似誤非是周官秋則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自其取之之時爾與此不同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芟芻養牲以供祠祀靈爲民求福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孔氏曰按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收秩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鄭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命百縣雩祀則兼內外諸侯也此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

嚴陵方氏曰四監者天子之縣內監郡之大夫也古者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郡使大夫監之故謂之四監春秋傳所謂下大夫受郡是也夫神降而爲靈謂之神則遠而尊之也謂之靈則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之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之

馬氏曰四監則郊各有監以受其入也百縣則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銍秸服者也既卜而芻豢皆謂之牲將殺而告具爲皆謂之犧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爲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則爲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其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孔氏曰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鄭謂染人也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此月暑濕染帛爲宜是秦法也周則於夏纁湛治染纁玄之色也至秋乃總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倉赤互相備也旌旗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

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註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赬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

嚴陵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故謂之采黼黻見郊特牲解文章見仲秋解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則兩相雜之謂貸則兩相代之謂五色獨不及白者蓋染采必以所受者爲本不言白從可知矣以給郊廟祭祀之服則致美乎黻冕之意而與夫好絜其衣服者異矣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袞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與此不同蓋意各有所主故也

馬氏曰染物爲五色者采也上制而用之下守而行之者法也昔以是而爲常則其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謂之詐非其良謂之僞

山陰陸氏曰此亦周制也婦官謂若九嬪世婦之類蓋方此時繅事既畢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曰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當此節也鄭氏謂染人也非是故舊比也凡質美則無所用僞用僞則質不美矣

講義曰質良者皆欲質實而良善則自然無詐僞矣舜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且以委左右股肱之臣明之而不敢輕易若凡以此也若采之施於色者不以法度而差貸或不質良而僞爲則何以事郊廟神祇何以別貴賤等級以爲禮服乎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鄭氏曰毋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靜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繇役以有爲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孔氏曰土雖寄王於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間位當夏末之月故鄭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土主稼穡者種曰稼斂曰穡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六月圭未末有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地功由天若動地則致于災害故有天殃也

嚴陵方氏曰木之生也則樹及其死也則植此言其方盛故曰樹木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掌山虞也行則巡之也斬則絕之也伐則傷之而已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與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以搖養氣矣搖者極而蕩之之謂也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長生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若先嗇之類未主東井爲水故季夏有水潦之理焉蓋物成不可加謂之盛陽出而在上謂之昌以物言則曰盛以道言則曰昌也夫與農功而相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

故神農將持其功也持有守之意唯其成故可守也神農之事如此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逆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馬氏曰陰陽以氣相蕩揺則其揺之也乃以成之若人之舉事不時以揺陰陽之氣則其揺之也乃以傷之方是時也養氣方盛舉大事以振而蕩之則能無傷乎稼穡之事神農主之彼以公義持歲功而我以人爲之私舉大事焉是違天而召殃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山以入山者榛澤人納材葦變作之舉言雖舉猶不得也據毋作大事以妨農事神農之事與農之事有間矣神農炎帝也變言神農以農之事爲正將持功謂秋成在後

是月也土潤辱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

鄭氏曰潤辱謂塗溼也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美土彊者土潤辱濇津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彊彊㯺之地

孔氏曰大雨不云降云時行者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被也周禮立薙人令使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浸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漬之鄭引薙人以水火變之者謂火燒水漬變此堉地爲肥也糞雖苗之根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彊㯺磊塊難耕之地此月可止水漬之乃堅美之使田美也

嚴陵方氏曰土爲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火反辱焉燒薙行水者燒薙其草以行水道薙謂鬆芟顧之也水行於燒薙之餘故其利如以熱湯殺草也糞田疇美土彊者蓋言殺草之利也所謂疇者田以井授各有儔故也彊即草人所謂彊㯺

山陰陸氏曰彊謂如強梁之強土彊言上之不可化者糞之言能厚其力美之言能善其性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孔氏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此地災風欬是天災遷徙是人災丘隰水潦及禾稼不熟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含任也丑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也王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欬則與孟夏言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

癘年善擊必待秋爲以感疫癘之氣故畜鷙於夏也四鄙入保
已見孟夏解蓋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病多疲疾
多欬嚏多疥癘於言民爲宜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二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三

中央土其日戊己

鄭氏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

孔氏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時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輙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以爲日名也鄭註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者按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是夏秋之間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是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星辰在黃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日依常行黃道是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註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爲之佐也

嚴陵方氏曰土每時各寄王十八日故九十日之間戊己之日各有九也以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則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矣若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厯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時也中央見王制解

横渠張氏曰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未安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儒見木金水火分王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中央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兌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

孔氏曰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黎則兼之故鄭註大宗伯云黎食爲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黎兼也

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按左傳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康成失之於前穎達徇之於後皆非也然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司地何不可配土蓋黎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兩祭不亦宜乎

其蟲倮

鄭氏曰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孔氏曰大戴禮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象物露見不隱藏者按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之屬者鄭皆據四時之物與鱗毛羽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方狐貉之屬東方並言蛇北方並言龜鼈是不取五靈也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

孔氏曰按律曆志云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新安王氏曰宮土也故位居中央爲音之主鄭云聲始爲宮其數八十一屬土以最濁君之象也季夏氣應則宮聲調然宮於此有疑焉夫言其音宮之數誠調樂器之聲也然先儒謂黃鐘之律九寸爲宮其管九寸於然則九九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祉之數五十四祉三分益一上生商之數七十有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之數四十有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之數六十有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角數少於宮商多於祉羽其聲在清濁之中故其象爲民如其說則最濁者爲宮最清者爲羽是一律止有一聲然十二律皆爲五聲故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則黃鐘爲角大簇爲祉姑洗爲羽函鍾爲宮則太簇爲角姑洗爲祉南呂爲羽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以五聲則上下損益之說以分五聲似非古人律和聲之本意凡聲大不過宮細不過羽非止一律以定一聲管仲云古之神聽者以聲若牛鳴窖中爲宮雞登木上爲角羊離群而爲商負豕之豕駭而爲羽馬鳴於野而爲祉此非可以律求也先有此聲然後以律調之使聲之大小有節律和聲之義也故舜命夔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後八音克諧則樂以人聲爲主歌人聲也歌則有抑揚高下而五聲依之五聲有洪纖清濁不可無節故可以六律六呂和之以

是播於樂器是為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器之有音不過五聲其
聲皆合於律今先論律而後及於聲是豈古人制作之序哉此
予所以不能無疑

律中黃鍾之宮

鄭氏曰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孔氏曰鄭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唯黃鍾宮聲於諸宮最長也案黃鍾之調均則黃鍾為宮黃鍾生林鍾為徵林鍾生大蔟為商大蔟生南呂為羽南呂生姑洗為角此是黃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無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

長樂陳氏曰黃鍾之宮為諸宮之長故中央之律應之且五音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而五音之數莫多於宮宮數生於黃鍾黃鍾之數八十一而宮之數亦八十一焉故黃鍾之宮其聲甚濁季夏土王其聲最重應此黃鍾之宮也

嚴陵方氏曰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律以宮為本以角為末起於黃鍾而終於中呂起於黃鍾之宮而終於南呂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為大宮固土之本音也然必中於黃鍾者以為建子之律故也蓋子者陽之所生土者物之所成生以成為終成以生為始由其終始之相須故其所中如此且以名取義黃直言陰之美則土之色也鍾言氣之聚則土之事也而中央之所中又宜矣然律有正中者有旁中者正中則中其管旁中則中其聲若仲冬之所中則黃鍾之管也若中央之所中則黃鍾之聲而已故特言宮焉

廬陵胡氏曰土之聲氣與黃鍾之宮聲合蓋聲合則氣合則知孔氏云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者非也管即律也若無管何云律中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嚴陵方氏曰四時皆指其成數獨中央指其生數者蓋五行皆所以生成萬物正以生物為事者土也則不嫌於不能成矣故特以生數言之

吳氏澄曰中央土以生數言亦猶河圖之數有五而無十取五為中也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山陰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殺於中央言其正亦言之法且木在上焚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故也於冬言朽春在後故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

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其形皆
如陶竈故詩曰陶復陶穴是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
鄭註猶中室者後世聞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
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霤也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
霤不關牖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是中霤所祭
則土神也故杜註春秋云在家則祭中霤在野則為社又郊特
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開牖象霤故設主
於廟堂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奥此不言者前祀戶註已備
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鄉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黄駵載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與
牛其器圜以閎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
之以黄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讀
如紘紘謂中寛象土含物

孔氏曰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
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
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
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
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鄭
知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四時用殷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
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木兩
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黄白不更加他色者以黄白更
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牛土畜者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行傳
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方則有所不足圜則無所不
覆此器圜所以象土周布也祭義天子冕而朱紘紘謂組上屬
於冕紐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寛緩象土之含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
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
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
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
昴七度中

諸家説見孟春

其日庚辛

鄭氏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孰萬
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為日名焉

諸家説見孟春

其帝少皥其神蓐收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皥
金天氏蓐收少皥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孔氏曰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
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皥金位相當故少皥則金天氏也又帝
王世紀少皥帝號金天氏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
之子曰該為蓐收是為金神佐少皥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
摧蓐而收斂

諸家説見孟春

其蟲毛

鄭氏曰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狢之屬生旃毛也

諸家説見孟春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

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

孔氏曰律曆志云術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術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聲之濁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也詳見孟春

律中夷則

鄭氏曰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孔氏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爲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爲七百二十九分兩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爲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總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按周禮註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可詠歌九功之法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平民使不貳也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孔氏曰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秋爲陰中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爲陽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爲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秋爲陰中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爲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爲藏之中也鄭註制肺及設盛皆約中霤禮文其他如祭竈禮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屬也

諸家說見孟春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

孔氏云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鷹欲食鳥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祭食祀先神故鄭云示有先也鷹祭鳥之後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亦知行戮鳥之事

嚴陵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爲寒之微而已故於秋言涼風至亦見季夏溫風始至解有白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

蓋白為金之正故也曰降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亦見始雨水解
寒蟬鳴見倉庚鳴解鷹乃祭鳥見獺祭魚解用始行戮則所謂
鷹隼擊也戮蓋殺之也
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
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罻羅矣
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況於人乎
山陰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今
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皆不食既祭雖食不盡戮而後食之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
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
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
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
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
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
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諸家說見孟春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
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鄭氏曰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
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
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
無不利於用桀俊見孟春贊桀俊解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
無所不孰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
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貫疑貳於其間則知
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
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
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
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
必曰遠方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蓋以
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講義曰此皆叔世拘時令不免於拘而有所不通也方孟秋之
月陰氣滋長天地之氣始肅之時也乃命將帥選壯勇之士厲
兵戎之具簡練桀俊可以為將校者有征伐之功可以專任者
於是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使之猶服固其
宜也若夫桀俊之士有功之人簡練之素專任之久則可以責
其用命暴慢之徒遠方之不率者如非其時以干天誅寧俟孟
秋之時可乎如周宣王之北伐乃在於六月而大雅之作不刺
其用兵之非時而乃美其禦侮之有道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
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
不可以贏
鄭氏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
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贏猶
解也
嚴陵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所
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
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執之

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因可見矣獄官亦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既務持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嚴則莫敢輕犯上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決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則有餘而贏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執為此者天地也而君人實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馬氏曰先王之為法制也豈他求哉凡以因物而已因物之則裁成之者制也制而用之者法也繕囹圄至務持執則義之事也然其於姦也止之使勿為於罪邪也戒慎之勿失則有仁心存焉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則於金用事之時物有受其戕者可無省乎刑官而謂之理則欲致其順也或謂之士則欲致其察順以理言察以事言其歸一也

山陰陸氏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且其瞻視察審如此非直以傷創折斷深淺大小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也其療之也而愈則其罪又有末減者矣端可冠言理亦以此言必取必於理也前所言刑而已此又以其情取必焉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

孔氏曰案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嚴陵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孰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麥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正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嚴陵方氏曰陽為出故春主發散陰為入故秋主收斂天之所以示人者則有收斂之道人之所以奉天者則有收斂之事隄防見季春脩利隄防解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弃土而塞之之謂塞隄防大故欲完而全壅塞小故欲謹而慎凡此所以備水潦而已宮室見曲禮解

廬陵胡氏曰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為候此非土功之時坏土塊也蟄蟲坏戶亦謂以土增益其穴

講義曰秋之時水潦將降故宜全隄防使不衝突也謹壅塞使不決溢以為害也

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隄防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為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限也故脩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限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為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嚴陵方氏曰割地即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為入反賜于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上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山陰陸氏曰古以著封疆略封書可也特毋以是月務封諸侯割地鄭氏謂古者於嘗出田邑此非其月也而非封諸侯割地失其義誤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為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為也

孔氏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越語云今其稻蟹無遺種註稻蟹蟹食稻也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乘之也陽亢而陰莫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也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為熱水之氣為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故也

延平黃氏曰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食之失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爲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爲咳嗽此自養之失行夏令民多瘧疾此感四時之邪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疾病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爲之禮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爲之膳膏齊和使骨脈之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仁民之政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鄭氏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二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十一度中元嘉曆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鄭氏曰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

孔氏曰大蔟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孔氏曰秦人謂疾風爲盲風玄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禖爲候故也鄭註凡鳥隨陰陽若鴻鴈之屬也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皇氏即鍾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

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然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為居也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鄭註說曰云云不盡食皆小正文丹良是螢火謂之丹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螢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經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故云二者文異也

嚴陵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閶闔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山陰陸氏曰鴻鴈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江陵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鷃鶉鳩鴈鶩焉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於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為一候也鷹乃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今孟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橫渠張氏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鯁祝噎正宜用如此

嚴陵方氏曰几杖見曲禮解糜粥足以養老而助其氣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為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唯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牲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為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為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馬氏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則順陰之義也盛已而衰壯已而老故以致其息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氏曰命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也

孔氏曰具備也飭正也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鄭註他服謂戰伐田獵等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青赤為文赤白為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於袞冕之九章小至於玄冕之一章所謂制有小大也衣在上而長裳在下而短所謂度有短長也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蓋裳曰服又以見乎必服其事焉冠帶有常者欲其無所變也正言冠帶則以男子為重言婦人重要故也言上下之異用則曰衣裳言大小之異事則曰衣服言男女之異尚則曰冠帶反覆言之者以備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都人士之刺其為是歟

馬氏曰冠帶有常則無苟變於昔也所以示民不貳也先王所以壹民德有在於衣服之間故其命司服者如此

廬陵胡氏曰鄭以具飭衣裳文繡有常為祭服者以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為燕朝服者以禹惡衣服也然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也又易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

燕朝亦云求裳矣

講義曰揚子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至於季秋風已戒寒隕霜至而冬來宜備故於仲秋命有司具飭衣裳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四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橈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

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爲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可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處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橈則在下者不中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橈故也先王本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

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孔氏曰視全具亦宰祝所視也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樂記云豢豕爲酒稾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上月是類也大謂牛羊豕

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
握之屬也上帝天也
嚴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爲事者祝以祝神爲事者宰牲將以祝
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蓋授充人
而芻之也至此命宰祝時循行之而已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
故也犧牲已見仲春解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
毀事用尨非所謂全也若嚴見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者豢
之物豢者芻之事芻豢所以阜蕃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
博碩肥腯其可以不視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
牲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物之色比
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山陰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案所瞻所量所視視全具瞻
肥瘠必比類猶言皆中度係上事言之蓋於循行犧牲言視全
具於案芻豢言瞻肥瘠於祭物色言必比類亦各其所也
講義曰五者備具而無制度至其祭祀之時加至誠而行之以
禮上帝其有不饗者乎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
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
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孔氏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卯
畢本位故鄭云宿直昴畢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也明堂禮曰
發陳氣者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明堂禮磔攘則此
亦然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稱大則貴賤皆爲也
熊氏曰季春云國難謂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唯
天子得難以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案陰氣
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十一月陽氣至于危虛而不難十
二月陰氣至于虛危而爲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
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
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在
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爲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
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尨可也是則用牛
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
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
其餘難攘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麻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先薦寢廟見仲春
解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
鄭氏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
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
孔氏曰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也無罹其災者謂此時民當
入室無在田野罹被其災也此是仲秋耘耡既了暫時入室以
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辟寒豳詩
云入此室處是也
嚴陵方氏曰城郭見王制解都邑見祭法解竇窖皆以穴土藏
物故曰穿囷倉則穀藏之不可壞故曰脩凡此皆斂藏之事故
於建酉閉戶之月言之
山陰陸氏曰藏而留之謂之窖其竇出於一孔窖言藏之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鄭氏曰始為禦冬之備
嚴陵方氏曰趣民收斂趣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則又不特菜而已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
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絶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絶也夏時人民糧食闕乏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絶續其乏也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麥以秋種至夏乃穫其來久矣以其至利之遲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焉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昏也亦見孟冬行罪無赦解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雷在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為始故鄭云動內物也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坏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周語註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天根亢氐之間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
嚴陵方氏曰雷始收聲見仲春雷乃發聲解坏戶者以土益之

蓋閉戶之謂也與坏垣牆之坏同義殺氣浸盛者言陰之衰物至此告酷也陽氣日衰者以陽盛於夏故至此而衰也陰主殺陽主生浸言若水之浸日言與日加益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鄭氏孔氏說見仲春
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特言輕重之均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石蓋四均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
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為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咸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曲足百事皆成於此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
嚴陵方氏曰入以為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而已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夫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為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散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匱竭也夫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繼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

其志之所欲爲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正謂是矣聚之至
於無窮散之復歸於無物者數也凡物有數者皆出陽而入陰
則所謂大數者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能逃此哉
故人君之舉大事不可逆也數之所運而爲時時之所從而爲
類必順其時言順陰陽之時而無逆也慎因其類言因陰陽之
類而無變也時方來也故欲無逆類有守也故欲無變然順之
而或苟則失其時故於順曰必因之而或妄則非其類故於因
曰慎舉事如此四時之所同然特以當閉戶之時尤不宜妄舉
故申戒之於此也
馬氏曰古者須賦貨於受藏之府頒賄於受用之府蓋利之開闔
斂散必以節故以時納之然後可以待時須也城郭宮室百官
有司幣帛饔飧於是取具焉故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
無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則凡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
道以成變化者無非數也數運而爲時陰陽麗焉時具而爲類萬
物歸焉舉大事而順其時以行之因其類以守之則所謂毋逆
大數也若夫數之所不能載則非事也有道行焉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
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草木
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藏穀復生午
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北
猶蚤也冬主閉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鄭註卯
宿直房心爲大火者謂仲秋應雨之時今行春令位當卯致大
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也火訛相驚以仲秋致仲春火
氣故有火但仲秋爲金仲春爲木金能尅木及仲秋雨木水又
尅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爲言語相驚也其國乃旱天災也
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
死地災
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不降則雨
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如此故草木生榮而
不枯死也國乃有恐則少陽之所動故也其國乃旱則陽亢故
也蟄蟲不藏則陰欲蟄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
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
聲收雷先行則愆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
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
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
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二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
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
十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孔氏曰案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
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
夾鍾以一寸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
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一寸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
五者又三分之則爲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
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爲九千七百八十六

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八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於
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
四周語注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
者也詩人后稷布其穀數二少以法儀當及時銍穫而收藏之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
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曰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皆記時候
也
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禽獸皆殺之
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也此亦互文禽獸
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嚴陵方氏曰鴻鴈來賓見孟春鴻鴈來解爵入大水爲蛤見仲
春鷹化爲鳩解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
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春秋傳曰
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
而曰黃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豺乃祭獸戮禽
者祭獸於天然後戮禽而食也然於祭曰獸於戮曰禽何也蓋
對之於物凡可擒而獲者皆戮之所祭者唯可狩而獲者爾以
其特大故也亦見孟春獺祭魚解
山陰陸氏曰來賓言其爲中國如客也言黃華以黃爲美華文
訓黃以此玉藻曰大夫玄華祭言獸以大者祭也詩曰言私其
豵獻豜于公有是哉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
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
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
孔氏曰於此月之時敕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
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
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嚴陵方氏曰號令見季春監工日號解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
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也內以
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
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
陰陽之理而已
馬氏曰號不一令不再必申嚴焉則天地方肅欲其聽命者悉也
山陰陸氏曰言命百官備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尤詳言之
講義曰順時之令使所務者在內而不在外所以會天地之氣
而藏之使無宣布而出見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藉所耕千
畝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祗亦敬也
孔氏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於此神倉之
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
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
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
治要司會之月要歲舉之將以制國用故也然此詩言十月穫
稻而此乃言備收者以地氣有早晚故也然此皆命之於冢宰
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于天官故也

馬氏曰祗敬必飭則以供粢盛敬神故也敬在內祗則敬之在外見者也言內盡志外盡力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嚴陵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其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以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奠體之類是也經之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猥卒也

嚴陵方氏曰陽氣散而成者陰氣聚而成矣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者言歲民唄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鄭氏曰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言大饗者徧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備焉

孔氏曰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若祭一帝則禮器謂之祭帝今云大饗故知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讀然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爲祫與此不同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帝不云不問卜忘是別事諸儒多以爲疑故鄭斷云謂此也鄭必知非祫祭者以周禮祀大神饗大鬼帥執事以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既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饗帝之時使有司展視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臣者以四月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此嘗乃嘗羣臣也以經云告備于天子故鄭知是有司祭於羣臣也經云饗帝鄭注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從物新成故也

嚴陵方氏曰習吹已見孟春習舞解大饗帝已見仲夏大雩帝解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從可知矣且仲秋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備于天子宜也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言之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而已

馬氏曰自出乎震以至於說乎兌帝之成萬物之功備矣故以其物饗焉爲豐年所謂秋報也

金華應氏曰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於爲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爲祈穀于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圜丘則皆致其報故豐年以爲秋冬報也事天莫重於圜丘而此不載焉特云祈來年于天宗而已要之三時未嘗無祭而冬日至之郊尤爲報本反始之重禮所謂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則以日爲主所謂祈于天宗日者固天宗之長豈即此乎鄭氏獨以祈穀爲天而大雩大饗皆爲五帝豈以祭之類而近於瀆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因非慮其類且瀆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相備也相備而習舞言於孟春吹言於季亦言之法然則孟春蓋亦習吹仲秋蓋亦習舞釋菜而經不言上下比義從可知矣大饗帝嘗大飲烝嘗嘗新穀而已烝進衆物爲故季秋大饗明嘗嘗新殺亦謂之嘗十月農工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大學進衆物爲亦謂之烝言犧牲告備于天子則鼎俎告粢盛告豐之類可知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

孔氏曰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鄭注互文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合制也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兼事之辭其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

嚴陵方氏曰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謂合制其事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歲受朔日之政令故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正謂是矣其所異者彼以子月爲正爾朔日蓋元日也爲來歲受朔日於此言之者據建亥之正也且合言自內以合外制言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則爲內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則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則諸侯所共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爲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爲度也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近以略責遠者若遠近所宜也以度所宜而制其法故曰爲度焉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爲主非以私之於己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一曰祀貢則其所主可知矣百縣見仲夏解

馬氏曰陽終於戌歲功成焉故今曆以自戌至戌爲歲於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百縣內也諸侯外也皆合而制之諸侯言合百縣言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稅取於秋而貢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出斂法不於是而亟頒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不於是而早定之則諸侯之貢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頒之而偕入貢於春焉則侯國無苛征王朝無過斂然其稅之有輕重即上制所謂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與郊特牲之旅幣無方所以節遠邇之期而別土地之宜者其便於民則一而已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孔氏曰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令民習用五種兵器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

戎謂五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註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後
鄭又註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此則比擬步卒
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
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
也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校人職註云物馬齊其力戎
事以力為主耳亦須齊色故云四騵彭彭是齊色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
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
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廬
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
殳酋矛也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者蓋以殳對矛則殳
可以攻矛可以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
也若夫戈戟則為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
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
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
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擁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觀富父終甥
以戈摏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
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格書
嚴陵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
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
者則以兵法五人為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致死人
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
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馬氏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
政以御為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
誓之
鄭氏曰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
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
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
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
地門外之蔽也司徒搢扑誓衆依以軍法也
孔氏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
載旌旗既竟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
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
也案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又周禮馭夫掌馭
從車使車註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
馭夫也又周禮趣馬職云掌贊駕說之頒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
列故云為諸官駕說也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
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載旌旐者雜舉以言之案周
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
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
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
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是仲冬大閱所建
旌旗各象治民之事亦有其事鄭引司馬職是此仲秋治兵實
出軍之事也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衆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
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
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
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按於經註則司徒主誓今
田獵出車亦於所獮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揷也軍法之
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
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

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註云凡誓言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
也然鄭註司馬仲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爲大閱之誓
而云作月令者誤以季秋之政於周爲仲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
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見於此也
嚴陵方氏曰僕主車騶主馬駕謂以騶駕焉將以有行故也旌
旐載之所以爲表識也然周官司常贊司馬頒旗物自王建大
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者舉其略爾與車攻言建旐設
旄同意以戎事言之則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以田事言之則
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莫不各有等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者盖
指車馬之屬也掌次言師田則張幕以有幕故亦有屛焉然
設于屛外則王雖在野亦莫不有內外之辨故也扑謂榎楚也
司徒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於田獵故也書言扑作教刑正
謂是矣搢謂插之於帶也設扑而誓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
刑也搢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馬氏曰爲天子御者僕也爲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載旌旐則
司馬之九旗以帛爲之者始於大常而終於旐以羽爲之者始
於旞而終於旌故言旌旐則他可知矣授車以級整設于屛外
則自上而下以等相及且相係屬焉故謂之級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
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
孔氏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
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命主祠祭
禽謂獵竟也主祠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有功於
四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土
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在內獵則祭宗
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時
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
四方也此天子獵竟因命祭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
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註秋獮祀方云
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
禽以饗烝鄭云冬田物多衆得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
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於
經註更相引證始可見矣其祭四方用此禽又用別牲故大田
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此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
嚴陵方氏曰厲飾厲其容飾也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其飾
如此厲若子溫而厲之厲則有崖岸之謂也天子厲飾執弓挾
矢以獵則躬率之也祭禽則以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爲一
人之奉也是月也豺乃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
嚴陵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以其將反
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黃落則以霜降於是
月而成物之功終焉故也終則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爲炭則
以禦冬寒故也
馬氏曰天始物於玄地終功於黃然萬物之化終則有始人徒
見其落也不知其爲生之始也故落以訓始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鄭氏曰墐謂塗閉之辟殺氣
孔氏曰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
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沉在下也又塗塞其戶穴以辟地上
陰殺之氣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鄭氏曰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増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耆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成熟可以去之也

孔氏曰春夏陽氣寛施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意私與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嚴斂禁固必當殺去春夏所權許者令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嚴陵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而決之也祿秩者祿之秩序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愼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己凡以順收斂之道而已且當則無乖而適事宜則無常而隨時養人欲其適事故祿秩言當奉己要在隨時故供養言宜

山陰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孰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稻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井氣多暑雨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孔氏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鼽嚏人災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鄭云極陰爲外也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水涉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窮而氣塞則爲鼽氣行噎而發於聲則爲嚏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爲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謂之賊皆至陰之類也以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爲嚴凝之氣所坼故也巽爲風而春之氣爲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之月而煖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其暴故與物相抵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也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四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暦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諸家説見孟春

其日壬癸

鄭氏曰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牙又因以爲日名焉

諸家説見孟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皥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

孔氏曰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皥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皥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爲玄冥是相代爲水官也

諸家説見孟春

其蟲介

鄭氏曰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諸家説見孟春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

孔氏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弃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爲最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爲賤故云物之象也詳見孟春

律中應鍾

鄭氏曰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孔氏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爲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爲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義案春秋說云應其鍾註云應鍾應其種類律書云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註云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爲萬物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閡以此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與應無射也案周語注坤六三用事應當也六陰當良陽用事百物可鍾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事終而復始也

諸家説見孟春

其數六

鄭氏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説見孟春

其味鹹其臭朽

鄭氏曰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諸家説見孟春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

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孔氏曰鄭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謂軷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鄉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鄭註聘禮云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主須南鄉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註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栢爲神主也

諸家說見孟春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

嚴陵方氏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故也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熙故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言水始冰地始凍焉雉入大水爲蜃已見仲春鷹化爲鳩解虹藏不見見季春虹始見解

馬氏曰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

孔氏曰春云青旂青衣若玉者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功所爲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夏云赤旂朱衣赤玉者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冬云玄旂黑衣玄玉者黑深而玄淺亦旂用淺色衣用深色玉是自然之色春夏冬同用淺色也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鄭氏曰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顓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

孔氏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還於郊反反於朝也臣有爲國事死若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謂以財祿供給之公叔禺人死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顓涿聚死事見哀二十三年及二十七年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鄭氏曰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也

孔氏曰釁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兆龜之繇文也曲禮曰筴爲筮知是蓍也云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筴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周禮大卜云其經兆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錄之而已左傳云筮短龜長杜元凱註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

丘氏曰按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筴占兆之文而穎達解月令言釁龜筴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詞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

雖云占驗也爾雅云占䀜也則是占之爲言驗人不驗兆也凡
與筮字義同以兆卦各若吉凶皆在其表故因與龜筴之時占
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交繫然以吉凶結
之也穎達既誤解與兆不與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五年左傳
云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按易之爲書河圖出文經三古有天道
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於龜乎五驪姬
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喜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
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
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於東宮又南蒯將叛季氏筮
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
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其卦告之凶而誤占
之爲吉非短於龜也

嚴陵方氏曰龜筴已見曲禮解釁者以血塗之與釁鐘之釁同義物有
釁則祆作以血厭其變焉蓋除釁之謂也除其釁謂之釁猶治汚
謂之汚治亂謂之亂也龜以卜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
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之矣釁之
將以占審焉占審必於歲首者將以知一歲之吉凶故也大史
日官也陰陽之理繫焉以龜筴之事命之亦宜矣

山陰陸氏曰釁龜筴則與亦與釁與春與釁龜不同彼釁而
藏之此釁而用之占兆審卦吉凶是察者占人所謂以八筮占
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鄭氏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孔氏曰是察者謂此時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
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也蔽者自旁蔽之
也夫官府之罪所以罔常獲者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
而是察焉則若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講義曰夫人之罪戾如原其情實則大可以見或阿其黨與則
高下其手輕重其心而人之情實不可得而見矣能是察阿黨
則罪無有掩蔽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嚴陵方氏說見孟春天子始絺解

馬氏曰順霜而又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
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祀天則大裘然則祭地不服大裘明矣故
曰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鄭氏曰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塞塞之

孔氏曰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
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
氣下連於地故云下降此以氣應言之若以易爻象言之則七
月三陽在上爲天氣上騰三陰在下爲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
相妨也

嚴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
曰上天爲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門之閉塞若
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然則時之所以爲冬孰爲此者亦
天地之氣閉塞以成之云耳餘見孟春解

馬氏曰天地定位而其氣升降於四時交於南而辨於北故夏
曰南交冬爲上天爲是故也往來不窮者道也於是時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各得其所而不相與故曰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夫閉則弗闢塞則不通謂之窮可也然通之理未嘗忘焉故寒暑往來相推而未始有窮也則所謂天地不通者時焉而已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屬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橫橋也徯徑禽獸之道也

孔氏曰城郭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盜賊故云備要塞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御奸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鄭註鍵牡閉牝者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鏁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檀弓註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管是鍵之群類仍非鍵也註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鄉里然管籥則一物也溝樹謂掘溝塹而種樹木令使衆庶可守之故鄭註云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 何氏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

嚴陵方氏曰蓋言所蓋者在中藏言所藏者在內方閉塞之時則蓋藏之事不可慢也故命百官以謹之循行見仲春解積聚見仲秋解仲秋特命有司趣民多積聚而已至此又循行之無有不斂則欲其無遺利也坏城郭見孟秋補城郭解城郭必以土故言坏然門言補此言坏互相備爾門閭見仲冬解門閭之出入不能無不虞故言戒鍵閉皆以慮其壞故言脩管則籥之所投以虛而能受故若脩管之管籥則管之所納以合而能通故若損管之籥管取其形籥取其義而已然門閭鍵閉之機械皆寓於此尤不可以不謹封疆見孟春皆脩封疆解邊竟見不寧解關所以禦外梁所以濟險而戒之又不可以慢故言謹徯徑皆道路之別然非公道而不可通故言塞凡此皆所以奉時之閉塞故也

山陰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與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

孔氏曰其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椁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案鄭註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註檀弓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辨衣裳而下皆其事也衣裳若襲衣斂衣之謂衣在上裳在下故言辨亦服有輕重布有精粗不可不辨也棺椁見檀弓解丘以其有鄉背壟以其有起伏皆墳墓別名也大小高卑則冢人所謂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土塋之故言塋薄厚之度言其禮貴賤之等級言其人自巡行積聚而下皆命之司徒者則以爲教於其間故也

馬氏曰喪紀者人之終事也冬者歲之終時也以歲之終時而飭人之終事不亦宜乎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則衣裳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爲悦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爲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山陰陸氏曰是月也天升而上地降而下辨衣裳之時也言在喪之下著雖死猶謹者參易其貫似之矣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録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孔氏曰於是之時冬閉無事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案此等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爲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爲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僞之情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經直主於祭器祭器尊也

嚴陵方氏曰功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之所成具乎器故經言陳祭器焉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故以祭器爲主因其陳而案之以度程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度遠取諸物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程案則據此以驗彼也案以度則制之長短無不中度案以程則功之多少無不中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已見季春解功言致其力致言致其至物刻者物物而刻之也或曰名或曰物者以用言則曰器以體言則曰物亦互相備耳所謂情者非情實之情以其用情而致弊故行罪以窮治之

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器及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古之人雖小物其用功也無所不用其極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所禁也於季春曰監工日號因其作而戒之也於孟冬又戒焉方是時也工師效功因其成而又以戒之也

是月也大飲烝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蒸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

孔氏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故鄭註天子諸侯與羣臣也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于大學也云正齒位者約黨正文以此是孟冬黨正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月故鄭下註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餚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是也

嚴陵方氏說已見孟夏飲酎解

馬氏曰天子月歳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君子可以飲酒燕樂矣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鄭氏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

孔氏曰割牲以祀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非但祭社又祭門閭故云及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此皆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五祀據殷禮言之周則七祀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也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而飲酒于序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鄭註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叙在祈年之前然鄭大飲之下亦引黨正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鄭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歳萬物而饗之案籥章云國祭蜡吹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知此廣祭衆神爲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爲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今此天宗謂日月星者蓋尚書六宗文承類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云天宗與彼別也孫炎云辰星也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也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然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也

新安朱氏曰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作如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嚴陵方氏曰天宗亦天神也陰陽之運必有爲之宗者故曰天宗天尊而不親故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蓋臘言以獵得之肉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爲臘此乃行之建亥之月者異代之制耳祈來年則詩所謂以與嗣歳也此非歳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五祀有門而大割祠又及門閭者蓋五祀之門雖大夫士亦得而祭之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易曰勞乎坎蓋謂是矣既曰休又曰息者休大而息小休久而息暫事有大小時有久暫故其言如此合而言之一也

山陰陸氏曰禮祖王所自爲立社爲公門閭蜡也國中於門野則在閭搜索祭祀于祊得禱曰祠言品物雖多猶以爲薄或言割或言臘相備也大割割牲臘以田獵所得禽祭不言及五祀五祀卑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鄭氏曰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自冬小正十一月王狩

孔氏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經言習射御角力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鄭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

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

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馬氏曰順陰義也方亥之時其爲陰也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
射御以考其藝用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講義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孟冬農功之隙乃講肄武事
之時也故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亦武勇之事漢有角觝之
戲乃角力之技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
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嚴陵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猶季春謂山虞爲野虞焉漁
師即周官之𩷶人也以能登漁於水而爲衆所師故謂之漁師
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則各以其職故也衆言其同
庶言其廣兆則言其數天子曰兆民故以是稱之衆庶則不止
於民矣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
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仲冬言罪之不赦其義亦然
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爲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
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則剝下益上者豈其所欲哉故
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
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鄭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象蟄蟲動
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雪霜
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
伐參伐爲兵
孔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暴
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
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案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嚴陵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
上泄也然泄與騰異以其不密故漏泄而已未至於騰也民多
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則陽之
所作爲故行夏令則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者彼以
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
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也孟冬非隆冬故言方而已夫蟄以
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則寒氣違故也
小兵時起則金氣勝故也土地侵削肅殺之所致故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鄭氏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
孔氏曰按律歷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三
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
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
中元嘉歷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
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
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孔氏曰律曆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種也又云黃五色莫
盛焉故陽氣始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周語註云十一
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
德利用厚生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養六氣九功之德
山陰陸氏曰黃鍾天子之德也故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若林鍾諸侯云爾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

虎始交

鄭氏曰冰益壯以下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解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生故也

山陰陸氏曰猛摯之物至是一交而止夫欲止非摯不能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

鄭氏曰飭軍士戰必有死志

孔氏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

嚴陵方氏曰飭死事必於是月者豈非以教大閱故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

孔氏曰土功之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之謹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工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諸蟄則死人必疾疫也故約束有司於此時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若有開動令地氣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則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此時天地閉藏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非但蟄死人疾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　皇氏曰喪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也

嚴陵方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沮泄此所以戒之春秋傳曰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經之所言特以畢於是月而已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農事之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而者汝有司之辭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焉閉之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氣之沮而止者反泄而出故謂之沮泄其害及物故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疾疫死喪隨之暢則陽暢之稱陽既生於子至丑陰猶執而紐之況在於子而可以暢乎命之曰暢月則以發天地之房故也

馬氏曰房也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內漸外之為沮自下達上之謂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溫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蓋陰主屈而陽主伸宜屈而伸焉故為之暢月

講義曰如使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而諸蟄藏者失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繼之以死喪皆以違時之理而逆物之性故也非所以使盛德充塞而得所故謂之暢月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五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孔氏曰尹正也申重也申重其政令嘗察門閭之重謹愼房室之處其門閭房室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旣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務在質素毋得過爲淫巧

嚴陵方氏曰周官酒人漿人之類皆有奄鄭氏謂精氣閉藏者是也奄尹則衆奄之正也宮中之令國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於門閭曰審於房室曰謹互言之爾必重閉則所以審而謹之也重閉猶易所謂重門之重省與季春省婦使之省異彼所謂省減省之也此所謂省察之而已蓋婦以化治絲枲爲事巧過則淫淫則僞飾生焉故命禁之也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則疏賤者從可知矣近習謂天子親昵習熟之人凡此皆宮中之令也

馬氏曰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故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山陰陸氏曰奄精氣閉藏之於此爲宜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孔氏曰周禮酒正引此大酋則爲酒正此曰酒人者以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以酒人監作酒故也是月始爲春酒先須治擇秫稻使齊得成孰故云必齊又須以時料理麴蘗故云必時其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絜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所用火齊又須生孰得中六物者秫稻一麴蘗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有善惡也此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

嚴陵方氏曰多少不可過故曰必齊然作酒之材不止於此舉二種以該之爾水泉必香則醞釀無穢污之臭陶器必良則盛貯無罅漏之弊火齊必得則烝煮無生孰之失六物闕一不得故曰兼用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不過如是而已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則以有法式故也夫酒所以養陽也作之於陽生之月蓋亦宜矣

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大川名源與王制言名山大澤同義凡此皆水神也

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爲民報禱也

講義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名源者若江淮河濟之類是也江之源出於岷山河之源出於崑崙淮之源自桐柏濟之源自流水故謂之名源也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矣故命有司祈祀之

金華應氏曰夏祀山川百源火勝水弱導其流委而廣其潤澤

也冬祀四海山川淵澤井泉蓋猶在水鍾其淵源厚其停蓄也
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以海爲委而河爲源也水重冬祀
亦豈非源乎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
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嚴陵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
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慢游
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爲之詰焉亦宜矣
山陰陸氏曰畢其言馬牛貴於畜獸言馬在上亦以此故國君下
齊牛式路馬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
罪之不赦
鄭氏曰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
孔氏曰鄭註周禮云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
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爾雅云蔬不孰爲饉蔬謂菜
蔬以其饑饉經言蔬食故爲草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
澤蔬食菱芡之屬
嚴陵方氏曰蔬亦菜也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
宜教道之而無道其所欲也不能如上所爲而乃侵彼之分以
廣此奪人所有以予己則是彊暴之徒爾罪之不赦豈爲過哉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
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牙也寧安也聲
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
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

嚴陵方氏曰日短至陰陽爭已見仲夏日長至解諸生蕩皆言不
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月建子
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分焉故謂之蕩也掩蔽其身以處於
內則以齊戒故也身欲寧者所以掩身欲其寧故也去聲色則
不特止而已禁嗜欲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有加而無
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形性故事
欲靜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
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
馬氏曰陰陽爭則陽伏而陰尚自若也故爭凡物之有所爭者
外未定故也方二分之月春爲陽日中秋爲陰宵中既有分矣
故於仲春仲秋曰夜分至於二至之月則夏爲正陽而陰始閒
之冬爲正陰而陽始閒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
焉於冬至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曰死生分言
陰之來不過與陽爲敵而已
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
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至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毋躁禁詞也
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始事也定終事
也
新安王氏曰十一月一陽來復復反也陰方極盛陽欲反爲陰
拒之是以有爭爭者言其將復也復卦上坤下震五陰在外一
陽在內在內者爲主在外者從而順之定而無爭言其已復也
君子知陰陽爭則草木之歸根者昆虫之蟄藏者且將搖蕩蓋
枯者欲萌蟄者欲出不可無以養其微陽況於身心豈得不靜
以處之齊戒以靜其心處必掩藏以靜其身外去聲色內去嗜慾
以安形性則身靜心亦靜矣靜其身者陰陽方爭當靜以待其爭
之定定則陽反而陰順在己可以養其身心達之天下可以遂

萬物之情不韋雖非賢者此說不可廢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挺荔馬薤也水泉動潤上行

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向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爲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角解從陽退之象說者多家皆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墮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熊氏曰芸荔挺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嚴陵方氏曰芸香草也以水泉動而生則水屬也荔挺出王氏亦以爲香草荔言氣之和協挺言氣之直達凡物之氣感陰者屈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麋角解見仲夏是月也陰極於此而終故前言冰益壯陽生於此而始故言水泉動壯其形然動其氣然也

山陰陸氏曰麋陽獸也角始生向後護耳補筋與骨應陽而堅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

嚴陵方氏曰萬物之材陰盛則堅陽盛則柔陰盛極於此故伐取之木大竹小故云伐木取竹箭

馬氏曰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嚴陵方氏曰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之實所以利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夫陽爲實陰爲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

嚴陵方氏曰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塗謂塗之以土也築則不止於繕矣與築城郭之築同義故孟秋止言繕囹圄而已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鄭氏曰國旱午之氣乘之也氛霧者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直虛危內有瓜瓠兵亦軍之氣也蝗蟲爲敗尚異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爲旱也疥癘之病孚甲象也

孔氏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案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蝗蟲爲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氛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故也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故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爲金氣所傷故也國有大兵則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焉蝗蟲爲敗與孟夏言蝗蟲爲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言之兆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言之迹言夏爲陽故言其氣冬爲陰故言其事亦各以其類也水泉咸竭則以感發散之氣故也疥癘則虛陽作之故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鄭氏曰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孔氏曰案律曆志云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今案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昏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一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鄭氏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
孔氏曰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爲八寸共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爲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鄭氏曰鴈北鄉以下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孔氏曰鴈北鄉此據早者若晚者易說云二月鴈北鄉鵲始巢此據晚者若早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雉雊雞乳易通卦驗云在立春節立春或在此月也
嚴陵方氏曰鴈北鄉已見孟春鴻鴈來解鵲有錯者鵲也然巢知避歲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雉雊已見倉庚鳴解乳則孚乳之謂也
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山陰陸氏曰夏小正曰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孔氏曰此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者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鄭注此月之中謂此月之內也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此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爾
馬氏曰時難皆以難陰慝而除之也於季春之畢春氣仲秋之達秋氣則曰難而已至季冬之送寒氣則稱大難者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故也以大難故旁磔而旁磔則所磔非一方不特九門而已
嚴陵方氏曰難已見仲春解牛土畜也又以土爲之則以方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山陰陸氏曰言旁磔則於九門可知土所以勝水牛所以勝豕

其謂之大難以言有司嫌小也
長樂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其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甲至癸爲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爲身子至亥爲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放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設令甲子歲甲爲幹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脛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爲蹄其説蓋有所傳然也
丘氏曰按開元禮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矣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義分土者天子大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西南北四方之諸侯各以其方之色割壇四方之土以白茅包而賜之今至其國先立社壇土牛之色亦宜放此所以示農耕之早晚者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令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此自漢朝之失精者爲常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耕牛人于門外令地方守宰官吏打之皆失示農之意也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
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釋鳥云鷹鶆鳩某氏云鶆鳩爽鳩月令云鷹化爲鳩郭景純云鶆當作鷞此征鳥即鷞鳩也鷹隼之屬厲嚴猛疾捷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
山陰陸氏曰爲其將復爲鳩也於是厲疾蓋物不極不反列子曰目將眇者先睹秋毫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孔氏曰案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illegible]祭蜡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至此又更祭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
嚴陵方氏曰終功之時故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故至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于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然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所謂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若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
孔氏曰仲秋大嘗麻季秋大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殺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以薦於所尊敬不敢輕也藥必

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羞朔則嘗魚致敬於天與親也然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

孔氏曰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也月半後大寒乃盛此月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云北陸虛者舉中央星以言之

嚴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極於此故也盛極而衰東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熙而釋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矣非特形於水面而已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原澤乃水之潤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日鑿冰冲冲是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為愆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備暑亦以達陽氣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

孔氏曰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耜前曲接耜者耜以金鐵為之故云耜者耒之金鎡今之鋤類孟子云雖有鎡基云之屬以田器非一也

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猫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劍買犢之說 吝周

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耦而耕是矣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則有比遂則有隣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之有耦亦以是而已曰脩曰具互相備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告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曰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孔氏曰大寢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鄭知於大寢也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也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三族父子及身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

馬氏曰匏竹利制陰物也故自季秋而習吹至季冬而大合吹於是罷焉則陽事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罷者季春大合樂未罷也

新安王氏曰聲陽也夫子贊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作樂崇德陽動有聲在天為雷在人為樂今冬且盡春將至古昔以鼙鼓為正月御謂陽將動故於是月送陰迎陽土牛以送陰大合吹以迎陽不用他樂何也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其無燕矣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

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

孔氏曰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鄭引春秋傳見昭七年左傳證薪是麤大可析之物也

嚴陵方氏曰秋薪柴則與秋芻同義於歲終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而已

馬氏曰收秩薪柴則蕆事至是爲悉矣

講義曰周官有燔柴槱燎之祭於是命四監收以秩次斂之以共柴爲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月與日相會於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於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去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嚴陵方氏曰陽大而爲之主故以次言陰小而有所系故以紀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往來不窮謂之通可也此乃曰窮者蓋以人言之日有時而窮于次月有時而窮于紀以天言之其窮也秖所以爲通歟

山陰陸氏曰曆以紀之紀曆也窮于次言象窮于紀言曆繇窮言回回無窮也其言天亦以此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星一歲一周天數將幾終數無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已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鄭氏曰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

孔氏曰此脩月令之人爲國家戒令之法言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爲約戒之辭凡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戒也

嚴陵方氏曰夫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爲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爲數之終以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於耕故也四民各有業而農居其一故謂之農民

山陰陸氏曰終言幾無終之詞也始言且無始之詞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孔氏曰調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案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令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嚴陵方氏曰事有在今歲爲宜來歲則否者因之有與時之有令安可不飭而論之乎蓋物有常宜宜在隨時而已然非一人之私所能爲也故以共言之

馬氏曰此所謂平在朔易也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受民事至正月之吉始和然後布焉則所謂待來歲之宜也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
小者出少饗獻也
孔氏曰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
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
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泛云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皇天大皞
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
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出牲以共獻
於上帝諸神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寢廟先王與
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
豢則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有豕而無犬故從舊說
豢而徒云天地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山陰陸氏曰此大宰賦之可知而言大史與宰相備也於大祭
舉輕於小祀舉重如是而後可知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
祀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
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
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庶民受田准田多
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
下舉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稅
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
山陰陸氏曰歷而數之小宰之事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孔氏曰以經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
註言此賦要由民出也
嚴陵方氏曰自乃命大史而下止言次諸侯之列則知同姓之
列亦次之下言同姓之邦則知諸侯爲異姓之邦也以神道言
則曰犧牲以人道言則曰芻豢皇天上帝社稷神道也故以犧
牲言之寢廟則人道而已故以芻豢言之山林名川之祀亦曰
犧牲者則以其迹爲遠而賦至于庶民者亦爲遠故也以賦至
于庶民故以歷言之歷則非一矣或曰饗或曰祀或曰芻豢何
也蓋饗者祭之義祀者祭之道芻豢祭之物非備物不足以致
義非致義不足以合道亦互相備而已大史以建六典爲事宰
以共刀匕爲事諸侯之賦命之大史卿大夫之賦命之宰此重
輕之別也
講義曰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唯成於民者至矣然
後民皆致力於神矣故奉盛以告曰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
豐也奉酒醴以告曰謂明德以薦其馨香也奉牲以告曰謂牲
牲肥腯而民不疾瘯蠡也凡皆先成民如此故民無不致力於
神唯能成於民則凡普天之下食土之毛者無不咸獻其力以
共其祀者也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類
上帝則皇天上帝之祀也禋于六宗則祖宗之祀也望于山川則山
林名川之祀也其序固可知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
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鄭氏曰白露蚤降介蟲爲妖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
月中乃爲霜丑爲鼈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也胎夭多傷

之氣乘之也天必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判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星甚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孔氏曰白露蚤降天災介蟲爲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某陰陽式法丑爲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蟲爲妖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胎夭既傷國多固疾故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命猶名也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冬之序爲後於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爲正言之則冬爲先故也介蟲之性辨於物以救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也四鄙入保甚畏兵之象以秋爲金故也亦見占夏解救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盡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經陽燠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固疾季冬有閉固而已令行春令故其敝如此命之曰逆所謂逆莫甚於此

新定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謂如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一巡又且過得幾時到那時節又整頓一巡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是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緊切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那時方行如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論之又須說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月令之說但是順天加重其事非是平常俱不理會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夫子厚之辯又失之太放荅問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七

曾子問第七

孔氏曰鄭目録云以曾子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録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鄭氏曰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者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也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祝聲三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朝夕哭位舉幣舉而下埋之階間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旣君薨而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異於春秋之例案喪大記士喪禮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鄭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近殯位故也大祝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已裨者取其續續孤卿則絺冕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經云大祝裨冕則於時卿大夫士等皆衣喪服可知大祝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以丈八尺爲端見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告殯君於堂下則大遠堂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古人發聲多云噫凡祭祀神之所饗謂之歆今祝作聲欲令神歆饗故鄭云噫歆警神也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于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案喪大記云君將大斂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知房中婦人也案士喪禮每日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哭位即行朝奠故經云遂朝奠也幣是小宰所主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下文云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 熊氏曰經稱奠幣于殯東則告世子生謂旣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也殯東几蓋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天子諸侯在殯宮有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今以世子繼體之貴故特設几也

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愼哉是以裨冕吉服也裘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裨冕或裘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也

山陰陸氏曰君薨子特以立士大夫也古之人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用此道也及事變時移漢始垂簾矣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鄭氏曰三日負子日也如初謂如告生時宰宗人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三日

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子自
爲主故不云從攝主祭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
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子至三月爲名始見君今喪禮
略於負子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告生時已用也大宰是教
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裨冕者以奉子接神
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大祝亦從子升堂經文不具耳少師主
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祝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
次從祝也以其告神同吉祭禮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
也世子不忍從阼階升故由西階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
言者以子爲主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東南故云殯東南隅
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歷階此見子須近殯故
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
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
位故也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衆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北
面以子稽顙哭故亦哭爲踊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
三者三也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
位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哭位故皆袒子至此
乃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以下反位亦踊也當踊必袒故鄭
註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鄭知奠出亦朝
奠者以在殯無特告奠之法

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
也少師奉子言師著一日不敢無師傅也不言大師奉子以衰
嫌褻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
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鄭氏曰告于禰告生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
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
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
得不告社稷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前論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葬後世子生
之禮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于主漸
神事之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然直云三月告禰不云攝主者
葬時攝主已弁絰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既畢
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群臣列位西階下自依大宰之禮與大
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中主也不言裨冕束帛盡階不升及某
之子生敢告者從可知也葬後神事之故依常禮三月因見乃
名也

山陰陸氏曰徧告徧告同盟諸侯知然者以言及社稷宗廟山
川知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非不告也其主言者
同盟諸侯爾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
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
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鄭氏曰祖禰皆奠幣以告之告與奠互文也視朝聽國事也諸侯
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臨行
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皆勑之以其職
道而出者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
故五日而徧牲幣當爲制幣制幣一丈八尺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
孔子曰者因上起文也篇內時有如此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
衣素裳今服裨冕者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今諸侯
往朝天子爲天子將欲於廟受已之禮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

故鄭云爲將廟受也上文巳告于祖奠于禰下又告于宗廟山川是後再告言徧則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知五大夫大夫數多直言五者據與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旣命五大夫亦命三公可知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祖祭道神而後出行案聘禮註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軷山行之名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轢之而遂行其牲犬羊可也此城外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祭其名未聞其位在廟門外西方喪禮毀宗躐行是也軷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注燔烈其肉爲尸羞是也告者以五日爲限近者就告遠者望告所以爾者先巳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非禮　熊氏曰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鄭此註云牲當爲制天子則當用牲故鄭註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是也

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爲位也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又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爲制幣是自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唯入祭而巳故聘禮館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雖或用牲而其它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illegible]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巳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于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歟五官即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王制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是也

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言命五官其一官蓋從行矣此主二王之後言之春秋傳曰六卿和六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鄭氏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故告于禰朝服爲事故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殺於適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孔氏曰上文諸侯朝天子故著冕服出視朝諸侯相朝降下天子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　熊氏曰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註云皮弁服是也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務於當葬

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為賓啓之奠也辭於賓謂告將葬
啓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事並謂父母也與同者祖父母
及世叔兄弟既父喪在殯先葬母從啓母殯至葬唯設母啓殯
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
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
存也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柩車出門至
次處孝子悲哀極車暫停今以父喪在殯為重若於此悲哀是
輕於在殯者故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出門外遂行
而言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宮而設奠奠父之後孝子
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告賓之後遂脩葬父之事案既夕
禮主人請啓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故鄭知殯為賓也處是
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處當異日　皇氏
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
橫渠張氏曰葬先輕奠先重古者塴壙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
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葬先輕而後重
禮成於重者
藍田呂氏曰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虞之禮不相合所以致其哀
所謂葬先輕後重直謂自家遣而行之既葬然後舉葬後喪耳
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以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次
序自當尊卑有序世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弗忍
也所以先輕而後重奠者求神之道也人子之心所至切也君
子於其至切也所以先重而後輕故孝愛之心常在所重唯其
不欲遽於送終故既封主人贈祝而先歸唯其欲速於求神故
反哭則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
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
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猶娶故云無無主婦言
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
事於子孫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山陰陸氏曰子曰參也魯以為其魯也有至誠焉故孔子有雖不
問而告之者矣若此是也
河南程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
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嚴陵方氏曰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
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內者也故宗子雖七
十不可以無主婦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
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
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
鄭氏曰冠者謂賓及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廢吉禮
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
孔氏曰自此至饗冠者明冠子逢喪之事加冠在廟朝則在大
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外喪謂門外之喪喪在他
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今既有喪
故三加而已不醴之也初欲迎賓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
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乃
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未及期日而遭喪

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但因成服而加喪冠也
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故鄭云俱成人
之服
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所以行義
而已故冠禮內喪則廢以其全於有所屈故也外喪則冠以其殺
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為之殺也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
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
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鄭氏曰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
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發音謂醴之也
孔氏曰曾子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
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答曾子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
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
子大廟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
更不改冠也唯行醮以相燕飲不用醴以禮受服者所以然者
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更為初冠禮然則因
喪而冠除喪不可改冠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無酬酢醮之
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
醮凡三醮也案士冠禮適子醴於客位庶子冠于房外遂醮焉
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酒是後代之法故為輕也又士冠禮云不
醴則醮用酒謂國有舊俗聖人不改者孔子既答其問又以父
沒而冠之禮告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
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
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也
孝公隱公之祖父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略之事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小祥
彌吉但致爵於賓而不行旅酬於禮未備故也奠所以無尸者
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虞是葬後形體已去鬼神
事之故立尸以象神案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
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主婦致
爵于主人次主人致爵于主婦尸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酬賓
及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于房中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
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
人酬於賓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
子各酌于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
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算
爵之事以漸備禮故云彌吉
嚴陵方氏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則於禮為不及孝公可以為
而不為則於禮為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為非禮也然而不及於
禮為近於薄過於禮為近於厚故於昭公則云非禮於孝公則
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
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
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
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
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
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
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鄭氏曰饋奠在殯時也天子諸侯斬衰者奠為君服者皆斬衰

也唯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偕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祭謂虞卒哭時輕喪重祭恐使重者執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己有大功喪可與它人饋奠孔子不解問旨謂曾子所問己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以不合故答云斬衰以下皆可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謂爲他人故更問云若爲他人不以輕己喪服而重他人相爲饋奠乎孔子乃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爲他人也以下乃論所爲饋奠之事大夫之喪士及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故鄭知齊衰唯兄弟也殷奠謂月朔之奠有牲牢黍稷用人多盛於常奠執事之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天子斬衰者賓

大夫用齊衰士應先取大功以位卑不嫌敵君故遣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鄭云浴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鄭知與祭謂虞卒哭時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若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以其時猶斬衰與祭也

嚴陵方氏曰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喪也曾子反以爲輕喪蓋失之矣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鄭氏曰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氏曰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孔子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宗廟何得助他人祭而熊氏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也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橫渠張氏曰緦不祭禮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其己之私喪也此謂節蓋既陳設且既設而有喪也若未陳設亦未必祭也言緦不祭而今在喪不欲廢祭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

山陰陸氏曰據上應云相識之喪緦可與於祭乎今云喪服嫌緦已輕有不必問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鄭氏曰廢喪服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非禮爲執事於人之神忘哀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即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不問可與吉祭而問與饋奠者以己新說喪服吉祭決不可此謂他人在殯饋奠之事是他人之重者己新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橫渠張氏曰有喪而祭是不誠也聆心喪者吉以臨祭事此心如何

嚴陵方氏曰饋奠歸凶事然非已喪也故說衣而與饋奠爲非禮
若夫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
山陰陸氏曰喪服蓋亦言緦廢猶脫也爲饋奠而脫之是之謂
廢故下文云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
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
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
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
亦如之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也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
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
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
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
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
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使人請請成昏也女免喪壻之父母亦
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孔氏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禮各宜以敵若彼父死則此
當稱父遣使彼母死則此稱母遣使弔也弔辭云某子謂此父
姓位某之喪謂彼家死者使某者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註引宋
蕩伯姬鄭假說爲文也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如何不淑是
弔辭一也壻已葬哀情稍殺故致命女氏夫婦有兄弟之義壻
免喪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前已致命壻既
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亦葬後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
娶女免喪壻父母亦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
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辭說

致命於已故也
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後則夫婦固有兄弟之義
故此言不得嗣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以是
而已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
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父母死則
反奔喪服期
孔氏曰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衣服嫁服者士妻禒衣大
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禒衣也深
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
寸士喪禮註始死至殯斂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喪服女子子
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
室故爲父母皆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嚴陵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昏姻之禮廢
山陰陸氏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者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
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
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復猶償也過時
不祭以重喻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氏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謂
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
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
壻家爲位而哭曾子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得昏禮
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上文關父母喪在塗

即改服令入門若有服者案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
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乃廢昏禮約上喪禮重文若婦已揖讓
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知喪禮重於昏故雜記云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成
禮疑除喪更爲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事鬼神昏禮是生人燕
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　皇氏曰即位
而哭既喪家爲位哭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女不及歸其改
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　熊氏曰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若喪
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
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
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而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
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

祭也
臨川王氏曰正義引期不使三月不從政爲據以此論昏姻不
幸而過時雖齊衰之末以昏姻不亦可歟昏禮重於冠大功之
末可冠小功之末可娶通典引鄭義大已許嫁使降從大功理
或然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
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鄭氏曰不息燭親骨肉也不舉樂重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
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己之取妻所以繼親是親之代謝感世之
改變也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
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
姑饗婦更無所見之事若舅姑既沒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
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
禰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
祭禰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
廟見於其亡者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案士昏禮庶婦
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
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
庶婦亦以棗栗服脩見舅姑也廟見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
乃可以事神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
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
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
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配合後祖
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
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

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
昏與鄭義異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焉亦不去必三月而
後及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時
決之女家然後反馬
嚴陵方氏曰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不樂故也夜而不
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
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士昏禮所謂某氏來婦是矣祭
於禰以成婦之義止言禰則舅姑從可知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七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八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服齊衰

孔氏曰婦既死於已殯斂及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製止哀次也唯服齊衰而已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示之未成婦禮見其不敢自專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孔氏曰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曾子問此怪時有之也孔子以卑喻尊偽猶假也聚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有司弗辯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尊者尚不可二喪與廟卑者不二可知也鄰國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拜賓康子又拜非也當時有司畏康子不敢辯正曾子所問前孤後主今答前主後孤者謂齊事在前衛事在後也出公來弔非有國大事春秋略而不書

嚴陵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所謂尊無二上者以其神有尊卑不可同時而並祭故言無二上也

山陰陸氏曰是其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不可以言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

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幣帛主從鬼神依人者也祝迎廟主祝接神
者也蹕止行者
孔氏曰自此至貴命也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
以行明無虛主之事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
也遷廟主行者謂載新遷廟之主案史記老聃陳國苦縣賴鄉
曲仁里人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大
史未知所出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天子
崩國君薨藏羣廟主於祖廟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象生人
集聚至卒哭之明日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各先反其廟
也三年一祫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大祖廟祭
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四廟聚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
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
大祖廟而反還入己廟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
祖廟中則不蹕以厭於尊者也若有從反去國無蹕者聯上結
上義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載遷廟主而行必載遷廟主親之
主也有廟即當有主
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以遷廟主行可知矣然必
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
有主猶國之有主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爲無主者示
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爲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
四者廟主其虛乎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
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
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
間乃出蓋貴命也

鄭氏曰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
出即埋之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主命
皇氏曰行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
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　熊氏曰每告一廟以一
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親幣玉
不以出者即埋之遷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
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
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
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
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
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
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也夫子曰何服之有言國君
之妾子於禮不服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
乃不服有慈母良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昭公年三十乃
喪齊歸猶無戚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
公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公之言又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案喪服傳云慈
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
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
之三年鄭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
年也此謂大夫以下天子諸侯則不服庶母子游意以爲國君
亦然故孔子以國君妾子云君命所使教子則國君之子尚不[illegible]

庶母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鄭知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
者服小功者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云君
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父沒爲
庶母慈己亦緦鄭云不服者謂不服小功爾若大夫之子庶母
不慈己者雖父在亦服緦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爲之
小功知者以士爲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己加小功故此連
言大夫士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不見家語故云未知何
公也鄭註練冠謂庶子王爲其母者案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
母緦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春秋母以子貴若適小君沒則得
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大夫士爲後者緦服必
練冠者以大夫士爲母本應三年以爲後壓屈故降服緦麻王
侯庶子爲母本練冠故今還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故經云古者
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
夫士一也經無明文故鄭云蓋疑辭也
馬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可也取恩之重者所以表義之輕者則義
可以廢取義之重者所以表恩之輕者則恩可以忘故門內之治亦
有時而正以義蓋一身之事冠爲重一家之事喪爲重以一身
況一家則喪蓋重於冠是以將冠子冠者至未醴而廢所謂冠
者正當冠之子也非賓贊也以喪而廢冠則是以恩揜義也此
之謂恩重魯昭公少喪母有慈母良欲喪之有司以爲亂國法
故父在則爲之服父沒則不服是以義揜恩此之謂義重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篇所記曾子問三十有七子游之問一子夏
之問再若子有利鈍問有詳略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
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練冠喪慈母此因昭公也
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蓋可矣如此不
愛其母而愛慈母又何足怪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
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
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
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
則廢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方色與
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
北方衣黑兵未聞也夫人君之夫人
孔氏曰自此至未役則廢并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公羊傳云
周公稱大廟魯公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鄭註奉時事解各以其
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諸侯從天子救日爲陰侵陽是君弱
臣强之象欲助天子討陰也五兵者依崔氏云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
中央鼓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
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春秋傳曰日食天子
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
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弓之細
別日食象五方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也諸侯相見
云大廟火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
橫渠張氏曰曾子問廢祭者之故非孔子經心焉能歷歷如此
學之如昔嘗所經歷義理輕重莫須如此
嚴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禮故以四事而廢者少相見蓋敵國
之禮故以六事而廢者多此重輕之別也
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矣古者宗
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則諸侯旅見與夫當祭之禮所以廢
也於其廢也然後師諸侯以救火日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故

大明以照四方君者君道也其有不明則以君德虧矣若者日有食之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爲不充故諸侯之旅見與夫當祭之禮亦可以廢於其廢也然後助諸侯以救日祭者吉事也朝者饗禮也祭有盛樂以侑神亦有以樂賓有爵以酳主人亦有以酬賓客其樂也至於十五飯其飲也至於無算爵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爲此也天子廢朝蓋亦廢祭矣故大廟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夫人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可以易日矣俎豆既陳賓客既入尸既迎樂已作則雖雨不可廢蓋賓既陳鍾鼓既列諸侯初見揖讓而入其雨也可廢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也

孔氏曰鄭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明是祭前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其餘也牲至已殺則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喪事重故也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取中言之見其祭皆然也然者禘謂宗廟郊社謂天地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也接祭者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也然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在殺牲前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二也註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 熊氏曰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註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爲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爲祭初不迎尸也

廬陵胡氏曰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鄭云接祭不迎尸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出迎牲則迎尸在未殺牲之前此經已殺牲後乃云不迎尸非也宗廟之祭未有先殺牲後迎尸者若夫中霤禮爲俎奠於主乃迎尸蓋五祀之祭非宗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鄭氏曰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孔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註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天子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然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不得純如吉禮須宜降殺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於時冢宰

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唯行此而已若葬時從啓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酳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無獻佐食以下事也案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經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鄭註郊社亦然何得有越紼行事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時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五祀既畢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不爲越紼也唯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行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

嚴陵方氏曰唯大喪之凶然後可以廢大禮之吉凡祭之禮迎尸之時與未迎尸之時事異而禮不相接以其遇災而行之爲速故言接祭而已不暇迎尸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鄭氏曰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孔氏曰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謂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後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鄭云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之諸侯也大夫益略不復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鄭氏曰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死者無服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孔氏曰此大夫祭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是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止小功緦麻服轉輕禮轉備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此時尸祝佐食在室中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若致爵之時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註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者是也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謂鼎俎既陳臨祭故不廢也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故因歷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爲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

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所祭謂士所祭祖禰士於外
雖爲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非祖與殤則亦祭也鄭註謂若舅舅
之子從母昆弟此皆母親而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爲主母親
於己服緦於祖禰則無服也
嚴陵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爲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
者爲多此重輕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言日非祖殤是若陳設雖備猶廢士不言小功
略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
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鄭氏曰不羣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爲
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妄弔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
行吉凶之禮必使內外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衰以飾在
內之情冠冕文采以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身在重
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爲虛若己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
忘己本哀是己服爲虛也若心存於己哀忘彼而哭彼於弔爲
虛也
嚴陵方氏曰羣與旅皆衆也傳言歐之爲君者無羣至爲旅則
旅衆於羣行者必於道路而道路之人爲衆故以旅言之不羣
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
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
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喻輕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
義斷恩君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除於君之事身有君服後
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成喪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未在親
重始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殷
祭謂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初爲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
除後乃可爲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
祥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禘
祫大祭亦謂之殷祭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爲朔月月半薦新
之奠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鄭註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
主祭祀故待除君服行二祥祭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其
家適子已行祥祭則無復追祭也
嚴陵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
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鄭氏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言先王
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
孔氏曰曾子謂適子除君服乃有殷祭庶子除君服無復殷祭
則是其爲父母服一生不有除服之事於禮可乎孔子言先王
制禮過則不追舉非是不能除改正患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
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假令春夏祭本爲感春夏而祭至秋非
時故不補前祭若適子仕者除君服猶行殷祭非爲感時是孝
子存親伸孝心也
山陰陸氏曰祭有時可已期可已矣性之厚薄不同至如此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
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
奠也

孔氏曰殷大也孔子答云君殯既記君所有事父母新喪故歸
家治喪若君喪有薦新大事則臣適君所矣君凡常朝夕則不
往唯在家爲父母治喪若臣有父母喪既殯有君喪則歸君所
父母喪有殷事則歸平常朝夕恒在君處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
服也
孔氏曰上問既殯今問既啓孔子謂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葬
不待君虞祭歸家治父母喪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
與否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鄭知不私服也若父
母喪既啓而有君喪則往哭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
君所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
殷事則歸朝夕否
鄭氏曰其哀雜主於君
孔氏曰前問既殯既啓今問未殯孔子答曰歸殯父母乃反君
所以殯君朝夕恒在君所家有殷事則暫歸君未殯則君哀重
父母又喪哀亦重君親哀相雜君尊故主於君尋常恒在君所
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
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
鄭氏曰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內子大夫適妻也謂
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
齊衰
孔氏曰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及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在家朝
夕奠有闕與不可廢大夫則故遣室老攝事士卑則子孫攝行
此明大夫禮節又明婦人進止謂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大
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
此明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非但夫往
妻亦往君所若尋常朝夕則不往舉此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
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
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叔隗爲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
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
卿總號其妻亦總名爲內子妻爲夫之君服齊衰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鄭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天
子稱天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
受之於天然諸侯禮相當宜請於天子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
孔氏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凡謚表其實行若使幼賤
者爲之則各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
而爲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諸侯及大夫上有尊者
作謚天子則更無尊者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於南郊稱天
以謚之爲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
得欺天且示若有天命然也平敵相誄亦爲不可故諸侯相誄
非禮也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謚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
能如禮也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
賜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
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
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鄭氏曰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死乃具也曾子

以其出有喪備然喪入必異也其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其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具焉子麻弁絰衰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加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已病也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外自西階異於生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殺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如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也入自門外阼階者親未在棺使如生反也

孔氏曰此論諸侯在外死以喪歸之事諸侯或出聘朝會其出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棺椁而從也案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天子椑內猶有水兕諸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椑爲親身孔子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其主人殯時所著服於時主人在路未忍成服則著布弁謂吉布十五升上加環絰也疏衰是齊衰行謂斬衰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杖故鄭云爲已病也柩入宮時毀殯宮門西邊墻其處空闕故謂之闕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毀此宗廟之墻從柩而入外自西階如似賓客於此時服殯服既塗既畢乃成服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是從內而出此謂大斂後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案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布深衣又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故鄭云在外遠行不可無飾也上來從柩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也　熊氏曰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此三年之材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乃爲之

山陰陸氏曰服事也言君若薨大斂而出入則內其殯事矣殯則殺見言斂則殯不見且言大斂於外自西階不協子以麻爲弁變於吉服蓋弁絰三麻弁絰爲重故絰次之爵弁絰又次之入自闕所謂親闕是也宗廟在庫門外雉門內故君出瑞薨入自闕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八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
孔氏曰自此至而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窆下棺也既引是在塗故遂送君不待子而先還者待封壙既畢必在子還之後
廬陵胡氏曰封壙即歸不在子還之後鄭意謂子亦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壙故讀封爲窆然長子歸虞餘子封壙乃歸也封如字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
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者尋常是吉忽聞君喪若著笄纚則與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故知葬時著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鄭氏曰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廟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己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己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己亦供上牲宗子爲祭此大夫若謂諸侯大夫故少牢下文云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則是據諸侯也宗子祭時祝辭云孝子某謂宗子也介子某謂庶子爲大夫者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也上云庶子爲大夫祝云介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鄭云使若可以祭然
横渠張氏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存古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惟爲士直爲庶人亦然
嚴陵方氏曰宗子爲之正庶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衆婦爲介婦亦此之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爲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以其用介子之牲而祭故言爲介子某以介子攝爲祭主故言使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此言薦下言執互相備爾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鄭氏曰此之謂宗子攝大夫
孔氏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孔子答畢更爲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在家祭祖禰喪服小記

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攝主不配不綏不假不嚌不旅酬不陽厭見下文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鄭氏曰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是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假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孔氏曰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爲攝主不敢備禮案少牢特牲禮祝酌奠於鉶南復以辭饗告神是宗廟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户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爲繹祭亦爲陽厭也厭是神之厭飫今攝主若嫌退不爲陽厭似若神未厭飫然也將祭旅酬之時賓奠不舉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古者之嘏是福慶之辭唯主人受嘏主人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福先爲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綏是減毀之名故從周禮讀爲墮守祧云旣祭則藏其隋是也祝辭自當爲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此經所陳從祭末以次至祭初逆陳之以攝主非正逆陳以見義

長樂陳氏曰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違飫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則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脩新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則陽厭之略可知也攝主不假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此樂鐘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旣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綏祭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

山陰陸氏曰按祭之序配然後綏祭假次之旅次之陽厭最其後也今其言如此者尤不得已然後不配假嘏也以假易之著嘏假也此亦奠酬其異者不歸肉據昏禮奠酬歸婦俎于婦氏人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鄭氏曰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坐取觶奠於薦南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孔氏曰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階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即不旅酬之事以上文總云主人祭祀自此下更論賓禮有闕也案特牲禮云賓坐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鄭云此酬之始止旅謂止旅酬之事

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鄭氏曰肉俎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孔氏曰諸助祭賓客各使歸俎歸餽也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

賓也其將祭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
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
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
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
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為壇謂不祭于廟
無爵者賤遠辟正主也宗子死言祭於家容無廟也稱名不言
孝者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
可以言孝故云身沒而已子游之徒用此禮祭也以用也若順
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上問宗子在他國庶子
為大夫得攝祭今問庶子無爵者云哉者以無正文疑而重度
之辭宗子雖有廟在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
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子謂有罪者若
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註云宗子去國乃
以廟從謂無罪也此孔子據宗子有爵身在外其廟在家而言
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
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容宗子之家無爵不
立廟或云祭於家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學
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一是宗子無罪居他國
以廟從故也孝子是宗子之稱庶子不得稱唯已身終沒而已
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時可以稱孝禮無正文孔子引子游之
徒有庶子祭用此禮是順於古義也今庶子祭妄為祭法是
誣於祭
橫渠張氏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稱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祔

祭蓋燕享祭祀乃堂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而飲
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冢人為墓祭之尸是亦有時為
之非禮經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嚴陵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殺適
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為之殺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
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
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鄭氏曰曾子言尸無益無用為厭時無尸也人以有子孫為成
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成喪
無尸謂與不成人同也陰厭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
有於陽厭之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曾子以祭是祭神
神無形象以生人象之無益死者若如厭祭亦可謂祭初尸未
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也
孔子謂成人之喪有為人父之道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
尸必以孫無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年若幼在殤人道
未備故祭殤必厭蓋以不成人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
而已是與殤同也陰厭謂適殤也陽厭謂庶殤也
馬氏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
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
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
家當室之白則所謂當室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
得成人者從祖祔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疏於廟則明尊卑唯其
辟所尊故雖宗子不得為成人魯人欲勿殤童汪踦者為其能
執干戈以衛社稷然後勿殤也可矣

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飫也灌猶禮之有祼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自一日而言之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燕夕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飫亦私也其所從異者飫立燕坐飫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飫私在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曾子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氏曰祔當爲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

孔氏曰曾子不解孔子之指謂祭殤簡略一祭之中何備有此兩厭案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不祔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爲備也知陰厭尸未入之前陽厭尸起之後見特牲少牢禮文

山陰陸氏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按少牢祝酌奠下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爾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則徹俎敦設于西北隅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藏其隋者此與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矣是以云殤不祔祭蓋宗子之殤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孔氏曰孔子更爲辯云若宗子爲殤而死以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爲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爲後不以父服服之詳見鄭註喪服宗子孤爲殤下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也云不序昭穆者以宗子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河南程氏曰禮云宗子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禮

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鄭氏曰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陰厭者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

孔氏曰士祭成人特牲今亦特牲尊宗子也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耳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玄酒重古之義祭成人則有之利成謂祭畢告供養之禮成利猶養也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玄酒本不爲尸祭殤略無玄酒耳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暗之處是謂陰厭也鄭既云小宗爲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註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爲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爲後若立兄弟爲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爲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熊氏曰如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

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
山陰陸氏曰此荅曾子殤不祔祭蓋如此故曰其吉祭特牲正言吉祭嫌吉時祭從祖祔食也鄭氏謂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非是祭殤舉於祭始不舉於祭終不告利成下成人也亡言不舉不言不舉肺容三代祭殤皆如此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無所俎敬不足也無玄酒禮不備也是謂陰厭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也雖曰從祖祔食其異者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爾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猶繹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并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爲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内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内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爲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爲陽厭也鄭註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爲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此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亦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註據生者設祭之人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爲墠祭之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祀牲牢之屬親者共爲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主其禮也上經云宗子爲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既無別文故云亦爲凡殤也唯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皆殤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詳見祭法註

河南程氏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嚴陵方氏曰殤尊而陰中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闇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鄭氏曰堩道也變謂異禮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謂日食也明反明復也已止也數讀爲速舍奠將舍奠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姦寇也安知其不見星爲與日而歷作猶止也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曾子問葬引至於堩日食則變常禮而停住乎且遂行乎孔子答以己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待日光明反迴而後引柩案後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相左者此據比出停柩在道東北鄉對西鄉行人爲交相左也孔子云柩務速葬不可迴反今止柩不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夜豈如早行至墓赴其吉辰也老聃言今柩見星而行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痁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

唐陸氏曰老聃即老子也

橫渠張氏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苟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于堩似過也然蓋有是理

嚴陵方氏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闇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堩蓋恒行之塗也言恒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塗可知也

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爲備於行也仲尼以爲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爲疑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疑於非禮而終亦以爲禮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孔子善其問難明也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私館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君所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

嚴陵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氏曰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爲餘機曾子見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問其葬當輿其棺牀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史佚成王

時賢史也下殤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賢猶有所不知召公欲斂於宮中如成人史佚長知禮者召公爲史佚問周公周公言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史佚失指以爲許遂用召公之言棺謂斂於棺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車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園圃也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脚及輄簀其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係著兩頭之橫又別取一繩係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匝兩邊乘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塈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塈周中故云輿機而往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於宮中案檀弓云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殤長殤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下殤適者有遣車諸侯庶殤亦車一乘皆不用塈周輿機也諸侯庶子下殤則輿機其大夫適長殤中殤亦車一乘下殤無車則輿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輿下殤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曾子見時世禮變問其葬儀如何孔子舉史佚謂失禮所由之人召公名奭周公云豈若者怪拒之辭又云不可是不許之辭云棺衣棺自史佚始明昔非唯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

橫渠張氏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園曾子問下殤葬於園相去遠遂輿機而往者以其墓園相去塗邇若墓園相去遠則如之何故孔子引史佚之殤史佚必是墓遠故棺斂而往周公猶曰豈不可豈不可無乃不可也言園者當是墓之園既曰族葬必不別之園

藍田呂氏曰園蓋在郭內藝植桑麻蔬果之地周官所謂園廛二十而一莊子引顏子之言回有郭内之田足以供祭祀此乃園地古者葬殤之禮極略故無棺槨園以其地近故輿機而葬及史佚欲葬其殤於墓既遠不可以輿機遂用棺衣此禮所由失今日之事若用禮則當如古或勢不能用則非所敢聞以禮許人蓋古人之所戒

山陰陸氏曰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即墓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與焉用棺衣棺謂宮中以棺斂至墓又衣以棺也

廬陵胡氏曰豈是豈於禮不可蓋言之也先儒云豈者怪拒之辭恐非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氏曰出舍公館吉凶不可同處也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禮之前驅爲辟道

孔氏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爲尸之事受宿謂受宿齊戒也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孔子因廣說事尸之法案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註云大夫以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尊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鄭氏曰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以卒哭而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恕也孝也

孔氏曰自此至吾弗知也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於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强逼遣之與孔子引舊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喪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以己情恕彼此據君許於下也不可奪親謂臣遭親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禄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是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也　皇氏曰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后氏殯殷葬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

嚴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同義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而可以無辟乎

山陰陸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無辟之事禮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吾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孔氏曰孔子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孔子言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喪而從金革蓋貪利攻取於人吾不知是不得此禮也

横渠張氏曰據稱所記老聃之說未嘗不謹禮然其書去聖棄知絕滅禮學何也老子爲人必是簡易見孔子盛容貌謹舉止故言去子之驕氣态色及孔子之問禮不得不以禮對

金華應氏曰曾子以魯鈍醇至之資而爲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討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驗之於心思之所防慮深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變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節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以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折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决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覈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應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

文王世子第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凡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也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爲世子可爲法於後世故冠之於首且以名篇

新安王氏曰此篇首言文王爲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爲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爲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待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爲法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鄭氏曰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者文王乃喜者孝子恒兢兢也又復也莫夕也節謂居處故事履踐地也復膳飲食安也復初憂解也在猶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及其寢也帥而行之帥循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瘳也

孔氏曰此篇凡有五段自此至爲世子也爲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及下事上之法凡朝父母每日唯二故內則云命士以下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皆曰朝以其禮同也此是聖人之法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鄭註間猶瘳也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作無逸乃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則王季之爲西伯也文王五十以前猶爲世子故自成童至于知命克盡其性以極事親之道始於爲士而終於爲聖人皆由孝於其親雖舜有所弗及焉何哉孝於親者篤誠爲本則與舜同焉以備物爲養則舜有所弗逮也以親悅爲致則舜有所弗逮也故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無憂者其唯文王乎堯舜三代皆所弗及此史氏所以序其事親始末垂之萬世俾夫爲君之子者有所法效則國之豈弟求配于天有根本焉文王之於王季夜不寢寐故其旦旦雞鳴而衣冠已具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以其逆且懷憂則其甚形于色也色憂行不能正履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心存其親則發於不能正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之禮武王之爲太子也循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蓋聖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爲極也前聖後聖雖歷百世其致同焉別在父子之間又何加焉孟子所謂文王與舜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前後千有餘歲及其得志行乎中國有若符節之合盡性之事同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文王減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己程其親之食力也

長樂陳氏曰始之以文武之爲世子聖人之行也終之以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三其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以至於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中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二其有不安節則止於不滿容於其食嘗膳善則能食嘗

饌寡則不能飽而已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亦再飯則文王可知未有原其所以然者矣復進者異矣漢文帝之侍親疾不交目不解衣三年湯藥非所嘗則不進而衣益以為萬世之行蓋文武以來如漢文者亦鮮儷矣

嚴陵方氏曰日出為朝陽之始也日入為莫陰之始也日中為晝陰陽之始也陰陽之氣至於三時不能無變焉而人之血氣與天地陰陽相為流通故人子之事親每於是時必問其安否然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又曰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制故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內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御則與御于君所者也與御妻之御同義節謂起居之節也不安節則以失常而疾生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夫人之安否尤見於飲食之際故其復常也必以膳為言焉羞稷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在有[illegible]意在之為察猶存之為省也問所膳則欲知親之好者也膳宰即膳夫也原與原蠶之原同夫文王之事親如此則不可以有加矣故武王帥而行之而已不說冠帶而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常朝之日三也一飯再飯則飽飫常視親而不敢私自適故也

莊氏曰中庸謂舜其大孝也歟其稱文王則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蓋父子之間舜處其不幸而文王處其幸也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文王何憂焉人見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夔夔齊慄者嘗少異且自莫而旦自旦而日中歷時未久也文王惟恐不知其親之安否其心兢兢然不啻三月三秋如也朝服而三至寢門子之於親猶不敢以自致乃至寢門之外首致問於內侍焉內侍者掌內外之通命立侍而致養者也內侍不止一人故即其當御者而問之內侍以為安文王乃有喜色詳味乃喜之一辭文王愛敬之心可知矣想其盛服假寐於雞鳴之初不敢亭氣於內侍之問延頸聳耳於曰安之對此時此心忡忡然若不能自釋者其曰安則油然喜欣然若其喜為如何以今者之喜而知向者之憂也然則文王之愛其親如此而謂之無憂可乎曰文王之於親惟憂其有不安節爾若舜之於親則無時而不憂也載見而夔夔往田而號泣如窮人之無所歸故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相其心常如文王不能正履時也常如武王不說冠帶而養之時也故觀舜之憂而後可以知文王之無憂觀文王之無憂而後知舜之稱大孝雖然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 又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事文王蓋循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茲武王所以為達孝者歟 又曰人心有所憂戚則衣服飲食不能如常時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為視疾雖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此足以見武王事親之疏節然則武王之孝有加於文王歟曰即文王之色憂行不能正履可以想見其不說冠帶而養也即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可以想見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也故曰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旬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疾既損則藥餌食飲皆可進故以瘳為間寢

山陰陸氏曰衣服不必言者言之示嚴也摽使毋衣服而對言

在不言祭在而祭之爲在祭或使代爲
廬陵胡氏曰緯候皆言文王九十六始稱王及崩謚曰文此不
經之說蓋記者於後追稱王爾當考
講義曰不說冠帶而養以見武王事親之誠其敬之之禮可謂
至矣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武王之用心期以
安其親之爲至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
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
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
鄭氏曰問何夢閒後容卧也帝天也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
命之後也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
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吾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受
而成之君子曰然終其成功
孔氏曰文王繼王季爲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
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
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注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
惡之囚於羑里三代謂伐鬼方密須犬夷則被囚在四年末五
年初於時必未稱王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
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故書序云文王伐崇是類
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謂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謂受赤雀
丹書之命武王云西方有九國未賓君王其終撫有之爾雅釋
天云年稔也稔孰謂成孰一孰其年爲天氣也大戴禮云男八
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之
齒亦年與齒俱有零落之義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

寸陰不可減之晷刻今云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
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
廬陵胡氏曰武王意以爲善故當撫有九國也言君王者鄭
云此受命之後非也先儒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囚
於羑里三代謂自伐鬼方至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也於時若稱
王則反非慕自紂肯釋其囚耶書傳又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
年之初得散宜生獻寶而釋文王先儒因謂是年克黎至六年
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伐崇類禡行天子禮者然文王與紂爲
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紂乎且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其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
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獲天助
爾非稱王也詩書言王者皆追稱爾案文王三分有二今云九
國未賓足明此稱君王者不足信也人之考折天定其數今曰
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文王受命惟中身謂五十
也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
長樂劉氏曰文王受命之後疾病有二日而愈故武王呼曰
君王也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固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爲是以窮療所禱與天地合與鬼神契則其脩短得以自知武
王豈不識其爲年齡哉不忍形於文王之所止也史氏欲顯文
王之前知乃追而記之曰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信矣
嚴陵方氏曰黃帝有華胥之遊高宗有傅說之賚文王則見丈
人孔子則見周公莊周則化爲蝴蝶蕭佑則泣爲瓊瑰故周官
有占六夢吉凶之法夢熊羆者知其爲男子之祥夢虺蛇者知
其爲女子之祥衆維魚則知其爲豐年旐維旟則知其室家
溱溱或夢爲鳥而戾于天或夢爲魚而反于淵或夢哭泣旦而

田獵蓋天地之會陰陽之氣一而人之魂交焉固有如此者則武
王九齡之夢豈足怪哉然而文王之疾問必知武王有夢者以
其愛親之心篤而思念之情深故也壽數在天而文王得以及
子孫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也撫者安撫而有之也
馬氏曰其夢則一而其所見則異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
之謂智武王之志在於安天下之民文王之志在於安性命之
情達死生之分
山陰陸氏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正如此著文王所謂然天亦
然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言動與天合如此而緩詞也
乃者難詞也
石林葉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與應焉古
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參考日月星辰陰陽天地之
變則夫夢者先王所同以爲信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
而終果以爲夢耶是壽命不偏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
之我百爾九十非夢也其傳之妄歟
莊氏曰古之聖人未嘗無夢若黄帝夢游華胥高宗夢得傅說
夫子夢見周公皆是也武王於親疾未間之前衣不解帶目不
交睫安得有夢及夫既間而後寢寐之際稍稍與神明交故文王
有何夢之問武王有帝與九齡之對然其夢則一其見則殊武
王則以享國之數推之文王則以享年之數推之雖我百爾九
十卒如文王之言要知文王之言亦武王之心也蓋心有所思
則夜有所夢武王無是心帝豈以是夢哉方文王寢疾之時
武王切切於心思者不過欲其親享國之多與夫享年之永而
已今得帝與九齡之夢遂謂終撫九國者豈謂文王它日享國
之多可以卜其享年之永也文王一則直以年齡爲告欲使武王
知我之享年如此文之享年又如此天命未艾適有寢疾庸何

傷乎其如文王又因是以釋武王之憂也然則帝與九齡非武王
愛親之切不足以召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爲一不足以知上
帝之心不然則降年有永有不永實係乎天文王安得而私與
之亦足以見聖人之心與天相爲流通而天命之脩短皆有以
逆知之不如是何以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何以謂之自作元命
又何以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哉若夫古者謂年齡則九齡乃
九年爾文王何取以爲九十注家遂謂九齡爲九十年之祥已
爲牽合況文王百年之數又何所取於此哉意者天命之脩短
文王固已洞然於胸中特假夢以及之初不區區專訊於一夢
也學者不可不知
眉山孫氏曰按大戴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
有四歲也禮記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
之崩年武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即君位又明年文王服畢觀兵
孟津于時年八十有五又二年克殷有天下即王位于時年八
十有七明年有疾弗豫周公作書藏于金縢于時年八十有八
又五年王崩壽九十有三自克殷之年而至崩年計七年所謂
在位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
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鄭氏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猶履也周公代成王
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
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文王之爲世
子題上事也
孔氏曰周公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
欲令成王觀而法之若成王不能法效周公則笞伯禽責其示

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武王成王之爲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爲世子結之

長樂劉氏曰成王幼不能涖阼諸儒之說互有不同以經無據也鄭康成傳注皆經最稱詳密今載其說云文王崩後始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十歲矣三年之喪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則周公也服除將欲涖阼階以行天下之政周公憂其幼弱而未能也猶欲攝之而羣叔流言周公乃以王命東征罪人斯得凡三年而後天作雷風大變以啓悟成王俾廷文武之德業乃由金縢迎周公歸以攝天子之政成王年十有五矣凡七年用熙文武基緒制禮作樂化及蠻夷功格天地然後復政於成王其年二十有二周公於是復歸乎朝北面臣事成王爲之弼佑既終以究成王之盛德而史氏又載厥始攝政而成王尚幼稺孺好惡趨尚弗協于中屢訓弗改而君也不可以加怒於是俾伯禽行世子事父之禮於周公以觀化成王使知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之禮焉然則撻伯禽用以爲成王之愧恥也此所以用厥子抗其法以模範成王之心俾趨于五品則文王世子之法又傳於成王以及于後昆焉

嚴陵方氏曰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宜之涖阼亦宜矣涖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世子於倫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爲子然後能爲父知爲臣然後能爲君知爲幼然後能爲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然其序則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內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

馬氏曰成王幼不能行人君之事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者禮之常也故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伯禽者周公之子也成王之爲世子雖有君之道不能踐阼則猶未離乎世子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欲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許氏曰文王之爲世子既以名篇又冠之於首又緊於此章之末蓋世子之法至文王而極焉其問安侍膳之際必時其起居之適伺其寒煖之節一寢一食無時少懈是誠可爲法於後世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非惟不敢加蓋亦不容有加矣至成王雖以幼冲之資其可不知世子之法乎雖然世子之道於職則子也於位則臣也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既尸天子位則兼爲世子之道然遽爲人父爲人君爲人長而子之所以事其父臣之所以事其君幼之所以事其長之道蓋未之聞也周公以輔相之職處師保之任其可無術以處此乎是以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以相觀而善至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愧之非特此樊父呂伋王孫牟之徒皆子弟之賢也故俱得以入衛於王蔡仲蔡叔之子也既其率德改行則始以爲王卿士周公之善成王者可謂至矣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皆以教國子爲職蓋莫嚴於師保莫親於國子嚴則有所憚而親則易以襲使朝夕與王居者皆伯禽若也則王誰與爲不善而師保之職亦不勞而自舉大臣格君心之非其周公之謂乎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

瞽宗書在上庠
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所宜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也春誦謂歌樂也夏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

孔氏曰自此至周公踐阼爲第二節論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三王教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凡學世子學謂教也鄭註俊選卽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外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以時謂四時各有所宜卽下春夏干戈春誦夏弦之類是也盾捍也干盾所以捍難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孑刃鄭云若今鷄鳴戟也宣公八年公羊傳籥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禮樂師帗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動作之時羽翟羽也籥笛也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秋冬凝寒斂靜故云安靜引詩執籥秉翟是邶風簡兮之篇此籥師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籥是籥師旣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鄭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而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卽樂師諸侯禮明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也鄭引周禮樂師證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卽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引大胥者證有教樂之事大胥春入學釋菜之菜合六舞節奏秋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引籥師亦證教樂之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謂大胥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引詩以雅以南小雅鼓鍾之詩證此經之南與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據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絃在殷之瞽宗也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也絃謂以琴瑟播詩之音節詩音卽樂章也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周立三代之學謂虞夏殷也其虞庠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卽周之大學爲夏之制也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卽周之小學也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武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鄭云文武中以其有文舞武舞故也湯伐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鄭云功成治定與己同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

大武而舉六者之舞各有其所則所習之樂與陰陽合德內足
以正國子之性情外足以存國子之形氣藝順乎天性與時偕
行則罔有不以於學而弗成就者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
於東序與詔教之也周官樂師掌國學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凡
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而內則稱國
子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十有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
象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然則舞干戈者武舞也其樂以勺
爲節焉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然則羽籥者文舞也其樂
以象爲節焉皆小舞也故成童習之若大司樂所教六舞則大
舞用之以薦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祭祀者也六代聖王神其
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栽其物德以感神祇者樂與舞存焉
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
生於誠明而志不踰乎聖智矣故著文形於中而舞蹈應於外
此三代選于五品與所入而弗自得者教國子以樂舞行於人
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
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與焉所謂敎南者與以樂爲節者也樂以
舞爲成者也故奏六代之舞則合六代之樂先于用之致中和
位天地澤四海來百蠻焉乃用四夷之樂以彰德化春誦謂教
國子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者也夏絃謂教國子以六律六同
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絃爲首也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也
故以誦以宣其中和之聲夏陽氣盛大以壯萬物也故宜
絃以極其純粹之致焉皆大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
長樂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存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
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
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儀成告備而終於
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詩言

志歌以聲而終於舞動不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
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
周之教法可知　又曰學以樂所以和其心誦以聲所以調其
氣動之舞所以治其形而詔之書禮所以正其行也　又樂書
曰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非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
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
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之
造士則其年觸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
於禮樂幼學觸之世子則其往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
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
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
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
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書云比爾干稱爾戈干則
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
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未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
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
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覩矣周官
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
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
謂象箾南籥者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
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
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
胥豈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箾所奏亦不是過也樂語
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絃居一焉誦則詩頌人聲也絃則琴
瑟樂聲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溫故也故瞽北方華

而其聲噍殺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
而言也夏絃之義何見於此殷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指其宗主
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亦所以夏教以樂音其義為難知
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為樂祖
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絃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詔樂於瞽
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
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
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
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蓋以其義一也與學舞於東序而
別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習之以儀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
誦夏絃秋讀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
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絃之為樂言絃誦則知禮之
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
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絃樂
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嚴陵方氏曰學與書所以明理學與干戈之教同於殺也春夏者文
之時秋冬者武之時於文之時而忘武則廢功故春夏學干戈
之武舞於武之時而忘文則失德故秋冬學羽籥之文舞大樂
正即大司樂也月令有樂正又有樂師者彼非周制故耳春官
樂師之職則維之以大胥固知大胥者小樂正之副也教樂至
於夷則教樂之道於是乎盡矣誦者人也絃者絲也人之聲始
於東絲之音終於南故誦以春絃以夏禮者體也書者事也體
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
大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為大者也而樂以陽為主故以之詔絃
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
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

清江劉氏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
人辟廱則辟廱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
學其西為殷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
宗學書者就虞庠辟廱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
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於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周人
又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
州故州有序以殷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
為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
擇校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大
學大學在郊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
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馬氏曰士者德之已成然後入大學而世子者不必其德之成
也此貴賤之別也自春夏學干戈以至於胥鼓南皆大學之法
也自春誦夏絃以至於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皆小學之法也禮
由陰作而秋者萬物之所斂而亦陰也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
冬者萬物之所藏而亦事也故冬讀書說者以謂士之德成則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士之德未成則春誦夏絃秋學
禮冬讀書其說蓋非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在於
大學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亦在大學
也故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以干戈羽籥也此所
以互見之也
山陰陸氏曰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戚者蓋籥
聲也羽容也聲明以紀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
干以扞其內戚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之大舞則干與
戚兼陳羽與籥並用簡兮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堂位所
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蓋文不足乎武非所以為文德

之盛武不足乎文非所以為武業之大故文雖用羽籥而干在焉武雖用干戚而羽在焉或言朱干玉戚執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矣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曰是不然也蓋武舞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干羽雖異其器則一爾若周官羽舞所以舞籥者象文德之小者以為儀而已干舞所以舞戚者象武事之小者以為扞而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玄孫毓孔頴達等以為萬舞唯干無羽也籥舞唯羽無干也是不知先王之制舞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此經學干小舞也干舞是矣干戚大舞也萬舞是矣先儒以謂以干配戚以記考之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教之下大樂正學舞干戚是也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則又其小者故先王以籥師教之然所謂戈舞者自為一舞經傳獨無所見何也曰月令云執干戚歌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謂兵舞即戈舞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為干舞誤矣蓋司兵云五兵五盾鄭云五盾干櫓之屬而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戈舞謂之兵舞此一證也戈兵也干盾也兵有戈盾非兵則戈可以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此又一證也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云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先儒以為羽籥之屬司干所授也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也若戈則司戈盾授之顏達疏云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是也夫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干自干舞戈自戈舞可知矣此又一證也周官籥師言舞羽吹籥而未嘗及戈何也曰事固有互發者蓋司干士下而已而所授有兼

羽籥則籥師雖主舞羽吹籥亦嘗其兼學戈也教舞容者以文為主故先王以籥名官而戈在焉教舞器者以武為主故先王以干名官而羽在焉此亦制作之方也

石林葉氏曰春釋菜合舞故習學干戈秋頒學合聲故兼羽籥言樂正大胥學干則知必學羽矣言籥師丞學戈則知必學籥矣蓋春夏陽也陽主乎動秋冬陰也陰主乎靜以聲對舞舞為動而聲為靜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以事對聲聲為動而事為靜故春夏教以詩樂秋冬教以禮書以詩樂所以和於道而性命之理具於其中書禮則止於經而已矣經能達其所有而不能字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之理此所以散在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唯其習經也故樂兼於舞無聲則言絃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經在東序東膠亦順乎陽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亦順乎陰也蓋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而周人養於東膠皆以陽為主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陰為主故周兼四代而其用亦如之其東立序則干戈武舞羽籥之舞所謂大夏大武是也故樂正大胥籥師皆學於夏之學夏學既立東序矣故周之東膠必與之共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故絃誦之以大師如其西而立庠則典謨所終止於虞氏所謂外史御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也故典書必詔於虞氏之學既立虞學於西矣則殷之瞽宗必與之並立而其功成治定與己為一皆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獨詔之以典禮庠也辟廱也序也瞽宗也皆其學名而所詔不同位所以順也春夏也秋冬也皆其時序而所教不同術所以順天獨於東而不言者以六

舉三代則周之制可見也然則王制所謂東膠者非謂辟廱
歟詩禮傳記於辟廱嘗言之矣於東膠則未之聞也
廬陵胡氏曰學書於虞庠則周之小學也學舞於夏之東序
則周之大學也學禮樂於殷之瞽宗樂則弦誦也先儒云
三代皆立大學小學則周別有大學小學矣非虞庠東序也
當考
天台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九夏樂章名之曰夏南與夏皆
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爲節則溫和而明達故名曰
南案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生之制音也流入於南
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君子之音溫柔
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乃所謂治安之風
也南之義當在於此詩曰以雅以南南與雅合而言之亦此南
可知若如鄭說以南爲夷樂安得如詩所謂不僭者哉近世
沈括鄭樵說周南召南亦云南是樂名其說頗近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一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
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
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孔氏曰自此至論說在東序論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乞言
合語之威儀及義理兼明所教之官所教之處文明司成之官
考課材藝之深淺也此一凡包三事也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
正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此經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
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鄭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
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
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
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引
鄉射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
語說也
長樂劉氏曰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九獻自始及
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之義致敬以事其君
者也苟不素習祭儀預講厥義則與祭執事違誤必多非以致
敬也養老者有國之大教也王者必齊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
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孝於其父爲人弟者敬於其兄也
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也而後教之以乞言之義
謂虛己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不效之矣合語者謂
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也燕射也祭饗也燕賓也凡此數禮下
自鄉黨上至朝廷莫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
也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
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賓主之禮所以明

朋友之道也唯是五者謂之人倫聖人用之以齊一天下致之
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措之天地永國命於無疆者莫不
以人倫爲本焉故終日行禮酒醴之渴而不敢飲殽乾人飢而
不敢食者以其有合語之禮在其後焉人倫之道因此禮而旣
明乃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通而語言之義合焉此君臣所以
和同而誠意所以浹洽也夫是三者爲君之大禮有國之大務
故立四代之學以明乎舜也禹也湯也文王也所以配天之德
使世子學士入其學盡禮致敬悚惕以慕其人然後因其心
以教之祭祀之儀也養老乞言之禮也合語人倫之義也所謂
反諸其身求所以爲舜禹湯文王之道者焉
馬氏曰古者旅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其禮樂之意以示其
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也
嚴陵方氏曰於東序則以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言
儐于東序又言乞言適東序與此同意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
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合語說古之樂語也學舞
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爲樂之實樂爲德之華則樂語德言
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
而小樂正特以儀詔之東序而已教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
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
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
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
具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
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歟合語
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與

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然此下
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耶 樂書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
孔氏曰前小樂正旣教以三者之威儀今大樂正又教以三者
之義理學以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則舞干戚不言祭祀者
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前經合語之說前經云祭
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序在合語之上此不言祭故略其乞言
在語說之下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
士等篇章之數若說使知義理也小樂正教威儀云詔之
東序大樂正授數亦在東序也
長樂陳氏說見前
嚴陵方氏曰小樂正學止於干大樂正則兼於戚者分職於小
合於大也言干戚而不及羽籥者學武以見文也前言干戈此
言干戚相備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
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
升降皆於東序者數之始也
山陰陸氏曰乞言云命者乞言王事也說猶言也直言曰言答
述曰語說若後世問難乞言亦授數者以少爲節爾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氏曰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
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
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孔氏曰小樂正旣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於
是大司成之官論評課試說此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淺深才能

之傍劣於東序之中鄭引師氏以媺詔王以下皆師氏職文中謂中禮失謂失禮

長樂劉氏曰大司樂之職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故雲門以祀天咸池以祭地大磬以祭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授數於國子者乎習其舞知其用則必通其義矣故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俾國子通六舞之義也反諸其身求爲舜禹湯后稷大王者其義之謂乎故師氏教國子三德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國子所以立身之道出於司成是以尊之所以學事其父也尊之所以學事其君也故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世子孝忠順油然生於其躬焉

長樂陳氏說見前

馬氏曰小樂正詔之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之以三者之義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教之於其後數與儀則淺而易見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蓋學者由淺而至於深也

山陰陸氏曰論說即上所謂語說凡語于郊亦是也然東序稱論說於郊稱語亦爲郊人宜有未喻者非郊獨語而已說若後世講說語若後世問答其異於後世者特有時焉一發其端爾大樂正授數亦以此蓋君子之深造於道者欲其自得之若專論說則此口耳之學也設有知焉纔足以知道之筌蹄而已

新安王氏曰下文所謂樂正司業即此大樂正授數是也所謂父師司成乃下文所謂大傅在其前則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爲司徒之屬師氏誤矣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　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亡

言之類然後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絃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爲之論說則皆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爲之論說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鄭氏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負牆却就後席相辟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孔氏曰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輒有咨問

石林葉氏曰師氏也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以論說東序有論說則有問故間三席

嚴陵方氏曰所以問者以其聲足以相聞又不至於大逼也曲禮曰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負牆致謙敬也孫子夏蹙然而起負牆而立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循牆而走蓋古之人有所受皆如此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孔氏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教書之官四時於虞庠釋奠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四時於瞽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鄭註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即所

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
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引周禮司樂文以證樂
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示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亦使
教焉死則以爲書禮之祖後世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
先師之類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郊漢高堂生以下
爲先師疑而不定故發揚爲億不及易與春秋者以此經唯有
詩書禮樂也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主於行禮
非報功也

賈氏曰奠之爲言停停饌具而已儀禮疏

長樂陳氏曰奠者陳而奠之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
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
用事焉反則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
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
於瞽宗此經及下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
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
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

臨邛魏氏曰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
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
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
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與安有是
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
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
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
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
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
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上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
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
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
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于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
所聞見以明之也

嚴陵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蓋誦一師夏則因
春故也

新安王氏曰先師蓋有所指謂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
師識書有書之先師鄭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此皆漢人引以爲比則可古所謂先師其人不可
知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合謂
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若唐虞
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

孔氏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
師及用幣以行禮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則天下亦然天
子四時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則諸侯亦然立學重故及先聖常
奠輕唯祭先師始立學用幣則四時奠不用幣也但天子立虞
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有小學
耳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云
合者非謂就他國而祭之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耳若
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己國有先聖先師其國
故有此人也則不須與鄰國合當各自祭

新安王氏曰鄭云先聖若周公孔子然周之學制備於周公而孔子生於春秋之末先已立學未必以周孔爲先聖云無先聖先師則釋奠亦當與鄰國合然唐虞非其後之國周公未没孔子未生學校之祭必有先聖鄭以此爲例則可以此爲先王之禮則非也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欲使國之胄子學士及其學則景仰先聖先師之道以爲模範焉是以四時釋奠于國子舞而奠幣所以致誠而效法之也

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于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亦此意也釋奠必以幣所以禮神必合樂所以樂神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年祭祀不縣同意然釋奠及於先聖然後以幣則釋奠于其先師非必以幣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則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　又禮書曰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此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釋奠者必有合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illegible]于作膳嘗臨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illegible]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爲與鄰國合孔氏遂以學記之釋菜爲釋奠其說誤也　又樂書曰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祀不縣同意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教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而孝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爲天下之大教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嚴陵方氏曰師不必聖聖則師可知必始立學然後及于先聖者重其始故也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

講義曰釋奠于先師示有所尊也示有所尊則人知信其道而敬其業矣幣者代物也所以將敬誠者也無代物何以示敬誠之道尙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詩曰雖有恭敬而非幣帛以將之不可也如詩鹿鳴燕羣臣嘉賓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凡接人交神之禮雖有幽明之異其於將誠之意則一而已故行事必以幣也

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清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唯是不合

新安朱氏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從陳說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廬陵胡氏曰先儒以國故爲是國故有此人遂謂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然經意大槩總論天子諸侯不必分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爾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謂以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

孔氏曰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知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養老之象類

長樂陳氏曰後一日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異矣 禮書

石林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尊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其游子弟皆能貞禮當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鄭氏曰語謂論說於郊學大樂正以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德進事舉言揚也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守其事又語為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皆進等謂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為次序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使專官之賤者以代之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

孔氏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西郊考課此論說此庠者才能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猶在四郊取其賢者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人能不同各隨才用德謂有道德者進之宜先事次德者謂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選用之言又次事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則揚之揚亦舉也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欲授試考課皆且却之令謹習以待後復論說若春待秋時也若三事有一善乃進於衆雖得進於衆而不得與之為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為高下次序待職闕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為俊選小才藝能未官之前不得同為俊選名曰郊人言猶在郊學也成均則虞庠也以無正文故鄭云近是上尊堂上之酒尊凡飲酒之禮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長兄弟次賓及兄弟皆酌堂下之尊以相旅其郊人雖賤天子於成均飲酒思澤及此郊人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所以榮之

長樂劉氏曰語謂萃集學士定其優劣辨論人才於西郊之虞

庠以示徵勸也司徒之學養造士及國子所謂成均者在國中則周之大學也大司樂論其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處於西郊虞庠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凡語于郊者萃集告於王而定其論之謂也其造士雖由鄉三物以選而升于司徒司馬則諸侯之進士國之貴子羣居于王之大學又須羣居大學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或以德異而進或以事立而舉或以言協而揚曲小技藝非先王之德業者皆誓戒之不可學也夫造士進士與世子齒者以學先王之道也故流於曲藝者戒之以守其德焉王制曰凡執技以事其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則可以齒於世子哉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者謂進士之未入官者俾在學以俟又語或德或事或言

出倫掄萃三而一有焉因不進用也故其進等以其序序謂因
子與鄉士所用之序不同也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處於郊學
者皆大成之人故謂之郊人而遠之於成均者成均造士之所
處德業秀茂者乃升于司馬遠其居位在禮使造士跂而慕之
爲以及取爵於上尊者上言所待又謂之郊人以及官有其職則
取而爵之於上所以尊其道也
長樂陳氏曰小學在國大學在郊不言學國而言學郊言其成
材者而已或以德或以言所以取賢也或以事或以曲藝所以
斂才也取賢則出以長而使之服休斂才則入以治而使之服
采然賢者常少而才者常多故於賢言取於才言斂也 又曰
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語曰德行言語
政事德進所謂德行也事舉所謂政事也言揚所謂言語也聖
人不求全不責備意與此同然鄉大夫所取如彼其詳而郊之

所取如此其略蓋賢者必以恕取者必以詳也曲藝技者法
也三而有一乃進恩也謂之郊人法也於成均以取爵亦恩也
恩與法並行而不偏所以取之雖略無害於取其而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必取賢斂才於郊學如此則國學可知矣夫自外
入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德成而上事
成而下故先德而後事事者言之實言者事之文故先事而後
言藝謂之曲則以在道之一曲故也自此語以至于三其中有
善可取也乃辨其上下之等循其先後之序而進之也謂之郊
人以其非有長民之美猶近乎鄙故也藝成而下非若上之所
宜近故曰遠之也周官所謂興賢以六德爲主爾六藝不與焉
則曲藝之於道固有所不及也故藝之於成均以及之且成均
之名學以成其虧均其過與不及爲義養六藝於此宜矣成均
蓋五帝之學名周曰辟廱而此又曰成均者以其行成均之法

於此故亦得謂之成均也
馬氏曰大學亦在東郊取賢斂才蓋視其賢之小大才之長短
也德與事與言賢才之別也有德者必有事與言而有言與
事者不必有德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有以見其立
賢無方也曲藝皆有以誓之則又有以見其待人之恕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司徒掄抃北面皆言之此言謂此 曲藝在物一曲
大學五帝謂之成均三王爲辟雍雖蓋人均有是性也五成之而
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樂以雍之則致詳焉尊以酌者
之左爲上所謂取爵於上尊者此與曲藝雖賤其皆者均也
故亦酌上尊焉凡學用禮未有於成均者今於成均以此
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
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遂而升者由於此
則未見中國之教而有所慕是故取賢斂而以德進言揚斂才而

以事與藝其合命合而於語以先王之道則鄉遂之士有所勸也
言德者貴賢則兼取賢事藝者多貧則爲斂才而藝者又君子之餘
事也或得於德或失於言或得於事雖其兼言之必待又言於其
三者苟得一焉遂進以其等而謂之郊人者所以明貴賤之義
也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等也言成而先事成而後者序也
既合曲藝而斂於成均天子飲餐以行禮亦得取爵於上尊也
明上之取人不以一道盡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鄭氏曰興器謂釁之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用幣告先聖
先師以器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釋菜禮輕釋
奠則舞舞則授器司兵之屬則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于釋菜于虞庠則儐賓于東

序虞氏之學有虞氏則東序瞽宗也教世子亦題上事
孔氏曰此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
將用及退償之事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學也案雜
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
菜告其將用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
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
時常奠也釋菜雖作樂不爲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大
胥云春舍菜合舞彼謂欲合舞先釋菜後釋菜之時則合舞也
釋菜禮序而退乃償禮其賓於東序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
無語如此於禮可也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云東序謂諸侯有功
德若魯得立三代學也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教世子之法其
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及釋奠養老之
事然以世子爲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　熊氏曰用幣則無菜
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
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爲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
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
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
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
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
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
幣是也
山陰陸氏曰始立學必制器言興非因舊也辭釋奠釋菜而已
釋奠則有牲焉亦或用幣用幣則有加也經曰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者所以釋始立學釋奠兼有
幣也肆師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鄭氏謂釋奠若證薦饌
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償于東序據此明侯亦有東序

蓋在頖宮
長樂陳氏曰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
命之教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釁器者造祭器之謂
也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
干戚之類也其數則可陳其義爲難知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
義則禮非該識之士所能授哉　樂書　又禮書曰釋菜之禮
猶釋幣也始見則始於羣也采菜服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
子見師其羣也東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大舞而文王世子釋
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
門與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占夢季冬乃舍
萌于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弟子之見先師婦
之廟見而已哉昏禮婦執菜菜筵以笲笲飾以緇被纁裏加
之于橋橋設於門外婦盥執笲以入坐奠于東几上然則弟子
之見先師其儀蓋如此歟鄭氏謂皆禮奠菜蓋用菫荁入學
釋菜或以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
子事父母有菫荁故有是說菜之爲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
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
釋菜異矣　又曰舞者所樂之極而樂之盛者也以其爲樂之
極故樂成而後習舞以其爲樂之盛故小祭祀不與焉舞師凡
小祭祀不興舞此所以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
嚴陵方氏曰釋言釋奠有言釋菜何也釋謂釋其所執之物而
祭之也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釋而奠之菜則特用
菜而已其輕重詳略固可知矣亦見月令仲春命樂正習舞釋
菜解偏見事畢而以賓禮接賓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
儐介之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
故也然非以之爲常特可一時而已

廬陵胡氏曰脩禮其氣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

新安朱氏曰語即前經合語之等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鄭氏曰中心中也懌說懌

孔氏曰此至周公踐阼一節明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則教尊官正國治之事及覆說周公教成王爲世子及在學行一物有三善之事樂從內而生以和諧性情禮以恭敬正其容體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在外從外而入中交間錯雜於性情之中宣發形見於身外內外有樂心悅貌和故其成也懌內外有禮貌恭心敬溫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溫文

長溪劉氏曰虞夏殷周之王天下教其世子皆有成法未始不以禮樂爲本也何哉禮能閑邪以存其誠則中可必求樂能養情以復其性則和可必致故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以脩內者其來尚矣周公采三王所行世子之教以成文王積累之慶致治乎其子孫於萬世也乃設師氏之官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之官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之職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是以德成于中而禮脩于外也是以德行根於心而音容中乎節也懌恭敬而溫文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樂雖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爲雜而形於外所以爲著教世子以禮樂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著而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溫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凡學之道立於禮成於樂樂由中出故以之脩內禮自外作故以之脩外然禮樂皆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益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脩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成如此

馬氏曰禮樂者所以治其內外之道也治內則莫如樂治外則莫如禮故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而教之所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之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脩外樂不止於脩內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其成也懌有以見其內和也恭敬而溫文有以見其外和也溫者以言其有容也文者以言其有別也

講義曰禮樂之教成則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禮則動容而皆中樂則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蓋其自得之者如此

建安真氏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一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二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鄭氏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大傅示之謂爲之行其禮少傅審喻之爲說其義在前在後謂其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教喻德成以其四人維持之也

孔氏曰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

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有教之之道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材故也入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視也故入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傅也保也未嘗不在焉

馬氏曰莫非道也而父子君臣者道之要也

廬陵胡氏曰養長養也猶易蒙以養正

石林葉氏曰家則父子國則君臣世子所與治國家以父子天下然其道不可不先有所養大傅少傅養世子之官也大傅在前審其道以示之使視而見也少傅在後奉世子以觀之使觀而化也

長樂陳氏曰師則師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大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閱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

山陰陸氏曰示之以象喻喻之以言保者毋道也師者父道也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

建安真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大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大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大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敎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鄭氏曰愼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

孔氏曰記者更明師保之德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使世子曉喩於德義保則謹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於道諸於也記曰者是古有此記至唯其人皆古記之語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案尚書大傅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古記乃天子之事作記者取以成世子之記耳

長樂劉氏曰師敎之敬五事俾德有地以生焉保護之正其百行俾道有方以達焉記曰者古之三王既稽乎古以成世子之教又從而記之以遺後人脩是經者引以爲證也

長樂陳氏曰師敎之以事而喻諸德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

也師保謂之三公充其數則有傅疑丞謂之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有能者之能也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之也舜教胄子以夔周教國子以司樂則教之以樂而已記言教之以禮樂者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故教之以樂則禮存乎其中矣

馬氏曰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由淺而至深也保者所以護之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道者言其所由也

山陰陸氏曰師敎之以事而喻諸德保愼其身以輔之歸諸道如此何事而非德孰身而無道記曰有師保有疑丞而已言不具也官不必備此官率六卿有道者兼之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左右蓋輔弼之任也三公言及言尤難其人也虞夏殷周有師保有疑丞疑擬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以擬吾前故有問無以對責之

疑以承吾後故可志而不志責之丞以比我嫌於不能正故可正而不正責之輔以拂我嫌於不能揚故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建安眞氏曰師也者敎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敎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諸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成德之名

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子必使爲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爲其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學在於此然後能爲君故曰君之謂也

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則遠近內外莫不一於正與此同意也夫德之所成者衆矣而獨言君者蓋有德而無位則教未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又有君位然後可以及此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曰德者四輔三公之任所以弼成天子從容中道其德任於師傅矣故德成者其教尊教尊者其官正官正者其國治君之謂也言四輔三公之官各正厥職則國罔不治而君道成焉故三代之君以國治爲德之成則師傅之官正而教尊焉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鄭氏曰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

孔氏曰仲尼聞古之言爲人臣者殺身猶尚爲之況周公乃廣大其身古人益君則身死周公益君則身居尊顯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

廬陵胡氏曰漢書匈奴傳云于者廣大之貌

黃氏曰蓋迂者迂迴委曲之義也優者優勝之義也謂周公迂迴委曲設教如成王有過撻伯禽之類皆委曲其身以正其君爲聖人優勝之道也故能成其大功其先引殺身益君者教後世弼輔王佐者如周公盡心以成其太平之功仁聖之德皆可則效爲人臣者殺身益君猶可豈不可繼立周公之道哉則立教勸善之旨正在於斯矣

長樂陳氏曰迂身非直躬者也殺身非迂身者也迂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爲人臣者於其難者猶且爲之

況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爲之也蓋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所爲迂也然不爾不足令成王知君臣長幼之義先儒嘗謂周公之道曲而當者此也於周公言踐阼於成王言涖阼踐以位言涖以政言

嚴陵方氏曰子者曲也與子則子同體已見後周公居人臣之位而攝天子之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善成王皆所以致曲也優言爲之有餘而不迫也

馬氏曰爲人臣者無以利己殺身以成其仁者有矣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然而殺身而益其君則非君子之所欲也必先有以益於君又有以存其身則君子之所欲也周公所以優爲之

建安眞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不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鄭氏曰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也伯禽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

孔氏曰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爲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爲人君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之學知父子君臣之義也鄭註若爲世子法以實則不爲世子也

嚴陵方氏曰蓋爲人之道無他在乎參彼己之情而已然則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既居天子矣又不可以世子之法加之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其相觀而善故也此文繼言長幼而上則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故也

馬氏曰登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鄭氏曰兼君父之位雖海內之大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

石林葉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於爲子而教則易以恩廢於爲臣而教則易以義奪此世子所以養之道教之德使自得於身而不以義傷恩也

講義曰夫教養世子而不能使之知父子君臣之道非唯不能以善世子亦非所以兼濟天下之道也何者兼濟天下之道必於父子君臣之義也能善養世子者使知是道然後可以兼天下而有之矣故曰養世子不可不愼也得其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得之矣不得夫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失之矣此所以不可不愼也易曰愼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亦是意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

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鄭氏曰學之為父子君臣長幼學教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孔氏曰物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兼知父子知君臣知長幼也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曰辨其等正其位是也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之人答之亦父在則當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不言兄在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也國人聞世子居臣子之禮於君父知尊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為子禮君在為臣禮也新安王氏曰前說謂之臣若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衆也樂正主大子齒學之業父師成就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一人有大善則萬國以正也

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

長樂劉氏曰物謂德行與職事所以義

長樂陳氏曰國人於學世子所難也以所難之事而世子行之非德性之自然何以至此故曰行一物物者性也行一物由中出也言其得者自外入者也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天子尚有所尊而況於民乎故知為父子則孝知為君臣則忠知為長幼則悌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

嚴陵方氏曰齒而君存齒而相尚也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或言為或言謂之者唯其以天合故其言為唯其以人合故其言謂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書言父師少師則此言父師者大師也以其尊故以父稱之

山陰陸氏曰父子於君臣之義則間於長幼則睦也父子在我長幼在我而君在彼其言也亦以此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繼以為稱者蓋學一致也為子孝臣斯至矣故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學之為父母與士為君臣學之為長幼於此有學士蓋樂正司成之事周公踐阼亦自下事不亡而治不亡也天下定矣不嫌不公所治在成王也此篇始曰周公相踐阼而治次

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卒曰周公踐阼則周公踐位久天下愈服不疑

馬氏曰凡入學以齒父在則為子之節知所以親親也君在則居臣之節知所以尊君也此父子君臣長幼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故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也

新安朱氏曰此古大司篇文有本作人王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

石林葉氏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鄭氏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

孔氏曰此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公族教訓以睦姓之義各隨文解之正之所於是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諸侯謂為司馬者謂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司馬諸侯之職與周官諸子同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

長樂劉氏曰正政也諸侯有庶子官掌其宗族之政令則周官庶子天子五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與周禮未盛之前尚仍其文而存其法故此經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所以正人之性理孝弟由則情偽雖生不敢越於禮義然後君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婦順朋友信哉五典之達乎中而人倫之道明乎宗族矣聖人將化天下必務其國也其宗族必為之一本將正其宗族也其身以為之本故擇其賢德之人而以掌其政令則庶子之官非其人不可得以正其宗族矣是故庶子之政必以六德六行為之本

長樂陳氏曰三王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故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安乎旁則以睦友教之施乎下則以子愛

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即此庶子禮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官誤矣

廬陵胡氏曰正謂公族之所取正

建安真氏曰周公之所以教世子不過為人子為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它可類推矣今日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

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爲其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傚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封爲王爲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歟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鄭氏曰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

孔氏曰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若公族朝於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此外朝司士爲之則知內朝是路寢庭朝也又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之外也故知此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燕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爲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王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大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子曰公族朝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且古之名官多以小該大故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與律同而名之曰典同也

馬氏曰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先王治宗族之道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與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孔氏曰若公族在宗廟之中則其立位如外朝之位宗人授百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共其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犬人屬司寇又案五行傳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位屬

故鄭知司空奉豕據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也其登餕獻受爵不用衆官唯用上嗣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爲加爵衆賓長又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飮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唯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耳特牲又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荅拜嗣子卒觶拜尸尸荅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荅拜則此經所謂獻也又云與笲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銜先逆而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一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

長樂劉氏曰宗人者諸侯掌禮之官也天子則曰大宗伯焉

長樂陳氏曰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是宗廟朝廷之儀也特牲之禮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此餕而後獻獻而後受爵者特牲言行禮之序此言其尊祖而已故有所先後

嚴陵方氏曰凡有族則有祀祀則有宗宗人蓋與祀者也虞曰秩宗殷曰大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然獨於禮者皆宗之所與其名止以祀爲義者五禮以祀爲先故也

山陰陸氏曰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在宗廟之中則二者並隆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親親也以宗

者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卿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以官受爵謂上嗣受爵於尸已而後酌獻尸也據特牲嗣舉奠盥入尸執奠進受復位舉奠洗酌入尸拜受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鄭氏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

孔氏曰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其餘非內朝則亦計官也此句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當是簡札遺脫耳其外朝則曰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鄭引一命再命三命皆黨正文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幼齒食則猶計年也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爲重猶與之計年爲列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唯官高在上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司士爲之此言庶子治之者治上道也爲下道也

山陰陸氏曰司士爲之庶子治之者爲之以禮治之以義也故司士爲之以禮盡也故庶子治之以義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據此治齒一等方其以爵以官嫌若大陵故也先王所以均節仁義使因協理稱世無得議焉凡以此

其公族有喪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若主人徊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

孔氏曰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案喪服君爲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爲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

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爲亦如之爲死者服緦者居前服稍者居後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

嚴陵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爲踈服重則於喪者爲親以精粗爲序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鄭氏曰異姓爲賓爲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踈者希

孔氏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爲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爲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殺人既有親踈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

是世降一等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經云宰夫爲膳主

嚴陵方氏曰凡燕之禮必立賓以備酬酢之儀若鄉飲酒立賓以象天是也然主人者尊賓既謂之賓則尊之而已非親之也親莫親於同姓則君於同姓固無賓之之禮也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爲之也膳宰已解見篇首主人即周官所謂獻主也謂之燕則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焉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宰爲主人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宰以食飲養君之官也使所以養君者養賓焉則君之厚意也公與父兄齒則以門內之治而長幼之節不可廢故也

山陰陸氏曰世降一等謂若於君在祖行即就父行父行就兄弟行兄弟行就子行蓋燕以示慈惠饗以示恭儉食在二者之間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爲主異姓爲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右師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脩蒸所以合食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踈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衣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脯醢而坐立踐相禮在庶羞以盡愛敬無算爵以盡懽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鄭氏引詩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 禮書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鄭氏曰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

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爲禰者既在國外故依親親之辭若出軍庶子不從公行則亦掌留守之事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與下文爲總正室守大廟以下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貴宮貴室總據路寢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上言大廟故知此

下宮是高祖以下親廟上云貴室是路寢故知此下室是燕寢
諸父諸子諸孫未命為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為當是見
任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適子云卿大夫適子則諸
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
諸弟從諸子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教國子者以什伍之法寓於道藝之間以美
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禰在
國則守公宮守公宮者繫於庶子則守公禰者公命之也周官
小宗伯曰正室謂之門子則正室適子也戰則守公禰此以死
守公禰者也故謂之孝愛之深正室守大廟此以承重者守所
重也故謂之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諸兄諸父守貴室子弟守
下室此尊不偪下下不陵上者也故謂之讓道達先王之於國
子教之未嘗不用用之未嘗不教此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軍行必載遷主解見曾子問守公禰必以其
族而異姓不得與焉則不以疏間親故也族之無事謂無吉凶
之事者正室守大廟則以將為祭主故也以其當室故謂之正
室以其當門故小宗伯謂之門子其實一也貴宮貴室謂昭穆
也下宮下室謂禰廟也父為昭故諸父諸兄守昭廟子為穆故
諸子諸孫守穆廟既言宮又言室者以理推之則伯父守貴宮
叔父守貴室諸子守下宮諸孫守下室可知孫非穆行而守
下室者以其卑而已其曰諸則所守者非一人矣
山陰陸氏曰大廟若周公之廟貴宮貴室若魯公之廟下宮
下室若羣公之廟喪大記曰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趙世家曰
昔者下宮之難此卿大夫下宮下室也
廬陵胡氏曰以上言公宮則知上宮下宮皆人所居之宮也上
言大廟則知貴室下室皆親廟[illegible]以下也文十有三年大室屋

壞室謂廟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二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鄭氏曰死必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

孔氏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是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者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爲始封子也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五廟也鄭注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云以往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而已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庶子之官治之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賵車馬賻錢貨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長樂陳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爲庶人吉凶不必赴告義也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吉凶必赴告恩也五世而親屬竭盡故爲之免六世而親屬竭故弔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賵賻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爲渠眉疏璧者皆承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故云五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其親猶未絕不以貴賤之間而忘吉凶之問也故後以不忘親言之赴亦告也以其變急而來遽以告故謂之赴則告以赴告也以承赴告之下故以則言之宜也見檀弓免弔解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

鄭氏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讀爲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刵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宮割淫刑

孔氏曰自此至親哭之論公之同族有死罪有司行法之事及公爲親降之禮磬盡也令其性命磬盡案尚書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若是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劓之屬則刺割也讀書讀囚人所犯罪狀用法謂用其法律平斷其罪鞫盡也謂推窮其罪狀令盡漢書每云鞫獄是也欲纖刺割之時必鞫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雖犯宮刑不得行宮刑但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注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悌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良俟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裁者亦告于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不忍與衆棄之而必於甸人亦以甸人共祭薦之物故也蓋不以親廢法不以私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體百姓乃所以事宗廟也雖然不以公蓋法故無宮刑不以法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爲之變

嚴陵方氏曰磬謂縊殺之縣之如磬殺于甸人則甸人所謂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是也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故止謂之人而已亦告于甸人謂有司告之使致其刑也公族於五刑之中獨無宮刑下文所謂不翦其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甸師與王共宗廟之事者也周官甸師掌帥其屬

而耕耤王藉以共粢盛喪事代王受眚裁據此於王可謂親矣
甸王所自有也
廬陵胡氏曰告如字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
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
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
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親哭之
鄭氏曰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
刑也又復也對荅也先者君每言宥則荅之以將更寬之至於
三罪定不復荅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罪既正不可宥公
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已刑殺也素服
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
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麻以
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踈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
哭之者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孔氏曰獄成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
行刑殺之人曰雖重罪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素服不舉
饌食爲之變其常禮如其親踈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
乃親哭之異姓之廟鄭註曲禮至素云衣裳皆素此素服亦然
也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爲吉也吉時皮弁白布深衣素
積裳以朱爲領緣今衣裳皆素爲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鄭云
非喪服引君雖不服至弁絰並服問文也案司服云王爲三公
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疑衰輕於錫衰諸侯
爲卿大夫既錫衰士宜卑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
姓爲緦麻異姓爲疑衰今此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

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於萬物也不以道化遂其性也成其形也
終其命也而況於其有服之親哉然而代天工立人道百王授
受者禮樂政刑而已也故悖于中者禮樂之必棄政刑之必加
又敢私於其宗族哉不幸而悖于中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
宥之心而有司之正不可奪也於是素服不舉樂不御正寢不
薦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責其化之不迨於宗族也而無服者
罪其忝祖而絕之也
長樂陳氏曰三宥而又追之與舜欲竊負而逃同意素服不
舉爲之變與學不帥者三日不舉同意無服與學不帥者終身
不齒同意
廬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其君用刑
宜寬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
命者此也
河南程氏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新安朱氏曰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亦脫於
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
姓也
鄭氏曰內朝謂以宗族事會體猶連結也
孔氏曰自此至類也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欲使親在其內
故於內朝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以官爲次蓋外朝主尊
別不得以私恩爲異其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爲體也此覆經上
上三條
長樂劉氏曰自此至不翦其類也皆作記者既載文王周公
所行之法于前又以其意解釋厥義于後所以教後世之爲國
嗣者必聽於庶子之治而服行其攻今不敢挾貴而踰於禮矣

敢恃親而慢於德則文王之節不徧成於其身而又足以成其
子孫於萬世繼繼承承而不泯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外朝公族蓋不與故周官內朝王族故士虎
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外朝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
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嚴陵方氏曰體謂與之爲一體也與後言體昏之體同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
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崇高也授事以官官各有能也上嗣祖之正統
孔氏曰廟中行禮是先祖尊敬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爲位是
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適
子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餕是尊祖之道理也

此覆釋上第四條
嚴陵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
序事以辨賢不肖故宗人授事以官謂之宗賢於上文言爵受爵
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此篇解上文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
而彼略其義皆放此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
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鄭氏曰紀猶事也與族燕則以齒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殺
差也
孔氏曰不計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是不
奪人本親之恩此釋第五條公所以降己尊而與族人燕會齒
列是欲使民有親親者不相遺棄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族食
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此覆釋第六條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尊者對於
之名不奪則子之使無失其爲親故也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
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
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鄭氏曰行主君父之象大廟不敢以庶守君所重也上言父子
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孔氏曰在軍載主以行使庶子官主守而尊之宗不自專此是
孝愛之深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使適子守大廟是
尊宗廟之室君臣之道著明也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
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此覆釋第七條
嚴陵方氏曰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
之爲難故戰守於公禰所以爲孝愛之深凡君之宗皆謂之宗

室則親之之意也正室又其正者也正室守大廟所以尊宗室
而庶子之與異姓莫敢介焉且不嫌於無君故曰君臣之道著
山陰陸氏曰貴室衛護僕多下室宜寡故曰諸父諸兄守貴
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氏謂貴者守貴賤者守賤非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
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
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鄭氏曰鄉方言知所鄉
孔氏曰君不以尊貴絶於親故族人有事生且赴是不忘親也既
與君有親何得爲庶人蓋賤其無能也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
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先結於
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此釋第八條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庶子之官以治內

爲重凡治之序自內以及外而已故曰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周官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邦國有倫則衆不惑於道之所在故曰衆鄉方矣方者道之方也

山陰陸氏曰是睦友之道而已非孝弟之道也亦非慈愛之道也叙古之庶子之官在此者不以能正公族爲治以能使公族不犯刑爲治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鄭氏曰犯猶干也術法也翦割截也

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故曰所以體百姓也異姓刑之於市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故遠之也素服居外以其實是己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然者骨肉之親無斷絶之理故也

嚴陵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疏之間苟以公族之故乃欲奸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于隱則非與衆弃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宮刑

盱江李氏曰掌囚王之同族者奉有爵者桎以待殺若以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爲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特爲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于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爲其有恥毋使人之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鄭氏曰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徵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有司告祭畢天子乃入

孔氏曰自此至與于學爲第四節總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也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昕者大猶初也凡物初爲大末爲小昕猶明也謂視學之旦昧爽猶召也昕明擊鼓警動衆人令起衆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天子旣至乃命有司行此釋奠之事有司卽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此謂因大合樂時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則合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所以視學者觀有司行禮非是爲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有司告釋奠旣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

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反亦以
訊馘告者無常時雖無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又文王世子
天子將視學以鼓徵衆序立以留及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祭先
師先聖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之
大略也 禮書

長樂劉氏曰天子之元子諸臣之適子鄉遂之賢能在王之大
學脩德習樂舞其必於仲春合樂舞仲秋合樂聲者教之致其
敬蓋有三義焉一爲元子將承祖考之祭祀必明於禮樂也二
爲將傳道於聖師必先竭其恭敬也三爲天子視學必親其養
老學士合舞以成其禮也聖人之政先齊其家既正后妃之德
于內又正元子之德于外是故天下之大教以視學爲先務焉

嚴陵方氏曰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蓋教養之久然後可以視
之故也天子視學必發衆所以本至尊不可以不各致其敬
故也

山陰陸氏曰與秩節此爲養老視學爲之祭節矣其禮有常秩
也言先聖在後者容有司卒事自先聖所反命也與天子出征
造于禰同義

石林葉氏曰天子視學則觀禮樂於其中故興禮則言秩興樂
則言節書曰天秩有禮則凡見於度數者皆出乎天也傳曰干
戈戚揚樂之末節凡見於舞者皆存乎人也出乎天者而以人
庸之存乎人者而曰天有之皆所謂禮樂之大者

講義曰學者所以養育人才之地也雖以天子之尊必視學者
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以身親之也天子而以身親之則勤者
知勸怠者知懲業之精粗有所區別此視學之意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
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鄭氏曰又之養老處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
立學也養老東序則其祖學於上庠視奠之者已所有事也三
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
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
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
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也發咏謂
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孔氏曰若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
視學畢適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
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若非始立學
則不釋奠於先老也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
并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并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歌咏以樂
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
孝養之道也案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
更爲五人非鄭義也天子冕而揔干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
之也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三辰之星則二十八
宿及諸星也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註數席賓席牖
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老更既如賓介故羣老如衆賓
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註席衆賓于賓之西南面各特焉
是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視學至此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者辟廱也
辟廱時王之學也於時王之學祭先師先聖於先王之學釋奠
於先老隆殺之別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自此
適彼而已以其席位則老者欲安之故也饌者食也醴者酒也
適饌省醴蓋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珍若八珍之屬凡可
以養老者莫不具焉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脩之以孝

養者謂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食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禮書 又樂書曰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爲其血氣既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與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一舉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明君與親也然詠歌者樂之發管者樂之器習養老之樂始而發詠中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釋更及養老幼于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謹其終始如此而衆安得不諭哉
馬氏曰先老者一老五更存於先而可以爲法於後而天子所以爲師也三老五更者以其深知三德五事之意也亦不必數之三五也羣老者庶人之老也王制所謂庶老是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上貴老而民興孝故天子之於五更則以兄事之至於庶人之老其禮且殺焉退脩之以孝養釋其適饌省醴之意也說者以謂既迎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其說非也若曰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退而適饌省醴則所謂退脩之以孝養也
廬陵胡氏曰之往也往養老之處始初也即所謂始立學非遂發以爲此約大射禮賓入及庭奏肆夏也尊老故用兩君敵禮入門而縣興
金華應氏曰東序夏后氏之學名也此之所序則未必自爲一學也即學宮之東序耳蓋始立學者既釋菜而退儐于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序也天子亦始立學視學與佚節而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東序也鄭氏於此二者皆以爲自上庠而適東序夫東序在郊而東膠在國若自郊反國則驅馳甚矣以此約度之則東序亦在學中而已樂記祭義皆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則天子之所視者即大學也大學之有東序者其地必尊若神祀尚陰故宗廟之位皆以西爲上竊意夫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也東者學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造也今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則退儐于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釋奠則退儐于此而行一獻之儀視學卒事則設位于此而脩孝養之禮殆皆曰退儐曰退脩蓋以廟宮爲尊故以學舍爲退猶朝廷之退朝而曰退也不特此爾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於此而學焉凡祭與養老乞言之禮是亦於此而學焉大司成之論說亦在是蓋東序之所容者衆不必若上庠瞽宗之各異其學也諸侯立學皆退儐于此則知東序不獨學有之明堂位亦曰欲明魯禮之盛耳然則天子立四學者何歟曰大學即辟雍也東序亦在其中推本而言之則序之名蓋舊因乎夏后氏而商則爲三代之學矣又以周言則爲四學祭義云食老更於大學即東序之養老也祀先賢於西學即視學釋奠也月令之釋菜不曰先聖而專曰先師者先聖少而先賢多也此月令釋奠專曰先師也東序西學皆在大學而獨以大學爲三老五更之地者重其禮也亦以衆會學舍而廟祀之未必及之東序釋奠先老猶今時祀于學之東偏蓋聖師在西而先老在東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鄭氏曰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也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也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 謂無筭樂

孔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而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此約鄉飲酒文知之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正歌備後作相爲司正賓取觶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鄉旅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于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案詩維清奏象武是武王作樂稱象也大會衆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歌舞其樂以明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興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養老之末無筭樂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

長樂劉氏曰周之功成於文王一致中和配天地莫大於此詩升歌以養老敬而愛之同於祖先也禮之大有過於是乎清廟既終乃歌維清之頌以奏象武又歌武頌以奏大武之舞然後合衆學士以舞六代之樂三老五更羣老因其升歌合舞遂言文王之所以爲德武王之所以爲功黃帝堯舜禹湯之所以爲道皆正五品於其民以致中和之事莫不由乎脩身正家以爲教化之本也則大其禮盛其樂以養老者所以達六代之聖王有神靈垂教於萬世與天下之大老致盛德於一人也豈不足以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乎故上下之義行焉

長樂陳氏曰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而又大合學士以預其事則幽足以達有神明足以興有德也古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以禮樂相示而已以明非有德與事功者不可以當此然則養老而歌舞是者以其足以當之也樂所以達有神興有德則老者之道亦足以感神而作人矣言養老而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老者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又禮書曰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登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也管象示事也德莫盛於文王之清廟事莫先於文王之象清者德之潔而非任也象者事之始而未形也維清奏象而文王之典肇禋季札見舞象箾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爲文王之詩明矣鄭氏以爲武王詩誤矣

又曰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者
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與大於此故曰禮之大者也匏竹在下
管象以其示事故繼言大合衆以事神之爲道疑其難通故以
達言之德之在人則患其不作而已故以興言之書言神人以
和則樂之效固有如此者
馬氏曰文德之盛莫盛於文王而登歌淸廟者所以發明文王
之德也象與大武皆武王伐紂之樂也下管象所以咏其聲大
武所以動其容而大合衆學士以行管象武舞之事所以達有
神與有德也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
之德者藏於人情之閒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之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鄭氏曰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

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
大夫勤於朝州里驅於邑是也
孔氏曰諸侯爲畿外羣吏謂畿內鄉遂之官王自養老又令諸
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其仁心驅於邑謂希驅仰慕行之於
邑也
山陰陸氏曰稱王王事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
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鄭氏曰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
具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孝養謂親獻之薦之也義謂既歌而
語之也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也
孔氏曰此申說視學養老之義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
代之事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

長樂劉氏曰聖王躬行養老之事使天下記之以爲教化之本
故曰記事故始於天子敬老而終於天下爲人子者莫不敬其
老則其慮豈不亦大乎愛親不亦敬乎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之行莫大於孝此慮
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愛之以敬也發咏登歌
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饌省醴珍具此脩之以孝養也正
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此紀之以義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
養焉此終之以仁也
馬氏曰慮者慮於中而行於外者也書曰弗慮胡獲莫非慮也而慮
有小大慮之以大者孝悌仁之本也孝弟所以示其愛愛而弗
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行敬之情而曲致若存乎禮行
之不以禮則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行之以禮則無所不盡而
養之不可以無其故脩之以孝養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脩
之以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紀者衆目之總也
紀散則衆亂故以義定上下之分紀之以義所以致其尊而亦
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
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之所依者仁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此篇皆出聖人所記故慕者其言如此紀之以義
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蓋方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袒而割牲摠
干而立雖曰以教諸侯之弟然非所以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
也是故至是而燕更紀之以義經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此之謂
也夫紀之以義矣猶不敢遐仁且命之曰反養老于東序慕禮
者所以贊明之也揚子曰聖人得言之體若是者近之矣夫禮
非聖人制之不能盡非聖人記之不能悉前有聖人作焉後有
聖人述焉此道所以明而不闇發而不鬱也
石林葉氏曰先賢有道德而釋奠以祭之所以致愛於死者也

其行可憲其言可飭則設其席位以尊之所以致敬於生者也皆敬之至也此所謂愛之以敬也三老則三老致仕者其爵位尊矣故以父事之則不疑於父五更卿大夫致仕者其爵位差矣故以兄事之則不疑於兄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飲以養陽食以養陰饌則食也醴則飲也適饌省醴其珍具矣故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以樂侑食此所謂脩之以孝養也文王功成於清廟而爲受命之始則歌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爲受命之終則舞於堂下此所謂紀之以義也自大昕鼓以徵衆而至於舞大武則禮終而樂闋國子俊造得以親於中侯伯子男得以師於外而猶以爲未喻也故命百官反養老幼于東序此所謂終之以仁也義也孝也禮也敬也皆出於禮樂一視學而盡舉之則所謂慮之大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鄭氏曰喻猶曉也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孔氏曰此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天下而衆皆知在上之德備具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愼其始終之以仁是愼其終養老之事旣愼其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則衆何得不曉喻焉

嚴陵方氏曰德之備則以能謹其終始故也兌命而曰兌命者猶小雅謂之宵雅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膳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鄭氏曰朝夕朝朝莫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也色憂憂形於色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節也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親猶自也饌必敬視爲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之嘗毒味也嘗饌善則多於前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復初復常所服也

孔氏曰此是第五節以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不可常行故此記爲常世子之禮內豎旣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玄冠玄端齊服也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齊必用玄者玄陰之色陰主沈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嚴陵方氏曰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則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以己且一以文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錄世子之記於篇末從使後人可跂而及也所謂色憂不滿容者蓋見乎色者旣作則動乎容者亦隨之矣喜之類爲陽憂之類爲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玉藻所謂親癠色容不盛是矣齊玄而養謂必致齊而身服玄也致齊以不齊故也服玄則以陰幽思故也然則言不說冠帶而養則齊玄可知言一飯再飯則藥必親嘗可知

山陰陸氏曰朝夕至于大寢門外不言之御猶矣內豎曰今日安掾今而已乃有喜色遂乎云爾掾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憂通於後乃甚深矣復初變膳言初亦言之法蓋必知所進者始而

已文王頻末精矣諧然後退爾亦以此不言爾師之樂而言疾之樂著樂其疾之懸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四

禮運第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

橫渠張氏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若句句字字細碎求之必不能得嘗觀禮運有時混混然若身在太虛中意思弘大然不能得久不惟禮運要作一大意觀之如中庸儒行亦當如是或謂間有害處據大體觀之自是大片段文字以己心難包管盡他意如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若堯舜之世實求此物則安得也但言其至和可致不必須有此

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非道德之運言運者推移而禮行焉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上者之謂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行於萬物者道也載道而行者禮也帝王盛時以義起禮馳騁而轉徙未嘗有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矣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鄭氏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睹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爲其大切廣言之

孔氏曰此篇凡四段自此至小康爲第一明孔子爲禮不行而發嘆遂論五帝三王優劣之事鄭引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祭月令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臘先祖五祀故熊氏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爲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以仲尼與蜡祭故鄭知仕魯也爲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爲榮故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亦名象魏魏魏也其處巍巍高大也何休註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以兩觀表大路此皆天子之禮其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是觀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蜡祭事畢出廟門往雉門登遊於觀之上喟是嘆之形貌作記者且見所嘆之由言若要有謙爲疑辭不敢指正於是言偃問嘆何嘆孔子若指斥魯失禮其太切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謂五帝大道之行并與三代英異之士若禹湯文武等雖不及見而有志記之書尚可知也志是記識之名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熊氏曰宮門闕兩以通行路魯僖閉明門之兩旁相對爲雙也遊目有於觀之上

嚴陵方氏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當爲文王世子於釋菜言退儐者以此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世三代之英謂三王之時也以其無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故以代稱之禮至於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言三代之爲英以見五帝之爲質以五帝爲大道之行則知三代爲大道之隱矣時懼乎聖人之在上者也孔子以窮而在下不得其時故其言如此然時無常也或可待焉故止言未而已

蔣氏君實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蜡故記禮之君子首以夫子蜡賓之嘆而發諸禮運之篇者之於經蜡之始末郊特牲論之詳矣夫子又嘗與子貢言蜡則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賜之所知何哉其可知者蜡之祭也其不可知者古先聖王之遺風餘澤也古者上下之間勢位未隔文法未備而歲時蜡禮之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祈祝禱禳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與自王政不脩而興禮在魯者者皆魯之遺禮其一變而至於道而不可與它國齊也今也聖人傷世偽之衰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爲觀上之游喟然發之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不知魯之爲蜡其能盡存於古否乎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蜡之旨微矣聖人傷治古之不復因禮而有見不有假也爲之發問則何以觸夫子感歎之機大既以帝者之事爲大同而指三代爲小康矣而均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之篇內同

講義曰大蜡之祭爲仁之至義之盡先王報祭之禮莫盛焉者休老勞農之事孔子既與蜡賓而觀之以知當時雖足以得古之禮而未足以得古人爲禮之意此大道所以未行也故孔子喟然而嘆欲爲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

而不閉是謂大同

鄭氏曰公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遺之也有分分猶職也有歸皆得良與之家也貨不藏於己力不必爲己謂無吝心勞事不憚仁厚之教也謀閉不興無盜賊不作尚辭讓之故外戶不閉御寇氣而已同猶和也平也

孔氏曰此以下論五帝之事此先明五帝時也爲公謂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謂不世諸侯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講謂談說也脩習也世淳無欺謾輙有信所習皆親睦也君親親非私故人法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齒壯盛者不愛其力而任分輕任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幼者皆得撫養長以成人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男子無本皆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爲歸不失時故有歸也貨謂貨財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人不收錄則物壞出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爲己有之者便與也爲事用力不憚劬勞是惡於相歎惜力不出於身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爲己謀起於詐今天下一心故圖謀之事閉塞不起興起也有之賊與盜竊亂起有能必爲亂賊何起外戶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御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爲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寧一七皆然故曰大同

橫渠張氏曰大道之行窮之皆有養者蓋民足固自如此故與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哉聖人留之固有術其教之又深順達大道行也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仁即大道之行也以孔子之道行之三十年何患乎不仁也言仁固有淺深三年有成言治一國也及治天下則必世也周公之法不至此但成王不能繼之大道之行由禮義而行者也禮義以爲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爲細今規規然以禮義治其小禮義而施於小未及其大者也若夫大道之行則禮義沛然大道之行游心於形迹之外不假規規然禮義爲紀以爲急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雖則無爲亦未嘗忘禮義以爲紀蓋不可無也

長樂劉氏曰五帝之治世質民純人人內盡其情而情不生外無其己而善於勸故君不自尊而天下共尊之臣不自賢而天下共賢之一德安於上而兆民莫不化之一善出於人而四海莫不師之是以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必自於朝廷而族黨人人公共推讓不敢以爲己私也雖以天下讓於人而人不以爲德雖以天下外於子而人不以爲疏故不謹於禮而人無作僞以踰於中不由於樂而人無縱情以失其和易稱同人于野亨者言君盡其性於上而民盡其性於下有天火之義焉不曰大道之行乎

長樂陳氏曰大道之行爲大同大道之隱爲小康以道之汚隆升降係乎時之不同而已蓋大道者禮義之本禮義者大道之末任其本則末存乎其間徇其末則本隱而與存此堯舜所以爲大同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爲小康也莊子述伯成子高對禹之辭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大同小康之辨也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與人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而與子與人與子固出於天聖人所以順天而趣時也然其爲公者非不家之以爲公者爲主爲家者非不公之以爲家者爲主至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力不必藏於己非無所別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非無以待人也亦其所爲主者異矣選賢與能講信脩

六君子非不由之禮義以為紀堯舜非不用之特其有所輕重淺深煩簡之不一耳蓋上世之選賢則一於德而已後世之選賢則有及於勇知上世之信則出於精誠之中而後世之信則見於作誓作會之際上世之睦則和光同塵而有餘後世之睦則魚沫呴濡而不足上世則有道德以為綱而不止於禮義之紀後世則禮義以為紀而有失於道德之綱也

嚴陵方氏曰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有諸己之謂信交相親之謂睦信與睦人皆有之然有諸己者患其隱而已故講之使明交相親者患其壞而已故脩之使著矜寡孤獨廢疾之類所謂皆有常餼各以其器食之是也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棄於地為可惡人化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為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間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

馬氏曰信者在中之誠講之者使之以信相考也睦者在內之和脩之者使之以睦相守也男有分女有歸言使之各得其所也有所厚有所薄有所貪有所吝則機心作於內而盜竊亂賊興於外無所厚無所薄無所貪無所吝則機心盜賊兩皆泯矣如此然後外戶可以不閉而天下如是一也

山陰陸氏曰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是乃所以異乎黃老之言也且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在六君子之世未嘗廢也而大道之行異乎此者不家之而已難者曰天下為公是天與賢則與賢天下為家是天與子則與子孟子以謂其義一也不足為時之厚薄曰自後世觀之類皆與子一有不爾則爭亂隨之是亦天也雖以為時之厚薄可矣而緩詞也即云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嫌其言不婉其謂大同此禮之運轉在天者也

延平周氏曰以大道既隱為三代則大道之行為堯舜然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公亦非不以天下為家大道之隱以天下為家亦非不以天下為公故孟子以為其義一也又豈足為時之厚薄哉蓋各親其親不獨親其親各子其子不獨子其子者二帝三王之所同也

蔣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居上者恬於勢位而不以為樂在下者安於困貧而不以為尤是以德化自行而防範不立情意易通而機巧不生故位以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立之也人以信睦為交非制之使從也推而至於耆老幼壯鰥寡孤獨之人交相覆於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病男自然而有分女自然而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而已是豈有一毫相攘相軋之意哉凡若此者非聖人用力而致之也故揚而舉之於大同之時惟當者之事足以當之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鄭氏曰隱猶去也為家謂傳位於子貨力為己俗狹嗇也大人諸侯也亂賊繁多為城郭溝池以服之也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由用也由此其選能用禮義以成治也考成也刑猶則也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康安也言小安者失禮則賊亂將作矣

孔氏曰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天

下爲家爲爲其始也君以天位爲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藏貨於身出力勝己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爲禮也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之壍爲此以自衛同也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爲綱三王以禮義爲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失並用禮義以紀之也君臣義也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又用禮義設爲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之制度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也賢猶崇重也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妄故須知所以崇重勇知之士立功起事不爲他人故姦詐之謀用而戰爭之兵由此而起禹湯等能用此禮義成治其爲三王中之英選也此聖賢六人皆謹於禮以行下五事用禮明斷使得其宜用禮以成人之信用禮以明民之罪仁者以禮貫之以爲則爭奪者以禮講說之使推讓是示民爲常法也爲君而不謹於禮以下五事雖在富貴執位衆人必以爲禍惡共以罪黜退之也

橫渠張氏曰大道既隱以其不講故民不見也然則大道既隱有劣於大道之行大道之行如堯舜方是也雖三代之英猶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謹於禮唯謹於禮則所以致大道之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亦不害於不獨親不獨子止是各親各子者恩差狹至於順達之後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既曰不獨親親子子則固先親其親子其子矣大人世及以爲禮由古以來固亦有傳世但道隱之後雖有子如均朱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舉行堯舜之事故以世及爲定禮城郭溝池爲固亦是禮義以爲紀之事所以防亂也堯舜在位各歷年七十餘以至于人神和諧龍格是謂大治不規規以禮義爲紀六君子所以急於禮者欲至乎大同也堯舜之治若此莫不本於禮義大道既隱由其君以壞之也然而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以禮義爲紀六君子居堯舜之時是亦大同之治也以其叢亂之於禮義尚過得小康且聖人成性一之以義理禮義爲紀固在術內然而六君子未有不謹於禮欲以達其大者也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大道既隱則人行彼我故謀作亂者兵也止亂者亦兵也謀所以慮亂也既有亂則須兵以制之禹繼堯舜者也恐殆非爲大道既隱之時由此其選於三代中是精選者也

長樂劉氏曰既隱謂夏商以後有其居處而彼己分矣私其貨力而禍盜起矣戰鬭刑禁由之生焉故有五禮防其僞而教之復乎中也有六樂防其情而教之復其和也綱人之倫以五品紀人之行以五常制度不定則僭偪興田里不鑄則侵吞起勇智不用則禍亂生謀詐不作則姦詐出小則五刑以扶典制大則九伐以立平康此禹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所以謹於禮義於大道則爲小康焉

嚴陵方氏曰前言大道之行則知大道隱之爲廢此言大道既隱則知大道行之爲明矣前言天下爲公則以與賢故也故繼言選賢與能此言天下爲家則以與子故也故繼言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焉大人世以爲禮則各子其子故也及以爲禮則各親其親故也大人止謂有位者與說大人則藐之之言同道大而有變則爲之綱者道也禮義小而有常故以爲紀焉道之綱則君臣固有義矣父子固有親矣兄弟固有序矣夫婦固有別矣及以禮義爲紀則因其義而正之因其親而篤之因其序而睦之因其別而和之故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爲己則致力以興事者各自營故也禮義之紀如此所以治人之道無忘矣則機心不能無作爭端不能不起故曰謀

刑起作而兵由此起

馬氏曰以大道之行而方之大道之隱固甚於天地之殊也蓋皆言之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傳於賢傳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五帝三王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楊墨之道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功爲己五帝之時莫不行也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三王之盛時莫不脩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起五帝以來亦未始不如此也由是而考之則記者之言妄與嘗聞之師曰方周之衰文之威貿也久矣天下之人溺於人僞喪其天眞孔子傷時之弊故推隆於五帝而以三代爲有過其質以矯之欲使復歸於至德之盛抑歸於文質之中而已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夫孔子非必以先進爲可尚以時之弊必過其中以矯之使質過於文然後朴可得而復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則吾從先進大同小康之意既亦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以今該古不欲斥前也大人得位者也若五帝時非無父子相繼兄弟相及非無城郭溝池也非無禮義特不以爲固不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正尚義故篤尚恩故睦尚親故以和夫婦著婦雖以從夫爲正亦有可否相濟以功爲己愈益下矣莊子曰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蓋禮義雖可以息兵亦可以起兵以著己之義以考己之信著人之有過若在也辛苟有過人必知之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有禮者爲故也仁以有禮故刑講以有禮而講若處內質賊成是也刑仁講讓而文王之仁刑矣禮示民有常易示人有變

廬陵胡氏曰鄭云大人諸侯也案下云禹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禮以明義禮以成信禮以明罪禮以刑仁刑猶形也禮以明讓禮以體常

長樂陳氏曰其言示民有常者常者變之對變者能變則常者能化化者人之道變者天之道易之坤卦言人之道則曰有常曰化光至於乾卦言天之道則曰無常曰變化常則盡天道故不言常王則盡人道故止於有常而已

延平周氏曰禮義以爲紀以下至於以賢勇知此謀用不作而兵所以不起者也以爲謀用是作兵由此起非也

蔣氏曰自至乎王者之時則不同矣天下爲家自夏后氏始禹之爲君不知堯舜與賢之事爲可美哉啓賢而能敬承此不待論而天下之勢亦大異矣自禹而往乃家天下蓋聖人以道御時初無容心於其間也名位以安之政教以率之刑法以一之此以申之此豈得已而不已哉利欲動而姦詐起生衆衆而情隱開聖人而不爲之盡心焉則蓋有所不滿焉者故自夏氏之與子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自此而無異說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王者豈能遽反而還其初乎要亦求勿失其情而已禄爵世及以爲大夫之禮城郭溝池以爲國家之固禮義以爲人道之紀君臣不得不正父子不得不篤兄弟不得不睦夫婦不得不和制度不得不設田里不得不立勇智任之爲賢爲己衆之爲功義必使著信必使考仁必使成過必使昭道不能由則位不能居至是而禮之功用形矣故聖人謂而舉之爲小康之時夫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而謂之小康君是其不足言乎曰小康之名非治說也乃時說也聖人處大同之時故能運無爲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后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則知帝王有異雖無聖人因時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昔而有志於帝王之治者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
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
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鄭氏曰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
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也是故聖人則天之明因地
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
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
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民知禮則易教
孔氏曰此是第二明須禮之急失之者死若桀紂也得之者生
若禹湯也引詩鄘風相鼠篇證從天出故云本於天殽效也又
效於地布列於鬼神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以教民故
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
嚴上之義民既知嚴上之義晚達喪禮則知哀戚君親也祭是
享祀君親射御是防衛其御尊者從有若代之義皆有代親之
感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人知嚴上則達此八者之禮
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敎故得而正也鄭
註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云取法度於鬼神
者下文云降于祖廟山川五祀是也云以制禮下教令者謂法
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畢下此禮之敎令以敎民即下文降命降
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敎令又祀此等之神敎民嚴上故云
既又祀之盡其敬也宗廟山川五祀皆其精魂歸藏不知其所
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
度又俱能引出福慶罰之神也三者皆爲鬼神此又本天殽地
之下所以總云列于鬼神也
橫渠張氏曰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此蓋自然而言也

人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殽於地明於地也如山川有小
大草木有長短皆是天生而見於地也列於鬼神遍於鬼神也
如社有土功稷之必報稷有養人之功五嶽各爲一方之鎭人
就而禮之至於羣祀百神莫不有自然之理使之必報之功有
小大者天也報且禮之者人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則
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禮也　又曰禮本於天天無形固有無
體之禮禮有形則明於地明於地則有山川宗廟五祀百神以
至達於設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於迹也蓋禮無不在天所自
有人以節文之耳本於天殽於地從是總言之鬼神則布列於
地上也然則禮非自人而出至於鳥獸莫不有父子配偶長幼
朋友蜂蟻之君臣鴻鴈之兄弟但不能推類而有別此亦皆天
性也至聖人則能擇美之
長樂劉氏曰先王正心誠意動必如禮者欲崇明德以配天地
也不曰承天之道乎禮有定制而民兩端不敢過也不敢不及
也不曰治人之情乎人失乎禮則行失乎中刑禍之道也不曰
死乎人得其禮則動合乎極不曰生乎鼠也無其一體無不死
者人也失其一禮而能久生哉故禮也者能使三才安於其位
而不失其宜者也故天得其禮則陰陽和地得其禮則剛柔順
而無乾亢之患鬼神得其禮則生以時而無咎徵之失至於喪
祭射御冠昏朝聘得其禮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安其
分而不失其常不曰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乎則人之爲道無禮
焉性命不可得而正矣若網之有綱萬目待之然後理若木之
有根萬器待之然後成唯禮爲然
長樂陳氏曰言偃聞去衆爲殃之說復以禮之急爲問孔子謂
禮出於天而成禮則於天之道爲本故以之承天之道出於人
而成法則於人之情爲本故以治人之情夫出於天而承天出

於人而治人則禮不爲不重其有不由而失之則不止於夫婦小
爲殃而必至於死由而得之則不止於存衆爲祥而必至於生
也喪祭内也射御外也冠昏内也朝聘外也君子行其在己而
不忘其在人若爲其在人而不忘其在己者然後爲能盡己而
盡人此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先後之意 又曰本於天者禮之
道殺於地者禮之體列於鬼神者禮之情達於喪祭射御冠昏
者禮之度數禮之爲道則遠而其體則卑其情則幽而其度數
則顯聖人以此示人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則禮之於人不可
緩矣故曰偃役問以爲如此乎禮之急也禮本乎天之道故先
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
之情禮於天人之際如此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未足怪也然
失之者未必死以其有死之道而已得之者未必生以其有生
之道而已故引詩胡不遄死之說以明之也夫苟失於禮雖或
幸而生於義可謂則無以異乎死苟得於禮雖或不幸而死其
名不亡則無以異乎生此所以有生死之道也人之所欲莫甚
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死生之道此其所以爲急
歟於天曰本於地曰殺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
禮之所以行則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焉見於喪祭射御
冠昏朝聘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
也射御則軍禮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經而爲
二百曲而爲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
馬氏曰天降衷於民而先王之爲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
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
於安逸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
欲故先王制爲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遄死者非

至乎死而人欲其死也
延平周氏曰深於禮者可以言易深於易者可以言禮故言其
成象則本於天言其效法則殺於地言其幽則列於鬼神所謂
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乃其度數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鬼神若禋祭實柴槱燎血祭沈埋疈辜禴祠烝嘗
之類亦一隅爾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八者自天子下達凡所
謂示象數之事也
鄭氏曰相鼠之刺不惟深嫉之之辭而無禮無儀固有死之道
也夫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之用操而
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弗見聽而弗
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
黃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一星之殞一泉之決皆
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制天下之心威儀之中否以驗其神
明精爽之存亡詎可指登降與俯仰揖讓以爲末節而不之
察乎先王盛時禮教達於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於禮文之
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
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
國公侯卿大夫猶知本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
驗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之宗郤錡乞
師于晉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之必亡若此類者不可勝
數君子既能以自檢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傳穀梁之說者
衆而其應捷若桴鼓此蓋先王所以制人心之意特未泯滅而東
以爲左氏失之誣而後世學者不究其本遂以左氏死生禍福
之說近於神怪而力排之聖人制禮精微之意微矣惜哉
蔣氏曰聖人傷世衰道散發明禮之爲功學者因言深意切由
閑禮之所以示聖人苦節之言於此思昔先王之制爲禮也非

以強世揣情也蓋自有天地萬物而禮與之俱立群而爲之辨
止合而爲之防也出入飲食而爲之會節既數也施報酬酢而
爲之等衰隆殺也是豈天之所能隨而付諸其人乎蓋必有制
而命之者矣故曰承天之道又豈人之所能始而具之於天者
乎蓋必有[redacted]而[redacted]之者矣故曰治人之情天道以承而能立人
情以治而能定此禮所以不可一日無而得失生死所由分也
不然則天人之理窮矣相鼠之刺所關甚大詎詩以明禮豈不
信然　又曰禮之爲説原爲之撥而實爲之用理爲之初而形
爲之顯自其本於天者而承之彼其理混然未分吾孰得其洪
纖小大而爲之乎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方其爲崇有
不可得而擬議者聖人本天道之自然即地形而有辨故凡禮
之所以爲其因人之情順物之稱制爲高下廣狹者皆其所效
而立之者也由是而[illegible][illegible]爲宮室設爲宗祧郊社以崇報山川以
闢幽是列於鬼神而禮有所寓矣喪祭有常射御有數冠昏以
嚴其序朝聘以謹其儀是達於制作而禮有所行矣此三代聖
人所以損益不同而制治之異至衰世之君子則未嘗不以禮
之興替廢弛而覘人之理亂安危者有由也
金華應氏曰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係下
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大原出乎
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殺
效也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列而不可紊也達於
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上下而無不通也法於天
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
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也示之以禮而人得禮以
生則謀之作者弭兵之起者消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不[illegible]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
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鄭氏曰杞夏后氏之後也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得夏四
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宋殷人之後也得殷陰陽之書其書
存者有歸藏吾以觀於二書之意
孔氏曰自此至禮之大成也爲第三明禮之所起徵者徵驗之
義杞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禮因往適杞宋得殷坤乾之書并
夏四時之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
即下禮之初以下是也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
横渠張氏曰坤乾之義先曰坤者殷之質以所先見者則先言
之坤乾書名也不曰乾坤而言坤乾者乾則無以見必因坤而
著故先曰坤推本而言也猶言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
形則神何附著
長樂陳氏曰夏時坤乾之書固不可得而見之然以其名以推
其義則夏時者言夏時之所紀而坤乾有交泰之意也夫得其
書則繫其所得之先後故先夏時而後坤乾觀其書則考近以
及遠故先坤乾而後夏時　又曰其言夏時之等則其所得者
不止於此其言吾以是觀之則繼之以夫禮之初以下蓋觀是
書而知其然
嚴陵方氏曰極之爲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矣子游故復
問之也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也論語
兼言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言其略則文獻
皆不足證言其詳則書之文猶有得焉耳周官太卜掌三易之
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連山則首乎艮其卦具內
外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間則向乎人之時爲夏用人正故

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其降而王人時得其正故也
歸藏則首乎坤各歸其根密藏其用皆陰之所爲則合乎地之
時焉殷用地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坤乾稱之者以資生於丑
地爲主於上故也周易則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皆陽之
所爲則合乎天之時焉周用天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乾坤序
之者以資始於子天爲主於上故也然孔子以夏殷之易而觀
夏殷之禮者何也蓋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云以
制器者尚其象則觀易可以知禮矣且乾坤者天地也夏時
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
已至周則監於二代備而兼用之故六官則備天地四時之名
焉坤乾不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書而謂之等者禮以
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爲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
迹爲顯故以等言外或言其義或言其等蓋本諸此

馬氏曰創於始者必有以繼於終作於先者必有以述於後故
孔子欲觀夏殷之道以成一代之禮杞者夏之後宋者殷之後
謂其世守而知其事之詳且悉也然而杞宋皆無賢人載籍俱
亡文獻兩皆泯焉此其不足與成也可知夏時坤乾皆不行於
世闕而勿論可也

山陰陸氏曰雖曰吾以是觀之義亦略矣按論語所言可知

講義曰孔子嘗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以爲不足徵而不
言者蓋所語假者必欲有所稽考而言之故也若夫子之於禮
雖百世其可知況於夏殷乎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
觀之所以語假者如此也

四明沈氏曰義是禮之變數等是禮之常數首坤次乾之書是
變也建寅之書是常也聖人加一等學於坤乾加一等學於夏
時夏殷之書固非夏殷之禮非聖人孰能觀之哉

蔣氏曰禮在聖人之言雖禮在後學者則之惟恐其不及此
言僅所以得聞其略而猶有以究其極也夫聖人既以杞宋爲
不足徵而不能得夏商之禮矣而猶有得於書者何哉此蓋聖
人觀禮之妙皆三代聖人損益不同而制作殊異本自其陰
陽之義而發之夏時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小正
夏之所建以寅爲正則其尚忠尚黑之制皆自此出也坤乾之
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歸藏商之序易以坤爲首則
其尚質尚白之制皆自此出也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
商之盛制而能因陰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此聖人之觀禮
所以異乎人之觀之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爲周
禮盡在魯其觀用其亦聖人之觀夏商也夫

金華應氏曰觀其代類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
天下澤所以爲禮而坤乾之書顧以坤爲首者有其義也陰陽
循環更相爲始而夏時必以寅爲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
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
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
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
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
南鄉皆從其初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以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
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
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
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升屋而號
招之於天也苴或爲俎地藏謂葬也北首陰也南鄉陽也皆從其

祀謂今行之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代從此至禮之大成皆二書所見之事禮以飲食爲本但中古質略雖有火化以水洮釋黍米擗折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燔黍以下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上言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伏犧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皐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魂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也苴孰者欲葬將遣奠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招魂地藏謂葬以藏尸所以地藏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由知氣在上故也此非是今世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

橫渠張氏曰今享土功不知報曰食五穀又不報義非所安古之飲食之際其始造飲食如燔黍捭豚汙尊抔飲之人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固不足以爲禮然言禮有從本說出者則必至微有從末說出者則必自近示人之不得已處其始必甚質而漸至於文如言禮之初始於拜起亦此類也人之始相見則須如此

延平周氏曰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強世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寓之以節文此天下唯知飲食之充欲而不知漸入於節文之中也所謂飲食者止於燔黍捭豚汙尊抔飲與夫蕢桴土鼓凡此不唯可施於人之所交際而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蓋亦趨時而已矣皐其復皐者始事之辭而有終意故五門之始謂之皐既復矣然後祭之則飯以腥苴

以孰也死者以北首爲主入爲陰也而又有合陽之意生者以南鄉爲主出爲陽也而又有合陰之意自蕢桴土鼓而上後世有以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而復而下後世無以過於此者故皆從其初

長樂陳氏曰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歟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爲本土於位爲中央於氣爲沖氣而籥之爲氣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蕢桴中聲發焉終於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爲中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詩以逆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意以謂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中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物故所擊者土鼓所龡所歌者豳詩有報本反始之義也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也　又曰體主於骨魄藏於肺知存於心氣寓於體體魄陰也故降之於下知氣陽也故升而在上而體魄不言下者以其體魄有減而無存知氣感動而常在其爲陰幽而物之所終始南爲陽明而物之所相見死者所以歸根故必首於陰幽終始之地生者所以出交故鄉於陽明相見之方此古者之所作而後世無以加故曰皆從其初　又曰皐者求之於陰也詩曰鶴鳴于九皐易曰鶴鳴在陰則皐者陰之體而陰者皐之理五門之外謂之皐門以其近君者爲陽遠君者爲陰也

嚴陵方氏曰觀二書足以知夏殷之禮觀夏殷足以知上古之禮故此言禮之初皆自燔黍而下皆始諸飲食之事也方是時地產之穀不過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不過有

以然未有刃匕也故捍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
也故抔飲鬼神之道幽而難格菲薄之禮疑若不及以致其敬
也故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辭也復者招魂之名飯必以腥虞致
生之不知故也苴必以孰又慮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
尸始於飯腥而已於葬有遣始於苴孰而已體有所附魄有所
營皆重濁爲則陰之類也故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
輕清焉則陽之類也故升而在上郊特牲不言體魄而言形魄
不言知氣而言魂氣者亦互相備也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
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
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山陰陸氏曰蕢桴以蕢盛塊而爲桴數

廬陵胡氏曰蕢草也以草爲桴鄭以蕢爲凷非也若云聲誤不
應明堂位又誤也土鼓廣雅文云築土爲鼓蓋築地以當鼓節
論草註以瓦爲匡不必築土也汙尊鑿地汙下以盛酒抔若張
揖云一抔土據明堂位云蕢桴土鼓伊耆氏之樂則此皆神
農氏伊耆神農皆從其初皆取法於古初

蔣氏曰生養之道本於飲食聖人以報本反始之義教天下欲
其事死如事生此酌獻饋食之事所以交於鬼神而不以爲煩也
降及後世人之所以從事乎此者一切以文物爲先而不以誠敬
爲本生或忘於養死或忽於報聖人合禮祖所以必欲反之於其初
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捭以爲食醴酌未設而汙抔以爲飲蕢樂
未備而蕢土以爲鼓彼其所交際應酬者簡素質實而無偽不
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死生異
域旣若風棄義絶而不相求矣乃若升屋之號皐復之告飯腥
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憤惜之思蓋雖禮數
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槨衣衾
之備美明時贈含之聘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末矣記曰復盡愛
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若是則形魄歸地知氣歸天死者北首
生者南鄉以生求死安得不盡其心而徒知求加乎物哉故曰
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
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鄭氏曰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此皆
上古之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未有宮室則是五帝以前未有
火化則唯伏犧之前以中古神農有火故也營窟者地高則穴
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爲窟橧巢者橧聚其薪以爲巢雖食
鳥獸之肉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漢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
其類也

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雖稟於陰陽而其體則陽屬以其陽屬
則必順陽而居之故冬則陽燠於下則順之而居窟夏則陽燠
於上則順之而居巢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所謂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是矣前旣言燔
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
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
神上帝皆從其朔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孰治萬物范金鑄鎔作器用合土謂
瓦瓴甓及甒大榭器之所藏也炮謂裹燒之也燔謂加於火上
亨謂煑之鑊也炙謂貫之火上醴酪烝釀之也酪酢截朔亦初
也亦謂今行之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三王之事世本云燧人出

火在伏犧之前但用之簡少至神農更將欲使多故云脩范謂
烹煑冶謂陶鑄為形范以鑄金器和合其土燒作器物以為臺
榭宮室牖戶及炮燔醴酪等皆五帝時也此皆倣法中古以來
故云皆從其朔

長樂劉氏曰火無形也而潛於木中不可得以知之燧人氏鑽木以出火然後木也火也為民之利矣金得火則鎔又從而範之以為器用則金也始為吾民之利矣土也和之以水鈞之以木化之以火合五材以為器則利於吾民與稼穡均矣五行之利養於民而禮因五物以興焉生則養之死則祭之報本反始之心生而禮由之弗敢忘乎其本初也

長樂陳氏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甓之所當先也夫營窟檜巢而易之以宮室飲血茹毛而易之以亨炙衣羽而易之以治麻之布衣皮而易之以治絲之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夫開端之始謂之初纘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言禮之初則繼之以皆從其初言後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江陵項氏曰前言皆從其初後言皆從其朔註皆以為初蓋初者天地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也如歷家太初及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

嚴陵方氏曰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之性也特未能脩之以利人爾范即荀況所謂形范之范范金而鑄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故也臺榭宮室已見月令解醴酪則下文所言者是矣治麻所以為布治絲所以為帛夫宮室之類然後足以代巢窟為醴酪之類然後足以代血毛為布帛之類然後足以代羽皮是豈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言神則百神上帝則天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言禮雖未之有先王以義起至是而彌文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蓋備矣非人為也故曰皆從其朔

通氏曰皆從其朔者天左旋日月右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疾日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方其舒前速後近一遠三則為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則為望以速及遲光盡體復則為晦至於朔則日月如合璧焉當其晦則盡矣及其朔則受明於日而復生也於北謂之朔方者民窮於食而變於朔也於冬謂之朔易者存察其事而始於朔也儀以時為大則其窮而變變而通後聖有作述而從之豈不謂之朔乎是故結繩之治其敝如晦焉後聖有作易之以書契則從其朔者以是為朔也巢穴之居其敝如晦焉後聖有作易之以棟宇則居棟宇者以是為朔也羽毛之衣不可用也故易之以絲麻者得不以是為朔乎飲血茹毛不可用也則從火化者得不以是為朔乎夏尚忠忠之敝故商人救之以質則在商之世所從者以質為朔商尚質質之敝故周人救之以文則在周之世所從者以文為朔而已然則朔者可復晦也晦者亦可復朔也

蔣氏曰聖人論禮蓋本於中古之世器用漸設文物漸備幸其有加於前而慮其或窮於後也夫營窟檜巢而必至於臺榭宮室也草實獸肉而必至於亨燔炮炙也飲血茹毛而必至於醴酪以供其味也衣羽服皮而必至於布帛以充其美也亦天下之勢也夫是數者中古聖人實為之中古聖人亦豈能計其事之止於此而已哉器利用便而文日加焉而又為之黼黻文繡之美三雅九鼎之盛堂上堂下之陳自是文日生

而無有窮已雖聖人亦未如之何此所以禮至於後世而老氏之徒指爲忠信之薄欲與天下相從於淡泊之地也雖然事之已備聖人不能私其智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和樂於利用出入之間者也使稍變其燔黍捭豚以爲籩豆簠簋之實汙尊杯飲以爲犧象山罍之具蕢桴土鼓以爲笙鏞管象椌楬塤篪之聲何病於書故聖人覩夏商以前爲禮之大意知其養生送死事鬼敬神而次第可以章明顯設民猶未厭道猶未潰也故曰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義過此以往不復言初而禮備矣

臨川王氏曰此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或言初或言朔何也初者一始而不可變朔則終而復始故於始諸飲食則言初於後聖有作則言朔蓋先王爲後世所因乃其所以爲朔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四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五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鄭氏曰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之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一節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及獲福之義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內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也粢醍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案爾雅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鄭知粢當爲齊引周禮五齊酒正文也鄭註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緹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煑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案少牢陳鼎于廟

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
於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若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
詠是也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
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士親謂之先祖
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
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
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
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
瑤爵獻大夫弁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
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
福也此玄酒至合亨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醆犧牲之屬是假
具也玄酒醴醆是所因於古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
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祜是義也故鄭注只今禮饌具所因於
古及其事義
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爲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爲重黼
黻雖麗而大裘爲尊籩豆雖陳而元牲爲尚示不忘本也天之
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
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爲能用中以合三才之德是以四時和者
天之祜也五行遂者地之祜也五常順者民之祜也非用五禮
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莫不承天
之祜其致如此可不務乎
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
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
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醆所以在戶粢所以在堂澄
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之所而且
尊也醴醆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踐陳之於戶則戶者幽明

之中而尊卑之祭也粢醍則醴齊是已用之於饋食而陳之於
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澄酒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卒食
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卑也昔先王之於鬼
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
其養琴瑟鍾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
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祜之承在我在彼者
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
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又禮書曰經有言一齊者
禮器曰夫人薦盎祭統宗婦薦盎祭義夫人薦盎是也有言二
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涗酌是也有言三齊者坊記醴酒在室粢
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此經玄酒醴醆粢醍澄酒
是也有言五齊者酒正五齊實八尊是也天子無一齊諸侯無
五齊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
自其上而言之又有中焉則記之三齊者宗廟之祫祭也祫祭
中祭也自其下而言之又有大焉則記之四齊者宗廟之禘祭
也夫禘也祫也四時也人鬼而已自其上而言又有神示焉則
周官五齊者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祭天地而諸侯則社稷
而已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則大祖而已天子祫羣廟
之主而大夫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祫亦可知也故時祭一齊
而祫二齊禘祫三齊社稷四齊是皆可以類而推也　又樂書
曰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
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鍾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
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
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
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嚴陵方氏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

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又曰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則四者之內外上下蓋可見矣致其味者於道爲遠質於味者於道爲近醴醆雖有味其味薄矣則在戶者以由戶入爲近故也粢醍其味漸致矣則在堂者以自堂下爲遠故也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蓋遠人者於道爲近也先王所貴者在道而已故言於初朔之後以明後世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焉於玄於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泛酒之名合而言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一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肆之故曰陳鼎有牛羊豕之異用俎有祝嘏之異名然不一也故曰備琴瑟管磬鐘鼓陳之各有序故曰列以降上神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是矣先祖人鬼之所得曰降者則與詩言三后在天同意

延平周氏曰玄爲道之本而水爲齊酒之本故玄酒在室貴本也醴醆醍言其齊醆言其器郊特牲曰醆酒涗于清是醆爲齊亦用醆也齊有五而所陳之數止於三者蓋舉醴以見盎澄卽沈齊也蓋沈者在下則澄者在上言澄酒則知清酒在下昔酒在堂言酒在戶此言醴醆在戶坊記言醴酒在室何也在戶非戶外也乃在室之戶也有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則固足以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別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備物盡禮爲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已矣

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未殺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玄酒在室推而詳之至於脩其祝嘏所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其禮備矣備禮然後能祭蓋祭之本亦敬之本也故十倫之義見於其間祭祀不祈者言承天之祜也

海陵查氏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祜于時未祭也知其必受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當朝踐之節退而合亨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橫渠張氏曰承天之祜順理則是承天祜祜順也

山陰陸氏曰此猶未祭也見端而以爲承天之祜非早計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似之矣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當此節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羃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盛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羃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上節用上古中古之法玄酒血毛腥俎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案周禮大祝辨六號神號註若昊天上帝鬼號註若皇祖伯某祇號若后土地祇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盛號若稷曰明粢幣號若幣曰量幣神鬼祇是尊神牲盛幣是顯物謂造此美號之辭史祝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以重古其實不用以祭 薦其血毛者亦朝

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註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爲孰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爲豚解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有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是也此腥則法上古爓法中古也與其越席䟽布以冪衣其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䟽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䟽布是祭天之物此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或用鄭註澣帛練染以爲祭服亦異代禮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爲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燔炙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此則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虛無寂寞也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嚴陵方氏曰上言脩其祝嘏未見其所以爲號故此言作其祝號上言玄酒在室醴醆在户未見其所以爲用故此言玄酒以祭醴醆以獻上言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故此又言腥其俎孰其殽爲其血毛燔炙爲非特此而已而又廣及於所設之越席䟽冪之䟽布所衣之澣帛蓋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殽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牲所謂蒲越槀鞂之尚其實䟽布禮器所謂犧尊䟽布鼏是矣澣帛則祭統所謂以其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君自阼而西酌犧尊夫人自房而東酌罍尊故曰君與夫人交獻魂陽也魄陰也而其祭或以酒之陽或以食之陰或以腥之陽或以孰之陰或以氣之陽或以味之陰且又言與夫人交獻焉則以陰陽之義備矣固足以合禮於魂魄

馬氏曰腥其俎者言近於古也孰其殽者因之於今也與其越席䟽布以冪衣其澣帛亦言近於古也醴醆以獻薦其燔炙亦因之於今也禮備於古今而又夫婦親之所以致其敬故曰交獻以嘉魂魄夫魄者魂之體魂者魄之用體用合之則生離之則散故合鬼與神以祭於宗廟之中所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合莫者以鬼神之在幽而合魂魄以祭於虛無之間而已

山陰陸氏曰與其越席䟽布以冪以從以別之者以承孰其殽之下文質弗類也衣其澣帛特言衣若傳以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婦人有副褘以接見君子見舅姑其餘則私也然則衣其澣帛蓋自褕狄而下且言澣帛則亦以名索其衣服醴醆以獻當朝踐之節蓋君酌醴齊以獻尸夫人酌盎齊以亞獻然則饋食以下用酒可知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涗酌當朝踐凡酒脩酌當饋食謂之凡酒則王酌昔酒以獻尸后酌清酒以亞獻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長樂陳氏曰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是既爓先言爓殽而終之以燔炙楚茨禮運亦先言孰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

燔炙周禮曰聖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爓孰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牲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繼之以蕭禾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洗鬱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 禮書

延平周氏曰玄酒以祭醴醆以獻何也玄酒陳之而已非獻也君陽也所以嘉魂夫人陰也所以嘉魄合二者以定之故曰合莫莫究也

蔣氏曰此章盛言禮之備矣而猶首以元酒血毛之薦此足以見聖人言禮之要旨祝號之名載於周禮蓋神祇之位與夫牲幣之陳各有名稱若夫祭祀則有朝踐有饋食至今世猶孰熟而行之未泯也自是謂合莫以上先儒以爲朝踐之節自是謂大祥以上先儒指爲饋食之節夫朝踐爲禮之始饋食爲禮之終始貴乎嚴終極其備故血毛俎腥殺孰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足精誠以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合亨體薦籩豆簠簋鉶羹詞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舉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蓋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僞乃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祥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行學者苟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器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之謂也以牲牷肥腯祝史矯舉足以要神而致福焉足以言禮之本始哉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

孔氏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鄉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煑之故云合亨亨之旣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擯賓客及兄弟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孝子告神以孝爲首神告孝子以慈爲首各本祝嘏之義也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爲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故爲大祥

長樂陳氏曰夫飲食號役宮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矣三酒犧牲鼓鐘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矣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則教人之禮成矣是合三者所以爲禮之大成

延平周氏曰所以薦者以上世之禮物爲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莫而已所合亨者以後世之禮物爲主而祝以人之孝而告於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謂大祥祥者言福之兆朕見於此也嘏亦祝也而謂之嘏者以其傳尸之言而所告者

皆稽也泰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泰後世之禮
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臨川王氏曰禮之大成此亦禮之一節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籩豆玉帛非禮之本雖禮以祭祀爲重要其義亦不
在乎元酒薦韰之爲急而謂之禮之大成也
嚴陵方氏曰合亨則合衆物而亨之矣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
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
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鼎故曰實其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大
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
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
成也
山陰陸氏曰祥吉之先見也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
莫此鬼事也亦炙事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人事

也亦吉事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
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鄭氏曰政亂禮失以爲魯尚愈也非禘猶失禮也周公之道衰
言魯子孫不能奉行興之也天子之事守子孫先祖法度子孫所
當守也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
不然
孔氏曰自此至稱未爲第四更正明孔子嘆衰也嗚呼哀哉是
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無可觀
犧捨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故孔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
魯郊禘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子孫
不能奉行周公之道也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
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冢祭法夏郊鯀殷郊冥與此異者以鯀
冥俱有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
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是於禮
法大中之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爲善如承天之祜
合莫大祥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論其惡故也自
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
橫渠張氏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則爲其
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
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之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
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
公必不饗其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或以爲有人臣不可爲之功
則當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遇當如此至用天
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家人僭大夫三桓僭魯

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
啓下僭上之階矣
臨川王氏曰吾舍魯何適矣魯當孔子時處遭亂與周何異
孔子乃問禮於魯則魯未必愈於周也如明堂皆推魯美皆
非其實疑與此皆魯儒之妄也魯一變至於道或者其是乎
又曰魯有周公之功而用郊不亦可乎魯之郊也可乎曰有伊
尹之心則放其君可也有湯武之仁則絀其君可也有周公之
功用郊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序加幽於厲上者則以幽之惡爲大故也周公之
澤百世而不斬而以爲衰者特其制作傳世之迹爾祝則君假
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而祝嘏辭說古常有
訓不可易焉故曰莫敢易其常古也
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

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非所宜錫也成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爲非禮故曰周公其衰矣所謂衰者非周公之衰也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此周公之道所以爲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天子之事守故曰非禮有曰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而此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言之異者何也蓋以鯀與冥者以其始而言之也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而言之也夫湯革夏則命杞以郊禹武王勝殷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有也以四言之也天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祭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諸侯者守天子之土而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社者土神稷者穀之神天子有祭社稷者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祝嘏之情非聖人不能知非天子不敢作非聖人不能知則在上者率由舊章而莫敢易非天子不敢作則在下者謹守其法而已

山陰陸氏曰嗚呼哀哉非直嘆而已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孔子所以嘆也杞宋既不足徵周又如此而魯亦不能以有爲也凡言禘郊禘常在上郊郊稷禘禘爲敬也祭法所謂禘郊國語所謂禘郊之牛角繭栗之類是也爾雅曰禘大祭也亦以此今此言郊更在其上則魯郊郊稷禘禘周公而已言周公其衰矣以變之深故望之至所謂責賢者備蓋如此杞之郊禹也言以禹故故郊與魯不同宋之郊契也言以契故故郊亦與魯不同所謂常古蓋自古以來所不變

延平周氏曰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用人臣所不得有之禮此魯所以有郊者也然郊不三卜而魯之卜者有至於四而後免牲猶三望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而魯之禘有行於莊公之廟者皆非禮也書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此杞宋所以有郊也然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而杞宋之不嫌於僭者是天子之事所當守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祭祀所以取其神君有假於祝尸有假於嘏而祝嘏莫敢易其常古之辭說則謂之大假者蓋惟大者爲可假假與豐亨王假之假同意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蓋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没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飾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其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豈微矣乎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為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上帝於南郊有曰祭昊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為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為周公有大勳勞成康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為據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為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為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時禮與未壞固應有是過賜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與公奚請與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訶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此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有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孝忠報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別將存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聖人於春秋之郊不一書而非魯之僭竊其說甚明設從傳注所說是以發明聖人立言之本旨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不明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謂僭禮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脅君謂劫脅之君也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更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醆是夏爵斝是殷爵冕是袞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其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為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廷平周氏曰夏曰醆殷曰斝醆斝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又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以家卿大夫之家也先王以仁義蓋天下之俗而兵器常藏於民至於私家藏之則為非禮者蓋且折以私家之貴且尊為有嫌嫌以官事不攝且聲樂皆具其為非禮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此所謂祭器不當有為非先王養成德者之意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拜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官而掌於大史備諸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僭亂之君傷春秋之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故曰幽國也天子之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有醆酢君尸則用醆斝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始僭於禮樂以終僭其政刑然後篡弒之心生焉

以延守四方必考其禮樂制度防僭亂也

嚴陵方氏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故有辭說而辭說固有常古焉天下之所共知也若夫藏於宗祝巫史之家則是非孝慈之言且不欲人之知爾此所以為神明之道哉故曰是謂幽國

山陰陸氏曰春秋傳曰晉侯以歌鍾二肆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大夫未賜樂假於大夫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躬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愚兢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畢孝慈祖成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對神致告祭受福之義世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特祫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藏以藏之而有事之際異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醆有戍斝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卒斝諸侯與角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禮器宗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醆斝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哉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為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竊擬僭過之事莫之禦歟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固有望於隆禮之君也

金華應氏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縢納於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大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宜祝嘏辭說苟欲顯宗祝巫史為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為號之矯舉則為漢之秘祝矣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鄭氏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孔氏曰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稱僕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臣有喪昏則歸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著衰裳入君朝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

馬氏曰凡仕於公者皆曰臣非一諸侯之國也凡仕於家者皆曰僕非一大夫之家也或者以謂諸侯之國大夫之家蓋非是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所以別君臣之禮也以衰裳入朝是君臣無別也與

嚴陵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者以此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者以此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所謂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邑臣輿臣之類是矣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故與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也曲禮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則此所言非禮宜矣齊齒者與之等夷而序齒也

橫渠張氏曰與家僕雜居齊齒蓋謂仕於家者不可與仕於公者齊齒知此則亂矣若季氏之臣陽虎若其於朝廷豈特齊齒

而已仍有畏偪之勢
延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爲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亦齒先王
之王名其辟至於如此新有昏期不使則然也三年之喪止於
期不使非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
其子孫是謂制度
鄭氏曰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剌其有
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毋弟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爲諸侯
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有功德
者亦有采地故左氏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大夫雖
不得害其采地以與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且從與
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臣之
度如此今日則不然
長樂劉氏曰天子諸侯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者亖等封疆大
小各從其位不可以增減也是謂制度守其制度則有足處
其子孫矣則其臣僕敢踰厥分以齒其子孫哉
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
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
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別也天子不
曰天下而曰田所以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
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
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
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
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
延平周氏曰人莫不有子孫之愛故先王有法以節之也自天

而下雖莫不有以處之而處之者則異矣是以謂之制度大
夫則既矣果子孫皆世有采邑則王畿之內所不能容豈非量
功德之大小而限數世之久近乎
嚴陵方氏曰夫天下之大天子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爲泰國家
之小諸侯大夫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爲儉豈非以制度之所寓
乎於天子言田則於諸侯之國大夫之采亦田而已於諸侯言
國則知天子之爲天下大夫之爲家也
薛氏曰天下爲公禪位不私而與賢天下爲家始有世及以爲
禮夫公固賢於家也與賢固大於相及也而事變之推移則定
制之收設聖人所以立與子不易之論以爲天下常行之法以
鎖天下相攘之心故方千里者天子之田也而爲天子子孫之
定守方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者諸侯之國也而爲諸侯子
孫之定守或倍上士或四大夫祿或三大夫祿或二大夫祿者
卿大夫之采也而爲卿大夫子孫之定守是以封建既行分守
一定上下相安僭偪不形謂之制度迨其衰也天子不能有其
天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朝聘不修而會盟無
度交際不明而出入無禮
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達其禮而無
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覬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
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兼并同姓者
亦不容逞於所厚矣春秋之時請京之不變封段之盛強皆私
暱爲害也至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甚矣
新安王氏曰一曰幽國二曰僭君三曰脅君四曰亂國五曰君
與臣同國此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
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
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

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與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
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者矣僭差起於天子失禮
卿大夫僭之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又足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與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
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敕也諸侯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
孔氏曰陳靈公弒宣十年左傳文
長樂劉氏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乃以
舍於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大史所掌之禮
籍入執其簡記動之際以援乎禮示不敢慢於所明也苟違於
禮無以明人是非天子壞法亂紀耶
延平周氏曰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舍乎祖廟諸侯唯問疾弔
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
株林之詩者非禮之罪也
嚴陵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天子則不
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
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
蔣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因以考制度于四方諸侯皆得朝
于方嶽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晉文召天子事已
非矣猶作王宮于踐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都舍臣下之祖廟
而不由禮籍之所當行者乎故曰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有
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患見厚下之情乃
若出入無名恣意以行此因馳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
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爲謔推原其事是豈一朝一夕

之故在易之履所以制禮方其上天下澤變然其不相接也而
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聖人觀會通以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
之所宜有而後交際酬酢之道興焉不然則妄動而兆亂事出
於微而禍成於著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
以治政安君也
鄭氏曰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
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此以下明用
禮爲柄之事寡婦不夜哭別嫌也君子表微明微也接賓以禮
曰儐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考成也制度以禮成
之也仁義等使中禮有分別也用禮爲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
政君獲安存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下至衆也非一人之力可得而制焉唯貴賤之
禮明於天下然後可以無爲於巖廊之上而四海莫敢不爲臣
妾以尊卑之則僭非大柄能使兆如此乎尊卑嫌者則以貴賤
別之長少嫌者則以親疏別之先後嫌者則以上下別之則人
倫之頓可瘵於五品而嫌疑判矣著誠去僞莫善於禮能正民
心於幾微之先定民志於喜惡之始故上天下澤履君子制禮
以象之辨上下定民志也志在乎心未形於言動也唯禮爲能
定之于心不曰明微哉儐鬼神者人能用禮以致其誠則天神
地祇人鬼可得而饗之以致休祥焉考制度者謂天子謹其職
事莫大乎禮故巡守於四方必考其制度協者存之亂者誅之
所以一天下於中和齊四海以禮樂也則仁義之資由之而可
別悖亂之失由之而可除賞善罰惡顯幽明之道行焉然則
所以治政而安君者不柄以禮其可致哉
延平周氏曰儐助之也言禮之精則必至於助鬼神而其粗則

考制度別仁義而已所謂別仁義者蓋禮所以節文二者故有別意

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爲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儐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

馬氏曰禮者政刑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繆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者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在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俟鬼神之格故曰儐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矣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興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嚴陵方氏曰稽考制度而用其中故曰考節文仁義而致其辨故曰別

蔣氏曰禮足以爲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伯夷降典皐陶作士雖有虞盛時不能主一而廢一後世遂有禮刑本末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入法之際凛乎其慎之也故於政刑之弛張足以卜禮教之盛衰方其禮盛於天下尊卑有守而大柄不移足以嫌微明鬼神序制度設仁義行民有所君親上之風而無勢力相軋之習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是非有以驅之使正也蓋其節文繁設之間所以潛銷天下之亂於紛爭而爲中正無邪之歸者多矣君是則政安得而不治君安得而不安及夫禮衰而俗敝則肅刑以防姦縱天下不齊之情欲一以納於從善之地彼其有力者復有智者謀有勇者倡有巧者詐君臣交爭乎其上貌貌然惟恐天下之亂已而亦卒無以制其末矣是之而則無以移其平日之衰而一旦以臨之者也故曰是謂疵國聖人議禮自是謂亂國以下並後世廢失之序而終之以刑肅俗敝其所以示戒彼哉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鄭氏曰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孔氏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竊爲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是君無禁止可知暴怒恣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敝凋殘也俗敝刑肅法教無常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黃氏曰君以禮爲大柄政不正者失其禮之大柄者也君不執禮故大臣得以肆情而倍其倍如晉國一軍而又立三行之類皆是倍也據其禮而僭其上者也小臣竊者以位卑權下但竊章僭越者也倍之與竊皆由君失政於上下僭溢既大小競僭則諸侯倍而僭天子大夫倍而僭諸侯貪賄公行矣但執禮之君則諸侯變禮易樂革衣服制度或討或流無倍竊之失矣

長樂陳氏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人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敝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然專言刑肅而俗敝者蓋以亂之所致多在刑肅以其刻核太至故也夫治之爲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政不正則無以安其上故曰君位危君位危則上下之分乖矣上下之分失則大臣倍小臣竊大臣者勢足以有爲故言倍小臣者勢不足以有爲故言竊

新安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于刑之中去而已茍刑肅而至於俗敝則法失其常矣故言法無常法以禮為體禮以法為用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專為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山陰陸氏曰大臣倍若三家是也小臣竊若陽虎竊寶玉大弓是也

長樂劉氏曰刑加以肅本以剗亂也亂不可剗而反以殘民為教民為亂者無刑而受戮從亂者得罪此俗所以敝民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之適足以疵病其國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政刑與禮三者皆失則豈特疵國而已矣

蔣氏說見前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鄭氏曰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尚者重義也降於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於五祀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門戶中霤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孔氏曰上既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故此一節廣言政之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與五祀故君得藏身安固也故者因上起下之辭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人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故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曰政者所以藏身也是故所施教令必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遶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為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為刑獄賞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養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皆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教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殽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上云必本於天此以下變文故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也父親仁也祖尊義也鄭引大傳證祖禰有仁義也言用禰之仁率循而上以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用祖之義率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據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以教下民也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取為制度等級也政之行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所以藏其身而堅固也

長樂劉氏曰為政之道能正萬物之性命則天下戴君如父母畏君如神明安君如天地不可須臾離於其政也然後其君得以安逸享其富貴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爭鬭息則政之藏身莫嚴若此豈不可尚然徵效也

江陵項氏曰此言政必本於天後言禮必本於天其言政以求

社祖廟山川五祀爲殺以降命其言禮亦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其降曰命蓋古之言政者必合於禮言禮者必關於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哀哉

橫渠張氏曰殺以降命命令也如殺人貴命令之令文之類也今之令書古之教命也

馬氏曰殺地而言命降于社則知殺以降命言郊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則知殺以降命言天

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爲陰陽之道降于社者爲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則知與作之爲事功矣道德仁義與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前言君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也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山川者內外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而不受於己則已必先有所禀受而其所禀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曰降於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于山川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行而人無不從政義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身也然爲政有道以禮爲本立禮有要事神爲本爲政必本於天者禮行於郊以事上帝此天子所獨而非臣下所可並也自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以通行然禮有等差凡爲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全於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illegible]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殺地諸侯可以祭土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殺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殺地之謂也出命而降於祖廟則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尊祖謂之義親禰謂之仁廟有多寡皆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其境內者諸侯祭之山川所產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霤門戶食則有竈往來則有行自天子至于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可以郊天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社雖諸侯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曰祖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之七廟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祭四方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蓋有天子之命者可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人知天子如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天子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

蔣氏曰古之聖人以眇然之躬而立乎天下之上蓋[illegible]也彼其處勢位之尊然能使天下盡聽命而不疑者蓋必有以立乎事物之表而制事物之命命之與政同出而異名也自有天地萬物而是理已具於混然之初天高地下是理形焉類聚群分是理行焉故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天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做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是皆非私意爲之也是以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殺之爲言亦做法之做也蓋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順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蓋以反本復始尊祖敬

宗而人道以立也降于山川之謂興作蓋言備物致用興作與事而職業以起也降于五祀之謂制度蓋言冋行有守外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自後之為政者觀之彼直以為迂闊汗漫若此殊不知聖人因天理之自然運機緘於不露方是數者之未設也天不尊地不親人無以相養生死之道闕而居處之情莫遂害身寄於民上而莫之安也必於此致意焉而後為藏身之固蓋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蓋其所以隄防世故維持人心在此而不在彼矣此二帝三王所以為天下開物成務之主政布乎天下身處乎法宮而民莫與為敵者本此道也

長樂陳氏曰地道敏樹人道敏政敏樹則地之體有所安敏政則君之身有所藏蓋政隆於外而君安於內此害之所不能侵阽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謂藏身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六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鄭氏曰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孔氏曰此一節結上文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參擬於天地則法于天地是也比方於鬼神則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也皆其所以脩治政教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為政則禮得次序也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得立於無過之地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禀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用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亦以所處者為體所玩者為用耳

嚴陵方氏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者聖人則因其所存而處之以定體且不遺其先後焉故曰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道德仁義與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者聖人則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時以氣運故天生時財以形成故地生財父以傳類故人其父生師以傳道故師教之為之君者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

馬氏曰處其所存以其在上者言之也玩其所樂以其在下者

言之也蓋在上者識其禮之所起故處其所存得其處存之要則禮之序在其中矣在下者知禮之所行故玩其所樂得其玩樂之道則民之治在其中矣變通莫大於四時而有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産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別於禽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於時而或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地雖生乎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生雖自乎父而非君則罔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而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敢逆然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生財有父以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官庶教之具備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而成位乎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聖人以禮之序處其所存以民之治玩其所樂以正用之猶所謂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延平周氏曰處其天地鬼神之所存者禮之序也玩其天地鬼神之所樂者民之治也生時雖天也而有非天者也生財雖地也而有非地者也楊子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也果上之人不能誠心以及民由民以及天地則時有所乖而財有所傷也民雖父生然觀於時方天下之喪亂則雖君子不能恤其後及天下之和平則婦人亦莫不樂有子也教之雖師也然大宰八統之教皆行於上而馭於下也是以知天雖生時地雖生財人雖父生而師教然皆有待於君君或不以正而用之則不得爲無過故曰以正用故君人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講義曰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爲政也非作聰明矜智慮私好惡也凡以明參於天地之理幽並於鬼神之故以治政也所謂政者正已以正人者也處其所存如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凡處其所以加察焉則不紊亂而得其所矣所以爲禮之序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凡此者皆處其所存之謂要在察之各得其所此乃禮之序焉夫人之生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惡好吉而惡凶此人情之大可見者所樂在此而已君人者玩人之所樂而樂之所以爲民之治也如所玩習者非其所樂民得而治之乎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四明沈氏曰參天地並鬼神此心何所用其機巧處所存玩所樂斯民何所事其機變非盛德至治之世不能也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君臣父子各適其宜而無有覬覦爭奪之風此之謂處其所存耕田鑿井日用飲食而無有歎息愁苦之聲此之謂玩其所樂非聖人參天地之自然並鬼神之自然民亦安能無所不用其自然乎人君以有心擾天下天下必以多事累聖人行其所無事而我何與焉此之謂正用

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爲三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夫旣與天地而爲三矣又與鬼神而並立矣則其闔知來藏往之機與神物而前民用者如之何而不極其至哉所謂處其所存者自其降命以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不各當其所處莫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制君臣而君臣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之序所謂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是之爲民之治夫上文固言

政之出於天也今也指禮之序言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
何哉禮者政之所自出也政者禮之所以行也政天也禮亦天
也存者存其天也樂者亦樂其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之謂也吾於此知古者君
臣上下相安於其天又曰人主之職業自有天地人物而理已
與之俱矣曰裁成其道曰輔相其宜曰左右其民非有俟乎深
求力索以有爲於天下也是故謂之無爲謂之民無能名又謂
之無有作好蓋其因自然之理立自然之政凡以天地人物不
能自全者皆於我乎賴而吾因順而成之天有時也則必因時
以興事地有財也則必因財以致用人本乎父生則爲之正性
命之原成於師訓而爲之敷典常之道此堯舜三代之君體道
御時據三才之位同此一心以爲維持主張者也命羲和欽若
象平水土令貢賦徵五典修人紀冠昏夫婦庠序學校之設雖
有不備是豈求加於天地人物之所不容有者以強天下哉必
如是而後爲以正用之治古既衰君人者反是不思於是率情
以生事徇意以起功自其役民非時取財無藝忿苛刻而失愛
恤遂暴殄而廢德化舉天地人物之所具存者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如之何而能立於無過之地也噫出私意者過之所由生
因正理者治之所由立後之儒者而爲之說曰因者君之綱彼
固有得於聖賢之遺論也夫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
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
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
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鄭氏曰明猶尊也則君當爲明君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
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上下分
定人皆以死事上也君者所明謂在下百姓尊奉君使之光顯
非明人謂非是遣君尊明在下之人以下並與此義同以所明
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爲尊也以下之事上於禮當
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也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分定也愛
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貪愛以
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也

黃氏曰夫君所自明者禮也君四海有天下所明四海之禮君
一國明天子所出一國之禮夫禮者何蓋分土列爵九命四民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尊卑升降之定節斯乃天子所明之
禮也非明人者若禮記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下文又以禮達分
定成之故知君明者禮也君者所養也君者詔君之所贍乃畿內
千里及諸侯貢賦爲君所養也非養於人若周末失政而天子
私求故譏曰天子不求私財諸侯不貢車服之謂也君所事唯
天地宗廟嶽瀆非事於人謂四海一人之尊也君明人謂禮樂
自諸侯出則有過患矣養人謂君失政而私求財則不足矣事
於人謂失事天地宗廟而役下事於人則失位者也下文百姓
則君以自治謂百官四民則禮以自治也註文誤認其理故以
則字爲明字以應上文也養君以自安是天下貢賦王廷不敢
失職求自安也事君以自顯謂天下皆願事君爲榮顯也

橫渠張氏曰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蓋以上下
之分皆定各得其道故樂其生而愛其死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是也樂其生即愛其死惡不義故患其生正爲禮達分定故以
不義而得生爲患無求生以害仁也如堯舜之世在上者爵賞
含育如此則其苟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爲不善不知何所容其
身致民若是治道可愛

長樂陳氏曰君之德人所明辨而觀法之而非明人者也君之尊人所出財以養之而非養人者也君之貴人所出力以事之而非事人者也然而有所謂明在於稽衆有所謂養在於[illegible]有所謂事在於得師惟其要之以上下尊卑之分則明之所以爲有過養之所以爲不足事之所以爲失位也至於百姓則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遷善君以自安而分有以処事君以自顯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脩禮以達義而不愛其情也

嚴陵方氏曰君人在上則人當拭目以觀化故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當樂業以殖財故君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當竭力以効功故君者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上之所爲下之所取正也故君明人則爲過以天下而瞻一人則有餘以一人而瞻天下則不足故君養人則爲不足上者宜無爲而逸下者宜有爲而勞故君事人則失位禮達而分定則人莫不知分焉與其犯分而生不若安分而死爾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也夫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而其言乃如此者則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也

廬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達猶行也禮行分定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恥偷生

山陰陸氏曰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夫食人臯而治之者尚太宰之事也君可以明人乎故黈纊塞聰前旒蔽明

蔣氏曰上章論君人之道至此別君臣之體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軻以爲天下之通義也久矣民治立則君道顯人君不可與民爭能以処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說民甚卑而君甚尊人君不可與民無分以居也是足以見所事非事人之義天下之勢固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别而分守無以相安也古之聖人常使其心無負於天下而不容使其身一日不足以自異於天下在易卑高以陳而貴賤以位故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蓋禍亂之釁生於君臣上下之有辨也然使在我不盡其所以無負天下之實固不足以居自異天下之名不有以立其自異於天下之勢則亦不足以行其無負天下之心此固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聖賢惓惓焉而爲之戒辭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爲負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敢肯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孚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新安朱氏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鄭氏曰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衞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

孔氏曰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知謂謀計曉達詐者不敢爲之故去其詐勇謂果敢決斷能除凶暴怒者不敢爲之故云去其怒仁者好施不苟求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故云去其貪然據鄭註意則云選

用人知者勇者仁者退去其奸詐者忿怒者貪財者先師既爲前解故備載之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則爲君之宗廟

横渠張氏曰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私者人於禮達分定不敢存其私意也人不安其情是也仁知勇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郤克以公戰報私怨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己也

馬氏曰智者不惑而用人之智則可以去其詐勇者不懼而用人之勇則可以去其怒仁者無欲而用人之仁則可以去其貪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非有意於去也而用人之智用人之勇用人之仁則詐怒貪之三者自然而去也與夫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之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若荆軻聶政侯嬴田光之徒雖知愛死思生然死非禮義則以無聖人在上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故也

新安朱氏曰人之性易得偏人既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江陵項氏曰此經曰用人之仁去其貪表記曰儉近仁貪儉之與仁宜不相似古人以同類處之者則以其皆出於愛也愛則儉儉則貪矣項羽涕泣分飲食亦仁人一節也至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則儉與貪見也儉者約於己故猶爲近仁貪則加於人故不可不去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奪人爲得爲儉則當時之君固有儉而貪者矣魏人儉嗇褊急而有伐檀碩鼠之刺亦此類歟

長樂陳氏曰用人之智去其詐則人尚其真而不僞用人之勇去其怒則人循理而不亂用人之仁去其貪則人樂施而不奪諸侯死社稷天子之社稷也大夫死宗廟己之宗廟也死乎天子之社稷則義而正死乎己之宗廟則非義而褻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亦曰死衆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智者多詐而詐者不必智有智者則詐足以別故用人之智則足以去其詐勇者多怒而怒者不必勇有勇者怒足以別故用人之勇則足以去其怒仁者樂於予貪者樂於取有仁者則貪足以別故用人之仁則足以去其貪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爲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間於智與仁者蓋智仁以勇爲主故間之猶三德以敏爲主故亦間之也

嚴陵方氏曰詐者巧言似知而非知怒者敢爲似勇而非勇貪者多愛似仁而非仁則人君所去其可以不察此哉諸侯爲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爲義大夫之爲言宜也大夫有可去之道故死於宗廟則爲褻褻之爲言猥也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則以義望之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則以褻責之也

蔣氏曰君子道者知仁勇是也然世之人或狃於性質之所趨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制則其善端之所形見未有不爲終身之累者也此章言用人之道而繼之於禮達分定之後其意蓋有所主夫知固可尚也而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將鑿詐以壞禮聖人本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而詐去矣勇固可尚也而不能以禮爲主則將肆怒以爲亂聖人本禮以用勇則動容貌遠暴慢而怒去矣至於仁之爲道尤宜致辨於設心之初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表記曰知者利仁蓋仁主於有己自其盡己而至於盡物者仁之推也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貪心一形則博施濟衆之事誰其煩之聖人本禮以用仁而曰去其

貪者無他蓋將使人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辨親
親之殺明尊賢之等仁有所廣而道有所推也龜山論舜跖利
善之分其義近之蓋利己者狹推己者大所謂貪者蓋不必貨
財是殉然後爲貪也　又曰禮之功用其大矣哉知本之以去
詐勇本之以去怒仁本之以去貪　若是則君臣上下之間祖
廟宗祧之事惟理是循惟當其貴可生而生宜死而死豈有秦
其所處而失其所守者哉故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
謂之變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鄭氏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意心所思慮也辟開也

孔氏曰此亦因上生下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孔子說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豫慮而已知民之七情開闢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情義利患則下文所言是也

長樂陳氏曰風俗同故天下爲一家心德同故中國爲一人其能至於如此者非吾之意有以結之必先知乎其情而治之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與之達於其患而去之

馬氏曰言天下則兼於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蓋聖人治近者詳治遠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爲遠而中國爲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爲寡而一家爲衆略於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其俗不殊而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也詳於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其道之同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也凡此者非用智之鑿而以私情巧結之也皆順其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而已矣然則天下風俗之不異中國貴賤之勢殊而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何也蓋風俗雖異而其趨鄉則一也貴賤雖殊勢而趨於善則同也凡此自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者不能爲也

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知人情而無喜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明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大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脩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爲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

建安潘氏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輦書混同無異區爲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爲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原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家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已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爲對狼兄弟猶有爲參商況他含外人乎聖人深探本原灼見要歸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己外天下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蔣氏曰自古安危理亂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遠近不與焉方有道之世上下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治其裏也貴賤相逼強弱相棄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強一矣今夫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料想姑爲是云哉古之聖人揔攝人心維

持世故所以起天下睽治所以致亡亦由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爲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商之天下則周之天下也其民則亦周之民也紂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狎侮五常作威殺戮弃典刑囚奴正士至於失天下之義者利綏患而人心離也武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重民五教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天下之大義明而天下與利銷患而人心一也噫人情之係於天下如此哉漢之興也以其知秦民之情虐之興也以其知隋民之情深虐而下中智之主開國成務裂天下之大勢就一時之小康區區乎未一較轍有間蓋未識古聖人所以爲天下之大意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鄭氏曰舍禮何以治之唯禮可耳

孔氏曰自此至何以哉覆釋上經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舍禮無由可化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爲七人義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

臨川王氏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此謂之七情中庸止言喜怒哀樂喜樂一也何以所言不同曰皆情也喜可以兼愛欲怒可以兼惡懼中庸言中和則兼性言之故止言喜怒哀樂此言七情之實故詳言之

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凡此皆出於人爲信則無所欺睦則有所顧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足以召禍故謂之人患也

山陰陸氏曰兄良能兄家者也即言友友施於弟而已

蔣氏曰人之生也七情之具凡於賦形之初聖人整世故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明向背之情遂異此聖賢所深憂也夫子對氏使之問孟子陳利國之說源委可觀取舍明甚彼固知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我俱天理日見聚廬相依報施相使上下翕然戴居處之道而歸於性命之常至於徇利而行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湎無恥上下紛然失交際之道吞噬搏噬之患所由作也由是言之生天地之間者皆人耳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肢體之於安佚隨所感動而有喜怒愛惡是不可得而混過者也故歸之弗學而能而謂之人情父子兄弟之聚夫婦男女之合君臣上下之交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者也故謂之人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與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本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之間區別而備言之復究制情安義與利去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相养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氏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氏曰端謂頭緒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流僻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馬氏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夫心隱於內而不可見色形於外而可以察蓋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之則心可以測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之矣然則色固不可以得心乎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之可以忖度者以其有道也所謂道者禮而已唯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爲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延平周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爲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則爲惡又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有欲一以窮之者禮而已蓋先王制禮其大倫大要莫非治人心以爲之防苟唯以禮則心焉廋哉

長樂陳氏曰禮出於人之情以情度情則情無不顯此所謂有節於內而觀物察矣孟子知齊王之大欲而齊王以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此言攷之以禮無所不察

長樂陳氏曰凡民耳目接於外物則七情生焉聖人不能使之無情也用禮以治其情使之接物雖動其情外有禮制則莫敢踰之也內明性理則莫敢悖之也故情雖內萌而外中禮節者其迹也與中無異是故出其心而爲禮節者謂之中考其迹而中禮節者謂之和然則治天下者舍禮何以哉

蔣氏曰人各有心自天命於天而謂之性感於物而謂之情制於理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立原其治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粤自文籍既生典謨訓誥之作所以講切是理者首見於舜禹相傳之際方其大君湛然外物未接道心性微未易驟形也有如欲惡相長重物益至人心惟危豈易御哉惟其精一執中之功致力於此心危微之際能固其所以爲道心者則此心始合而不離矣記禮論心何以異此飲食男女雖獨無之死亡貧苦雖願爲之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際亦其危矣苟非即心以求真因色以知變是禮於可觀可覩之際驗其功於內外不分之初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讓而受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凡以使其內之所存不爲外之所奪一隱一顯而見之形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究觀聖人以禮治情之意然後知舜禹精一執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要孚于天下此上下之所當講明者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孔氏曰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可知也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

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

橫渠張氏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也所造深則所見厚又如天地之性人爲貴亦是德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神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故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之盛極於魄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焉

長樂劉氏曰德言其性謂元亨利貞也交言其混謂純粹不雜也會言其要謂聰明正直也秀言其粹謂傑特卓異也天地之氣陰陽也陰陽消長迭相出入而成四時四時終始更相變化而成五行五行者四時之氣凝結而成也大之爲山嶽河海小之爲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爲五臟外之爲五事性之爲五常類之爲五品其作於教化也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能使五行不失其性然非七情之所能致也不曰中和之至德哉禮之爲用其如是夫

馬氏曰鬼者魄也神者魂也魂魄合然後謂之人故曰鬼神之會也凡盈於天地之間者莫不函五常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著也然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凡此者亦所以明其制作之本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備道全矣如此奈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神明之容哉

四明沈氏曰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間易說與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庸說博厚高明配天地又說溥博淵泉如天淵人與天地猶爲二物不若此言人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

北溪陳氏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視瞑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今說鬼神云若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　又曰大抵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王氏曰聖人欲使天下知其生之所宜尊故必曉以生之所從受人之有是生也蓋有重之於其初而非苟然而得之者也天下之人惟不能明其所從受徒以其身爲苟然而得之而自棄之心生自棄之心生而吾之所宜尊者始棄而毀之矣聖人憂爲故告之以其端而勸其自尊之心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與我以是生也則人之爲人不既尊矣乎其生也有其形則必求其形之所自生其賦形也有其質則必求其質之所自得何謂形之所自生天以覆物爲德地

以載物爲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大德
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所自生
者固陰陽之交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
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所自生者固鬼神之會也
何謂質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鬼神既成之以其形矣而形之
生也又有所謂質與之俱生焉五行之氣散布以命萬物而所
謂氣之秀者人獨得之以爲其性之質則其質之所自得者固
五行之秀氣也夫既有是形則可以共立斯世矣既有是質則
天下衆善無不具矣人知衆善無不具所以自待者不敢輕自
期者不敢卑廣而充之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之美大而化之
之聖不可知之神則吾之一身固自有聖神之地天下之人何
爲而不知生之所自尊耶人之不敢慢天地陰陽而褻鬼神五
行此天下所共知也然所以形其不敢慢且褻者於吾身雖至於
聖賢可也與若可不謹哉
蔣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所賦者不薄所用者甚大也世
之人拘於形體是以囿於範圍之內而不立於萬物之表且天
地本與吾同德也物有萬殊理本一致此一既生天得之以清
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其所以靈者非謂消且寧者其可乎
是爲天地之德陰陽與吾同體也體雖兩立用不獨行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受形既若此矣而況其怒其樂舒也出入其消長
也主一廢一不可也是爲陰陽之交鬼神與吾同類也氣盛而
神魄盛而鬼人之氣魄合而不離而後爲於萬物是爲鬼神之
會物有常性形於五行人有常性形於五事蓋其生生而不窮
者鍾於人之靈而後視聽言貌思可以作肅作乂作哲作謀而
至於作聖也安得不謂之五行秀氣哉人之爲人若是之不苟
然也況觀兩間榛榛狉狉役於一而不知其二局於近而莫通
其遠者物而已矣均是人而拔用之不能充其所賦而大其施
用至於物之與俱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
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
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
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五行鬼神
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
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
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地體
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而必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
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
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
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
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焉地也者陰氣之
所積故曰秉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垂
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山川若五行
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
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后月生焉月雖陰氣所
結不得天陽氣以成其明也日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
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
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
由陰陽之交泯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逆臣

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日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上故盈焉然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氣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氣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于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既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縮朒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失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陰陽合而爲道道則天地其由之而已陰陽離而爲德德則天地各有所異若幽顯者天地之道也上下者天地之位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五行播於其中播者分布之稱也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則可否相濟而和矣乖則塞而生晦和則通而生明故月如其數而生焉自朔而進進極而盈爲望既望而虧虧極而闕爲晦朔後則明生而魄死望後則明死而魄生以麗於數故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月而不言日者蓋月受日而明遡日而行言月如此則日之長短出沒豈能逃是數哉

馬氏曰日星麗乎天亦陽之屬也故言天秉陽而繼之以垂日星垂日星者所以昭其日星之明也山川麗乎地亦陰之屬故言地秉陰而繼之以竅於山川竅於山川者所以通山澤之氣也天之所以命萬物而往來不窮於其間者五行也五行之動必有所終故曰迭相竭迭者終而有始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垂陽也竅陰也播陰陽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陰陽冲氣也五行是矣三然後有中五然後有中和中之所生也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言陰陽和而爲五行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和而十有二月生焉月以盈闕爲節故皆以三五

龍泉葉氏曰天陽也天必能秉陽而後日星垂於下以效其經緯地陰也地必能秉陰而後山川竅於上以效其流止天地陰陽交錯其間而播五行之氣運於四時五行不忒四時不差而後月能望日有虧相代以成歲功生死不忒而盈闕不紊其勤勞至矣天地之道至誠而不息五行之氣至和而不乖此王則彼衰彼息則此生迭相爲竭而未嘗竭也五行成月始此終彼相爲本末不可窮盡此天地所以久存而不廢也其在物也發於聲音則律呂之變不可窮發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發於衣服則色章之變不可窮凡天地五行陰陽運動之勤勞皆發於萬物而資於人以與之並爲長久也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體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以生養於覆載之內而獨有厚於萬物焉蓋研括天地陰陽五行之運動而聚見於人則人之爲可貴也大矣及其累於形偏於形累己而忘物卑志而尊欲故雖爲天地之心而其心非天地也雖爲五行之端而其端非五行也雖食味別聲被色而味聲色之所自出者不知也其於日用飲食之間私吝之念形於夸奢之重迎其所以感傷天地陵犯陰陽毀敗五行者人固爲之而萬物不與也是必有先知先覺者爲察其

本原要其性命而流通者故聚物昭情整事勸功端本於天地陰陽紀法於日月星辰陰陽幽出明歷粗入微一皆順其常理非出私智任私意而自爲也皇極則建常性則若設官則有治焉立師則有教焉此人之所以能不失其貴而至於參天地以立天地萬物卒賴於人以長且久也雖然昔之言治者兢兢於天道業業於人事謹小而畏獨未嘗敢極其論也故以人情合人理則詩是也以人事求天命則書是也著天地陰陽五行之失常以考人理之不當而從懼之於善惡則春秋是也精易則深遠矣然而吉凶禍福必驗之以事觀爻賾象而人身之變動舉積此爲未有擅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一身以爲貴範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天下以出治其意若此之大其用若此之妙其論若此之盡者也豈堯舜周孔固有遺言而後之得之者遂從而推廣極論之歟雖然使人能知其所以自貴而通於天地陰陽五行之故則必去其滯吝消其鄙詐而無一舉動之非禮也使人君能知人之所以貴而還以天地陰陽五行之所賴者治之教之則必懲勸不以賞罰制馭不以權勢本仁立義而無一政事之非禮也則庶幾可也

蔣氏曰上章論人而繼及於天地陰陽日月星辰象數之間何哉三才之道固未有不麗於陰陽之二氣者而其一抑一揚乘天下之正理少失其制則患生焉在易乾坤之卦四德其於乾而坤則利牝馬之正首庶物者乾也而坤則承天而時行以成德爲行者乾也而坤則取乎無成而有終猶以爲未也上六又發龍戰于野之義爲其嫌於無陽也然則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而可與陽亢位乎故秉陽者天也日星之象自然而昭垂秉陰者地也月之象則有待而后顯使山川不爲之通氣五行不爲之播時則陰不和於陽而失其所以資之者矣月何自而能生故在天成象而日星以陽言月以陰類爲之月者疾行乎周天之度而受明於日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有分量而弗敢成也然則陽有專制之功陰必資陽之用先儒發之甚明甚

[illegible]氏曰和而後月生也政和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充乎天地之間而與之俱和矣夫是以禍患不作和氣流通察移於造化之妙則月之所以由和而生也且天一生水播和氣而爲冬則月會日於析木星紀元枵之次地二生火播和氣而爲夏則月會日於實沈鶉首鶉火之次天三之木播之於春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營諏降婁大梁之辰矣地四之金播之於秋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鶉尾壽星大火之辰矣乃若中央之土播於四時則分旺四季四序協紀五行不相陵而和又可見矣若然則載魄於西終魄於東晦朔弦望無毫釐之差終忽之繆者實由聖人脩習中之誠應乎天地則所以播於五行者已極其和而五行所以播於四時者又極其和此其效所以致然也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蓋謂是歟

江陵項氏曰按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則此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干於六支爲三十日而晦朔一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爲三十日五陽干加六陰支亦爲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竭謂相負戴正謂支干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六十

日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六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

孔氏曰前既論天地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物之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春為木王負戴於水後更相為始負戴前氣也至春則以建寅之月為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為諸月之本是還迭相為本也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鄭註其陽管曰律至三分益一皆律曆志文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大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大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

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
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
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
夾鍾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
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
夾鍾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
夾鍾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
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下生
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鍾爲商下
生林鍾爲羽上生大蔟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
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大蔟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
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是還迴迭相爲
宮也每月之食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鄭
註六和周禮食醫之文也四時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爲六也
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爲同
色則五中通玄纁次對五方則爲六色是六章也爲十二月之
衣則各以色爲質故云還相爲質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故得
還相爲宮其食與衣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月令食麥
與羊春衣青是春三月其食與衣皆同也夏秋冬亦然雖月別
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者似月各別衣食也熊氏謂異代之
法或別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言之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
異故總云十二也
新安朱氏曰按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徵前一位
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
一位以爲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
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
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
此云
長樂劉氏曰冬水盛也而生木春木盛也而生火夏火盛也而
生土長夏土盛也而生金秋金盛也而生水五行相生終而又
始天地之常理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
相克以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
之道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者本根也君也言其相生
皆以氣之盛者爲本雖然盛過乎中則陰陽之氣不和是以相
克之義生焉然後還相不失其和而日月五星四時五行山川
萬物罔不順其序而遂其性也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
此以聲測陰陽之和否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此以味
調陰陽之逆順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此以服配陰陽
之盛衰也
長樂陳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竭者言竭猶所謂休也休則有王
故竭則有盈也五行四時言十二月還相爲本者一行直於一
時之月則四者皆爲末也五聲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
色言其形之所尚故言質而已　又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
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
鍾統天林鍾統地大蔟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
林鍾林鍾生大蔟大蔟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
呂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
母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
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中呂黃
鍾大蔟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
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
鍾至大蔟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

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誤矣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聲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謂二變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宮太簇為徵南呂為商姑洗為羽應鍾為角蕤賓為變宮黃鍾為變徵以至十律之為宮餘律之為商角徵羽為二變旋之為十二宮析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六之至六為變宮又第七之至七為變徵及入然後宮徵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京房之徒推而衍

之至於三百六十以直一三百六十日不可考也然陽盛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聲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正也夾鍾亦謂之圜鍾函鍾亦謂之林鍾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呂亦謂之小呂不特此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呂亦謂之六間亦謂之六同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以夏至物言之也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而已律所以述陰陽也始所以始六陰也呂其體也間其位也同其情也然皆述陰陽而已故皆謂之十二律也 又禮書曰大司樂所以序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宮黃鍾生於虛

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此其說是也蓋天神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於此其位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為宮一宮並奏然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亦謂避天宮之律耶 又樂書曰周官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莫不相為宮又不過二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兩存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為宮而無射為之合黃鍾為

角而大呂為之合大簇為徵而應鍾為之合姑洗為羽而南呂為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則為四坤降為三咸又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地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易卦六爻之數常相為表裏易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

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

秦溪楊氏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圜鍾為宮圜鍾為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鍾為角黃鍾陽聲之首也大簇為徵大簇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為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鍾為宮函鍾上生大簇故大簇為角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鍾子大呂丑故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子與丑合也大簇寅應鍾亥故大簇為徵應鍾為羽寅與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為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為音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為音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其說繆矣

嚴陵方氏曰交相為用故曰迭相竭言相竭如此則相生相克亦若是而已以至所別之聲所食之味所被之色皆出於此故繼言五聲五味五色焉五行播而為四時四時合而為十二月積陽成暑積陰成寒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各以所生之方取為本故曰還相為本五聲比而為六律六律偶而為十二管陽旋而左陰旋而右陰陽生律損陽生同各以所生之音為宮故曰還相為宮五味調而為六和衍而為十二食十二食則六穀六牲是也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之類則各以所宜者為質故也十二衣則六冕六服是也若祀昊天上帝服裘冕饗先王服袞冕之類則各以所服者為質故曰還相為質質猶射之有質而以取正焉義五味五色各有正也故以質言之莊子曰四者孰知正味又曰四者孰知正色則味色各有正也凡此皆周而復始故以還言之獨於五行之動言迭者主動而言故也

馬氏曰四時若五行之運十二月若四時之積故還相為本還相為本者若盛德在木以木為主盛德在金以金為主此所謂相為本也律者所以律宮陽氣也呂者所以呂宮陰氣也十二月之食若春食麥羊則以麥羊為質夏食菽雞則以菽雞為質此所謂相為質也六章者言粲然有文章也故還相為質若春衣青則以青為質夏衣赤則以赤為質是也

延平周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如木竭則火盈火竭則金盈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者如木行為本於春之月則水火土金皆為木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為宮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律者間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十有二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

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 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經緯之體春秋傳曰為六畜五牲

三犧以奉五味於六畜中六數五牲五牲中又數三犧蓋亦如此

蔣氏曰五行造化之樞要出迭相窮盡變通無極而後三才之道立堯鯀因洪水而汨陳之彝倫攸斁天乃興禹錫以皇極九疇而後得其敘也由今觀洪範之書五行居其首而後五政八事三德庶證六極之類次第而舉矣是則有五行而後有五聲五味與五色有四時十二月而後有六律十二管六和十二食與六章十二衣天人相因其用無盡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爲冬者然也而金爲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爲夏者然也而木爲之本矣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是律中林鍾之管也而黃鍾爲之宮矣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蔟是律中太蔟之管也而林鍾爲之宮矣五味各有所主而調以滑甘內謂六和五色各有所尚而天玄地黃因謂六章質之月令猶之內則訂之考工若是其有成數也而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略以見飲食還相爲質之道居青陽而衣青衣乘朱路而服赤玉亦足以知服色變通之宜蓋物以固而滯禮以運而久造化自然之數雖於奇耦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illegible]益不生厭故而取新變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陰陽消長之幾制衣服居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孔氏曰自此至不失一節以上經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有心故云天地之心也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明仁義禮智信爲五行之首也五行各有味有聲有色三者此最爲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爲五行之端也言食言別言被隨我所言也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鄭云兼氣性之效也 王氏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有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五峯胡氏曰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禦五行萬物之秀氣也故物爲之用而莫違

江陵項氏曰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於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蓋出於此

長樂陳氏曰物之體常在外而心常在內天地者人之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非五行不固而五行非人不成故人者五行之端也所食者五味所別者五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別聲別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內以及外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而人位乎兩間以生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散殊而在天地之間莫不鍾五行之氣而人則受其氣之秀者也故曰五行之端五行莫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爲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爲五聲六律十二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色先王因之以爲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有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有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何也蓋言天地之德者以其性之所受之中也言天地之心者以其爲人所處之中也秀者言

其精而不粗端者言其本而非末也

長樂劉氏曰五行者天地之子而人為之長故曰端焉口所食者五味也不食則病矣耳所別者五聲也不別則聾矣身所被者五色也不被則禽矣仰此以為生凡人不教所自能也而於聲色衣食有得有失七情生焉聖人防其情之過中而反為身禍也乃作禮法制度其心俾人人用足而不傷乎物之生也事事有則而不汩其性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散而為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食之於口別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另焉獨於聲言別者則以微妙尤宜致其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為首此以味為首蓋操其本則聲為妙要其用則味為急

四明沈氏曰易言裁成輔相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究竟天地是大人但可知贊裁成輔相爾俱不若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耳目視聽若無心何以運用天地若無人如何全得廣大直是倚人為心豈特知贊裁成輔相而已耶

蔣氏曰上章既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其能運氣發其所自稟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至於食味別聲被色則人所以為萬物之靈者確然有可考之實矣其為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味有所不辨也五味六和惟人能辨而食之瓠巴鼓琴流魚出聽物有萬一而谿十聲有所不別也五聲六律惟人能別而聽之生而羽毛以御寒食者物莫不皆然耳色不能自擇也五色六章惟人能擇而被之蓋因形而供人者為物任智以役物者為人由是觀之人具耳目備口體視明而聽聰飲食有具而服用有適蓋其得於天者本如是而已嗜欲一恣性天梏亡或至於香一指而失肩背是自失其所以食味者也好鄭聲而厭雅樂是自失其所以別聲者也忘正色而好好色是自失其所以被色者也然則食味別聲被色天人同此生生之具其或流而不知止徇而不知反聖人何以約而歸之於中曰因天理之自然制人情之或過自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下無非立治人之要道以制事物之命使天下通性情之正者也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捊治也

孔氏曰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也端猶首也用陰陽為端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政敎須柄而用之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聖人制教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為教之限量也山川助地以通氣為地之徒鬼神聖王象之立羣臣助己以施教為己徒屬也質體也五行循迴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然是法五行為體也執禮義為器用以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為畜則神獸地應以徵報言四

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畜牛馬爲畜也
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爲本至於五行以爲質以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以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爲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通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
山陰陸氏曰日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爲量非以月爲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爲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爲徒他放此
嚴陵方氏曰操此而投爲之用者柄也日星繫乎天之大而各有常度焉故以日星爲紀大小之所容多少之所槩有數而可量者量也月受明於日而朔望盈虧以三五之數可推焉故月以爲量聖人作則以天地爲之始以人物爲之終因其理也其序所以如此
廬陵胡氏曰聖人父天母地是本也本猶原也端始也柄所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紀次序也量限也月滿必虧持滿者取法焉鬼神天帝言與天爲徒也質質實也五行萬物之所終始也器如農夫治田器也人情有治亂猶田之有荒熟也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
金華應氏曰人之生也備造化之精而不能自闡於造化即禮義之粹而不能自達於禮義備萬物之全而不能自用於萬物聖人作則因其所固有者順道而財成之其法象則參諸造化堯典所以欽若而曆象授時爲紀所以建極而協紀念衍也其攻治則取諸禮義商書所以欽其建中而制事制心周官所以敎之中和而防情防僞也其效驗則集夫四靈發祥所以成於鳳儀周南所以終於麟趾也天地以全體言大根大本之先立者也道之大原出乎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闔端造始之可見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柄之可握者也太昊執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星細運乎周天之度經緯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綱有紀以分其目一月遍匝乎周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之爲徒則闔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曰與之爲徒也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以之爲質則自毛脉腫不昧其所乇五味五色之所以爲質也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爲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施故因其可與爲善之人情以爲之田而脩治墾除之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者非罝網之所可猶也能盡致而爲之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鄭氏曰物天地所養生也情以陰陽通也事以四時成也事以日與星爲候興作有次第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鬼神謂山川守職不移故云有守也事下竟復由上始故云可復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也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也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物得成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而爲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人情與陰陽通今法陰陽爲教故人情可見也生長收藏隨四時無

失故民不假督勸而事自勸成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晩故民事有次第列猶次第也以月爲量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故功有藝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引鬼神爲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有守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爲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可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爲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上人情是人民下人是聖人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今以人情爲田聖人以爲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用也

橫渠張氏曰情可睹也情謂理猶是以窮其理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因其自然而任之役鬼神之義順其自然則人鬼協濟人鬼協濟則豈非以爲徒歟今山川百物生焉養成其材以時取之得非協歟先天而天弗違五行之氣運而爲四時質據也順五行之氣用五行之材莫不以爲質也至如東作西成稽五行之序何以成五行相代不窮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畜能擾四靈則鳥獸之類聚養不失其情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於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

嚴陵方氏曰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本乎天本既得則末斯從之故物可舉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爲端則其情可探而見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焉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五行以爲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以因之致用也

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爲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豈不取象於此哉然聖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皆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爲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爲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爲田其爲法備其爲治詳是有休以歷之也故終以四靈爲畜焉四靈以爲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己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以天地爲本而曰物可舉者蓋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於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爲陽怒爲陰以陰陽爲端則人之情可睹而見也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爲柄則事可勸也日星若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於先後之序也故以爲紀月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其盈不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爲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當其材也鬼神在於物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以立官設其參傳其位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爲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仁獸爲聖人之見畜則天地之間飛潛陸走之類莫不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

講義曰夫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間以天地爲本則萬物雖多而無所逃故物可舉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故凡爲善者陽之類也爲惡者陰之類也以陰陽爲端則物情大見而可睹也時以作之事事以序生無先時而起無後時而縮故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四時爲柄而執守之故天下之事可勸而成也

山陰陸氏曰陰陽爲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也四時爲柄若春誦夏絃春率民耕作秋率民收斂之類日星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之類月以爲量成歲相備故功有藝極也人情得聖人以爲田故人以聖人爲奧無田則孰爲養也無奧則孰與居四靈以爲畜聖人致治以是爲終及其亂也亦以是爲終若西狩獲麟則是獸也非畜也且麟信而應禮不妄出者也春秋哀十四年胡爲來哉飲食有由言四靈以爲畜故聖人飲食有由也如是而後事天下之大本無愧矣是之謂有由

廬陵胡氏曰功有藝也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鬼神以爲徒鬼神不欺人以爲奧人謂民奧主也民以爲主也左氏昭十三年傳云國有奧主

龍泉葉氏曰人性非所治所治者其情也聖人之治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爲之綱目立心主公用喜物則故能深通人情之變平而治之凡人發於好惡利欲之私心激於事勢逆順之偏重者爲邪德氣爲詖行皆其情之所宜有也雖其所以治之要不越乎理義而情之委曲聖人不一施焉有當在從者有當曲遂者有當明禁者有當預防者暢其不及裁其過扶其緩抑其通其壅蔽其治之有時其教之有機漸潤成熟而善道備矣然一是故聖人發政於天理收功於人情如農夫之耕稼也五穀之報必厚矣聽而非治長稼者也治而非違稚稼者也不本其情而責其成廢田者也如是則人豈能心服於聖人而恃之以爲奧主哉

黄氏曰飲食之禮達則天下殺害有時物無暴殄庶人無故不食珍士燕食不兼味滅上下咸以樸儉爲恥是聖王治安無爲之徵驗也故四靈以爲畜者因飲食有由也天下飲食從禮故四靈爲瑞應信及豚魚禮化明備也前儒不認由從於禮之義而解由爲用其義失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鄭氏曰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

孔氏曰此一經更解四靈之事謂之靈者以此四者皆有神靈異於他物也淰水中驚走也閃忽有忽無魚從龍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爲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驚而飛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上三者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龜以爲畜而甲族驅押今獨云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此云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案月令冬云其蟲介則龜爲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水爲信則土爲知然水土二行俱有信知

嚴陵方氏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淰謂水動不淰以見魚之不驚躍也文王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故明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至於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於牣魚躍鼉鼓逢逢豈非能以之爲畜故然邪

馬氏曰於龜又言人情不失何也蓋龜者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之也

龍泉葉氏曰四靈爲畜上世載之詳矣聖人盡人道之正則彼動物之傑不得不然自遂其雄狡而一將聽命於人於是蟲魚鳥獸無不順若而人之飲食生養亦未有苟爲溫飽而不自知其所由來者故夔言鳳凰來儀周公言遺我大寶龜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物之聽命於人也後世先王之治不可復見其說以爲治之說儒者亦失其傳反以異物之

來爲善祥妖爲瑞之證不度其德之厚薄而取必於異物之有無故怪論曰與治象占隱如漢所稱神爵五鳳黃龍甘露其君臣歡皆以爲天之報貺而已嗟夫是人反聽命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蓍龜占獸至於不洽不犧不牴者蓋亦不必貴然所以誘君人者脩德而已矣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鄭氏曰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

孔氏曰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一節言卜筮所造置之事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也謂埋帛又贈神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郭旗章之屬以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措天下如此而猶不敢以自任也於是有獻有爲則秉於蓍龜求其明知於神也列於祭祀歸其功德於祖也瘞繒宣祝達其誠信於幽也嘏辭說者示其神饗之嚮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無大小皆有禮以稱之故官有所御事有所職禮有所序不相奪倫而五禮之施五品之實備於斯民一道德以同風俗莫非五常之歸也

延平周氏曰蓍者數也數故爲筮龜者象也象故爲卜以先王之誠心敬德固足以感天下然猶秉於蓍龜列於祭祀蓋以爲吾之有爲有行莫非稟受於神明而無非事者此國之所以有禮官之所以有御事之所以有職而禮之所以有序者也

嚴陵方氏曰秉蓍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脩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幽言瘞繒顯言宣祝嘏辭說不貢不備也鄭氏謂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失之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鄭氏曰患禮不達患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

孔氏曰此一節爲上世用卜筮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故更爲下諸事使達下也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至尊而猶自祀社是欲報恩之禮達於下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此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鄭注教民尊神是也宗祝以下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在朝職事則委在三公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若王弔臨則前巫祭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侑是四輔即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佑勸人爲善典規諫者示不自尊故並

置左右宗祝以下鄭註但居處是也所祭祀非神及姦任得人
故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道也
長樂劉氏曰祭帝於郊也天位由之而定民不敢慢於其尊矣
祀社於國也生物阜其報而民不敢慢於其親矣祖廟以本仁
也受祖有其德而民不敢慢於其仁矣山川有祀也報功有其
秩而民不敢侮於其禮矣故宗祝在廟者執祭祀之禮雖鬼神
之大不可得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
不可得以踰之也三老在學者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可
得以變之也王前巫者辟除其心之疑惑也後史者臨正其行
之欹傾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有失也夫如是
也何爲哉欲王之中心無爲也無爲矣而曰以守至正者何謂
也中心不爲於意慮則寂然而不動是人之正性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謂禮之行常在於人之所畏敬而人之所

畏敬若存於天地鬼神故於其所畏敬而寓之以法則此禮所
以達上下也夫唯禮之達於上下則君人有以安於上故宗祝
在廟足以講禮正法三公在朝足以論道經邦三老在學足以
乞言憲行前巫所以却不祥後史所以書言動卜筮在左所以
決疑謀瞽師在右所以防非志凡此皆人之所輔王中心無爲
以守至正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
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
爲之致若然教必以祭祀爲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
也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於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於國郊
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
之成故曰所以列地利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列地
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且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

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示曰祭
而此於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於地曰祀者社所以神
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道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
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疏之殺矣我爲祭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
在外固有賓道故曰所以儐鬼神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
禮矣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
也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然於帝於社止言祭祀則祖
廟而下皆主祭祀可知也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
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寓
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特如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純於已然
故後史卜以知象筮以知數瞽以與樂侑謂侑食左右前後皆
得其人則王非特外之無爲也中心亦守至正夫天下之動正
乎一而止苟非以至正爲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爲

也其可得乎以王前巫考之史有左右而此乃言後史者對前巫
言之則爲後而後曰分左右故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
侑食則知此言侑者蓋異其人侑言其事爾
馬氏曰天位乎上而生時不窮聖人祭天於圜丘所以嚴上也
故曰定天位地位乎下而生財不一聖人祭地於方丘所以因
下也故曰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所以示其殺近則隆之所以
示其仁離而言之則有仁義之別合而言之皆所以親親仁也
故祖廟所以本仁禮器所謂宗廟之祭仁之至者其意同也山
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而皆有興作之功有鬼神以助其幽故
所以儐鬼神五祀者中霤戶竈門行制度所出亦治天下之事
也自郊社推而至於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也以一人之身不
能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爲而治也故
繼之以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曰中心無爲又曰以

守至正何也蓋人之情安久則逸逸久則亂故中心無爲而繼之守至正然後能守其無爲之道也

龍泉葉氏曰禮之理顯而事隱禮之理可指而事難名故先王非以禮之不備於其身爲憂而以禮之不達於其下爲患也夫禮者聖人以爲因我之所設而後明耳故天位未嘗不定也必祭帝而後定地利未嘗不列也必祀社而後列廟吾之所爲祖而曰此仁之本也山川效地之俯仰而已嚴而奉之以儐於鬼神也居處器服切於人而已本其事之所由起尊而先之曰有神之所爲也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巫前史後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濟濟然秩秩然森然凜然若觀有聽有效有法而王不自見其所爲也凡其爲此者皆以達大禮也故百神受職百貨可極羣慈服正法則而禮成達矣我之脩禮之藏其器數名物及後委曲不可窮盡也不然則夫誰禮者之論以爲天本高地太厚日月未明萬物與人未嘗不自然而聖人者烏用是區區其間哉況夫俗弊皆敝而拯救於敝朴趨走之不給則先王之所以達禮於天下之具其或有所不能識者矣然則禮之所以本所以分所以轉移者何從知之徇今而忘禮不可也徒誦古之言禮者樂而味之而不考於今之何以合何以不合不可也

江陵項氏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古之聖王其溺於淫昏者哉誠見夫幽微之無間天人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即風雨寒燠之源故考驗省察如此其密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之謂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幾厲王之不察也

延平周氏曰蓋言其人侑言其理先言宗祝在於禮也終言瞽侑成於樂也

建安真氏曰古之所以擇其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學則有三老焉所謂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吏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善者循之雖欲勿爲自效於淫乎故王中心亡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禁御近習所說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道得乎此君德所以不如古也

蔣氏曰聖人惟能定天下之禮而後可以辨天下之職天下之職既辨則一己之職亦不勞而自舉此王者所以倦倦於禮以御斯世也蓋禮有大有小則職亦有尊有卑方其祭帝於郊就陽以定天位祀社於國合陰以列地利祖廟崇報反之仁山川儐遠近之職五祀致不一之事大者不得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干乎大蓋有所由生又有所由寓此其在禮一定而不易者也夫惟禮之大小一定而不易故設官分職亦各有攸司而不相亂至乎朝者識不及乎夫故乎學者職不關乎細宗祝在廟儀文是掌非及乎大事也巫史後前卜瞽左右彼特以問吉凶職聰察司經說而弗與乎大本也去是以上而總化原者有其人至於僕御僕從罔有非正故一人中心無爲於上而治道以立乃若官職廢闕典禮隳壞天下正人直士既不得尊於朝禮於學則下而宗祝工師之徒亦不得盡其才效其藝者若孔門高晚周之時太師摯適齊以下傷賢之不用人也若是則宗祝安得在廟卜筮瞽侑安得在左右或用人不當其位如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無非可以承事王者之人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如簡兮之刺則三公安得在朝三老安得在學然則王者欲守至正以御天下必如古聖人之定禮分職而後可以收無爲之

治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鄭氏曰言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不言山川與作者法則之事包之也祭在上諸神是義之脩飾禮是府藏也

長樂陳氏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而有嘏以告神之慈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效全矣故曰義之脩禮之藏也

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致其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其法則之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郊焉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固其序也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爾

廬陵胡氏曰百神如詩云懷柔百神鄭指星辰大泥禮[illegible]祇於郊社天地之中

四明沈氏曰自郊至五祀皆言禮行正孟子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是說行禮義與神為二不可謂之行無所往而不感通此之謂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

慶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內也禮者外也人之於禮始也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為義謂之禮脩而義藏可也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及其終也義著於外人趨於義故由禮而不自知亦猶假筌以求魚魚得而忘筌因蹄以獲兔兔得而忘蹄故曰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蔣氏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義禮運一篇蓋累累言之大旨則同至此則曰百神受職曰百貨可極曰孝慈服曰正法則備言聖人為禮之效也謂之義脩而禮藏則聖人因義以起禮因禮以辨義禮義為說實相表裏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七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鄭氏曰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爲教也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禮之理既與大一齊故制禮者用之以爲教本也元氣既分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故曰分而爲天地也天地既分天之氣運轉爲陽地之氣運轉爲陰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故曰轉而爲陰陽也陽氣變爲春夏陰氣變爲秋冬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則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爲教也其降曰命者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而爲教命其官於天也者結之也

橫渠張氏曰大虛即禮之大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極之謂也禮非出於人雖無人禮固自然而有何假於人今天之生萬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禮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或者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如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當合內外之道知禮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則是知禮也

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言之謂之大始以數之始而言之謂之大一大一之體分而爲天地之氣轉而爲陰陽之用變而爲四時之序列而爲鬼神其降之於人曰命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故曰其官於天也

延平周氏曰老子曰道生一又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則一者道之所生而大一者生道者也生道者其自然之謂乎易曰乾知大始蓋乾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大始者又乾之所資始者也禮之大一其猶易之大始乎然禮必本於大一者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爲天地之位轉而爲陰陽之道變而爲四時之代謝列而爲鬼神之魂魄其降之於人則曰命也然不能離乎數故不能官天而官於天也

嚴陵方氏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轉而爲陰陽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唯其時也然未始有常故曰變而爲四時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以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夫禮之命物各有所主故也

廬氏曰禮未離乎數故官於天而未能官天也若夫離乎數者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官天而不官於天矣官猶主也若夫聖人以道制禮而極其妙則又可以官天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龍泉葉氏曰古人究極禮之本末貫徹上下而著於功用故大一其本也天地其分也陰陽其轉也四時其變也鬼神其列也命其降也其理微而難見其說大而難該是豈六君子之於禮也遂欲舉天地萬物而強納之哉彼蓋誠有以見之矣天之所本地之所動事之所列時之所變分藝之所協如自黍累而至斛斗自毫忽而至尋丈其散者皆可分其總者皆可會也天生人之常知有養人而已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此其養之昭然見於日用者也彼亦惡知其汗漫無統而猶以爲之品節爲之等序以自附於禮雖夷狄不廢焉唯其操縱有所

徇予奪有所偏不以情由禮而以禮飾情至於情之所已安與
情之所不能禁則決壞而雜施之是以紛然而不合其聖人知
禮之所由本隨而察其輕緩分列之際而貫徹於陰陽上下之
交衝其所以居斯人者而後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
聘品節之序以行乎其間人情既正人倫既順人義既明使人
知其所以講信所以修睦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至於渙焉
而不相從也則豈不仰無愧俯無怍而怡然有以見天人之通
幽顯之辨事理之融內外之合也哉論至於此則三王之極盛
不以私智人力而服制天下也明矣後世受禮之地狹用禮之
時少任禮之數拘以為禮者一事而已大一天地陰陽四時而
無非禮也則遠而誕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無非禮也則切而
煩遠而誕者易離切而煩者難行則其所為舉是禮者不過止
於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間之一事而又古今不
相沿奢儉不相均朝廷閭巷不相通覈義繫以不勝其多宿儒
老師交相非詆而不能一也是其於禮幾何哉故昔之於禮也
以厚後之於禮也以薄昔之於禮也合天地鬼神而無間後之
於禮也薄而首亂而可以並去之矣嗚呼不見其實而通之不
明其端而舉之唯聖人而後知禮之不可以已乎
蔣氏曰自禮必本於太一至其官於天所以言禮之不離乎天
自禮必本於天至居人也曰養所以言禮之終歸於人且本於
太一者天地未分之先也高卑以分天地立矣二氣轉移陰陽
生矣寒暑代謝有四時之變生死往來有鬼神之形莫非此禮
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
曰命既謂之降曰命矣又終之以其官於天者聖人權天下言
禮者濱於人而忘於天故備其謂之必本於天若備以本乎太
一也然動而之地則太一判而上下殊矣列而之事見於制度
顯設之位變而從時推之於陰陽奇耦之象莫非此禮所以周
流而不窮也聖人因而順其分之所宜受量其藝之所能為而
使之行是禮故曰協於分藝必終之以居人曰養者聖人權天
下之言禮者或於天而不體於人故稱官若有所主宰之義養
者得所安全之稱不官於天吾不知自有人物以來所以有是
禮者孰維持而主張之不居人而曰養吾不知生民交際之後
所以至今上下相乘貴賤相使孰使利之孰順適之然妙於天
以為之本體於人以求其用而後此禮在天下行之以飲食冠
昏喪祭射御朝聘而非偽為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謂之事業方天地未立易有太極渾然而已兩儀既生於
是循而至於四象八卦吉凶大業而莫知終窮也然不反諸形
而上者之妙則莫原其始不要其舉而措之之餘則莫識其終
謂之道者貫天人於一致禮之為禮夫豈外此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
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鄭氏曰禮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後法地後法五祀所以本事也
後法四時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養當為義字之誤
之則為教令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見貢獻庭實也
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而教於人
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動
而之地祀社是也事即五祀從時即四時以為柄協於分藝即
月以為量養宜也制度諸事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諸禮皆須
義行故云其行之也筋力拜伏也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
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御朝五年

朝及諸侯自相朝見之禮聘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又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　王氏曰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

江陵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與地即大一之所分也古之人攫人之外天地而求大一也故曰本大一也分之則爲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動以形見言之非獨動方靜之動也

長樂陳氏曰列而之事者禮之稱變而從時者禮之權也

爲之禮而居之於人以養人也

延平周氏曰或曰禮必本於大一或曰禮必本於天何也言禮之先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大一言禮之後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天本於天者禮之象也動而之地者禮之法也列而之事事同則禮同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者禮之用也協於藝者禮之文也居人也莫非給人之求而養人之欲故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皆其在於度數之間者也雖然禮之所以顯者今度數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上言禮本於大一則原禮之初而已此又明禮之用焉上言禮之初故言官於天以見其自然此言禮之用故言居人以見其使然也方其本乎天也則靜而已未始或動一而已未始有列及其降而在地則離靜而向動矣散而在事則出一而成列矣以其有所之故也故於地曰動於事曰列皆以之言之時無常而不可逆也故曰變而從時分有多寡孰有能不各隨力而施之自貨力辭讓而下則言所以存乎人者故曰其

山陰陸氏曰禮論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不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以起也故禮者養也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言人之生於禮如此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言人之養於禮如此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非貨力辭讓飲食有不行也夫欲行禮貨力爲先辭讓次之飲食又次之故曰無財不可以爲悅非強有力者莫能行也

虞氏曰禮之妙體根於大一未分之前禮之成用起於兩儀既判之後唯其未分而渾淪故曰必本於大一唯其既判而定位故曰必本於天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不強其所無也協於藝不強其所不能也貧者不以貨財爲禮其協於分乎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其協於藝乎

廬陵胡氏曰列而之事萬物皆以禮行變而從時禮隨時變

馬氏曰禮本於太一至其降曰命言禮之所由起也其官於天也禮必本於天至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禮之所由以成也太一者道之所生也道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太一太一者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天地聖人制作遂有以本於天近將以殺於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故曰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然禮必本於天而不及於地者先尊後卑之意也推而詳之則降於祖廟山川皆事也故曰列而之事時者當其所事之謂也蓋無一定之理變而通之然後得其中故曰變而從時藝言其才也蓋才有長短小大之不同莫不當其分有以協之一歸於中而已故曰協於分藝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是也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者鬼神以爲徒四時以爲柄日星以爲紀月以爲量是也至於居人則曰養何也禮者所以養人非以害人者也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

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涵此則可以知其所養之之意也
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者亦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
然其行之大者在於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已
此亦非禮之盡特言大畧而已
龍泉葉氏蔣氏說見前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鄭氏曰竇孔穴也去其禮之愚者之反聖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為治理之本故分說禮不可去之事左傳云逃出自竇又篳門圭竇是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
長樂劉氏曰立人之道此其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常人之情貴則驕富則傲老則怠安則逸而僭慢淫亂由之生矣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非役于禮則國敗家亡不召而自至也故天之神地之祇人之祖非有至誠不可得而致矣由是而言禮也豈止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已哉故曰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慶氏曰禮之端始於辭讓而未可謂之大端義之端始於羞惡而未可謂之大端唯合禮義之成體而不倚於一偏然後為人之大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以禮而正故曰大端達天道順人情以禮而通故曰大竇
廬陵胡氏曰孟子言禮之端義之端皆生乎此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禮所以為人之幹云竇者禮義人所由以出入

延平周氏曰禮所以節義義所以濟禮二者人道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者禮義人道而已由人道然後達天道也
馬氏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曰義者藝之分則知禮義者為人道之大本夫禮義出於性而曰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何也蓋有禮則莊敬日強無禮則安肆日偷君子知謹於禮義則手足有所指耳目有所加進退揖遜有所制此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然此特為中才言之若夫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肌膚不待禮而固筋骸不待禮而束縱心所欲而不踰矩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其為非一而禮義者尤為之大端也養生所以飾驩送死所以飾哀事鬼神所以飾敬此禮義以節文之也禮義出於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於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禮義出於天而受中自於人禮義雖出於人而降衷自於天達者所以明之也順者所以因之也
長樂陳氏曰或曰禮義以為紀或曰禮義以為器或曰禮義者人君之大柄或曰禮義者人情之大端何也蓋紀以言其所張器以言其所用柄以言其所執端以言其所始其言之不同各有所當也講信脩睦所以誠其心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莊其身以至養生送死於其明事鬼神於其幽凡此皆人道而已由其人道所以達於天道故能順人情之所通大竇以言其通也
嚴陵方氏曰禮義內可以治心外可以修身故曰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聖人所以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之不可以已爾衆人合此而禍患隨至
蔣氏曰禮以辨異義以起禮禮之與義其理相因而其用相成所以為萬善有為之要而人道所以有立也自其有諸己而不違者皆謂之信是信也非徒曰言而有信之謂也自其施諸人

者皆謂之睦是睦也非徒甘因睦合族之謂也人生乎天地間情慢邪僻之氣或設於身體此信不講耳故孔子以正顏色為近信邦爭陵犯之風或見於接物此睦不脩耳故孔子謂立愛以救民睦然則聖人設禮義以救天下凡以使民踐履浹洽一毫非僻之念非禮之動有所檢束而不敢自肆於平居暇日也不然則觴酒豆肉讓誰肯受惡於席之上誰肯在下朝廷之位誰肯受賤凡於交際血氣用事攘臂動色如莫知其所主矣茲所以必俟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然聖人為禮非苟然也惟能反其所謂在人者而後深其所謂天者然不本其所謂天者亦不足以反其所謂在人者彼生有養而死有葬物本天而人本祖別鬼神以為位有報與反以為說是人道之大端也天也吾因因之以為常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類此於親之不藏父子有隱而無犯是人情之大竇也天也吾因觀之而不拂本乎天者以為常則順之則達之關乎人者則講之則脩之又從而固之記禮之言可謂明其天下國家與其治亂豈不自是而可必哉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鄭氏曰皆得以為美味性若者醇耳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明禮之在人有厚薄之異禮不可已故在人譬如釀酒須因麴糵則成君子譬精米麴糵小人譬麤米麤糵釀酒共用一麴分半釀精米麴糵則其味醇和平釀麤米麤糵則其味醨薄亦如禮一耳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也

長樂陳氏曰糵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醨醨則久醨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為酒者戒其為醨而務其為醇善為人者戒其為小人務其為君子也

講義曰禮非有厚薄也人自為厚薄而已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鄭氏曰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脩禮以耕和其剛柔也陳義以種樹以善道也講學以耨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合其所盛也播樂以安謂感動使之堅固也

孔氏曰自此至危也一節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柄謂執持而用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用耒耜耕田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上下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人以禮正人情既畢用理義以教之也農夫種苗勤力耘耨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義教民又須講學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農夫苗稼成熟當本仁愛以聚集所收勿為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本此仁恩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又以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

唐陸氏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

長樂陳氏曰脩禮以耕所以開其心陳義以種所以納之正講學以耨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播樂以安所以成其道也

嚴陵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至於無禮無義者心或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且以義為柄而首言之者君子之大柄又何也以禮為義之質則義之柄亦禮一而已故皆謂之柄然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故謂之柄則義之所同謂之大柄則禮之所獨也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不可不治也治其田者農夫之事也治其

情者聖王之事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引前經言人情以爲田
正謂是矣故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於人以之則蕪穢亦爲禮
者事之治猶耕之治荒蕪故曰脩義者事之宜猶種之因地宜
故曰陳學所以爲己猶耨之去苗害也故曰講仁者愛也仁則聚
之猶穫故曰仁以聚之樂者樂也樂則安之猶食故言樂以安
之禮惡其壞故曰脩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
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樂非播不和故曰播
廬陵胡氏曰禮爲耒耜義爲種子學爲耘耔仁爲穫而播樂以
安之使人樂善不倦
延平周氏曰禮然後至於義仁然後至於樂四者以學爲主
故其序如此
龍泉葉氏曰得禮義之本安而後能通人情能通人情而後能
治人情人情可治則其性德全而道化成矣儒者之言盡道也
嚴於性而略於情蓋因是論之夫利欲善惡充滿穢亂而趨向
高下萬彙殊錯一人之情一情之變反覆無窮彼其皆有不能
知其所從來者人情之共安衆心之同願豈國俗殊時世而
好惡之指若出於一雖聖人有不能易其所好而進其所不欲
者天下之紛紜事變之繁多彼唯朝令夕改皆是情而已矣自
堯舜以及文武其治道所以大被於天下者蓋其情合於禮與
之實而播諸事爲之間必有中於人情之會相與俯仰出入動
蕩浹通其情之異趣與羣心同向者皆得以旁達周浹於其中
一人之放僻不專行而天下之取舍得以公是爲是以不待刑罰
禁約而固已自治故論禮者以人情爲聖王之田而治是田者
有良農之功非如後世之論以情爲不美以禮爲强制矯柔之具
之防遏奔放之流使其嘿然不得逞而後從我而爲禮義也情
之所有而禮或未之有則起禮情之所安而義或未之安則辨

義然後知於禮義而用刑罰不如一聖正刑罰而盡入禮義也故
古者仁義禮樂以官治之而人得以自陶於善後世仁義禮樂
以師教之而秀民傑士或不能成才豈非古道通其情而合其
趨後世蔽其情而失其歸古者行禮義之要而人情可知後世
守禮義之說而不能通乎
蔣氏曰此言禮以治情爲主而以治田爲喻也方其揭義以示
之而謂之柄本禮以明分而謂之序禮義之名立矣然其用之
存乎人者必有以也凡人之情應感起物無非用事蓋必有種
吾和平之化者則脩禮以治之而謂之耕禮由義起彼其初蓋
本有淺深厚薄之宜則陳義以治之而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
非而以爲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而以爲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而
以爲安夫然後衆善皆會於禮而即禮可以善天下之情雖然
四端之在我者學與樂不與焉其意以爲人之一性萬理會融
有是二者以辨明之學樂之謂耳然禮在天下未嘗不以仁義
爲主故下文言之
金華應氏曰情者心之動也養之不善則荒穢不治而可欲之
善塞矣然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善端本無窮也養之有道則勃
然而發生矣人情具爲善之資猶田有生殖之利人情有可治
之地而聖王加順治之功故以百畝之不治爲己憂者農夫也
以人情之不治爲己憂者聖王也禮之有序猶耕之有時義之
有節猶種之有列曰脩曰陳若書所謂若稽古既勤敷菑惟其
陳脩是也學探千古君臣之奧而學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
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涵養培植以豐其
成猶穫之擎斂而收取以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
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恬熙自如也播者散
布發越之謂書播時百穀周官曰播之以八音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鄭氏曰協合也藝猶才也有義則人服之故得之者強有仁則人仰之故得之者尊

孔氏曰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此廣明三者相須也禮是義實義以脩飾為禮之華故曰禮者義之實也起作也禮於義既相協會若應行禮先王未有有制臨事制宜而行之是以義起作也如將軍文氏之子是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者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人有才能仁施用義裁斷乃得分節也協於藝是義能合藝也講於仁者猶明也是義能明於仁也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為本仁者施生故為順之體

黄氏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因上文禮耕義種而言禮者義之實升降親疏之節義者人合宜當理指的之稱名實相應則為正稱像有禮而不能合宜當理是有名而無實若諸侯二王貴者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為知禮女叔曰是儀也皆為知禮故君臣父子之道禮之實周旋退讓之節禮之儀下文云協諸義而協謂須合義則合禮也又下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亦謂有未立之禮則取合宜之義而起作之非為禮脩飾之華明矣

橫渠張氏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藝業也明業也

長樂陳氏曰義以禮為實而禮以義為文合於義則禮斯合矣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後世可以義起也是故廟門非待客之所而將軍文子行之於臨喪之時說驂非為賻之宜而孔子行之於出涕之際以至純儉可以從衆則不必麻冕之泥嫂溺可以手援則不必嫌疑之拘唯義所在而已

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然則孟子以禮為義之節文而此以禮為義之實何也蓋義由而為禮禮行而為義二者未嘗不相須顧其所主而迭為文實也論語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此義之所出而為禮也禮器曰義理禮之文此禮之所行而為義也六藝非義則雜仁非義則蕩樹藝以義然後有所別處仁以義然後有所節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以其為藝之分故能協於藝以其為仁之節故能講於仁夫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親然後有兄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先仁後義之體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由其宅然後至於路此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溫良者仁之本敬愼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孫接者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未必有仁仁者天之尊爵故得仁則尊得義則止於強也

嚴陵方氏曰禮雖作乎外而義則具之以成體義雖由乎內而禮則用之以制宜唯其具之以成體故此以禮為義之實唯其用之以制宜故禮器以義為禮之文也禮義之相須如此則人之所行果合於義矣在禮豈有悖哉故曰協諸義而協可以義起如曲禮曰禮從宜是矣

延平周氏曰實有成質蓋言本在於實則成矣義以生禮禮以節義故義為禮之所自生而禮乃為義之所自成也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所以別宜者也故曰藝之分以仁義而對禮則禮為仁義之節以義對仁則義為仁之節故曰仁之節也義與禮協而禮者六藝之大故曰協於藝義者人於仁者也入於仁者講之而已故曰講於仁以事而言則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以理言之德而後仁仁而後義有仁則有義故曰仁者義之本未有仁而遺其親犯其上者故

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不必有仁故得義者強而已而得仁
者必至於尊也
馬氏曰禮者義之實也義者禮之華禮者所以體常義者所以盡
變變者禮中之權也常者義中之經也蓋禮義一物耳體其常
則爲禮盡其變則爲義故三代之禮一而或素或青者皆所以
變而從時也要之不違禮之經義之權而已藝者言異其材也
材出於性非天之降爾殊也成於人則有長短小大之異而義
者所以宜之而分之各當其理也四端均出於性有所宜而成
之者尤在於義也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才出於性而義
者所以合之而得其宜仁在於內而義者所以講之而見於外
外有以講於仁內有以合於藝則義之道得矣義得其道則人
望而畏之故得之者強強者有立義之意故曰自勝之謂強
山陰陸氏曰藝以有義故有分仁以有義故有節如有義而已
矣不協於藝於仁不講將以爲尊也而適得強焉將以爲強也
而適得弱焉孔子曰依於仁遊於藝
蔣氏曰謂禮者義之實矣而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者是禮
之資於義者爲多也既曰藝之分仁之節矣而又曰義之本順
之體者是禮之資於仁者爲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者有自然
之強禮出於仁則在我有自然之尊惟強惟尊足以勝私情而
還至理昔季氏之臣逮闇而祭雖強力之容皆至倦怠此義之
不講之故故聘射之禮強有力者爲能行之而以有義謂之勇
敢入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卑得以抗乎尊下得以僭乎上此
仁之不講之過故孔子謂人而不仁如禮何孟子亦以仁爲天
之尊爵而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然則是強也用之於順
治推而至於戰勝無敵者同此一義也是尊也本之於良貴推
而至於人之所貴者同此一仁也要之論天下之理至於義有

可強仁有可尊而後聖人所以爲禮始有定論矣鄭氏徒知本
仁安以論尊強而不知聖人之旨因禮而又仁義吾因於此發之
金華應氏曰義者事物之隨制裁節也區別衆理條分縷析而
各有收當得之者強而舉無以勝之故曰天下之制仁者義理
之統宗會元也包含萬象融和會而莫窺其際得之者尊而
舉無以尚之故曰天下之表強則挺然不屈於物之下猶有物
我之對人有畏心焉尊則超然於物之上不見物我之間人有
敬心焉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
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
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
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鄭氏曰無耜而耕則無以入也弗種則無穀無由生弗耨則苗
不殖草不除弗穫則無以知收之豐耗也弗食則不知味之甘
苦也弗肥功不見也
孔氏曰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安之以樂而不
達於順謂奏樂而不使達至順之理如人食五味而調和溫凊
不順則雖食不肥也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今顯前譬其事
相似更譬以人身之肥聖人爲故反覆相明正在此矣
嚴陵方氏曰耜者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不以禮猶
無耜而耕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禮所以達禮而行之故爲禮不
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達其種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
勝其非者學之事故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耨之
勤將以有穫學之勤將以有聚仁言聚也穫言獲也故講之以
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焉樂有
所樂而安其仁焉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食之養人期於體之肥而已樂之和人期於理之順而已故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然當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於順又言達者皆上趨下無不達故也

馬氏曰上言脩禮以耕之至於播樂以安之而於此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者何也蓋仁者順之體也樂者順之成也上言播樂以安之則順在其中矣猶不足以極其順之至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也

廬陵胡氏曰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不種不生學以種善去惡猶耨也仁亦在夫聚之而已猶食而弗肥者五味調和

不順雖食不澤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成於樂至於樂則成矣豈有不達於順者哉

蔣氏曰因聖人治田之說以求聖人治人之序自禮而求義自義而講學自學而本仁自仁而播樂從有次第而本無間斷若有先後而實無彼此極而至於安之以樂則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安而不達於順食而不至於肥則寧有是理哉噫聖人為禮以教天下經而三百曲而三千東縛而文至纖悉詳而用無不周將使天下之欲食者如入太倉陳陳相因隨取輒得又不惟得食而已冠冕佩玉之盛黼黻文綉之美皆其左殺右胾膾炙酒漿又從而侑焉使之充足厭飫而後已此所以由古及今斯人相安相養於其中而不自知若服由是食之論其亦本於養人之意歟

葉氏曰聖人以禮養其國亦惟深察乎人情之變明其大本詳其節目盡此心以達之而已蓋人性本善情之既動則善者或流而為惡若其情以養其善亦或防閑其情以制其不善明其大本焉以立其經詳其節目焉以定其歸夫然後人情治人性明而人道立矣故聖人治人情之意則一其次第而施則有五先之禮以定民志次之義以明民善忠定善存大本立矣然不立之學無以講切其非而審其是不本之仁無以興起其善而一其心由是而終之以樂則優游厭飫咏歎淫泆仁聲四達而大順致矣五者於治國猶農夫之於田必耕焉種焉耨焉穫焉不可一廢聖人於此循其本考其序心求而身體之其精神不沐思慮不越造端不差收功有蓺而吾之禮教始沖融周洽動溢流通窮高測深磅礴於幽明上下之間蓋耕之既深而播之嘉種則在田皆良穀禮之既明又本之以義理則在民皆良心日累月積此周家之民皆一於仁而頌聲起矣行葦之詩是也是固其大義明而教化洽也後世之君豈誠知三代仁義禮樂可以化民徒慕其美名竊其近似者而施之往往內不盡其心而外求多於民民心未孚則眩眩焉疑其難化而戾己天下之民見其條目事為非其心智所者知耳目所習見亦不肯從其疑貳不信之心從其指簡不明之教夫吾之心猶未能盡乎於民何以使民悉心委聽於其上吾不意後世之君望其民有不如農夫之望其田也農事方始其視有秋之穫亦有茫昧而不可知者然古之良農器必利種必良耕焉必深耨焉必易終歲勤動不越其思雖未得收刈之利而此心曉然知其勤焉秀焉長焉穫焉而盈疇然目中若可朝種而暮收者其用力遠者收功可必其心思切者期望不差也昔之聖人豈能必其治之達於大順亦惟能必其無一民或戾乎己然其為民誠切其慮民誠深其修禮陳義皆以惻怛忠利之心發之故上下交孚情意周浹其間隔隱蔽坦然無疑於朝堂之上知其為惻怛為忠利莫敢乖離陵冒以逆其指意所歸者此大順所由致也嗚呼

耕而種種而耨耨而穫穫而食食而肥其㡯有期其成有候
端緒皆有由其源近而皆可見也修之身推之國達之天下則天
下之肥每病於難致爲人君能以耕爲治以身爲天下探端知
緒自源徂委無一不盡其心則天下之肥昭昭乎可覩矣明近
而忽遠切於身而疎於爲國天下不復見大順之治可勝嘆
哉
金華應氏曰上既合田事始終而正言之以明成效之大全此
復分析而反言之以盡其節目之纖悉也治田之始先墾闢其
榛蕪治國之始先開發其荒穢無耜而欲耕何以入土無禮而
欲治何以入人秉禮以明分猶秉耒以施耜禮舉而國正猶耜
舉而田治耜可以入土而深耕禮可以入人而深造故君子之
秉禮猶農之秉耜而治不以禮猶耕不以耜則俱無所施也禮之
和遜固易入非以義而植其本則何以堅明節而培擁其
善之本根義之剛勁固可立非以學而精其講則何以辨析是
非而鋤剪其稂莠之枝葉義講於學則精矣而弗能貫通調合
之以至大之仁則是猶耕之雖勤而無以斂其成學至於仁則
孰矣而不能發越動盪之以至和之樂則是猶穫之徒豐而未
能享其食也至於樂則安矣而弗能發達之於至順之地則是
猶食之雖多而弗能肥於體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
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
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鄭氏曰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爲君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順所以養生送死
常事鬼神也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以德爲車謂
用孝弟以自載也以樂爲御謂用安道以行之順理廣被無所
不在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爲常也
黃氏曰以德爲車者謂天子有四海以道德如車以乘載天下
既喻車也將由御焉故謂執御者總六轡可左右進退於長塗
觀樂者察四方可移風易俗於政理
橫渠張氏曰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樂驅駕行其德也樂和也
臨川王氏曰德無所不容以樂章之車無所不載以御行之
長樂陳氏曰四體以和順而正然後膚革充而後盈此人之
肥也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異姓而和此
家之肥也天子德故加於百姓故以德爲可行之車而以樂爲
行車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守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故以法相序士則忠順不失故以信相考庶人則謹身而已
故以睦相守此天下之肥也凡此是謂大順大順者非特明足
以養生送死而幽足以事鬼神也楊子曰成天下之大利致天
下之大順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則大順者和於天同於人者
也自非聖人之存神索至其能與此哉　又樂書曰德者性之
端樂者德之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閑樂和德具德與樂未
嘗不相須而成蓋一器之成而工聚焉者車也陳數疾徐而有
度數存焉者御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
車然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非御
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者文也車非御
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爲車則無運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
爲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何與焉若大臣以法相序諸侯以禮
相與去德不亦遠乎
嚴陵方氏曰四體即四肢也正言各適其安佚之正也父子以
慈孝而相厚故曰篤兄弟以友恭而相親故曰睦夫婦以剛柔

而相濟故曰和若是則家之肥也大臣法則不倍矣小臣廉則不竊矣大臣非不廉也以所任者大而廉不足以言之爾小臣非不法也以所守者小不足以挽法故也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守官相序而不亂故曰官職相守君以禮而使臣臣以忠而事君相正而不阿故曰君臣相正若是則一國之肥也物之運載存乎車故以德爲車車之行存乎御故以樂爲御蓋樂以德爲體德以樂爲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故也自諸侯而下非無德也然德以大爲貴唯天子之德刑于四海乃足以爲大非無樂也然樂以備爲美唯天子之樂兼乎四夷乃足以爲備此所以特言天子也諸侯以制節爲事而制節存乎禮大夫以循道爲事而循道存乎法士以率人爲事而率人存乎信百姓以相親爲事而相親存乎睦禮惡其離也故言相與法惡其亂也故言相序信欲其有成而已故言相考睦欲其不失而已故言相守若是則天下之肥也夫自一人之後達乎天下之大以勢觀之則殊以理推之則一而已故皆可謂之肥焉苟於理有所逆以之肥一人爲不足而況天下之大乎苟於理有所順以之肥天下爲有餘而況一人之微乎故至於天下之肥乃言是謂大順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所謂以睦相守蓋如此士則又進矣以信相考大夫又進矣以法相序所謂法守在是也諸侯又進矣以禮相與天子則至矣故以德載焉以樂御之所謂道揆在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夫所謂大順如是而已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龜龍麟鳳乃其餘事

■氏曰車者致遠之物車能致遠而不能以自致必待御者而後致德者聖人所用以化民也德能化民而不能以自化必待樂以彰之也言曰常德廣運者德之體運者德之用以言其厚載則足以容民畜衆以言其并包則足以庇下承上以德爲車有如此者僅御沖和樂雖進退抗疾乎繩墨旋曲也中乎規矩然後取道致遠車行無不至焉樂之於德固有類此五色成文八風從律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唱和清濁迭相爲經其德也豈不恢恢乎有餘地哉是故樂仁之實則仁眇天下而和聲無不入樂義之實則義眇天下而和理無不達剛氣不怒則剛德之運爲沉潛柔氣不懾則柔德之運爲高明其發揚也若驟若馳而奮德之光其節止也不疾不徐而緝德之厚鼓舞之神不疾而速均調之治無爲而成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以樂爲御不亦宜乎

蔣氏曰此章蓋因上文言樂必達於順猶食必至於肥遂言天下國家肥之理也夫古之人具手足備口體安於豢養之爲適充足於欲而不知止則亦惟肥之是欲耳今也膚革充盈必在於四體既正之後決非養其小體而失其大體者百畝之田五畝之宅衣帛食肉之有餘養生送死之無憾亦可以爲家肥矣今爲考其篤厚和睦必在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決非求其富足而棄其禮義者大臣以守法爲事小臣以謹廉自將官職相序而不相紊君臣相正而不相諛以此爲一國之肥寧有竭民力以自私竊民以自養者天子以德爲車示有運也以樂爲御示有執也以禮相與謹邦交也以法相序樂不失職也以信相考明其有諸己而不欺之謂也以睦相守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如此而爲天下之肥寧有一物不得其所一民不被其澤者乎夫自人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一理也理本一致而物有異情故世之所謂肥者在彼而吾之所謂肥者在此故揭而名之曰大順順天理也逆人欲也一事順則萬物聽一事

逆則萬境逆反逆歸順智者其有以知之雖然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者也一國之肥止言大臣法者何哉蓋諸侯有一國者也彼則惟知奉天子之法而已諸侯在於奉天子之法則諸侯之大臣宜守法以事諸侯而已故曰大臣法春秋列國如晉叔向鄭子產齊管晏之為當國大臣其亦庶幾知此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鄭氏曰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守危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

橫渠張氏曰大積而不苑此是播文也事大積累亦一一分置有條理於小事亦不失

長樂劉氏曰大順矣然後溥天之下率土之濱生者不失乎其養也死者不失乎其禮也亡者不失乎其祀也化起乎一家而周徧于四海有條而莫之可紊也不曰大積焉而不苑哉並行而不繆哉細行而不失哉深而通者言其教之洽而至于化也深以盡乎其性通以正乎其情者也茂而有閒者言其德茂於躬而用之有尊卑之差親踈之間也連而不相及者人人各盡其性連也上下各異其儀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者作於禮者必歸于義又何相害之有哉此天下大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以一人而御四海之衆危也以至仁而御羣衆危也以至柔而乘至剛危也然則何以守之曰辨上下定民志然後危可守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大順之謂也脩禮以達天下之義體信以致萬物之順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事大積焉而不苑者言其可與酬酢也並行而不繆者言其可與佑神也細行而不失者言其幾足以成務也深而通者言其深足以開物也茂而有間者言其並育而不相害也連而不相及者言其同以迹異以心也動而不相害者言其動以禮止以義也凡此順之至也故明於此然後能守危也

長樂陳氏曰大積而不苑以其能變通以盡利也並行而不繆以其殊塗而同歸也茂而有間以其雜而不越也連而不相及以其安而有序也動而不相害則順以動所以為豫動以順所以為復巽而動所以為恆也苟始於不苑而終於不相害豈非秉理順道以致之耶故曰順之至也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因其自然以至郤窾之大肯綮之微莫不恢恢游刃而有餘地以其順之而已故從明於此然後可以守危不言守安而言守危者言人凶其吉之意乎

馬氏曰並行而不繆使之兩皆當其理也細者人之所忽細行而不失所以盡其精微也

山陰陸氏曰凡積善苑並行善繆細行善失深宜不通茂宜無間連宜相及動宜相害唯順之至然後異此危若崇高是也危莫危於富貴

講義曰能明大順之道雖危而能守之勿失況未安乎康泰之時乎

葉氏曰大順本無體上之趨焉者中乎義理之會下之應焉者安行乎義理之質成而通動而和則夫事之積而不苑並而不繆細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者皆其順之發而治之形也雖然天下而有治之形也聖人於是始有所甚憂何也天下之治固其禮義綱維之也方天下之事紛錯殽亂有一秉禮行義之君立經陳紀以綜理之向之紛錯殽亂者固駸駸焉日向乎治矣聖人固無所憂乎此也方内大寧

民俗阜康和平舒愉上下安謐天下之情既其所樂而味其庶
安於其逸而講其失聖賢於此必至為退觀疑危惕懼動色相戒
其講禮益詳其用禮益密其守禮益固凜然若有旦夕之憂乘
其後者蓋以安有危機治有亂萌治亂持危之道亦惟深察乎
禮而已何則天下之順非無故而順也禮義日明而順以致也
天下之危非一日而危也禮義日亡而寖以於危也大順之在天
下猶元氣之行乎四體沖平其甚微泊乎其易暌有人焉血氣
沖融膚革充盈殆可終其身而無疾然嗜欲盡之外物干之則
脈絡隙元氣病向之沖融者日瘠充盈者日耗矣是故兢兢於
無病之日者善保其元氣者也大順之世天下之情隨上向背
亦奚異與氣周流乎四體者然上之人一於禮自肆失其所以
綱維之具則向者睽附者攜治者日亂順者日隙矣三代之末
是也有苟安之君縱欲律身度四海會同後嗣逸豫滅禮河流於敵
國矣夏之元氣白其日衰情之難持危之可畏也如此然則山
渚之居順之弗敝水火金木飲食用之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
當年德用民必順此亦聖人保順治危之數節目不可以廢
蔣氏曰天下皆知順者一世之美名聖人以為不過養生送死
事鬼神之常事天治至於大順此聖人御世之極功今不過即
常事以言順斯道之功用顧若是其淺末而易言哉蓋嘗泛觀
天下之事莫不有積也積而至於滿則死患所從生事莫不有
並也並而不能齊則爭所從起事莫不有細也細而不能曲折
而中理則瑣碎之失所由萌至於深遠而不通於情茂盛而無
以為別連則有相及之跡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
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立天下事物之表制天下事物之宜
故常使之相聚而有以相使相因而有以相成相聚而有以相
養相雜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其分者此

大順之功用固當求之於名位器數之間不當求之於幽深高
遠之域當驗之於典則綱常之地不當索之於無聲無形之境
故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傳注推聖人之功以為人明於禮
無有苦亂滯合而各得其分順其職言極有理
新安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繁至其大積者
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
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繆矣一嚬笑之
微下之休戚係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係焉此其細行若然
也以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遂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
情必通衆名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
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
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
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
金華應氏曰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
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順之與危相去遠矣而每對言之蓋屈
伸闔闢同一體逆順安危無二機聖賢之所深懼也深明於順
則雖當危疑爭亂之中亦可以守之而弗失苟者順之則安逆
之則危此至理之所在而人情之所同人皆好危而違安彼其
危也不過有以逆之而已吾能因其理而順之則危者亦安矣
不然則雖順而易危可不慮哉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
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
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
無凶饑妖孽之疾
鄭氏曰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持其情
合安其危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

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
則窮窮斯濫矣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
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醫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
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
司士掌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謂不奪民時昆蟲之災
螟螽之屬也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

孔氏曰自此至順之實也一節說行順以致大平之事旣欲其
順居山居川居原隨而安之故各保其業恒豐而不敝困也必
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

横渠張氏曰持情者持其誠也別嫌明微使相接而不疑此合
危之道也持扶持引道之意誠之實也扶持誠實必在乎禮凡
有可疑不安即危也禮能別嫌明微得以不疑就安是合危也
相接即合也昆蟲昆明也明生之蟲謂春生冬死之類有生於
物者也

山陰陸氏曰情易放而難持危易散而難合持之使不流合之
使不散若桑中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持情合危持情使正合危使安

長樂陳氏曰禮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衆之危而使之安
也聖王知其禮之稱情安危如此故居川原不易其利不變其
俗使之各適其適而弗敝焉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
木飲食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女頒爵祿以至用民
不奪其時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唯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
人之理而致順如此故國無災民無疾也

嚴陵方氏曰禮所以辨異故曰不同唯其不同故見於形名度
數之間者宜殺則不可豐宜豐則不可殺唯其稱而已故曰不
豐也不殺也故下文廣言順之迹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者易
其宜則民勞而至於敝矣故順之使弗敝用水火金木飲食必
時者各順其時而用之也書謂之五辰者以此若稍人以稽畜
水而待旱以防止水而待潦此用水之時也五行獨不言土則
以飲食見之蓋飲食土所生故也用民必順者順其析因夷隩
之事而用之也其順如此故其效至於如下文所云而各以其
類應水則伏陰所致旱則亢陽所致昆蟲言螽蝗之屬凡此則
主天降言之故曰災凶言歲之多疫饑言食之不足妖生於所
反孽生於不正凡此則主人罹言之故曰疾無災無疾則以陰
陽之順故也

馬氏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
居不一聖人則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之有安於此
則不强於彼然聖人之順不止於此而已推其詳則凡居民材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
其年德有厚薄故頒爵位必當其德因其高下而合之所以順
陰陽之理也因德之薄厚而頒之所以明貴賤之等也四民之
業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務不一先王則順之而不
奪故曰用民必順

延平周氏曰不同其所當異不豐其所當殺不殺其所當豐所
以持情而使之稱合危而使之安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
居中原各居其安而不易其利也水火金木相勝之序也不言
土者蓋土寄稱言飲食則必兼之也合男女必當其德而以
年爲主頒爵位必當其年而以德爲主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
若父子篤兄弟睦言其人也若事大積而不苑言其道也若山
者不使居川言其事也有是人有是道而行是事則此故足以

致祥故國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
臨川王氏曰禮運言水火金木飲食必時何以不及土曰諸書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禮運飲食則兼土穀而言也
蔣氏曰方天下之人群焉而居名位未定典則未立聖人御世之道未行於其間相軋相勝亦危甚矣至於禮教既施典殺有節情慾有制事物有適聖人致順之功已運乎其表則舉一世於太和極治之盛使天下爲公而不自知也二典之書足以見聖人致順之功明德睦族授時作事徽典敷教齊政播穀可遽數而枚舉之極而至於蕩蕩巍巍而莫能名則皆自此而端本所謂大順確在於此
金華應氏曰用水不止如註所言若藏氷頒氷止水蕩水之類皆是也女二十而嫁男三十而娶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必當其年也問名納采度德定位必當其德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鄭氏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聚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實猶誠也盡也
孔氏曰此明天地爲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五穀豐昌醴泉生器車出是不愛其寶也人皆孝慈弟是不愛其情也禮緯云其政大平山車垂鉤謂不揉治而自圓曲此器車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註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又伏犧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閣是不畏人作巢在下故可俯闚其巢卵也是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故致此也
横渠張氏曰能體順故直至于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天地何嘗愛但和則自致此祥應達義則須在脩禮達順則須當體信今雖義有所分別苟不以禮則不能成義心雖欲順苟不自誠實亦不能達順信言體者混然爲一體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天爲神故以道言地爲富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云者盡其所以而與之也膏露則甘露之潤其濃如膏醴泉則泉之味其甘如醴郊棷則在郊之棷也宮沼則在宮之沼也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見則以順之所感而無擒敕之患故也莊子言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蓋謂是矣脩禮於外所以達義於內體信於人所以達順於天
山陰陸氏曰天不愛其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其寶以其寶與我人不愛其情以其情與我凡此豈有私與我哉亦以積累之厚如上云故也夫所謂順在彼不在此然太平無象若祥瑞者吾以是爲證而已故曰此順之實也經於終篇言此以言禮義之運雖悖於道及其至也歸其淳朴亦所以反道此經所以異於老莊之言也
新安朱氏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總明睿知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體信是眞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　又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延平周氏曰有禮有義言信以成之三者備然後至於順故其序如此
葉氏曰夫精祲之交天人之感通其際深矣聖人亦潛察其理而

不發其諸應韶成鳳儀石擊獸舞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其理有
昭然不誣者夫天有常則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情天地人物異
形同體此心所感流通無間一念之差兆朕至微而飛流彗孛
草妖木怪之適見者非異也人拂其常則天地萬物之理亦爲
之變動也此念反正則　星反風應不旋踵矣況聖人本仁義
禮樂以致大順之治又能體信以達此順則天地定位民物由
道宜乎或示其理或效其珍或盡其情皆則常理昭然其見於
兩間也後世人君捨人而言天拂經而語異不求其政治以和
物化反求物祥以爲政治之美本末倒置其常理舛矣聖人於禮
運一書始有感於大道之行而原禮之所由起中言禮之運轉
分別以極於損益變革事爲之際其終歸於大順而卒言後以
體信達順明其致順之由蓋欲知感天地理民物道在此而不
在彼也其旨深矣

蔣氏曰順之爲道合乎三才之妙而行乎三才之間者也故聖人
所以致治者仰則順乎天俯則順乎地中則順乎人而後致順
之道備上文自順山者不使居川以致於用民必順是也夫如
是則仰觀俯察安坐而無愧操約御詳高拱而仰成豈復有水
旱昆虫凶飢妖孽　之事以累吾極治之世哉固宜叶氣積流
嘉瑞並應甘露醴泉器車馬圖所由以出也鳳凰麒麟所由以
見也天地萬物山川百神所由以各安其位各效其職也則是
無故雖然所以至於無故者豈能遽然哉彼其措天下於無事
者未有不由有事始也禮運一篇其載始未建名位設制度養
生送死各有其常居處運用各適其制因天時順地利合人
情聖人所以有事者也及其至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
不愛其情聖人所以無事者也有事爲本無事爲效然溯流尋
源則惟脩禮體信者能之天下之禮未有不本於信而能行

也順天之道治人之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有禮則生無禮則
死信其如是而后能致其如是也夷致此篇信之一辭纔一二
見終焉則嘗爲之說曰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
也其旨甚要禮器亦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吾儕平居
暇日當於一身之間體之而後足以見聖人致順之大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九

禮器第十

孔氏曰鄭目錄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横渠張氏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又曰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又曰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用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爲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爲主爾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爲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鄭氏曰禮器言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措猶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松柏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外諧內無怨人協服也懷歸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具禮在身則身正以禮施事則事行竹大竹也筠是竹外青皮人之備德由於有禮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人經寒暑不變其德由禮使然如松柏陵寒猶茂由內心貞和也二者竹松也記云四者析別言之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言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如筠故於外與人諧和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怨內外協服物無不來歸於仁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旣懷仁故神亦饗德也

横渠張氏曰禮器言禮大體宇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投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釋回增美質此閑邪而存其誠也措則正則是增美質也施則行則是釋回也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衆內外也表裏要禮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內外可以言端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外諧而內無怨大備則外諧不愧則內無怨以禮成德故曰盛德措則正謂未行者皆正施之則行此語能推之則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所守而安旁行而不流皆此義也

嚴陵方氏曰凡有形名分守者皆禮之器薄於德於禮虛非德之盛且不足以制大備之禮故曰大備盛德也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敝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爾故於美質曰增焉貫四時之變如一也此所以與衆草木異也竹箭松柏柯非不改也所謂不改者不能改其性之剛爾葉非不易也所謂不易者不能易其色之茂爾

長樂陳氏曰禮之大散於形名度數之閒而其情皆本於性命道德之理故器之圓者所以象天器之方者所以象地至於高下曲直洪纖多寡之變蓋皆如此而已此其所以爲大備而人備盛德也　又曰德性不尊不足以道問學邪不閑不足以存其

誠禮之釋回所以尊德性而閑邪也增之美質所以道問學而存
誠也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後教之中與此同意夫回既釋
矣美質既增矣故所措則正所施則行蓋以奉宗廟則敬以入
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
幼有序凡此所謂措則正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而況州里乎凡此所謂施則行也恭以應外故如竹箭之有筠
敬以直內故如松柏之有心竹箭松柏之有筠有心故貫四時
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以其有恭有敬故歷夷險而不改其節荀
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見君子此之謂也外諧
則不失人內無怨則不失己物之所附者愛鬼神之所好者直
此於物所以言懷仁而鬼神所以言享德物懷之於明然後鬼
神享之於幽故書言民無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
誠與此同意

馬氏曰先王以人情爲田以禮義爲器禮所以治人器所以治
田故言器以人情爲田始於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以至播
樂而達於順則無所不備也故曰大備備者順也無所不順者
之謂備故曰大備盛德也回者僞之自外入者也美質者誠之
由中出者也禮所以去僞故在回則釋之禮所以著誠故在質
則增之以措則正致之以治己者也以施則行施之以治人者
也竹箭之有筠言其和澤於外也松柏之有心言其堅實於內
也故爲天下之大端而禮者亦人道之大端也堅實於內者猶
言實以君子之德也和澤於外者猶言文以君子之容也禮所
以理萬物故物無不懷仁所以順鬼神故鬼神饗德

延平周氏曰禮有情有文有器而於禮之器則情與文已自具
矣蓋其爲器而不過度數之間者文也其所以爲器而莫非性
命之理者情也先王有仁義爲禮之實而又有禮之器在故大
備大備盛德也君子有禮則其接人也外諧而其處己也內無
怨外諧即所謂和而不流內無怨即所謂正己而不求於人此
所謂在明者懷仁而在幽者饗德

山陰陸氏曰禮釋回者子游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歟青出
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是之謂增美竹箭之有筠
如松柏之有心養其內不養其外非禮也養其外不養其內亦
非禮也

盧氏曰禮自外作而還以制乎外故外諧禮本人心而還以節
乎內故內無怨外諧所以接乎人若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溫
文是已內無怨所以處乎己若所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是已言外諧則知所謂內和言內無怨則知所謂外無爭故言
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

講義曰禮本於大一因禮以成其器者爲禮器禮之器所以爲
大備者謂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爲也故曰禮器是故
大備大備盛德也夫竹與箭之有筠如詩所謂綠竹青青松與
柏之有心如語所謂松柏之後凋者竹箭有筠而不變松栢有
心而堅剛皆其本有所受而然也人之行禮則無往而不得其
宜如竹箭松栢通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非若草木之形榮於
春夏而悴於秋冬也

龍泉葉氏曰故莫重於禮者謂其達於器而已矣識道先後
之倫不知夫禮者固所以達於器也故或離禮於器而獨立或
合禮於器而大備自周衰而其論始然大上廟朝而下閭井尊
君父而卑臣僕其間名於器數之差切於人生之用至多而不
可算矣是雖道德仁義信知有不能違也唯禮能達之故天下
之治散於衆器而器之微要聚見於禮昔之聖人所以操爲多
寡而人莫敢踰制爲豐殺而人莫敢校者以其禮之存也人之

外以覩其物而能名之由其塗而能安之徒以其車旗器服采
章之異嫌疑近似有若毫釐之微而能出死力以奉之者亦以
其禮之存也禮雖達於器而人皆入於禮此堯舜三代之所以
行實治施實德民實可以化俗實可以成而號爲極盛太平者
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典籍渙然以本統多孔氏深考其故悲
其將遂至於淪溺汨沒而不可救止也故凡當世之記於遺老
執於掌故藏於有司逸而在於夷狄者拳拳焉無不講求而辨
正之質其遺制追其精法然後信周公之典文武成康之道彬
彬如也蓋於是時師心而遺物與其苟而不盡者固已有離禮於
器而可以獨立之論矣及見夫子以眇然一士而其身之所發
心之所通議論之所及乃如親在文武周公制作之時登下揖
遯之容哀樂之次器物之委曲品節等衰無所不當而其徒又
頗相與推明究悉其說於是論者又以爲當合禮於器而後大
備大備而後爲盛德蓋其意以器之離不如其合云爾凡今記
禮之所傳是也是非器無以安人非禮無以達器非聖人無以
明禮不若是則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治豈論其合不合哉 又
曰私欲頗僻發於淫佚不制之情其與事物相遇則糾紛膠轕
自爲城府各成窟根險與邊塗而不可尋詰此所謂回也其於
道也仁之所含容則或覆藏而爲姦義之所裁正則或摧折而
傾敗智之所照燭則或滋見而陵鬪信之所因成則或終遂而
不化禮則不然爲高與之爲尊下與之爲卑宗廟與之爲嚴燕私
與之爲和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伸舒也有勉而卷縮之脆易
也有強而藩飾之使之陰自消弭而後止如氷之於水春風之
被物所謂釋回也知其本愿慤也本好直也本安雅而不陋也
本莊敬而不傲也則是禮之所加猶五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
繢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有明哉所謂增美質也有器於此左傾

而右側高軒而下輕車不輗舟不揖戶不樞矢不栝弛然而莫
之用也人之於事物有其焉所以措則正施則行者斯禮也歟
夫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與生並生者也若夫禮之於
人也可學而至也可勉而效也其所以能聯比衆器貫穿萬物
而不亂倫失紀者非因若竹箭松栢之本有而自成而待乎人
之爲也外諧內無怨物懷仁鬼神饗德在學者不息之功爾
新安王氏曰運則變而無定體器則定而無常形故二篇相連
禮之用猶器也器不備則於用有缺禮不備猶器有缺也故以
大備爲貴無所不備則謂之盛德誠以回邪之去美質之益可
以正心可以養性置之於身則無有不正用之於事則無不可
行盛德無加於此故取喻於竹箭有筠則外潤松栢有心則中
剛二者在萬物中謂之大端端本也物各有本末若竹箭松栢
可經歷四時柯葉不彫故以爲大端以比才質之美君子有禮
故外與物和諧內不藏怨恨美質增益矣推而行之明無人非
幽無鬼責終身無患與松栢竹箭不改柯葉者何異焉
[redacted]氏曰制器以藏禮因禮以明德合而設之以形名度數使人
由之而知舉而措之於采色文物使人習矣而察外足以見其
德之發揚內足以見其德之淵懿諸侯黼大夫黻而天子則服
龍袞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而天子則搢球玉尊則或用犧或
用禁而不敢兩冠則或以綦或以冊而不敢朱一獻之爵以至
五獻三尺之堂以至九尺鼎俎而有陰陽簠簋而具天地尊罍
不設則天道聖德不明乎廟堂之上俎豆不陳則主仁賓義不
見乎鄉飲之際其在器之用無非法象之所示其法象之所示
無非至神之所爲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
立無文不行

鄭氏曰言必外內具也
孔氏曰自此至節矣一節論因上禮使人外內諧和遂云禮須信義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禮雖用忠信為本而又須義理為文飾得理合宜是其文也無忠信則禮不立行禮若不合宜得理則禮不行也
黃氏曰禮者本為忠信必取其義理分別故言文者辨別之文也若黑白之間色伊尊卑升降親疏去就各辨別於義理則為禮之文也豈為文飾於禮哉
橫渠張氏曰禮之文逐一各各有意思是所謂義理也學者唯務著心於立本處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本則與天地同道仁則自生義義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極其文也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悉
長樂陳氏曰存於中者之謂忠見於言者之謂信有忠有信則內有主而能正故曰禮之本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有權之謂義有義有理則外有正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眾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眾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為禮之文也
講義曰所謂禮之本者其所以非無文也形見於外者即其文而已矣所謂禮之文者其末也非無本也因其誠實者即其本而已矣故先王之立禮也捨是二者亦無以為禮焉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有其本則禮者偽而已矣所謂節文仁義者安在也不有其文則禮者質而已矣所謂恭敬交際者安在也
嚴陵方氏曰禮運言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燕居言禮者理也君子無理不動豈非義理之為文歟孟子言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而已上以為禮之文者彼主於體此主於用故也
俞氏曰禮之情文固有內外之辨然必內外合一而後行於其間昔者夫子之言曰禮也者理也反之於心而知其實有是理則謂之忠信形之文為而愆然當於事物之情則謂之理義措禮義則忠信不能以獨立無忠信則義理不能以自形故忠信者禮之實而義理者忠信之流行發見於外者也吾觀先王之禮本末完具制度詳密初非捨人心所有而外為此以強天下也其辨而為尊卑上下之等爽其達而為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分顯其周流四出而為制度文章貨力事為之纖悉其劑量增損制度可否皆其取裁吾心而揆夫義理所安者行一禮焉隱諸吾心而非其素有質諸義理有不合焉則亦何以為禮哉或者見禮於內指吾忠信之所存可以獨立隆精義而忘致用伏文兒而尚忠質謂直情徑行抑以致吾心而已施之朝廷無以飾其和敬行之閨門無以飾其和親達之族長鄉里無以飾其和順枝葉剝落根本蔽痺流弊之激亦終於搥提絕滅而已或者知禮之不可廢而又徇外遺內溺於文為之末心不能以御形情亦無以稱其貌雖其端冕奔奏鳴玉曳紱而精神流越漠然與在外者不相應容貌減淺飾也文理誠隆盛也其中誠何如哉嗚呼前巫後史左贊右詔是亦可以為禮矣王必中心無為以守至是固禮之所恃以為存也祝史之於禮習矣而失其義陳其數主張綱維之道不在是焉故祝史者禮之司存而非禮之所由立也欲立先王之禮惟合內外一體用本之忠信而後達之於義理庶幾其不廢於天下後世也哉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

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鄭氏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

孔氏曰此廣說義理為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為化祀之必順不逆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若能事事如上則行禮得所豚魚戴頼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為韭卵夏為麥魚是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萬物委曲各有所別若麴蘖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笙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夏稿寒瓜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為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

嚴陵方氏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為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為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于天故焫蕭以求陽以形魄歸于地故祼鬯以求陰此則禮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為冠昏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為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為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為燕饗之禮此則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罻羅必在鳩化為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則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猶之禮運言山川而下不言者亦以社兼之爾若韭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鱗丘陵則宜羽墳衍則宜莢所謂地理有宜也蘧蒢蒙璆戚施直鎛聾聵司火矇瞍修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以天所不生者為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為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

山陰陸氏曰天時有生也而有不生地理有宜也而有不宜人官有能也而有不能物曲有利也而有不利故下文云

延平周氏曰合於天時而天時有生也設於地財而地理有宜也合於人心而人官有能也理萬物而物曲有利也禮至於曲利萬物而不遺非禮之妙孰能與於此然言順於鬼神合於人之心而止曰人官有能則是特言人之為成材而不及於鬼神者何也人者鬼神之所依言人則見鬼神矣君子之為禮順於天地而已矣非天地之所宜而以為禮者故君子謂之不知禮

盧氏曰天時有生則陰陽寒煖之不齊地理有宜則高下燥濕之不一人官有能則當因任其能而不廢物曲有利則當曲成其利而不遺茍非禮之會通孰能與於此哉

長樂劉氏曰順四時以致六享故合於天時備百物以為七廟故設於地財或燔或瘞各從其鄉故順於鬼神由緣其情以致

誠敬故合於人心然後天地位陰陽和萬物理故君子謂之不
知禮者言禮以致其敬爲本不求物之難得也故順天時之所
生宜地理之所養從風土之所能隨物曲之所利以尊敬尊上
捊土鼓苟竭其誠上帝可饗也
俞氏曰夫禮者散於萬事而能制事列於萬物而能辨物故是
禮悠然於事物之間雍容委蛇中情順節而天下事物莫敢悖
焉是無它故也禮也者義理之會而間見雜出於事物之間者
亦無非自然之理也至於據其會以理紛錯之變則非禮之所
能自爲矣昔者聖人未制禮之初是故未嘗一日亡也列而上
者昭昭如也生於地者揔揔如也靈而人羣而物幽而鬼神亦
固各有其職於兩間也而其時序之相傾情僞之相陵強弱之
相并分聚隱伏之相形者逆見森列絲棼猬潰莫能聯比收合
還其秩序理固亡恙也而大理民物之故常雜揉殺亂莫得其
經是理又奚在也聖人若深明人情靜見物則因其悠然在事
物之理舉其端挈其緒而亂者以治亡者以存焉故作長斂藏
不拂乎日月之行則天時固合矣飲食事爲各取乎山陵川澤
之有則地財固設矣氣魄升降順乎上下理義悅懌安乎人心
順正和平之理昭布融液是故萬物所由得其理也故天生有
時而不害其生地理有宜而不悖其宜人官各效其能物曲各
致其利是禮之際上蟠下頌高測深洋洋乎其浩博者始堅凝
聚見於天地民物間矣夫聖人因天地以爲禮不爲過禮以拂
天地天生地養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蓋以天地之生有窮人
情之流無藝裁制不嚴貽害必廣故牛羞鹿脯饌具有法故爲
獸梅鶉蓼和味有宜用焉古聖人取物爲養而不過乎理故心
志和平百體順正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蓋言禮也若天所
不生地所不養求魚於山取鹿於澤豈所以爲禮哉後之人其

矢魚微牟胹熊翻角想其一時動作視流眡荒志氣奢誇豈復
顧先王之禮而噬臘遇毒未流生禍瀕於敗亡而不悔悟然後
知先王制禮誠不可過禮器之言亦深切著明矣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
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鄭氏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廣狹謂貢賦之常差上下
用年之豐凶也殺謂穀不孰匡猶恐也節言用之有節也
孔氏曰此論隨地之所有以制禮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
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經法也倫猶例
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爲法即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
厚與年之上下者多少隨年豐荒也廣狹隨地而賦豐凶逐時
而斂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山陰陸氏曰定國之數若州二百一十國是也
長樂陳氏曰經言其常倫言其理舉其定國之數則有常故言
大經以地廣狹則有理故言大倫夫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
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厚薄與
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爲禮節以制
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害此
其所以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
嚴陵方氏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正謂是矣
延平周氏曰所謂舉其定國之數者言其爲天子者量入以爲
禮也所謂以地廣狹者言其爲諸侯者量入以爲禮也禮之厚
薄與年之上下者天子諸侯莫不然也
龍泉葉氏曰禮與財非相悲也而相害者何也禮以財爲隆財

以爲稱禮之文以難稱財之實有其高而制禮之節與用財之數常不能相知是禮之所由備者因財之所爲關也今夫孝於死喪而棺槨衣衾之事崇文敬於祭祀而玉帛犧牲之用敬矣謹於朝聘而宜饗其贄貨之賓繁矣峻於等威而宮室待御之儀多矣夫儉則不及禮不及禮則不固野陋而無所稱及禮則財不足以稱之此所以能爲財之害也故知禮者之論不然曰禮無定經也以舉國之數爲經也無常倫也以地之廣狹爲倫也不自爲薄厚也以年之上下爲薄厚也制禮之節用財之數常相知而不相離不獨於其隆也殺禮以自尊而又於其殺也貶禮以自卑蓋稱財以爲禮而不以空文言禮也如此夫豈其有而不虞其無喜其備而不憂其闕者之於禮也必不然矣而求富以備禮其於常然後之儒者至於滅棄先王經常之政而襲用小人一切之法規取民財封奪民利而其禍要延於天下起於財不足而禮有未至也

金華應氏曰舉稱事也定國稱立國也據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之所入此其一定之數所以爲天下之大計禮之大計既定則天下之大經亦定矣天秩五禮其經三百其有常而不變者皆經也至於因地利天時以爲別則有不定者焉其大倫有序則由乎地之廣狹大國貢重小國貢輕秩然有倫所謂任土以作貢也其厚薄有等則因乎年之上下殺則用二簋豐年則用大牲所謂因歲以制用也蓋經者一定之成規其廣狹隨地之所出厚薄隨天之所生皆非一定之物所謂倫也年有上有下此在天之天也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此在我之天也上謹於制節而下不匡懼則所約者一己所裕者一國衆有所恃賴而不恐矣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氏曰時爲大王稱次之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時言受命改制度也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也倫之言順也體天地人之別體也義之言宜人道之宜也稱牲之大小而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足猶得也云百官喻衆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合天時也揖讓干戈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既時且順又須各有體別雖有體別又須各當其宜稱猶足也行禮須各自稱足也堯舜授人湯武放民伐罪皆時使之然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文王改作豐邑非是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豐邑亦時使之然也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故鄭注云別體也喪祭庶羞有用賓客有贈賄之交是人道之宜故後云喪禮忠之至賓客用幣義之至是也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歸及胞翟雖賤羔豚之小而百官皆足得之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案儀禮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者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云百官喻衆也

江陵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文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其大至其細也

講義曰禮也者理也自時而至於稱五者雖不同終歸乎理之所在而已

長樂陳氏曰時在天順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爲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爲體人鬼則魂以陽爲體魄以陰爲體也喪之用則不偷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此宜從其義而已大牢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矣蓋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爲禮一也　又曰禮有全體有節目禮有經常有權變曰時曰宜曰稱皆指權變而言也曰倫曰體皆指節目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爲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事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皆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敘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士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神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山陰陸氏曰放者使不得暴民而已若武王之事然後爲伐變宜言義義人而已變順言倫倫亦人也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先儒謂羔豚爲無地大夫之祭見稱詳不獲而責備無遺民也

慮氏曰天地之祭則郊丘是已宗廟之事則祖禰是已宗廟之事則有父子之道存焉天地之祭則有君臣之義存焉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君臣主敬故於天地言之所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倫見於天地之祭君臣之義也如此父子主恩故於宗廟言之所謂有事於大廟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則倫見於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如此

廬陵胡氏曰宜合宜稱各當分羔豚大牢此總指天子諸侯祭爾云羔豚者見雖小必足也

龍泉葉氏曰凡此五者時指其宜以順天下事物之禮而治之也所順在先而以天下事物從禮則禮行焉所順在後而以禮從天下事物則禮廢焉雖聖人復生有無其位未易救也何也昔者天下之未嘗有此禮也草略倨肆而已矣聖王於天下之所未嘗有者而獨以身先之或授受或誅伐而皆能措斯人於安治所謂時也天未明地未察宗廟未嚴父子未親君臣未從待禮而定所謂倫也其於社稷山川鬼神也有所則象而報事焉尊爲門鬯廣爲蜡臘無不在矣所謂體也喪祭用焉賓客交焉所謂義也寡不必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守其分所謂稱也始天下之未嘗有此禮也豈非無時無義無倫無稱而莫之安也故禮興而義斯立禮行而物斯從廣大徧覆於天下而禮備綸之蓋以天下從禮而非以禮從天下也不幸已行之禮失其次序事遠而莫追時異而難遵既間雜於人欲之流放矣雖不時不義不倫不稱而亦莫之卹也自叔向子產晏子號爲知禮之大意曾不足以輔其君而反損益之以徇人欲孔子知之而不能救也逮於後世統緒不接又大異矣從其所謂便利者去其所謂迂闊者儒者方追述帝王時措之宜於時變世遷人欲放流之後思以舉而措之以禮從天下而冀望古人萬一之功嗚呼禮之卒難行也

諸侯以龜爲寶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鄭氏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闍者謂之臺
孔氏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爲寶其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子似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爲瑞也書云輯五瑞又曰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爲僭也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兩漢禁聞爲其執圭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鄭註貨貝寶龜者古以貝爲貨若今用錢爲貨貝有五種案食貨志王莽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貝壯貝幺貝小貝又不盈寸爲五品又以龜爲寶案損卦六五爻云十朋之龜鄭註引爾雅神龜以下十龜家語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此云家不寶龜者案白虎通天子之龜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謂卜龜也士亦有龜喪禮卜宅是也闍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長樂陳氏曰以龜爲寶所以致謀於神以圭爲瑞所以合符於天子致謀於神所以考國疑合符於天子所以重國體非諸侯之所私有也家之寶龜藏圭則爲私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見譏於君子也
嚴陵方氏曰龜所以決國疑圭所以申國信諸侯有國者也故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大夫有家而已故不寶龜不藏圭藏瑞言藏則以藏猶不可而況於瑞乎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不臺門凡此則以國家之辨各有稱焉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孔氏曰禮主威儀以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天子德尊孝篤故立廟以多世爲稱諸侯大夫士德轉薄故廟少爲稱士一廟謂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二十有六者尊者宜備味也諸公上公也諸侯侯伯子男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八或六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鄭註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者以文連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是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禮故云朔食及相食以案禮有正羞有庶羞見公食大夫禮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絺明庶羞也故鄭註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已

子二十六豆亦為正羞也如公食下大夫豆六則其餘者亦於
言下大夫六豆設于堂上則知天子公侯之豆亦設于堂上矣若
可知也引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證此八豆之義也案公食大夫
禮亦有大夫八豆之文必引聘禮者以公食大夫是食禮聘禮
上大夫是致饔餼禮欲見食與饔餼堂上豆數同也引周禮者
皆堂安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此鄭以意量之也諸侯七介
七牢者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周
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案大行人
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
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中言之也其介數得下其君二
等若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牢者唯據侯伯之卿
降君二等其餘不禮則否天子之席五重者尊者須厚多重乃
稱諸侯三重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也凡鋪設之
例一種席皆稱重故與禮註云重席重蒲筵也凡席有兩則
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稱重別也天子五重八豆者其孔略
圖故多重宜多郭薦故八豆諸侯卑於王故郭薦少三重六豆
五等同也諸侯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
天子與介牢禮無等及賓禮皆同事古者禮器未於其四邊上
下不周致茵於樽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樽
之上所以抗載於土鄭引士喪禮下棺之此經葬五重三重之
義也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
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
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縟用淺色
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
有絮褥也亦縮二橫三每為一重也此以多為貴結上文
長樂陳氏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
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為貴以求其稱而
已其言以多為貴則先之以角而繼之豆介牢席若先神後人
之序也由豆及介牢席而繼之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至於多
少大小高下文素之間其先後之序蓋可以理考　又禮書曰
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
嚴陵方氏曰豆以實地產為主故每用陰數介謂介儐之介此
引諸侯來介謂朝天子之禮也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
之禮也此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
卿可知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為貴
山陰陸氏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
二十有六若此數自公以下雖有加豆羞豆不數今降天子以
多為小故也小其加豆羞豆有降殺春秋傳曰楚子入饗于鄭
加籩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籩
豆非饗食之常也少牢諸公十六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
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茅
菹醢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薦豆六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
菹鹿臡是也以差次推之上士饋食之豆四既夕禮脯析蜱醢
葵菹蝸醢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冠禮喪禮特牲饋食葵菹蝸
醢士冠禮有栗脯而已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篾席敷重筍席
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五几五筵紛
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繅席次席皆重設是之謂五重凡
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自其通者言之筵或謂之席席亦或謂
之筵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
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
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萑席又卑亦單設大射儀曰司宮兼卷重
席設于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明之重席則無異

異可知鄭氏謂公食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可
不知司几筵加繅席重設之諸侯三重席公食大夫加於
席主大夫再重足之侄席單設而已蓋如是而後諸侯之席三
重大夫再重也凡棺天子柏椁諸侯松椁蓋首數九非大夫以
下之事也五重之重棺重其禮之稱據鄭之說之棺八寸屬
六寸椑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先
儒謂席有兩則稱重與棺重別此謂天子之棺四重之誤也蓋
天子之棺五其爲重者有四今曰五重後言之雖曰五重可也
易兼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
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
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視之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
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耶大堤之横亘如山林其視尺寸之土
若不能爲損益也然水源基于一勢與堤平苟猶有尺寸之
土未沒則涸水之人可恃以無恐常見百萬生靈之命繫焉
尺寸之土苟尺寸之土可以遏滔天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
亂之原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嚴陵方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一定則禮有隆殺而不
致相踰越此所謂禮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是也
許氏曰禮之制度事爲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然其所以異其多寡以爲等所
嫌明微使禮之或多或寡或小或大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
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稱其名列其器而表以將
焉禮以義爲則非聖人莫能爲矣方天下未有此禮也分未設
陵等威盡未嚴也聖人取其多且文者致隆於君上由君而下
析其降殺莫得以比隆焉天下之人亦見君上之禮其取數多
矣用物宏矣往往不以爲過而以爲當然退卻其所當得者不
自可於寡約之中而退焉自適於分之際彼其初未始有以

也禮一制焉而君勢益尊民志益定是則聖人之教也故爾鉶
之設天子則七諸侯則降而五焉大夫三焉士則一焉非特以
誠深者存獨降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禰之道當如
是也堂上豆爲天子則二十有六且諸公則殺而十六焉諸侯
則十二焉上大夫八而下大夫六焉非以備味多品獨於天
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諸侯
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席重異宜諸侯之三則多於大夫之再
事莫大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月抗木與茵之數至于五重而
婁以八至諸侯則五重六婁而已夫葬月之或七或五也
折節物量之數五之與三八之與六天子諸侯之儀亦或幾於
相亂矣夫其禮之相亂者其間不能以寸聖人乃眷眷致詳焉
蓋以爲毫釐之際所以明嫌表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雖然七
月而葬非特貴夫闕月之多也死生終始之際人道大變聖人
嚴焉固不可不深長思而盡心於此也況至尊至貴之極者與
倫等而可忽於此乎七日而殯則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既殯而
庸有悔焉君子以爲不仁於親也七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
必信既葬而庸有悔焉君子以爲不仁於親也周制合殯
然王太宰受之鄉遂縛引司徒治之大喪之殯也葬也必以大
臣蒞之若所以示天下之嚴且重也若夫未殯之於從之用衣
裳也鋪尸之用簟也寘尸之用夷床也枕尸之用角柶楔尸之
用角柶也斂尸之用圭璋璧琮瓚也必七日而殯奠者盡欲
以誠信乎此也及其葬也水兕之周於棺椁也蔽蓆之加於椁槨
也龍輴之用寄器也葬之用輅車象路也七月而葬焉君子盡欲其
誠信乎此也春秋一書曰天子志崩不志葬獨於莊四年志葬桓
王甚或以爲不志葬者春秋之常也或以爲尸以求於諸侯也
夫事莫大於葬天子而天子奚爲不志天子之葬同軌畢至尚何

侯於家者桓王崩於桓之十五年至是而葬蓋七年矣聖人之
心其諸以春秋臣子不能盡其道於送往謹終之際絕父子君
臣之義春秋蓋隱忍而不書間有複見於經者乃若是慢也覩
春秋之書而當時臣子之罪著矣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
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
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
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猶獻也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
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
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
樊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
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孔氏曰此一節以少爲貴亦是稱之義也爲賓用介天子以天
下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鬯人共
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
貴質故祭止一特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守適
諸侯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
朝也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無鬱鬯諸侯自相朝饗禮畢
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相接以芬芳之德不
在殽味也何以知朝饗畢而灌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爲賓將
幣畢云賓亦如之鄭云賓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
曰儐又引此經謂此朝禮畢儐賓也案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
祼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亦用鬱鬯此特言諸侯相朝者
據以少爲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若諸侯相朝則設鬱鬯而無殽
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
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飧也尊者以德爲
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待勸乃更飧諸侯再飧而告
飽須勸乃又食士大夫轉卑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也食力謂

工商農庶人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力作以得食故皆食力以飽為度不須告勸故發無數也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晉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大路繁纓一就者殷祭天以木爲車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則一成車既朴素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殷之第二路也其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故鄭注郊特牲以此七就爲誤圭璋特者圭璋玉之寶也特謂不用他物媵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聘禮曰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是聘也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此鄭註圭璋謂聘以爲瑞無幣帛也案聘禮行饗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註云二王之後饗天子璋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是圭璋特義也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少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行禮至三獻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又案聘禮賓之將束帛乘馬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於聘賓皆用束帛乘馬其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鬼神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故單席也諸侯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也特猶獨也旅衆也大夫則君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凡此尊者少而卑者多故曰以少爲貴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犢以天子祭天之禮事之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裸還且之為者謂其用鬱鬯之時而無籩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則無數也夫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圭璋禮東南之玉而主乎陽琥璜禮西北之玉而主乎陰主乎陽則可以特達於天子主乎陰則必附爵而后通故易之陽卦畫奇陰卦畫耦以其陽故可以特而不必有附陰必資於所附而不可以特也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此豈非所謂陽德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射之數而天神之祭則蒲秸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又禮書曰禮有以多爲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爲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殺於道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

嚴陵方氏曰祭天特牲經所謂郊特牲是矣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此見郊特牲篇凡此皆以誠之義也鬱鬯見表記解灌即小宰凡賓客贊祼之祼王氏謂若今禮飲賓客祭酒是也亦見明堂位解夫以位言之則諸侯尊於大夫以禮言之則朝重於聘然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者蓋以飲爲主不羞味而貴氣臭故也繁纓蓋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匝蓋色至於五然後備故也色之謂之就猶樂謂之成歟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至於周則以多者爲貴爲故王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

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
就者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
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至於五由
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二矣兩
楹所見亦互相備爾考之於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
也周以玉路為大此則木路為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
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後為先與次此則以等之上下
為先與次爾席所以行禮自天子而降其重數或以五或以三
或以再至於禮鬼神則一重而已故曰鬼神之祭單席
延平周氏曰祭天於禋祀則禮成於玉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
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待
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
許氏曰禮貴乎多者蓋非多則不足為禮之稱也然物欲有
而人情亡藝故使天下而皆饜是其好多之心則雖窮天下之物
適以亂天下之禮而已是以聖人之制有推而進焉以不奪其
情亦有抑而反焉以深求其本情見而分立本隆而德尊故天
下之人委蛇曲折於文為之中而不忘其初登降酬酢於無數
之內而不失其義順覆其末而亦逆存其始聖人之禮於是乎
情文兼該內外合一渾渾乎其明於人心矣是故天子無介祭天
用特天子之膳諸侯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
主國豈不能備品籩也而灌止用鬯繁纓又於多就而大路一
就也琥璜用於爵帛而圭璋之特也不特禮之多少為然推之
於小大高下文質之間亦莫不然故宮室器皿尊者極其大而
宗廟之尊彝尊之貴於散也觶之崇於角也瓦甒之尊於壺缶
也無非不發其大而隆其小也堂雖門雖尊者極其高而祭天
之地不壇也天子之尊而發禁也又無非樂其高而不忘其下
也龍袞玉藻文采之隆於天子極矣而祭天之用壹不琢羹不
和大路倚素而越席之用疏布巾而禪杓之屬皆以文木之
用而遂廢其質或多少不同其用而各推其宜文質不一其施
而悉推其稱或大或小或高或下狹不可典要廣不可發精文並
茲條理不紊而禮之本末始得以並著於天下後世言禮者不
知聖人順人情中理之實以為是區區者皆所以強世是知聖人
制禮之初未嘗取成於吾心而一惟其理耶
山陰陸氏曰灌以為禮而已未有嘗也爾故周官典瑞掌四
遂自胡而下繁纓知字從糸從攸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玉路樊
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以此見之玉一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
禮曰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飾而已鄭氏以為繁如鞶帶之鞶
非是圭璋陽玉也德也琥璜陰玉也事也禮書曰諸侯聘天子以圭
聘后以璋饗天子以璧饗后以琮所謂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
聘可也然則琥璜用天子與后以此饗諸侯聘天子酬以琥后
酬以璜此其殺也小行人職云琥以繡璜以黼以和諸侯之好
故蓋如此　又新說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
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
掃地而祭於其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
祀共其享牛求牛饗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
牛於天則騂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
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饗牛而已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
為貴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于男或以
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

謂之大㽅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
之禮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爲貴
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爲貴也器言其
所容度言其所至度則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
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
可謂之皿若籩豆之屬止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
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
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天子公曰丘諸臣曰封此亦大
小之辨也
講義曰喪祭之禮必視其位之尊卑位尊而禮隆此人子之心
也宮室謂宗廟也器皿祭器也棺椁丘封所以送終也且四者必
以大爲貴蓋所以備物而盡禮者如此而後可以爲孝也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
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
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
曰尊酒簋貳用缶
孔氏曰案郊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
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
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
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
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
禮亡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
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此以小爲貴近者小遠者大缶在門
外則大於壺矣案禮圖瓦大受五斗則瓦甒與瓦大同凡饗者
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内君尊謂子男尊也不

云内外則陳之於堂人君面尊專惠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
不重味故以小爲貴稱也
嚴陵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
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
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自尸之與主
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爲
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
言其所容以筭法推之謂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三兩謂之鍾則
缶與盎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則不一有用之以盛酒
者若坎所謂用缶是矣有用之以汲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矣
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矣
山陰陸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
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凡宴尸天子
舉斝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歟若特牲饋食禮尸以角旅
酬更以觶與此經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爲貴然則此經所言蓋
天子諸侯之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
禮歟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則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
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其所謂門内壺者耶公尊瓦大在尊
南南上豈所謂君尊瓦甒者耶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其所謂
門外缶者耶圜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
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孔氏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
鄭注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
嚴陵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則體陽道之極故也故堂階之
高其尺以九爲節以至國則九里城則九雉涂則九軌門則九

重堂則九階屋則九楹寢則九室服則九章皆爲是也然典命上公亦以九爲節者非僭也示與王同德而已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前言家不言門而有國者得用之矣故天子諸侯臺門凡此皆以高爲貴故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以三乃其別也

講義曰易曰上棟下宇蓋取諸大壯則君室固取乎壯麗也又況王者之堂乎故自九尺以至三尺各有等差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

鄭氏曰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

孔氏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彝饗醴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之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亦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棜是轝名故既夕禮云設棜於東堂下注云棜今之轝也又注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爲棜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爲棜也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鄭註云名之禁者因爲酒戒也案鄉射是士而

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於大夫也特牲亦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者鄭註云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之職言兆五帝四望四類又言兆山川丘陵墳衍而不言兆昊天蓋有兆域則有壇無兆域則不壇不壇於外所以示其至敬於內也棜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豐有舟譬之彝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若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此天下所以無縱酒之過矣

嚴陵方氏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特人爲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素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禁所以承酒尊且棜也禁也皆所以爲酒戒曰棜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棜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爲禁無足者爲棜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爲貴於大夫用棜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

山陰陸氏曰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從豆象形蓋豐用豆之時也故禮自諸侯以上皆爲豐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由是觀之雖謂之豐其禁在其中矣故豐亦或謂之廢禁禁亦是也廢讀如廢敗廢爵之廢無足曰廢豐似豆而卑宜非有足者也且謂之廢禁固亦以去爲義廢敗言喪無所事敗也廢爵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然亦不可不戒所謂戒者皆有舟皆有豐是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鄭氏曰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己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又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衮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為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熊氏曰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等上同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菽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長樂陳氏曰此經主以文為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衮而已諸侯之服雖曰自衮冕而下然其德則貴乎能斷故言黼而亦舉其下者而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其章有黻而已故言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蕃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咎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衣也裳間色自天子至于士皆纁裳也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繢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又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則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冕藻絜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趨下旗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繅以絲為之或作璪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也
延平周氏曰虞舜帝也帝則體天者也故日月星辰繢於衣而龍則次於日月星辰周則王也王則法天者也故日月星辰繢於大常而衣止於九章自龍而下至於穀蓋示其日月星辰未能體之特觀法之而已其所能體者變化也故天子九章以龍衮為主體其能變化也諸侯七章以斧為主者諸侯有君道有臣道則未能體變化而所可體者斷而已大夫四章以黻為主者大夫成德之爵道合則仕不合則去故所體者辨也蓋東南為黻而東南乃陰陽分辨之地故黻有辨意士一章而以玄衣纁裳為主者六入為玄三入為纁玄則天道在北方之色纁黃朱也黃則地道在西方之色朱則天道在南方之色天道在北方寂然無為藏諸用也藏諸用者自形而上者也天道在西方萬物之所致役天道　在南方而與萬物相見者皆顯諸仁也顯諸仁者自形而下者也自形而上者為陽故在上之衣玄而作繢繢亦陽事也自形而下者為陰故在下之裳纁而用繡繡亦陰事也自天子至於士其衣裳皆用玄纁者以士之賤為無嫌故以玄衣纁裳為主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弁師謂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而此言朱綠藻蓋冕之有玄所以象道之體有朱綠所以象道之用而旒止於十二者則天數也諸侯九者殺天子以兩也上大夫七下大夫五者王朝之臣既出封則遂於王而有所伸故命數用陽而旒之數如命之數公卿大夫未封則以其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命數用陰唯士之賤無嫌於抗王故用奇命數用陰而旒數當以八與六而已果上大夫止於七而下大夫止於五乎
嚴陵方氏曰凡服其章雖異至於玄衣纁裳則通上下如之然此止以言士者士之服無章以玄纁為主故也自大夫而下皆冕服也士則皮弁服而已藻必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

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緑同義凡此豈非以文爲貴乎然自以
少爲貴而下皆不言禮至此復冠之於首者蓋欲以文爲主
山陰陸氏曰黼黻見服要衣纁裳亦冕服也天子龍袞其
次與黼又其次與黻又其次與玄衣纁裳蓋已之法如以爵而
已矣是諸侯無藻火大夫無黼士無黻也龍神而不可知天子
之德也黼尚成斷諸侯之事黻有可否大夫而後進爲若天子
上士服玄冕德猶愧於此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
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明堂位
曰大路殷路也鼏或作幂樿木白理也
孔氏曰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無容父
之族黨以質素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也大圭天子朝日月
之圭尚質故無琢相湖之文鄭注杼上終葵首者杼殺也下頭
方而殺其上也終葵首椎名也於杼上之頭又爲方椎也大羹
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
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
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
之形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婆尊也祭天用陶匏蓋以
瓦爲尊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形爲尊見夏殷禮也疏布幂者
疏麤也幂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爲巾以覆尊也故幂人云祭
祀以疏布巾幂八尊註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貴素故
用白理木爲杓而鄭註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愨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天子大
圭則措之不琢而杼上所以象乎天之藏物而無爲也鎮圭則
執之故必琢而銳所以象乎天之生物而有爲也象其有爲以
示其仁之顯象其無爲以示其用之藏仁之顯則小而用之藏
則大故不琢所以爲大圭也以不琢而謂之大圭則羹不和謂
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道之所寓而非功之所致也以
蒲爲席謂之越席言牛於尊謂之犧尊牛取其能耕犧言其共
祭言犧而不言牛以共祭爲主也犧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共
尊所以祭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冪唯犧尊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圭之用即其體而無琢刻之功所以爲大若鎮
圭之類則小矣大羹之道遺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爲大若
鉶羹之類則小矣大路之制因其質而唯朴素之尚所以爲大
若金路之類則小矣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略不過於多少大
小高下素文
山陰陸氏曰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不
專於郊也所謂越席蓋亦以此凡木不飾爲樿樿椰樿杓是也
蓋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樿杓加飾矣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鄭氏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
孔氏曰此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
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而至於禮以素爲貴皆禮之寓於形名
數度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
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之而不以爲不足唯其稱而已
此爲禮不可不察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以多爲貴亦或貴少有以大爲貴亦或貴小
有以高爲貴亦或貴下有以文爲貴亦或貴素如此不可不察
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禮有以多以大以高以文以少以
小以下以素不同然於多於大於高於文不殺於少於小於下
於素不豐取稱而已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
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
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
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鄭氏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詡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
樂多其外見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致致密也物無可稱
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廣明稱禮多少之事又貴多貴少之意外心謂
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王者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既有德
發於外豈得不貴多乎君子則天子也樂得其禮發見於外也
德天地之德也産生也天地之德生於萬物精微無道視天下
萬物皆天地所生若特彼所生以報於彼無物可稱是其外來
豈得不貴少乎
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禮存於內
故有內心焉用心於外故以多爲貴用心於內故以少爲貴德
之發揚則其和足以詡萬物矣詡言能翕能張也德雖不言而翕
張萬物如之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得其理而功之所施者
博矣以多爲貴乃其稱歟故君子樂於發也易言天地之大德
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産物生之迹雖粗而
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産之致也
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以少
爲貴乃其稱歟故君子慎其獨也
延平周氏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用其心也外用其心者
出而應物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用其心也內用其心
者入而藏於密者也道者生乎德者也德者入乎道者也故德
生之極則道也道故精而不粗微而不顯舉天下之物孰有稱

其德者內心者聖人之所從事故言慎外心者聖人之所不得
已故言樂
馬氏曰君子之爲禮無必於多而有以多爲貴者以其心之顯於
外也無必於少而有以少爲貴者以其心之藴於內也其曰德
發揚以下言聖人之德釋其禮以多爲貴之義也其曰德産之
致以下言天地之德釋其禮以少爲貴之義也聖人之德得之
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徧萬物盛德大業至於如此則得不
以多爲貴乎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生生之德精
微不可名狀凡天下之物皆粗而無足以爲對也聖人觀天下
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特脩誠以事之而已則得不以少爲貴乎
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矣樂其發樂其德之發於外
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山陰陸氏曰理大則所該之物廣發若法度彰禮樂著君子所
樂在焉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德産如此而其極非形器所能
喻也慎其獨慎所以感之者
廬陵胡氏曰外心漢康衡云廣心若大詡大也少儀云會同主
詡在下君子樂君德之發見內心若道心惟微也
范陽張氏曰內心則寂然不動之時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
易所謂敬以直內也孟子所謂盡其心知其性也外心則感而
遂通之時發而中節之時也易所謂義以方外也孟子所謂存
其心養其性也自內心而進於此則爲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
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爲天地日月之昭明兼天
人通本末合內外循環往復無有不可聲言之於末從元生本從
本立根從根立幹從幹發枝從枝敷條從條出葉以枝葉觀本
元相去遠矣然枝枝葉葉皆元氣也有元氣而無枝葉不足以
見元氣之功有內心無外心則無以見禮之大用由是推之一

葉之黄一枝之𤻲皆不根之病也一拜之不酬一言之不中皆
內心之不充也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
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說制禮雖稱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稱敬慎
而其理為尊外心接物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極心為內
故以外少為貴極禮於表故以外多為美故先王以稱為禮也
嚴陵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即上文所言者是也外
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
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為貴故不可多稱其
外心則以多為美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馬氏曰心蘊於內聖人則以少為貴所以尊其內也心顯於外
聖人則以多為貴所以樂其外也天下之物賤在多貴在少故
少之為貴少而至於多則莫不更賈故以多為美故曰少之為
貴多之為美
延平黄氏曰天子饔餼於諸侯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
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以少為
貴者內心也故曰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
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
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
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今百
官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
故曰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
呂氏曰內外之分不可以偏廢而先王因得以制禮者自天地
之禮觀之天固尊矣而郊以特牲豈非內之為尊故黝至於社
稷之祭而牲以太牢則外心以盡物而已自君臣之禮觀之君
固尊矣而膳以牲犢豈非內之為貴故黝至於國君之享則具
十二牢則外心以盡物而已以下享上備物不足以稱德而內
心以為尊以上享下非物不足以盡誠則外心以為樂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鄭氏曰君子謂大夫以上
孔氏曰此一節說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為竊大夫常祭少
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
加一等少牢
長樂陳氏曰有君國子民之位而以大牢為祭此禮之所當然
而非禮所謂過也以匹夫之賤而亦以大牢為祭此攘竊者之
所為而非所謂禮也士固有祭而不止於薦則祭者士之所得
為然因其所得為之祭而至於大牢之僭此固非士之所宜以
其有所因故言攘而不言盗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匹偶
也以其有夫婦之偶而已夫禄厚者用禮隆禄薄者用禮殺
以稱己之有無而後可為故以是言之
馬氏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
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禮
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犢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
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攘攘者非其有
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
鄭氏曰濫亦盗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
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
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宫室之飾士首本大夫
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奢而失禮之事管仲大夫也簋是黍稷器兼少牢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故鄭知為龜形也無禮有象獻故知諸侯飾以象也周禮九嬪云贊玉齍玉府云共玉敦故知天子飾以玉也鄭引紘天子冕之紘諸侯青組紘見祭義文也案士冠禮緇組紘纁邊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用雜與士同紘冕之飾用組為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纓也此鏤簋朱紘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濫為之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鄭引栭與欂皆釋宮文引宮室之飾至天子加密石並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案禮緯云達稜謂斲為四稜以達兩端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廟飾此管仲僭為之也

嚴陵方氏曰是皆天子之禮管仲以陪臣為之則過於奢矣奢者則僭故君子以為濫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為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鄭氏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

孔氏曰此一節論儉而不中禮非禮之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豆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

嚴陵方氏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為下者以此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我知禮者也克勝也

孔氏曰戰勝祭受福是所為得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祇為二大夫之不稱也連言戰者郊特牲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

橫渠張氏曰孔子謂我戰則克聖人有不戰戰豈容至敗衂凡興師必各有名師非好生屈民皆無名也祭必受福者百順之名孔子所以交於神明者必別有道凡祭祀之末告利成利之為言順利通達內盡志外盡物於祭祀之事順利皆達也舊以利為養養乃其間一事耳孔子曰我戰則克若止謂伐義者為勝則子産叔向輩衆矣亦莫有不義若然夫子戰當一勝一負豈其然乎聖人之戰無敗若周孔相對則何如雖有不戰知彼知己一有不及則戰矣

嚴陵方氏曰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慎也祭義曰致物用以立民紀是矣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王氏謂寡可強而使也衆則不可強而使也人可欺而事也神則不可欺而事也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所謹則得其道可知蓋美之詞

馬氏曰紀者衆目之總禮者亦百行之總君子之戰非必於克而克隨之君子之祭非必於受福而福亦隨之蓋在己者有以先之也在己有以先之者禮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之可必者多矣何獨舉此二事祭而受福猶可期之神戰而必勝則軍旅之事子固以自信乎此蓋郊特牲記春蒐之禮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共祭祀是以言季春出火簡車賦歷卒伍顯其禽以觀其不犯命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而繼之以是言則戰與祭自當

並云戰毋智則可以必其勝祭毋禮則可以必其福亦理之當
然禮器不原其本而復出之故不盡其義然曰禮衆之紀紀散
而衆亂又曰為得其道矣下即言祭祀不祈及牲爲之事是亦
此意禮器郊特牲似出兩人各記所聞初不相謀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
美多品
鄭氏曰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祭祀不爲求福也麾
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葆之言褒也葆大謂器幣
也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多
品禮之義有以小少爲貴故不貴肥大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也凡祭祀本
爲感蹊霜露設祭以存親非爲祈福報也周禮設六祈之科非
福之常也蚤謂先時也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爲快也褒
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
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爲之也嘉事冠昏也
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
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爲而然非
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繭栗宗廟角
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並及肥大薦不美多品者薦
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爲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也
案桓三年齊侯仲年來聘致夫人告廟也
陸氏曰齊人謂快爲麾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祭祀也盡神而已故不祈因時而已故
不麾蚤必求其稱故不樂葆大不忍其代親故不善嘉
昏之嘉事然祭祀有所謂祈牲有所謂肥大周官大祝掌六祈
易革之時用大牲吉

嚴陵方氏曰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與左氏口
石蜡純臣也所稱同義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爲民
而已若噫嘻之祈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不麾蚤者不先時也周
官言朔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義言孝子將祭慮事不
可以不豫備非不先時也蓋慮事具物不可以不先時及其行
事則貴及時而已故經又言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夫冠昏所以
著代其祭也乃不忘本非善之而祭也左氏言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腯曲禮言犧牛肥牛則牲非不肥大也爲其禮苟不至徒
及肥大則僞不及物故也祭統言苟可爲者莫不咸在郊特牲
言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則爲非無多品也爲其誠苟不至而
美多品則以美爻禮故也
馬氏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非求福也故不祈不祈者自求多
福而已非求於神也風雨霜露之變然君子履之而悽愴怵惕
之心生春禘秋嘗皆因時而追念其親也故曰不麾蚤苟快於
蚤非合諸天道也器幣所以將誠苟葆大其器而無其意君子
不樂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仰凡因嘉冠昏之禮必先祭於祖廟者非以嘉事爲善也不其
有尊祖親禰之意禮有以大爲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爲
貴而薦不美多品者脩其在中之誠而已蓋君子內則盡志外
則盡物在外之物不可得而盡盡其在內之志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祭祀有祈爲今曰不祈戾也葆大讀如保大春秋
傳所謂保大定功曰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
樂之今曰不樂葆大災也禮洪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今
曰不麾蚤戾也禮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今曰不善嘉事戾
也禮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今曰牲不及肥大災也及讀如公
及戎盟于唐之及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禮凡天地之所生莫

不成在今曰為不美多召咎也其言如此雖矣然於經猶未合者則以有貴於此者也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鄭氏曰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

孔氏曰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小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閔為君時僖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其子文公立弗綦為宗伯與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禮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鄭註謂奧當為爨也祝融與爨二者不同祝乃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止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二者所以不同也

新安朱氏曰有問竈可祭否曰飲食所繫亦可祭又問竈尸答曰想是以庖人為之

嚴陵方氏曰奧者西南隅致養之地故祀竈於奧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猶以后稷配天而謂之郊祀后稷也

金華應氏曰奧者西南隅之地而燎柴以焚牲也文仲不知正其祖祀之為禮徒以昵於所親為孝時僖公之死未久既升其祀於上又即其所居之奧而焚牲以為祭夫子謂此特老婦之祭耳蓋五祀設主而迎祭於奧皆室人親為而婦人之老者主其事物則盛於盆酒則尊於瓶是其所以為媚事之態耳而何益於孝乎或曰奧即廟中之奧蓋時既逆祀故加此於二廟以為媚也

廬陵胡氏曰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如宗廟之儀但無燔柴耳鄭以為爨誤矣

延平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而爵之有先爵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一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鄭氏曰禮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也入室必由戶猶三百三千皆由誠也

孔氏曰自此至殺因一節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也禮若人身體也髮膚骨肉筋脉備足乃為成人也體雖備設之不當則不成人設禮不當亦不成禮也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為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為貴也大小顯微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行禮皆須至誠故云一也室猶禮也戶猶誠也

嚴陵方氏曰體有上下有左右各有所用不可易也易則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以多之為美故大者不可損以為小以少之為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為大以外之為樂故顯者不可揜以為微以內之為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為顯經則簡曲則煩及歸於道之極則一而已中庸又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蓋禮之大經其義止於三百禮之委曲威儀有至於三千其言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為禮古之言禮者內之為本外之為文多之為美少之為貴凡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微顯設之皆當禮之所以備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經禮則體經以盡其常曲禮則致曲以盡其變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雖其多至於如此之不同而其趨於誠則一也三百三千者蓋言數之多而已

延平周氏曰戶譬則禮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鄭氏曰若順也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

孔氏曰來竭己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內行誠順故須少小下素求諸內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而外行誠順則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慎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內者美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內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之

山陰陸氏曰誠之所在常自若也不為質文加損

四明沈氏曰若不是順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而發為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為偽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鄭氏曰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討猶去也摲而播謂若殺有所與也摲之言芟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衆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摭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

孔氏曰此經廣明禮意不同直謂任己天性而行也經常也常而等順猶順序自天子以下轉相降差是順序而稍去之也播布也謂君祭而臣助祭下至胞翟恐有所得是妾上賁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法也法天以刻文也致極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攟猶拾取也君沐粱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

嚴陵方氏曰直而行者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若因事不詘至敬無文是矣內而殺者謂爲所隆者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爲母期君爲不以卿爲貸長大矣經而等謂順理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順而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之也若順君臣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閨門是矣摲而播者謂摲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賤餕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己子是矣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若天子之服袞冕其旗太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衮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矣順而摭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儉以從衆拜下以從禮是矣

江陵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爲文以不同爲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是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此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爲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摭爲對脫簡誤在旁耳討正也摭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每等減去以去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爲順此以少爲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

廬陵胡氏曰討求也若郊特牲殷人先求陽周人先求陰順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一也者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三代所行之禮雖各別一皆趨於至誠民亦共用誠如一也尚白殷禮也尚黑夏禮也夏以十三月爲正於時草之萌不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故知青爲黑夏先殷後今先云素者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以青爲黑以黑爲黃即指鹿爲馬之類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

嚴陵方氏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也道者君之所獨得其民由之而不知故曰民共由之或素或青者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爲文言青則知素之爲質蓋天地之文始於春天地之質始於秋故也夏造殷因者言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後也以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始不同故曰一也如此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

延平周氏曰一謂上九事三代同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鄭氏曰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此亦周所因於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酬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

孔氏曰此一節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孝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祝告於孝子侑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撰常人也案特牲延尸及詔

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是祝官皆
得爲之不常用一祝也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坐尸及詔侑無
方之禮皆因於殷禮故云亦然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禮質言
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
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是殷
轉文也周又因殷而益之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群廟之主於
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
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
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益之然大祫
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引世事謂周禮旅
酬凡敘錢飲酒必令平備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
吳郡張氏曰自秦時祭祀無十日之齊而立尸之義不見也
嚴陵方氏曰夏立尸而旅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

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爲此特文備之事爾而於
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始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山陰陸氏曰宗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昆成康之世文
武祧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亦時祭何必大祫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鄭氏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
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群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
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以尊遠爲敬近人情爲褻近人情者若一
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最近人情也既近人情非是禮
之至極也猶血於人情最遠故郊爲血以爲極敬也然知大饗
祫祭先王者案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下宗廟之祭凡有六
饗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爲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

知非大饗帝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也三獻祭社稷五祀
一獻祭群小祀者以祭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三獻
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宜三獻
也祭群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血爲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
遠者爲古近者爲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案宗
伯祭廟以祼鬯爲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爲始此云郊血大饗腥
三獻爓一獻孰皆謂祭祀初始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郊
血大饗腥之等也然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
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
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
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
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爓宗伯云以
血祭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爓明有腥有孰可知也　皇氏曰

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爓孰今所以各言者此據設之先
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大
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
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
薦凡爲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
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之時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時也若群
小祀之祭唯有薦孰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
在前後薦者設之居後
沈氏括曰祭禮有腥燖孰三獻者說謂腥燖備太古中古
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爲無知則不仁以爲有知
則不智爲可食之孰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爓所以爲智又
一說腥爓以象道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
鬼神所享腥爓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

理未可致詰
延平周氏曰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及以事天獻以䵍乃近
人情者也而及以事羣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䵍
與䵍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
嚴陵方氏曰今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如孰
故用之於獻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且由腥而上則
尚氣而已至於孰則又尚味焉故以特牲曰孝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延平黃氏曰人情天道相爲遠近者也禮之近天道者人情遠
焉非禮之宜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禮之近人情
者天道遠焉非禮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
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爲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爲主故以禋
祀事天天上而則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貍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
物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微投之於淵瘞之於土疈而磔之
將爲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先王寓意之所寓
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飌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
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
之是則可矣上帝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爲之以味無
象也不可達之以氣然之血腥之陳一獻之爓一獻之孰自孰
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先王以爲未也泰壇之禮燔柴
之衆天產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用血而已豈禮
之至哉至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者也以寄其誠而已先王之
於天祀也以其心動之以精意接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
宿不御也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與祭必自王
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齊以致其精意

祭祀之齊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者將以致精焉人之
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用在焉
之理王精神與帝感通處帝資予良錫若精神之接於帝也
[redacted]氏曰爲以血人情之所遠也而及以事天獻以䵍人情之所
近也而及以祭小祀至于大享之用腥三獻之用爓則先王重
本賤末之道蓋可見矣然非特此而已籩豆之薦可食而不可
嗜也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此
先王交神明者非以同人之樂之義也故用元酒而不以醴酸冪
用疏布而不以文繡椎用槀秸而不以莞簟至於組用腥魚豆
先大羹之類皆以質素並之類是也先王交神之道不可同於安樂
之甚由是觀之禮行於祭祀之間散於形器之末凡所以不近
人情者其意皆存焉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
清爾殽既馨神祇祖考之所以安者安於禮而已來燕來寧
則以君子之有禮也酒以清而不以多爾酒既清爾殽既
馨先王之道豈求異於人情耶亦以禮之既至而物有不足用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
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
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
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鄭氏曰作起也敬非己情也已猶甚也愨愿貌大處則辭不
見情無由至也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
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
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
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漚夷并州川也配林林名繫繫牲于
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

切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皆爲温藉重禮也詔或爲紹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行禮當有積漸君子行禮非是徒起而致己之情皆有所由以爲始也周禮上公九介諸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七介舉中言之司儀賓至大門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若不爲此則大急褻情無由達也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於頖宮告后稷以將配天是先告卑後祭尊也池小川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先告惡池配林然後祭河及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先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三月繫也祭前十日於七日之中散齊前三日則嚴宿以致齊積漸敬慎不敢偏切也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行步温藉之至極也　皇氏曰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

嚴陵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略禮之文常曲而詳情文相須不可以偏廢此禮之所以行也然則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行哉亦必有所由始以曲爲之文而已由始言有所先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介相見而下至温之至皆其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由是也鄉飲酒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讓之數必以三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林則本之所積以其從祀於泰山故曰配林七日戒即祭統言散齊七日以定之是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事而備焉故曰慎之至擯於賓執事以承主者也詔於主傳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樂瞽之步者賓主相接而

後禮行皆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故曰温之至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禮情在此將有以致其情於彼所以致其情者非任性直前蓋有以先之也大者小之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有漸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有事於頖宮者凡以此也不如是則情失於褻且慢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然則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人有事於上帝蓋非禮也天子祭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魯人有事於泰山亦非禮也然而此者取之而不非者取其有小大先後之序也
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本而已則或失之愿是故以介相見辭讓而後至自道觀之去本遠非其至也自禮觀之去用遠亦非其至也故此備及覆言之如此荀子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魯人告后稷於頖宮以配上帝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配泰山雖曰告之實以肄習其禮即事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惡池與河皆沈祭之屬配林與泰山皆埋祭之屬而頖宮獨非祀之屬者諸侯之有郊禮之變也唯其爲禮之變故事之所先者亦異也攝心爲戒此攝心則已故不宿不宿故將爲齊之散者耳既攝心矣而又宿故爲齊之極致也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禮之於賓主有擯以輔賓而詔之以其義則賓主之情通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瞽矇凡樂事相瞽有相以道瞽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爲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自外作者因不和矣樂以和爲體而有相以導之則凡由中出者因不和矣外和而內或否焉內和而外否焉皆非所以爲温之至也然則所謂温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雖然禮有擯詔亦有所謂不詔者因事不詔是也
廬陵胡氏曰非自我作古直任己情春秋譏之禮與天地並言己又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燕樂之也二者反本也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脩古故可述而多學也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本謂心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席也謂下莞上簟乃安也鞂言其精細可以安人稾鞂除穗秸取稈以為席唯可郊祀除尊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簟之安而設稾鞂之麤席是皆脩古也

長樂陳氏曰反本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能使人制其邪情復於正性致中和以遂五品故曰反本也脩古者謂聖人雖緣人情制為五禮然皆稽考前古事循威始不敢創作也或損或益乘時之宜然亦弗敢忘乎其初也

嚴陵方氏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此其別也言凶事則知朝事之為吉禮言朝事則知凶事之為喪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還賓以象朝事其親所進則朝事因祭之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謂是矣禮有損益所以示相接之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侑食所以盡事生之禮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簟所以安也鞂正作秸稾秸也古備質主之主以其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此之謂有主夫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馬氏曰禮不獨有以成於文蓋將以反本也不獨有以備於今蓋將以脩古也皆不忘其初者也不忘其初仁之至也然今之禮便於用古之禮不便於用故玄酒可尚而不可用鸞刀可貴而不可尚稾鞂可設而不可安凡此皆禮從宜之意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先王之制禮必有主者知其情也則制其文使夫述之者因其文而探其情故可述而多學者非有以知其情也推先王之制禮必知其情而有所主此聖與明之辨也

[illegible]氏曰聖人之用禮必欲其情文具舉本末並行然後為禮之至醴醆雖陳不忘在室之元酒割刀雖用不忘聲和之鸞刀腥熟薦矣不忘於血毛巾幂薦矣不忘於疏布和羹之味必貴泰大羹之淡莞簟之安必貴於稾鞂之設是皆欲其本末情文之具舉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作事云為非禮不可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分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無禮既不為民物敬信故禮為萬物之至極也

馬氏曰觀物在目必有主於心欲觀其物而心不在焉莫能觀也觀物在於心心不可以無節無節於內則觀物弗之察矣所以節之者禮而已禮有以節於內則不以物亂觀不以觀亂心則物之自外至者皆可得而察也故欲觀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與此同意

延平周氏曰道常無名性命之理猶爲物而已嗜慾多者天機淺故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所以節於內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者性命之理而已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性命之理必寓於度數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

嚴陵方氏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爲之制者也用是以觀物則萬物之情可見矣凡所以能度彼者以吾有度故也所以能量彼者以吾有量故也苟唯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以制節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蓋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苟無節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矣言無節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

長樂劉氏曰能率其性則動爲禮節能性其情則動中禮節用之以觀察天下之事物罔有弗得其情者也故欲察物而弗由禮弗之得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皆謂至誠於禮以復其性以時其中然後用之應物必得其宜用之作事孰敢不敬用之爲教孰敢不從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謂極至也萬物由之各遂其性各正其命之謂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鄭氏曰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

孔氏曰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之性而致其義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自作大事以下皆因財物之事爲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爲夕謂天子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日是陽故朝旦用事月是陰故夕晚用事日旦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亦順天時也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人君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鄭知大事謂祭祀也

永嘉周氏曰禮始於無所有而成於事爲度數之間有其器而亡其物則不足以明禮有其物而亡其義則不足以爲禮故君子之於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俎豆簠簋所以致陰陽之義也圜丘方澤所以致天地之義也圭璧琮璋皆徒爲美觀所以致其所執之義也黼黻衮冕皆徒爲美飾所以致其所服之義也凡所以寓於酬酢應接之間至纖至悉未有不本於義而虛爲之者故君子於此觀先王制作之意焉本之禮而備其物謂之有物用其物而達其義謂之有禮過乎此溺於無所有君子以爲虛祈不及乎此則滯於形名度數之末君子以爲不達禮豈不有其物有其義然後謂之禮歟雖然義者本也物者末也由其上而言之物可亡而義不可亡故君子爲禮有時乎以義由其下而言之物亡而義隱故小人無物不足以知禮晚周之弊世之君子溺於文而亡其義故孔子嘗欲從先進之爲而深嘆林放之問以救其失子貢知足以知其義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爲禮之備者遂欲去告朔之餼羊以爲無益於禮則又過

矣故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禮亡而其物存則猶可與也既亡其禮又亡其物則聖人所以爲天下也幾乎息矣然則禮之義非聖人有所不能盡而所以行之天下傳之後世賢者所以俯就不肖所以跂及者舍夫物而論其義吾又不知其爲禮也若夫區區形名度數之末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爲禮之意是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然後爲君子

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皆其事矣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禴秋則有嘗冬則有烝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朝月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則夕月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爲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爲事下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然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若可以爲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者爲其足以致其義故也亹亹言勸勉於禮達言君子之人皆如是也若詩稱亹亹文王則言其勸也稱亹亹申伯則言其勉也易兩稱成天下之亹亹則兼勸勉而言之也

馬氏曰輕財而重禮先王之意也先王之制禮必因其財物者蓋將之以行也荀子曰禮以貨財爲用記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故先王之制禮因其財物以致其義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順天時也至於祭祀亦天時也天時雨澤君子所以勉勉樂之而不倦非特以時物爲可樂也樂其生財有道得以行其禮也

長樂劉氏曰作大事必順天時者謂天有時以資萬物之始地有時以資萬物之生必有厝於穀民始生之候然後致力於農桑則國之大事庶矣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者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郊六服諸侯因朝而助祭遂圖天下之事秋分之暮夕月於西郊六服諸侯因覲而助祭遂比邦國之功爲高者必因丘陵因其高以祀天也爲下者必因川澤因其下以祭地也三者聖人盡敬以行之祈陰陽之和致風雨之順所以育萬物而正其性命也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天時謂暘燠寒風雨澤各以時若君子賴之以達其勸勉農人之意於天下也

延平周氏曰作大事必順天時後天者也君臣相見於朝謂之朝相見於夕謂之夕爲朝必放於日陽之義也爲夕必放於月陰之義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貴自然也順陰陽天地自然之理故天人莫不助之所謂天時雨澤天助之也而君子皆勉勉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則所謂爲高爲下義不在冬至祀天夏至祭地也高爲高而已下爲下而已則不交也故又告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蓋陽降而下陰升而上和而後爲雨此尾閭之事也君子於此有覺焉

講義曰達亹亹焉詩者言無時而不然也外而因於財物內而盡其亹亹其於禮亦云備矣然而所資以行禮者不可以非人也故下文言有德者尚之有道者尊之能者任之賢者舉之既已得人矣猶慮其不及也於是聚衆而誓之若戒百官於庫門之內是也嗚呼禮之難行也如此奈何理之不明而可以輕議哉

金華應氏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爲之節爲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夕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

而爲之限爲高若築臺觀爲下若穿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
而施其力天時雨澤蓄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
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
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
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雲雷
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則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
於雷雨作解之以皆所以達其豊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鄭氏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
孔氏曰自此至大治一節因上經論大事必順天時故此經明
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鳳龜龍降集寒暑順時先王貴尚有德
之人尊崇有道之士任使有能之衆至將祭之時選擇賢能置
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其有不恭則
服大刑是也
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
任之以人故有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誓衆之事自尚有德至舉
賢而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聚衆而誓之則小大之官
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饗帝
嚴陵方氏曰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
也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也郊
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此聚衆
而誓之也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所感惟有道德者易通乎神明故上洛之
毖祀必屬之周召也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
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鄭氏曰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山名猶大
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
成功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
於四郊者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謂功成而太平陰陽
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謂五帝主五行
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
爲寒土爲風南面而立者視朝
孔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則上文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
川澤是也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也饗帝則因其所
卜吉土以爲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謂木帝於東郊火
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又王者各祭感生之帝於
南郊是也聖人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陽既合嘉瑞並來以是
之故聖人但南面而立朝夕視朝而天下大治
嚴陵方氏曰名山與王制所言同義告天謂之升中與周官登
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
天府謂之治中亦此意因名山而升中則因其高以告天也吉
土卜土之吉者以爲之兆也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即小宗伯言
兆五帝於四郊是矣帝有五而郊止有四者以土寄火用事故
亦兆於南郊也饗亦祭也以祭之而見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
人而言其事曰饗則以神而言其禮也鳳雌曰凰以羽族故言
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土畜土分
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物至則無猶狘之患
矣五行之氣和則無愆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
而天下大治也
馬氏曰天者高之極者也故爲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

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故爲下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因天之事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于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延平周氏曰高下者天地之位也方圜者天地之體也故因天者高以圜因地者方以下巡狩升中于四嶽則鳳凰未必降龜龍未必假迎氣饗帝於四郊則未必風雨節寒暑時蓋先王之時凡所謂和同天人之際者無不脩舉然後升中饗帝爲可以致此

山陰陸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瘞埋於此蓋有與存焉而昧者不知也吉土若周公卜洛是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鄭氏曰至教至德日下事也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君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明日也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和之至言禮樂交乃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爲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垂日月示人以至極而爲之教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爲德罍尊在阼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鄭註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于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註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有左右房

橫渠張氏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長樂劉氏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是至教也聖人無爲而五品克遜萬邦以孚是至德也廟堂之上以下言禮法盛行人倫已厚聖人無爲也唯以神道設教夫婦躬行禮樂於上俾民觀而化之不曰德之至乎

馬氏曰天垂象以示人故爲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成德故爲德之至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所謂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至德之一端耳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記者止是及此取其近於人而言之也君在阼東也則知夫人在房西也夫人在房內也則知君在阼外也

[illegible]氏曰天所以立道者在陰陽聖人所以飾治者在禮樂陰陽立道教之所自出也故天道至教禮樂飾治德之所自形也故聖人至德陰陽之精其象著爲日月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所以定位禮樂之別其用見於夫婦故君在阼夫人在房

夫婦所以定分分位定而夫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
罍尊象其動而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犧尊以陰
而上交乎陽也夫人位則靜而在西者陰也君位則在阼而西
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
大鼓以倡始而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
應鼓以和終而和終陰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
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
延平周氏曰天道無非教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
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白罍在阼而下皆所謂至教至德
者也雷陽也牛陰也故罍尊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
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
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為陽和者為陰故縣鼓在右而
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
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
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所以祖月之
東行此陰陽之配也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
上此陰陽之體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
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陰一陽謂之道而道
者德教之所自出也
講義曰禮有情有文情文兩至然後能通天地之大降興上下
之神故上文亦中乎天則萬物得其理禮樂行乎郊而五行得其
序禮樂制之作各由其類固有不召而自應者故聖人南面垂拱
而天下底於大治蓋天運乎上其所以示人者有至教聖
人法天其所以與天合德者有無為之治故繼之曰天道至教
聖人至德鄭氏以為日下車誤矣廟堂之上其禮交動廟堂之
下其樂交應先後倡和不失其節則陰陽也夫位婦也其理成道

而未嘗或逆故曰和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廟堂者宗廟之堂也亦見月令解然廟堂之有人
君所居亦得稱之若傳所謂君人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
外是矣罍尊即明堂位所謂山罍也以畫雲雷之形於上故於文
從畾犧尊一名犧牛以為飾阼東階也言阼則知西之為階言西
則知阼之為東矣日月皆有明日本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
受而明則小大明生於東經所謂日出於東是也月生於西揚
雄所謂載魄于西是也此陰陽所以分也故曰陰陽之分君在
阼夫人在房夫婦各位故曰夫婦之位犧象謂犧尊象尊也
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慈湖楊氏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觀東知彼俗以牛之大
者為沙牛亦為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以其輕肆
放逸故多違也觀犧之象必不萌輕肆之心心不輕肆則道固
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娑尊且曰毛詩傳犧尊
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沙而明羽飾改讀沙為娑陸承其
誤又并改犧為娑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毛鄭受誣甚矣
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為牛形
歷驗明著禮經之言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待再更曰娑殊
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云朝獻用兩獻尊鄭司農又
讀獻為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
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象尊為像形象之為獸其重
厚為至其入水穀然悠然陰莫能間人之道心似之古列聖於
禮器有不說之至教焉自道心已明者觀之足以默契無思無為之獨妙矣
沈氏括曰禮書所圖罍畫為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
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
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

為飾如◎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從畾蓋古人以其飾爲器後世又從缶耳山陰陸氏曰廟堂之上南面故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北面故縣鼓在西應鼓在東鄭氏謂禮樂之器尊西誤矣長樂陳氏曰道之在天爲陰陽在人爲禮樂故陰陽之辨象爲日月分爲夫婦位爲上下方爲東西居爲阼房器爲尊鼓然禮之所以交動乎上樂之所以交動乎下或以陰而上交乎陽或以陽而下交乎陰蓋禮由陰作而極下有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以交乎下天地交通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爲和之至乎周官大宰之禮與宗伯之大司樂皆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是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也均謂和之至不亦可乎禮器之論禮樂有言溫之至有言和之至何也曰四時之運春則陽中而暄氣以爲溫夏居中央而沖氣以爲和語曰色斯溫莊子曰心莫若和是溫在外而爲和之始和在內而爲溫之成上言禮樂之末節故言溫此言禮樂之妙用故言和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一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氏曰自由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也樂其所自成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是也制禮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君子之人達者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君子慎所以與人將以見觀也

孔氏曰前經明禮樂相交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樂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先王以禮爲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樂以成王業故脩樂以道己志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故治亂可知也觀其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治國常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將以見觀也

橫渠張氏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應氏曰此一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樂也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二者言禮雖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言樂雖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不以今而忘古此禮之所

以制不以古而廢今此樂之所以作明乎報本象成之意通乎
古今之義雖不同無害其爲同也何則天下之理有始而後
有生乾之萬物資始坤之萬物資生是也有生而後有成春生
秋成是也即生與成而論之則生者爲古成者爲今此禮器所
以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也即生與始而
論之則生者爲本而始者爲古此樂記所以言樂樂其所自生
禮反其所自始也且以禮之所始者言之醴酒生於玄酒則玄
酒者醴酒之始也故玄酒之尚焉鉶羹生於太羹則太羹者鉶
羹之始也故太羹之貴焉所以必以稾鞂者以莞簟之所生故
推其始而報之也所幂必以疏布者以文繡之所生故推其始
而報之也所謂禮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者此也以樂之所
成所生者言之作樂以崇德是德者樂之所自生也功成作樂是
功者樂之所自成也黃帝有咸池之仁故作咸池以象之舜有
繼紹之義故作大韶以象之其咸池大韶之樂非黃帝虞舜則
無由以生無由以成也湯護民於塗炭故其樂曰濩武王繼伐
於一怒故其樂曰武是濩武之樂非湯武則無由以生無由以
成也所謂言樂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者此也雖然禮器以禮
爲主故先禮而後樂樂記以樂爲主故先樂而後禮此又立言
之法若夫檀弓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必以本爲言
者蓋檀弓所言以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則有
不忘祖之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謂之本然禮自外
作故先王制之以節事樂由中出故先王脩之以道志其節事
也若官爵得其序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
其宜是已其道志也若韶以繼爲志夏以大爲志發揚蹈厲大
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已
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所以彰德故樂其所自

成記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別而言之則禮者
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其所自生也禮
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事者自外作者也樂所以和人之內
故以道志志者由中存者也禮雖約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
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別而言
之則禮在於外而樂在於內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觀其
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其禮樂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
已治也所謂亂者非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幾則治亂之形
皆得以知之矣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故蘧伯玉曰君子之
人達均是器也而器有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達
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
蓋達之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中出先王
以之道志以治內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是禮樂者治亂之聲
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觀其禮樂未有不知治亂者書
延平周氏曰禮之所自生樂之所自成者仁義而已故禮之節
文斯二者即反其所自生者也樂之樂斯二者即樂其所自成
者也先王制禮以節事無非事則治不然則亂脩樂以道志有
非志則亂不然則治是以觀禮樂而知治亂也君子之人達言
上達也上者則無不知唯其無不知是以其粗則能觀器而知
工之巧其精則能觀人之所發而知其智與人則亦其所發者
所與非其人則知其爲不智此所以愼之也
嚴陵方氏曰治定制禮故於禮曰制功成作樂故於樂曰脩然
禮亦可以言脩王制所謂脩六禮是也樂亦可以言制所謂變
始制樂是也別而言之則如此爾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
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工謂是矣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言巧則拙可知言知則愚可知蓋工有巧拙則見於器者有利病人有知愚則見於發者有當否故也凡爲彼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而況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由言接人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工謂是矣

廬陵胡氏曰大叔曰禮者民之所以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如叔向知王室亂季札觀樂之類

山陰陸氏曰觀周禮而興之治可知觀周禮而廢之亂可知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鄭氏曰納牲於庭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也親割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勉也屬屬之言道猶言也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然爲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

孔氏曰此一節明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舉大祫之祭故云大廟裸鬯既訖君出廟門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公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鄭知親制祭是朝事進血膋時者案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君親割牲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此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也命婦從夫人謂薦盎酒之時也洞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言洞洞然其爲恭敬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納牲詔于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血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定詔於堂者羹肉湆也定熟肉也謂羹肉既熟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所以三詔不同位者蓋求而未得故於三處求之也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特牲少牢設饌在奧今在堂故鄭知人君禮也爲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也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此祊乎不知神之所在也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鄭引夏后氏世室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絲衣之篇證繹祭在堂事尸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固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以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尤見於此故曰大廟之內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言制祭亦割之矣以方殺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及既孰而多少已定故曰割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人薦酒者謂凡酒也牲雖以天産爲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之陰而已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盎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祭薦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蓋腥與齊神道故也

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蓋孰與酒人道故也然
君以灌祭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盎而夫人用之
於饋食者蓋殺繼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於庭
以從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為
幽故也朝踐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為明
故也二詔求之固有可得之理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
而已故以蓋言之道猶言也與孟子所謂道性善之道同義設
祭于堂言正祭之時也為祊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
之為門言外以見堂之為內祭言其事也祊言其所也謂之祊
者說文求神以此為所在之方故也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為之
爾故言為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
或於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延平周氏曰先王制禮莫詳於別嫌異祭祀賓客之事而君與
夫人共行事於群親事者之中可乎周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
伯攝行蓋先王制禮欲全陰陽相成之義則言王必及后言君
必及夫人又欲其遠嫌則有攝行之法設此特所謂君在阼夫
人在房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類豈非攝行者乎
馬氏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
君親牽牲推而下之至於夫人薦酒皆夫婦身親之之致其誠
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故曰大廟之內敬矣納牲詔於庭君親牽
牲大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血毛詔於室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
時也朝踐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設祭于堂祭於
廟之內也為祊乎外祭於廟之外也祭於內則疑於外祭於外
則疑於內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山陰陸氏曰此執幣也而以贊幣則著執幣君事也今以牽牲
大夫代焉繼以牲乎此設之[illegible]

定奠和而後定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鄭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望山
川也祭明也七獻祭先公也
孔氏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禮儀
為文飾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
靈尊重也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
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鷩冕七章饗先公故鄭知獻數
亦然也 熊氏曰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
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蔟祀四望奏姑洗
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
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蓋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則
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
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
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
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類則絺冕三章
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
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
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
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惟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
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
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尨其牲體罷其裸器
用散其舞兵舞帗舞或不與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
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禮則所奠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
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

大夏社稷則其牲騂其祭血祼以大鼗鼓以靈鼓舞以帗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祭則其事地也祭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爓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嚴陵方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祭祀之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周官司服自一章之玄冕至七章之鷩冕服之章數隆殺如是則酒之獻數宜亦如之故先儒用是以相配焉大羣小祀之禮則簡矣故一獻質社稷五祀則其禮差詳故言文四望山川地道也故言察先公人道而已故神之惡其褻故也

山陰陸氏曰一獻三獻質文而已五獻察矣七獻神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illegible]氏曰一獻之禮以祀四方百物之神服元冕之一章其微有猫虎之類其事有水庸之卑功爲微矣非可致其文也使之必報而已其禮不亦質乎三獻之禮以祭五祀社稷之神服絺冕之三章牲以血祭其事有門行之出入中霤之居處戶之啓閉竈之烹飪功爲多矣非可以致其簡其禮宜於一獻矣不亦文乎五獻以祀四望山川服用毳冕牲用貍沉其功則能出雲雨其祥則能出器車與寶藏其禮宜於三獻矣得非致其察乎七獻所以享先公也服用鷩冕牲有五齊其造爲之艱難積累之勤苦則事之如生敬之如存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禮勤於五獻矣得非致其神乎　又曰天地有自然之數以行鬼神聖人有不易之理以均度數故幽明雖異致而分不異於等差人鬼雖殊塗而禮不殊於厚薄若勞若數之所生既有其名矣且得無數乎義者禮之所起既有其數矣且得無義乎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鄭氏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也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束帛加璧貢饗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也丹漆絲纊竹箭凡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來助祭之禮大饗謂祫祭先王祭中之大者也諸侯祫祭不可致九州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三牲魚腊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亦諸侯所貢籩豆實四時和氣所生也諸侯內金以爲庭實示其承和合能從革故貢金三品禹貢文束帛加璧者謂朝而行饗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尊之也鄭知行饗之時所執覲禮文也龜爲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知在衆物之前而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以金能炤物照見其情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故鄭云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其餘外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致遠物也案周語穆

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非因貢而來故鄭云近之也知肆
夏爲陔夏者以大司樂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延
賓入後無算樂禮畢賓醉而出必奏陔夏於禮猶奏陔夏而戒之
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延平周氏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
也備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天地也唯其明有以得人心
而幽有以贊天地然後爲可以事神內金以下言諸侯饗王之
禮也金之性則從革從革則和也而爲器則鍾磬鐘鎛亦從
和也故內之所以示其和蓋王者大德而加之於束帛之上以示尊
其德也惟能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其知也金次於龜者所
以見其德則之和也丹漆絲纊之類與王土之所生而諸侯各
用之以饗王者示其與眾共財也國曰蕃國也先王不貴異物
之致貢唯受其所見而已故周官蠻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
見各以其貴寶爲贄則此所以致遠物者蓋非其貴也亦其所貴
而已矣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爲財也蓋重
其禮也
長樂陳氏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大
饗者宗廟之大祫也鄭氏以爲祫祭先王矣四海九州之美味則
備之以天序四時之和氣則薦之以人器和安道不足以贊天地
之化則不足以致四時之和心不足以得萬國之懽心則不足
以來九州之美味美味人助之也和氣天助之也此乃所謂王
事也故其祭也有助則其禮也有朝其禮也有朝則其贄也有
饗令者地四之所生於西者也體雖堅而性則柔柔故火之所
能克則雖利而色則白白故采之所能受能受易親也能克易
從也易親易從者和之道此內金所以示和也龜陰物也君子
所以示財璧陽物也君子所以比德蓋無以示財則恭敬而無

實無以比德則幣勝而無禮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
虛拘此帛之所以示也聘禮曰多貨則傷德幣美則沒禮此德
之所以比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此龜
爲前列而以其先知者也與王前巫後史其意同王者陽之精
金者陰之精陽多剛而所主者在禮陰多柔而所主者在性故
柔而能順溫而能和者金也此金次之所以見情也與入門而
金作其意同先知所以知人也見情所以自知也知人不失人
自知不失己下事上之道其義如此然或言尊德或言往德蓋
尊之所以上之也以德爲上則物不足言故此經束帛加璧所
以在庭實之先往之所以歸之也歸德則非物不足以見其實
故作牲束帛加璧在庭實之後也賓入奏納夏賓出奏肆夏肯
外入而納而納者有所受者出自內出而肆而肆者情有所放
者也方其始也以入爲主故納夏言其有所受此鍾師掌九夏
而鄭氏以爲四方賓來則奏納夏是也方其終也以出爲主故
肆夏言其有所放此禮器曰大饗而饗之以其出也肆夏送之
以重禮是也　又樂記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
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
先王此大饗先王所以爲王事歟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
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
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大饗之禮天子以所以饗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
重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薇以送
之天子所以待師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所以待諸侯也於
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非賓故也於饗燕
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非臣故也若夫兩

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肆夏不預焉此諸侯之樂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之饗穆叔春秋非之趙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爲僭天子故也

嚴陵方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衮冕饗先王則大饗爲九獻矣九獻之事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牛羊豕也魚腊天産魚也必以爲腊則以生者不可致遠故也籩豆之薦則水土之品是也三牲魚腊天産也天産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爲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爲陰故也籩豆之薦地産也地産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爲主而曰四時之和氣蓋氣爲陽故也且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氣非和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也金之爲性有從有革相形而爲五行故曰内金示諧從之和又以見情焉於此曰尊德於承特牲曰往德何哉蓋自其所陳之次言之則謂之尊自其所貢之方言之則謂之往夫德之可尊也彼將自卑而尊我我足以來彼也彼將有往而歸德亦互相備也非特如是而已尊則主敬往則主愛此以祭而饗祭者神之道故主敬言之彼以朝而饗朝者人之道故主愛言之亦各有其類歟北方之蟲北方主知灼之以卜可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王知也其餘九州之外蕃國無常貨貢之不備而且各以其國之所有則不能致遠物而已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大饗者饗中之最大者也所謂大饗者三年一祫合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大祖之廟乃其禮也幣珍則傷禮財侈則傷德束帛財也璧玉也君子以玉比德以束帛於下而加璧玉於其上所以輕財而重德也金能鑑物之妍醜故有見之意君子之於祭祀愼終如始祭之畢則飮酒無算又恐其禮之無節故奏肆夏以節之使之安舒而不亂蓋重禮也重禮者重其大饗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内納也金能柔不能剛故和左氏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大司樂諸侯出入奏肆夏又襄四年叔孫豹云肆夏之三天子饗元侯則肆夏亦可

新安王氏曰諸侯爲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蓋下之事上其致貢有物所以將事上之誠待之終之以樂言始終不可失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按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享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算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説不然饗於廟燕於寢故曰享以訓恭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爲有無算爵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於廟燕不於廟安得奏陔夏以戒其失禮乎

山陰陸氏曰宗廟九獻之禮以祼爲始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奏以王夏立於阼后副褘而入奏以齊夏立於房尸服衮冕而入奏以肆夏席於室於是臨祭王與后其獻各一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祼尸后以璋瓚酌鬱鬯以亞祼是之謂祼既祼獻矣王即以肝洗於鬱鬯而燔之制祭於主前諸侯曰制祭天子曰牢祭宰人凡牢祭是也於此之時尸既即席矣祝乃詔之使安坐王與后其獻亦各一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爵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特牲曰縣牟角而妥尸當此節也何以知其然禮運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詩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玄酒以祭在於薦血毛之始祭以清酒在取血膋之上則知從獻在朝事之前祼事之後也祭之末有加獻祭之始有從獻不勝九獻之數先王之制祭祀於始有從獻

於未有加獻亦祭事終始有序而無殺也此時制祭若未迎牲
禮器先言君親牽牲然後言君親制祭者皆謂諸侯爾蓋天子小廟
之祭與天地同皆有兩牲有饗牛有求牛求牛殺於未祼之始
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是也饗牛迎於既祼之終特
牲既祼然後迎牲是也諸侯之宗廟則祭肆於天子有饗牛無
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後割牲之前事不得不爾理不得不然
矣從獻之後王乃神而迎牲卿大夫贊幣而從后於是時薦六
尊六彝之器以薦七月果未當其所其當其獻各置於常次
禮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又曰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序從士
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是也王已迎牲后已薦器然後
薦然後爓肉是也薦若升之也薦肴曰也升之於上事
取蕭祭脂以合羶香奏樂以合神之序也禮云既
故祭統云其實一也逆之合陰陽逆於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謂聲音之號詔
告於天地之間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朝踐之事於是行焉延尸
於戶西延主於戶右尸南面主東向王乃殺牲取其血毛祝以
受之而以血告幽以毛告全皆於室更取膟膋燎於爐炭之上
見以蕭光升首焉以報陽又取肺肝首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
明水犧以其氣加以鬱鬯以報陰有虞氏尚首夏后氏尚心殷
人尚肝周人尚肺今燔肝首心則周人朝事之薦備四代之
尚也於祭黍稷又將以所尚加焉故郊特牲曰祭黍稷加肺祭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曰建設朝事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
鬱鬯以報魄也祭義之言郊特牲所謂報陽祭義之言報魄即特牲
所謂報陰之時有所謂此之謂
王與后其獻又各一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為邊人之八

邊曰麷蕡之類醢人之八豆曰韭菹之類以薦焉禮云君執鸞
刀將夫人薦豆又曰君獻尸夫人薦豆是也后於是以瑤爵
酌盎齊以亞獻是謂朝獻蓋王親迎牲則后薦豆籩王親羞嚌
則后薦豆籩夫婦相成固有次第哉祼獻王酌以圭瓚后酌以
璋瓚從獻王酌以玉爵后酌以王角朝獻王酌以玉爵后酌以
瑤爵尊卑之異也朝獻既畢於是行饋食之事當事者設饌於
堂乃退而含尸尸適於小室王適於小次以待焉堂上之饌又
備矣王出小次復位乃更延主於室之奧祝出迎尸尸來升席
自北方坐於主北蓋宗廟之祭有二節朝事與祭之始為一節
饋食與祭之終為一節其中間不以相續者所以容王與尸少
息也唯有故則接祭見曾子問鄭注君親制祭謂朝事時君親
制牲謂饋食時此一誤也蓋制牲與制祭同一節皆朝獻之時
爾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是也宜逆乃謂薦盎薦酒不得同時
不知薦盎薦從獻薦酒是正獻正與從兩獻不害為同時鄭又
以祭黍稷燔燎羶薌至報氣也為朝事時以薦黍稷羞肺肝首心
至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為饋食時亦誤也蓋報魄即與報氣同
一節皆朝事之時也於此時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又薦
以邊人之八籩曰棗脯之類醢人之八豆曰葵菹之類自祼至
此五獻矣尸飲於五獻則王於是時可以獻卿矣祭統尸飲五
君洗玉爵以獻卿是也鄭謂尸飲五為酳尸五獻非也凡祭祀
自血腥始曰朝踐自孰食始曰饋食朝獻祼獻尸皆不飲祭之
啐之奠之以示敬而已非以食也至饋食則食道也然後尸飲
特牲曰直祭祝于主鄭謂薦孰食祭以孰為正血腥之屬盡敬
心耳則所謂尸飲五者飲於五獻之時而已非北欲之已五也
於是后以瑤爵酌盎齊以亞獻是為六獻饋食禮畢酳尸之禮
於是行焉王以玉爵酌凡酒以獻尸內宗代后薦加邊人之加邊

醢人之加豆是爲七獻王可以獻大夫矣祭統尸飲七君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后於是時又以瑤爵酌凡酒以亞獻是爲八獻王酳尸尸酢王后酳尸尸酢后酳尸禮畢諸臣與執事者又共一獻于尸而薦籩人之羞籩醢人之羞豆以備卒食之三獻合王后之八獻是爲九獻備卒食之三獻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於在室也凡九獻之內謂之正其次主人獻賓又其次主人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兄弟如衆兄弟之儀又其次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又其次衆賓長洗觶爲加爵三加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蓋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以其加於卒食之後也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以其加於卒獻之後也凡獻尸唯祼無樂朝踐而下皆有焉唯祼無籩豆之羞從獻而下皆有焉先儒以周官朝事之籩豆當朝獻之節饋食之籩豆當饋

獻之節又以加籩加豆當酳尸之節獨無所謂從獻加獻與諸臣之所酢三爵之籩豆蓋誤矣蓋籩人所謂羞籩醢人所謂羞豆此薦於王與后酳尸之末諸臣所酢也又籩人共薦羞之籩實醢人共薦羞之豆實蓋薦籩薦豆者從獻之籩豆羞籩羞豆者加獻之籩豆也於此時遂行旅酬無筭之爵而繼之以餕祭於是終焉故祭統曰餕者祭之末凡此九獻之禮王鄭之徒言禮以來多所未嘗知也此記九獻次第頗爲詳盡於諸儒所載祭祀禮節多所考證今録于大饗一章之文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鄭氏曰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之至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哭踊袒襲服器謂小斂大斂衣服葬之明器用幣謂來聘賵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祭祀死喪賓客之等天尊遠祭之極盡於敬故云敬之至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爲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也不言忠敬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遠人而尊者主乎敬近人而親者主乎愛故於郊之遠而祀帝所以爲敬焉於廟之近而祭親所以爲仁焉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祭莫重於天故爲敬之至無所不用其仁然孝莫大於寧神故爲仁之至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爲主爾經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爲主爾

長樂劉氏曰親戚既亡哀痛出於天性有致毀而滅身者有忘哀而遺禮者聖人防其過與不及哀痛至極則貴賤皆同服用

衣衾則尊卑異數所以盡其力竭其誠不曰忠之至乎君子欲觀仁義於聖人也由禮以爲本則仁之至義之盡可得而見矣

馬氏曰喪主乎哀而人之所不道也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爲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備服器而致生之故爲仁之至焉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蓋君子備服器雖備之而不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皆備之而不用亦無害其爲知也賓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也故爲義之至禮蓋生於仁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

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
中
延平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欺於已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
生故曰仁之至賓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
而仁義之成體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廬陵胡氏曰喪禮哀慕由衷賓客相弔恤義也有禮必有仁義
人而不仁如禮何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
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鄭氏曰道猶由也從也
孔氏曰前言觀仁義之道禮爲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須有忠
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得學禮甘爲衆
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
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衆味及衆采也言
人若心致忠信言又信實則可以學禮苟猶誠也其人即忠信
之人也
嚴陵方氏曰夫薄於德者於禮虛非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
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爲貴也
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
也然後可以文之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和所以文其味采所以文其色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
於内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
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之爲言行
也
延平周氏曰甘在内故喻忠之不欺於已白在外故喻信之不
疑於人和則不乖所以喻禮之本采則有文所以喻禮之末
山陰陸氏曰甘受和以中故也白受采以素故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
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
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爲貴貴於衆事也一獻祭羣小祀不學
禮則不能行大饗謂祫祭宗廟其禮又繁大旅是總祭五帝天
人道喻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祭天之備典瑞云四圭有邸
以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是郊爲祭天之重
講義曰既知禮爲仁義之本又知忠信學禮之說庶幾得乎禮之實
有人於此誦詩雖多可與言禮矣而於一獻之禮往往莫之能
行者禮不在乎言辭之間故也
延平周氏曰興於詩立於禮果誦詩不知要則是未能興於詩
未能興於詩則固未能立於禮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略
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矣
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多能言之而已未必能行
禮則貴乎能行也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饗者祭先王之
九獻也以會而旅焉故謂之旅饗帝謂昊天上帝也夫禮有大
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爲行其事者其難如此
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經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曰毋輕
議禮
山陰陸氏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言若此雖多無益也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饗言若此又以少爲慊也言之禮進於詩矣故
曰興於詩立於禮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不言具矣容或不具

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不言之禮進於禮矣旅猶燕之有旅饗猶饗之有饗毋輕議禮言禮至於此不可以輕議也

長樂陳氏曰旅非常祭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筮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廞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廞樂器為明器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或然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儐尸也

孔氏曰前經既明禮之為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闇而行祭禮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繼日明以燭也其後別日而祭子路與在行禮之中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饗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其知禮也禮從宜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也

橫渠張氏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朝者食前謂之朝晏朝者於朝為晚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為主故也季氏之於祭徒欲其久而不能敬又豈知禮之意哉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祭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強力即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強力動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跛倚蓋倦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羮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山陰陸氏曰子路有為為之也即無為是圖速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二